

叢書集成續編 第六七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典 禮

金德運圖說一卷	金 貞祐中官撰	芋 園	一
三朝大議錄一卷	清 顧 苓撰	殷禮在斯	一五
本學指南一卷附奏摺疑式一卷	明 不著撰人	邈 園	二五
明堂廟寢通考一卷	民 王國維撰	雪 堂	四七

祀 典

大唐郊祀錄十卷	唐 王 涇撰	適 園	五五
孔廟從祀末議一卷	清 閻若璩著	昭 代	一四三
西湖蘇文忠公祠從祀議一卷	清 吳 騫撰	武林掌故	一六三
進賢說一卷	清 張能麟著	昭 代	一七三
廣祀典議一卷	清 吳肅公著	昭 代	一八五
釋奠考一卷	清 洪若皋著	檀 几	一九一
北嶽恒山歷祀上曲陽考一卷	清 劉師峻輯	昭 代	一九九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六卷	清 高宗敕撰	遼 海	二〇九
聖域述聞二十八卷	清 黃本驥編	三長物齋	三〇九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七卷	民 張伯楨編	滄 海	五一五
廟制圖考一卷	清 萬斯同撰	四 明	六二七

婚禮

婚啟一卷	清陳著撰	香豔	六八一
花燭閒談一卷	清于鬯撰	香豔	六八七

1498/00

金德運圖說

金德運圖說一卷板本吾友張君芝孫傳編所藏坊間

罕有予假而鈔之裝為一帙詳讀其中所議德運說多

謬妄予按五行相王之說始自賈誼易服色之請見漢書宋

傳及五行志自是漢儒多宗其說於以上推五帝三王各有

所尚謂夏以水王尚黑殷以金王尚白周以火王何本

又引予圭白牡駢剛之文為據不知經文但言各從其

色至於上衣下裳元纁相稱則三代同之漢儒惑妄所

以卒流為讖緯之說也後人不能更正又從而附會之

抑又惑妄之甚者予謂帝王之興必有至德以受天命

金德運圖說自序

不在五行之生剋今觀金國諸臣之議未免贅辭且其

時宋雖南遷猶未亡也而正統當歸之宋金雖得中原

之地猶是偏國耳固不可以繼唐亦烏得而繼宋謂宋

欺奪柴氏不能正天下之不正實事契丹不能統天下

之不一遂以宋為開位而遠繼乎唐趙秉文謂俘宋二

主還其實器宋為已滅宜不可越宋而遠繼唐不知宋

至元始亡其時正統自宜在宋也諸說雖日尊本朝之

體應然而立無已則金繼遼而為木德庶有當乎秘書

貞幹即不然金發祥於愛新水自以為金德亦無不可

愛新者譯言金也何必誇張其辭而妄議所繼哉至於

以純白鳥獸之瑞謂白者金之正色以此為金德之符

瑞引漢赤帝斷蛇為火德以自證諫議大夫張衡信應

然則商嘗有元鳥之祥商頌元周嘗有白魚之瑞古文

白魚則商亦可謂之水德而尚黑周亦可謂之金德而

尚白乎符瑞之說不可為訓蓋王者中天下而立服御

所尚黃色為正餘非所宜故自元明以來制度皆尚黃

不侈陳五德之王其義甚正我朝因之足破漢魏以

後之陋說予因鈔是書故綴數語以駁正之時同治十

有三年歲在闕逢閏茂畢辛月新安姜敏修毓濱氏序

於芸史書屋

金德運圖說自序

圖

木 水 火 土 金 水 木 火 土

夏 殷 周 秦 漢 魏 晉 吳

金 水 土 火 木

蜀 趙 東 晉 金 水

之 魏 滅 劉 趙

[illegible]



金德運圖說

芋園叢書

綿州李調元雨村原校

新安姜敏修毓濱鈔本

金章宗欽定

臣太子太傅張行簡等奉聖旨閱本朝八十餘年以丑爲臘若止以金爲德運則合天心合人道合祖訓翰林學士承旨黨懷英取蘇軾書傳之說以爲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尙黑書云禹錫元圭是也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尙白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也欽惟

金德運圖說

我太祖皇帝興義兵剪遼平宋奄有中土與殷以兵王而尙白理同本朝宜爲金德此蓋遵太祖之聖訓有自然之符應謂宜依舊爲金德而不問五行相生之次也戶部尙書孫鐸侍讀學士張行簡太常卿楊庭筠等以爲唐爲土德五代朱梁自前世已不比數後唐本非李氏子孫又強自附於唐之土德外石晉十二年劉漢四年郭周九年皆乘時攘竊其祚短促何足以當德運宋不用趙垂慶之言不肯繼唐統迺繼郭周爲火德是彼自失其序合爲閏位聖朝太祖聖訓完顏部色尙白

白卽金之正色自今本國可號大金又嘗有純白鳥獸瑞應皆載之國史請依舊爲金德上承唐統此蓋亦依太祖聖訓自然符應而取越惡承善越近承遠之說也秘書郎呂貞幹校書郎趙泌以爲聖朝克遼國以成帝業遼以水爲德水生木國家宜承遼運爲木德此蓋別是一說也唯太常丞孫人傑造爲傾險之論以爲宋運已絕禮官所以言不及宋而委曲擬承唐者意以爲宋猶未絕豈彼之心不欲以絕宋乎人傑作此險語本意欲朝廷繼宋運而爲土德而恃心求勝故也大理卿完

金德運圖說

顏薩喇直學士溫特赫大興應奉完顏烏楚安文校理珠嘉珠敦等皆以爲合繼宋運而爲土德至泰和二年奉章宗敕旨繼唐底事必定難行繼宋底事莫不行底麼呂貞幹所言繼遼底事雖未盡理亦可折正不然只從李愈所論本朝得天下太祖以國號爲金只爲金德復如何當年十月二十五日尙書省奏遼據一偏宋有中原是正統在宋其遼無可繼張邦昌劉豫皆本朝取宋以後命立之使守河南山東陝西之地卽本朝之臣耳呂貞幹何得言楚齊史霸不可強繼宋業李愈所論

太祖聖訓卽是分別白黑之性非關五行之敘皇朝滅宋俘其二主火行已絕我承其後趙構假息江表與晉司馬睿何異若準完顏薩喇孫人傑等所議本朝合繼火德已絕汴梁之宋以爲土德是爲相應奏敕旨準奏行於是告於宗廟改用辰日爲臘及頒詔書布諭天下奉行至今以來契勘未便輕易議論緣事關頭段白章宗朝選集衆官專委講究前後十年纔始奏定告廟頒詔其重如此既見欽奉聖旨敕商量緣係國家德運當慎其事擬乞從都省依前例選集羣官再行詳議採用

金鑑圖說

三

所長庶得其當

省劄

貞祐二年二月初三日承省劄禮部呈該承省劄奉聖旨本朝德運敎商量事緣爲事關頭段擬乞選官再行詳議尙書省相度合準來呈今點定下項官須議指揮

太子太傅張行簡

太子太保富察烏葉解任

吏部尙書完顏伯特

越王傅完顏伊爾必斯

諫議大夫張行信

翰林待制完顏烏楚

直學士趙秉文

大理卿李居柔

刑部郎中富察伊爾必斯

吏部員外郎納塔謀嘉

戶部郎中赫舍哩烏嚕

右司諫呂卿雲

濮王府尉阿哩哈希卜蘇

金鑑圖說

四

右拾遺田庭芳

刑部員外郎呂子羽

修撰富珠哩阿拉

修撰舒穆魯世勳

修撰費摩誥達登

應奉崔禱

應奉黃裳

應奉穆顏烏登

編修王仲元

右仰就便行移逐官不妨本職及已委旬當同共究施行不得違錯謹此

諸臣奏議

自前來議論有四說不論所繼只爲金德刑部尙書
愈之說也繼唐土運爲金德戶部尙書孫鐸太常卿
庭筠等之說也繼遼水運爲木德秘書郎呂貞幹之說
也繼宋火運爲土德太常丞孫人傑之說也大理卿完
顏薩喇直學士溫特赫大興校理珠嘉珠敦等皆以爲
合繼宋運爲土德後奉章宗敕旨繼唐底事必定難行

金德運圖說

五

繼宋底事莫不行底廢呂貞幹所言繼遼底事雖未盡
合理亦可折止不然只從李愈所論本朝得天下太祖
以國號爲金只爲金德復如何尙書省奏遼據一偏宋
有中原是正統在宋其遼無可繼張邦昌劉豫皆本朝
取宋以後命立之使守河南山東陝西之地卽本朝之
臣耳呂貞幹何得言齊楚更霸不可強繼宋業李愈所
論太祖聖訓卽是分別白黑之性非關五行之敘皇朝
滅宋俘其二主火行已絕我承其後趙構假息江表與
晉司馬睿何異若準完顏薩喇孫人傑等所議本朝合

繼火德已絕汴梁之宋以爲土德是爲相應奉敕旨準
奏行今來見奉聖旨本朝德運公事敎商量奉到如此
今則見有一議論以謂汴宋自亡劉豫嗣掌齊國本朝
滅齊然後混壹中原宋爲火火生土劉齊當以土運土
生金本朝合爲金德准此

應奉翰林文字黃裳議

右裳伏承省劄仰講議本朝德運者傳曰君子大居正
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統者所以
統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與正

金德運圖說

六

統之論興然後德運之議定自近代言之則唐以上德
王傳祚百上生金繼唐而王者德當在金宋溫唐之
昇泥固無足道朱邪存勳以賜姓號唐滅梁之後僅得
四年復爲異姓嗣源所奪是可以當德運耶厥後石晉
興亡實係契丹劉漢父子通及四載郭威以逆而得柴
榮自外而繼是皆不足以當德運明矣惟汴梁趙宋傳
祚數君差優於五季然考其實則趙宋以柴氏之臣欺
孤兒寡婦以取其國初不能併契丹復唐故地而後
嗣君與契丹通好其實事之夫改奪柴氏是不能正天

下之不正也實事契丹是不能統天下之不一也其
如趙垂慶張君房董衍輩諛說其君欲使承唐爲金德
者非一使當時牽合而從之猶不足以塞後世之公議
況妄爲火德之說我尙可以繼之也哉我太祖之興也
當收國改元之初謂凡物之不變無如金者且完顏部
色尙白則金之正色自今本國可號大金神哉斯言殆
天啟之也繼以太宗遂平遼宋夫遼宋不能相正而我
正之不能相一而我統之正統固在我矣光承唐運非
我而誰事固有不求合而自合者設無太祖聖訓本朝

金德運圖說

七

德運固應金行況乎言與天合而復有純白鳥獸自然
之瑞哉故自丑日爲臘以來時和歲豐中外禔福干戈
偃息者八十餘年嗚呼休哉金德其正也泰和之初議
者以汴宋嘗帝中原爲可繼於是改金爲土曾不知遼
亦嘗滅晉而得中原矣本朝實先取遼何獨不可繼哉
旣聞遼矣而宋獨不可聞乎改之誠是其天時人事之
應果愈於前日邪抑不及邪夫秦能并六國一四海作
法立制後世有不可改者直以不道漢尙越之而繼周
以區區篡奪之宋且嘗事遼我獨不能越之而承唐乎

誠能復金德之舊則上以副祖宗之意下有以慰遺老
之思祛除不祥感召善氣在此舉矣臆見如此伏俟裁
擇謹議貞祐二年二月日應奉翰林文字黃裳狀

翰林待制兼侍御史完顏烏楚議

右烏楚欽依見奉聖旨商議本朝德運事烏楚先於章
宗朝已與完顏薩喇溫特赫大興縣孫人傑郭仲容孫
人鑑等以爲本朝繼宋宋爲火德火德已絕火生土我
爲土德是爲相應奉勅旨准奏行今據烏楚所見本朝
德運止合依先朝奉行爲土德似爲長便貞祐二年二

金德運圖說

八

月日翰林待制兼侍御史完顏烏楚狀

承直郎國史院編修官王仲元議

右仲元承尙書禮部符承省劄備該今來見奉聖旨本
朝德運公事敎商量仲元品職雖卑亦令預商量之數
謹按歐陽修正統論有曰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統正
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至德以受天命豈偏名於一德哉
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厥官術
家之事不知出於何人伏觀本朝之興混一區宇正歐

陽修所謂大居正大一統者也開國之初太祖皇帝以金爲國號取其不變之義非取五行之敘也必欲順五行相生之德則前此章宗皇帝宸斷繼亡宋火行之絕而爲土德雖當日改辰爲臘然大金之號亦自仍舊以冠麻日而不相妨也以此看詳止爲土德是爲相應須至申者貞祐二年二月日承直國史院編修官王仲元狀十六日應奉崔伯祥運署訖

翰林直學士中大夫兼太常少卿提點司天臺趙

秉文議

金德運國說

九

有秉文議除與編修王仲元相同外竊詳聖朝之興併滅遼宋俘宋二主遷其實器宋爲已滅章宗皇帝宸斷以上繼火已得中斷宜不可越宋而遠繼唐以此看詳止爲土德是爲相應須至申者貞祐二年二月日翰林直學士中大夫趙秉文狀

翰林修撰舒穆魯世勣刑部員外郎呂子羽議

右世勣等伏承禮部符文令議德運事竊見前來朝廷論議固已詳備但各執所見或以爲金或以爲木或以爲土彼此不同世勣等愚見既太祖聖訓謂元顏部色

尙白則是太祖宸斷已有所定也當時瑞應復有純白鳥獸之異則是天意固有所命也章宗勅旨謂只從李愈所論以爲金德復如何則是章宗聖意初亦有所疑也據此合無止爲金德仍舊以丑爲臘謹議貞祐二年二月日翰林修撰舒穆魯世勣刑部員外郎呂子羽狀十六日大理卿李和甫連署訖十八日戶部郎中赫舍哩烏嚕連署訖

右諫議大夫吏部侍郎張行信議

右行信準禮部告示集議國家德運事竊以德運之說

金德運國說

十

其來久矣自伏羲以木德王炎帝爲火軒皇爲土五帝三王相承以敘皆取五行生旺之氣也蒼周訖錄木宜生火秦雖強大傳五世併六國自爲水行逆統失次及漢祖開創斷蛇著符旗幟尙赤此自然之應協於火德故漢初惑臣誼異說雖暫爲土其後終爲火德承周之統魏晉以降劉石燕秦迭據中國以世業促福不獲推敘元魏興自元朔物色尙黑此亦自然之應協於水德故魏初雖繼秦爲土理有未愜及孝文繼業覽朝賢之議卒定爲水德遠承晉運周隋暨唐更無異論以其序

順而理得也降及五代篡亂相尋地福祚促更甚於秦燕趙其不足推敘亦明矣且梁與晉周皆以篡取豈獨梁爲閏位後唐三姓俱非李氏子孫豈得仍爲土運石晉一紀劉漢四年本史各不載其所王之德謂之金與水者無所考據蓋趙氏篡周不能越近承遠既繼周木猥稱火德必欲上接唐運以自誇大故逆推而強配之以漢爲水以晉爲金而續後唐之土是皆妄說附會不可信也然則唐土之後當啟金運朱梁以下無可言者宋昧於所承自稱火德逆統失次亦與秦水無異此

金德運說

十一

國朝所以繼宋爲土有可疑者也五行之運豈有斷絕考次推時天意可見自唐之僖昭墜緒於西本朝始祖已肇迹於東氣王於長白祚衍於金源奕世載德遂集大統太祖開國之始謂部色尙白白者金之正色乃以大金爲號天輔年間又多純白之瑞凡此數者皆暗相符應運之爲金亦昭昭矣或謂部色尙白國號爲金太祖本不言及五行之敘難便據之爲運是不知漢獲赤帝符尙赤元魏居元朔尙黑當初亦非論德運也何妨漢之爲火魏之爲土晉之爲水哉蓋帝王乘五德之

運王有天下於開創之初必有自然符應協於五德不得不據而言之也今蒙集議德運所宜行信愚見若考國初自然之符應依漢承周魏承晉之故事定爲金德上承唐運則得天統合祖意古典不違人心亦順矣若夫汴宋之火前無所承失其行次自爲五行之閏位不足繼也謹議貞祐二年二月日右諫議大夫兼吏部侍郎張行信狀二十日左司諫呂祥卿連署訖

朝請大夫應奉兼編修穆顏烏登等議

右烏登等竊見自古推定德運者多矣有承其序而稱

金德運說

十二

之者有協其符而取之者故二帝三王以五行相因備載於漢史此承其德運之敘而稱之者也迄於漢世不取賈誼公孫臣之議卒以旗幟尙赤此協其斷蛇之符而取之者也由是觀之承德運之序協天之符瑞乃明哲所行之令典也欽惟太祖一戎衣而天下大定遂乃國號大金以丑爲臘是時雖未言究其德運而聖謀自得正其與天之符瑞粲然相合矣何以言之蓋自李唐王以土德其後朱梁不能混一天下不得附於正統誠爲然矣而後唐本姓朱邪非李唐之苗裔而強附於

土德究其失則後唐當爲金石晉爲水劉漢爲木後周爲火亡宋爲土既土生金而聖朝以丑爲臘者誠可謂默獲德運之正矣況自國初嘗獲純白鳥獸之瑞兼長白山素係國家福幸之地且白者既爲金色而太祖國號爲金其與天之符瑞灼然協矣美哉得德運之正協天之符瑞以致四裔咸懷六合同風干戈永息禮樂興隆八十餘年寂然無事逮乎章宗之朝議定德運而孫人傑等備言當繼亡宋可謂得其事之實者也然而不究亡宋失序爲火德之由乃謂之土生於火以辰爲臘

金德運圖說

三

今若正其宋失更火爲土則本朝取宋自爲金德若是則得其德運之正而協於天之符瑞矣貞祐二年二月十六日朝請大夫應奉兼編修穆爾烏登少中大夫吏部員外郎納塔謀嘉中大夫漢王府尉阿里哈希斜卜蘇中議大夫刑部郎中富察伊爾必斯通奉大夫越王傅完顏伊爾必斯中奉大夫吏部尙書完顏伯特同議

右拾遺田庭芳議

右庭芳伏爲承本部告示集議德運事者竊惟從來德運之稱不一大率有三或以本土物色之奇爲之應或

以當時符瑞之殊爲之合或以曩朝王跡之始爲之繼其間有一於此即可爲其運號不必以五行相生爲序論夫本朝於是有所得之者多何以知之蓋聞本朝肇迹之方多出金寶且金之正色也尙白本地又有長白山其中是物自生而白此爲金德是其物色之奇應之者一也兼天輔之初有純白鳥獸屢嘗來見此爲金德是其符瑞之殊合之者二也又聞曾論本朝合繼唐之土德謂唐爲有道之統自梁以下皆起於亂無可接之於是者至於宋也雖如鐵中之錚粗知可取及見趙垂

金德運圖說

十四

慶等言猶不從之反繼柴周以爲火德是其自失唐之正統之序意者以謂當其元運有以待其來兆金之應也茲者若繼於唐亦猶漢之越秦繼周之例此爲金德是其與王迹之始繼之者三也又聞故老相傳國初舉義師也曾遣人詣宋相約伐遼仍請參定其國之本號時則宋人自以其爲火德意謂火當克金遂因循推其國號爲金自想爲得不知伊本統非爲火是因其自然自背還自速其俘降識者又謂金爲火克乃其理宋假於其火轉成金國之大也宜其早改

臘者八十餘年應是當時已有定論後疑失其文本不得其詳爾今來議者本欲復其金之號徒自膠其反本之說其間有所疑議者二請試釋之一則強爲遷就謂劉齊繼宋宋火也火當生土本朝廢齊齊土也土當生金是不知宋已失序固非爲火之正齊又出於臣使之封亦非爲土之正如此序本朝爲金德之運似非折中一則議者復謂宋或爲火以金忌於火爲避不知宋非爲火已如上說設如宋本爲火曾不知五行造化衰火不能克於旺金且如昔之秦爲水運水當克火漢爲火

金德運圖說

五

運火德忌水然則秦終爲漢滅之者苟非以秦德衰而漢德旺之故耶以此參詳如以本朝爲金德之運委是相應至如以五行上推移之則亦是以德之衰旺見其運之隆替可使慎終如始爲其戒爾且以金之爲言名則取其堅固不變爲體本以貴其剛明有斷爲德則知金主於義義以合宜者行一切與奪間決然無疑者是追觀太祖已行之迹固有其義若然是謂開其金運之先貽則於後使燕翼者也今則如能必復金德之運必依祖義則事自然無所不斷位自然無所不固如不依

祖義徒憑運號則亦猶宋人向曾以河清爲天水郡之瑞應以萬歲山真武廟爲鎮北方之術殊不稽於人事畢竟何如右謹議伏承尙書禮部詳酌是望

省奏

尙書省奏準尙書禮部舉竊聞王者受命開統皆應乎五行之氣更王爲德方今併有遼宋統一區夏猶未定其所王伏觀今來方以營造都邑并宗廟社稷竊恐隨代制度不一有無委所司一就詳定奏訖奉聖旨分付詳定須議指揮右下詳定內外制度儀式所可照檢依準所奉聖旨詳定訖分卽開立狀申以憑再具聞奏施行不得住滯錯失付詳定所準此

金德運圖說

六

金德運圖說終

三朝大議錄

東方學會印

三朝大議錄

吳郡顧峇

萬曆十年壬午四月册恭妃王氏八月誕生皇長子救天下加
上兩宮徽號十一年癸未八月册鄭氏為德妃十四年丙戌正
月皇第三子生進封其母鄭氏為貴妃給事中姜應驤主事孫
如法沈璟各有疏爭且請册立皇太子上怒降謫有差禮部待
郎沈鯉請並封恭妃王氏上諭待元子册立後行嗣是閣部科
道疏請建儲上概弗省十四年丙戌十二月皇貴妃父鄭承憲
為父請卹典授中宮永年伯王禕例禮部疏駁之上特命與墳
價五百兩十八年庚寅正月朔上御毓德宮召輔臣申時行許
國王錫爵王家屏見於西室時行等以册立東宮為宗社大計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陳請再三恐外
廷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大使出諸輔臣復請曰皇長子
年已九齡蒙養預教正在今日上領之時行等出上遵令內侍
追止之云已令人宣皇子來與先生們一見有傾復入西室皇

議錄

長子立御榻右上手搦之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曰皇長子龍
姿鳳表岐嶷非凡上悅輔臣奏皇長子春秋長宜讀書且曰皇
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皇長子今讀書已晚矣時皇
三子在旁立上曰朕五歲便能讀書指皇三子云是兒亦五歲
尚不離乳母遂手引皇長子坐膝前拊摩歡恤輔臣叩頭奏曰
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成大器上曰朕知之時行等叩頭
出十月吏部尚書宋纁禮部尚書于慎行率百寮合疏請册立
東宮上怒皆致休因頒諭建儲大禮當于明年舉行廷臣有再
讀者直踰一十五歲十九年辛卯十月工部主事請備東宮儀
仗申時行方在告次輔許國曰小臣尚以册立請吾輩不一言
可乎首列時行名具疏時行聞之別具揭云臣病在告同官疏
列臣名臣不知也故事閣臣密揭俱留中而是揭與諸疏同發
中外喧傳禮科給事中羅大紘糾時行迎合固寵武英殿中書
舍人黃正賓繼之上怒削大紘籍廷杖正賓輔臣王家屏獨奏
請乞明春册立以塞揣摩之口不報時行乞歸去二十年壬辰
春禮科給事中李獻可疏請皇長子出閣預教上命削籍王家

議錄

屏封還御批具揭申採上大怒給事中鍾羽正舒宏緒御史錢
一本鄒德泳部屬董嗣成等交章論採皆削籍降調有差給事
中孟養浩疏最後予杖一百王家屏二疏乞歸去吏部主事顧
憲成章家正等乞召還家屏不報既而禮部尚書李長春復請
册儲疏十四上不一報遂請罷去二十一年癸巳正月王錫爵
還朝忽傳有內員齎御劄至閣錫爵袖歸私寓遂具一密疏以
建儲請上報曰朕雖有今春册立之旨祖訓立嫡不立庶今皇
后年尚少倘其有出是二儲也可先將三皇子並封為王待數
年後皇后無出乃行册立錫爵乃擬傳帖二道以進一仿明德
皇后抱妃子為子故事使元子拜中宮為母其一即三王並封
也時閣臣張位趙志皋皆不與聞禮部科都給事中張貞觀至錫
爵寓知之禮部郎中顧允成張納陞合疏爭之顧憲成專疏言
並封待嫡有九不可而遺閣中書責以從中調劑而國傳薛敷
教移書錫爵曰中宮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
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又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光祿寺丞朱
維京光祿寺少卿徐杰署丞王學曾疏先後上上怒如堅維京
謫戍杰學曾斥為民元聲等致休于是六科給事中李汝華張
曾觀許宏綱史孟馨等同見錫爵于朝房孟馨曰祖宗二百年
來東宮不待嫡元子不封王錫爵曰東宮不待嫡吾亦知之元
子不封王穆廟之封裕王何也孟馨曰穆廟之封裕王非元子
也今日所封之王它日所口之國將以何國封元子乎錫爵曰
當如祖宗舊名孟馨曰元子冠昏在邇封王則當出居于王府
冠昏皆以王禮行元子在外幼子在宮老先生相當得否錫爵
語塞又一日孟馨偕顧憲成于孔兼張輔之以同鄉誼見錫爵
錫爵顧孔兼曰封王儀注可進乎孔兼曰未敢也孟馨曰國家
但有立太子儀注及封王儀注今以太子封王子弟郎中何敢進
儀注時文武臣各有疏將更番伏闕而元聲允成納陞孔兼陳
泰來鍾化民曾鳳儀李啓美項德正又而錫爵于朝房錫爵厲
色待之元聲曰閣下奈何悞引親王入繼之文為儲君待嫡之
例鳳儀欲從旁解之元聲厲聲呵曰曾員外不知祖訓錫爵容
始齊乃曰然則如何元聲曰當以廷臣相倡告諸皇上錫爵曰
書諸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請即以元聲為首杖戍唯命庶

吉士李騰芳又上書錫爵曰聖明在上諫者俱爲杞憂以公苦心疑爲集菴此皆妄也但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册立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或壞公事墮公功而罪公爲尸謀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語騰芳曰諸公置我無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每揭皆手書眞蹟其明也騰芳曰揭帖手書人何由知異日能使天子出公手書傳示天下人乎錫爵曰留侯鄴侯皆以權勝騰芳曰鄴侯不欲以建甯爲元帥而咏黃臺瓜詩以衛廣平此經也非權也但與肅宗私議家事恐上皇不安而逼廣平爲太子別是一則然建甯之死胎此矣留侯以強諫爲無益而招致四皓有似行權然未嘗請太子與趙王並封且行權必委曲宛轉或立語旋移或默然鎮定若需之數年更以他人雖聖人不能保矣錫爵爲之泣下明日上疏自幼三悞又奏請册立上乃命三皇子俱停封爵又奏曰皇上旋止並封之舉再訂二三年册立之期願去年之命既改于今年則安知今年之命不改于他日且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傳此從古所未聞皇上縱欲稍緩册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不許十一月慈聖皇太后萬壽上受朝賀畢御煖閣召錫爵錫爵叩頭力請建儲上允明年出閣講學尋又傳諭皇長子皇三子年齡差等宜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奏皇長子明年十二歲皇三子明年九歲以皇長子之太遲形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不一慎而聖心晦矣十二月錫爵奏請皇太子先行冠禮上報云東宮與王袞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則異今冠禮將何從宜暫用常服出講二十二年甲午正月禮部侍郎馮琦進皇長子出閣講學儀注上以未册立免侍衛儀仗二月皇長子出閣講讀禮成二十八年庚子正月禮部尚書余繼登奏請皇長子先册立而後冠禮可致祝昏禮可致醮閣臣沈一貫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乞行皇長子三大禮俱不報三月移皇長子居慈慶宮諭內宮册立有期羣臣不得演接七月又降諭皇長子清弱大體稍俟之百官毋沾名煩聒十月戚臣鄭國泰疏請皇長子先冠後册立給事中王士昌糾之署禮部侍郎朱國祚論國泰顛倒其說與明旨相背恐釀禍非小俱不報十一月皇長子出閣聽講大風寒皇長子嚙甚

講官郭正域大聲言天寒如此殿下宜珍重呼役取水禦寒時中官多圍爐密室聞正域言出之上聞而不問也二十九年辛卯正月禮部以元子茂齡淑女習禮已奉聖諭乞發勅舉行大典得旨切責八月閣臣沈一貫奏曰兩宮落成萬壽稱觴在廷同祝而啟天發祥寶自聖心始皇上大昏及時故早得聖子今皇長子大禮宜備其儀不如早諸伉儷之爲適皇上孝奉聖母朝夕起居不如含飴弄孫之爲樂乞今年先行皇長子大禮明春後遞舉諸皇子禮子復生子孫復生孫坐見本支之盛享大名集完福矣上諭即日行之十月上猶以典禮未備更欲改期一貫封還諭旨又力陳其不可一夕上中寒病甚悞傳有非常之耗貴妃弟都督鄭國泰遣蒼頭監奴入宮門值伺尾相接于道其賓客皆爲僮奴裝裂呀光白綾方三尺許者以萬計鈴以都督私記裏以馬蹏其中各置懷袖間以爲驗意頗叵測不知云何漏下三鼓上得汗病良已見貴妃不侍疾獨皇后在側流涕被面上大感悟待后有加禮皇后素篤愛皇長子長子以是益安又一日上于宮中召皇長子及諸皇子侍宴忽憶曩時曾

以外國所進玉卮賜皇長子令貴妃襲藏之顧謂內侍從貴妃所取向賜玉卮來貴妃以久遂不知所在內侍復命上震怒罷宴夜半傳旨內閣令禮部具册立儀以聞禮部尚書馮琦受命入部立召諸曹郎條議皆不知所對又不及詳攷故牒乃撮舉其凡口授吏役傳寫之厥明儀成奏上册寶尚未及鐫上特命內閣于尊上皇太后徽號日從御前補給遂擇吉于是月十五日册立皇太子暨封福瑞惠桂四王詔告天下二十八日壬辰皇太子行冠禮三十年壬寅正月增設東宮官屬二十丙子册皇太子妃郭氏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十一月內閣大學士朱賡上言于私宅門首得刊書一册題曰續髮危宏議請緝造書主名上立命廠衛嚴行搜捕書曰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矣而先生常有不豫色然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時勢正所謂厝火積薪之下也或曰甚矣哉先生之言也得謂儲位有不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未備何以稱乎皇上逼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

馬他日改立之意也曰改立其誰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抱以鄭貴妃之寵專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朱名庶庶更也所以屬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矣朱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附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也豈有相公唱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次未有不可立侯之門仁義存誰肯舍富貴而趨死亡哉或曰衆附姓名可得數否曰予數之熟矣文臣則有王世揚孫瑋李汝張養志武臣則有王之正陳汝忠王名世王承恩鄭國泰而又有鄭貴妃主之於內此之謂十亂論語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又正合文王舍伯邑而立武王之義也曰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爲乎曰數人皆人杰也無不望分茅胙土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甲兵爪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汝則三邊險要有人控制矣有孫瑋在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而四方勤王兵無由入矣有王之正在宿衛則禁城有人誰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則然矣曰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

議錄

五

者何所用之曰養志山陰私人也二王山陰鄉人也私與同鄉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夫倡議人多景從而此數公皆人杰也況有貴妃及大璫陳矩朝夕在帝左右互爲主謀同舉大事何爲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爲人陰賊嘗用人而不用於人故福則自承之禍則思規避而不染矣何以見其然也錦衣西司房類奏有名自祖宗朝無有不陞者今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而竟不陞豈其才力出衆備下哉此蛟門欲右鄭而左王密令親家史起斂抑其賞而不錄亦王之正所默授也曰然則子將何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予止聽天耳安能反天哉或人唯唯而退後署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掌河南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書于是賈遂乞歸待罪上不允責應祥應甲各回奏先是十八年庚戌歲戚臣鄭國泰進山西按察使呂坤所著閭閻說于上上以賜鄭貴妃貴妃授國泰重刻之增刻后妃自漢明德皇后訖鄭貴妃吏科給事中戴士衡疏參呂坤逢迎掖庭語侵鄭貴妃又全椒知縣樊

玉衡上疏言朋立事有鄭貴妃不智之語又有援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著成一書名憂危宏議者戚黨疑出士衡手鄭成恩上疏論稱士衡假造偽書目爲二衡兩人俱謫戍御史趙之翰亦指此書爲士衡所造主於張位預謀者劉楚先徐作劉應秋楊廷蘭萬建崑中旨罷楚先作降謫應秋等有差張位先罷去至是書續出故名續憂危宏議十二月給事中錢夢阜御史康丕揚疏斥禮部侍郎郭正域所爲且及次輔沈鯉上勒正域在籍聽勘又漢中府同知胡化出首撰妖書人爲渠縣訓導阮明卿明卿與化有夙憾化江夏人正域同鄉也不揚等遂謂化爲正域所使自撰妖書誣明卿以脫己巡捕都督陳汝忠緝得正域舍人毛文尚江夏布衣王忠等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僕隸乳媪共十三人不揚又誣高僧達觀并捕琴士鍾澄百戶劉相及吳江醫人沈令譽送獄考訊無所得錦衣王之正又首同官都督周嘉慶下東廠會鞫門慘掠嘉慶不承而輔臣沈一貫授意刑部尙書蕭大亨大亨屬郎中王述古榜治胡化令化供書出正域及鯉述古正色曰若是則分宜江陵再見于今日矣

議錄

六

及再鞠胡化述古立疏送大理劫之入正域名必不可又劫之重罪胡化必不可劫之禍且不測述古恬然安之卒不易原疏一字皇太子遣閣人諭閣中曰先生們容我乞全郭侍郎又都御史溫純訟言正域鯉無辜受累司禮監陳矩亦力持不阿鯉乃得安應祥應甲回奏謗書無自名理置不問一日上召皇太子慰安之出御筆手書訓戒一册賜之曰汝轉去細看則知我立心矣皇太子泣下上亦泣隨命內侍以慰安太子語傳諭閣中知道最後掌衛事左都督王之正題獲男子噉生光供稱順天府學生員先年專以刊刻打詐爲事被提學御史斥革發遣大同當差逃京因受鄭皇親毒害無計報冤只有國本二字事關大逆故先刻妖詩再刻岸遊稿動不得他續造國本攸關一書密僱徐承惠刊刻令伊子噉其篇黑夜擲鄭皇親家及閣部大臣門首流傳下去鄭家定有不測之禍可報今日大冤也又提到刻字匠徐承惠與噉其篇面質相同奏上得旨會同三法司問候廷訊時御史康丕揚尙欲連及郭正域御史牛應元指天矢日以明其不可御史沈裕厲聲叱生光使獨服罪生光嘆

曰朝廷幸得我結案若我一移口諸公何處求生活乎乃訴服刑部等衙門以論斬覆奏之三十二年甲辰夏四月東廠太監陳矩詳上獄情又移送法司律斬上特命加等以謀危社稷論罪磔生光于市妻子戍邊此書實非生光所爲其人生平可死死莫冤之或云武英殿中書趙士禎所作也上將死自言之而身後肉碎落如礫云後十年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六月管理內直明甲將軍頭班把總武功左衛武舉王日乾疏奏稱有孔學趙宗聖投充錦衣衛帥王之政門下學有女大姐嫁與皇貴妃宮中內相姜麗山在阜城門外庄上插盟共圖大事報皇貴妃厚恩于本年二月朔日學宗聖誘妖人王三詔到家書寫聖母同皇上聖號東宮太子生辰在學後花園內用黑麝射魂瓶一個披髮仗劍念呪燒符剪紙人三個用新鐵針四十九個釘在紙人眼上定要鎮壓聖躬毒弑皇太子更立福王約定在聖躬前後下手學在東宮侍衛帶刀姜麗山在內廷朝夕探聽事語疏上閣臣葉向高語通政具參疏與日乾奏同入而密揭御前曰臣訪得孔學王日乾等皆京師之無賴此事大類往年妖

議錄

書但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具在法司一審其情立見然皇上當靜以處之不必張皇一或張皇則中外紛擾禍不可言矣上覽奏大怒旁皇不知所處至欲翻御案得向高密揭色霽將疏揭懷藏之尋以他事下日乾于獄既而東宮遣取閣揭向高答曰皇上既不問殿下亦無容更覽皇太子深是其言越一年甲寅福王就封之河南先是萬曆三十八年庚戌上一日偶不豫中外洶洶向高潛令戎政京營兵列守皇城令錦衣衛嚴緝騎處察禁王府諸人不得輒自出入有刑部員外沈應奎裏甲同向高宿直房誓以死衛皇太子聞上既安乃止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五月初四日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手持棗木棍突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簷下內官韓本等攢聚執之縛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管次日皇太子奏聞命下法司提問了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鞠奏犯人張差薊州井兒峪民語言顛倒形似風狂言非情實口無倫次按其迹形涉瘋魔指其貌的係點綴情事匪測不可不詳鞠重擬既及刑部郎中胡之相岳駿聲等會審張差供被人燒其求賣柴

草入京赴闕鳴冤從東來不識門徑又往西走遇兩男子給之曰爾拿棍子一條遂可當作冤狀于初四日取得棗木棍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走入前殿被擒疑依宮殿前放箭射彈投磚石傷人律處斬決不待時提牢主事王之案疏言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至新犯張差臣問汝何山執棍入宮初招我迷了屈心腸要告狀着死撞進臣言汝若不招重加刑復招打殺罷不中用了我跳到迷魂圈裏去了我瘋不曉得臣問實招與飯不招饑殺你即放飯而前低頭云不敢說使吏扶起招稱小的張差薊州井兒峪人小名張五兒年三十五歲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與不知姓名老公說事成與你幾畝田種够你受用老公騎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舖初四進京忽倒倒在地稱口乾說不出了與米湯一碗再問進京時何人收留復招不知街道一所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吃說不要跟着他休要人多你先衝一道去撞着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救得你臣問打誰復招望見便打殺我們有力量回得□老公遂與我棗木棍領我由厚載門進到宮門上守門的

議錄

打我一把掌我便一棍打倒到裏邊輪了兩棍莫有輪着老公多了遂被縛是小爺福大又招有柏木棍槎子琉璃棍槎子棍多人衆等情臣看此犯不願不狂欲嘿欲語中多疑詞乞皇上縛囚犯于文華殿前朝審立勅九卿三法司會問則其情實自見矣署部侍郎張問達批原問司官胡士相等同提牢官到提牢廳細審張差供稱不在官馬三舅的名馬三道住井兒峪毛家庄李外父的名李守才住井兒峪東首俱燒灰生理再審騎馬老公供稱姓龐不知名年紀大了身長而白是差於初三日跟隨進京晚歇腰舖初四日未刻到京龐公引到朝外不知街名黑門大宅子裏面見劉公劉公而黑身瘦比龐公略矮的有三十五六歲與差酒飯吃其棗木棍係劉公與差不在官姊夫孔道轉與差拿執從東邊往西走遇三洞門進南一洞有石橋往北有五洞門緣西洞門走人又往東仍望北轉過西又供龐公劉公爾時俱在朝內等情又堂批十三司會問覆審復據差供龐公名保在薊州東黃花山修鐵瓦殿馬三舅李外父皆往龐公處送灰劉公名我說了劉成罷龐保與劉成商量叫

馬三舅李外父偏我來對我說打上宮去撞一個打一個打了小爺吃也有穿也有劉成跟我來竟走進宮去又說你打了我救得你前說到京城騎馬的即龐保也在劉成大宅內打夥商量前供孔道在薊州城西富家居住又有馬三舅送紅封票封我爲真人等語時戶部郎中陸大受疏言青宮何地張差何人而橫肆手棍震驚儲君變豈無因微甚非小乞皇上大振乾綱務得首惡明肆兇人于朝市以謝天下與王之案疏俱不報御史過庭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以致顛始末報主風癲者據爲鐵案突署大理寺右丞王士昌疏言據稱差風癲失心夫人失心如躍獸然遇物即逞豈能擇地而施待時而動耶方其執棍于街市之中從容于厚載門之入何竟無一人覺察直至宮門然後逞技耶且東宮朋立以來經筵講讀問曠幾何年矣皇孫繼東朝者也傳不就皇貴妃育太子者也且不給郭元妃配東宮者也地不擇此數事皆出人情之外夫情格則猜至猜至則奸生至有不逞之徒持挺入宮傷及近侍直僞爲下何等危急而僅曰法司提問了似此冷語何異路人赴愬

議錄

於不相關者及提牢之疏再入亦竟高閣矣此旨不下陛下將以爲無此事乎業有形迹東宮不敢安枕也以爲有此事乎若不詳鞠原委終留萬世之疑端也禮部署部事侍郎何宗彥疏言國家所以安社稷定危疑者惟禮與法法施已然之後禮禁未然之前禮輕則法重禮壞則法煩皇上天性至慈豈不鍾愛儲宮然而舉禮所當行者概從寬開禁無問安之期文華稽問講之侯皇貴妃陵寢誰爲典守之人郭元妃靈輶杳無發引之日金寒坎離苑集枯建皇太子處積輕之勢諸中涓豈有惡主之心往往托疾引去聞初四日張差入宮時宮門惟有兩官守之一則年踰七十一踰六十第一門如是第二門寂然無人至殿簷超級而上韓木川等羣呼齊集亦僅七八人而已萬一惡逆直前無忌其慘烈尙忍言哉給事中何士晉疏言張差入宮事關宗社安危皇上宜如何震怒雖事涉宮闈自宜慎重然謀未成機未露者可從容曲處今形勢逼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明主可與忠言此是甯無定局各疏入俱留中閣臣促之上乃傳旨傳三法司會同究擬時中外籍籍語多涉戚臣鄭

國泰國泰出揭自白何士晉復奏駁之云陸大受疏內雖有奸晚兇鋒等語特就事發端以明杞憂之果驗而語及張差正欲追究內官姓名大宅下落並未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備刑曹之勘疏未成國泰不能從容少待揭辯張差人遂不能無疑若欲釋疑惟明告宮中力求皇上速將張差所供龐保劉成立送法司考訊若廷訊久稽黨與遠遁張差口滅則疑復生疑反成實事矣亦不報吏科都給事中李瑾疏尤激切二拜三叩頭禮畢西向倚左門柱俯石闌設低坐百寮至御前叩頭上曰前來前來上練冠練袍皇太子冠冠善元冠素袍侍上右三皇孫雁雁行立左階下上曰朕自聖母升遐哀痛無已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每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風癲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庭有許多閑話爾等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適見刑部郎中趙會正所問招情正將本內有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聖母神位尋執皇太子

議錄

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恤他時御史劉光復跪班後揚聲曰皇上甚慈愛皇太子甚仁孝上不甚悉詰問何人中官以光復對光復猶高聲不止上叱之光復不聞仍申前語上容顏改呼錦衣何在者三無人承旨遂令中官縛之梃杖交下上戒無亂毆押至朝房候旨閣臣叩頭言小臣無知妄言望齊天威上怒稍解乃以手約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日成丈夫矣使我有別意何不于彼時更置今又何疑且福王既之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彼能飛至乎因命內侍傳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諭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有何說顧問皇太子曰爾有何說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曰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士晉謂諸臣曰爾等聞太子語否又述皇太子語重申之上顧閣者命續到官員放進無阻後來者踵趾相錯班行稍右與御坐遠上又持皇太子而向石問曰爾等俱見否衆俯伏謝乃命退刑部署部事侍郎張問達奏龐保劉成二犯須發對訊上問此是何官內侍以刑部問達對上言這二

犯就發出遂命百察俱出次日甲戌決張差于市乙亥上命司
禮監會同九卿三法司于文華殿門前共鞠龐保劉成保原名
鄭進成原名劉登雲其與張差飯食及與棍引進等語展轉不
招方審問忽傳東宮諭曰張差持棍闖宮當時就擒並無別物
其情實係風顛誤入宮禁打倒內官罪在不赦後招出龐保劉
成本宮反覆參詳保成雖係內官欲謀害本宮于二人何益此
必二人曾肆虐于張差故行報復之謀誣以主使本宮念人命
至重造逆事大何可輕信連日奏求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
其誣扳龐保劉成若一概治罪恐傷天和況名姓不符當以讐
陷干連從輕議罪奏請定效則刑獄得平本宮陰德亦全矣刑
部奏張差已決龐保劉成于文華門嚴肅之地不敢用刑考訊
易於抵飾支吾伏乞皇上發付外庭從公鞠審則實情可得上
諭前者皇太子在朕前言之係風口誣扳祈勿株連方今亢旱
宜體好生朕思事體重大著司禮監掌印李恩等用諸大刑考
訊前後五次招詞互異難以憑據且皇太子屢奏不必再問今
該監具奉二犯因刑氣絕身故著與馬三道等分別擬罪來說

議錄

爾等各宜仰體以舒朕懷以顯皇太子明睿仁孝之意六月刑
部擬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律論應流李自強李萬倉減
等應答從之先是上見王之案疏心動于宮中召皇太子令鄭
貴妃叩首謝罪且曰凡事仗小爺看顧皇太子亦叩首曰還仗
娘娘看顧且拜且泣上亦為之掩涕自此貴妃氣奪內庭微懼
邪謀頓息矣已而徐紹吉韓浚疏劾王之案斥王之案為民并
謫何士晉外任
萬歷四十八年庚申七月上不豫東宮未得省見獨鄭貴妃侍
疾乾清宮方從哲亦獨直文淵閣于是臺省請從哲率百僚入
思善門問安越一日甲午召閣部大臣入上整冠被袵諸臣稽
首祝萬福吏部尚書請補大察臺省上曰俟朕小愈兵部尚書
亦有奏請不答諸臣遂出時皇太子蜘蛛宮門外未得召丙申
上崩八月丙午朔皇太子即皇帝位先是皇太子有選侍四人
二李氏號西李者被殊寵屬以皇長孫迺皇長孫少恩時鄭貴
妃未離乾清結歡李氏為請封皇后李氏亦請封鄭貴妃為皇
太后語聞於外戊申禮部請册立太子上許之辛亥諭閣臣封

鄭貴妃為皇太后禮部侍郎孫如游請收回成命乙卯召醫官
入視疾丁巳上視朝有瘁容戚婉郭家振王大瑞偏詣臺省言
宮禁事謂鄭貴妃進女伶一部于今上上有疾太醫崔文昇進
大黃涼藥暴下一晝夜三四十起兵科都給事中楊漣上疏劾
崔文昇進藥無狀今流言籍籍謂皇上起居無節侍御蠱惑者
必文昇借以蓋其悞藥之奸也又言賜封貴妃鄭尤乖常典尊
以嫡母則於大行皇帝有碍尊以生母則於本生母后有碍疏
入未報戊午傳封李選侍為皇貴妃辛酉上神宗皇帝諡畢吏
部尚書周嘉謨集諸勛戚百寮於松棚下詰數貴妃姪都督鄭
養性曰先朝不早定國本歸罪君姑若宜代奏固辭封號莫久
處乾清宮事發鄭氏無唯類矣漣中言之曰今日兩言而決一
請貴妃移宮一代貴妃辭封養性唯唯退貴妃即于是夕移出
乾清宮癸亥養性上疏辭后封給事中李若珪疏言于禮選侍
不得先聖母封甲子進劉一燝韓爌入閣辦事丁卯上召閣部
大臣錦衣衛官校及兵科給事中楊漣等一燝爌而恩稱名謝
上注視久之遂目注楊漣曰朕舊年七月失調今年五月方痊

議錄

即位以來因政懈豫病發頻仍體久不平皇長子侍側目諸臣
而手指之曰渠事已妥服事人已有定矣禮部奏封選侍事上
曰他事朕有年頗小心耳諸臣退遂停賜貴妃太后封辛未甲
戌兩召諸臣人上曰朕病似不可為目閣部大臣曰輔皇長子
要緊必輔為堯舜之君屬臺省諸臣者再又目皇長子曰哥兒
說一說皇長子應聲曰先生們勞苦聽父皇言上又言壽宮事
要緊羣臣哽咽莫敢仰視忽帷中一小豎出附皇長子耳語皇
長子搖首笑一朱衣婦人從上前挾皇長子入喃喃頃之復推
皇長子出厲聲曰父皇要封皇后禮部孫如游奏曰皇上欲封
李選侍為貴妃臣等即具儀以聞上漫應曰爾爾復手指皇長
子曰專此為要緊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從哲奏寺
丞李可灼有仙丹可服上曰果仙丹進來中使宣可灼至診視
具言治病法上喜命進藥藥進上又喜羣臣出俟宮門外少頃
中使傳聖體暖潤舒暢思飲膳踰時可灼出羣臣訊狀可灼曰
上恐藥力歇命再進一丸諸醫莫敢因傳趨急再進詎聖躬傳
安如前一燝語嘉謨曰上顧念大臣不欲委一燝寺彼朱衣人

何無忌憚若此限涕而退次日乙亥九月朔五鼓上宣召諸臣
急未至而龍馭上賓矣諸大臣在宮門外候方從哲刑部尙書
黃克績曰今須跪懇李選侍出來大家磕個頭交托皇長子楊
漣厲聲曰天子豈可托婦人日者于帝座前挾皇長子入復推
之出諸君不見乎且鄭李連體蘭形棘心奸宄輻輳授太阿柄
養虎貽患我輩無事新主之日矣亟請見皇長子見即呼萬歲
導駕出宮嘉謨曰是從哲至亦憂皇長子無托漣曰三公在更
問誰托大行皇帝業已托孤言猶在耳奈何棄之一燬以爲然
趨乾清宮闔人持挺不納漣奮臂格之曰皇帝召我等來今已
宴駕皇長子起居未知安否汝曹不容諸臣人意欲何爲者闔
人却入臨畢請皇長子出李選侍阻之司禮監再三啟請乃出
諸臣呼萬歲者三皇長子言不敢當者再諸臣請初六日登極
因封李選侍皇長子不應遂請出乾清宮內廷王少擁皇長子
身一燎奉左手英國公張唯賢奉右手諸臣前後導從及丹陛
內侍大呼拉小主何往選侍使李進忠率皇長子衣漣格而訶
之遂奉至宮門西向坐大臣各稽首請登輿至文華殿西向坐

議錄

諸臣拜殿內奉入慈慶宮一燎奏乾清宮未掃除殿下暫憩此
嘉謨奏殿下之身天地神人所托重往乾清宮視大小殮與朝
暮奠必臣等至方啟行皇長子首肯左都御史張問達厲中官
自乳媪外無容年少女子入宮錦衣衛掌衛事賂思恭率簡官
校周廬嚴嚴巡視京營兵科給事中李若珪增設禁門衛士陳
列利兵丙子昧爽哭臨畢嘉謨與諸大臣合疏請李選侍移出
乾清宮御史左光斗專疏請戊寅李進忠遇漣于麟趾門曰娘
娘腦甚漣曰娘娘爲誰選侍何人言何以出闕外乾清非彼所
得住若不移汝曹死無處所先是李進忠等傳草奏文書先送
選侍看過方可發又追從慈慶宮內使是夜李進忠逃矣已卯
漣語從哲明日登極須催選侍今日移宮朝退有內臣向從哲
語漣就問幾時移宮內官云我們不敢去說說我是撫養哥兒
的漣曰兩宮聖母若在理必稱皇帝選侍非母敢曰哥兒且天
子正宮妾媵可抗旨而據之乎一燎嘉謨助之聲色俱厲隨有
司禮出即著今日具揭請移宮是夜李選侍移入曦鸞殿內臣
劉遜等盜珠寶首飾逃匿明日庚辰皇長子即皇帝位從哲票

費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裏御史王安舜疏論可灼罪在必誅
從哲擬旨謂可灼俸一年又擬旨可灼養病去于是廷臣以庸
醫故違本方殺人律斬論李可灼崔文昇以趙盾不討賊許世
子止不嘗藥論方從哲從哲予告九卿會奏下可灼文昇法司
究擬可灼邊遠充軍文昇南京淨軍魏忠賢矯旨召二人還封
李選侍爲康妃

議錄

議錄

本學指南

丙子仲冬月蟬隱廬印行

奏摺款式

本學指南序

本學指南明萬曆鈔袖珍本不著撰述人乃明代奏
本題本等之程式蓋繕摺者遞傳之秘本也有諫牧
堂藏書記初收謙牧堂書畫記殊收紹興諸印
知為長白揆叙懋功藏書卷端題書法指南下似仍
有上卷但其書首尾完具不類有缺其題籤則作鈔
本古今書法下旁注本學指南四字知上卷別是一
種合兩種總名古今書法耳指南之後尚有論字學
書法各種如分毫字辨一字數音字異義同字體辨
俗全形總類八體書法切字法等當是指南
附錄乃防章奏字誤寫者鈔者所取在此指南不過
牽連錄之耳辨字畫論書法之書極多無取重疊故
削之而僅以前半付印別有道光寫本奏摺款式亦
附於後以為比較章奏之文今日已不可見然古名
臣奏議甚多可資披讀惟此等程式向無記述固與
輿服儀衛等同為一代規制不可無考印而傳之僅
亦治史學者所不廢歟羅振常記

本學指南

章奏規模

一奏本高七寸五分闊三寸三分字六行每行二十四字以二十四行為一扣

一題本高六寸五分闊三寸三分字六行每行二十字以二十四行為一扣

一御覽揭帖高闊與奏本同但字稍大其紙舊以四合為一接近今多照奏格二合一接亦通但前後用天花八寶黃綾掩面外亦用黃綾做一四掩殼套緘口用小牙籤長闊高下隨揭帖之厚薄為之

指南

內外面上寫御覽揭帖四字依大臺書於中間用封筒裝之凡遇東宮皆用紅綾為之矣

一奏題本後接紙須看剩有五六行或三四行方可接紙若親齋之齋字過幅亦可接矣但齋字在一扣之內或止有聞字及計字年月過張而接者係干違式

一東宮啟本與奏題本相同前後一體稱臣僉名面上止換啟字後尾奏本云謹具啟聞題本云謹具啟知

一各王府殿下啟本前後止具官銜姓名並不稱臣

一奏題本頭一行官銜不拘字之極多務要儘在一行之內不許另臺一行亦不必拘定原格之數若係雙名并複姓者但要寫在一格之內不可一格一字及過連名本章或有歷事監生者前官銜之下方加等字後年月日之下則列銜開寫如不係連名或監生一時缺者不必加等字矣

一年月不論陰陽從前幅盡處即寫次幅如奏本開字題本旨知字過幅一行則年月即書此幅若兩行帶過則年月另過一幅矣其日字下官銜不拘疎密俱要均此半行之內所有稱臣僉名及背書

指南

畫字須要我淨時方行填寫歷事監生則與監察御史並列對寫一體稱臣僉名但不畫字書吏某人押從背幅貼邊不得過幅耳

一寫本府奏章前官銜下必用等字後年月日下官銜均寫到底次行經歷司經歷之經字與蘇字相平對寫如缺經歷則寫署經歷司事某官臣某人背書畫字俱如前式蓋為官雖缺而銜門在焉故必用等字耳

一本章內及呈文揭帖中備寫聖旨勅諭詔書憲綱大明律令會典內說話如一行之內云書不盡語

句者第二三四行俱從二臺內寫直至欵此欵遵之欵字臺起方作由行如云盡其說不必作二臺矣

一奏題本起張連而二合半為一扣中二合為一扣接尾須要五合全張則除而用四合前後止留半眉正本面上奏本寫奏字題本寫題字副本面上奏本寫奏副二字題本寫題副二字啓本寫啓字各有規矩不宜紊亂違式

一奏本後右謹奏聞四字右字由行謹字空二格奏字又空二格俱均寫於著邊第六行上聞字過幅

指南

三

第一行大臺具計字與謹字相平均勻在空行之中字如芝蔴大密寫俱要行款相等不可間斷寬窄違式若題本後不用計字耳

一奏本計字自為字起至齋捧捧字止親齋齋字止其謹具奏聞四字不計數耳懷過計繳文冊一本或進繳勅書一道俱要直數至本字止或道字止內有開欵云云者則算至云盡之字止矣

一遇僉名及本內官吏人等名字俱從小數若寫大數則非體矣其招由本內犯人名字與夫錢糧數目年月日期年甲籍貫仍寫大數若從小數恐有

增減之弊耳此外活用小數隨宜斟酌不必拘泥定規拘泥則窒礙難行也

一自發稿之初先將本稿默誦一遍然後從頭至尾仔細檢閱中間字有差訛者查韻改正應小字樣者即書小數偶犯皇諱者即更他字代之應一臺者一臺應二臺者二臺完即點扣揀擇好紙專心謄寫字體必須方正筆畫務要均勻前後歸一慎勿大小為上

一考校洪武字體如平日不識此字及韻內開載未盡查考不出者只宜從俗不可妄意加減筆畫并

指南

四

寫破體字樣

一遇御名廟諱僅有二字並同者或偶犯下一字者必須加減筆畫或易他字更之兩通若犯上一字者不在迴避之列

一寫完本章同呈文揭帖一併磨對兩偏無差方行截眉黏扣再對一偏則裁兩頭必須依式不可長短分毫完即填寫前後稱目僉名月日背書姓名畫字畢又對一偏然後逐本暗誦一遍以防音同字異之誤磨對難稽即行改正

一對完本揭即寫封筒實封本單浮籤之類齊備方

稟用印

一用印先印封筒實封次印正本次印呈文揭帖之類其副本不可誤印耳

一用正本印面上奏題字俱含半字年月則空萬歷二字背縫下量留一格啟本亦如之

一發本功夫全在包封時檢點仔細不可纖毫忽略致於發後生慮印畢將心神按定縱然要緊勿得者忙先看正本頓放一處逐本從前而印看起次中間有無空字次差人姓名次計字紙張次年月印并小會日期次背書畫字次前後稱且會名次

指南

五

雙印有無顛倒及夾帶印花紙張看畢總數幾本分別奏題類入封筒毋致擦損印文摺角皺面顛倒等項然封口仍看封筒有無用印曾否填記本數并會日奏題字樣用紙如法包裹次點副本大略如前不可誤印耳

一包封正本一封副本一封各用單張綿紙包封一層用紅籤黏記分別正副然後類包一處用紙二張一封以十層為度次用油紙二張已封入於夾板之內將黃絨繩束緊兩頭用實封黏於夾板兩傍再用紅籤票記奏題字樣復用綿紙二張裹其

實封次用大油紙二張已之外以黃布袱如法包裹但記奏題本不可併入一夾板耳

一包封呈文揭帖亦須點檢應會名應稱姓及印鈐等項分別衙門裝入封筒黏口各用小紅浮籤貼記某衙門某老爺字樣及會小日并件數仍用綿紙并油紙總將呈文揭帖類作一包如係參官等項緊要事情各加釘封印記以防中途私開漏泄之弊仍開一單發與差人以備京中查點投送慎勿遺漏為貴

指南

六

一進繳勅書將原來封筒或貯次將黃紙仍舊包好不必黏封外用黃紙另做封筒量其勅之長短照依本封筒式寫之年月前傍寫內勅書一道亦須用印將勅裝入黏口再行包裹入於勅筒再將勅筒口上用黃紙照其週圍寬大者上書官衙臣某人謹封用印封於勅筒口上入於黃絹囊中

一黏本及做封筒俱用白米飯研爛為佳若陳米飯尤妙其麵糊雖無不可但恐雨天有塵顯之虞

一實封各衙門俱用黃紙惟巡撫衙門用綿紙為之如撫按者則書某官謹封不用稱臣姓名如府州縣各衙門者則書某衙門某官臣某人謹封

一內閣六部都察院及科道各司等衙門揭帖如撫院則用綿紙包封面書揭帖二字用印一顆後縫中間書一封字用印鈐封角上用小紅浮籤黏記某衙門字樣如按院則用本紙封筒前面口上送內閣六部者對寫右具揭帖四字送堂上三堂者寫右呈都察院五字下縫俱寫巡按某處監察御史謹封後面年月會日前傍寫內幾件送六科司道者前面楷書巡按某處監察御史某公文齋至某衙門當堂開拆後面亦寫年月日期件數角上俱用小紅浮籤黏記某衙門字樣其各衙門揭帖

指南

俱寫右具揭帖四字官衙年月等件俱如前式並用印封記各毋差錯

一呈文揭帖係送上司者縫印皆用背面咨牒手本係送平關衙門者縫印皆用正面矣

一揭帖後右具揭帖四字如撫院者不用按院及各衙門者則皆用矣

一揭帖應會名數如撫院者內閣前後俱會名部院該科前稱姓後會名各司前稱姓後不具銜止寫日子如按院者內閣及部院前具銜不用姓名後會名科司前稱姓後止日子不具銜如各衙門者

前後俱稱姓名此亦量其衙門體統不必拘泥以前揭帖並不用會日期

一調硃用上好水花硃兩三日將硃研碎用水淘浸換過二三次去其油花砂脚臨用時將白芨磨濃如夏天略加清蜜少許以免乾燥之患

一洗印用細香灰或搗草灰或麥麩先將印上油膩擦淨次用溫水洗滌務要篆文明白楷擦乾淨用白毛刷抵蘸硃先用實封封筒次用本揭其用印必須端正四角週全篆文清潔刷硃時不必太濃太淡亦不宜近本恐刷硃點汙大率隨手宛轉慎勿忽略

指南

一已本應用黃布袱黃絨繩黃夾板油紙黃紙包本紙之類如奏青冊則加黃青夾板黃青布袱黃青繩黃青綾油紙之類若有啟本啟冊各加用紅色如前

一遇皇太后受徽號或冊立中宮東宮及登極婚禮誕生皇儲之類文武羣臣例應慶賀舊制五品以上衙門具表稱賀撫按等官具本慶賀近行本亦不用蓋為奉差京官自有正堂稱賀故也

奏題雜例 俱係按院應行事體

一凡地方事宜有所施行或請旨或止報知如刑名錢糧盜賊條陳興革之類俱用題本如繳勅繳冊謝恩慶賀奉慰進香之類俱用奏本

一凡慶賀登極兩宮中宮東宮之類舊規一體稱賀止用奏本而不用表先年亦曾兩備近行撫按等官亦不用本稱賀

一凡進香本寫批投鴻臚寺類進奉慰之類則投通政司矣臨時當兩備之至京隨各省例亦通耳

一凡撫按衙門會題事件俱照會稿寫去不得有所違同若有事關勘問刑名及議處文職之類當由

指南

九

一凡院創揭會題如事關錢糧兵馬及更調將官之類則聽撫院創揭可也其有事應會稿而立意持議由本院始則當徑自製稿伺將發本時方會撫院亦自不妨此不在前項刊名錢糧之例可拘也一凡有倭寇警息俱該撫院題報奏捷按院不必具本止是委官隨軍紀驗以明監紀之責若有失事或將領失宜或撫操措置欠當則聽按院不時論列議處不在題報奏捷之例此外直待事畢時撫院題過報捷本兵部覆奏欽依勘合行下勘功方另行道或委官紀驗明白敘論功次題一紀功本

一凡保留給由官員撫按必要會本但考覈得某官之下考語各出己意此與別樣會題本不同蓋撫按考語乃給由官備云以入本冊者故不可同也

一府州縣正官給由本硃語云遵例考覈給由官員事所謂考覈者蓋正官給由例有免其赴京聽撫按從公考覈賢否具奏之故也

一府佐官給由而保留者本硃語云保留給由官員事所謂保留者蓋府佐官例當赴部給由非有海防兵務錢糧重大及理刑查盤地方缺官則府佐不得一概保留聽其赴部可也

指南

十

一給由官儘值按屬積有幾員應該具本則將府州縣正官類一本府佐官類一本蓋謂事例硃語不同之故也

一朝覲正官若非地方大饑荒兵亂不得輕易保留縱有不得已而保留者亦當考歷舊疏事例確當不可造次如丁丑年朝覲浙中保留嘉興知府李豫之事可鑒也

一朝覲暨否進京固不可遲亦不可發之太蚤蓋至京即洩於人似乎不雅大約十二月初旬十一月下旬為得體其冊揭與本封識之法當一求固密

而已冊入皮包尤宜打疊手整裏觀得法

一文官到任違限若五品以上如知州同知知府之類方具本參奏若六品以下如通判推官知縣之類則徑批道問罪聽候紀錄不必具奏如違限半年之上例不分其七品六品五品俱要參奏送部別用此皆有例可考

一武官到任違限不拘久近俱要題參若前任係運糧而糧運盛行或守把而防秋防汛方亟事有確據者則止具一堂呈據實回稱免參亦可具本而兩請免參亦可

指南

十一

一軍官犯罪杖以上即當奏請勘合下而後成招若情輕者多照陳言邊務事例量批罰數此甚便也

一奉勘合提問軍職自杖以至立功止須徑自批發定衛立功抄招回呈而已不必回奉若充軍以上方行奏請其有先問死罪充軍而辦改立功者仍當具奏不得自專

一軍官犯罪備將事犯作招頭摘其緊關招情直至招呈到臣除批某人或監候或遣或配外參照某官某人云云參語數句具本題請如原未成招者徑備其情節由語後綴參語亦通

一運糧官犯濫規勘合行來提問若應參降級或調衛者必要具題此有舊稿可考也

一考軍政止候撫院會稿至而同奏不必自行考註互相異同不雅今稿中稍更二三員尚可

一總兵參遊守把皆有地方重責儻有已奉旨陞除月久而不到任或汎期將近而事有可虞或本官規避遷延者按院即時參論此則不必會撫院也

一地方盜息民安事本舊係年終具冊題知今新例改為類報地方盜賊事每季終一報歲終類報然此本必須與撫院會同纔好蓋撫院近所奏報者

指南

十一

甚簡率殊與近行勘劄事例不合然可以掩飾地方失盜重情但兩院切不可矛盾也此有題過舊稿可考

一每年審決時若四府冊揭俱齊便可乘暇先將今次決單與先次覆奏在監病故等項行頭逐名順律眼落出一飛葉同行刑之早即便分別臨刑稱冤審決稱冤情真罪當各項停要星夜攢成本稿次早送看分手先寫揭帖一本送審決主事蓋決人後刑部即由向要行本則可以差人送去而揭帖斷不可以遲延耳

一給由官本款語新例不過四句

一給由官查係調繁者前後俱得通理有例可考

一海上有警擒獲生倭俱當行兵道問招而後奏請不可徑自行刑

一審錄人犯辯豁死罪如奉有決單及轉詳未示者俱要奏請定奪如查係該府未經抄招轉詳刑部則可徑自批允不必具奏矣

一審錄辦改人犯已奉決單并已轉詳而未奉單者俱要奏

一都察院駁問人犯無問出罪入罪俱要奏

指南

主

一都察院行下奏辦罪名民本無問出罪入罪俱要奏

一軍官犯杖以上必參奏行下而後發問

一文官五品以上必參奏行下而後發問

一比附律條不拘時具單本奏不必類齊或候復命時去亦可

一三犯竊盜有犯在革前革後者候復命時類具略

節本奏請

一辜限外人命候復命時類具略節本奏請

奉手他物傷出二十日外方奏

金刃湯火傷出三十日外方奏

破骨墮胎傷出五十日外方奏

一侵欺人犯家屬欠銀五十兩以上未一百石以上審係家產盡絕者類奏請免此隆慶六年詔書例也雖奏多不允或從權批保候而不奏或徑自批免亦不妨但奉有勘合追者則不可

一不時生下決不待時盜犯當隨時處決具本回奏

一同事地方奉差部官如鈔關監兌恤刑審決之類僅有丁憂事故即與具奏兩院會與不會俱通

一兩道及知府僅有丁憂事故當即具題若同知以

指南

高

下官有丁憂事故俱於缺官本內雙月類題

一職罰必要一年一解題知本內要開年分明白

一凡謝恩奉慰稱賀進香本內名下不必寫等字蓋俱職行事非公事也監書俱不當寫但止用印耳

一審決本與主事聯名前書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等

官且某人等謹奏後年月下列銜並寫不用監書

姓名亦要用印耳

一新例應付勘合用之將盡先具本題請候通盡時方將用過繳來勘合造冊奏繳或於年終帶繳亦可

一境內大臣病故即與題知

一巡撫告病或病故即與具題

一律云凡上書若奏字誤犯御名及廟諱者杖八十

其餘文書誤犯者笞四十若為名字觸犯者杖一

百其所犯御名及廟諱聲音相似字樣各別者及

有二字止犯一字者俱不坐

本科體式

奏本規範

某衙門某官臣某某謹

奏為某事云云為此具本專差某役某人齎捧謹

指南

五

具奏

聞

自為字起至止字止計若干字紙幾張

右 謹 奏

聞

某年某月某日某衙門某官臣某某

背書姓名押

題本規範

某衙門某官臣某某謹

題為某事云云緣係某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某役某人齎捧謹題請

旨

某年某月某日某衙門某官臣某某

背書姓名押

如題本後尾謹具題知者則不用未敢擅便四

字儘奏題本後有計開云云者各加開生二字

御覽揭帖規範

某衙門某官臣某某為某事云云為此今將某

事理合開列

聖覽須至揭帖者

指南

其

計開云云

某年某月某日某衙門某官臣某某

不用背書

王府啓本規範

某衙門某官某某謹

啓為某事云云為此具本專差某役某人齎捧問

安謹具啓

知

某年某月某日某衙門某官某某

不用背書及計字紙張

奏啓冊規範

某衙門某官日某某謹

奏為某事云云為此除遣青冊送部查考外理合

開坐造冊謹具

聞

計開云云

右 謹 奏

聞

某年某月某日全官衙臣某某

背書姓名押

指南

十七

青冊規範如按院及府州縣者前不稱姓名

某衙門某官某某為某事云云為此除遣黃冊

具本

奏繳外合行開坐造冊須至冊者

計開云云

右 具

冊

某年某月不食日期日半官衙某某

背書姓名背押

呈文規範內小目字當俱從職字

某官衙為某事照本云云為此除具

驛外理合具申伏乞

照驗施行須至申者

右 申

某衙門

某年某月某日半官衙某某

背書姓名字無洗補

繳冊呈文尾得按院呈都察院者

為此除遣黃冊具本

奏繳外今將造完文冊理合呈乞

指南

十八

照驗查考施行

今將造完文冊理合呈乞

照驗轉咨

某部查照施行

今將造完青冊二本呈乞

存照一本轉咨

某部查照施行

今將造完青冊二本理合呈乞

照驗一本轉咨

某部一本發送該科會同查考施行

計呈送青冊幾本

揭帖規範如按院者後不用縣右具揭不稱姓名如

某衙門某官某某為某事照本云云為此除具

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右具

揭帖

某年某月不食日日某官衙某某

手本規範

某官某為某事云云為此合用手本前去

貴院煩為查照施行須至手本者

指南

光

右用

手本

某年某月黑中食日日某官某某

咨文規範撫院與部堂者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某為某事云云為此合行

移咨

貴部煩為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

某部

某年某月黑中食日日

咨中押

牒文規範按院與司右巡按者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某為某事云云為此合

行移牒

貴院煩為查照施行須至牒者

右牒

巡按某處監察御史某

某年某月黑中食日日行

牒中押

指南

批文規範平關衙門去者

某官某為某事除外今差本役廖文前詣

某官某處投下伺取回文銷照須至批者

計齋公文壹角內幾件 味嘉一中安字

某字幾號 半印半號右批差某役某入准此

某年某月味中食日日某吏某人承

院中押

本批規範按院者前不稱姓名各衙門者加姓名

某官衙為某事除外今差本役齋捧後項

題本冊公文定限本年某月味中食日日前赴通政

使司本冊投

進青冊公文掛號仍赴

都察院告投守奉批迴銷照在途毋緩經關驗
放須至批者

計齋

奏本一封 內幾本 副本一封 內幾本

題本一封 內幾本 副本一封 內幾本

奏冊一封 內幾本 青冊一封 內幾本

公文一角 內幾件 硃書空白三字

察院幾張 右批差 某役某人准此

指南

某年某月硃書 日書吏某人承

察院 細押 定限本年日硃書日回銷

奏目規範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某某為

奏目事今將某年某月某日早

朝合

奏事件開具於後

計開

題本一封計一本為接差巡按官員事

奏本一封計一本為復

命事

奏目一本送

內府刑科

指南

三

式封實門衙各	式封實官按撫	式面後簡封本	式面正簡封本
某衙門某官臣某某謹封	某衙門某官謹封	題委 萬曆年 月 日 小會日	進 實 封 呈 某衙門某官某某謹封

式面後簡封本手牌咨	式面正簡封本手牌咨	式面後簡封帖揭	式面正簡封帖揭
萬曆年 月 日 行	某衙門某官某 當堂開拆 公文齎至	萬曆年 月 日 小會日	揭 具 帖 某衙門某官某某謹封 應發姓名某某

式面後簡封文呈中

萬曆 年 月 小 日 日

式面正簡封文呈中

某	石
衙門	主
不用姓名者不必加入	某衙門某官某某封

指南

二十五

式面後簡封本府王

萬曆 年 月 小 日 日

式面正簡封本府王

進	啓
覽	本
	某衙門某官某某封

奏摺款式

繕摺款式

一尋常奏事摺用白紙摺白紙封筒

一尋常請安摺用黃紙摺黃綾面黃紙裏黃綾封筒

一賀摺用黃紙摺黃綾面紅紙裏黃綾封筒

一奏事摺若計算到京在萬壽前後七日元旦前後

七日燈節前後三日蟒袍期內者仍用白摺加黃

綾面請安摺用黃紙摺黃綾面紅紙裏黃綾封筒

一進端陽貢摺用黃紙摺黃綾面黃紙裏黃綾封筒

請安摺同

奏式

一進萬壽貢年貢摺用黃紙摺黃綾面紅紙裏黃綾

封筒請安摺同

一萬壽月不奏司名事

一御賜書籍等項賞本人者奏謝入交代者題謝

一凡慶賀摺請陞見摺祝萬壽摺俱書進謝恩摺可

與別摺同進

一奏事摺摺面寫一奏字摺尾年月日不論陰陽面

俱不許空半頁凡安摺賀摺貢摺內俱不寫年月

日

一摺片奏事不用註語即以白摺裁成首行寫某某

跪奏下即寫再某事云云前後不留邊頁或切齊

或留半幅餘紙向內折轉俱可末用謹奏二字無

年月日謹附聖鑒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伏

一葉件口供進呈俱每行低二格問字不撞摺面寫

供單二字如清單則寫謹將某事開具清單恭呈

御覽摺面寫清單二字凡清單供單後尾俱無年月日

一進貢摺寫官銜姓名跪照常次行單據寫一進字

三行以下寫所開物件此進字低一格平寫不必

下取齊摺面寫一進字

一復奏摺內叙上諭一行不完次行俱高一字

一復奏摺內摘叙上諭仍取上諭內字而不許添換

一字次行亦高一字叙完寫等因欽此四字

一摺首銜名一行自下數至八格或九格十格擠寫

為度如數差督撫將軍提鎮會奏完銜人多不能

並寫者寫目某目某

一題奏遇雙據字樣其第二字如余目字應酌改

一凡請陞見者須聲明印信請交何人署

一欵差會同督撫者三品以上列名在督撫之上四

品以下列名在督撫之下

一滿蒙漢督撫請安摺進貢摺慶賀摺謝恩摺俱稱

奴才如與漢負會奏者稱臣

一聖駕出巡進哨回鑾中途差人遞揭請安須查該省向例

一硃批有滿一年即咨繳軍機處者陛見或任滿帶京自繳亦可

封摺款式

一封筒口上右書謹字左書寫奏字下居縫中列銜名寫某某跪封字樣封筒後荷書年月日不得過高亦不得過低年月傍低道光二字寫內一件如有清單供單附片者於內一件之下用小字傍註

欽此

三

並清單並供單並附片字樣

一或清單供單用五六摺接寫實在過厚不能同貯正摺之內可於封筒內一件之下註外清單或供單一封字樣其封之正荷面照正摺寫

一封摺麵糊宜加白礬少許以稠糯為佳免致霉蒸變色封口用糊三點封好先黃摺次白摺用細黃紙包封所餘紙角居中比齊裁去兩旁所折餘紙亦酌量裁去以免層疊直縫封口處須自右合左為順看內摺官銜須對縫為正面包好貼印花四邊用糊貼印花約下留空寸許從印半腰寫某官

臣某某跪封包封背面書一奏字

一已封後加夾板印花面向上夾好上下用絲雙道以十字扣連下一股繞轉用單環結繫住齊整為妥夾板入聲角上貼一小黃綾簽寫日某外加黃綾紙再裹細白紙油紙同奏事咨文貯匣內用黃棉花塞緊匣外再加粗油紙包裹加大黃布袱一束

一馬遞揭對過即裝入封筒粘好請安摺蓋面或於報匣內頸好報匣入聲角上貼一小黃綾簽寫某省某官臣某某報匣口用硬黃紙印花封固加黃

欽此

四

綾紙包好加細白紙細油紙再已好同咨文用油紙總包外加黃布包用線密縫面上貼硬黃紙一片寫明某官某姓奏摺再用油紙一片貼於字上以防雨水擦損

一宮門請安摺不用封筒即盛入黃綾拜匣內遞進匣簽上頂寫一奏字匣蓋從左手揭開

行沿途牌式

官銜姓內封緊要

奏事揭報匣咨文壹角仰沿途經過州縣專差馬夫無分兩夜限日行百里星飛遞至

奏摺款式

繕摺款式

一尋常奏事摺用白紙摺白紙封筒

一尋常請安摺用黃紙摺黃綾面黃紙裡黃綾封筒

一賀摺用黃紙摺黃綾面紅紙裏黃綾封筒

一奏事摺若計算到京在萬壽前後七日元旦前後

七日燈節前後三日蟒袍期內者仍用白摺加黃

綾面請安摺用黃紙摺黃綾面紅紙裏黃綾封筒

一進端陽貢摺用黃紙摺黃綾面黃紙裏黃綾封筒

請安摺同

奏式

一進萬壽貢年貢摺用黃紙摺黃綾面紅紙裏黃綾

封筒請安摺同

一萬壽月不奏刑名事

一御賜書籍等項實本人者奏謝入交代者題謝

一凡慶賀摺請陞見摺祝萬壽摺俱書進謝恩摺可

與別摺同進

一奏事摺摺面寫一奏字摺尾年月日不論陰陽面

俱不許空半頁凡在摺賀摺貢摺內俱不寫年月

日

一摺片奏事不用註語即以白摺裁成首行寫某某

跪奏下即寫再某事云云前後不留幾頁或切齊

或留半幅餘紙向內折轉俱可末用謹奏二字無

年月日謹附聖鑒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伏

一案件口供進呈俱每行低二格問字不撞摺面寫

供單二字如清單則寫謹將某事開具清單恭呈

御覽摺面寫清單二字凡清單供單後尾俱無年月日

一進貢摺寫官銜姓名跪照常次行單摺寫一進字

三行以下寫所開物件此進字低一格平寫不必

下取齊摺面寫一進字

一復奏摺內叙上諭一行不完次行俱高一字

奏式

一復奏摺內摘叙上諭仍取上諭內字而不許添換

一字次行亦高一字叙完寫等因欽此四字

一摺首銜名一行自下數至八格或九格十格擠寫

為度如數差者將將軍提鎮會奏完銜人多不能

並寫者寫日某日某

一題奏遇雙撞字樣其第二字如余日字應酌改

一凡請陞見者須聲明印信請交何人署

一欵差會同督撫者三品以上列名在督撫之上四

品以下列名在督撫之下

一滿蒙漢督撫請安摺進貢摺慶賀摺謝恩摺俱稱

靖 安 封 簡 式 賀 萬 壽 同	奏 事 封 簡 式
奏 謹 官 銜 且 某某跪封	奏 謹 道光 年 月 日 内 件附片 件 官 銜 且 某某跪封

花 印	奏 武
某 官 且 某某跪封	奏 武

明堂廟寢通考

觀堂集林卷第三

藝林三

海甯 王 國維

明堂廟寢通考

宮室惡乎始乎易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穴居者穿土而居其中野處則復土於地而居之詩所謂陶復陶穴是者也說文陶當是之時唯有室而已而堂與房無有也初為宮室時亦然故室者宮室之始也後世彌文而擴其外而為堂擴其旁而為房或更擴堂之左右而為箱為夾為个三者具名同實然堂後及左右房間之正室必名之曰室此名之不可易者也故通言之則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析言之則所謂室者必指堂後之正室而堂也房也箱也均不得蒙此名也說文室實也以堂非人所常處而室則無不實也晝居於是王業君子之居也夜息於是是賓客於是是賓客於是有禮於人則曰室其在庶人之祭於寢者則詔祝於是是筵尸於是是其用如斯其重也後庭前堂左右有房有戶牖以達於堂有側戶以達於房有向以啟於庭東北隅謂之宦東南隅謂之窻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其名如斯其備也故室者又宮室之主也明乎室為宮室之始及宮室之主而古宮室之制始可得而言焉

我國家族之制古矣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其匹偶焉即就一男子言而其貴者有一妻焉有若干妾焉一家之人斷非一室所能容而堂與房又非可居之地也故穴居野處時其情狀余不敢知其既為宮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距至近而後情足以相親焉功足以相助焉然欲諸室相接非四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棟也為四棟之屋使其堂各向東西南北於外則四堂後之四室亦自向東西南北而

湊於中庭矣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於用而亦足以為觀美明堂辟雍宗廟大小寢之制皆不外由此而擴大之緣飾之者也古制中之聚訟不決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考工記言五室言堂而不言堂之數呂氏春秋十二紀小戴記月令均言一太室四堂八个而大廟為正室大戴記盛德篇則言九室此三者之說已不相合今試由上章所言考之則呂氏春秋之四堂一太室實為古制考工記中世室五室四旁兩夾四阿重屋等語均與古宮室之制度合唯五室凡室二筵之文則顯與自說相牴牾至大戴九室之說實為秦制見上章考工記中世室五室四旁兩夾四阿重屋等語均與古宮室之制度合唯五室凡室二筵之文則顯與自說相牴牾恐秦時據考工記五室呂覽四堂之文昧古代堂與室之分而以室之名概之以四室為室四正室是秦漢間人不知室與室之分之證也并四與五則為九矣說明堂月令者又云明堂九室而兼數之所謂歧路之中又有歧者也自漢以後或主五室說或主九室說主五室者多主一堂之說而其位置此五室也各不同或置諸堂之中央及四正五室之說而或置諸中央及四隅謂四室接太室之四角為之或置諸堂个之後其主四隅說者或謂四室接太室之四角為之即同主一說者其殊不與太室相屬而遠在堂之四隅謂四室接太室之四角為之固已如此矣其主九室說者則或接太室之四角為四室又接四室之四角為四室或三三相重房間通街或三三相重房間通街一室充二个之用以當考工記之五室月令之四堂八个者矣又主調停說者則有若賈思伯於太室四角為四室以形者八以充五室及四堂八个者矣有若唐仲友於一堂中畫東西南北以為四堂八个而置五室於四堂之間者矣有若阮元以考工記雖言一堂而實有四堂故為廣九筵修

七筵之堂四於外而於其中央方九筵之地置方二筵之室五則又合唐氏之說以考工記之度矣然太室二筵編陋已其四隅四室取義云何魏李謐隋牛弘之所諍者不可準也又據阮氏之說則中央之地修廣九筵今五室所占縱橫僅得六筵則所餘三筵之地如何於是有若陳澧以三筵之地當五室之壁之厚而謂壁厚半筵者矣此外如白虎通蔡邕明堂論牛弘明堂議李觀明堂定制圖等但務勸說而不能以圖明之者其數尚多蓋斯塗之荆棘久矣自余說言之則明堂之制本有四室四堂相背於外其左右各有个故亦可謂之十二堂堂後之而於四屋之上是為重屋其中除太室為明堂宗廟特制外餘皆與尋常宮室無異其五室四堂四旁兩夾四阿重屋皆出於其制度之自然不然則雖使巧匠為之或煩碎而失宜或宏侈而無當而其堂與室終不免窮於位置矣

明堂之制外有四堂東西南北兩兩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个其名則月令諸書謂之青陽太廟青陽左个青陽右个明堂太廟明堂左个明堂右个總章太廟總章左个總章右个玄堂太廟玄堂左个玄堂右个此四堂之名除明堂外青陽之名僅見於爾雅總章之名一見於尸子而玄堂則無聞焉其名或出後人之緣飾然其制則古矣蓋此四堂八个實與聽朔布政之事相關聽朔之為古制亦可由文字上旁證之於文王居門中為閏周禮春官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王燕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先鄭注周禮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於門故於文王在門中為閏說文亦云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閏以王在門中周禮玉藻之說雖有可存疑之處然文字之證據不可誣也要

之明堂為古宮室之通制未必為聽朔布政而設而其四堂八个適符十二月之數先王因之而月異其居以聽朔布政焉此自然之勢也然則古者聽朔之事可以閏字證之而四堂八个之制又可由聽朔證之月令之說固非全無依據矣且考工記之記明堂世所視為與月令絕異者也記但言堂之修廣而不言堂數故自漢以來多以一堂解之然其所言世室五室四旁兩夾四阿重屋無不可見四堂之制古者室在堂後有室斯有堂又一堂止一室故房有東西也夾有東西也个有左右也而從不聞有二室今既有五室則除中央太室外他室之前必有一堂有四室斯有四堂矣四旁兩夾亦然古大个兩字音義皆同蓋明堂之制即月令之个也考工記此句自漢以來皆下增字白成爲句以人義理之亦頗戶也白顯庸也其指確不可易每堂各有兩夾而四堂分居四旁此所謂四旁兩夾也若四阿之釋則或以為四注屋鄭氏考工記或以阿為屋翼唐仲友中王或以阿為楹程頤四釋然鄭氏於考

工記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及士昏禮當阿注皆云阿棟也蓋屋當棟處最高計屋之高必自其最高處計之門阿之制五雉謂自屋之最高處至地凡五雉自不能以屋翼及楹當之矣鄰以明堂止有一堂一堂不能有四棟故於四阿下解為四注屋然此四阿與王宮門阿同在匠人一職不容前後異義自當從鄭君後說既有四棟則為四堂無疑故考工記所言明堂之制為四堂而非一堂自其本文證之而有餘明堂合四堂而為一故又有合宮之稱尸子曰黃帝合宮殷人總章殷人陽館周人明堂蓋知四堂之說不可易也

四堂之後各有一室古者宮室之制堂後有室室與堂同在一屋中未有舍此不數而別求之於他處者也則明堂五室中除太室外他四室必為四堂後之正室乃主一堂說者以為在堂上之四正或以為在其四隅其主四堂說者則以在中庭之四

隅其說說僻不合於古宮室之制且古之宮室未有有堂而無室者有之則惟習射之榭為然明堂非習射之所故其五室中之四必為堂後之正室與太室而五為四堂四室制度宜然不是之求而以堂上庭中之四正四隅當之可謂舍康莊而行蹊徑者矣

四堂四室兩兩對峙則其中有廣庭焉庭之形正方其廣袤實與一堂之廣相等左氏傳所謂埋璧於太室之庭史記封禪書載申公之言曰黃帝接萬靈明庭蓋均謂此庭也此庭之上有圓屋以覆之故謂之太室太室者以居四室之中又比四室絕大故得此名太者大也其在月令則謂之太廟太室此太廟者非中央別有一廟即青陽明堂總章玄堂之四太廟也太廟之太對左右个而言太室之太對四室而言又謂之世室世亦大也古者太大同字世太為通用字故春秋經之世子傳作太子論語之世叔左氏傳作太叔又如伯父之稱世父皆以大為義故書洛誥禮月令春秋左氏穀梁傳之太室考工記明堂位公羊傳並稱世室又太室居四堂四室之中故他物之在中央者或用以為名嵩高在五嶽之中故古謂之太室即以明堂太室之名名之也然則太室者以居中央及絕大為名即此一語之中而明堂之制已畧其矣

明堂之制既為古代宮室之通制故宗廟之宮室亦如之古宗廟之有太室即足證其制與明堂無異殷商卜文中兩見太室王入太室裸王肅曰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此東都文王廟之太室也明堂位又言文世室武世室吳彝蓋云王在周成太室君大敦蓋云王在周康宮太室高攸从鼎云王在周康宮辟太室留鼎云王在周穆王太□此字從彳從王從廾伊敦云王格穆太室則成王康

王穆王諸廟皆有太室不獨文武廟矣至太室四面各有一廟亦得於古金文字中證之克鐘云王在周康刺宮刺宮即康宮古金文皆刺為刺鼎頌鼎云王在周康邵宮邵宮即康宮古金文皆邵為邵簋頌簋云王在周康穆宮望敦云王在周康宮新宮同在宗周之中又同為康王之廟而有昭穆烈新四宮則雖欲不視為一廟中之四堂不可得也康宮如此他亦宜然此由太室之制度言之固當如是若從先儒所說古宗廟之制則更無太室之可言矣

明堂之制太室之外四堂各有一室故為五室宗廟之制亦然古者寢廟之分蓋不甚嚴廟之四宮後王亦寢處焉則其有室也必矣請舉其證望敦云唯王十有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在周康宮新宮旦王格太室簋云唯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宮旦王格太室頌鼎云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宮旦王格太室此三器之文皆云旦王格太室則上所云王在某宮者必謂未旦以前王所寢處之地也且此事不獨見於古金文雖經傳亦多言之左傳昭二十二年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二十三年王子朝入於王城郭羅納諸莊宮案莊宮莊王之廟而傳文曰逆曰如曰納皆示居處之意禮運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周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天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鄭注館者必於廟不於殿者之廟為太尊也以此觀之祖廟可以舍園賓亦可以自處矣既為居息之地自不能無室又所居不恒在一宮故每宮皆當有之四宮四室并太室為五與明堂同而明堂五室其四當分屬於四堂又可於此得其確證矣

廟中太室之為四宮中之廣廷又可由古代冊命之禮證之古天子諸侯之命羣臣也必於廟中周禮春官司几筵凡封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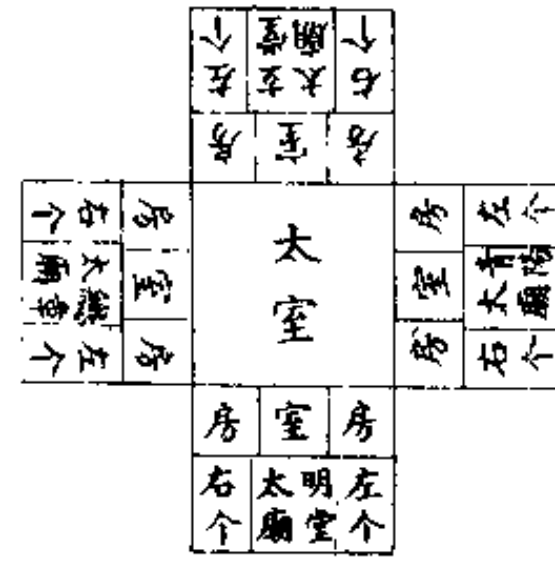
諸侯王位設黼依前南鄉設冕筵左右玉几又大宗伯王命諸侯則擯鄭注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擯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祭統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前者為天子命諸侯之禮後者為諸侯命諸臣之禮然古金文所紀冊命之禮頗與此殊頌鼎云唯二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宮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號生冊命頌頌拜稽首受命冊佩以出反入覲章襄盤唯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宮旦王格太室即位宰頌右襄入門立中廷北鄉史蕞受王命書王呼史號冊錫襄他器文類此者頗多凡上言王格太室者下均言所命者立中廷北鄉就所謂中廷之地頗有尋繹者焉案禮經中言庭皆謂自堂下至門之庭其言中庭者則謂此庭南北之中然則上諸器文係中廷於入門後自當為門內之廷又云立中廷北鄉則又當為南鄉屋之廷也然有大不可解者如上諸器所言臣立中廷北鄉而王即位於太室則王必於太室之北設黼依几筵而立焉假使依考工所記堂脩七筵廣九筵而正方形之太室其脩當如堂九筵之廣則王位與中廷間有太室之脩九筵堂脩七筵又加以庭脩之半前人所疑脩之半則王與所命者之間相距在二十六筵以上即一百一十二尺即令堂室之脩大減於考工所記亦必在十筵以上況以室之南北墉與庭北之碑三重隔之面不得相覲語不得相聞決非天子命臣之意也余謂此中廷當謂太室之廷但器文於所命者入門後畧去升堂入室諸節耳蓋太室之地在尋常宮室中本為廣廷太室雖上有重屋然太室屋與四宮屋之間四旁通明漢時猶謂之通天屋陽書中宮傳引故可謂之廷而此廷南北之中亦謂之中廷此中

廷與禮經所謂中庭指前廷南北之中者絕異太室之脩九筵則所命者立於中廷距王位不過四筵故史得受命書於王所命者得佩命冊以出而冊命之禮乃得行焉且古人於太室本有廷稱左傳楚共王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廷亦指此地否則太室居四屋之中何緣有廷若指四屋之前廷則不得系之太室所謂太室之廷猶班固言承明金馬著作之廷云爾故余斷言諸器中之中廷即太室南北之中也凡此冊命之禮皆與古宮室之制相關故不得不詳辨之也然則宗廟之制有太室有四宮而每宮又各有一室四宮五室與明堂之制無異且明堂五室之四分屬四堂亦於宗廟中始得其最確之證明而明堂為古宮室之通制亦至是而益明矣明堂之制既為古宮室之通制故宗廟同之然則路寢如何鄭玄於毛詩箋考工記及玉藻注均謂明堂宗廟路寢同制而於顧命所紀路寢之制不得其解遂謂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蓋視顧命所紀路寢之制與明堂異也以余觀之路寢無太室自與明堂宗廟異至於四屋相對則為一切宮室之通制顧命所紀乃康王即位受冊之禮於路寢正屋行之自無從紀東西北三屋即就正屋言之但紀西夾而不紀東夾然則謂無東夾可乎因所不紀而遂疑其無此可謂目論者矣余意甯從明堂宗廟燕寢之制以推定路寢之制亦有東西南北四屋似較妥也至燕寢之四屋相對則有可言者焉古之燕寢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其南宮之室謂之適室士以下燕寢即以燕寢之南宮為適室北宮之室謂之下室東西宮之室則謂之側室四宮相背於外四室相對於內與明堂宗廟同制其所異者唯無太室耳何以言之公羊傳二十年傳西宮災西宮者小寢也小寢則曷謂之西宮有西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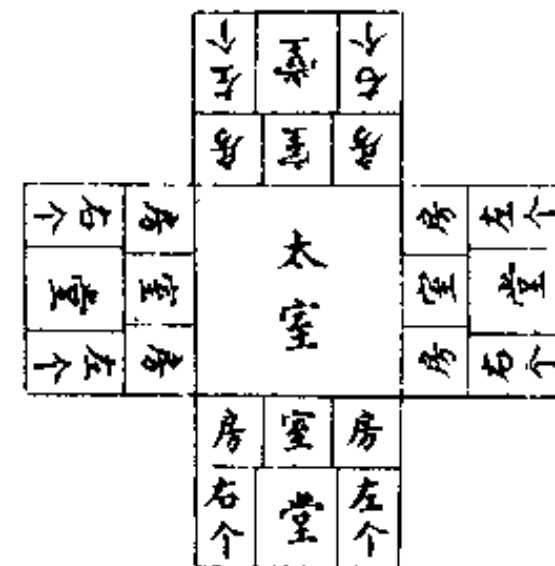
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何休注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膳居西宮左膳居東宮少在後然喪服傳言大夫士庶人之通制乃有四宮傳曰昆弟之義無分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諸侯三宮每宮當有相對之四屋至士庶人四宮當即此相對之四屋之名內則所謂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始謂是也士喪禮云死於適室又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喪大記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適尸於寢此適室下室兩對舉則適室下室為南北相對之室矣適室下室苟為南北相對之室則側室當為東西相對之室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是也又云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羣室則或以東西宮之室為昆弟所居或以僅有南鄉一屋而已然則燕寢南北東西四宮何以知其非各為一宮而必為相對之四屋乎曰以古宮室之中當知之也中當一語自來注家皆失其解釋名室中央曰中當古者復穴後室之當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鄭注月令亦曰中當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當云正義引庾蔚之云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兩當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當鄭又云祀中當之禮主設于牖下正義以此為中當之禮主設于牖下義中之曰開牖象當故設主於牖下也余謂復穴兩當其理難通開牖象當義尤迂曲其實中當者對東西南北四當言之而非四屋相對之宮室不能兼有東西南北四當及中當也案燕禮設洗當東當鄭注當東當者人君為殿屋也正義云鄉飲酒禮磬階間縮當北面鼓之此南當也凡四注屋有東西南北四當兩下屋有南北二當而皆不能有中當今若四屋相對如明堂之制則無論其為四注屋或兩下屋凡在東者皆可謂之東當在西者均可謂之西當南北放此若夫南屋之北當北屋之南當東屋之西當

西屋之東當將何以名之哉雖欲不謂之中當不可得也其地在宮室之中為一家之要地故曰家主中當而國主社然則此說於古有徵乎曰有檀弓曰掘中當而浴毀竈以綴足殷道也學者行之案士喪禮浴時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中柩鬻蠶理于坎周人所掘既在階間則殷人所掘之中當必在室外而不庭義則無異由說文之例庭字當為廷下重文然說文收廷字於天部庭字於广部而釋之曰廷中朝也庭宮中也則許君之疏也然廷庭二字之釋辭雖微異而義則無殊段氏說文注乃謂無屋曰廷有屋曰庭並援鄭君中當猶中室之言亂許君腐中庭之古義不知許君釋庭為宮中正指無屋之處證之本書闡宮中之門也壹宮中道也皆指無屋之處言若在屋下則有戶無門又惡得有道乎故廷中朝也庭宮中也其義一也然則許君所云庭中庭也亦指中央無屋之處與上文所言中當之地位合固非余之創說矣故中庭者對東西南北四屋之前庭言之中當者對東西南北四當言之中庭之四旁以中當為之界故曰庭中庭也然非發見古宮室之通制亦無以定中當之地位而由中當之地位又足以證四屋相對之為古宮室之通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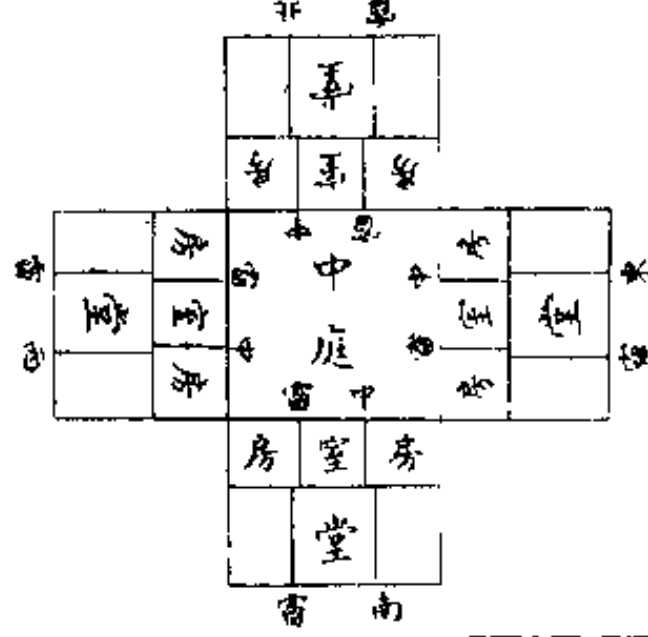
明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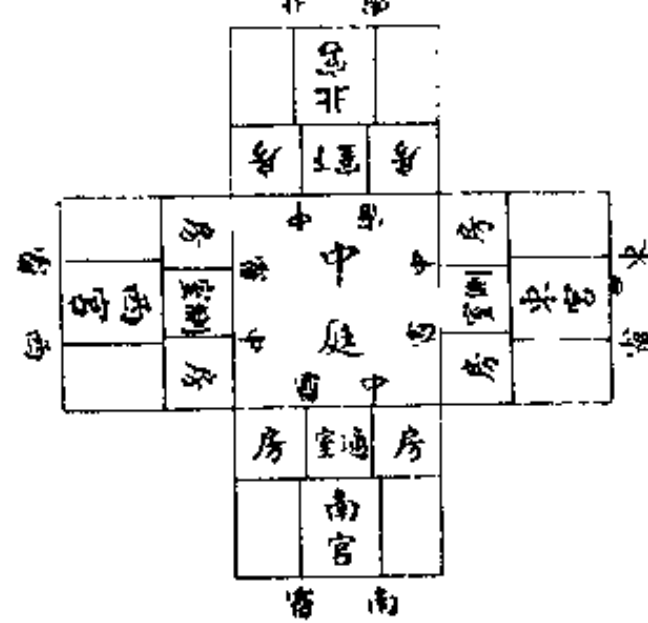
宗廟圖



大寢圖



燕寢圖



大

齊

知

祀

錄

十

齊

大唐郊祀錄目錄

卷第一

凡例上

辯神位

卜擇吉

齋戒

視牲器

牲牢

玉帛

俎饌

疊洗

大唐郊祀錄

卷第二

凡例中

奏雅樂

奠獻

燎瘞

祈禱

雜例

卷第三

凡例下

祭服

乘輿服

皇后服

皇太子服

皇太子妃服

羣官服

內要命婦服

執珪笏

卷第四

祀禮一

冬至祀昊天上帝

祈穀祀昊天上帝

雩祀昊天上帝

大唐郊祀錄

卷第五

祀禮二

明堂祀昊天上帝

立春祀青帝靈威仰

立夏祀赤帝赤熛怒

季夏土王日祀黃帝含樞紐

立秋祀白帝白招拒

立冬祀黑帝叶光紀

卷第六

祀禮三

祀九宮貴神

春分祀朝日

秋分祀夕月

蜡百神南郊

卷第七

祀禮四

祀風師

祀雨師雷神

祀靈星

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

祀五龍

祀馬祖享先牧祭馬社馬步

卷第八

祭祀一

夏至祭皇地祇

立冬祭神州地祇

祭大社大稷

祭岳鎮海瀆

卷第九

饗禮一

薦獻太清宮

薦獻太廟

德明興聖讓皇帝廟

卷第十

饗禮二

饗先農

饗先蠶

釋奠文宣王

釋奠武成王

饗先代帝王

大唐郊祀錄目錄

四

大唐郊祀錄目錄

大唐郊祀錄卷第一

朝散郎朝前行河南府密縣尉太常禮院修撰臣王涇上
臣涇言臣聞在昔聖王之御宇也仰則觀天以知變俯則考
地以取象因順變之道作為禮樂化成人文以光天下者莫
大乎郊祀著之方策豈微臣詎一二能盡臣聞禮有至誠非
玉帛無以見乎外樂有志節非鐘磬無以達其中故自五帝
殊時三王異禮莫不因之沿革觀損益焉伏惟

皇帝陛下承天景命列聖重光法唐堯無為而化致大禹越
見之美明德超於千古至誠通於百靈玉帛牲縣大備前典
微臣謬參縣籍久歷歲時每仰絲綸輒書故實謹集歷代郊
廟享祀之要及聖朝因革沿革之由倫比其文各標篇目裁

李程撰

卷第一

為大唐郊祀錄十卷其中義有異同皆隨文注釋神位昇降
並寫而為圖祝史陳告之詞工歌大雅之什亦俱編於此謹
詣光順門隨表封進伏望頒諸東觀庶有補於將來上表陛
下敬敬之源下申微臣蠲術之望無任屏營懇款之至

凡例上

辨神位

卜擇日

齋戒

視牲器

牲牢

玉帛

俎饌

疊洗

興唐聖制凡祀有三等曰大祀中祀小祀各有差降
昊天上帝九宮貴神皇地祇神州太清宮宗廟皆為大祀日

月社稷帝社今禮謂先代帝王岳鎮海瀆先蠶文宣王武成
王諸太子廟風師雨師皆為中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靈星
眾星山林川澤五龍祀並為小祀

臣涇案周禮肆師職大祀用玉帛用牲牲次祀用牲幣而
已小祀用牲也鄭玄云大祀天地宗廟次祀日月星辰小
祀司中以下今辯大中小三等之祀皆類周官之文也風
師皇唐天寶四年升為中祀其省置沿革並見後本圖卷
中也

凡祭祀之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文宣王武成王
曰釋奠

臣涇案祀者以似象為義天神懸遠故似象而祭於郊也

大唐郊祀錄卷十

通鑑書

尚書大傳云祭者察也至也言人事至于神也鄭康成云
享獻也祭義云享者向也然後能享焉言中心向之其神
乃享也三者雖小差別亦可總為祀而通言也案禮運云
享帝千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又云祀社於國列地利也帝
天神也而言享社土神也而言祀推此言之享祀為總名
明矣釋奠者釋奠也謂置牲帛之奠於文宣王等也

卜擇日凡祭祀卜日每季皆太卜令季前四十五日卜筮於
太廟南門之外中祀已上卜太常卿莅之小祀已下筮太卜
令莅之

臣涇案春官宗伯云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曲禮云龜
為卜筮為筮用之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孔穎達正義云

卜者覆也以覆吉凶筮者決也以決定疑感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而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劉向曰蓍之言者龜之言久也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吉凶是以用之於廟門外謂受命於祖廟作龜於廟宮尊祖親考之義也鄭注士冠禮曰不於廟堂者嫌蓍龜之靈由廟神之矣

凡卜筮之禮其日平明太卜令卜正占者俱公服就次守宮先卜布筮席於闕外闕西向西向

案鄭注士冠禮云闕楹也闕闕也爾雅云秩謂之闕根謂之闕郭景純云闕門限也闕者門旁木也

春官大司馬

通鑑書

謁者引太常卿升立於門東西向太卜令升立於門西東向卜正先抱龜奠於席上西首灼龜之具陳於龜北執龜立於席東北面若筮則卜正開櫝出策兼執之積者藏策太卜令進受龜諸太常卿前示高卿受視訖

案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名物上春燔龜祭祀先卜凡口口口四時所灼之體而用之春灼前左夏灼後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凡卜事視高近足骨高可灼處亦太常卿也

太卜令受龜少退受命太常卿曰皇帝來日某祀祀於某向響太卜令曰諾遂述命右旋即席西南坐命龜曰假爾太龜有常若筮則曰假爾太筮有常

案禮記云假因也爾汝也爾與蓍龜也太太中之大也

美之言因爾太龜筮使判吉凶分明有常

乃與受卜正龜筮卜正負東屏坐作龜訖與太卜令進受龜視太常卿太常卿受視反之太卜令退復位東面與眾占之訖不釋龜進言於卿占曰某日從退授卜正龜謁者進卿之左白禮畢乃退若上句不吉即卜中句中句不吉即卜下句皆如初儀

齋戒凡皇帝親行事皆散齋於別殿致齋於官政殿室內東向臣涇案禮云君致齋於外又曰非致齋不書居於內即明外自路寢非宴私之處內是齋室非常居之所東向者變聽政之位也

春官大司馬

通鑑書

凡致齋之日皆晝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各列仗隊文武五品以上並袴褶陪位

案晉輿服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則服之皇唐禮令服袴褶者平巾幘犀簪導冠及令飾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九品以上綠褶

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並結佩

案凡齋則結佩玉藻云齋者精結佩鄭玄云精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

俱詣閣奉迎上水二刻侍中版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帝齋服結佩乘輿出自西房即西席御坐東向一刻頃侍中跪奏請降就齋室直衛者如常陪位者以次出凡諸從侍齋官及有司攝事大祀者皆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散齋於家正寢致齋二日於本司一日於

祠所將散齋之日平明太尉集祭官誓於尚書省其文各隨所祀而誓之

案周禮太宰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古者有事必聚眾而誓之謹慎之至也故鄭注明堂位云所典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誓詞之類也隋制大祀齋官皆於其晨集尚書省誓之聖朝因而無革也

中祀則散齋三日致齋二日一日於本司小祀則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便赴祠所凡散齋之日理事如舊惟不得弔喪問疾不判署刑殺文書不決罰罪人不作樂不親穢惡之事致齋惟祀事得行其餘悉斷

案古者大祭齋並十日禮運云七月戒三日齋慎之至也

五

五

蓋十日矣秦變古法改用三日漢武帝祀太一於甘泉齋戒百日至元帝永光四年改舊制祀律齋法天地七日宗廟五日後漢禮儀凡齋天地七日即明今七日之制自漢禮也將祭必先齋齋之爲言齊也以齊不齊之心以制齋也散齋則事之漸也故禮云齋者不樂不弔不敢散其心也致齋於內散齋於外思其笑語志意此聖人立齋祭之情也鄭玄云散齋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其所爲齋者思之熟也

凡諸致齋於本司者皆日出前到齋所三公於都省安置皇城內本無司者皆於所司鋪設其餘官至祀前一日各從齋坊畫漏上水五刻先於太常寺門集齊赴祀所

案隋制祭前一日畫漏上水五刻至祠所皇朝因之開元禮及祠令亦無集太常之文大歷七年禮儀使楊綰奏請先集齊赴祭所在皇城內者則不集因而永爲恆式也

凡諸齋官將赴祠所皆所司先告州府及左右金吾平明清所經之道路不得見凶穢穢經過訖任行其哭泣之聲聞於祭所者權斷

案禮云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鄭康成云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也

凡諸散齋有大功已上喪致齋有周親已上喪並聽奔赴若總麻已上者不得行宗廟之祭

案梁天監十年七月諭郊廟致齋與舉哀相遇舍人朱異

六

六

議若未入散齋爲羣臣舉哀不宜親奉若已入散齋者有大功親入致齋內有尋親皆停親奉聖唐因之總麻已上喪不行宗廟之祭者以明吉事凶人不干也祭天地之神不祭者不敢以卑廢尊也貞元六年正月七日吏部奏請既葬公除之後得許權改吉服以從宗廟之祭此又一時之制非舊典也

其身齋坊者病聽還若死於齋坊者同房不得行事凡諸大祀中祀接神齋官祀前一日皆沐浴流內九品已上皆官給明衣各習禮於齋所

案論語云齋必有明衣布孔安國曰以布爲沐浴衣也皇帝令式以絹一匹爲明衣白布一丈四尺爲浴巾者也

視牲凡諸大祀已上皆前祭一日晡後三刻太祝與廩犧令以牲就東門勝位

臣涇案五經文字木片謂之榜榜者博郎反從木也今以文俗從勝是題勝之字非牲榜之字蓋傳寫誤禮古者君親牽牲觀於廟中之碑自秦漢以來無復親牽牲之事故后代但立一榜如碑之形是所謂儀象也今於東門之外者以牲烹於東視陽氣之盛也

司空行埽除於上下太常卿御史又自東陞升視滌濯執樽者皆舉繹告

案周禮大宗伯云大祭祀省牲器視滌濯謂溉登器及甑飯之屬也

大司馬職第一

七

通鑑纂要

降就視牲位南向立廩犧令少前曰請省牲退復位太常卿前進視牲廩犧令前北面舉首曰肅還本位諸太祝各巡牲一匝西面舉手曰充還本位諸祝與廩犧令以次牽牲詣尉授太官令

案六典無夕牲之文唯周禮有晨牲若今夕牲後漢正月郊天夕牲之儀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服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史牽牲入到勝廩犧令跪請省牲舉手曰肅還太祝執牲舉手曰充太祝令牽牲詣尉以陶豆酌毛血各奠於神坐視委夕牲之義自漢禮也故魏高堂氏云大魏承漢禮儀於祀禮或同或異周禮唯士無家臣故自省牲大夫已上皆有司省牲饌視滌濯今車駕親臨夕

牲漢儒之過非禮意也晉武帝太始六年帝夕牲於口孫休曰古禮祭曰先薦毛血無夕牲之事後代人君以冒暗為防不復夙興臨事故於西告殺亦是祭祀之始江左已後皆有司省皇唐因之也

光祿卿詣廚省鼎鑊申視濯溉訖祀官等皆詣廚省饌具各還齋所

案周禮烹人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鄭云典鑊所以煮肉及魚爛之器也既熟乃升於鼎案晉安昌公荀氏祀制先一日滌蕩祭器拭其供祭之物列於簞上廚人一物一唱宣其說次詣祭室今開元禮雖無此儀當省饌有司相傳猶行此制又案祠令諸饌供備祭祀前一日諸司官典領送齋所行事之官並監檢對受省其美惡之義也若中祀以下惟光祿卿詣廚視濯溉御史詣廚省饌具不行告潔省牲之儀

中祀以下無告潔省牲之事者蓋為重大祀而略小祀也

凡祀昊天上帝皆用蒼犢一配帝亦蒼犢一五帝各依方色犢一大明用青犢一夜明用白犢一九宮貴神各依神坐方色用犢一皇地祇用黃犢一配位亦黃犢一神州用黝犢一配帝亦黝犢一

臣涇案三禮義宗云昊天上帝及迎祭五精之帝牲用犢各放其器之色故周官宗伯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然則昊天上帝用蒼靈威仰用青之類是也祭之牲人帝與天

牲同色大小亦等一其配尊而食故不敢異其牲且欲備有災故春秋傳云帝牛不吉振稷牛而用之周禮地官牧人職云陽祀用騂陰祀用騂鄭云陽謂郊天以祈農事陰謂祭神州之神於北郊又云黃琮禮地謂祭崑崙也神州土神其禮卑故不用黃牲示不得同以其陰祀故用騂牲迎土之氣也牲用犢也者至尊無物可稱故取貴誠爲重以未有牝牡之性禮云郊特牲故郊之用一牛也秦初計日帝牲用騂駒黃牛一羝羊一始皇并天下祀天地牲用犢各一漢祀天地皇帝各用騂栗犢一青帝赤帝共用一犢白帝黑帝共用一犢皇唐開元禮依周官也天寶六載正月詔減用犢之數肅宗上元中改天地用一太牢大歷六年十一月三日詔五方上帝九宮大祀各用犢一其餘中祀等用猪羊各一於是配帝從

祀悉無犢矣至今以爲恆式

若冬至祀圓丘加羊九豕九夏至祀方丘加羊五豕五

案漢郊祀從日月北斗共用一犢四禁羣神共用四犢隋文帝命祭酒辛彥之定祀典爲圓丘於國之南五星以下用羊豕各九皇朝武德初定令祀於官內口口以下加羊豕各九夏至祭地祇岳鎮以下加羊豕各五開元因之不復改也凡宗廟社稷帝社先蠶先代帝王五岳四鎮四海四瀆文宣王武成王諸太子廟並用太牢

案禮記云天子宗廟社稷皆用太牢者謂牛羊豕也周禮有夫人掌祭祀之牲牷祭五帝則繫於牢犛以三月正云牢閑者防禽獸觸觸也故謂之牢大歷六年十一月敕令

中祀並減用少牢因此易開元舊制貞元五年九月國子祭酒包佶上封事請祭社稷依正用太牢詔從之今九廟時享等攝事共用一犢羊豕各三未詳所起自上元之制先蠶先代帝王諸太子廟等並廢而不用之也凡蜡祭百神大明座用青牲一夜明座用白牲一其神農伊耆星辰以下每方各用少牢其方不熟則缺之

案缺之者禮云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不順成者則缺之以謹民財也崔靈恩云神農以上用少牢者以祭法六宗之祭不過少牢故悉大蜡亦不得過少牢或問神農牲獻不得依社中之位何也猶如后稷在廟之時則行九獻配祭之日但行三獻故知從其今祭受獻不依其本臣案此義

李唐舊制

十通國議

蓋亦爲從祭以尊而厭故不及也大歷之年詔減大明夜明用少牢至今行之自昊天以下用牲之數不依也凡行幸祭大川皆用太牢祭中山川祀五龍及州縣社稷釋奠共用少牢

臣涇案王制云諸侯社稷用少牢卽今州縣社稷者是凡風師靈星司中司命司祿行幸祭小山川及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各用羊一

周禮也

凡供祭用太牢者皆犢一羊一豕一若用少牢則去犢凡祭祀之牲大祀在滌九日中祀三十日小祀十日

臣涇案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鄭云滌謂牢中除漚之處也古之滌養牲皆先卜而後養故公羊云養牲必養二者帝牛不吉稷傷則兆稷牛而爲帝牛也其祠稷之牛臨時別取云唯具而已養未成牲曰牛天神既尊故須在滌人鬼稍卑充而已養之三月必須在滌一時氣成也滌洗之義一月在外牢二月在中牢三月在明牢牢間也繫而飼之防其損三卜吉而用之不吉則免之今但養之而無卜是禮不相襲之義也三十日十日日制是卑者禮殺故是之義也

凡載祭用羝羊一

臣涇案月令疏云天子載用犬諸侯用羊詩大雅云取羝

大雅取羝

十二

通鑑書

以載謂取羝羊之體以祭神皇唐之制宋詩義也

凡社方色難備者皆以純色代之凡養牲則有副焉至省牲之時鳴犢免之取副以充之

臣涇案周人祭山川用牲各依其方色論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此又以推之明其用純色可也皇唐禮令無免牲之文及用副之義蓋有司相傳行之久矣臣謹稽漢儀四時祭宗廟用牲十八牢皆有副俸卽明漢之已有副牲是防其缺填耳楚語云天子諸侯宗廟之事少自射其牛但射之不手殺也司馬刲羊司士擊豕使之鳴聲若不和則不堪祭也且古有卜牲不吉則免帝牛拔用稷牛自魏晉以來人君有冒暗之防無復牽牲

親殺之事又無聽音之員但使有司省其肥腍耳若鳴者則爲非吉而免之是古免牲之遺義者也

凡祀天地之牲角薦栗宗廟之牲角握告祈之牲不養

臣涇案禮緯云天地之牛角薦栗宗廟之牛角握六宗五岳四瀆角尺禮記王制亦如之尙蠶栗貴誠也崔靈恩云若祈禳之殺既用少牢得牲使用不敢除黑之義也禮時故也今不養之義亦猶此焉

凡牲皆祀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以鑾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饌所

禮云割刀之用而鑾刀之貴貴其毛血謂刀頭有鈴以應

和鑾之響循古之道也毛血告幽全之物故左傳曰毛以

大雅取羝

十三

通鑑書

告色血以告殺者是也

凡骨皆載於俎其牲皆升右胖體十一前節三肩臂膂後節二肫脰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正脊一短脊一代脊一皆二骨並脊以從前爲正脊以傍中爲正

案貴云升猶上也上右胖周所骨也肩臂膂肫鄭也並併

也脊骨多其六胖各取二骨併之以多爲貴也凡牲煮於

鑊曰烹在鼎曰升在俎曰載也

玉帛凡禮神之玉祀昊天上帝冬至及雩祀以蒼璧上辛及

明堂祀以四圭有邸祭皇地祇以黃琮祀青帝以青圭赤帝以赤璋黃帝以黃璚白帝以白琥黑帝以玄璜九宮神及日月以圭璧神州社稷五岳四瀆四海四瀆以兩珪有邸

臣涇案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
璽禮天黃琮禮地之類是也又五經通義云禮神用圭玉
者猶臣子爲贊也玉有五德居於山川精氣不匿幽居著
信以候有德君子不隱其情欲故以玉爲質信也璧之圓
象天璧之言辟也法也居中持統法故謂之璧典瑞職云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鄭謂祀天夏正郊天地也邸本
也圭本著於璧末四出也琮八方象地亦取象夏物之宗
聚也青圭禮東方者青是春之本色圭潔之物象物之生
莫不鮮潔圭體上銳下方上銳象春物之生下方象地之
義赤璋禮南方赤者火色半圭曰璋象陽極陰起陰陽相
半象夏之半物死耳璋明也亦象夏物之盛氣嚴也白琥

禮記集說卷一

十三

禮記集說卷一

禮西方虎者猛物象秋氣嚴厲也玄璜禮北方者半璧曰
璜象冬物閉藏地上無物惟半見也亦言半判也象陰極
陽起判陰而出起於黃泉之下也三禮義宗云祀昊天五
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十三寸以法十二時之義祭地之琮
長十寸以放地數之十夏正郊天所以用四圭者象四方
物生也以璧爲邸者取其所生員匝運陰陽生長萬物與
天地同功也五寸者以明陰陽五行同體故用五寸也日
月天之貴神亦取法天數之一故用一圭也神州並社稷
等用兩圭有邸五寸者案周官兩圭有邸五寸以祀地
旅四望法地數二也五寸者半取崑崙之琮也亦以圭璧
邸者取能生潤萬物理無不用耳皇唐天寶十年十一月

詔曰禮神以玉蓋取精潔自馮紹正奏後有司用珉不可
行也朕精禮祀嚴潔宗廟如以玉難得寧小其制度以其
取貞於是乎今之所用形制並不得依古自此始也

凡禮神之制幣各依方色若祀九宮貴神則太乙用黑色攝
提用黃色軒轅用青色招搖用綠色天符用黃色青龍用紫
色咸池用白色太陰用紅色天一用青色其告宗廟及太子
廟文宣王風師雨師雷師靈星馬祖司中等並用白色祀五
龍依五方色神州社稷先蠶以玄色先農以青色若蜡百神
則大明幣以青色夜明用白色神農氏幣以赤色伊耆氏幣
以玄色五星以下各依方色皆長一丈八尺

臣涇案玉幣所以禮神也鄭云一丈八尺曰制幣以從爵

禮記集說卷一

十四

禮記集說卷一

若人有酒飲爵幣然故周官云玉一幣一各如其方之色
也

若享宗廟則用圭瓚以裸

案周官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鄭云於圭頭爲器可
以挹鬯灌祭謂之瓚故詩云色彼玉瓚黃流在中漢禮瓚
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今亦如之

相饌

凡用邊豆之數冬至祀圓丘六百八十九座

昊天上帝及配帝每座邊豆各十二簋一簋一瓚一俎一
五方帝大明夜明各邊八豆八簋簋瓚俎各一五星帝十二
辰河漢及內官凡五十五座中官一百五十九座各邊豆
二簋簋俎各一外官鳳星四百六十五座各邊一豆一簋

一簋一俎一也

正月上辛祈穀祀圓丘七座

昊天上帝配帝五方帝各準各至五人帝各邊四豆四簋
簋俎各一五官座各邊二豆二簋簋俎各一也

季秋大享明堂十七座與雩祀同五方上帝十四座

立春祀青帝及太極每座各邊豆十二簋簋俎各一歲
三辰句芒祀青帝各邊豆二簋簋俎一其祀赤帝白帝黑帝
皆準此唯黃帝無三辰七宿餘皆同也

春秋二時祀九宮貴神九座與五帝座同也蜡祭百神一百八十七座

大明夜明各邊十豆十簋簋俎各一神農伊耆氏各邊

太康帝紀卷一

五

通鑑纂要

四豆四簋簋俎各一五星十二辰后稷五田峻岳鎮海
濱等二十八宿五方山林川澤各座各邊二豆二簋簋俎
各一山林墳衍原隰龍麟朱鳥白獸玄武羽毛介於菟等
八十五座各邊豆一簋簋俎各一又井泉五座各邊一豆
一簋簋俎各一也

風師雨師靈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

各邊八豆八簋簋俎各一其風師雨師準天寶四載敕星
爲中祀邊豆各加至十也

夏至祭方丘七十座

皇地祇及配帝各邊十二豆十二簋簋俎各一其五岳
四鎮四海四瀆及五方山林川澤各邊二豆二簋簋俎各

一是也

冬祭神州及配二座

各邊十二豆十二簋簋俎各一

祭太社太稷及配四座

各邊十豆十簋簋俎各一銅俎各三是也

四季享太廟九室

每室邊十二豆十二簋簋俎各二銅俎各三也

七祀七座各邊二豆二簋若禘祫功臣配享準七祀也馬祖先牧馬
社馬步邊豆各八簋帝社及配二座各邊豆十簋先蠶
一座準帝社祭司寒邊豆各八簋釋奠文宣王九十五座
正配各邊十豆十簋簋俎各二銅俎各三其從祀諸座各

太康帝紀卷一

五

通鑑纂要

邊豆二簋簋俎各一是也

武成王七十六座正配從祀等祭五龍五座邊豆各八簋
岳四鎮四海四瀆各邊豆十簋先代帝王及配座每座準
諸太子廟亦準岳鎮州縣社稷釋奠先聖先師

每座邊豆各八簋簋俎各二銅俎各三也臣涇案明慶初禮部尚
書許敬宗議曰案今光祿式祭天地日月岳鎮海瀆先蠶
等邊豆各四祭宗廟邊豆各十二祭社稷先農等邊豆各
九風師雨師等邊豆各二尋此式文事深乖謬社稷多於
天地似不貴多風雨少於日月又不貴少禮郊特牲云邊
豆之薦水土之品不敢用常饗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
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此卽祭祀邊豆以多爲貴宗廟

之制不可踰郊今請大祀同爲十二中祀同爲十小祀同爲八釋奠準中祀自餘祀之座並請依舊詔並從之遂附於禮今之所制自敬宗始也

凡所實之饌用邊豆各十二者其邊實以石鹽乾魚乾栗棗黃榛子人菱人芡人鹿脯白餅黑餅餌粉糗

案鄭注周禮云邊竹器也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用石鹽者周官鹽人掌鹽之政令王之膳羞供飴鹽注鹽之甜者今戎鹽有焉賈公彥疏云戎鹽卽石鹽也用乾魚者案邊人掌四邊之實朝事之邊其實麇黃魚鱸鰯者腊乾也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宜因也栗栗者案天官云饋食之邊栗栗榛子人者鄭玄云榛似栗而小菱人芡人鹿脯周禮加邊之實菱芡鹿脯也鄭注菱芡雞頭也脯修也白餅黑餅者案邊人掌四邊之實麇黃白黑注黃泉實又鄭司農云熬多曰麇麻曰黃稻曰白黍曰黑稷餌粉糗者鄭云煨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合蒸曰餌餅之曰糗也

其豆實以韭菹醯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脾析菹豚胎鮓食糗食

案三禮圖云豆以木爲之受四升高尺二寸黍尺中韭菹醢醢者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韭菹醢醢之有汁者鄭云有骨者爲醢無骨者爲醢菁菹鹿醢者案醢人掌四豆之實菁菹鹿醢玄謂菁蔓菁也凡菹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

聞鶩亦醢也凡爲醢之法先膊乾其肉然後剉之雜以粱麴及醢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芹菹兔醢者芹楚菜也筍菹魚醢者筍竹萌也脾析菹牛百葉也豚胎者肩也今河間名豚脊鮓鮓食糗食者鄭云鮓食者鮓也取稻米未泲糗之小切狼臠膏與稻米爲糗糗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吃之與稻米合以爲餌煎之又云鮓食以酒醢爲餌糗食者菜餽蒸也

其用邊豆各十者邊減糗餌粉糗養豆減飽食糗食用養豆各八者邊減白餅黑餅豆減脾析菹豚胎用邊豆各四者邊實以石鹽乾栗栗黃鹿脯豆實以芹菹兔醢菁菹鹿醢用邊豆各二者邊實以栗黃鹿脯豆實以葵菹鹿醢用邊豆各一者

邊實以鹿脯豆實以鹿醢其應用牛脯者亦通用牛脯

案禮神之膳不敢用常褻味也非食味之道也禮以異爲敬耳故禮云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嗜也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其醢水物也醢醢之美而煎醢之尙貴天產也昔魏郊祀天地皆用人鬼之器金幣雕俎之從實非禮也

其用簠簋各一者簠簋實以稷飯簠實以黍飯簋各二者簠實以黍飯稷飯簠實以稻飯粱飯

案禮正義外方內圓曰簠內方外圓曰簋此周制也簠簋各受一升黍赤中蓋龜形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禮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琖殷人六瑚周人八簋鄭云

皆黍稷器也制之異同未聞也

甗實以太羹鉶實以肉羹

案儀禮太羹滂不和實於甗鄭云太羹滂煮肉汁太古之羹也又周官注太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也三禮圖云甗之制以瓦爲之以盛滂受汁一升口徑尺二寸足八寸高二尺四寸小身有蓋四豆狀鉶受一升口徑六寸有三足高一尺有兩耳

凡祀神之物有當時所無者則以時物代之可也

盥洗凡諸郊廟

皇帝親行事皆前一日設御盥洗於東階東南俱北向

圓丘則御洗在午階東南亞獻終獻在洗則卯階南分獻

禮記集說

卷一

通鑑纂要

洗各於其方陛道之左而內相向若五方帝壇以下皆御洗在南陛東南亞獻終獻之洗又於東南若享明堂五官盥洗各於酒樽之左俱右向也

盥洗在水東篚在洗西南肆篚以圭瓚巾爵若郊壇實巾爵而已

案鄉飲酒云盥水在洗東篚在洗西祖天地之左海也又

案三禮圖洗高三寸口徑一尺五寸足徑一尺三寸系中

身小疏朱中大夫以上銅爲之飾諸侯白金飾天子黃金

飾今臣下之制用漆爲之又案洗壺受一斗口徑一尺徑

高五寸移傍一寸大中身兌下黍赤中又案篚以竹爲之

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六寸也

凡御禮洗皆加以金飾盤匱焉

案三禮圖盥盤口徑尺二寸受二升黍赤中匱受一斗流長六寸前注黍赤中諸侯以象飾天子以黃金飾開元禮侍中奏匱沃水取盤承水酌盥水黃門侍郎進巾爵是其義也亦以黃金爲飾者也

大唐郊祀錄卷第一

禮記集說

卷一

通鑑纂要

大唐郊祀錄卷第二

凡例中

奏雅樂

奠獻

燎瘞

祈禱

雜例

凡降神之樂祀天神昊天上帝則以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作文舞之樂舞六成

臣涇案周禮圜鍾爲三奏黃鍾太簇姑洗各一奏總六成也三禮義宗云圜鍾卽夾鍾也圜鍾以周匝爲義祭天用圜爲宮也以方心爲天地明堂故也凡樂之變數皆取用宮之本數爲終夾鍾爲卯卯數六故用六變而畢也夾鍾

大曆郊祀錄卷二

通圖叢書

爲宮者夾佐也謂時物未盡出陰德佐陽氣聚物而出也爲土宮者室爲宮義所以安容於物變土亦無所不容亦云宮者中也取中和之氣其餘四聲莫不由宮之中聲而和調也黃鍾爲宮者黃鍾是六律之首故以黃爲名白虎通曰黃者中和之氣鍾者動也言陽氣潛藏動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角爲木角觸也動也言時萬物生陽氣觸地而出也角是木木聲從地而出也太簇爲徵者太者大也簇者湊也言萬物始太簇而出也徵爲火徵止也言萬物盛則止象陽氣盛極而止性炎盛也姑洗爲羽者姑故洗鮮也言時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羽爲水羽舒也時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生也

祀五方上帝各奏本方之音皆以黃鍾之均作文舞之舞樂舞六成

五方音者祀青帝奏角音赤帝奏徵音黃帝奏宮音白帝奏商音黑帝奏羽音也

祭地祇則以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作文舞之舞樂舞八成

林鍾太簇姑洗南呂各二奏爲八成也三禮義宗云函鍾卽林鍾也函鍾以函容爲義未爲土土能含容萬物祭地用爲宮者以未爲天社故也皆以聲類求之林鍾在未數八故以八變而止所以用其數爲終者凡樂以律均取其中聲之調各得其辰中和故及其辰終數也南宮者南任也時物爲含秀有懷妊之象也陰在也陽在陰功助陰成功也

大曆郊祀錄卷二

二

通圖叢書

凡享宗廟則以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作文舞之舞樂舞九成

黃鍾三奏大呂太簇應鍾各再奏爲九成也三禮義宗云祭宗廟所以用黃鍾爲宮者以虛危爲宗廟故也以聲類求之耳凡樂之變數皆取所用宮之本數爲終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爲終也宗廟之中又別有九德之歌者顯宗廟之祭所歌之詞皆足揚宗廟之德故加以九德彰明先祖之德奉成九功之義

薦獻大聖祖於太清宮則奏紫極之舞作煌煌之樂一章

紫極之舞天寶七年玄宗之所置也以舞三十六人服四時方色衣服戴仙童抽環冠其舞有序有破諸樂工人皆戴進德冠青綾袴褶白綾大口袴引舞者執金蓮花以象神仙自天而至故名之曰紫極之舞也

享先農先蠶及文宣王武成王五龍祠皆以姑洗之均作文舞之舞樂舞三成武成王則作武舞之舞樂舞三成

案周禮三變而致上陵之祇今祇旅四望以下皆無其制先農等亦四望之類故今禮以三變爲節也

凡郊廟行事用樂之名有事於天神降神則奏元和之樂

案禮云樂由陽來禮由陰作陰陽和而萬物得故周官云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求諸陰陽之義也案開元禮

云預和大歷十四年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爲廟諱故改曰元和

文舞作焉

案歷代樂舞之名各異是不相沿也黃帝樂曰咸池一云

雲門顓頊樂曰六莖帝嚳樂曰五英堯曰大章舜曰蕭韶

夏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武曰勺漢曰武德魏曰武始大

鈞晉曰正德大豫宋曰凱容宣烈梁曰大壯大觀隋曰

文曰武皇唐曰文舞武舞蓋韶樂舜之義聲也太宗改其

聲調亦分施於庭凡祠祀武舞則曰凱安之舞夫樂以正

德舞以象功觀其舞則悉其德故禮云事於時並名與功

偕其此之謂也文舞之制六十四人左執籥右執翟又有

二人執籥以引之皆服委貌冠玄絲布大袖白練領標白紗中單絳領標衫大口袴革帶烏皮履白衫執籥者衣冠亦同也

迎神皇帝則奏太和之樂奠玉帛則奏肅和之樂迎俎則奏雍和之樂酌獻則奏壽和之樂送神則奏舒和之樂武舞作焉武舞之制亦六十四人左執干右執鉞二人執旌居前二人執鼗二人執鐸四人執金鐸二人奏之二人執鏡以次之二人執相在左一人執雅在右皆服平冠冕餘同文舞也凡有事於地祇迎神則奏順和之樂有事於宗廟及親蠶迎神則奏永和之樂餘如郊祀之儀享先農奏豐和文宣王武成王奏宣和

案周禮大司樂云王出入則奏王夏尸出入則奏肆夏牲

出入則奏昭夏自漢魏以來郊祀明堂有夕牲迎神降神

登歌等典近代又有裸地迎牲飲福河祀之樂周官多以

夏爲名宋以求爲名梁以雅爲名後周亦以夏爲名隋因

之以和爲名初孝孫用旋宮法造十二和樂合三十一曲

八十四調至今用之其樂章見後圖卷中

皇后饗先蠶迎送則奏正和皇太子釋奠則奏永和其餘樂

舞之節並如上文凡蜡祭百神降神之樂則以無射夷則奏

永和蕤賓姑洗奏太簇順和黃鍾奏元和凡六均三成皆以

文舞之舞

案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

致羸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麟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之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之祇鄭云每奏有所感致及土祇而來之崔靈恩云蜡者索也索者盡也口大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故其樂亦盡用四方之調凡四方之十二辰則有十二律此爲六調但舉陽律陰配可悉以合天地四方之神故終數不過六也其餘樂舞之節亦如上文凡奠獻之初獻皆作文舞之舞亞獻終獻皆作武舞之舞凡有事於太廟每室酌獻各用本廟之舞禘祫合食還廟之主舞亦如之

獻祖之室用光大之舞 懿祖之室長發之舞

太祖之室用大武之舞 代祖之室大成之舞

卷一百一十五

五

高祖之室用大明之舞 太宗之室崇德之舞

高宗之室用鈞天之舞 中宗之室文和之舞

睿宗之室用景雲之舞 玄宗之室廣運之舞

肅宗之室用惟新之舞 代宗之室保大之舞

昭德皇后廟坤元之舞 肅明皇后廟貞順之舞

孝景皇后用承光之舞

案舞者以象其功故酌獻之禮各奏其廟之舞也若漢高

帝廟奏武德之舞光武廟奏大武之舞是也

凡祀昊天上帝五方上帝九宮貴神皇地祇宗廟日月社稷文宣王廟皆祀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中壝之外太社則於壇北宗廟則設庭稍南皆內向

案文宣王準開元禮用軒縣開元二十七年加冊爲王始用宮縣也

其陳宮縣之法東方西方磬虞起北鐘虞次之南方北方磬虞起西鐘虞次之設十二鍾鍾於編縣之間各依辰位

案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樂舞教國子雲門等之舞起北起西者凡廟堂之上鼙在阼犧樽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鄭云禮樂之器尊西也三禮義宗云天子宮縣者四面縣也面各設一肆肆者陳也一縣鐘一縣磬合而陳之一肆之中鐘十六磬十六合爲三十二樂所以必鐘磬凡樂之體皆須文以五聲播以八音然後爲樂者也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

卷一百一十六

六

皇唐六典太樂職陳宮縣之法廟庭鍾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二虞郊丘及設則面別去編鐘編磬各二虞凡三十六虞釋名曰橫曰簨在上峻也從曰虞從傍也詩注云設大板以飾虞爲縣謂之業又崇牙樹羽並以飾簨虞也夏禹造龍龔龔龔則飾之以鱗屬虞則飾之以羸屬及禹羽也鐘虞飾以獸磬虞飾以禽近代加流蘇樹羽編五色花葉月龍鳳等故西京賦云洪鐘萬鈞猛虞嗥嗥是也設十二鍾鍾於編縣之間者案三禮圖凡編十二枚同縣以簨之謂編特縣者之謂鍾樂錄云今之屬一曰鍾鍾凡十二每鍾大一簨虞各應律呂之聲分爲十八隔法七十二元二曰編鐘即小鐘也各應律呂大小編而縣之也

樹雷鼓於北縣之內道之左右祭地祇則樹靈鼓享宗廟則樹路鼓

案此皆周制也雷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每面一人左執鼗而右擊之以迎神也

皆植建鼓於四隅置祝鼓於縣內祝在左敵在右

案建鼓本少皞氏作大鼓爲眾樂之節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樹而貫之謂之楹鼓周武王縣而擊之謂之縣鼓近代相承植而建之謂之建鼓皆左鞞右應蓋殷制也又置翔鸞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鸞者鼓精也祝敵亦皆少皞氏所造祝形如方桶高二尺八寸方一尺中有椎柄連底洞之以興大樂之號居縣內之東象萬物之

禮記集說卷三

七

通鑑纂要

生也敵形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以竹長二尺四寸破爲十二莖於背上橫櫟之爲終樂之節居縣內之西象物成終也

八佾之舞位於縣北又設歌鐘歌磬於壇廟之上近南北向磬虞在西鐘虞在東匏竹者立於階閒重行北向相對爲首凡縣皆展而編之

案晉太常卿賀循奏置法歌之虞采玉造小磬宗廟殿堂用玉郊丘社用石其響清高倍調奏之凡堂上之樂以歌爲主故云歌鐘磬也匏竹在下者禮云歌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皇后親享先蠶亦陳宮縣其異者則設十二大磬不陳路鼓

建鼓餘同上儀

案房內樂者主爲皇后絃歌詠誦以事君子婦人無外事陰教尚柔柔以靜爲體故皇后親蠶之儀亦無鐘鼓之虞儀也

釋奠武成王則設軒縣於庭

案大司樂云諸侯軒縣鄭云軒縣去其一面縣其三面其形曲也故春秋傳有請曲縣繫纓以朝諸侯之禮故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鄭注軒縣去南避王位之義

其陳樂之法東方西方磬虞起北鐘虞次之北方磬虞起西鐘虞次之設三鍾鐘於編縣之閒各依辰位樹路鼓於北縣之內道之左右樹建鼓於三隅六佾之舞位於縣北置

大禮記集說卷三

八

通鑑纂要

祝敵及設歌鐘歌磬如宮縣之禮興慶宮祭五龍則設判縣案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以祭風師之小祀又於壇南具陳樂之法又缺其北面大夫判縣鄭云判者左右之合也今五龍小祀亦夾之兆故制以判縣焉

作龍池之舞位於縣北

案開元二年閏二月詔付太常爲龍池樂以舞童十二人爲列五色紗雲衣戴芙蓉冠足跣無履四人執金蓮花引舞其樂一奏五徧也

又設歌鐘歌磬於堂上如軒縣之儀

凡郊廟之禮帝社以上皆皇帝親行事有故則使公卿攝祭皆行三獻之禮其餘皆有司致祭小祀司中已下則一

獻而已親行祀事皆以太尉為亞獻光祿卿為終獻

案禮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樽又云后璋瓚亞裸此並宗廟之禮也秦漢已降后獻之禮不行惟東漢永初六年祭廟皇太后與皇帝交獻代祖室非恆事也晉太康三年正月武帝親郊皇太子皇子侍祀宋舊儀天子親奉宗廟之時以太尉亞獻光祿卿終獻後齊皇帝初獻太尉亞獻光祿卿終獻天寶已來亦多以皇太子為亞獻光祿卿終獻皇朝定禮依漢魏故事以親王為終獻或以開元禮文皆臨事奏聽進止

有事攝祭則以太尉為初獻太常卿為亞獻光祿卿為終獻案攝祭者周官宗伯之職云若王不與祭則攝位鄭云

禮記集說

九

禮記集說

王有故代其祭祀也獻以太尉太常光祿充三獻至梁用司馬聚建議祀天祭地之禮故用一獻陳氏革命許厚祭云準梁儀注一獻為質三獻為文事天之禮故不三獻臣涇案周禮司尊所言三獻施於宗祧而鄭注云一獻於羣小祀之禮施於天神梁武此儀為不通矣且樽俎之物依其質文拜獻之禮主於虔敬今請郊丘祀事準於祧三獻為文隋制天子不親奉則太宰太常光祿行三獻之禮其法則皆采齊建武二年事皇唐之制參周漢如陵廟隸宗正寺則享廟以宗正卿為亞獻其餘如往常式也凡冬至祀天於圓丘皆以羣陽從祀五帝已下各有獻官第一等七人分獻五方帝日月第二等五人分獻內官以下

第三等四人分獻中官以下內壇之內四人分獻外官諸座內壇之外四人分獻眾星等座夏至祭地於方丘則以羣陰從祀第一等一人獻神州座第二等十人分獻岳鎮山林以下天地合祭亦各依方位而獻

案後漢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土之祇常配食天壇山川羣望皆在祭內凡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中元之後方依典禮從祀獻官之數史氏缺云晉氏江左之初亦為光武故事後漢齊定禮從郊天以司空獻五帝司徒獻日月二十八宿太常丞以下獻諸星唐天授二年親祀明堂天地合祭非恆典也天寶以後皇帝親行事則以地祇羣陰之位合祭於圓丘第一史齊郎助正有司攝事則依常儀唯第

禮記集說

十

禮記集說

一等神座獻司天監充獻也

凡帝社以上行事皆司空先行埽除於壇殿之下升自東階次初獻奠玉帛於廟皆自午階次司徒進熟於廟皆自太階次又初獻升奠於廟皆自午階次亞獻升奠於廟皆自東階次又初獻升奠於廟皆自午階次終獻升奠於廟皆自東階有司攝事亦如之其非三公行事直充祭官者並取文武職事五品已上官充其周旋折旋拜跪之凡行事之儀郊祀謂之奠玉帛則宗廟謂之晨禋

案周禮冢宰職祀之日贊玉帛鄭注云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禮云裸玉圭瓚正謂以酌鬯鬯始獻尸於神始也明不為飲主以祭也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禮有求諸陰之義禋是求諸陽也案晨禋之禮起

於梁天監中吉禮博士何佟之曰近代人君不復躬行裸禮越使卑賤太祝實爲乖謬今既太尉攝位愚謂祭日之晨宜使太尉先行裸禮乃後迎牲今雖無尸求神之義恐不可缺是時儀注以佟之義爲長也

郊祀謂之進熟則宗廟謂之饋食

案進熟古謂之燔祭是也禮運云薦其毛血腥其俎熟其微謂用鸞刀割解牲體而燔之者沈肉於湯也血腥燔祭用氣也謂皆於古也饋食者鄭注宗伯云謂進食於尊者曰饋禮曰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俟飪加之以鬱鬯以報魄也鄭云薦黍稷所謂饋食者謂以人道察之魄以實耳天神尊遠故言進人道親近故可言饋也

六經通義卷二

十二 禮記集說

凡皇后親享先蠶則貴妃爲亞獻昭儀爲終獻有司攝事則尚宮爲初獻尚儀爲亞獻尚食爲終獻

案周禮宗伯云王后不與祭則攝而薦豆遷徹明親蠶有故則使人攝事可也

凡皇太子釋奠文宣王廟則皇太子爲初獻祭酒爲亞獻兼行埽除司業爲終獻有司行事則太尉爲初獻祭酒爲亞獻兼行埽除光祿卿爲終獻

案開元禮本曰孔宣父廟有司攝事以祭酒爲初獻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至開元二十七年詔冊爲王因改以太尉以下充獻其謚冊沿革俱見後卷中

凡有司釋奠武成王廟則上將軍爲初獻大將軍爲亞獻將

軍爲終獻

案開元十九年詔建齊太公廟於京師令有司修其享獻制祀官以領之曰武先師肅宗上元中詔贈太公爲武成王享獻之典一同又宣貞元四年兵部郎中李紆上疏以禮太尊請依舊式以太常已下充獻詔下百僚集議刑部員外陸淳右司郎中嚴說大理寺卿于頔各建議又有武臣遺紛久而不定詔令上將軍已上充獻官其議狀在後

卷

燎 凡祀燎瘞天神則燔柴於燎壇其大祝並先積柴於神壇之景地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門上南出戶方六尺其中祀則積柴於神壇之左方八尺高一丈門上南出戶方三尺小祀方五尺高如其方門上南出戶方二尺皆置訖置牲幣祝版饋物於戶中而焚之

六經通義卷二

十三 禮記集說

案周禮以禮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槁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祭法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晉賀循曰周禮唯言圓丘及壇不言燔柴之所若於壇而燔則徹牲器而可行也今以禮酌之積柴去壇二十步柴壇高二丈祭畢太祝置牲幣於柴上而焚之季雅曰燒之於別壇以達天氣記曰因高氏天如宗廟之社祊之義也皇唐之制高一丈二尺以則天之大數也中小祀之制是尊卑降殺之節酌人情之中使所焚之牲幣令其芳香得聞於天也

凡祭地祇則爲瘞種於神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祭訖置物幣祝版饌物於其中而種之若祭岳鎮亦瘞種海濱則浮沈案爾雅云瘞地曰瘞種祭川曰浮沈春官宗伯云以蕤沈祭山林川澤鄭注祭山林曰蕤祭川澤曰沈順其性含藏凡告宗廟及釋奠之幣帛皆同地祇瘞於壬地祝版燔於齋坊

案古之紀事百言以上則書於策不滿百言則書於方策今之簡也方五行版也漢事策有長短凡策祝之文皆書而執之以慎謬誤也魏祕書監秦靜曰魏龍興以來郊祀但有祝文無策文晉議用策郊祭大事皆藏策於太廟其祈穀帛常祀藏諸清閣皇唐郊廟享祀悉用祝版惟朝拜陵寢用玉冊焉天寶已後親祀郊廟亦多用玉冊貞元二年親有事於郊廟太常博士陸淳上疏請準周禮祝版祭訖燔之詔可其議至六年親祀復改用祝策祭訖燔瘞如祝版之儀有司攝事各依舊制也

祈禱凡京師孟夏以後旱則祈岳鎮海濱及諸山川能興雲者於北郊望而告之又祈社稷及祈宗廟每七日皆以祈不雨還從岳鎮如初旱甚則修雩秋分已後不雩初祈一句不雨徙市禁屠殺斷織扇造土龍雨足則報祀所用酒脯醢報用常祀皆有司行事已齋及未祈而雨者及所經處皆報祀案周禮大宗伯凡天地之大災類社稷宗廟則爲位是知禱禮輕類者依正禮而爲之又旱甚則舞雩是吁嗟求雨

之祭義崇陰類也神農求雨不雨則命爲龍湯旱作土龍後旱則法之又使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林每七日一徧梁制孟夏不雨恆行雩禮四月後漢則祈雨行七事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者七日乃祈羣廟之主於太廟隋制每七日一祈秋分已後不雩但禱而已其後一句不雨者徙市禁屠皇朝定禮參前代之儀而行

凡州縣旱則祈雨先社稷又祈界內山林能興雲雨者餘準京都例若岳鎮海濱州則刺史上佐行事餘山川判司行事縣則令丞行事祈用酒脯醢報以少牢

案梁制郡國縣旱祈之禮報用少牢陳氏及隋亦依梁制

皇朝因之也

凡霖雨不已禁京城諸門門皆三日每日一禁不止乃祈山川岳鎮三日不止祈社稷宗廟若州縣禁城門祈界內山川及社稷三禁一祈皆準京都例並用酒脯醢國城門報用少牢州縣城門用特牲

案崇之言營也春秋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不時於是乎崇之漢成帝五年六月始令百官止雨及以朱繩索社擊鼓攻之自後水旱常不和乃改命丞相更二千石禱祀如求雨之法用是歷代用之以爲恆典也

雜例凡皇帝有事於郊廟皆備鹵簿乘玉輅而行之臣涇案皇唐之制玉輅青質玉飾諸末駕六龍蒼則天太

后詔改乘輦玄宗在位又改乘馬其鹵簿之儀亦如舊也
皇后親蠶則乘墨翟車

其制金質金飾諸末其籍飾以次翟羽紫油通幟紫油纓
朱紅錦絡帶紅錦帷駕赤駟也

皇太子釋奠則乘輅車

其制金飾諸末紫油通幟紫油纓朱裏駕一馬也

凡諸祭行事官臨時遇雨霑服失容則以常朝服以行事遇
雨則不脫祭服而終

案朝見之禮天子以沾衣服失容則廢蓋人事也神祇尊
敬以有接濟之文今略以常服亦接濟之類也

凡郊廟行事版位皆墨質赤文天子方尺二寸厚三寸太子

本廟祀祭三

五

通圖彙書

方九寸厚二寸公卿已下方七寸厚一寸半皆題某官某品

位奉禮郎先設之凡中祀已上皆御史二人監之其違闕

臣涇案舊制有司攝事則一員監之周禮夏官有祭僕掌

受命於王以視祭祀而警戒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注謂王

有故不親祭祀也糾謂校錄所供牲物也漢武帝郊祀上

帝陵廟皆侍御史直隸四人執法殿中糾察王侯公卿已

下不遵法度威儀者案奉上故今禮亦如之惟人數有異

凡皇帝有事郊廟及禘祫之禮皆陳代國寶物於壇殿之庭

臣涇案春官大宗伯云王之玉鎮大寶若有大祭則出而

陳之既事藏之鄭玄云若尚書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天球

河圖之類是也

凡田所收九穀納於神倉以擬泰盛五齊三酒有餘穰藿結
供祠犧牲

臣涇案月令云九月中氣天子乃命有司農事備收五穀

之要藏帝籍於神倉祇敬必飭合秩芻以養犧牲供皇天

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為人祈福

也九穀者黍稷秬稻大豆小豆大麥小麥是也月令言五

穀者卽麻黍稷麥豆是也

凡封禪之禮圓丘方澤神位爲定

臣涇案泰山祀天社首祭地其封禪之儀具開元禮中封

者增高附厚之義禪者明以成功相續故以禪代爲稱故

增封太山之高以告天附社首之基以報地也

本廟祀祭三

五

通圖彙書

本廟祀祭三

六

通圖彙書

若巡狩望祭親征禡類所昭告並各依本位而祀凡車駕有

事於郊正皆有司被於國門

臣涇案曾子問曰道而出鄭謂道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

轍祭酒脯也孔穎達云祖始也出行國門止陳車騎酒脯

之奠於轍爲行始轍山川行之明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

委土爲山伏犧於牲上祭酒祈告禮畢車轍遂行

若封禪巡狩兼令有司造所過山川凡祭祀皆大官令取水

於陰鑑取水於陽燧火以供爨水以實樽

臣涇案周禮春官宗伯云凡大禋祀享祭則執明水火又

司烜氏掌火燧取明火於日陰鑑取明水於月以供祭祀

之明盥明燭皆爲貴潔之義也

凡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用黑牲秬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其間冰加以桃弧棘設矢於神座

案周禮天官有凌人掌冰歲十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正歲季冬火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春秋傳曰火中而寒暑退又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鄭云秬如黑黍秠一稂二米也

凡諸中祀已上有司攝事皆光祿卿帥太官令詣闕進胙案周禮云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注云致福諸臣祭祀致其餘肉歸胙於王者也膳夫受之以給王膳也

凡祭之均胙貴者不重賤者不虛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案祭統云凡爲俎者以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上貴於下俎者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人取貴骨也夫祭有昇輝庖翟闔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也

大唐郊祀錄卷二

禮部
通鑑
卷二

大唐郊祀錄卷第三

凡例下 祭服

乘輿服

皇后服

皇太子服

皇太子妃服

羣官服

內官命婦服

執圭笏

乘輿服凡 皇帝祀天神地祇則服大裘冕

臣涇案三禮義宗云祭天所以用大裘者則黑裘也黑者象天色之玄大者擬覆幬垂蓋故服大裘以祀天也周禮云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冕者俛也所以勉人爲善行也凡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冕既大同無以爲別故不得

冕名服取盡章之異以立名故用服名冕者也

其冕無旒廣八寸長一尺六寸玄表纁裏金飾已下五冕廣狹準此

案三禮圖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已下皆同漢禮制度三代不見也凡大裘之服無章其冕無旒者凡盡章飾之體皆宜擬所祭之神天道至尊難可比擬故舍彼雕華服飾以其質也

玉簪導

案說文云簪首笄也釋名云簪連也所以連冠於髮一曰笄笄係也所以拘冠使不墜也導所以導櫟鬢髮使入巾幘之裏也今依周禮天子以玉笄而導亦從之也

以組爲纓色如其綬

案王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隋禮天子已下皆用朱纓尉繚子曰天子玄纓諸侯素纓別尊卑也今云色如綬是玄色禮正義云組今之薄綃也

其裘制以黑羔皮爲之玄領標襍絲朱裳

案梁天監七年敕五經博士議大裘制度陸璣等奏曰尋大裘之制經無明文惟鄭注司服云大裘黑裘也既無所出未可爲據案云冕之服皆玄上纁下恩謂今宜以玄纁爲之其式如裘制裳則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詔可之今聖朝禮典復本正義以黑羔爲之其玄領朱裳之制或自陸璣之始也哉

白紗中單卑領青標襍裾

案六冕之服襯身先以明衣又加袍襦衣然後加冕服夏服無袍代之以葛春秋但有中衣中衣之表加長衣其上服之內天子以下有之祭服中衣用素衣朱襪梁天監三年何佟之議云公卿已下祭服裏有中衣即今之單衣也襍緣也襍音撰也

革帶玉鉤鐶

案隋書禮制云革帶準此博二寸三禮圖云瑱綴於革帶阮湛以爲凡有章印則於革帶佩之東觀漢記楊賜拜太常詔賜有所著革帶故知形制尊卑不別隋禮博三寸半加金縷鐶螭鉤以藉鉤帶耳皇朝之制以玉爲鉤鐶焉

謂之鰈臣例反也

大帶

以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紐約用組案玉藻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鄭云謂大帶也孔穎達正義云以素爲帶用朱裏終辟者辟卽裨也終竟帶身在腰及垂皆裨故云終辟也謂帶之交結之處以扁其紐約者謂之組穿紐約結其帶謂天子以下至弟子之等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也

蔽無章

案蔽蔽膝也無章蔽皆隨裳色也鄭注玉藻云韠之言蔽也凡韠以章爲之必象裳色正義朝服稱韠祭服稱蔽鄭

大禮記卷三

三

通圖義書

注云尊祭服異其名耳禮云一命緼黻幽衡是也其制度見下衮冕義中

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

案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似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又案隋書禮儀志云漢自天子至於百官無不佩刀晉咸康九年定令自天子以下皆衣冠帶劍隋禮則天子玉具火珠鏢首皇朝因而易鏢定燒反刀削末銅是也

白玉雙佩玄組

案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矣有衡牙

孔穎達云佩玉必於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纁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衡牙動則牙前後衡璜而爲聲所觸之玉形似牙故曰衡牙又玉藻云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纁鄭康成云纁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也是明雙佩以玄組穿之也

雙大綬六彩玄黃赤白纁綠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又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閒施三玉環

案漢制乘輿黃赤綬四彩黃赤纁紺純玄質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凡爲綬之法先合紡單爲以絲四絲爲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采繩爲質首多者絲細首少者絲麤

大禮記卷三

四

通圖義書

漢儀云綬者明有所承受別尊卑彰有德也又輿服志云戰國解去綬佩留其絲璫以爲章表秦乃綵組連結於璫光明轉相結綬故謂之綬晉令文采純爲一圭標者青黃色也

朱纁赤舄

案三禮圖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其色各隨裳色夏用布冬用皮古以木重底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水失於乾睹之義隋制取乾睹之禮以木重底也

凡饗廟謁廟及遣上將征還飲至則服衮冕

案自衮冕下服名冕者皆是畫衣裳之首衮冕所以祭先王者爲服以龍首龍德神異之德潛是象王者有神異之

德識遠之性也

其兒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

案王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遠延龍衮以祭鄭云冕之旒以藻紃貫玉爲飾也因此名也維采曰藻天子玉以采藻爲旒正義云天子之藻旒十有二就貫一玉閒相去一寸則旒長一尺二寸垂齊肩也五采玉者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以白次以黃次以蒼次以玄以五采玉既賈偏周而復始以三禮圖云天子衮旒用玉二百八十八以並周制至漢明帝用白玉旒珠與古異也魏文帝婦人飾改珊瑚珠至晉江左右復漢至今用白珠之制自後漢始也大戴禮曰冕而加旒以蔽明也組綬已具

九唐如禮記卷三

五

禮記集說

上注訖

莊纁充耳

案大戴禮曰莊纁黃縣爲之其大如橋垂耳以蔽聰也

玉簪導其玄衣纁裳十二章

案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韓康伯注云上衣下裳取乾坤之象有上下也釋名曰上服下衣衣者依也人所以庇寒暑也下曰裳裳者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夫衣用玄者象天色裳用纁者法地色不法蒼黃之色凡衣服表明其身有彰采文物以蒼黃太質故用玄纁耳纁者是朱之別故周禮鍾氏云三人爲纁者是朱之小別故鄭注云冠禮云朱則四入是纁與朱同類也十二章

者法天地之數聖朝之制法舜服也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此八章在衣藻粉米黼黻此四章在裳標領爲升龍皆織成爲之

案三禮義宗云日月星辰三章有真畫作其形欲明王者有光照之功垂於下土山亦畫爲山形取其能興雲雨膏潤萬物象王之澤沾於下也龍亦真畫作龍形其變物無方潛見變化顯王者之德卷舒有時應機布道華蟲者畫作鸞雉之形有文飾故謂之華蟲也象其身被五色有炳蔚之文似王者體合五常又兼文明之性宗彝者畫虎雌於宗廟之器爲飾因之象虎雌以猛剛制物王者亦以威武定亂也藻水草也畫其形藻能逐水上下似王者之德日新也火曰炎上象德常昇也粉米亦真畫其形粉潔白故以名之米者人待之以生者亦物之所賴以治黼畫斧形象王者能斷割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己相背明民見善改惡也此皆聖人法象之義周則畫九章法陽數之極以日月星三章畫於旌旗故左傳云三辰旗旂昭其明也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神明故也案古者衣畫裳繡法陰陽之義衣數則奇裳數則偶今聖朝制令上八下四皆以偶而言又王服自衮冕以下皆織成爲之是王者相變革也

龍山以下每章一行重爲等每行十二

案三禮圖云凡章文參錯滿衣裳而已不拘其數崔靈恩

云各畫十二焉亦取法則天之大數

白紗中單黼領青襟襪

案黼領者禮云綃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綃綃名也詩云素衣朱繡又云素衣朱襹之黼領也案三禮圖云畫虎形於中單之領也

黻毳冕以下山火二章繡冕山一章玄冕無章加龍山火三章

案禮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白虎通云以黻蔽裳前上闊一尺象天數也下闊二尺象地數也長三尺象三才皇唐之制加龍山火三章者以備三氏三法也詩云赤芾在股鄭氏箋云芾太古蔽膝之象云芾者以韋爲

大禮記卷三

七

通鑑書

之近代並加繡爲之無用章之制矣

革帶劍玉佩綬與上同馬加金飾凡有事遠主則用鷩冕其服七

章華蟲火宗彝此三章在衣藻米黼黻此四章在裳

案崔靈恩云雉言鷩者以爲禽鳥體卑義不足取故文宋章著者以爲稱也祭先公鷩冕以雉爲首者傳介之志象先公有賢才之能守節度也故左傳云聖達節其次守節餘同衮冕

凡祭海岳則服毳冕其服五章宗彝藻粉米此三章在衣黼黻此二章在裳

案三禮義宗云凡章服云之中唯有龍雉虎雌並是禽獸龍能變化其體可尊故不沒其名鷩及虎雌雖是體卑故

隱其正稱也所以龍雉各自身爲章虎雌合爲一章以龍爲仁德雉有文明仁德文明皆是爲陽剛毅勇智皆是爲陰故龍雉爲各一而成章虎雌二物合而爲一放於陰陽之義也以毳冕祭四望四望是五岳四瀆之神虎雌是山林所生故服以明有象也然周禮之制服止於六冕所祭之神其類甚多但使禮通變皆同用虎雌非水物山川氣通故俱用毳冕明有同類之義也餘同鷩冕

凡祭社稷帝社則用絺冕其服三章粉米一章在衣黼黻二章在裳

案三禮義宗云粉米一章刺於衣也黼黻二章繡於裳也祭社稷五祀絺冕於粉米爲首社稷土穀之神此米由之

大禮記卷三

八

通鑑書

成故服之象其功五祀者古之五官之神能平五行之政皆有水土之功故亦同服者也所以獨衣刺者凡畫繡之法以眾色而爲一色則不足以成畫故直刺之而已又此是臣服之首不畫衣以下於君示無陽之義也今皆綴成焉是名成而制義也餘見鷩冕

凡蜡祭百神朝日夕月則服玄冕其衣無章裳刺黻一章

案三禮義宗云祭羣小祀用玄冕衣無章唯裳刺黻羣小祀本祭百神百神形難可偏擬故但取兩已相背以明各異也餘見絺冕

凡致齋及祭畢還宮則服通天冠

案董巴云前高九寸形正豎頂少唯邪卻後仍下直爲鐵

卷前有高山故禮圖云或謂之高山冠禮不記耳獨斷云天子常服漢受之於秦故漢制度云天子冠通天冠是也梁制廣七寸長尺二寸致齋則服之案鄭注玉藻云四命已上齋祭異宮是不敢喪事神之服也自隋文帝制栢黃袍及巾帶以聽朝今遂以爲常服

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

案徐爰云博山附蟬亦謂之金顏說文云顏額也金取剛固蟬取高潔之義十二首者天大數也

黑介幘口纓翠綬玉若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朱領襌襖

裾襦亦襦也絳紗蔽膝白紗帶方心曲領其革帶劍佩綬與上

同白幘若未加玄服則雙髻空頂如太清宮之行朝獻

大司馬禮樂志

九

通鑑纂要

禮亦服之

案開元二十七年詔置玄元廟有司草儀祭服祭以行事至天寶四載四月甲辰詔以冕服非事生之備宜改用朝服因此至尊親謁亦服絳紗也

皇后服凡皇后助祭則服褱衣其首飾花十二樹小花如花之數并兩博鬢

案周禮天官冢宰有追師之職掌皇后之首服爲副編以待祭祀鄭云追是夏后氏冠名副者婦人之首服祭統云夫人副褱立於東房鄭云副言覆也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編者編列髮爲之其遺象也衛詩國風云鬢髮如雲盛飾之若今之假髻矣自秦變古制舊法

埽地而盡故鄭君約漢制推之晉制長公主已上得有步搖髻耳至隋改首飾爲花樹之數自皇后下達皆有差降皇唐因之臣案今時有假髻若周官編列之文漢朝假髻之遺象也又今俗有龍頭花金銀珠翠前後垂飾達於庶人女嫁皆假之爲儀其形行則動步則搖此蓋漢之步搖冠也雖禮今有花鬢之差猶俗薄其舊風矣今則制法樹十二者法王冕旒之數也

其褱衣以深青織成爲之也文爲翟翟之形素質五色十二等

案歷代皇后之服皆不同矣周禮內司服掌皇后六服褱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褱衣素沙鄭云翟雉也伊洛而南

大司馬禮樂志

十

通鑑纂要

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搖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翟漢制先刻繒爲之形以素質爲質然後加五采而畫之關於衣闕者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鞠衣者如鞠塵公桑之服也黃羅爲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事舅姑之服也褱衣御於王之服素沙服白練也漢魏齊宋梁陳微爲異制大抵略同後魏北齊皇后璽紱同乘輿至後周制后服十二等翟衣六隋初皇后首飾花十二樹後煬帝令牛弘等制皇后服四等國朝三等一日褱衣以受冊助祭朝會二曰鞠衣以親桑三日鈿釵禮衣以宴見賓客三禮圖云褱衣服者皇后從王祭先王之服也三禮義宗云然後婦人祭服所以用雉爲飾者取其專一之德復有文采之

華故用之以飾衣也凡王服每章各畫一十二今后服制同於乘輿服亦由法天之大數也織而成不作畫變古道也

素紗中單繡領羅殺朱標襪

案禮記正義云服悉皆袍制謂連衣裳有表有裏似袍故言袍制不單漢時有圭袍下之襪以繡縐爲之古之六袍以素爲禮也朱標襪者謂標之與襪皆用朱色也

護膝隨裳色以縐爲領緣用翟爲章三等

案縐深綠色也

大帶皆同裳色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其革帶以青衣之其襪烏皆青爲烏加金飾白玉雙佩玄

組雙大綬

章朱尺寸與乘輿同

凡親蠶則服鞠衣其衣以黃羅爲之

案禮義云其色似桑葉初生故親蠶服之其蔽膝大帶及衣革帶烏隨衣也餘與禕衣同惟無翟也

凡親蠶致齋則服細釵禮衣十二細服通用雜色制與上同如隻佩小綬去烏加履

皇太子服

凡皇太子侍從

皇帝祭祀及謁廟則服袞冕垂

青珠九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青纓充耳犀簪導其服玄衣

繡裳九章每章一行重以爲等每行九章山龍華蟲火宗彝此繡此四章在裳白紗中單繡領青標襪裾革帶金鈎鐔大帶以素帶亦組以朱蔽膝隨裳色加玉具劍飾之以金寶玉鏤首瑜玉雙佩綠用組蔽膝山火二章玉具劍飾之以金寶玉鏤首瑜玉雙佩

案玉藻云世子佩瑜玉孔穎達云瑜是玉之美也世子亦

天子諸侯之子也通言今禮準皇太子佩之者

朱組雙大綬四采赤白繡紺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閒施二玉環

案紺青赤色也荀綽晉百官表曰皇太子諸綬三百二十首今大綬之制與晉同也

朱襪赤烏

烏加金飾

凡釋奠文宣王及謁廟還宮則服具服遠游

三梁冠加金附蟬凡首施珠翠

案漢雜事具服遠游三梁太子諸王服之董巴云如通天有展筭橫於幘上三禮圖云遠遊冠諸王所服展筭無山述禮不記鄭君云與前不殊天子諸侯亦服之也

大唐郊祀錄卷三

三

禮圖說書

黑介幘髮綬翠縷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卑領繡襪裾白裾襦

案開元文字陳魏之閒或謂之禕襦今或呼汗襦爲淹汗白假革帶方心曲領

案隋曲領在單衣內巾領上橫以擁頸是也

絳紗蔽膝其革帶劍佩綬與上同白襪黑烏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

玉導加寶

節之也

皇太子妃服凡皇太子妃助祭則服綉翟其首飾花九樹花

如大花之數其綉翟以青織成爲之文爲搖素紗中單繡領并兩博袖其綉翟以青織成爲之文爲搖素紗中單繡領羅殺標襪用赤色蔽膝以縐爲章二章等也大帶用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縐紐約用青組其帶瑜玉雙佩純朱雙以青衣之其襪烏皆以青烏加金飾之也

大綬章采尺寸與凡從轎則服鞠衣以黃羅爲之其蔽膝大帶及衣革帶隨衣色餘

唯無翟也

羣官服

凡羣官助祭一品則袞冕垂青珠九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以下旒纓

案隋制王公主等皆以青珠九旒短不及顴降天子一等

青纁充耳角簪導五品以上仍通取耳

案史記平原君誇楚爲玳瑁簪班固與弟書云今遺仲叔

以黑犀簪士變集云遺功曹貢皇太子通天犀導故周天

子獨得用玉降此通用玳瑁及犀耳隋制用白牙笄導皇

朝制今通用犀矣

其服玄衣纁裳九章一行重以爲等每行九

通同華書

通同華書

山能華蟲火宗彝此五章在衣藻粉米黼此四章在裳皆

繡爲黼注鸞冕以下亦每章一行每章依旒數也

白紗中單黼領通同華書青標襪革帶劍釧大帶一品以上

不朱裳皆純其垂外以玄凡黼皆隨裳色纁冕以上山火

內以黃紐約用青組也黼二章纁冕山一章玄冕無章

劍通以金銀三品以上仍佩山玄玉一品以上佩水蒼玉纁

凡佩纁雙纁親王纁朱纁四采赤黃纁紺純朱質纁文織

成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一品緣綾纁四采緣

素黃赤純黃質長一丈八尺二百二十首廣九寸二品三

品紫纁三采紫黃赤純紫質長一丈六尺一百四十首廣

八寸四品青纁三采青白紅純青質長一丈四尺一百二

十首廣七寸五品黑纁三采青紺純青質長一丈二尺一

百首廣六寸自王公已下皆有小雙纁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一品施二玉環白外下合也凡諸佩有纁者有佩皆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各隨纁色也

赤纁亦鳥二品服鷩冕八旒服七章華蟲火宗彝此三章在裳餘同三品則服毳冕七旒服五章宗彝藻粉米黼此四章在裳餘同四品則服繡冕六旒服三章粉米一章在裳餘同五

品則服玄冕五旒衣無章裳刺黻一章餘如繡冕

案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

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

服士自繡冕而下如子男之服但其章采用玉數異耳案

古之制公以衮冕九旒爲首侯伯以鷩冕七旒爲首下達

於士皆有制旒之差今並以品言之是降差之制與古不

同亦大同而小異也

六品以下則服爵弁其色無旒無章一名廣冕高八寸長一

尺二寸前小後大如雀形以雀頭

案雀色赤而微黑色弁者樊也所以樊持髮委曲有形貌

也

玄纁簪導其服青衣纁裳無章白紗中單青領標襪革帶鉤

黼大帶

練帶組其垂內外以緇紐約用青組爵牌轎赤履凡冕服

皆以羅爲之其服用絲爵弁以絲爲之其服用緇

內外命婦服凡內外命婦服從先轎則服翟衣其花釵施兩

博簪

博簪

博簪

寶細其翟衣青質以羅爲之繡爲雉編次於衣一品花釵九

飾也其翟衣青質及裳重爲九等而下之也二品花釵八樹翟八等三品花釵七

樹翟七等四品花釵六樹翟六等五品花釵五樹翟五等

案內命婦三夫人九嬪以下也外命婦羣官五品以上之

妻鄭云若夫尊於朝則妻貴於室王命夫爲大夫則后命

婦爲婦也

並素紗中單黼領朱襪亦通用敝膝隨裳色以繡爲領二

等一品以其革帶以青爲之其鞮舄亦以青爲之佩綬各準

其夫

佩珪笏凡 皇帝親祀天神地祇至內壇東門之外皆先受

大圭搢之又受鎮圭執之

大周禮記卷三

五

案周禮典瑞云搢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王

人職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

寸天子守之搢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若帶劍然眾臣之朝

君搢笏之義也鄭云大圭杼上又爲葵首形若椎頭謂之

珽珽者挺然無所屈故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是

也鎮以四鎮山爲飾鎮安也亦於四方以明上奉天命有

安四方之功故執鎮圭以表其功也

有事於宗廟則唯執圭而已大圭質也事天地之禮皆質故

廟之義亦文故先質故執而進之鎮圭文也宗

案禮記玉藻云笏畢用也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

魚須文竹士以竹本象可也釋名云笏者君有教命及所

敝白則書其文上備忽忘也漢輿服雜事曰昔荆卿逐秦王

其後謁者持楯疑客以備不虞從此侍官皆執刀劍漢祖

偃武修文始制以手版代之卽今笏也

凡笏三品以上前詔後直五品以上前詔後詔並用象九品

以上任用竹木上挫下方子男以上聽依爵品執之

案禮記云諸侯舒前詔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詔後詔

無所不讓也鄭玄云詔之義大夫奉君命出入上有天子

下有己君又殺其下而圓也聖朝制令亦古義參之也

大唐郊祀錄卷第三

本唐郊祀錄卷三

五

通鑑卷三

大唐郊祀錄卷第四

祀禮一

冬至祀昊天上帝

祈穀祀昊天上帝

雩祀昊天上帝

冬至祀昊天上帝夫郊天之禮有國之大事聖人立教垂訓莫不務焉自秦滅學經籍殘缺爰歷漢魏暨乎周隋王鄭之學各守異說郊丘之義互有不同

案鄭玄義云以冬至日祀昊天上帝圓丘是自然之正非人力所築禮器曰至敬不壇是也夏至祭感生帝於南郊太壇人力所築祭法云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王肅義以爲於郊築太壇象圓丘之形以正言之本位天地之性口云

周人始郊曰以至此言冬至祭圓丘而謂之郊者以圓丘在郊故也即明郊丘是一豈爲異乎

鄭以耀魄寶爲天神以靈威仰爲感生帝

案周禮大宗伯職云以蒼璧禮天鄭注云此冬至祭天皇帝於北極也天皇帝是句陳中第一星其神曰耀魄寶主御卻虛執萬神圖樞抱極也言耀者德光照四方魄者居中魄然安定寶者言其貴重位大至極也是以古人所言惟生於位謂之大寶感生帝者案鄭注大傳言郊之五帝遞王四時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周以木德王故祭靈威仰爲感生帝其餘五行迭運推之即可悉也若宗王之學悉又非之以祀昊天上帝爲一名以鄭說五方

爲識緯

案鄭注釋天神云昊天上帝是冬至於圓丘所祀天皇帝也王肅以昊天與上帝一也以昊天上帝即天之神蓋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名於天故稱上帝故書云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又周官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即悉天以蒼昊爲名不入星辰例以句陳中星亦名耀魄寶自是星中之尊豈昊天也靈威仰等五方之帝惟據緯書所說悉無可憑此蓋王氏之學也靈威仰等五方之帝鄭氏之學也辨之天數各有所殊

案鄭所說天有六者謂五精之帝爲五方之天東方靈威仰之類是也又以上帝都號六天王學之徒則云有一議云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爲無二又焉有六此皆王鄭所說皆不同也

解禘之文此當小別

案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鄭玄云此禘謂冬至祭昊天於圓丘也郊謂正月祭上帝於南郊也王肅云禘謂宗廟五帝大祭之時而及之郊謂配祭而郊也虞夏殷周皆祖遠而郊近也

故郊祀之禮代有變更是以秦祠諸時

案漢書郊祀志周幽王爲犬戎所滅平王東遷於洛秦襄公伐戎救周列爲諸侯而自秦以來少昊之神作西時祀

白帝後十四年文公東獵於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又夢黃蛇屬地作廊時後又宣公作密時於南祭青帝後二十五年又秦虛公作吳楊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始皇并天下無定祠漢初因之也

漢立甘泉

案史記漢初高祖東擊項籍而遂入關問秦時上帝祀何帝對曰四帝有青白黃赤之帝祠高祖曰聞天有五帝乃待我而具五也遂立黑帝祠命曰北時又有謬忌秦太一祠方曰天神貴者太乙太乙左曰五帝古天子以春秋祭太乙於東郊又有上書請祠神三天一地一太一上許之命太祝領祠於忌壇不定郊丘至文帝六年因新垣平初起

太祝領祠於忌壇不定郊丘至文帝六年因新垣平初起

王

通鑑卷四

渭陽五帝廟以冬至祭太一以高祖配新垣平後誅猶使有司行事至武帝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於汾陰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與雍更祠高帝配成帝卽位丞相匡衡奏徙昊天上帝之祠於長安南北立南北郊哀帝永始三年於時未有皇孫復立甘泉河東祠以冰不獲祐又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悼孝哀之疾議復甘泉汾陰王莽又議復長安南北郊也

魏乃廢祀於圓方丘

案正始中太尉蒯潛司徒衛臻咸以爲漢舊承周祭天於圓丘也祀地於方澤以其遠徙南方南北郊今並祭之散騎常侍高堂氏亦以爲宜故兩祭詔付朝堂議魚豢曰臣

以爲王者之事天地之禮雖在宜崇猶疏密得中易代那制隨宜損益未必循常然後乃是也故孔子稱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明其略遠而詳近也漢氏之初郊失所丞相匡衡移正其位撥除舊處於事爲佳然而俗儒劉向希旨妄對故使既廢乍南乍北每覽其事中篇而歎何哉愍其時無秉壹之臣而聽受之主濫也後亦卒如衡議及光武東遷遵而不改今大魏龍興革易服色欲將崇明祀制度超三五垂無窮使疏而不簡密而不瀆者莫若正天地之郊除圓方二丘以消浮重是時文帝詔轉圓方丘以爲冬至祭終於魏氏亡也

晉又正郊於南北

太康初武帝太始二年尚書令裴秀尚書何植山濤等奏

四

通鑑卷四

案晉初武帝太始二年尚書令裴秀尚書何植山濤等奏云天地之祀類皆稱郊以魏在郊故也圓丘太壇義歸無異故王肅據周郊日至祭天圓丘而謂之郊也肅義爲長今可二至祀天地於南北郊圓丘方澤不宜復修太始起居注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庚寅冬至帝親郊於圓丘及元帝渡江大興二年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居許卽使立郊自宜於此修奉王導荀崧華恆庾亮皆同組議遂行之立南郊于巳地其餘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采漢及晉初之儀三月辛卯帝親郊焉是時尚未立北郊地祇眾神共在郊矣至明帝大寧三年詔舉祀典一如晉初

之禮也

宋齊梁後魏周皆大同小異隋氏平陳之後文帝大修都邑復定郊祀令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定議祀事

案祠部郎中王元規議郊丘案禮爲高必因其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吉土享帝於郊周官云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圓丘夏至日祀地於澤中之方丘又記云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於其質也以此報覆幬持載之功爾雅圓丘言非人所造古謂圓方兩丘並因見有而祭本無高廣之數晉宋已降皆隨事遷都而建立郊禮或有地吉而未必有丘或有見丘而未必廣潔故有築建之法而制丈尺之儀愚謂祀事重圓方二丘高下廣狹既無明文但五帝不相沿三

不齊郊祀志

五

通鑑纂要

王不相襲及隋遷陳文帝亦令辛彥之爲圓丘於太陽門外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也

未遑備制而體文德於我大唐伏自高祖受天明命累聖丕繼迄於今上虔修禮祀垂二百餘年皆采摭六經旁求列代鴻儒碩德莫不封議編平方策實爲盛典謹案大唐開元禮祀天之儀一歲有九

案禮記正義曰王者報天地覆載之功其天有六祭祭則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日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日祭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日祭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夏季六月土王日亦祭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日祭於西郊五也黑帝叶光紀立冬日祭於北郊

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於南郊祭之七也四月龍見總雩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夏總享上帝於明堂九也皇唐之制大抵略同祭數則依鄭文神位亦兼王義也

一曰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

案冬至日者周官於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圓丘又王肅云夫周氏始郊日以至是也祀昊天圓丘者案明慶中禮部尚書許敬宗議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正月朔玄六天之義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謹案鄭玄此義惟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辰而昊天上帝爲北辰星耀魄寶口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

不齊郊祀志

六

通鑑纂要

特深案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星辰非天草木非地則悉天以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圓丘圖昊天上帝坐外別有北辰星與鄭義不同太史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宮內坐之首不同鄭玄據緯書所說此乃義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微相沿不謬又孝經云郊祀后稷別無圓丘之文即悉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今請憲章姬孔去鄭取王四郊迎氣在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議上可其議故開元因爲恆式

以太祖景皇帝配坐

案配者侑神作主也故公羊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又記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又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鄭注云禘郊祭以配食也自有虞氏以上尚得郊禘祖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猶用其姓氏云又案孔子鉤命決云以釋孝經后稷爲天地主然則天地南北郊后稷皆爲主也漢以太祖高皇帝配魏以太祖武皇帝配今國家尊配之義奉斯意焉謹案開元禮以高祖神堯皇帝配至永泰二年禮儀使杜鴻漸學士歸崇敬薛頌等上

六郊祀錄卷四

七 通鑑纂要

疏請以太祖景皇帝配詔可之考尋古典實爲得禮之正也

其從祀之神總六百八十七座壇之第一等祀東方青帝靈威仰於寅陛之南南方赤帝赤熛怒於巳陛之西中央黃帝含樞紐於午陛之西西方白帝白招拒於申陛之北北方黑帝叶光紀於亥陛之東大明於卯陛之南夜明於酉陛之北案冬至之祀萬物收成是報其生成之功故眾神咸秩魏晉已降大抵悉同也

壇之第二等祀天皇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座齊列俱在十二陛之間

案天皇帝天一太一北極紫微準開元禮並在第二等、至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聖上親郊司天官郭獻之奏引星經及天寶中敕並合升在第一等至貞元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又親郊祀進圖詔令禮官詳定其太常卿漢中郡王瑀太常博士柳冕陸質張薦等奏曰準開元定禮垂之不可刊天寶改作起自權制此皆方士謬妄之說非典禮之文請依禮爲定於是詔令復依開元禮可永爲恆式

壇之第三等有中宮天市垣帝座七宮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一十七座及二十八宿並差在前中官餘一百四十二座齊列皆在十二陛之間又祀外官一百五座於內壇之內又祀眾星之座三百六十座於內壇之外

六郊祀錄卷四

八 通鑑纂要

案開元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參定南郊大禮祕書少監賀知章禮儀使中書令張說等奏自晉元帝建武二年定郊兆於建業之南郊去城七里一壇之上尊卑祀位千有五百神去聖久遠損益不同臣等案祠令五星以下內官五十三座中官一百六十座外官一百四座眾星三百六十座臣共所由勘史傳及星內外所主職有尊卑舊圖坐位升降頗錯今奉墨敕據尊卑升降又新加杠星等總三百一十七座并眾星三百六十座凡六百八十七座具圖如左詔遂頒於有司至今以爲恆典

其圓丘長安在明德門外東南二里洛陽在定鼎門外午橋

南二里皆準古儀已地之制其北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

案晉大興中賀循上郊壇制度曰古之王者埽地而祭漢武祭甘泉大時因山爲壇建武二年定郊兆於洛陽郊圓壇八陛於宮南七里梁南郊爲圓壇在國之南高二丈七尺下徑十八丈制壇高二丈二尺五寸廣十丈後魏咸興十二年築圓丘於南郊十八年改委粟山爲南郊二十年又改圓丘於伊水之陽北齊制圓丘在國南郊丘之下廣輪二百七十尺上廣輪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三成成高十五尺上中二級四面各一陛下級方維八陛同以三壇成猶重也後周司量爲壇之制圓丘三成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徑六丈十有二陛每等十有二節在國陽七里之郊圓壇徑三百步內壇半之至隋文帝令辛彥之爲圓丘於國之南太陽門外道東二里其北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唐受命因而不改也

右設神座昊天上帝席以藁秸配帝以堯五方帝日月皆以藁秸中官以下又皆以堯

案禮云莞簟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尚明之也明貴本之意孔晁曰禮郊天地器用陶匏席用藁秸以其尊萬物無以稱之故用天性自然之器所以答貴誠也梁天監中詔八座議曰五帝以下悉用蒲席藁薦孔穎達云藁秸者除其

稻粒取其杆葉爲席循古之意也故禹貢三百里納結服是也今日月已上各依幣色加褥也

昊天上帝座簋十二豆十二簋簋饌俎豆各一又設大樽著樽犧樽山罍各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又設象樽壺樽山罍各二在壇下南陛之東北向西上

凡六樽之次太樽爲上實以泛齊著樽次之實以醴齊犧樽次之實以盎齊象樽次之實以緹齊壺樽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案禮云太有虞氏之樽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樽也犧象周樽也三禮圖太樽之制以瓦爲之受五斗口徑二尺著樽者著地無足也犧飾以牛受一斛鄭云畫以鳳羽飾之象樽飾以象也鄭云象骨飾

之壺樽受一斛夏后氏造方壺則腹圓而足方周人造圓壺則腹方而圓足山罍受一斛畫以山文雲氣也五齊者案鄭注周禮云祭必有五齊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泛齊者成而滓浮泛泛然者醴者醴也成而汁滓相將以爲醴也盎翁也成而翁然慈色緹者成而紅赤色沈者成而滓盡沈皆隨其色體而名者三酒者案鄭注周禮云事酒有事而飲昔酒無事而飲清酒祭酒也又云昔酒今之酋久白也事酒漢末醴醴五酒也但昔酒者漢末謂之酋久白記所謂舊醴者白酒也清酒漢末中山冬釀接夏而成也配帝座籩豆等惟正座又設著樽犧樽象樽山罍各二在壇上天帝酒樽之東北向西上

凡著樽爲上實以泛齊犧樽次之實以醴齊象樽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爲下實以清酒凡天帝配帝實齊皆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對明水指謂水也若總言之明水一名玄酒故禮運云玄酒在室司烜注云明水玄酒是也此祭齊加明水之謂總據祭而用又案禮云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鄭云太古無酒以水當酒是也

五方上帝大明夜明等七座籩豆各八簠簋瓶各一又設太樽二於座之左

實以泛齊上尊實以明水凡陳樽皆於神座之左皆實以明水已下悉準諸此也

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籩豆各二簠簋各一

又每陛間各設象尊實以中官一百五十九座籩豆同上又

每陛間各設壺樽二實以外官一百五座籩豆同上又

大司馬禮部

十一

禮部

又每道間各設槃尊二實以清酒凡星三百六十座籩豆同上又

每道間各設散尊二實以昔酒皆凡樽皆加勺罍五帝日月

已上之尊有坫以置爵內官以上樽俱藉以席設爵於尊

案周禮冪人掌供巾冪祭祀以疏布冪八樽鄭云天地之

神尚質故以布也坫者以置爵也廣袤三尺爵者受以升

尾長六寸博二寸者也

天帝祝文

案周官春官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人鬼天神地祇祈福祥永求貞一曰順祝之類是也又論語湯誥祝辭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是悉始制之文起於殷也

維某年歲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

案曲禮云踐祚臨祭祀外事曰嗣王某天地外事故稱嗣焉若非親行事卽云嗣天子某謹遣太尉封臣姓名他祀倣此高堂隆議曰天子事天猶子事父子父稱名不稱臣故禮曰嗣王某雖祭祀不稱臣侍中繆襲議曰漢用古禮爲天稱臣所以訓人事君也祕書監秦靜議曰魏龍興以來祀郊但有祝文而無冊太也

敢昭薦于

案開元禮云敢昭告至天寶十一載改爲敢昭薦後皆準

此也

昊天上帝大明南至陽曆初昇萬物權輿六氣資始謹遵彝

大司馬禮部

十一

禮部

典慎修禮物謹以幣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禋燎祇薦潔誠

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配座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

孝曾孫皇帝臣某

案郊特牲云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又云稱曾孫某

爲國家也鄭云事祖稱孝孔穎達正義云義宜也事祖稱

宜以孝道是以義而稱也於曾祖以上則稱曾孫而已曲

禮云內事曰孝王某祖宗內事故稱孝也

敢昭薦于太祖景皇帝履長伊始肅事郊禋用致燔祀於昊

天上帝惟太祖慶流長發德冠思文對越昭升永言配命謹

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侑神作主尚饗

樂章

臣涇案今樂府工人所歌冬至祀天於正月上辛孟夏雩祀季秋明堂等並同用此詞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故詩以言志歌以永言其郊天樂歌並起於殷尚書舜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又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蓋論樂之志非其詞也毛詩商頌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此殷郊天之樂章也又周頌昊天有成命及我將思文噫嘻之篇皆四時祭天地之詩自漢魏已降代有其詞禮所云不相沿樂此之意矣貞觀六年初詔褚亮虞世南魏徵等分制樂章則天太后臨朝多新政景龍三年中宗親祀圓丘又定樂章十首政事猶口宮闈及玄宗反正謝成於天故特詔張說作之至今行用也

不勝如紀樂府

三

通鑑書

降神奏元和之樂六變

夾鍾宮第一奏上反

款泰壇 柴泰清 受天命

報天成 竦皇心 薦樂聲 志上達 歌下迎第六奏詞

同八夕月降神亦同

夾鍾宮第二奏 億上帝 臨下庭 騎日月 陪列星

嘉祝信 大禧馨 濟神心 醉皇靈

夾鍾宮第三奏 相百辟 貢八荒 九歌序 萬舞翔

肅振振 鏘皇皇 帝欣欣 福穰穰

黃鍾宮第四奏 高在上 道光明 物資始 德難名

承眷命 牧蒼生 寰宇謐 太階平

太簇徵第五奏 天道無親 至誠與鄰 山川徧祀 宮

徵惟新 玉帛非盛 聰明會貞 正斯一德 通乎百神

姑洗宮第六奏 享帝享親 惟孝惟聖 緝熙懿德 敷

揚成命 華夷志同 笙鏞禮盛 明靈降祉 感此誠敬

皇帝行奏太和黃鍾宮天地神祇同用孝敬中發 和容外彰 騰

華照寓 如昇太陽 貞璧既奠 玄靈垂光 禮樂具舉

濟濟洋洋

莫玉幣登歌奏肅和林鍾羽 尊祖配天 承天享帝 百

靈咸秩 四海來祭 植我蒼璧 布我玄製 華日徘徊

神靈容裔

迎俎堂下奏雍和南呂羽天地神祇同用桑盛豐潔 亦有和羹

俎豆有祧 既戒既平 鼓鐘管磬 肅雍和鳴 皇皇后

祖 賚我思成

酌獻奏壽和黃鍾宮天地神祇同用蒸蒸我后 享獻惟寅 躬酌

鬱鬯 跪奠明神 孝莫孝乎配上帝於親 敬莫敬乎教

天下爲臣

飲福酒奏壽和黃鍾宮如有司攝事則不奏後皆準此也皇祖嚴配 配享

皇天 皇皇降嘏 天子萬年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奏舒和太簇商天地神祇同用六鍾翕協六變

成 八佾徜徉八風生 樂九韶兮人神感 美七德兮天

地清

亞獻終獻奏凱安林鍾徵天地神祇同用列祖順三靈 文宗威四

海 黃鉞誅羣盜 朱旗掃多罪 戢兵天下安 約法人

心改 大哉千羽意 長見風雲在

送神登歌奏元和夾鍾羽 禮樂終 煙燎上 懷靈惠

結皇想 歸靈疾 迴風爽 百福來 眾神往夕月送神同此

禮記昊天上帝 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於圓丘

案正月上辛日鄭云言人君齋戒以自新也漢宣帝元年

正月祠太一平帝令祀天地皆以正月光武及魏文帝皆

正月郊天晉武帝之時或用己日宋及齊並遵上辛之事

梁天監三年吳操之議稱傳云啟蟄而郊應取立春之後

何佟之議曰今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

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先後用冬至於圓丘大報天地夏

至又郊以祈農事又案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梁陳制圓

古禮郊祀錄卷四

五

禮記集說

丘在國之南不修夏至之祀帝於北郊開歲正月上辛行

祀天皇帝之神於其上除感生帝之名北齊後周隋氏

並修感生帝之祀壇制與圓丘亦異因之亦如周隋之制

後又革之故開元禮序例云大唐前禮祀感生帝於南郊

大唐後禮祀昊天上帝以祈穀詩云噫嘻春夏祈穀於上

帝則祈穀之文傳之歷代上帝之號元屬昊天鄭康成云

天子五帝遞王四時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列尊

祭之是祭感帝本非祈穀先儒所議事恐難憑今祈穀之

禮請準大唐後禮修之因此並除感帝之說惟存祈穀之

名也

以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配坐此配食取周之祖文王之義也又從祀

五方上帝於壇之第一等

案開元禮序例云且感帝之祀行之已久記曰有其舉之

莫敢廢也請於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夫五方帝者五行

之精五行者九穀之宗請二禮並行六神咸祀故今有從

祀之文焉謹案祈天之禮並於冬至圓丘上祀之唯時異

而座數有差故此文圖焉義欲目見而易了耳

又陳設樽俎之儀隨座數準冬至

正座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薦於昊天

上帝惟神化育羣生財成庶品雲雨作施溥博無私爰因啟

蟄式祈農事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祗事禋祀高祖神堯

大聖大光孝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古禮郊祀錄卷四

六

禮記集說

配座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皇帝某敢昭薦於

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時惟孟春敬祈嘉穀用禋祀於

昊天上帝伏惟高祖潛哲徇齊欽明昭格登配之禮肅奉舊

章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吉蠲明薦侑神作主尚饗

樂章並用冬至昊天之神

禮記集說 孟夏祀昊天上帝於圓丘

涇案傳曰凡祀龍見而雩鄭云雩吁嗟求雨之祭為壇南

郊之旁焉雩五精之帝晉永和博士奏議以鄭君之制

阮誕說雩壇在國之南已地又衛宏雩稱魯為雩壇在城

東南舊跡猶存在壇也明矣論語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

是也梁制大儀禮云圓壇於南郊之左高及輪廣四丈周

十二丈四尺八陞牲用黃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於其上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梁天監口年有事雩壇以爲雨旣陰類而求之正陽其謬已甚東方旣非正陽而生養之地則雩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於是詔移於東郊後齊孟夏雩祭太微五精帝於夏郊之東爲壇廣四十五丈高九尺四面各一陞爲三壇隋氏則祭雩壇於國南十三里啟夏門外道左高一丈周百二十尺孟夏之月龍星見則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於上以太祖武皇帝配五官從祀於下牲用犢十各依方色聖朝定制去別壇之義同祀於圓丘焉謹案開元禮祀例云大唐前禮雩祀五方上帝五官於南郊大唐後禮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且雩祀上帝蓋爲百穀祈甘雨故月令云命有司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鄭云雩於上帝也夫上帝者天之別名元屬昊天祀於圓丘尊天位也且雩祀五帝行之自久請二祀並行以成大雩之義因是參王鄭之說而兼行之也

以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配坐此配帝之義取周之宗武王之義其餘已具上祀中又祀五方上帝於壇之第一等又祀五方人帝於壇之第二等五人帝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顓頊各隨本方是也又祀五官於內壇之外尊收玄冥謹案雩祀之儀並於圓丘祀焉除鄭別壇之義此又圖者以明分神座耳又設神席正座五方並準冬至祀五人帝五官席又各設太尊著尊犧尊各一山罍實以三齊也

人帝座各著樽二實以五官座又各象樽一實以正座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薦於昊天上帝爰茲孟夏龍見紀辰方資長育式遵常禮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恭致燔祀表其寅肅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配座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皇帝某敢昭薦於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時惟正陽式遵恆典用致禮祀於昊天上帝伏惟太宗道協乾元德施品物永言配命對越昭昇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侑神作主尚饗

樂章同用冬至

大唐郊祀錄卷第四

太尉郊祀錄

六

禮部

大唐郊祀錄卷第五

祀禮二

明堂祀昊天上帝

立春祀青帝靈威仰

立夏祀赤帝赤熛怒

季夏土王日祀黃帝含樞紐

立秋祀白帝白招拒

立冬祀黑帝叶光紀

明堂祀昊天上帝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

臣涇案用秋季者依秦制月令之文也隋氏未暇明堂之制以季秋之月祀五方上帝於雩壇之上開元禮序例云大唐前禮祀五帝五官於明堂後祀昊天上帝於明堂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爲天是感精之帝即太微五帝此即是星辰之例矣謹案上

大唐郊祀錄卷五

通鑑纂要

帝之號皆屬昊天鄭玄所引皆爲五帝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既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典與五帝自有等差豈有混而爲一乎何獨孝經云上帝即爲五帝矣又云與上帝元是一神據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其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即天矣故鄭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孔安國云帝亦天也且祀五帝於明堂行之已久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請二祀並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也至今行焉

以皇考代宗睿文孝武皇帝配此配食之義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也開元以睿宗配又以五方帝五人帝五官從祀

案高宗儀鳳二年七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明堂大享

準古禮鄭玄義祀五天帝王肅義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

義祀五天帝明慶以後用王義祀昊天上帝其時詔命宰

臣以下及明學者詳議久而不決自此明堂王鄭之義兼

而行焉開元定禮因而不易也

案明堂制度歷代不同先儒所釋亦皆有異考工記云夏后

氏曰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

鄭云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先王之

禮也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深十四步其廣益以

四分修之一則廣十七步半也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本義郊祀錄卷五

上

通鑑纂要

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也

九階南面三階四旁兩夾窗窗助戶明也每白盛屋灰也盛

灰墼牆所以門堂三之二門堂門側之堂也取數於正堂令

飾成宮室也東門側之堂謂之塾也室三之一居一分也殷人曰重屋

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殿也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

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

四柱屋重屋複竿也

周人曰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明堂明政教之堂也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室與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也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周度者各因物宜爲之數室中舉謂四壁又大戴禮盛德篇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方六尺通天屋徑九丈陽九六之象也八閭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象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

大戴禮盛德篇

通周禮書

不開示不藏也通天房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以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嚮五室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鄭以大戴禮非三統改爲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禮圖漢方因之又諸儒雜議混然有殊渾于登請制於已地

案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多闕至武帝封禪始建明堂於太山用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五精之神於辰爲巳可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上圓下方鄭玄云漢末禮壞眾儒各依時而說周之法度由是錯亂戴所云雖出盛德乃其所願與本章異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呂不韋作春秋時之所益

非古制也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也

蔡邕云以爲明堂與太廟爲一

蔡邕明堂章句云明堂曰太廟所以宗祀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謂在五室之中央曰太廟享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中故言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水周圓如璧則曰辟雍雖各異名實同之也

又馬宮以議行時令盧植兼之望雲氣

案漢平帝元始四年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人建議立明堂馬宮等議以爲行時令則謂之明堂其辟雍太學與蔡邕同盧植亦云明堂天子廟也上可以望雲氣故曰靈臺中

大戴禮盛德篇

通周禮書

可以序昭穆故曰太廟

又袁準著論悉不宜同實

袁準議曰明堂太廟太學三者事義王者各有所施而論者遂謂爲一取詩書文選之文與相似之語推而同之失之遠也夫宗廟清淨鬼神所居而使宴射戲謔干犯鬼神非其禮也又茅茨采椽而乘玉輅皆非也禮記先儒云明堂四面東西八丈南北七丈與七廟非一體也又周人立三代之學非立三代宗廟矣周養老於東郊非三老也文王世子養老乞言於東序又皆於其學也靈臺以望雲氣清廟以訓儉非一體也安在宗廟之中而以宴射戲謔乎且三侯及百官侍從非廟中所容也且明堂在國之陽而

宗廟在左又宗廟不得在外齊宣王問孟子曰可毀明堂乎若毀明堂是廟豈容此問哉諸儒言明堂未有明徵蔡邕等遂言異名同實方之於北辰居其所取其中處不移旁運三光非是一物備其體也皆未能據明趨以悟人意也

後魏北齊宋考工記爲五室後周宋漢三輔黃圖爲九室隋乃享之於零壇

案隋開皇中文帝令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造明堂木樣以獻令有司於京城安業里內規兆其地方欲修建時諸儒爭論不定竟罷之煬帝卽位愷又造明堂議及樣奏屬遷都典役事誤不及就終於隋氏故愷於零壇上設祀

六府記卷五

五 通鑑書

矣

皇唐典制依周禮以五室爲準設昊天上帝於太室之內中央南向配帝於東南南向青帝於木室西向赤帝於火室北向黃帝於太室南戶之西北向白帝於金室東向黑帝於水室南向其太皞炎帝軒轅少皞顓頊之座各於方帝之左俱內向差退其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等座於明堂之庭各依其方俱內向

案高宗永徽二年詔命禮官詳議太常博士柳士宣依正義以爲明堂之制當爲五室內向通直郎孔志約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議以爲九室諸儒紛爭各有不同詔令於觀德殿以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之上曰明堂之禮自

古有之議者不同未果營建今詔兩議公等以何者爲宜工部尚書閻立本對曰兩議不等俱有典故九室四暗五室四明取舍之宜斷在聖意上以五室爲便詳議未決終高宗之代至則天太后垂拱四年乃於東都脩之天地合祭四方蠻夷莫敢不稱賀至開元五年駕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太常博士馮宗陳貞節奏請罷辟雍之號并宜尊路寢之制上於是改爲乾元殿自後皆於圓丘行享禮焉又準詞合注云若不從明堂卽於圓丘之祀臣謹案開元禮具圖如左

六府記卷五

六 通鑑書

右設神座於帝零壇祀同昊天上帝座右設太樽二著樽二犧樽二山罍二在室內神座之左象樽二壺樽二山罍二下東南西北向配帝座右設著樽二犧樽二象樽二山罍二在堂上於神座之左五方帝等座右各太樽著樽各二山罍一各於室內之左右向五人帝等座右各著樽二皆神座之左俱內向五官等座右各象樽二在階下並於神座之左俱右向

自天帝已下堂上之樽皆置於階下之樽悉藉以席俱加勺鐏設爵於樽下其所實酒齊並用典零祀圓丘禮同若不於明堂五室其陳設亦如零壇之式其義已注冬至

祀中

正座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天子臣某敢昭薦於昊天上帝惟神覆幬羣生甄陶庶類不言而信溥博無私謹擇

元辰祇率恆禮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肅恭禮祀式展誠敬皇考代宗睿文孝武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配座文曰天子孝子皇帝臣某敢昭薦於皇考代宗睿文孝

武皇帝祇率舊章肅恭恆禮敬致禮祀於昊天上帝惟皇考德光宇宙道叶乾元中錫無疆實應嚴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恭明薦伯神作主尚饗

立春祀青帝靈威仰於東郊

臣渾案司馬漢書祭祀志曰自永平年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因采元始中故事立五郊於洛陽梁陳齊後周及隋制度相修皆以四立口各於其郊迎氣先儒所釋言王者必有五時迎氣者明奉天道從時順人之義馬融盧

六府郊祀錄卷五

七

通鑑纂要

植王肅賈逵皆以迎者迎四時之氣祭者五人帝太昊等是也鄭玄云迎五精之帝配太昊之屬聖朝稽古化人庶廣祀事開元定祀禮因采東漢故事兼用康成之義焉名靈威仰者言三春之始萬物稟資而生莫不仰其靈德服而畏之矣

以句芒氏及歲星三辰七宿從祀於下

歲星三辰之坐於壇之東北七星之坐於壇之西北各於其壇南向句芒氏於壇之東南西向其諸方赤帝等坐推此陳布臣渾案漢儀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氏梁制造帝以始祖配陳齊後周隋皆以五人帝配以三辰五官七宿各於其方從祀焉隋禮又以太祖武皇帝配

皇唐之制除之代紀曰太昊爲百王先首始於木故爲太

昊風姓也又禮月令孟春之月其帝太昊其神句芒鄭注

云此蒼精之君木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太昊

伏羲氏句芒者昊之子曰重爲木官者也又案異議古尙

書說元氣廣大謂之昊天以伏羲總能同天又以東方生

氣盛大故謂之太昊句芒者謂自古以來立德立功之人

其祀以爲神者言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也必言太

昊句芒者以此二人生時木旺至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

故春祀之歲星者仁也兒也三辰者寅爲析木卯爲壽星

辰爲大火七宿者角亢氐房心尾箕也口月二十七日詔

曰郊祀之義本於至誠制定禮名合從事實使名實相副

六府郊祀錄卷五

八

通鑑纂要

則尊卑有倫精意所以感通神明所以來格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濟蒸人禮著羣祀論善紀功則朕德不類統天御極乃神位攸同而祝文所書稱名以祭既無益於誠敬徒有瀆於尊威此豈朕禮祀聰明昭格上下之意前京兆府司錄高偁上疏陳失其理精詳朕重變舊儀訪於卿士申明大義是用釋然宜從改正以敦至禮自今以後祀五配帝祝文並不須稱臣其餘禮一切如舊故今之祝文不稱臣矣

敢昭薦於帝太昊氏爰始立春盛德在木用致燔燎於青帝靈威仰惟帝布茲仁政功叶上玄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茲明薦配神作主尚饗

樂章 貞觀中特進鄭國公魏徵奉敕撰

降神奏角音之舞六變 姑洗宮

鶴雲旦起 烏星昏集 律候新風 陽開初蟄 至德可

饗 行潦斯挹 錫以無疆 蒸人乃粒

登歌奏肅和 無射 玄鳥司春 蒼龍發歲 節物變柳

光風轉蕙 瑤席降神 朱紘享帝 誠備祝嘏 禮殫主

幣

送神 文物流彩 聲明動色 人竭其恭 靈昭其飾

歆薦無已 垂禎不竭 送禮有章 惟神還軼

立夏祀赤帝赤燁怒於南郊

臣涇案鄭云亦是火色燁怒是炎盛之謂言其靈氣炎燁

六唐郊祀錄卷五

九

通國表音

明盛也

以炎帝又以祝融氏熒惑三辰七宿從祀

案漢儀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氏代紀云炎

帝神農氏姜姓以火承木為炎帝教人耕種故曰神農又

案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鄭注云此赤精之

君火官之神以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者大庭氏

也祝融者顓頊氏之子黎為火官杜元凱云祝融明貌也

熒惑禮也三辰者已為鶉尾午為鶉火未為鶉首七宿者

井鬼柳星張翼軫也

其壇長安在明德門外道西二里洛陽在定鼎門外午橋南

道西二里其制皆廣四丈高七尺

案漢制南郊去邑七里隋制赤郊在國之南明德門外道

西去宮十三里高七尺廣四丈皇朝因之月令云夏數七

故高七尺也

陳設樽俎並如青帝儀

正坐祝文 首準 青帝赤帝赤燁怒朱明屆序長贏馭節庶品蕃碩

用遵恆典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恭致禮祀肅昭養德帝

神農氏配神作主尚饗

配坐文 首準 太昊帝神農氏時惟立夏火德方容用致明禮於赤

帝赤燁怒惟帝表功協德永斯作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

品式陳明薦作主尚神尚饗

樂章 魏徵

六唐郊祀錄卷五

十

通國表音

降神奏徵音之舞六變 林鐘 青陽告謝 朱明戒序 延長

是祈 陳敬椒醕 博碩斯薦 笙鏞備舉 庶盡肅恭

非馨稷黍

登歌奏肅和 無射 離位光明 火中宵見 峰雲暮起 景

風晨扇 木堇初榮 含桃可薦 芬馥百品 鏘鏘三變

送神 炎精式降 蒼生攸仰 羞列豆籩 酒陳犧象

昭祀有應 宜其不爽 送樂張音 惟靈之往

季夏土王日祀黃帝含樞紐於南郊

臣涇案漢制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

隋禮亦以土王日祀之鄭云含謂含容樞是口樞有開闢

之義紐者結也言土德之帝能含萬物開闢有時紐結有

法也

以軒轅氏配以后土氏及鎮星從祀

案代紀云黃帝有熊氏少昊之子姬姓也火生土故爲土德與炎帝之後戰於阪泉始垂衣裳居軒轅之正故曰軒轅又月令中央土位云其帝黃帝其神后土鄭注云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以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之子曰黎兼爲土官杜元凱云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鎮星者信也思也

其壇長安在安化門外一里半道西路洛陽在後載門外道西一里其制廣四丈高五尺

案漢制去邑五里陳制黃帝郊壇在國南安化門外道西

六唐郊祀錄卷五

二

通鑑纂要

去宮十二里皇唐之制因之月令云中央土其數五故高五尺

陳設樽坫並準赤帝儀

正座祝文首準赤帝黃帝含樞紐爰茲溽暑實惟土潤戊己統位

黃鐘在宮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恭備燔祀式虔厚德帝

軒轅氏配神作主尙饗

配座文首準赤帝帝軒轅氏時惟季夏位應土德式奉明禋於黃

帝含樞紐惟帝功施厚地道合上玄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

品肅陳明薦作主尙神尙饗

樂章魏徵

降神奏宮音之舞六變黃鐘黃鐘正位 含章居貞 既彰

六律 兼和五聲 畢陳萬舞 乃薦斯牲 神其降福 永祚休平

登歌肅和無射羽渺渺方輿 蒼蒼圓蓋 至哉樞紐 宅中

圖大 氣調四序 風和萬籟 祚我明德 時雍道泰

送神 春末冬莫 徂夏杪秋 土王四月 時季一周

黍稷已享 饗豆宜收 送神有樂 神其賜休

立秋祀白帝白招拒於西郊

臣涇案鄭云招是招集之義拒者大也言秋日之時集成

萬物其功至大

以少昊氏配又以蓐收及太白星三辰七宿從祀

案漢儀云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代紀曰少

六唐郊祀錄卷五

主

通鑑纂要

昊名摯字青陽黃帝之子姬姓也土生金故爲金又月令

孟秋之月云其帝少昊其神蓐收鄭注云此白精之君金

官之神以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昊金天氏蓐收少

昊之子該爲金官杜元凱云該爲收象秋物惟蓐而可收

也太白星義也言也三辰者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戌爲降

婁七宿者奎婁胃昂畢觜參是也

其壇長安在開元門外道南一里洛陽在麗景門苑內西南

十五里其制廣四丈高九尺

案漢志去邑九里隋制白郊壇在國南開遠門外道南去

宮八里高九尺廣四丈皇唐因之月令秋數九故法以九

尺也

陳設樽站並準黃帝儀

正座祝文首準黃帝白帝白招拒素秋伊始品物收成祇率舊章

展其恆禮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燔祀欽承恭德帝

少昊氏配神作主尚饗

配坐文首準軒轅帝少昊氏時惟立秋金德在馭用致燔祀於白

帝白招拒惟帝立茲義政叶此神功克成品物式膺昭享謹

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斯明薦作主侑神尚饗

樂章魏徵

降神奏商音之舞六變太簇白藏應節 天高氣清 歲功

既阜 庶類收成 萬方靜謐 九土和平 馨香是薦

受祚聰明

唐書

主

登歌奏肅和無射金行在節 素靈居正 氣肅霜嚴 林

彫草勁 豺祭隼擊 潦收川鏡 九穀已登 萬箱流詠

送神 祀遵五禮 時屬三秋 人懷肅敬 靈降禎休

奠歆旨酒 薦享珍羞 載張送樂 神其上游

立冬祀黑帝叶光紀於北郊

臣涇案鄭云叶者拾也光謂光華紀者法也言冬日之至

收拾光華之物伏而藏之皆有法之者也

顓頊氏配又以玄冥及恆星三辰七宿從祀

案漢儀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玄冥代紀云顓頊

其神玄冥鄭注云此黑精之君水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

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也玄昊少昊氏子曰修日照為水

官杜元凱曰修及熙為玄冥謂水陰而幽冥也恆星者智

也聰也三辰者亥為蠆訃子為玄枵丑為星紀七宿者斗

牛女虛危室壁是也

其壇長安在光化門外道西二里洛陽在徽安門外七里其

制廣四丈高六尺

案漢制云去邑六里隋制黑郊壇在宮北十一里廣四丈

高六尺皇朝因之月令冬數六故制高六尺也

陳設樽站並準白帝儀

正座祝文首準白帝黑帝叶光紀玄英戒序庶類安寧資此積藏

祇肅恆禮謹以牲帛犧齊粢盛庶品肅恭燔祀順茲成德帝

顓頊氏配神作主尚饗

唐書

主

配坐文首準少昊帝顓頊氏時惟立冬水德在馭用致禋燎於黑

帝叶光紀惟帝道合乾元允茲升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

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饗

樂章魏徵

降神奏羽音之舞六變南呂嚴冬季月 星迴風厲 享祀

報功 方祈來歲

登歌奏肅和無射律調玉管 星迴金度 次極陽鳥 紀

窮陰兔 火林霰雪 湯泉凝沍 八蜡已登 三農息務

送神 北郊時列 南陸輝燿 奠本虔誠 獻彌恭慮

上延祉福 下承歡豫 寒來斯享 禮成而去 廣樂送

神 神其整馭

大唐郊祀錄卷第五

大唐郊祀錄卷五

五

通志叢書

大唐郊祀錄卷第六

祀禮三

祀九宮貴神

春分祀朝日

秋分祀夕月

蜡百神南郊

祀九宮貴神

春秋二孟月祀九宮貴神於東郊

臣謹案開元禮無此祭天寶三載方士蘇嘉慶上言請於京城東郊朝日壇東置九宮貴神壇每歲四孟月祭之尊為九宮貴神詔從之其祭禮次昊天上帝而在太清宮太廟之上用牲牢璧幣類於天地神祇其年十一月上親祀焉而至肅宗乾元元年九月詔減冬夏祭二年正月上又親祀焉

本唐郊祀錄卷六

通鑑卷一百一

其壇在長安春明門外一里半道北壇制三成成高三尺四陛其上依次位置小壇九階高尺五寸縱廣八尺

東南曰招搖 正東曰軒轅 東北曰太陰 正南曰天一

中央曰天符 正北曰太一 西南曰攝提 正西曰咸池

西北曰青龍

其數五五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上六八為下符於遁甲之義也

又西南為一陛曰坤道人門凡行事升降必由此焉 右藉神席以繫結今並加以褥褥各如其壇之色

太一壇用黑色攝提用黃色軒轅用青色招搖用綠色天符用黃色青龍用紫色咸池用白色太陰用紅色天一用

赤色也

神座九每座各設樽站之數與祀日月同各於其壇之第一成當神座之右而內向其天符樽站在午陛之西

祝文九神共用惟神維某年歲次月朔子嗣天子臣某謹遣

攝太尉臣姓名敢昭薦於太一貴神惟神道叶上玄德符厚

載陰陽庶類功高眾靈今獻在春時歲序伊始秋云今商秋

育式遵典禮用陳誠潔伏請土功水害不作於宇內

攝提貴神云伏請大風多疾不作於宇內軒轅貴神云伏

請迅雷暴風拔木不作於宇內招搖貴神云伏請多雨之

災不作宇內天符貴神云伏請疾瘟蝗蟲霜雹劫奪不

作於宇內青龍貴神云伏請雹傷苗稼不作於宇內咸池

本唐郊祀錄卷六

通鑑卷一百一

貴神云伏請寒霜盜賊不作於宇內太陰貴神云伏請因

滯潛謀不作於宇內天一貴神云伏請大旱災火以傷禾

稼不作於宇內

宗廟永安黎元允殖風雨時降稼穡惟豐夷狄款成干戈永

戢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祗薦於神尚饗

樂章天寶初內出今用之

降神奏元和之舞六變黃鍾

黃鍾宮第一奏 於昭上玄 臨下有光 羽翼五佐 周

流八荒 誰其享之 時文對敷 虞經夏典 茲禮未遑

黃鍾宮第二奏宮 黑帝旋馭 青躔導日 金錄上元 玉

堂初吉 句陳夕次 鑾和先躍 藹藹羣靈 昭昭威秩

黃鍾宮第三奏 帝臨中壇 受釐元神 皇帝幸止 羽
旄肅陳 攝提運衡 招搖移輪 光光宇宙 震耀雷霆
姑洗宮第四奏 夜如何其 明星煌煌 天清營衛 露
結壇場 樹羽幢幢 佩玉鏘鏘 凝精駐目 瞻望神光
林鍾徵第五奏 九位既肅 萬靈畢會 天門啟局 日
御飛蓋 煥兮琴離 儼兮暗靄 如山之福 惟聖時對
南呂宮第六奏 崇崇泰壇 靈其臨兮 鏘鏘大樂 振
動心兮 神之降矣 卿雲郁兮 神之至矣 清風肅兮
皇帝行奏太和黃鍾宮若有司攝事則不奏帝在靈壇 大明登光
天迴雲粹 穆穆皇皇 金奏九夏 圭陳八鄉 曠哉動
植 如熙春陽

六府記樂卷六

三

通鑑纂要

登歌奏肅和無射 歌功既奏 神位既秩 天符眾星
運行太一 聲和下管 氣應中律 肅肅明庭 介茲元
吉
迎俎奏雍和南呂 俎豆有踐 黃流在樽 九宮之祀
三代莫存 樂變六呂 壇開八門 聖皇昭對 佑我黎
元
酌獻奏壽和黃鍾 時文哲后 肅事嚴禋 馨我明德
享茲貴神 大庖既載 旨酒斯醇 精意所屬 期於利
人
飲福酒奏福和黃鍾 祀既云畢 明靈告旋 禮合和應
神歆福延 動植咸若 陰陽不愆 錫茲祝嘏 天子萬

年

退文迎武奏舒和太簇 羽籥既闋 干戚陳 八音克諧 六變
新 偷貴神兮般以樂 保皇祚兮萬斯春

亞獻終獻奏凱安林鍾 盛德陳萬舞 稜威暢九垓 風

雲交律候 日月麗昭回 行慶休徵發 乘春和氣來

百神肅臨享 蕩蕩天門開

登歌徹豆奏肅和無射 精意嚴恭 明祀夙潔 酬獻既畢

俎豆斯徹 日麗天儀 風和樂節 事光祀典 福覃

有載

送神 享申百禮 屢洽三靈 上排閭闔 洞入杳冥

奠玉高壇 燔柴廣庭 神之降福 萬國咸寧

六府記樂卷六

四

通鑑纂要

春分朝日於東郊

臣涇案周禮宗伯典瑞曰王搢大圭執鎮圭纁繅五采五
就以朝日鄭注云搢佩也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又
案漢法不分東西郊常以郊太時旦出行宮東向揖日魏
文帝譏其煩褻似家人之事而以正月朝日於東門外前
史又以爲非至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於東郊八
月己丑夕月於西郊始合於古隋氏修都邑置壇於春明
門外每於春分之日而行朝日皇朝因之不改
設大明位於壇上近北南向

禮運云大明生於東鄭注云大明日也照晝之明莫大於
日故云之曰大明也

其壇長安在春明門外一里半道北洛陽在建春門外道北百步其方廣四十尺高八尺

郊特牲云祭日於壇以別上下又祭法云王宮祭日也孔穎達正義曰王君也日稱君宮謂之壇營或如宮也日神尊故謂其壇曰君宮故今禮皆壇祭也

右設神席以藁秸今制加青褥太樽二著樽二疊樽一在壇上東南隅北面樽皆置於壇下太樽實醴齊著樽實盎齊樽實以清酒其玄酒各實於上樽

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薦於大明惟神宣布太陽照臨下土動植咸賴幽隱無遺時惟仲春敬遵常禮謹以玉帛犧齊黍稷庶品祇祀於神尚饗

大廣雅

五

樂章

禮部尚書許敬宗奉詔撰夕月同

降神

奏元和之舞

黃鍾

太陽朝序

王宮有儀

蟠桃彩駕

細柳光馳

軒祥表合

漢歷彰奇

禮和樂備

神其

降斯

登歌奏肅和

無射

惟聖格天

惟明享日

帝郊肆類

王

宮戒吉

圭奠春舒

鐘歌曉溢

禮云克備

斯文有秩

送神

五齊兼飭

百羞具陳

樂終廣奏

禮畢崇禋

明監萬寓

照臨兆人

永流洪慶

式動曦輪

秋分夕月於西郊

臣涇案鄭注周禮云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漢代行揖日揖月之禮明帝太和初始復於古後周以秋分夕月於國西

門外為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尺隋開皇初置壇於開遠門外皆以秋分夕月聖唐因之

設夜明位於坎壇之上

祭法云夜明祭月也孔穎達正義云夜明祭月壇之名月明於夜故曰其壇為夜明也

其壇長安在開遠門外一里半道北洛陽在麗景門外苑內西南十五里其制為坎除三尺廣四丈為壇於坎中高一尺廣四丈

郊特牲云祭月於坎以別幽明月照夜以祭月於坎從陰幽之類也

右藉神席以藁秸今制加白褥其樽罍等準朝日禮

大廣雅

六

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薦於夜明惟神昭著懸象明耀陰精班歷授時仰觀取則爰茲仲秋用率恆禮謹以玉帛犧齊黍稷庶品恭祀於神尚饗

樂章

貞觀中詳定一云準朝日之詞

降神

奏元和之舞

詞同冬

月以陰德

自西而生

積

水之氣

作金之精

麗天成象

配日為明

三光顯耀

萬古作成

登歌奏肅和

測妙為神

通微曰聖

坎祀貽則

郊禋

展敬

璧薦登光

金枝動映

以載嘉德

以流曾慶

送神

詞同冬至圓丘

百神季冬寅日蜡百神於南郊總一百九十二座

臣涇案禮記云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又月令云蜡百神於南郊爲來年祈福於天宗崔靈恩云蜡者索也盡也謂大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蔡邕曰夏日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孔穎達案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有臘名也

設大明夜明神座於壇上俱南向設神農伊耆座位各於其壇上向俱內設后稷氏神座於壇東北西向設五官五田峻之座各於其方設五星十二辰次二十八宿五方岳鎮海濱山林川澤正陵墳衍原隰井泉神座各於其方之壇又設五方神獸青龍朱雀白虎玄武等類是也鱗羽毛介水壩坊郵表畷於菟貓昆蟲等之座各於其方壇之上俱內向相對爲首

禮云天子蜡八鄭玄云蜡八者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壩七昆蟲八郊特牲云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享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謂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壩事也孔穎達正義曰先嗇若神農北夷之也司嗇后稷是也農爲古之田峻有功於民井閭所舍之處郵若郵亭屋宇處表爲田畔相連綴之處造此郵舍田峻處焉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障水壩者所以受水亦以洩水昆蟲者害生寒死螟蠶之屬爲害者

其壇長安在明德門外一里道東洛陽在定鼎門外午橋東

南二里其制高五尺方廣八十步又藉大明神座以棗枯神農以下皆以筭今制大明夜明加以茵褥大明左右各設太樽三山轡一在壇上日座酒尊於東南隅月座酒尊於西南隅皆北向也太樽爲上以醴著樽次之實以神農氏伊耆氏各設著樽二盞齊以五官后稷各象樽二實以七宿田峻龍麟朱鳥騶虞玄武各壺樽二實以鱗羽羸毛介等各散樽二實以以上皆設於神座左而右向五方岳鎮海濱各山樽二實以山林川澤各屬樽二實以正陵墳衍原隰井泉壩坊郵表畷於菟貓昆蟲等各設犧樽二實以以上皆設神座之方而左向凡伊耆以上之以下之樽俱藉以席皆加勺羅設爵於樽下

祝文

臣涇案郊特牲云上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是古蜡祝辭故今禮有之

大明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薦於大明惟神晷耀千里精烜萬物覺悟黎庶化成品彙今璿璣齊運玉燭和平六府孔修百禮斯洽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致其燔燎尚饗

夜明祝文惟神貞此光華恆茲盈減表斯寒暑節以運行對月育物登成是賴豐年之報式遵恆禮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致其燔燎尚饗

神農氏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皇帝某謹遣某官臣姓名敢昭薦於帝神農氏惟帝肇興播植粒此黎元今時和

歲稔神功是賴謹以制幣犧齊乘盛庶品明薦於神尚饗

伊耆氏首同神農惟帝體仁尚義崇本念功爰勗嘉祀息農饗物

今九土攸宜百穀豐稔備茲八蜡大旅四方謹以制幣犧齊

乘盛庶品明薦於帝尚饗

歲星首同伊耆東方歲星七宿惟神列位垂象叶贊穹昊昭哲羣

生蕃阜庶類今時和歲稔恆禮是率謹陳嘉薦庶神享之方南

中央西方

岳鎮海瀆祝文首同日月祝文東方岳鎮海瀆惟神宣導坤

儀興雲降雨亭育庶品實賴滋液年穀順成用通大蜡謹薦

嘉祀溥彼一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庶神尚饗方南

中央西方

句芒氏首同農神惟神贊陽出治發生品物萌者畢達仁德以

宣用陳明薦神其臨享

后稷惟神誕降嘉種播茲百穀蒸庶以粒義此大邦爰及田

畯實勸稼穡謹薦明祀庶神享之

祝融惟神典斯火正漳曜昭明式贊南訛厥功畢至豐年之

祀神其臨享攝事云

后土惟神贊是黃道典司土正居中執信是興稼穡年穀既

豐庶享明薦

蓐收惟神典司金正式贊西成執矩懷莊尚義趨力豐年之

報庶享明薦

玄冥惟神典司水正贊序幽都厥務安寧積藏斯在豐年之

祀庶享明薦

蒼龍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謹遣某官臣姓名敢

昭薦於蒼龍之神惟神體備幽明質兼小大實為鱗長贊時

造物歲稔年登實茲彌思式陳嘉薦百靈是屬爰泊東方鱗

羽羸毛介眾貓於菟坊水墉昆蟲諸神咸享諸方首

朱鳥惟神肇自火精冠茲羽族輔時宣化效祥蹈禮年和歲

稔有賴厥功

麒麟惟神體信為質惟德是歸作長毛宗表靈玉牒年穀豐

稔實資宣助式陳嘉薦庶神臨享

騶虞惟神性履至仁稟靈金宿贊育羣生實參利物爰茲報

功用率恆祀

玄武惟神誕稟辰精長茲介族先知稱貴誠行彼底伊此豐

年有憑嘉慶

樂章禮部尚書許敬宗奉詔撰

降神奏六宮之舞

一奏無射宮永和詞同太廟

再奏夷則宮永和同上

三奏蕤賓宮順和詞同地祇

四奏姑洗宮順和同上

五奏太簇宮順和同上

六奏黃鍾宮元和詞同昊天上帝並是第一首詞

登歌奏肅和無射序迫歲陰日躔星紀爰稽茂典聿

崇清祀 綺幣霞舒 瑞圭虹起 百神垂裕 萬靈薦祉
送神 十旬歡洽 一日祠終 澄彝拭俎 報德酬功
慮虔容肅 禮縟儀隆 神其降祉 整馭隨風

大唐郊祀錄卷第六

大唐郊祀錄卷六

通鑑卷六

大唐郊祀錄卷第七

祀禮四

祀風師

祀雨師雷神

祀靈星

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

祀五龍

祀馬祖享先牧祭馬社馬

步

祀風師 立春後丑日祀風師於國城東北

臣涇案舊禮皆隨其數而祭風師於西方取秋風之勁而不從箕星位漢景以戌日禮風仙於戌地隋制以國城東北七里通化門外爲風師壇祀以立春後丑日也

設風師神位於壇上

本朝郊祀錄卷七

通鑑叢書

案周禮大宗伯云以槱燎祀風師鄭注風師箕也又鄭注小宗伯小祀風師是也皇唐開元禮亦曰小祀天寶四年爲中祀聖朝沿革今爲恆典是也

其壇長安在通化門外十三里滻水東道南

其壇本在通化門外道北二里近苑牆貞元三年閏五月二十一日今上以宮城喧呼又近章敬佛寺恐神靈不安詔有司於水東擇地移之至七月二十一日遣太常少卿裴郁以脯醢之饌先告之於舊祀所乃移於所修恆祀也洛陽在建春門外六里道北一里其壇高三尺周迴二十三步又藉神席以篋幣用白色其牲俎籩豆多少已具凡例中靈星以下皆如之其陳樽坩奠獻之數準開元禮令與司中

等同後爲昇在中祀今並準日月座例雷神雨師並皆準此

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

案開元禮是小祀其祀版不進署因昇位後御署焉有司

差攝太尉行事祀雨師亦準此也

謹遣攝太尉某臣姓名敢昭薦於風師惟神舍生開動畢口振發功施造化實彰祀典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薦於神

尚饗

案開元禮凡帝社以上合至尊親祭而使有司攝者其祝版皆祀前先請御署訖皇帝北面再拜侍中奉出分付所司其風師雨師自昇在中祀但親祀無再拜及德宗在位虔修祀事貞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問禮官其版署記名

本朝郊祀錄卷七

通鑑叢書

合再拜否太常博士陸淳奏曰以本是小祀準禮又無親祭之文今雖御署檢詳經據無再拜禮詔曰風師雨師自昇爲中祀有烈祖成命況在風雨至切蒼生禮雖無文朕當屈已再拜以申子育之意仍永爲恆式今禮行焉

樂章

案開元禮無樂章因昇在中祀仍用登歌一部天寶以來常借天帝樂章用德宗在位貞元四年五月十八日太常卿董晉奏請補其缺至六年五月十四日詔令祕書監包佶補之雨師雷神並準此是也

迎神 太皞御氣 句芒肇功 蒼龍青旗 爰候祥風

律以和應 神以感通 鼎俎修享 時惟禮從

奠幣登歌 玄酒告潔 青蘋應候 禮陳瑤幣 樂獻金

奏 揮絃自昔 解凍惟舊 仰瞻肝鬲 羣祥來湊

迎俎酌獻 德盛照臨 迎拜異方 爰候發生 式薦馨

香 醴酌具舉 工歌再揚 神歆入律 恩降百祥

亞獻終獻 贊鄉備 玉帛陳 風動物 樂感神 三獻

終 百福臻 草木榮 天下春

送神 微穆敷華能應節 飄揚發彩宜行慶 迎送靈駕

神心享 登拜靈壇禮容盛 氣和草木發萌芽 德暢禽

魚遂翔泳 永望翠蓋逐流雲 自茲率土調春令

祀雨師 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

臣涇案舊禮隨類而祭之祀雨師於北郊就水位也漢以

已丑日祀雨師於丑地晉梁後齊皆從祀於北郊隋制壇

於國南西南八里金光門外以立夏後申日皇朝因之也

設雨師位於壇上

案周禮大宗伯云以槩燎祀雨師鄭注云雨師畢也

又設雷神位於雨師座之西俱南向

案穀梁傳云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擊而為電開元禮無以

座至天寶五載四月二十八日詔下有司今以後祀雨師

兼祭雷神同壇其牲別置祭器今禮同之也

其壇長安在金光門外一里半道南洛陽在麗景門內壇制

高三尺周迴六十步

案江都禮論六宗處宜舒議同是乾坤六子而震為男之

長雷雨作而草木甲坼此知羣祀大於上陵上陵猶列祀

典而況於雷天地之貴氣乎今宜祀雷為六宗長也

右設樽坫之法皆於神座之右而北向其餘沿革並具上文

祝文雨師首同惟神時維正陽品物方茂式資膏潤敬修常

祀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薦於神尚饗

雷神首同惟神殷發三春震開萬物禮存報德式備恆典

樂章 秘書監包信奉詔撰之

迎神 陟降左右 誠達幽玄 作解之功 實惟有年

雲輅戾止 灑霧飄煙 惟馨展禮 爰列豆籩

奠幣登歌奏肅和 歲正朱明 禮布玄制 惟樂能感

與神合契 陰霞離披 靈馭搖裔 膏澤之慶 期於稔

歲

迎俎酌獻奏雍和 陽開幽蛰 躬奉鬱鬯 禮備節應

震來靈降 動植求聲 飛沈允望 時康氣茂 惟神之

覲

亞獻終獻奏凱安 奠既備 獻將終 神行令 瑞飛空

迎乾德 祈歲功 乘禋燎 儼從風

送神 整駕昇車望寥廓 垂陰薦祉蕩昏氛 享時靈貺

儼如在 樂罷餘聲遙可聞 飲福陳誠禮容備 徹豆終

獻曙光分 跪拜臨壇結空想 年年應節候神禮

祀靈星 立秋後辰日祀靈星於國城東南

臣涇案五經通義云王者因郊祀祭星所以復祭靈星者何靈星祭爲民祈時種五穀故王別報其功以仲秋八月祭之詩有靈星篇是故祭之以尸也祭之東南就歲星也歲星者五星之始也最尊故就其位耳漢興高帝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於城南後齊以從祀於南郊不特置壇隋制於國城東南七里延秋門外舊靈星壇立秋後辰日命有司以一少牢國朝令典皆於京師東南置壇祀之秉五經通義也肅宗上元元年詔以年荒札殺小祀一切權停因此久而不修也代宗在位太常卿崔縱奏請準開元禮復祀貞元六年二月十七日詔后

設靈星位於壇上近北南向其壇長安在春明門外二里道

太常禮樂七

五

南洛陽在承通門外二里道南壇高三尺周回八步四尺右用象樽二實以提齊土樽實以玄酒也置於坫有幣無樂一獻而止

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謹遣某官位臣姓名敢昭薦於靈星惟神九穀方成三時不害憑茲多祐介其農口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尚饗

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立冬後亥日於國城西北

臣涇案周禮大宗伯云以標燎祀司中司命又小宗伯云若祭天之司命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鄭注云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司人軒轅角星也司祿文昌第六星也穀既祭而復祭此二星也以孟冬既祭祭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府故用立冬後亥日祀之案舊禮隨

其類兆司命於南郊從祀之以天神是陽耳晉成帝咸康八年於覆舟山南郊從祀之梁陳後齊皆於秋隋制司中司人司祿三壇同壇之祀於國城西北亥地聖朝因而不易又加司命神座同壇而祀之至上元元年有詔權停祭祀代宗在位太常卿崔縱奏請準開元禮復祀貞元六年二月十七日詔從之也

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神座於壇上近北南向以西爲上齊列之其壇長安在光化門外二里道北洛陽在徽安門外七里其制高三尺周迴二十二步右設象樽二於壇上東南隅北向皆有坫以西爲上所實準靈星也

祝文首同靈星司中時屬安寧億兆康阜用率常禮報茲祉福

太常禮樂七

六

司命云賴茲正直黎庶康寧資此良辰用申祀禮司人云星紀已周兆庶寧阜備茲燭吉式薦馨香司祿云玄英紀年歲聿云畢式遵典故修其恆禮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薦於神尚饗

祭五龍壇仲春祭於興慶宮

臣涇案古禮無此祠明皇置之興慶宮卽今之勤政殿之南是其地本隆慶坊玄宗潛龍之日宅於此焉後漸變爲池及玄宗正位以宅爲宮池水愈大瀾漫數里至開元十六年置堂又兼置壇仲春月則令有司祭之用仲春者案易震爲龍震者東方春用事於二月也其年二月上親行事感紫雲鬱起曲如盤自後每年嘗祭至上元元年閏四

月十九日權停中祀因此廢祭至貞元七年春詔令復祭之也

設五龍位於壇上近北南向其壇在勤政樓東道通陽門入內宮制廣五成成高五尺右藉神之席皆以莞幣隨坐色牲用少牢每座各設散樽二樽加勺鬯有玷以置爵其質以醴酒上樽其質以玄酒也於神座之左其樂用判縣十架東西各五架其儀又設歌鐘歌磬已見凡例中也於壇上如式其舞以舞十二為列童子服五色紗衣戴芙蓉冠跳無履四人執金蓮花引舞其樂奏五編

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遣某官姓名敢昭告於青龍之神惟神行雲施雨發生東方降澤效靈品物咸賴

赤龍云惟神配德正陽澤被庶物興雲致雨應時往潛黃

太廟祭樂七

七

通周書

龍云天用之尊德施周溥鑒於誠享保合太和白龍云惟神乘茲兌澤以悅品彙式應顯氣克祐西成黑龍云惟神佐子夕冥實司坎德茂昭庶物以乂嘉薦

爰以仲春祇用制幣儀齊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尚饗

樂章十首

第一首 紫微令姚崇奉詔撰

恭聞帝里生靈沼應報明君鼎業新既叶翠泉光寶命還符白水出真人此時舜海潛龍躍此地堯河帶馬巡獨有前池一小雁叨承舊惠入天津

第二首 左拾遺蔡邕

帝宅王家大道邊神馬靈龜湧聖泉昔日昔時經此地看來

看去漸成川歌亭舞榭宜正月草岸梅洲勝往年莫言波上春雲少祇為從龍直上天

第三首 太府少卿沈佺期

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邸第樓臺多氣色君王鳧雁有光輝為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

第四首 黃門侍郎盧懷慎

岱邱東南龍躍泉登瀛碧浪遠浮天樓臺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鏡裏懸雁沼迴流乘舜海龜書薦祉應堯年大川既濟漸為楫報德空思奉細涓

第五首 殿中監姜皎

太廟祭樂七

八

通周書

龍池初出此龍山嘗經此地謁龍顏日日芙蓉生夏水年年楊柳變春灣堯壇寶匣餘煙霧舜澤魚洲尚往還願似飄飄五彩影從來從去九天閒

第六首 吏部尚書崔日用

龍飛白水漢興符聖主時乘運斗樞岸上芊茸五花樹波中的皦千金珠操環昔聞迎夏啟發匣先來瑞有虞風色雲光隨隱見赤雲神化象江湖

第七首 紫微侍郎蘇頌

西京鳳即躍龍泉佳氣休光鎮在天軒后霧圖今已得秦王水劍昔嘗傳恩魚不似昆明釣瑞鶴長如太液仙願侍巡游同舊里更聞簫鼓濟樓船

第八首 黃門侍郎李義口

星分邑里四人居水洧源流萬頃餘魏國君主稱象處晉家
蒲邱化龍初青蒲暫似遊梁馬絲藻還疑宴鰭魚自有神靈
滋液地年年雲物史官書

第九首 工部尚書姜晦

靈沼紫迴邸第前浴日含春寫曙天始見樓臺昇鳳闕應知
霄漢起神泉石櫃渚旁還啟聖桃水源初更有仙欲化帝圖
從此受正同河變一千年

第十首 兵部侍郎裴瓌

乾坤啟聖吐龍泉水年年勝一年始看魚躍方成海即觀
龍飛利在天洲渚遙將銀漢接樓臺真共紫微連休氣榮光

大唐郊祀錄卷七

九

恆不散懸知此地是神仙

祀馬祖享先牧祭馬祖馬步 仲春祀馬祖仲夏祀先牧仲秋

祭馬祖仲冬祭馬步

臣涇案周禮校人掌六馬之屬春祭馬祖繫駒注云祖天
駟也孝經說云房爲龍馬又曰夏享先牧養馬者其人未
聞又云秋祭馬祖注云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士作乘馬一
又曰冬祭馬步注云馬步謂除其災害之神者隋制依周
官常以四時仲月口口日祭於天澤皇朝因之也

共在一壇各隨本時設位而祀之其神座皆南向其壇長安
在金光門外四十里澧水西道北龍臺澤中洛陽在麗景門
內其制高三尺周迴九步右所陳樽俎並準靈星例

祀馬祖用燔燎之禮享先牧祭馬祖馬步皆行瘞埋之法
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謹遣 先牧馬祖馬步某
官臣姓名敢昭告於馬祖天駟之神春游北於牧祇薦牲幣
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馬祖天駟之神

先牧云惟神肇開牧養厥利無窮式因班馬爰以制幣犧
齊粢盛云云馬祖云惟神肇教人乘用賴於今式因肆僕
敬修彝典以制幣云云馬步云惟神爲國所重在於閑牧
神其屏茲凶慝使無有災式因秋收敬修恆禮也

大唐郊祀錄卷第七

大唐郊祀錄卷七

十

禮部集書

大唐郊祀錄卷第八

祭禮一

夏至祭皇地祇

立冬祭神州地祇

祭大社大稷

祭岳鎮海瀆

夏至祭皇地祇 天祭地之禮其來尚矣王者以體元立教建國承家報本之功莫大於此故宗伯有地祇之號司樂列方岳之名及戰國陵夷雅道攸廢漢文之初方興渭陽之祀武帝在位乃修北郊之儀魏晉之間互相異論王鄭之學各爲所宗宋齊相沿未之或改隋氏既平區夏都邑自營郊丘之文繼爲約制及我唐受命勅修禮度百物維新郊祀典章由而大備謹案開元禮祭地之儀一歲有二

大唐郊祀錄卷第八

通鑑纂要

臣涇案鄭玄云祭地有二者一是大地崑崙爲皇地祇則宗伯黃琮行祭者一是帝王封圻之內謂之神州則兩圭有邸行祭者又曲禮鄭玄云天子祭天地孔穎達正義云祭地神有二謂夏至之日祭崑崙神于方澤一也立冬之日祭神州於北郊二也故今禮祭地之法一歲有二焉一日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

案周人夏至之日祭地之法先于澤中立方丘除地爲壇壝土爲宮掃地而祭行謂禮器云因下以祀地也皇大主地之神或曰皇者美稱又歷代尊神之號亦不同周曰地祇漢曰后土又周官太封則旅上帝告后土傳曰君履后土意亦義一而名異耳王肅議曰后地之祇辛毗蔣濟議

曰皇地之祇晉曰皇地祇宋齊梁陳曰后土之神地齊曰崑崙皇地祇後周曰地祇隋曰皇地祇國朝因之以爲恆典也

太祖景皇帝配坐

案開元禮以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配坐永泰二年詔改之孔子鉤命決以釋孝經云后稷爲天地主故我國家奉太祖景皇帝配神祖是之義也漢文初祭地祇于渭陽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亦高帝配此漢氏以太祖兼配天地至哀平之間王莽引周禮饗先妣爲配北郊夏至以高后配地自莽始矣及光武中元元年十月使司空鮒告皇帝廟請改以薄后配地代高后也魏以武宣卞皇后配晉以準穆皇后配後又以張后配先儒袁準陳舒徐乾議皆以天地至尊無配宋初永和九年尙書八座議以武敬皇后配地臣以古來娥英姜姬盛德之妃未有配食于郊之禮歷世失之甚矣隋氏以太祖皇帝配皇朝亦如之可謂得禮之正也

大唐郊祀錄卷第八

通鑑纂要

其從祀總六十八座壇之第一等祭神州地祇於東南方之曰祀五岳四鎮四瀆五山五林五川五澤五五陵五墳五衍五原五隰於內壇之外各依方面俱曰向

案晉賀循云漢武祭地於河東汾陰一壇之上尊卑雜位千有五百神去聖久遠先代損益不同皆爲顯據疑非古聖掃地之意未悉魏晉損益之故今宜承舊制一宜從省

又庾蔚之議堯典曰望秩山川徧于羣神是總統之言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祭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鄭玄以例而推則悉上帝天之次神是爲五帝也四望地之次神亦五岳四鎮四瀆也又大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有故祈請難及天地尊神故止於上帝四望而已又博士陳舒云山澤墳衍皆望祭所營也今圓丘有五帝已下從祀方丘有岳鎮以下從祀聖朝典制得禮之宜也

其壇長安在宮城北四里洛陽在徽安門外道東一里其正八角三成每成高四尺上闕十六步設八陛上陛廣八尺中陛廣一丈下陛廣一丈二尺其壇成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

六齋祀錄卷八

三

禮記集說

丈八陛

案漢制北郊方壇四陛於城北四里晉賀循采東漢之制而用之梁制方壇北郊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有陛陳制北郊爲壇高一丈五後周之制方丘在國陰六里之郊丘一成八角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方皆尺一級其壇八面徑百二十步口半之北齊方澤爲壇於國北郊廣四十尺高四尺面各一陛其外爲三壇隋制於城北十四里其正再成成高一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皇唐因之此蓋因下事地之義也

右設正座及神州席以藁結配帝皆以莞今制神州以上三位並加茵褥禮神之玉正坐以黃琮其幣以黃配座亦如之

神州玉以兩圭有邸其幣以玄五方岳鎮以下幣各隨方色正座設太樽著樽犧樽山罍各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樽並與圓配座設著樽犧樽象樽山罍各二在壇上皆於正座丘同也配座設著樽犧樽象樽山罍各二在壇上皆於正座酒樽之東向西上其實如圓丘神州設太樽二實以泛齊岳鎮海濱座各山樽二實以泛齊山林川澤座各罍樽二實以泛齊上陵墳衍原隰座各概樽二實以泛齊右樽各設於神座之左面右向座以上樽置於坊以下樽俱席皆加勺罍設爵於樽下也

六齋祀錄卷八

四

禮記集說

景皇帝配神作主尙饗

配座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皇帝臣某敢昭薦於太祖景皇帝時維夏至肅敬訓典用祇祭於皇地祇惟太祖德叶二儀道兼三統禮膺光配敢率舊章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侑神作主尙饗樂章太常少卿賀知章奉詔撰

降神奏順和之舞八變林鍾宮姑洗徵太簇角南呂羽各二奏至哉含柔

德萬物資以生恆順稱厚載流謙通變盈聖心事

能察層廟陳厥誠皇祇儼如在太折祈永貞蜡祭降神第三

第四第五奏

登歌奏肅和夾鍾皇祇是祇我其夙夜寅畏誠潔

匪遑寧舍 禮以琮玉 薦厥茅藉 念茲降康 胡寧克暇

送神侍中源 靈具醉 杳熙熙 靈將往 渺颺颺 顧

明德 吐正詞 爛遺光 流禎祺

立冬後祭神州地祇于北郊

臣涇案三禮義宗云神州者王所居立土之神也故禹受

說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又曰崑崙四面

有和今神州是一和也其祭之法唯古禮用夏正祭之漢

光武亦用夏正隋用孟冬國朝武德以來禮令皆用十月

郊處俊議云十月祭者以陰用事故以此時祭之祀于北

郊祭于太折故祭法云瘞埋于太折祭地也北郊就陰位

唐郊祀錄卷八

五

通鑑纂要

也大唐前禮立神州之祀後廢之開元禮復依前禮爲定

至今以爲恆祭也

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配座

案開元禮以太宗配至永泰二年詔改之

其壇長安在光化門外黑帝壇西洛陽在徽安門外道東一

里其制高三尺周迴四十八步

案後周制神州之壇崇一丈方四丈在北郊之右隋氏無

明文矣

右設正座席以藁秸配帝以堯今制並加玄禘玉以兩圭有

邸幣用玄其設樽俎之數一如

正座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薦于神

州地祇惟祇包含區夏載植羣生溥被域中賴茲厚德式遵

彝典揀此元辰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明獻厥誠備茲禋

瘞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配帝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皇帝臣某敢昭告

於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令月嘉時祇依恆禮用致瘞

祭於神州地祇惟高帝叶彼乾坤格於上下昭配之儀欽率

典章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虔恭明薦作主侑神尚饗

樂章太府卿蕭頌撰

降神奏順和之舞八變如地

黃輿厚載 赤寰歸德 含育九區 保安萬國 誠敬無

忌 禮祀有則 樂以迎神 其儀不忒

登歌奏肅和無射 大矣坤儀 至哉神縣 包含日域

牢籠月竈 露潔三清 風調六變 皇祇屆止 式歆恭

薦

送神 神州禮祀 洪恩廣濟 草樹沾和 飛沈沐惠

禮修鼎俎 奠歆瑤幣 送樂有章 靈軒其逝

祭大社大稷三禮義宗云王者所以立社稷者爲萬人求福

報功之道也舊義云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故孝經云保其

社稷而和其民人但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五穀眾多不可徧

祭故立社稷別報祭之鄭學之徒則云社稷者土穀之神而

以有德者配食

鄭玄以社稷皆是土祇但生育之功異故有二名句龍后

稷等皆爲其官能平其治有大功德故配食焉非是句龍
后稷爲社稷之正神

王學之徒則從無別神之義

王肅以社稷者非土祇卽句龍周棄等也以五行之官能
平水土有功於人卽周后土及田正之神謂之社稷故左
傳曰共工氏之子句龍能平水土爲后土之官祀以爲社
更無別祭土神之義也

漢初特祀而後有配王莽又請立官社

漢高帝初除亡秦社稷自立漢大社時又立官社稷大司
馬王莽奏漢儀已有官社稷以禹配社以棄配稷又司馬
彪漢志云建武元年立大社稷二月八月及臘使有司以

太廟祀祭八

七
通鑑書

太牢祠之漢初劉向賈逵馬融等引左傳生爲上公死爲
貴神皆祀棄爲稷句龍爲社鄭玄皆駁之禹配之說莽之
義也

魏乃兼修帝社孔晁與劉熹議雖不同

案孔晁與劉熹皆魏博士也晁以周典以一社一稷漢代
及魏初皆立一社一稷至景初中乃更立大社稷又特立
帝社咸言依祭法所以言王爲羣姓立社者制令使皆立
社非王自立也召誥始立社牛一羊一豕一無社及稷也
又周禮考工記左祖右社不言稷士師云國之社稷但一
尸同壇並坐通祭稷以及熹雖難晁而祭法下云王爲羣
姓立七祀諸侯自爲立五祀是使羣姓私立豈得踰於諸

侯而祭七乎又云社大稷小無同壇並坐之義魏鄭都初
立社稷已如祀其在洛功我未及置故權仍漢社稷同營
并壇共門稷壇在社壇西皆非古制後又稱於宮南自堂
以禮之矣

晉代因之以爲恆式

案晉武太康十年詔曰社一神二位素所不安是故前欲
一社考案故事相襲來文眾議多不同顧蓋以報功何必
改作便宜仍舊一如魏制也

謹案大唐開元禮仲春仲秋上戊祭大社以后土氏配

臣涇案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人社援神契云仲秋穫
米報祭社稷此用二仲之文言也近春分秋分前後戊祭

太廟祀祭八

八
通鑑書

也晉徐乾議引禮記社稷祭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非戊
午社于新邑周公之意不同臣以詳諸祭義戊已是土之
本位用戊祭社豈不可哉況又王者不相襲耳鄭玄說社
是五土之神國中之祇莫貴于社土者吐也能吐生萬物
長育羣品故謂之社也又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
是也左傳曰共工氏之子曰句龍后土之官以有平水土
之功故配于社也

祭大稷以后稷氏配

案鄭義稷者原隰之祇是原隰中能生五穀祇也所以祭
之者稷是五穀之長以其土能生此穀故因口以后稷也
又援神契云稷者五穀之長稷是東也以其春生秋成得

中和之氣又五穀眾多不可偏名故但立稷之名而祭之亦是都成功也孝經云周棄能播植百穀故祀之爲稷也棄者周之先祖昔柱爲稷自夏以前祀之湯以其功久遠故廢而祀契鄭玄云句龍后稷配食於社稷也

其壇在皇城含光門內道西大稷在大社壇之西其制廣五丈五色土爲之稷壇如社之制又社壇之上以石爲主如鐘形長五尺方二尺刻其上方其下埋其半以根在土其神座皆北向配居左而東向

案魏泰靜議安社稷處所云周禮右社稷左宗廟宮門之內夾道也社稷併列於道西稷在社西俱南向聖朝制禮皆北向者以取陰氣居於墉下答陰之義也白虎通春秋

卷八

九

之義云天子社稷博五丈諸侯半之天子大社之制東方青南方亦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黃土南齊崔靈恩云社主以石取堅實之義國家禮式皆參而制

其社稷四面宮垣華飾各依方色面各一屋三門每門二十四戟四隅皆連飾浮思如廟之制其中樹槐其壇三分宮之一在南無屋

案五經通義云天子大社王社皆有垣者飾也無屋者必受霜露風雨通天地之氣也有樹者以土生萬物莫善於木尙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今之所植亦土地所宜之木也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者使人望見即敬之又社所以表其功故周禮

司徒班社而樹之是也晉元建武元年所册大社大稷帝社凡三壇門壇並隨其方色宋齊梁陳皆因之北齊立大社帝社大稷三壇於國門右隋開皇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案周禮匠人注云城隅浮思漢時云東闕浮思以此文參之則浮思者小樓是也言人見此俯仰思念其事若人君外屏之義也

右設神座席皆以莞今制並加玄褥大社大稷俱以兩圭有邸幣用玄右大社大稷各大樽二著樽二山罍一在壇上西北隅南向

太極實以醴齊著樽實以盞齊山罍實以清酒

案周禮甸人職云凡祭祀社壇用大罍注云大罍瓦罍也后土后稷右各設象樽二著樽二山罍一皆於正座酒樽之

卷八

十

西俱南向東上

實尊如土座之儀也

各置於坊皆加勺罍

皆置於樽下

大社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

案魏氏侍中高堂隆議周禮祭天地社稷宗廟親自臨祭有故使大臣攝皆稱諱又秦靜引鄭玄祭社稷天子稱諱太尉宜稱臣者也

敢昭薦於大社惟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弘庶類謹因仲春

秋云仲秋

祗率常禮謹以玉帛一元大武

案晉太常賀循制晉王祭二社文云敢用一元大武故今禮云

柔毛剛鬣明黍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備茲禋瘞合申報本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尙饗

后土祝文配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帝某敢昭薦於后土

氏爰茲仲春仲秋厥日惟戊敬修恆事薦於大社惟神功著水

土平易九州昭配之儀實惟通典謹以制幣一元大武柔毛

剛蠶明粢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於表位作主侑神尚饗

大稷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敢昭薦於大稷

惟神播生百穀首茲入政用而不厯功濟氓黎謹以玉帛一

元大武柔毛剛蠶明粢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備修常秩

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饗

后稷祝文配首同后土爰以仲春式陳吉辰敬修恆禮薦

於大稷惟神功叶稼穡闢修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章謹以

制幣一元大武云云後同后土文尾

樂章左側射房玄齡撰

迎神奏順和之舞太族烈山有子后土有臣播種百

穀濟育兆人春官輯禮宗伯司禮戊爲吉日迎

饗茲辰

登歌奏肅和后土凝德神功叶契九域底平兩儀

交際戊期應序陰壙展幣靈車少留俯歆樽桂

送神吉祥式就酬功載畢親地尊天禮文經術

覬徵令序福流初日神馭爰歸祠官其出

祭岳鎮海瀆五岳四鎮四海四瀆每歲一祭各以五郊迎氣

日祭之

臣涇案隋禮各依迎氣日致祭皇朝因之禮云天子祭四

方山川歲徧是也又先儒所釋岳者福諸侯之功德也鎮

者安也能鎮安國境也海者晦也主引穢濁其水黑而晦

也瀆者濁也能洗中國垢濁發源注海也

祭東嶽岱山齊天王於兗州界祭南嶽衡山司天王於衡州

界祭中嶽嵩山中天王於河南府界祭西嶽華山金天王於

華州界祭北嶽恆山安天王於定州界

案孔安國注舜典云岱宗泰山爲四嶽所宗也南嶽衡山

也西嶽華山也北嶽恆山也吉禮及開元禮無封王之文

玄宗先天二年封華山嶽神爲金天王至開元十三年封

泰山爲齊天王天寶五載封南嶽神爲司天王中嶽神爲

中天王北嶽神爲安天王至十載正月詔令國子祭酒祠

吳王祗祭東嶽太子家令祠魯王宇祭南嶽祕書監崔秀

祭中嶽國子祭酒班景倩祭西嶽宗正少卿李成裕祭北

嶽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冊祭文又案三禮義宗云岱

者代謝爲茂春陽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謝也衡

者平也夏時萬物長足而齊平也嵩是高大之稱嵩高之

中象五行之土德總攝四方也華爲文章也秋物成就皆

有文章也恆者常也陰陽一終周而復始是天常道也

祭東鎮沂山東山公於沂州界祭南鎮會稽山永興公於越

州界祭西鎮吳山成德公於隴州界祭北鎮醫無閭山廣寧

公於營州界

案開元禮唯祭四鎮山悉無封公之號天寶十載詔封霍

山爲應聖公爲五鎮焉又令嗣道王鍊祭沂山吳郡太守趙居貞祭會稽山大理卿李頌祭吳山頌王府長史甘守默祭霍山范陽司馬畢杭祭醫無閭山皆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冊祭文以申追封之意也

祭東海廣德王於萊州界祭南海廣利王於廣州界祭西海廣潤王於同州界祭北海廣澤王於河南府界

案四海封王亦自天寶十載正月詔令太子中允李隨祭東海義王府長史張九皋祭南海太子中允柳奕祭西海太子洗馬李齊榮祭北海皆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冊祭文以申追封之意

大唐郊祀錄卷八

主 禮部禮書

祭東瀆大淮長源公於唐州界祭南瀆大江廣源公於成都府界祭西瀆大河靈源公於同州界祭北瀆大濟清源公於河南府界

案四瀆封公亦自天寶十載詔令太子諭德柳誼祭淮瀆衛府少卿李濟祭江瀆京兆尹少卿韋恆祭河瀆河南少尹豆盧同祭濟瀆亦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冊祭文至今以爲恆典又案三禮義宗云淮均也能平均布事也江貢也所以引眾水朝共於海也河荷也能負荷百川而達於海也濟即濟也能濟渡萬物各具度量也鎮皆爲壇而祭之海瀆則爲坎而祭之其坎內亦爲壇高一丈四面皆有陛也神座皆設於壇上近北南向

案近代修廟宇爲素象則就祭之今準禮但設一壇位爲

圖其形餘推之即可悉也

右藉神席皆以莞其牲幣各隨方色祭器各用酒樽六實以盞齊清酒上樽皆實以玄酒其樽皆設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樽皆加

嶽鎮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謹敬遣某官姓名敢昭告於東嶽岱宗齊天王諸嶽鎮各隨本方號惟神贊養萬品作鎮一方式因春始

南嶽云夏始中嶽云季夏西嶽云秋始北嶽云冬始是也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東嶽岱宗尚饗

海瀆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皇帝某謹遣某官姓名敢昭告於東瀆大淮長源公諸海瀆各隨本方號惟神源流深茫潛潤

大唐郊祀錄卷八

禮部禮書

溥洽阜成百穀疏滌山川青春伊始用遵典秩

南瀆大江云惟神總納大川朝宗巨海功昭潤化德表聖長敬因夏首修其恆禮西瀆大河云惟神上通雲漢光啟圖書分導九支旁潤千里素秋式序用率典常北瀆大濟云惟神泉源清潔浸被遐遠播通四氣作紀一方玄冬肇節聿修典制四海文云惟神包乾畜坤眾靈是宅含形內靜引納百川式藉寶圖用遵恆禮也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尚饗

大唐郊祀錄卷第八

大唐郊祀錄卷第九

贊禮一

薦獻太清宮

薦獻太廟

德明與聖讓皇帝廟

薦獻太廟 每歲四時孟月及臘五薦獻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王大帝太清宮

臣涇案開元禮無此薦獻之文玄宗開元二十九年正月丁丑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列生徒習道經閏四月上夢京城南終南山陞有天尊石像發使求之得於盤屋樓觀之側至天寶元年正月癸丑陳王府參軍田同秀稱於京師永昌坊街空中玄元皇帝以天下太平聖壽

大唐郊祀錄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無疆之言以奏上云桃林縣故關令尹喜宅傍有靈寶符遣使求之是月十七日獻於含光殿於是置玄元廟於太寧坊洛陽於積善坊至九月兩京立廟改爲太上玄元皇帝宮天下準此至二年正月景辰又加大聖祖三字三月上親謁焉十三年又累加尊諡命有司每至孟月則修薦獻行香之禮至今爲恆式也

石像大聖祖真容當展南面坐衣以王者袞冕之服以繒綵珠玉爲之玄宗肅宗真容侍立於左右皆衣以通天冠絳紗袍

案太清宮初成詔令工人于太白采白石爲真像後又圖列肅宗真容於右若事生之禮焉今上在位四時有事郊

廟皆先朝謁令道士灑掃焚香也

其宮長安在太寧坊洛陽在積善坊宮垣連接松竹交密象仙居焉東西及南面各開一門東方曰九雲門南方曰瓊華門西方曰三清門每門各二十四戟其殿十一間四柱前後面各兩階東西側階各一其御齋院在宮之東從朝獻公卿以下齋院在宮之西道士亦雜居其間房院委曲難可殫論右薦獻之饌皆以素位雅潔之物三獻行上香之禮其拜跪之節亦參於郊廟之儀

自天寶以來行事官皆行三稽首之禮太尉一獻而止興元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詔加太常卿亞上香光祿卿終上香改三拜禮爲再拜也

大唐郊祀錄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其中告薦之文曰青詞

案開元二十九年初置太清宮有司草儀用祝策以行事天寶四載四月甲辰詔以非事生之禮遂停用祝版而改青詞於青紙上因名之自此以來爲恆式矣

前一日內撰中使奉送公所臘則兼奏其年祥臘饗太廟亦如之

樂章 開元中御製

降神作煌煌之樂一章 黃鐘 煌煌道宮 肅肅太清 禮

先尊祖 樂備充庭 罄竭誠至 希夷降靈 雲凝翠蓋

風燄虹旌 眾真以從 九奏初迎 永惟休祐 是錫

和平

登歌發鑪奏冲和大呂 虛無結思 鍾磬和音 歌以頌

德 香以達心 禮殊裸鬯 義取昭臨 雲車至止 慶

垂情情

登歌奏初上香大呂 肅肅我祖 絲絲道宗 至感潛達

靈心暗通 雲輶御氣 芝蓋隨風 四時禋祀 萬國

來同

登歌奏再上香大呂 仙宗續道 我李承天 慶深虛極

符光象先 俗登仁壽 化闢蟪蛄 五千貽範 億萬

斯年

登歌奏終上香無射 不宰玄功 無爲上聖 洪源長發

誕受天命 金奏迎眞 璇宮展敬 備禮用樂 垂光

南郊祀禮卷九

禮部集書

儲慶

上香畢奏紫極之舞黃鍾宮 至道生元氣 重光法混成

無爲觀大象 冲用體常名 仙樂臨丹闕 雲車出玉

京 靈符百代應 瑞節九眞迎 寶運開皇極 天靈鏡

太清 長垂一德慶 永庇萬方寧

入破第一首 眞宗開妙理 玄教統清虛 化演無爲日

言昭有象初 瑤壇肅靈瑞 金闕映仙居 一奏三清

樂 長迴八景輿

第二首 虛極仙宗本 希夷象帝先 百靈朝太上 萬

法祖重玄 善貨惟冲德 成功兆自然 靈門達和氣

思用合鈞天

第三首 元符傳紫氣 寶祚啟玄眞 道德先垂裕 冲

和已化漳 人風齊太古 天瑞叶維新 仙樂清都上

長明交泰辰

登歌撤醺無射 嚴禋展事 禮潔烝嘗 皇矣聖祖 惟

德馨香 殷薦既撤 歌工再揚 大來之慶 降福穰穰

送仙奏眞和 玉磬含響 金鑪既馥 風馭泠泠 靈壇

肅肅 杳歸大象 沛流嘉福 俾寧萬邦 無思不服

爲饗太廟案禮記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

乃止鄭玄注王制云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殷則六廟湯與

二昭二穆也

大禮記卷九

禮部集書

臣涇案注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昔周

公爲無逸之戒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亦

不在常廟之中明矣

周則七廟太廟及文武之

案鄭義以祧在七廟之中王義以祧在七廟之外所解不

同也

漢初廟祭悉不如禮

初高祖時天下郡縣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皇爲太

祖廟景帝尊孝文爲太宗廟常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

至宣帝尊孝武爲世宗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之廟在

郡國者六十八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

皇考各有居所陵旁立廟總合凡爲一百六十七所又園中各有寢便殿也

至元帝時貢禹始奏迭毀

禹奏古七廟孝惠孝景帝親盡宜毀及太上寢園口而爲虛矣

未及施行而禹卒後又韋玄成等四十四人又奏毀廟

玄成等議以高帝爲太祖其太上及孝惠孝文孝景宜毀許嘉等奏尊孝文爲太宗之廟更始以爲孝宣之父悼皇考不應序於昭穆皆宜毀帝重其事依違經年乃詔曰高帝受命爲漢太祖孝文功德盛爲太宗代代不毀孝宣繼孝昭爲義一體則孝景及皇考皆親盡宜正禮儀玄成等

六廟記卷九

五

通鑑卷九

奏曰高帝爲太祖居昭位孝文爲太宗居穆位孝景又爲昭孝武爲穆孝昭孝宣俱爲昭則皇考親未盡但太上及孝惠二廟親盡宜毀其太上皇之主宜瘞於園孝惠爲穆主遷於太祖之廟其寢園皆無復修奏可

歲餘玄成卒匡衡又議太祖位宜居中昭穆分左右又奏太上皇主宜毀廢孝惠主藏於祖廟帝久疾上與梁王俱夢毀廟爲祟遂又復諸毀廟唯在都國元帝崩衡復奏毀園廟奏可成帝時復論廟園哀帝時孔光何武請雜議

劉歆引據春秋傳祖考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則流廣此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乃重矣臣涇案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

祭各以其珍貴以供大禘之祭者也

光武中興祖宗又各立廟號

光武爲世祖孝明爲顯宗孝章爲肅宗孝順爲恭宗孝桓爲威宗皆不毀惟殤冲質皆以未踰年不列於廟四時就陵上寢而已

魏采周官爲七廟之制

明帝初都鄴立親廟四後遷居洛陽尙書令陳矯等上言請依周法制七廟奏云大魏龍興武帝撥亂伐罪躬開皇業文皇帝應期受命君臨萬國陛下躬陶唐之欽明體有虞之烝烝神略越於湯武思人過於周文云明帝下詔曰朕不德猥以眇躬上承郊廟下統羣黎既無經濟之文

六廟記卷九

六

通鑑卷九

又無撥亂之武黔首不能綏八口莫以靜內未有擊壤之謳而邊城屢有狂虜之警雖外慮應征以喪眾山賊當代以殞軀蓋未足謝責於天下也且夏禹周誦漢之太宗彼三賢者朕猶累諸何言及武王乎覽此諸議不可用求矣謬矣朕非敢修讓之細節以爲政之大綱誠以爲自卜者審進令廟祧無靈哀之主退令度德有止足之分斯事至大宜絕息此議可將大匠規度六廟之制後又羣臣雜議而竟從七廟之法焉

晉亦如之

僕射刁協議晉初王六廟次又爲七廟征西豫章潁川京兆宣景帝文帝至武帝崩卽遷征西矣令納懷帝主於廟

遷潁川府君故堂爲七室不得更加至於八也賀循云惠懷兄弟者也

江左以後宋齊相承始受命之君皆六廟之靈太祖之位宋武初爲宋王立廟於彭城但祭高祖以下四代其廟數迭遷則或七或五皆酌三代之文而爲典制隋文帝受命初立四親廟至大業元年煬帝欲遵周法營立七廟詔有司詳定屬遼東行役未建而隋亡謹案大唐開元禮每年四時孟月及臘五薦饗於九廟

案劉歆云天子廟七者其正法常數又王肅云德厚者流澤廣天子可以祀六代之親廟若周之文武不在數中亦降殺以兩之義故我國家累聖丕續開元中采而爲制符

六經記卷九

七

禮記集說

德厚澤廣之義也

每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遷主及未及遷主皆合食焉

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禘祫之數因而法焉白虎通云禘祫猶禘賈逵王肅皆以爲禘祫二祭禮同而異名耳馬融則云禘大祫次之鄭玄云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引春秋祫於五宮禘於莊公漢儀以禘大而及毀主以祫小而不及之魏用王肅議也聖朝典制兼而行之奉獻祖宣皇帝居東向之位自下子孫依昭穆羅列焉太祖不居乎厥中非舊典也每禘祫之時功臣七祀皆配饗於當廟之中

案周禮凡大烝有功者名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馬融注云烝冬祭也臣有功德者則書其功於司口爲主祭之性命以人爲先故也戶人之出入所始春亦萬物之始生觸戶而出故亦爲陽氣之口故欲留之也夏祭竈也者主飲食養人大又是陽氣以夏之長萬物故祭之也季夏祭中霤中霤者土神象土之王中宮故也六月祭者象土位在中央也禮云家主中霤是也秋祀門及厲者門亦是出入所由秋時萬物成熟將納之從外而入故也亦欲外陰故祭之厲主殺罰象秋氣殺也冬祀行行道路往還冬日之時是陰陽往還之始終也禘祫而徧口之大祭故也

六經記卷九

八

禮記集說

其廟長安在子城安上門內道東宮垣四面各依方色而各一屋三門每門各列二十四戟華飾連以浮思焉果其廟三分宮之一近北面南九廟皆同殿異室其制一十九間四柱東西夾室各一前後面各三階東西各二側階右時饗春秋每室雞彝一鳥彝一犧樽二象樽二山罍二秋冬各用尊彝一黃彝一著樽二壺樽二山罍二皆加勺竊皆西上各有玷焉以置瓊爵

雞彝及尊彝犧樽象樽著樽壺樽之上樽皆實以明水山罍樽實以玄酒鳥彝黃彝等實之鬱鬯犧樽著樽實以醴齊象樽壺樽實以益齊山罍實以清酒臣涇案周禮宗伯鬱人掌裸器鄭玄云裸器鳥彝及舟與瓊也又司樽彝云

春祠夏禴祿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犧樽其再獻用兩象樽皆有罍秋嘗冬烝祿用斚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樽其饋獻用兩壺樽皆有罍注云祿謂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瓚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雞彝鳥彝皆刻而畫之爲雞鳳凰之形犧樽飾以翡翠象樽飾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之斚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樽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斚周以黃目著樽者著地無足也壺者以壺爲樽也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今國家皆備三王之禮而用之犧樽飾以犧牛形象樽飾以象骨亦如之用王肅之義

大廟祀祫祭

九

禮記集說

若祫饗則設斚彝一黃彝一犧樽二象樽二著樽二壺樽二山罍二

斚彝及五齊之上樽皆實以明水山罍之樽皆實以玄酒黃彝實以鬱鬯犧樽實以沈齊象樽實以醴齊著樽實以盎齊壺樽實以緹齊太樽實以泛齊山罍實以三酒臣涇案鄭注宗伯司樽彝云凡酒唯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也故聖朝祫饗皆酒醴備焉祫饗用雞彝一鳥彝一其餘並如祫禮實樽亦如之

時饗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皇帝臣某

案曲禮云內事曰孝王某宗廟內事故稱孝

敢昭告於太祖景皇帝祖妣景烈皇后梁氏氣序流邁時維

孟春夏秋各時言之各永懷罔極伏增遠感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柔鄭合鄭其嘉蔬嘉薦醴齊敬修時饗以申追慕尚饗臘饗文首準肅承靈祐錫茲介福時和年登率遵彝典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柔鄭其鄭合嘉蔬嘉薦醴齊虔恭齋肅備茲清祀尚饗

肅饗文饗及遷主獻祖懿維某年月日子孝曾孫皇帝某敢

昭薦於獻祖宣皇帝祖妣宣莊皇后張氏晷度環周歲序云

及永懷追慕伏增遠感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柔鄭其

鄭合嘉蔬嘉薦沈齊肅雍明獻恭備祫饗肅事矣代饗

廟號謚號

獻祖宣皇帝祖妣宣莊皇后張氏

大廟祀祫祭

十

禮記集說

懿祖光皇帝祖妣光懿皇后賈氏

太祖景皇帝祖妣景烈皇后梁氏

代祖元皇帝祖妣元貞皇后獨孤氏

高祖神堯大聖大孝光皇帝祖妣大穆順聖皇后竇氏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祖妣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祖妣則天順聖皇后武氏

高伯祖中宗太和大聖大昭孝皇帝高伯祖妣和思順聖皇

后趙氏

高祖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高祖妣昭成順聖皇后劉氏

曾祖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曾祖妣元獻皇后楊氏

右以前祝文並稱孝

曾孫太祖以下稱臣

皇祖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祖妣章敬皇后吳氏

右稱孝孫

皇考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皇妣睿貞皇后沈氏

右稱孝子

其文並同用準開元禮祫太祖稱臣

以下孝曾孫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昭皇后王氏

貞元癸未歲夏四月景午遷獻祖懿祖神主於興聖廟

七祀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帝遣某位姓名敢昭告於司命三陽照物四序惟始

戶云時維歲首升陽贊滯竈云時惟夏始盛陽作統門云時惟孟秋升陰紀物屬云時屬寶沈氣序方肅行云時惟冬首盛陰作紀也

式遵常禮謹以犧齊案盛庶品

太廟祀饗

十一 通圖彙書

中霤云賴茲保養庇庶以安式荷神功祇循常禮謹以特牲時藏鄉簋嘉蔬嘉薦醴齊也

明薦於神尚饗

臘饗及祫祫徧七祀祝文

首同

敢昭告於司命戶竈中霤門

履行今時和年豐式遵常禮謹以犧齊案盛庶品明薦於司命戶竈中霤門履行尚饗

樂章

臣案毛詩商頌云嗟嗟烈祖有秩斯祐又周頌有臣工載見武奏振鷺等之什皆歌宗廟之詩也昔漢代得大宛千里馬作歌以詠之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詠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知

意耶此蓋承秦滅學之後事失其本耳皇朝典制乘殷周

之盛儀革陳隋之弊俗其所歌之章皆述祖宗之徽烈詠

功德之所由興臣考尋先典未有如斯之盛也

迎神奏永和之舞九變

黃鍾宮三奏大呂角太簇徵應鍾羽各二奏

第一奏 肅九室 諧八音 歌皇謨 動神心 禮宿設

樂妙尋 聲明備 裸奠臨

第二奏 元缺臣陳 說祝於室 炳蕭燃脂 几筵斯設

安以皇詩 雲韶清越 絳服離披 儼然如此 永感孝

思

第三奏 黃鍾 時文聖后 清廟肅雍 致誠勤孝 在貌

思恭 玉節肆夏 金縢五鐘 繩繩雲步 穆穆天容

太廟祀饗

十二 通圖彙書

皇帝盥手奏文武曲一章

黃鍾宮

聖謨九德 真言五千

慶積昌胄 符開帝先 高文仗鉞 克配彼天 三宗握

鏡 六合煥然 帝其承祀 率禮罔愆 圖書霧出 日

月清懸 舞形德類 詠詠功傳 黃龍蜿蜒 彩雲蹁躚

五行氣順 八佾風宣 介此百福 於萬斯年

登歌奏肅和

無射羽

天子孝饗 工歌博將 躬裸鬱鬯

乃熱膾蕭 臭以達陰 聲以求陽 奉時烝嘗 永代不

忘

迎俎奏雍和

詞同昊天

退文迎武奏舒和

詞同昊天

亞獻終獻奏凱安

亦同

獻祖廟酌獻奏光大之舞無射肅肅藝祖 汨汨濬源

有雄玉劍 作鎮金門 玄王貽緒 后稷謀孫 肇禋九

廟 四海來尊

懿祖廟酌獻奏長發之舞黃鍾具禮崇德 備樂承風 魏

推幢主 周贈司空 不行而至 無成有終 神興王業

天歸帝功

太祖廟酌獻奏大政之舞太簇於赫元命 權輿帝文

天齊八柱 地平三分 宗廟觀德 笙鏞樂勳 封唐之

兆 成天下君

代祖廟酌獻奏大成之舞姑洗帝舞季歷 襲聖生昌

后歌有蟠 貽炎孕黃 天地合德 日月齊光 肅雍孝

太廟樂舞九

享 祚我萬方

高祖廟酌獻奏大明之舞蕤賓赤精亂德 四海困窮

黃旗舉義 三靈會同 早望春雨 雲披大風 溥天來

祭 高祖之功

太宗廟酌獻奏崇德之舞 皇合一德 朝宗百神 削平

天下 大拯生人 上帝配食 單于入臣 戎歌陣舞

煜煜振振

高宗廟酌獻奏鈞天之舞黃鍾高皇邁道 端拱無爲

化懷獯鬻 兵戢句驪 禮尊封禪 樂盛來儀 合位媯

后 同稱伏羲

中宗廟酌獻奏大和之舞太簇退居江水 蔚起丹陵

禮物還舊 朝章中興 龍圖友及 駿命恭膺 鳴球香

璣 大禧是承

睿宗廟酌獻奏景雲之舞 景雲霏爛 告我帝符 噫帝

冲德 與天爲徒 笙鏞遙遠 俎豆虛無 春秋孝獻

迴復此都

玄宗廟酌獻奏廣運之舞太簇於赫皇祖 昭明有融 惟

天之德 惟武之功 河海靜謐 車書混同 虔恭孝享

穆穆玄風

肅宗廟酌獻奏惟新之舞夷則漢祚惟永 神宮中興 風

除氛祲 天覆黎蒸 三光再朗 庶績其凝 重熙累葉

景命是膺

太廟樂舞九

代宗廟酌獻奏保大之舞姑洗於穆文考 聖神昭彰

簫勺羣慝 舍弘遠方 萬物茂遂 九夷賓王 悄悄雲

韶 德音不忘

皇帝飲福奏福和黃鍾備禮周樂 崇親至尊 誠通慈

降 敬徹愛存 獻懷稱壽 啐感承恩 皇帝孝德 子

孫千億 大包天域 長互不極

登歌撤豆無射止笙磬 徹豆籩 廟無響 宵人玄

主在室 神在天 情餘慕 禮罔愆 嘉黍稷 屢豐年

送神 眇嘉樂 授靈爽 威若來 思如往 休氣散

迴風上 返寂寞 還惚恍 懷靈駕 結空想

德宗廟奏大明之舞黃鍾開邸除暴 時邁勛尊 三元

告命 四極駿奔 金枝翠葉 輝燭瑤琨 象德億載
貽慶湯孫

順宗室奏大順之舞太簇 於穆斯文 受天明命 允恭
玄默 化成理定 出震嗣德 應乾傳聖 猗歟緝熙

千億流慶

憲宗廟酌獻奏象德之舞 肅肅清廟 登顯至德 澤周

八荒 兵定四極 生物咸遂 羣盜滅息 明聖繼承

子孫千億

穆宗廟奏和寧之舞 湜湜頌頌 融昭德輝 不細不舒

貫成九圍 武烈文經 敷施當口 纂堯符啟 億萬熙

熙

本開元時大開國太常博士張連撰添二首

五

通雅

敬宗廟奏本開元時大開國太常博士張連撰添二首 大孝顯慶 景運應時

德合天地 威戢蠻夷 神呈福祉 歲有經口 無私

之禮 口口口口

文宗廟奏連張 赫爾昭代 顯應元亨 祥符史牒 德振

文明 風調雨順 海晏河清 慶延大寶 千秋化成

武宗廟奏李 受天明命 敷佑下土 化時以儉 衛文

以武 氛消夷夏 裕臻往古 億萬斯年 形於律呂

宣宗廟奏夏侯 於鑠令主 聖祚重昌 興起教義 申

明典章 俗尚素樸 人皆樂康 積德可報 流慶無疆

懿宗廟奏 聖祚無疆 慶傳樂章 金枝繁茂 玉葉延

長 海濱長晏 波濤不揚 汪汪美化 垂範今王

德明皇帝與聖皇帝德明皇帝等廟 玄宗天寶三年制追尊遠

祖皋陶為德明皇帝一十一代祖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至
十一年令有司修廟宇於京城西南隅安化門內道西二帝
神主同殿異室殿屋七間四柱前面階二東西各側階一高
四尺周以垣宮南門一屋三門西面一屋一門初令有司每
歲四孟月享祭又開元二十九年制冊寧王為讓皇帝詔曰
立德立名斯為不朽惟王事跡有沒讓德猶存令有司備行
天寶三年冊其廟於京城東南隅如德明廟之制恭皇后元
氏同祔焉亦令每歲四時享薦至寶應二年禮儀使杜鴻漸
奏請前件廟等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樂用
登歌一奏牲獻樽俎之禮同太廟九室之儀

本唐制德明九

十六

通雅

德明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攝
太尉臣某姓名敢昭告於德明皇帝惟帝克明九德式序五
刑帝系厥初邁慶惟永曷度環次聖祖舊章謹以一元大武
柔毛剛鬣明柔蘋蘩嘉蔬嘉薦醴齊肅雍明獻尚饗

興聖祝文首尾並同 興聖皇帝惟炳靈天造兆先帝圖積德
本邦流慶後葉

讓皇帝文首同德明惟改太尉云道某官名也 曾伯祖讓皇帝曾伯祖妣恭皇

后元氏昇度環周歲序云及永德罔極伏增遠感謹以一元

大武柔毛剛鬣明柔蘋蘩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敬修大享以

申追感尚饗

樂章

其詞元缺尚享之時借太廟樂詞用之至貞元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詔吏部侍郎李紆補之

迎神同一首 元尊九德 佐堯光宅 烈烈太祖 方周
作伯 享懷霜露 樂變金石 白雲清風 髣髴來格
奠幣登歌同一首 四時有奠 百事來祭 尊祖敬宗
嚴禋大帝 禮先蒼璧 奠備玄幣 於萬斯年 熙成帝
系

迎俎同一首 盛牲實俎 涓選休成 鼎燧陽燧 玉盥

陰精 有苾嘉豆 既和太羹 侑以清樂 細齊人情

德明廟酌獻 清廟奕奕 和樂雍雍 器尊犧象 禮屬

宗公 白水方祿 黃流在中 謨明之德 萬古清風

興聖廟酌獻 闕宮靜謐 合樂周章 泰尊始獻 百味

重觴 震澹存誠 庶幾迪嘗 瑤源之祚 天漢靈長

亞獻終獻同一首 惟清惟肅 靡聞靡見 舉備九成

俛終三獻 慶章曼壽 胙徹嘉薦 瘞玉璉牲 禮神斯

徧

送神同一首 玄精迴復 靈貺繁滋 風灑蘭輅 雲搖

桂旗 高止緬邈 涼部逶遲 瞻望靡及 纏綿永思

讓皇六首

迎神 皇矣玄宗 德光王季 因心則友 克讓以位

爰命有司 式遵前志 神其降鑒 昭臨祀事

奠幣登歌 惟帝時若 去而上仙 祀同殷武 樂備宮

懸 白璧加薦 玄纁告虔 子孫拜後 承茲吉蠲

迎俎 祀殷禮薦 禮協粢盛 方周假廟 用魯純牲

奉撤祇敬 擊拊和鳴 受釐歸胙 既戒而平
酌獻 八音具舉 三壽既盟 潔茲宗彝 瑟彼圭瓚
蘭肴重鍾 椒醑飄散 降祚維成 永爲藩翰
亞獻終獻 秩禮有序 和音既同 九儀不忒 三揖將
終 孝感藩后 相維辟公 四時之典 永永無窮
送神 奠獻已了 昏昕載分 風搖雨散 靈衛綢繆 龍
駕帝服 上騰五雲 泮宮復闕 寂寞無聞

大唐郊祀錄卷第九

大唐郊祀錄卷九

大

通鑑纂要

大唐郊祀錄卷第十

饗禮二

饗先農

饗先蠶

釋奠文宣王

釋奠武成王

饗先代帝王

饗先農 孟春吉亥饗先農

臣涇案先農者祭法所謂帝社是也漢謂之官稷晉傳咸表論二社曰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故爲民立三社以爲民祈報也又別敬其樂盛故別爲帝藉復立田社以爲藉田之祈報也又云且晉祀二十餘年與其疑而除之不如過而祀之武帝太康十年詔復二社也自江右以來未

本唐郊祀錄卷一

通鑑纂要

之或改後齊及隋皆曰先農國初定禮復爲帝社則天太后攝位又改爲先農至神龍元年禮部尚書祝欽明與禮官奏曰謹案祀典無先農之文禮祭法云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儒已謂其社在藉田之中詩載芟篇序云春藉田而祈社是也永徽中猶名藉田垂拱以後刪定改爲先農與社本是一神頻有改作以惑人聽其先農壇請改帝社以應禮經王社之義制從之至開元定禮又采齊隋之義復先農之名者也

設神農氏座於壇上近北南向以后稷氏配於左而右向案漢初立官社以夏口配後王莽上議又云官稷配位光武中興不立官稷故漢魏但大社有稷而官社無祭北齊

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享隋氏以后稷配焉皇朝因之至神龍元年祝欽明上表孟春吉亥祀后土以句龍氏配改先農爲帝社又於社壇西立帝稷禮同大社大稷其壇隨不備五色與大社有殊睿宗太極之年親祠而躬耕焉開元定禮又除帝稷之儀祀先農氏於壇上以后稷配之至今以爲恆典也

若皇帝躬耕則乘金根車親耒耜於壇南修千畝而行三推之禮示率先天下也

案開元禮將修耕藉先於外壇南門之外十步所千畝內南向設御耕位親行典禮畢就位親執耒耜三推而止三公諸王五推尚書卿九推太常卿率其屬修千畝三推五

本唐郊祀錄卷一

三

通鑑纂要

推者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職事故以三五爲數諸侯九卿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爲數也開元二十三年上親耕於洛陽東門而曰朕憂農人之勤勞欲俯同九推於是公卿皆過於古肅宗曰恨不能修千畝耳亦九推也肅宗乾元二年將耕田闕耒耜有雕刻文飾者上謂左右曰農人執之在於樸素豈貴文飾乎乃撤之令有司依農用常式其壇長安在東華門外十五里澧水東道北五里洛陽在上東門外七里道北三里其制高五尺周迴四十步

案祭義云天子親耕於南郊晉太始四年正月乙亥親耕於東郊去宮八里北齊藉於帝城東南十里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啟夏門外爲壇國朝耕於東郊合取平秩東作之

義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行其禮至今禮典將爲恆式矣
右藉神席皆以莞酒樽各設犧樽二象樽二山罍二陳於東
南隅北向西上

樽皆加勺霽有玷以置爵犧樽實以醴齊象樽實以盎齊
山罍實以清酒皆加明水酒皆加玄酒各實上樽也

禮神之幣皆以青

正座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帝某敢昭告於帝神農
氏獻春伊始東作方興率由典則恭事千畝謹以制幣犧齊
桑盛庶品肅備恆祀陳其明薦以后稷配神作主尚饗

配座首同后稷氏土膏脈起爰修耕藉薦恆祀於帝神農氏
惟神功叶稼穡實允昭配謹以制幣犧齊桑盛庶品式陳明

大曆郊祀錄卷十

三

通鑑纂要

薦侑神作主尚饗

樂章 太子洗馬郭瑜

降神奏豐和之舞三成姑洗 粒食伊始 農之所先 今

古攸賴 是日人天 耕斯帝藉 播厥公田 式崇明祀

神其福焉

登歌奏肅和蕤賓 樽彝既列 瑚簋方薦 歌工再登

幣禮斯奠 肅肅享祀 颙颙纓弁 神之聽之 福流寶

縣

送神 三推禮就 萬慶所凝 寅賓志遠 薦藎惟興

降歆肅薦 垂祐祗膺 送神有樂 神其上昇

先蠶 季春吉已饗先蠶

臣涇案先蠶者即祭義云公桑蠶室之文後代因而饗焉
又月令三月中氣后妃齊戒饗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注
云季春吉已皇后享先蠶先蠶天駟也季春之月蠶始生
焉故用此時兼饗其神耳

設先蠶氏於壇上近北南向

案歷代史傳及經籍志悉無配先蠶之義漢皇后親蠶苑
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萬氏公主後魏北齊季春穀
雨後吉日使公卿以太牢祠先蠶黃帝軒轅氏於壇上無
配後因祭先蠶西陵氏亦無配隋制季春上巳日祭先蠶
於壇無配故今禮亦無配也

后親蠶則乘厭翟車親載鉤筐而行公桑三采之禮

大曆郊祀錄卷十

四

通鑑纂要

案開元禮將行親蠶有司先於壇上南二十步所爲采桑
壇廣三丈高四尺四出陛東向設采桑位親行饗禮畢就
位執鉤筐采三條而止外命婦一品各采五條二品三品
各采九條婕妤詣蠶室蠶母受桑切之婕妤食蠶一簋而
止也

其壇在宮北苑中高四尺周迴三十步

案周禮皇后蠶於北郊而漢法皇后蠶於東郊魏周禮蠶
於北郊晉太康六年武陽皇后蠶於西郊壇高一尺方二
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在采桑壇東南後齊在京城北壇
高五尺方二丈四出陛在采桑壇東南隋制於宮北三里
爲壇高四尺周迴三十步又爲采桑壇於祀壇南二十步

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皇朝因之也

右藉神席以莞陳設樽罍如帝社正座之儀幣用青色

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后某氏敢昭告於先蠶氏維

神肇興蠶織功濟黔黎爰擇嘉時式遵令典謹以制幣犧齊

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尚饗

攝云皇后某氏
遣其官妾姓

樂章 明慶元年三月辛巳皇后親蠶其詞內出之

降神奏永和之舞姑洗之均三成 芳春開令序 韶苑暢和風

惟靈申廣祐 利物表神功 綺繪周天宇 黼黻藻宸中

庶幾承慶節 歆奠下惟功

登歌奏肅和無射 明靈光至德 深功掩百神 祥源應

節啟 福緒逐年新 萬寓承恩覆 七廟仰恭禋 于茲

六廟祀錄卷十

五

通鑑書

申至想 方期遠慶臻

登歌奠幣 霞舒列寶位 雲集勳和聲 金危薦綺席

玉幣委芳廷 因心罄丹款 先已勵蒼生 所冀延明福

於茲享至誠

迎俎 桂筵開玉俎 蘭圃薦瓊芳 八音調鳳律 三獻

奉鸞觴 潔粢申大享 庭寓冀降祥 神期覃有慶 契

福永無疆

送神 仙壇既禮畢 神駕儼將昇 伫屬深祥啟 方希

庶績凝 虔誠資宇內 務本勸黎蒸 靈心昭備享 率

土洽休徵

文宣王廟 春秋二仲月上丁日釋奠於太學文宣王廟

臣涇案漢魏舊事皆釋奠先聖祀孔子於辟雍又魏景初

中魯相上言舊立孔子廟褒聖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又

晉范甯議云夫子道高天地德冠生人今由其道而輕其

禮重其人而卑其爵非所聞也王者猶父事三老況大斯

者乎禮曰大德不官當為師則不臣古周公之廟備王者

之儀夫子之葬兼三代之禮明出常均之外也及我國家

受命敦明訓誥大闡儒風故高祖武德二年國子學立周

公孔子廟至太宗貞觀二十二年詔孔子為先聖高祖乾

封元年正月又贈為太師則天太后天授元年又追封為

隆道公至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文宣王宜令三

公持口冊命移座南向仍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其

六廟祀錄卷十

六

通鑑書

後嗣為文宣王至今遵守以為恆典以上丁者欲使學者

丁寧之義也

以充公顏子配座於左而西向稍前以閔子騫等一十一人

為素像侍坐於左右五人居左充公顏子淵贈費侯閔子騫

贈徐侯冉有贈齊侯宰我贈齊侯言子游六人居右贈成伯

曾參贈衛侯子路贈黎侯子貢贈魏侯子夏贈鄆侯冉伯牛

贈辭侯冉仲弓

案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幸學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

太子少保又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瓊上言稱先聖孔

宣父廟先師顏子配座請以十哲弟子為坐像從祀其七

十弟子請準都監廟當圖形於壁上兼為立讚詔可其議

又敕以曾參大孝德冠同列亦爲素像坐於十哲之次至二十七年又詔贈顏子爲兗公閔子騫十哲等各封侯曾參顯孫等六十七人皆封伯又以蘧伯玉等十八人圖形於壁廟堂四壁每行釋奠皆從祭也

四十六人在東壁北壁之上從東壁始

蘧伯玉 左丘明 公羊高 穀梁赤

伏勝 鄭眾 高堂生 戴聖

毛萇 孔安國 劉向 王弼

杜子春 馬融 盧植 鄭玄

服虔 賈逵 何休 王肅

琴牢 杜預 范甯

大經紀綱卷十

七

北壁

高柴 宓不齊 公西赤 樊須

有若 公冶長 梁鱣 冉孺

陳亢 漆雕開 商瞿 子張

巫馬期 公伯寮 澹臺滅明 原憲

燕伋 南宮縚 縣成 顏幸

顏路 曹卣

四十二人在西壁北壁之上從西壁始

孔忠 叔仲會 冉季產 公西蒧

秦非 鄭國 漆雕哆 左人郢

廉潔 步叔乘 邾翼 顏之僕

狄黑 顏噲 樂頤 公西與如

原亢 冉季廉

北壁

公孫龍 任不齊 秦商 公哲辰

申根 曾點 榮旂 顏襄

秦冉 申黨 后處 奚容蒧

施常 公祖句茲 伯虔 石作蜀

環駟赤 漆雕徒父 公孫守 公長端

公肩定 鄭單 句井疆 罕父黑

臣案從祀弟子左丘明等二十二人是貞觀二十一年詔令配食於宣父堂其餘弟子等開元中定禮續加至今以

大經紀綱卷十

八

爲恆式也

其廟在長安子城安上門街道東務本坊洛陽在長樂坊其廟屋四柱七間前面兩階堂高三尺五寸宮垣周之南面一屋三間外有十戟焉東面一屋一門其太學講論之堂在廟垣之西石先聖儀樽象樽山巒各二在前楹間北向先師酒樽之數亦如之在先聖酒樽之東俱西上樽皆加勺幕有站以置爵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皇太子某若有司職事即云皇帝謹遣某官姓名先師亦此敢昭告於先聖文宣王惟王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等配向饗州縣文同唯首具本官

配坐文首同先師顏子充公等七十二賢爰以仲春仲率禮
故實敬釋奠於先聖文宣王惟子等服膺聖教德冠四科光
闡儒風遺範千載謹以制幣犧齊泰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
於神尚饗州縣云庶幾具體德冠四科服膺聖道實臻堂與
樂章

降神奏宣和之舞姑洗三成之均聖道日用神幾不測金
石以陳絃歌載陟爰釋其榮匪馨於稷來顧來享
是宗是極

登歌奏肅和蕤賓粵惟上聖有縱自天傍周萬物
俯視千年舊章允著嘉贊孔虔王化茲首儒風是
宣

送神 醴溢犧象羞陳俎豆魯壁疑聞泗川如覲

里效覃福胄筵神佑雅樂清音送神其奏

武成王廟春秋二仲月上戊日釋奠於武成王廟

臣涇案史籍無恆祭太公之文皇朝貞觀中始於礪谿置

祠至開元十九年始詔令於兩京置太公尚父廟以漢留

侯張良配天寶六載始詔諸州武舉人上省先謁太公廟

拜將出師亦先告之至肅宗上元元年閏四月又追封為

武成王移座南面選十代良將為十哲令有司祭德宗在

位建中四年又詔令選范蠡等名將六十四圖形於壁每

因釋奠皆從祭焉

以漢留侯張良配坐於右而東向以留侯配者以顧天殺伐輔助王室功業之所由同

故又以白起等為十哲從祀皆為素像坐侍於左右

秦將武安君白起漢將淮陰侯韓信

蜀丞相諸葛亮皇朝尚書左僕射衛國公李靖

司空英國公李勣

五人居右

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苴

吳將軍孫武魏將西河守吳起

燕將昌國君樂毅

又以范蠡等六十四人圖形於廟堂西壁從祀三十二人在

東壁北壁之上

越相范蠡齊相孫臏

秦相王翦漢相國平陽侯曹參

右丞相絳侯周勃前將軍北平太守李廣

大司馬冠軍侯霍去病後漢太傅高密侯鄧禹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執金吾雍王侯寇恂

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太尉槐里侯皇甫嵩

魏征東將軍晉陽侯張遼蜀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

吳偏將軍吳郡太守周瑜丞相婁侯陸遜

晉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羊祜

撫軍大將軍襄陽侯王濬車騎將軍康樂侯謝玄

東壁

前燕太宰錄尚書慕容恪宋司空武陵侯檀道濟

南太尉永寧郡公王僧辨 北齊尚書左僕射燕郡公慕容紹宗

隋上柱國新儀公韓擒虎 上柱國太宰公史萬歲

皇朝左武衛候大將軍鄂國公尉遲敬德

左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

左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張仁愿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品朔方大總管王孝傑

三十二人在西壁北壁之上

齊相管仲

齊將軍安平君田單

趙將軍馬服君趙奢

秦將軍武安侯白起

漢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 後漢大司馬廣平君吳漢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太尉新豐侯段熲 魏太尉鄧艾

蜀車騎將軍西鄉侯張飛 吳威武將軍南郡太守屏陵

侯呂蒙 大司馬荊州牧陸抗

晉征南大將軍當陽侯杜元凱

太尉長沙公陶侃 前秦丞相王猛

後魏太尉北平王長孫嵩

西壁

征虜將軍王鎮惡 陳司空南平公吳明徹

北齊右丞相咸陽王斛律光

周太傅大宗伯燕國公于謹

尚書左僕射勳國公韋孝寬

隋司徒尚書令越國公楊素

左武衛大將軍來國公賀若弼

皇朝司空河間王孝恭 禮部尚書聞喜公裴行儉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

朔方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張齊正

太尉中書令尚父汾陽郡王郭子儀

其廟傾暫廢祭屋宇傾摧及今上在位建中二年詔有司繕再修祀事準舊差太尉充獻祝版御署至貞元四年八月十三日兵部侍郎李紆上疏以敬過禮請依舊式以太常卿以下充三獻祝版請罷親署之禮

李紆奏曰準開元十四年敕署廟以張良配享本曰齊太公廟準式以太常卿丞充三獻官又援開元禮其祭太公祝文云皇帝謹遣某官敢昭告於齊太公其祭張良祝文云皇帝謹遣某官敢昭告於留侯至上元元年有敕追贈尚父爲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獻兼進祝版請署臣以今月三日蒙攝祭方觀廟儀伏以太公卽周之太師張良漢之少傅聖朝列於祀典已極褒崇載在祝詞必資折衷理或過當神何敢歆今者出禮於至尊施敬於臣佐每請御署兼稱昭告上下之際竊謂非宜一同文宣王恐未爲允臣以爲文宣王垂教百代宗師五常三綱非其訓不明有國有家非其制不立故孟軻稱有

生人以來一人而已由是正素王之位加先聖之名樂用
宮縣獻差太尉尊師崇道雅合正經且太公述作止於六
韜勳業形於一代豈可擬其盛德均其殊禮哉臣不揣狂
愚輒敢商較庶等威有辨隆殺從宜前件祝文請自今更
不進署其敢昭告請改爲敬祭於武成王其敢昭告請改
致祭於留侯其獻官請準式差太常卿以下管見輕賈宸
聽伏紙流汗無任戰越

詔令百僚進議聞奏金紫光祿大夫校禮部尚書兼大理卿
上柱國譙郡開國公臣子頌等四十六人議同李紆所奏

頌奏曰國家據禮經恢弘祀典法施於人則祀之故追尊
仲尼爲文宣王貴德也以勞定國則祀之故追尊齊太公

太廟祀錄卷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爲武成王崇有功也臣伏以文宣王禮樂刑政之紀爲君
臣父子之節措置皇極化成人文齊日月之耿光合天地
之明德其於禮物宜其優崇而武成王翼聖匡周拯人靖
亂功表東海道光一時推爲武宗誠謂不朽然請依李紆
爲之焉

又尚書右司郎中嚴說等二人兼請去追封武成及王位
說議曰謹案李紆奏曰援引訓典比量禮口祀文輕重之
數獻官尊卑之節誠至當矣推以廣之抑未盡也夫大名
徽號古聖王所以褒前哲令德之人謂其言可以範圍其
行可以師表其功可以施百代其業可以振千古苟未至
也則不虛美其於太公兵權奇計之人耳當殷辛失德八

百諸侯皆歸於周時維鷹揚以爲佐命在周信有功矣於
殷謂之何哉祀典不云乎法施於人則祀之有功於民則
祀之仲尼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使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后王及學者皆宗師之可謂法施於民者
如周棄之始播百穀句龍之序平九州生人衣食皆受其
庇可謂有功於人矣爲非是族其有片善式閭封墓也我
有唐以建義集大勳以武德平禍亂度隋室法堯之禪當
夏啟慕禹之績立法定制酌乎平成曰貞觀中以其兵家
之流始令礪谿立廟開元中著上戊釋奠之禮其於追寵
不爲薄也上元之執事者苟以訓禮不云乎擬人必於其
倫春秋左氏傳曰唯名與器不可假人孔子曰名不正則
言不順太公之於聖人非倫也名至而德尊非名也德薄
而名大非順也有一於此是爲神羞況三者皆謬安可徵
倖之哉太史公以韓非與老子同傳人到於今非之高祖
封韓信爲侯自恥與絳灌同列況聖朝褒之口稱其可雷
同乎愚以爲宜去武成及王字依月令爲齊太公廟人無
閒言矣享獻之事餘依李紆奏

太廟祀錄卷一

十四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又刑部員外郎臣陸淳等六人請依貞觀於礪谿立祠
淳議曰臣聞統天下者禮法也教天下者權數也拯難者
常以權變禮以數傷法有國者以尚德而賤數尊禮而晦
權何哉禮法行則人安其分務於修身權數勝則人思變
常務於苟得安其分理之源也思變常亂之本也故教一

時之弊者事不可貽於將來法垂萬祀者遠不必行於當代切以武成王殷臣也見紂之虐不能諫之而佐武王以傾之於周卽社稷之臣矣於殷謂之何人哉不然者何其效極橫流業傳寰宇孔聖片言以褒之謀如神化勳樹宗伯周書無篇以紀之其不以某氏不可傳言不可訓耶且夫尊其道者必師其人師其人必尙其行使天下之人必人是廟也登是堂也稽其人可以見師思其道所由致法則卑夫立節死義之士安所措其心乎聖人所以宗堯舜賢夷齊不法桓文不贊伊呂先人之敬讓遵之以禮讓蓋謂此也況文武之道非二宗猶天地之有陰陽時日之有晝夜相依而立相須而成故王者之制因彼此而爲伍因

伍而爲鄉因鄉而爲軍鄉有六故制六軍處常可以理人有難足以應敵閭長黨正卽率五焉帥師卽大夫焉下逮列國皆尊其制故將軍卽正卿也執大柄卽元帥也暨乎戰國陵夷王道蕩滅務於攻取不顧典刑遂有孫吳之略興起翦之才用文武之事異將相之職分蓋於此始也今聖上纂祖宗之鴻猷建中興之盛業方將口頽波於上古垂格言於後昆猶以武成與文宣爲偶權數之略與道齊衡恐非不刊之典臣愚謂宜罷上元追封立廟之制依貞觀於礪谿置祠有司以時享奠斯得禮正也

又以武將左領軍衛大將臣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請依今禮約定

議曰當今兵革未偃宜存武教以尊古重忠烈以勸今欲有貶損非激勸之道也頃者追尊致禮者文豈亂者武遂追尊王位以時祀之爲武教之主若不尊其禮則無以重其教也故文武二教猶五行之迭用四時之代序固宜並立廢之不可況其典禮之制已歷二聖今欲改之恐非宜也

至九月十六日敕以上將軍以下充獻官餘依李紆奏詔曰虞書云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文化武功皇王之二柄祀禮教敬國典孔明稽開元舊儀可爲口則其武成王廟自今以後宜令上將軍以下充獻官餘依李紆所奏

其廟長安在子城南含光門行道西太平坊其制一如文宣王廟右設樽奠之數並如文宣王廟

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帝謹遣上將軍姓名敬祭於武成王爰定韜略載成七德功業昭著生靈攸仰俾茲末學克奉舊章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留侯張良等配神尙饗

配座文首同上唯去謹字云致祭留侯等唯子等宣揚武教光贊韜鈴

大濟生靈遺範千載謹以制幣饗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

祀配神尙饗

樂文其詞元缺常借文宣王廟樂章用貞元六年正月十四日詔原王傳下邵補之

迎神奏宣和之樂三成姑洗卜啟不從 兆發非熊 乃

傾荒政 奚佐一戎 盛烈載垂 命祀惟崇 日練上戊

宿嚴闕宮 迎奏嘉至 感而遂通

奠幣登歌奏肅和 管磬升 瓊籥集 上公進 嘉幣執

信以通 倭如及 恢帝功 錫后邑 四維張 百度

立 繇億載 邈難接

迎俎酌獻 五齊潔 九牢碩 琬琰循 蠶絲滌 進具

物 揚鴻勳 和奏發 高靈寂 虔告終 繁祉錫 昭

秩祀 永無易

亞獻終獻 貳觴以獻 三變其終 顧此非馨 尚達私

衷 茅縮可致 神歆載融 始神胡周 拯溺除凶 時

惟降祐 永祀興戎

大禮記卷十

七

禮記集說

送神 明祀方終 備樂斯闕 玄纁就瘞 邊豆告徹

肝饗尚餘 光景云滅 返歸虛極 神心則悅

堯代帝王三年一饗先代帝王

帝嚳氏饗於頓丘無配 唐堯氏饗於平陽以契配

虞舜饗於河東以皋陶配 夏禹饗於安邑以伯益配

殷湯饗於偃師以伊尹配 周文饗於豐以太公配

武王饗於鎬以周公配 漢高祖饗於長陵以蕭何配

臣涇案帝嚳者黃帝之曾孫姬姓也名發言其能序星辰以著眾唐堯出帝嚳之後祁姓也名放勳翼善傳聖曰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出自顓頊姚姓字都君仁聖盛明日舜舜勤眾事而野死禹亦出自顓頊姁姓也名文命自

受禪淵源流通曰禹禹能修鯀之功湯出自帝嚳子姓也

名履字天乙湯以寬理人而除其虐周姬姓也文王以文

理武王以武功漢劉姓也出自堯拯難救人法垂於後故

列土耳自武王以上歷代咸尊祀之至皇朝明慶二年禮

部尚書許敬宗上疏請依故實兼以漢祖續之上因詔有

司至今以爲恆式今並廢而不祭矣

其壇制並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二尊

開元禮云如舊有廟則祭於廟今但一壇其制推之可悉

也

右藉神席皆以莞每座用樽六實以醴齊盎齊清酒

帝嚳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帝某謹遣某官姓名祭

大禮記卷十

七

禮記集說

官準開元禮以當州長官充元以大通取敢昭告於帝高辛氏惟帝能序三辰功

施萬物式遵祠典敬以制幣儀齊粢盛庶品祗薦於帝高辛

氏尚饗

帝堯以下祝文首並準上敢昭告於帝陶唐氏

舜云帝有虞氏禹云夏王湯云商王文王云周文王武王

曰周武王漢祖云漢高帝各隨而言

惟帝則天行紀光被四表式遵祠典

舜云惟帝道光七政績宣五典式遵故實禹云惟王克平

九上功施萬代式遵故實湯云惟王革命黜暴功濟天下

式遵祠典武王曰惟王應天順人克定禍亂式遵祠典漢

祖曰惟帝神武應期在安區夏式遵祠典

敬以制幣犧齊菜盛庶品祗薦於帝陶唐氏尙饗唯陶唐文則進御視

配座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帝某謹遣某官姓名昭告於惟皋陶唐司徒

舜配云始祖皋陶氏禹配云伯益氏文王配云太公武王配曰周公召公漢祖配云蕭相國

惟公敬敷五典弘贊舜倫率由舊章

皋陶曰惟公爰定五典伯益云弼諧政道功格天地率由故實太公云純德孔明翼成周室率由舊章周公召公云道充十亂功著分陝率由舊典蕭相國云惟公翼成漢業厥功惟茂率由舊章

配享於帝陶唐氏諸各隨本帝號也敬以制幣犧齊菜盛庶品明薦於唐徒諸亦隨前號尙饗

七太子 隱太子 孝敬 章懷 懿德 節愍 惠莊

惠文 皇朝何代親答

隱太子高祖之族 孝敬章懷高宗之族

懿德節愍中宗之族 惠莊惠文睿宗之族

隱太子廟在潭和坊 孝敬廟在東都從善坊

章懷廟在長安坊高宗之族睿宗追贈雍王賢爲章懷太子懿德廟在永崇坊中宗長子本名重照高宗悅之立爲皇孫死非其罪中宗追贈皇太子諡懿德

節愍廟在待賢坊中宗第三子名重俊睿宗追贈諡節愍以舉兵誅樂安公主也

惠莊廟在昇平坊玄宗開元十二年追贈申王爲惠莊太子惠文貞順廟在安義坊 三皇五帝廟在招行坊

鄔公廟隋朝楊氏在通軌坊 介公廟後周宇文氏在懷貞坊

貞觀初詔曰介國公宇文氏落鄔國公楊行恭二王之後禮數宜隆寢廟未修廩餼多缺非所以追崇先代式敬以今可令有司量置國官營修廟宇

里社稷祝文某坊某村社正姓名合社若干人等敢昭告於社神稷神惟神載育黎元長茲庶物時屬仲春仲秋日惟吉戊

稷神云唯神主茲百穀粒此羣黎今屬仲春仲秋日惟吉戊謹率恆典敬以特牲清酒菜盛庶品祗薦於社神稷尙饗

時早祈大社大稷子嗣天子某謹遣某官姓名敢昭告於太社爰以農要久闕時雨惟神哀此蒼生敷降靈液謹以制玉帛清酌脯醢明薦於大社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尙饗大稷

文同后土后稷亦同 唯前去嗣皇帝也

州縣早祈社稷子刺史姓名敬遣某位姓名敢昭告於社神

久闕時雨黎元惟懼哀此蒼生敷降嘉液謹以制幣清酒脯醢明薦於神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尙饗配座文同縣云子縣令姓名敬

時早祈岳鎮海濱山川子嗣天子某謹遣某位官姓名敢昭

告於東方岳鎮海瀆久缺時雨黎元惟懼惟神哀救蒼生敷降嘉液謹以制幣清酒脯醢明薦於東方岳鎮海瀆之神尚饗

州縣祈諸神于刺史謹遣某官姓名敢昭告於某神爰以農要久缺時雨惟神哀此蒼生敷降靈液謹以制幣清酒脯醢明薦於某神尚饗

得雨報大社稷首同於大社往以久缺時雨敢陳誠禱惟神昭祈降茲嘉液率土霑洽蒼生咸賴謹以玉帛犧齊黍盛庶

品明薦於大社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饗稷及配同州縣報社稷首同於社神往以久缺時雨式陳誠禱惟神鑒

祐降茲嘉液品物霑洽蒼生咸賴謹以牲幣黍盛庶品薦於社神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饗稷及配同

崇國門子嗣天子謹遣某官姓名敢昭告於國門霖雨淹久害於百穀惟靈降福應期開霽謹以清酌嘉薦明告於神尚饗州縣文同惟首各具本官位姓名也

雨止報上首同於國門前以霖雨式陳誠禱惟神降祉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少牢黍盛明薦於神尚饗州縣未云清酒儀齊無少牢耳

司寒子皇帝謹遣某官姓名敢昭告於玄冥之神順茲時令層冰堅厚式遵常典將納凌陰謹以玄牡秬黍嘉薦清酌明祀於神尚饗

大雉子天子謹遣太祝臣姓名昭告於太陰之神玄冬已謝青陽馭節惟神屏除凶厲俾無後難以清酌敬薦於太陰之

神尚饗

州縣雉子祝姓名敢昭告於太陰之神寒往暑來陰陽之恆度惟神無決其道以屏凶厲謹以清脯之奠敬薦於神尚饗

神尚饗

皇帝加元服謁太廟子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姓名敢昭告於獻祖宣皇帝妣宣莊皇后張氏敬遵恆典禮加元服以今吉辰祇見謹以一元大武明粢粢其嘉蔬嘉薦醴齊明薦於獻祖尚饗

三品以上時饗文子孝曾孫某官告於某祖考某封諡祖妣某邑夫人某氏時惟仲春仲夏伏增遠感謹以柔毛剛鬣明粢

四品五品時享文子孝曾孫某官封敢昭告於某封諡時惟仲春仲夏伏增遠感謹以柔毛剛鬣明粢

於某祖考某封諡祖妣夫人某氏尚饗祖孝子孫各隨所稱其文並同

六品之下春祠並與四品文同惟末三謹以剛鬣柔毛祠事為異耳

三品以上喪祭后土文某官姓名敢昭告於后土之神某官封諡定茲幽宅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犧齊黍盛庶品薦於后土之神

虞祭子哀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諡日月遊邁奄及反虞叩地呼天五情糜潰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鄉合鄉其嘉蔬嘉薦醴齊哀薦祫事於考某官封諡

卒哭子哀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諡日月不居奄及卒哭追慕永往攀號無逮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鄉合鄉其嘉

追慕永往攀號無逮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鄉合鄉其嘉

追慕永往攀號無逮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鄉合鄉其嘉

追慕永往攀號無逮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鄉合鄉其嘉

疏嘉薦醴齊哀薦成事於考某官封諡

小祥子哀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諡歲月驚迫奄及小祥攀慕永遠重增屠裂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柔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祇薦祥事於考某官封諡

大祥首尾並準小祥日月逾邁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踣謹以

潔牲柔毛剛鬣云云

禪祭首尾並準上唯改云祇薦禪事禪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潔牲柔毛云

云

三品以上附喪子孝曾孫某敢昭祭於曾祖某官封諡祖某官封諡考某官封諡世罪積不滅歲及免喪入先王制禮練主人附宗廟上遷昭 繼序是用遷於皇考封諡以遷皇考

大唐郊祀錄卷第十

三

通開書

封諡躋附孫某封諡謹以潔牲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泖酒祇薦於曾祖某官封諡祖某官諡考某官封諡尚饗

三品以上改葬虞祭文子孝孫某敢昭告於祖考某官封諡

改遷幽宅禮畢終虞夙夜匪寧啼號罔極謹以潔牲柔毛剛

鬣明柔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祇薦虞事於祖考某官封

諡

大唐郊祀錄卷第十

大唐郊祀錄十卷唐王涇撰署銜朝散郎前行河南密縣尉

太常禮院修撰唐禮志載永貞元年遷高宗祔德宗元和元

年祔中宗祔順宗兩事皆涇主議一稱禮官一稱太常博士

唐會要元和十四年太常丞二疏可攷見者止此是書涇自

舊自辨神位至小祀凡例入目逐條下並附臣涇案云云乃

涇上史館者謹集歷代郊廟享禮之要及唐朝因革沿革之

制其中義有同異皆隨文注釋從鄭從王考證詳核舊書經

籍志無此目惟新書藝文志及書錄解題有之 四庫未收

阮文達亦未進呈止金山錢氏指海十人集卽刻汪謝城日

校本而以臧眉卿壽恭本校之再取其冬至樂章以校樂

志如奠祖配天此作尊祖肅唱和鳴此作肅雍享獻惟贊此

作惟寅歸風疾此作歸靈可訂舊史之謬夕月樂章月以陰

德入句九宮貴神全篇樂志並無尤可補舊史之闕補撰樂

章有大闕國太常博士張連謝城據以爲王閔時所竄亂之

證而惜張連姓名他無可攷遂不知補撰在閔何時今案太

廟迎神第二奏樂章注云元闕臣陳致雍補致雍南唐太常

博士見陸游書后妃傳馬令書潘佑傳吳任臣十國春秋有

致雍傳云陳致雍莆田人博洽善文辭憲章典故仕閩景宗

爲太常卿入南唐以通禮及第景宗閩王延義廟號致雍與

張連同官其補撰樂章似當在永隆時然考五代會要唐天

成三年封福建節度使王鈞爲閩王更名鏐五代史唐長興

三年自稱帝國號大閩改元龍啟然猶稱藩於朝廷諡曰惠

三年自稱帝國號大閩改元龍啟然猶稱藩於朝廷諡曰惠

宗大號初膺制禮作樂外示藩屬於中朝內以儀型夫臣下
連與致雍同官治禮樂章之補當在是時此本何夢華鈔贈
吳氏拜經樓者有虞臣記然訛舛特甚頗費校讐歲在旃蒙
單閼冬月烏程張鈞衡跋

疏嘉薦醴齊哀薦成事於考某官封諡

小祥子哀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諡歲月驚迫奄及小祥

攀慕永遠重增屠裂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柔薌合鋪其嘉

蔬嘉薦醴齊祗薦祥事於考某官封諡

大祥首尾並小祥日月逾邁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踣謹以

潔牲柔毛剛鬣云云

禪祭首尾並準上唯禪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潔牲柔毛云

云

三品以上耐喪子孝曾孫某敢昭祭於曾祖某官封諡祖某

官封諡考某官封諡世罪積不滅歲及免喪入先王制禮練

主人耐宗廟上遷昭 繼序是用遷於皇考封諡以遷皇考

大唐郊祀錄卷第十

通開義書

封諡躋耐孫某封諡謹以潔牲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渙酒祗

薦於曾祖某官封諡祖某官諡考某官封諡尚饗

三品以上改葬虞祭文子孝孫某敢昭告於祖考某官封諡

改遷幽宅禮畢終虞夙夜匪寧啼號罔極謹以潔牲柔毛剛

鬣明柔薌合鋪其嘉蔬嘉薦醴齊祗薦虞事於祖考某官封

諡

大唐郊祀錄卷第十

大唐郊祀錄十卷唐王涇撰署銜朝散郎前行河南密縣尉

太常禮院修撰唐禮志載永貞元年遷高宗廟德宗元和元

年祔中宗祔順宗兩事皆涇主議一稱禮官一稱太常博士

唐會要元和十四年太常丞二疏可攷見者止此是書涇自

舊自辨神位至小祀凡例入目逐條下並附臣涇案云云乃

涇上史館者謹集歷代郊廟享禮之要及唐朝因革沿襲之

制其中義有同異皆隨文注釋從鄭從王考證詳核舊書經

籍志無此目惟新書藝文志及書錄解題有之 四庫未收

阮文達亦未進呈止金山錢氏指海十八集卽刻汪謝城日

校本而以藏眉卿壽崇本校之再取其冬至樂章以校樂

志如莫祖配天此作尊祖肅唱和鳴此作肅雍享獻惟贊此

唐郊祀錄

通開義書

作惟寅歸風疾此作歸靈可訂舊史之謬夕月樂章月以陰

德入句九宮貴神全篇樂志並無尤可補舊史之闕補撰樂

章有大闕國太常博士張連謝城據以爲王閔時所竄亂之

證而惜張連姓名他無可攷遂不知補撰在閔何時今案太

廟迎神第二奏樂章江云元闕臣陳致雍補致雍南唐太常

博士見陸游書后妃傳馬令書潘佑傳吳任臣十國春秋有

致雍傳云陳致雍莆田人博洽善文辭憲章典故仕閩景宗

爲太常卿入南唐以通禮及第景宗閩王延義廟號致雍與

張連同官其補撰樂章似當在永隆時然考五代會要唐天

成三年封福建節度使王鈞爲閩王更名鏐五代史唐長興

三年自稱帝國號大闕改元龍啟然猶稱藩於朝廷蓋曰惠

余著尚書古文疏證言孔安國古文文學源流真偽而斷以朱子之言分經與序爲二以存古制或議安國之從祀可得而去乎余曰唯唯否否安國之尚書古文誠失實然而於經籍之功亦有不可得而泯者如孝經二十二章傳至梁始亡論語二十一一篇何晏時雖不傳而今論語註有所謂孔曰者卽安國之辭是其有功于論語不可泯也禮古經五十六篇十七篇與高堂生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序

一

世楷堂藏板

所傳正同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哀帝時欲立學官不果鄭康成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今鄭註有所謂古文作某者卽安國之本所謂今文作某者乃從安國本也逸禮三十九篇唐初猶傳諸儒曾不以爲意遂燬於兵而吳澄所纂逸經八篇猶安國之遺也是其有功于儀禮不可泯也禮記未詳篇數然漢志亦謂自孔壁得之伏生今文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安國古文出始

分析之酒誥召誥率多脫簡劉向以中古文校之始復完備是卽其有功于今文尚書亦不可泯也且論其生平固無得而訾議也考其世系固先聖之嫡派也其從祀烏得而廢諸愚有感於斯因上溯我

先師孔子祀典侑舞籩豆有宜復者與

先賢先儒有宜進于廟庭者有宜復宜補入從祀者有宜進于兩廡者有宜議黜者謹竭愚鄙

援經據義不敢有一毫臆見於其間用編是稿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序

二

世楷堂藏板

附載疏證之末他日倘荷

聖天子之知恭呈

睿鑒獲

採芻蕘其於我

朝隆師重道之大典或亦仰助萬一云康熙四十二年歲次癸未十月旣望太原閭若璩敬識於淮山陽之禮堂

孔廟從祀末議

太原閻若璩百詩著

第一言孔廟祀典宜復八佾十二籩豆於太學

按孔廟祀典損益宜於得中明成化中增定八佾十二籩豆以益爲尊者也嘉靖初易像爲主易王稱師以損爲尊者也像非儒者之教而王號不足以極隆惟師之尊直與親並雖天子可以北向事之故嘉靖之損與成化之益實相成也獨張孚敬不學妄議損先師佾舞籩豆爲不同天子名之曰不敢上擬事天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卷第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之禮不知德足配天何不可事以事天之禮乎且損益之原在祭之者而不在所祭者孔子布衣也而祭之於太學者天子也以天子尊天子師既北面而拜饗之而用天子禮樂何不可之有如謂不可以八佾而以六佾吾則謂孔子生時固未嘗爲諸侯王也卽六佾豈其所固有者哉亦見其進退失據妄而無當矣則夫佾之八也籩豆之十二也爲天子主祭而特隆之于太學者也非以帝禮追隆先師也至于府州縣學或循元制籩豆各以十而殊于太學也亦宜

第二言十哲而外宜進有若公西華兩賢於廟

庭而廣爲十二哲

按十哲顏子居首顏子旣配饗以曾子當其數而居

子夏之下後曾子又升配饗

在宋度宗咸淳三年

人以爲必有若

進矣已而進子張子張不愧也竊思有若終不可屈

兩廡但難位置之偶讀王伯厚論語考異曰有若蓋

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以孟子宰我子貢

有若智足以知聖人爲斷快哉論也又思兩廡有公

西華以孟武伯問仁子路曾皙等侍坐二章觀之其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卷第十

四

世楷堂
藏板

政事之才實與由求並豈宜屈此愚意當進有若公西華於廟庭廣爲十二哲如是則德行有三人焉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亦三人焉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亦三人焉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亦三人焉子游子夏子張或曰子張之屬文學也何居余曰余始終斷以孟子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皆孟子之言也位置正宜於此

第三言秦冉顏何宜復祀縣貢宜補入

按孔子弟子史記七十七人有公伯寮秦冉郭單則家語所無家語亦七十七人別以陳亢琴牢縣單當其數合而計之整八十八人嘉靖九年公伯寮以愬子路沮孔子罷宜矣而秦冉顏何以不載家語罷則大非蓋顏何特不見於嘉靖時議禮者所據之家語而未嘗不載唐小司馬時之家語是二人宜復祀又兩無不見有縣直或以縣直卽郭單亦非宜補入以合家語如是則孔子所謂受業身通者皆全具矣

第四言公明儀宜從祀樂正克宜進於兩廡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卷第十

五

世楷堂

按從祀者程子門人有楊時朱子門人有蔡沈豈有曾子高弟公明儀見祭義註者孟子高弟樂正克見孟子配饗者反在兩廡之外乎誠爲闕典或曰其位次若何余曰公明儀在先儒左氏之上樂正克在穀梁氏之下可也皆稱先儒

第五言曾申申詳均宜從祀

按四配中曾子有子曰曾申字子西

集註以爲曾子孫者非

賢見孟

子宜從祀十哲中子張有子曰申詳賢雖下于子思卻與泄柳並亦宜從祀或曰其位次若何余曰公明

儀既入此二子當在公明儀之上亦稱先儒蓋儀又子張高弟見檀弓疏

第六言河間獻王德宜入從祀

按漢從祀諸儒未及河間獻王德誠爲闕典嘗考河間獻王德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五篇閱其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藏于秘府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於輯畧而後有門人杜子春能通其讀故邇周禮之功實自河間獻王始且河間獻王之功亦不細矣據漢志及隋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卷第十

六

世楷堂

經籍志則禮古經出孔壁者安國得而獻之出於魯淹中者獻王得而獻之孝經十八章獻王所得顏芝之本也是記百三十一篇獻王得七十子後之書也立毛氏詩則毛萇爲之博士立左氏春秋則賈公爲之博士濟濟乎洋洋乎西京之儒者未能或之先也其從祀烏得而舍諸

第七言諸葛孔明宜入從祀

按王通胡瑗從祀程敏政斷以程朱之言是也但朱子近思錄第十四卷載論聖賢諸子之語自孔子下

十有六人盡入從祀雖荀卿揚雄亦曾入而未終而終不似諸葛孔明尙闕焉有待竊以程子稱其爲王佐爲儒者爲庶幾禮樂推之可謂至矣復討論得陳氏龍正書有云學須靜其旨與寂然不動通乎集衆思其道與舍己從人近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罪廢人而人感泣其用與不費不庸不怨協乎持心如秤不爲人輕重所云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者與易傳隨之九四次孔明於伊周程子先得我心哉余謂陳氏此段尤先得我心卽以之作漢諸葛孔明先生從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七

世楷堂藏板

祀議可

第八言范仲淹宜入從祀

按孔明而外復得一人曰宋范文正公公宜從祀屢爲議者所歸王氏諱欲歐陽修范仲淹並進王氏世貞則欲黜修而進仲淹諒哉仲淹在位以天下爲己任日夜謀慮興致太平橫渠氏張載幼好談兵爲書謁仲淹一見知其遠畧勸讀中庸遂成大器見武襄狄青奇之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其樂育成就豈淺鮮哉且其年最

長生于太宗端拱二年己丑胡瑗少四歲生太宗淳化四年癸巳邵雍生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辛亥周敦頤生真宗天禧元年丁巳司馬光生天禧三年己未張載生天禧四年庚申程顥生仁宗明道元年壬申頤二年癸酉楊時生仁宗皇祐五年癸巳羅從彥生神宗熙寧五年壬子胡安國生熙寧七年甲寅李侗生哲宗元祐八年癸酉然後及朱及張及呂從祀中異代者旣以序朝則同代者自宜序齒或曰聖門重道不重齒果爾則朱子不應列宋之第十三或曰以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八

世楷堂藏板

從祀時先後序果爾則胡瑗在明嘉靖始入又不應突列周程前凡此皆禮之無可疑者

第九言蔡元定宜進于兩廡

按議者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則臣雖齊聖不先君食河間毛萇不可並祀兩廡宜進河間于啟聖祠石華峙企齊曰子不可先父食謂如同參攸配饗堂上而其父列食于兩廡若河間與萇皆以傳經從祀爲重一統于先師爲昭爲穆未覺不可

師弟子列于兩廡

余曰今蔡元定父子不兩地祀乎企

齊曰周禮臣程珦朱松皆以子得升祀啓聖祠若蔡元定自有功聖門非以子重者仍宜改祀于兩廡可也余曰此說誠是吾爲子識之

第十言黃幹直卿宜援蔡沈之例以進

按朱子門人蔡沈以書集傳進而黃幹直卿所編喪祭二禮尤精博出蔡氏上行誼首爲朱子所推重亦宜進

第十一言兩廡先賢先儒位次多凌躐宜請釐

正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卷第十

九

世楷堂藏板

按兩廡先賢先儒位次多凌躐蓋緣歷代以來有遷者改者黜者而昭穆不易

兩廡序列與太廟昭穆爲昭穆常爲穆不同

則西多于

東于是西之先儒左氏躐於東之先賢秦非之上西之漢儒孔安國躐于東之周儒穀梁赤之上甚且以弟而先兄程頤之於顯是也以南宋而先北宋朱熹之於司馬光是也他若此尙衆愚謂須俟上所議進者悉進無遺賢然後一堂之上首四配次十二哲兩廡之間先先賢若干人次先儒若干人東西對敘逐位遞遷按其朝代及齒而一一釐正之斯可稱爲不

刊之典

先大人徵君先生自幼至壯自壯至老手不釋卷每著一書必廣搜博引旁通曲喻致精致確而後止所著有四書釋地四書釋地續四書釋地又續尙書古文疏證朱子古文書疑校訂困學紀聞古文百篇孟子生卒年月考潛邱劄記釋地餘論皆有功經學而疏證內附載孔廟從祀末議尤有功於聖門詠自愧庸鈍未讀父書不能闡明其所以而恭值我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卷第十

十

世楷堂藏板

皇上加意斯文鼎新

太學俎豆增光朝野胥慶而吾父是議當此千載一時顧秘而弗獻則罪戾滋甚爲付諸梓以公諸聖人之徒倘荷聞於

朝廷俾得黼黻祀典則不僅吾父所深幸當卽凡爲聖人之徒者之所共幸矣康熙四十三年歲在甲申十月初九日男詠敬記于開河舟次

附錄

古文尙書疏證第一百二十八

或問孔安國之從祀在唐貞觀二十一年實以古文尙書今子既辨古文尙書經與傳皆屬假託然則安國之從祀亦可得而去乎余曰唯唯否否安國之尙書誠假託然其於經籍之功亦有不可得而泯者如孝經二十二章傳至梁始亡論語二十一一篇何晏時雖不傳而今論語註有所謂孔曰者卽安國之辭是其有功於論語不可泯也禮古經五十六篇十七篇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卷第十

士

世楷堂
藏板

與高堂生所傳正同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哀帝時欲立學官不果鄭康成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今鄭注有所謂古文作某卽安國之本所謂今文作某者乃從安國本也逸禮三十九篇唐初猶傳諸儒曾不以爲意遂燬於兵而吳澄所纂逸經八篇猶安國之遺也是其有功于儀禮不可泯也禮記未詳篇數然漢志亦謂自孔壁得之伏生今文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安國古文出始分析酒誥召誥率多脫簡劉向以中古

文校之始復完備是卽其有功于今文尙書亦不可泯也且論其生平固無得而訾議也攷其世系固先聖之嫡派也其從祀烏得而廢諸愚于是有感於漢從祀諸儒矣伏生以尙書二十八篇祀宜也高堂生以儀禮十七篇祀宜也毛萇以傳詩三百五篇祀亦宜也獨杜子春以周禮后蒼以禮記則有可得而議焉者杜子春爲劉歆門人永平初尙存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焉馬融鄭康成之傳註皆始于此是以爲有功周禮而不知其有功周禮與杜林之有功古文尙書差相等耳固未殊絕也何以言之創始者難爲功繼起者易爲力當秦火絕滅之餘而能存亡保缺抱聖人之遺經獨傳于世如伏生高堂生之功豈不爲殊絕哉至王莽亂尙不至如秦火之甚故論實有功于周禮其惟河間獻王德乎河間獻王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五篇闕其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藏于祕府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於錄畧而後有門人杜子春能通其讀邇厥淵源實自獻王故論周禮之功進

河間獻王德于兩廡而罷杜子春可也且河間獻王之功亦不細矣據漢志及隋經籍志則禮古經出孔壁者安國得而獻之出於魯淹中者獻王得而獻之孝經十八章獻王所得顏芝之本也見邢昺疏記百三十一篇獻王得七十子後之書也立毛氏詩則毛萇爲之博士立左氏春秋則賈公爲之博士濟濟乎洋洋乎西京之儒者未能或之先也其從祀烏得而舍諸后蒼之從祀在嘉靖九年張孚敬是年尙名聰茲從賜名枋國大正祀典黜戴聖而進后蒼推孚敬之意以春秋三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卷第十

三

世楷堂藏板

傳有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尙書今文有伏生古文有孔安國毛詩有毛公獨三禮儀禮有高堂生周禮有杜子春而禮記有戴聖今戴聖以臧吏見黜不可不思一人以補之於是見藝文志有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儒林傳有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大戴小戴遂以后蒼者爲有功禮記而祀之不知后蒼之明禮亦明高堂生之儀禮耳其與禮記固絕不相蒙者也今世俗槩以禮記爲曲臺記此語不知何所自來而孚敬亦從而靡甚

矣孚敬之不學也鄭康成六藝論謂高堂生以禮授蕭奮奮授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是爲五傳弟子所傳皆儀禮也又謂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今大戴禮記是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禮記之在西漢原不立學官卽大小戴所刪亦不見藝文志東漢後馬融盧植鄭康成始各有解詁通爲三禮焉故若論禮記之功雖罷后蒼可也或曰漢儒罷祀皆以過劉向以誦神仙方術罷賈逵以附會圖讖罷馬融以黨附勢家罷何休以註風角等書罷今杜子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卷第十

古

世楷堂藏板

春后蒼子安得以過而罷之余曰無過者雖罷仍改祀於其鄉若杜子春后蒼者依盧植鄭康成之例祀於鄉可也或曰毛萇爲河間獻王博士屬有君臣之分而並列兩廡間魂魄其能安乎余曰吾思之稔矣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則臣雖齊聖不先君食可知也當仍毛萇子兩廡而進河間獻王德於啟聖祠位次在顏曾孔孟孫四先賢之下周程朱蔡四先儒之上亦稱曰先儒可也嗚呼余之爲斯論也自以爲不可復易昔程敏政當宏治初元上疏議孔子廟庭祀典

孰者當存左氏 公羊 高 穀梁 赤 伏勝 孔安

孰者當罷戴聖 劉向 賈逵 馬融 何休 王

孰者當進王 鄭 康 成 服虔 孰者當改

孰者當還配 孰者當還配

於啟聖孟孫氏 曾點 孔鯉 與從祀啟聖 程瑀 未公

凡三十九人俱不果行逮嘉靖朝張孚敬枋國始一

一如其議以行之論之定者不行之于己者可行之

于人不行之於一時猶可行之於後世如此余之爲

斯論也深所望於後之君子哉

昭代叢書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世楷堂 藏板

按程敏政疏亦謂后蒼有功禮記宜與左氏伏生等

一體從祀則張孚敬之誤不獨誤讀漢書亦緣敏政

有以先之不特此也以鄭夾漈之博與猶謂漢世諸

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

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此何異說夢乎

篁墩一疏援經據義出入凜如秋霜雖未見行當代

猶獲見賞異時故孚敬於其原疏之外所特進者一

人歐陽修從前祭酒謝鐸之議黜革者一人吳澄從

今舉人桂華之議從祀啟聖祠者一人蔡元定愚竊

有議焉者歐陽修從祀雖稱其衛道之功同於韓愈

而實以濮園之議合于己私故孚敬得而進之當嘉

靖六年上已欲進歐陽修緣費宏楊一清不可而止

是當日君臣固未敢毅然行也至孚敬則行之不恤

矣吾恐後世之君子有以議其短長也愚嘗考鄭康

成生平與盧植同無過而植經解已不傳康成尙大

顯於世卽其于三禮之功亦不細爲當日計者康成

仍宜留旣而思之康成最惑溺緯書緯書起於成哀

之後東京尤盛爲儒宗者正當引聖經以折其妄而

昭代叢書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世楷堂 藏板

反援以證經是信經不若信讖緯也賈逵以附會圖

讖罷矣何休以註風角等書罷矣不罷康成無以服

賈何之心改祀於鄉亦可謂得其平者矣凡余議從

祀諸儒皆平心易氣不敢有一毫私喜怒於其間良

以此質鬼神俟後聖之事也今孚敬以濮議之唾餘

一旦膺主眷擅國柄遂敢進其所私喜之人於廟庭

而又殺先師之僉舞籩豆爲不同天子名之曰不敢

上儼乎事天之禮不知德足配天何不可事以事天

之禮乎且成均者天子釋奠尊師之地也以天子尊

天子師而用天子禮樂又何不可之有乃孚敬以意爲降殺平噫字敬以勢力壓天下之人俾不敢議其大禮而又欲以勢力壓萬世之人俾不敢復議其祀典也哉

又按逸禮三十九篇謂唐初猶傳天寶之亂遂燬於兵出草廬吳氏說不知何所自來獨朱子文集及語類有唐初其書尙在一語與他語互異因徧考隋經籍志新舊兩唐志俱無禮古經五十六篇或逸禮三十九篇之目僅存者今儀禮十七篇而已賈公彥疏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卷第十

世楷堂藏板

周禮儀禮於鄭註所引逸禮處不能辨出何書孔穎達疏月令能知所引爲中霽禮文矣然亦不言具存則可證唐初無現傳之事也安國壁中所得實止論語孝經尙書禮經四部無禮記今云然者亦偶本漢志余又曾疑漢志魯共王壞孔子宅一段禮記記字爲衍文或經字之譌因顏注未明故未盡削去實非屬定論也

又按周禮廢興序云王莽時兵災並起劉歆弟子喪亡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尙在蓋杜子春乃緱

氏縣人非緱爲人氏與杜子春各爲一人隋志譌云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鄭夾漈因之遂謂禮有緱氏要鈔四卷不知此見隋志及唐經籍志俱爲禮記要鈔注云緱氏撰似是六朝人唐藝文志則名緱氏要鈔六卷爲宋戴禺撰豈東漢初書乎鄭之妄多此類

又按隋志云河間獻三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亦譌漢志於此記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蓋七十子既喪源遠而末益分其時之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卷第十

世楷堂藏板

學者各撰所聞故多雜隋志誤會增及字遂畫爲二樣人與杜子春同請更證之漢志於王史氏二十一篇下亦注七十子後學者劉向謂王氏史氏六國時人則七十子後學者六字豈有仲尼弟子在內哉又按以后氏曲臺記爲卽今禮記誤實始徐堅等初學記堅云見禮記正義今禮記正義無斯語堅必有誤

又按石華峙紫嵐告余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謂如顏曾子思配饗廟庭而路哲伯魚反下從兩廡之類非

謂並列于兩廡者並列兩廡若河間獻王毛萇雖君臣一統於先師之尊左昭右穆如宗廟行列未覺不可余曰蔡元定父子不兩祀之乎紫嵐曰周輔成程珦朱松皆以子貴故宜從祀啟聖蔡元定自有功聖門非以子後重者仍宜改祀於兩廡可也余曰此說誠是吾爲子識之

又按程珦朱松從祀程篁墩稱其子之學開於父一首識周濂溪于屬吏之中薦以自代而使二子從游一臨沒時以朱子託其友胡籍溪而得程氏之學且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九

世楷堂藏板

珦以不附新法遂去松以不附和議奉祠矣歷官行已咸有稱述若周輔成者特以萬曆二十三年湖廣撫按援珦松之例以進案潘興嗣親爲茂叔友又據其子所次行狀撰墓文並未及輔成行實一字但云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而已其云多善政者疑後人傳會非實竊謂縱實濂溪不由師傅默契道妙學於其父何與哉而援珦松例邪罷之爲宜又按程篁墩議孔子弟子從祀據家語而以史記所載爲後人附益誤太史公明云弟子籍出孔氏古文

近是家語在唐初已非古本見顏師古注竊以二書亦未可偏廢史記七十七人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則家語所無家語亦七十七人別以陳亢琴牢縣亶當其數合而計之整八十人嘉靖九年公伯寮以愬子路沮孔子罷宜矣但秦冉顏何以不載家語罷則大非二人宜復祀且顏何特不見篁墩所據家語而未嘗不載唐小司馬時家語見史記註程氏亦考未詳又兩廡不見有縣亶或以縣亶卽鄒單亦非宜補入以合家語如是而孔子所謂受業身通者皆全具矣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三

世楷堂藏板

他若石室圖有蘧伯玉林放申振篁墩以振卽史記申黨宜存振去黨合論語蘧伯玉在所嚴事林放止稱魯人未聞在弟子之列改祀于鄉此則最爲論之持平無庸更議云又按七十子之祀既定仍有可議者三一羅從彥李侗皆萬曆四十一年進今天下學宮尙未通祀宜詔論之一朱子門人蔡沈以書集傳進而黃幹直卿所編喪祭二禮尤精博出蔡上行誼首爲朱子推重亦宜進一程子門人有楊時朱子門人有蔡沈豈有曾

子高弟公明儀見祭義註者孟子高弟樂正克見孟子配饗者反在兩廡之外乎誠爲闕典或曰其位次若何余曰公明儀在先儒左氏之上樂正克在穀梁氏之下皆稱先儒可也

又按孟子之父孟孫氏孫字宜去方與廟庭亞聖之氏同生平行實

無考以孟子之故遷配啟聖祠人無異議則祀典既

可上及於父亦可下及於子四配中曾子有子曰曾

申字子西集註以爲曾子孫者非賢見孟子宜從祀

十哲中子張有子曰申詳賢雖下于子思却與泄柳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卷第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並亦宜從祀或曰其位次若何余曰公明儀既入此

二子當在公明儀之上亦稱先儒蓋儀又子張高弟

見檀弓疏

又按李侗從祀周木於成化乙巳曾請於朝不果行

後作延平荅問序曰自愧寡陋未考元史從祀之詳

余案元史祭祀志載宋五賢從祀是至正十九年胡

瑜乞加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沈真德秀五人名爵從

祀廟庭二十二年已準行矣何後正統初仍以胡蔡

真入從祀宏治間謝鐸徐溥疊以楊時爲請議論雖

正終不知有勝國已行故典然則明臣之寡陋大抵爾爾竊以如木之能自愧者亦罕其人矣

又按十哲顏子居首顏子既配饗以曾子當其數而

居子夏之下後曾子又升配饗在宋度宗咸淳三年

人以爲必有若進矣已而進子張子張不愧也竊思

有若終不可屈兩廡但難位置之偶讀王伯厚論語

考異曰有若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以

孟子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爲斷快哉論也

又思兩廡有公西華以孟武伯問仁子路曾皙等侍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卷第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坐章觀之其政事之才實與由求並豈宜屈此因思

當上請於朝廣而爲十二哲如是而德行有三人焉

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亦三人焉宰我子貢有若

政事亦三人焉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亦三人焉子

游子夏子張或曰子張之屬文學也何居余曰程篁

墩議王通胡瑗從祀斷以程朱之言愚則終始斷以

孟子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他日子夏子

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皆孟子之言也位置正宜於

此不然孟子之言反不若程朱矣

又按王通胡瑗從祀程篁墩斷以程朱之言是已但朱子近思錄第十四卷載論聖賢諸子之語自孔子下十有六人盡入從祀雖荀卿揚雄入而未終終不似諸葛孔明尙闕焉有待者竊以程子稱其爲王佐爲儒者爲庶幾禮樂可謂至矣復討論得陳氏龍正書有云學須靜其旨與寂然不動通乎集衆思其道與舍己從人近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罪廢人而人感泣其用與不費不庸不怨協乎持心如秤不爲人輕重所云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者與諸葛忠武侯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卷第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直孟子而後一人以序饗祀可矣隨之九四次孔明於伊周程子先得我心哉余謂此段尤先得我心卽以之作漢諸葛孔明先生從祀議可

又按孔明而外復得一人曰宋范文正公公宜從祀屢爲議者所歸討論得王氏禕書欲修仲淹並進王氏世貞則欲黜修而進仲淹誠哉先得我心矣且其年最長生於太宗端拱二年己丑胡瑗少四歲生太宗淳化四年癸巳邵雍生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辛亥周惇頤生真宗天禧元年丁巳司馬光生天禧三年

己未張載生天禧四年庚申程顥生仁宗明道元年壬申頤二年癸酉楊時生仁宗皇祐五年癸巳羅從彥生神宗熙寧五年壬子胡安國生熙寧七年甲寅李侗生哲宗元祐八年癸酉然後及朱及張及呂一以齒所謂異代者旣以序朝而同代者自以序齒一也或曰聖門重道不重齒果爾朱子不應列宋之第十三或曰以從祀時先後序果爾胡瑗在明嘉靖始入又不應突列周程前凡此皆禮之無可疑者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卷第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生平無可以僅以議論曰性惡是也愚敢援荀卿之例及王陽明陽明生平亦無可以亦僅以議論曰無善無惡是也辨無善無惡者衆矣而莫善於萬歷間顧高二公顧端文憲成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處而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則陰壞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人爲善

去惡而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三三 世楷堂藏板

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日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卻爲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既已拈出一箇虛寂又恐人養成一箇虛寂縱重重教戒重重

屬付彼直見以爲是爲衆人說非爲吾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昇之以所樂而復摠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羅念菴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以爲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南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此語殊未穩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必依憑此語如服鴆毒未有不殺人者海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三三 世楷堂藏板

內有號爲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于天下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于鴆毒四有之說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於外道然則陽明再生口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高忠憲攀龍作方學漸性善釋序曰名性曰善自孟子始吾徵之孔子所成之性卽所繼之善也名善曰無自告子始吾無徵焉竺乾氏之說似之至王陽明始以心體爲

無善無惡心體卽性也今海內反其說而復之古者
桐城方本菴及吾邑顧涇陽方謂天泉證道乃王龍
溪之言託於先師陽明攀龍不敢知竊以陽明所謂
善非性善之善何則彼謂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則是
以善屬之意也其所謂善第曰善念云而已所謂無
善第曰無念云而已吾以善爲性彼以善爲念也吾
以善自人生而靜以上彼以善自五性感動而後也
故曰非吾所謂性善之善也吾所謂善元也萬物之
所資始而資生也烏得而無之故無善之說不足以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卷第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亂性而足以亂教善一而已矣一之而一元萬之而
萬行爲物不二者也天下無無念之心患其不一於
善耳一於善卽性也今不念於善而念於無無亦念
也若曰患其著焉著於善著於無一著也著善則拘
著無則蕩拘與蕩之患倍蓰無算故聖人之教必使
人格物物格而善明則有善而無著今懼其著至夸
善於惡而無之人遂將視善如惡而去之大亂之道
也故曰足以亂教此方君所憂而性善繹所以作也
善乎方君之言曰見爲善色色皆善故能善天下國

家見爲空色色皆空不免空天下國家見之異則體
之異體之異則用之異此毫釐千里之判也嗚呼古
之聖賢曰止善曰明善曰擇善曰積善蓋懇懇焉今
以無之一字掃而空之非不教爲善也旣無之矣又
使爲之是無食而使食也人欲橫流如水之建瓴而
下語之爲善千夫隄之而不足語之無善一夫決之
而有餘悲夫

又按陽明之學出于象山象山生平亦無可以亦當

以其議論曰顏子爲不善學是也此語果是則孔子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卷第十

六

世楷堂
藏板

爲非孔子不非則此語殆無忌憚且荀卿之所以疵
者在言性惡與孟子相反反孟子者旣去反孔子者
顧可晏然而已乎程子曰旣不識性更說甚道余亦
謂旣不識顏子而輕詆之豈真讀孟子而有得耶不
過取其便於己似已處標以爲宗不罷象山亦無以
服荀卿之心曾戲語古人生平有三多揚子雲多卻
一莽大夫吳草廬多卻成淳間舉進士與李易安多
一張汝舟均爲終身疵不然此二大儒者第收以言
功于聖門在漢勝董仲舒元勝許魯齋孰得而撤其

刈豆兩廡之席哉

又按陳氏龍正書言孔廟祀典損益更宜得中成化中增定舞佾八籩豆十二以益爲尊者也嘉靖初易像爲主易王稱師以損爲尊者也像非華教而王號不足以極隆惟師之尊直與親並雖天子可以北向而事之故嘉靖之損與成化之益實相成也卽更大成殿爲先師廟亦以神明之禮事之豈以廟之稱爲替于殿也帝王所居生稱殿死稱廟故曰清廟曰世廟曰大廟皆神明之也大內寢室有殿子孫祀其先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卷第十 三 世指堂 藏板 以生人之道也今孔子萬世公共之師神明之宜也何必如子孫之祀先哉惟兼損佾舞籩豆之數果當日言禮者迎附之失應如王世貞議復其舊然世貞當日之請所以不行者亦以未闡損益之原在祭之者而不在所祭者禮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師弟之義卽父子可通也孔子布衣也而祭之於太學者天子也天子北面而拜饗之矣顧以所祭者布衣而不可八佾乎然則孔子生時固未爲諸侯王也雖六佾豈其所固有哉故佾之八也籩豆之十

二也爲天子主祭而特隆之于太學者也

此說非成化十二年

增籩豆佾舞時

詔通行天下 非以帝禮追隆先師也若以帝郡邑

且不得槩祭矣其說爲吾所已及者言四配切近聖座皆稱子蓋以後人致敬前賢不以生時師前弟名祖前孫名之禮拘也由是言之則閔冉游夏之徒侍饗殿側卽兩廡之羣高第弟子及後世名儒其上皆冠以先賢先儒則莫非後人致敬前賢之禮矣若猶呼名於義未合宜如論語記例路貢游夏及羣弟子悉以字稱如先賢子羽澹臺氏子賤必氏後世諸賢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卷第十 三 世指堂 藏板 有諡者則舉而加之如先儒仲淹文中子王氏退之文公韓氏宋儒道高者自昔稱六子崇禎朝已特子之入本朝則敬軒薛文清公敬齋胡文敬公之類古者大臣沒則錫諡正以易名爲之諱也今以後世廟祀昔賢反不爲諱於義安乎唯大學則天子所視本朝從祀諸先生當特於諡前稱名如云先儒薛瑄諡文清胡居仁諡文敬之位蓋以君臨臣不宜字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此爲諸先生體尊主之心也或曰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天子批荅章疏時呼輔臣爲先

生御經筵呼講官爲先生皆不以名朝夕供職猶見敬禮若是况乎列食文廟號躋往哲何必名之第曰先儒薛先生謚文清胡先生謚文敬是則用上敬下謂之尊賢體天子重道之心也於先代字之子之於本朝名不名兩著其義惟所取裁言亦可錄獨又言左不以字顯權且稱名不知邱明非左氏也高堂生名字偕亡不知伯其字也見謝承後漢書

又按甲戌首春交王復禮草堂于錢塘示余文廟祀典十四議內一議實爲吾說所未及者錄之畧曰宋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卷第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洪邁言孔門高弟顏既配享曾復居堂而二賢之父乃列從祀子處父上神靈未安元熊禾言宜別立一祠祀聖父叔梁紇而以顏曾孔孟四氏侑食如此則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明嘉靖間果如其議三賢遷配啟聖某以爲從此類推孔忠非夫子之兄子乎公冶長非以子妻者乎南容非以兄之子妻者乎今尙列兩廡子思之神其能安乎不若遷三賢亦配啟聖則伯魚子蔑兄弟也皆啟聖之孫公冶子長南宮子容如姬也皆啟聖之孫塋分同誼合配享一堂位

先賢孟氏

宜改稱子方合先賢稱子之例之上可也

又按余考得牛宏列傳宏有明堂議云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其書皆亡莫得而正王居明堂禮正三十九篇之一康成引入禮註者蔡又前于康成故亦引入明堂月令論宏云書亡是至隋已不傳亦何怪經籍志無其目也朱子謂五十六篇禮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猶未考及此有曾謂余此疏證自鄭康成來所未有惜朱紫陽不得見之者蓋亦有以夫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卷第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或謂予子既欲近罷陽明遠罷象山則居於兩公之間如白沙者亦應在所罷矣予曰然亦以議論白沙詩有云起憑香几讀楞嚴又云天涯放逐渾閒事消得金剛一部經生平所學固已和盤托出不爲遮藏較陽明予猶覺其本色竊以儒如胡安定雖處尙然守儒之藩籬如陸與陳與王雖深卻陰壞儒之壺奧故一在莫敢廢一在必當罷卽陳氏龍正贊昌黎亦只曰巍巍守正

或又謂明從祀僅存文清敬齋矣如斯而已乎予曰

近討論得四先生學約爲薛爲胡爲羅爲高曰薛文清以純粹之資加刻厲之學讀書一錄力明復性之旨胡敬齋認定一敬以接聖學之傳羅整菴當心學盛行狂瀾鼎沸遠摘金谿新會以正其源近攻姚江增城以塞其流視薛胡兩先生力鉅而心苦矣高忠憲一代正骨力肩斯道凡於學脈幾微曲折辨析不漏毫芒靈心妙筆又足發之蓋四先生者羽翼宋五子者也竊以明如整菴忠憲當續入從祀

又按兩廡先賢先儒位次後多凌躐或具疏或私著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三

世楷堂藏板

論皆以亟請釐正以妥在廟之靈爲言誠不可已蓋緣有遷者改者黜者西多於東於是西之先儒左氏則躐於東之先賢秦非之上西之漢儒孔安國則躐于東之周儒穀梁赤之上甚且以弟而先兄程頤之于顯是也以南宋而先北宋朱熹于司馬光是也他若此尙衆愚謂須俟上所議進者悉進無遺賢罷者悉罷無幸位然後一堂之上首四配少次十二哲兩廡之間先先賢若干人次先儒若干人東西對敘逐位遞遷一依其朝代及齒不必拘昭常爲昭穆常爲

穆如宗廟之制斯可稱不刊之典

又按山陽縣學廟新成籩豆放失如式更製有以其數來徵余者余漫據續文獻通考載明初司府州縣衛學禮樂如太學荅之禮謂籩豆當時循元制籩豆各以十也又據成化十二年九月允周洪謨再疏請籩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通行天下通行天下不止國學皆用十二籩豆可知今當嘉靖降殺後仍宜以才楊開沅用九間而以明會典所載來曰嘉靖九年令南京國子監祭用十籩十豆天下府州縣學入

昭代叢書

戊集 孔廟從祀末議

三

世楷堂藏板

孔廟從祀末議跋

潛邱先生攻乎考核每繹一義爬羅剔抉如剝蕉抽
繭不盡不已苦心孤詣良足千秋茲議專刊單行而
原序原跋俱云附載疏證之末及核之疏證大有異
同因並錄之以見前輩之不輕于定論若是甲辰春
正震澤楊復吉識

孫揆嘉肇初校字

昭代叢書

戊集

凡廟從祀末議跋
卷第十

三五

世楷堂
藏板

蘇禾

祠司

徙

祀

議

錢塘丁氏
嘉惠堂刊

龍井祠堂之建已三年矣以龍井地稍僻遠於嘉慶四年夏四月移祀於孤山蘇文忠公新祠之左望湖樓下先淮海與文忠交契最密今祠宇鄰竝當亦兩公志也公第仁和主簿觀字少章觀字少儀竝見東都事略及宋史因增祀於淮海公祠而前刻公像及辨才木主仍留龍井云至文忠同時諸賢先後官於浙者則有若轉運使葉公溫叟已下凡三十有二人皆書其姓氏官職附祀文忠祠之別室從海寧吳槎客騫議也先淮海及少章先生雖皆爲文忠所知又皆官於杭以有專祠不復與附記於此嘉慶己未四

蘇祠從祀議序

月旣望秦瀛識

西湖蘇文忠公祠從祀議

海 寧 州 貢 生 吳 騫 議

蘇文忠公自熙寧元祐兩蒞吾杭其德惠之被於民也甚大當時浙人家有畫象飲食必祝且生爲立祠至於今猶蒙其澤雖婦人小子無不知有東坡先生者顧生祠遺址旣莫可攷春秋僅合祀於湖上四賢祠而未有專祠以妥公之靈不誠一闕典也哉今杭嘉湖觀察鈔山秦公在任數載勤政愛民興廢舉墜敦教化勵風俗其實心眞志蓋深有契於文忠之爲人者嘗以暇日偕僚友道湖上相度爽塏平先解俸

蘇祠從祀議

一

爲文忠築專祠孤山之麓役不藉民工趨若鶩不逾月而訖事落成之日都人士欣躍駿奔以爲七百年之墜典得我公而克舉竝請公文記其緣起勒諸樂石以昭示無窮竊以今年春二月三日與梁溪華秋槎郡丞桐鄉金鄂巖比部同謁祠下秋槎卽記稱董是役者也祠前臨浩淼背枕崇岡烟樹環其左竹柏帶其右庭宇脩整楹桷煒煥有樓可憑有室可憩洵棲神之勝境將爲明聖湖留千載不刊之迹豈直舉七百年之墜緒而已昔李方叔祭文忠文曰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歸湖海英靈之氣竊

謂斯祠之築將文忠英爽實式馮焉抑鄙意更欲慎選文忠昔日同官僚佐之賢配食于祠儻亦所謂禮以義起者與蓋文忠立朝志節忼慨直言讜論都與時忤迨一麾出守于凡同官僚佐契誼交融唱酬浹洽治者大率正人君子不能安于朝位卽幕職下僚苟有殊才異能靡弗進而與之討論民瘼如救荒治河闢葑田避浮山六井畢濬三閘皆空文忠固不欲尸其功要不無從集眾思廣眾益中得來爰檢閱文忠全集傍參記傳擇其可錄者得三十有二人略係小傳于官職姓氏之下以請于公設爲木主附祀別室

蘇祠從祀議

二

庶幾後之瞻謁斯祠者想見一時賢才之盛百世下益有所觀感而興起也夫嘉慶四年歲次屠維洽協三月初吉

蘇文忠公祠從祀諸賢姓氏

兩浙轉運使兼勸農使葉公溫叟

兩浙兵馬副都監劉公季孫

杭州轉運判官張公璘

杭州節度推官李公秘

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公遵彥

杭州觀察推官呂公仲甫

提點兩浙刑獄莫公君陳

楊公傑

王公瑜

蘇祠從祀議

三

馬公璣

杭州知州事沈公立

陳公襄

楊公繪

蘇公頌

知信州事侯公臨

通判杭州事魯公有開

楊公蟠

梅公灝

袁公穀

杭州司法參軍毛公滂

知錢塘縣事周公邠

關公景仁

知仁和縣事徐公璫

黃公僎

知臨安縣事蘇公舜舉

知新城縣事晁公端友

知於潛縣事刁公璫

毛公國華

主簿監杭州稅蘇公堅

蘇祠從祀議

四

錢塘縣尉許公敦仁

餘杭縣尉孔公文仲

於潛縣尉方公武

蘇文忠公祠從祀諸賢傳略

兩浙轉運使兼勸農使葉公溫叟

字淳老西安人與文忠相視新河公詩所謂勸農使者非常人也案溫叟雖有分擘僧牒不均爲公所劾然與同僚相視新河其勤要不可沒故樂城草溫叟度支告云儒雅吏術有聞于時兩浙兵馬副都監劉公季孫

字景文祥符人文思院左藏副使兩浙兵馬副都監駐劄杭州文忠至杭適連歲災歉嘗密令季孫沿途體訪淫雨風濤之害詳公乞預備救

蘇祠從祀議

五

飢狀季孫尤工詩有橫槩集文忠集中尤多倡和之作

杭州轉運判官張公璠

字秉道安陸人文忠請開石門河狀云與轉運判官張某同相視新河又乞預備濟荒狀頃淫雨風濤之害璠常潤還言目覩吳江八尺人家漂沒云云又有與葉溫叟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次秉道韻詩

杭州節度推官李公佖

邑里未詳文忠有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

日留風水洞唱和詩詳烏臺詩案

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公遵彥

字之邵舉進士以左朝奉郎判僉書文忠乞擢用程遵彥狀其學問文辭兼篤孝行

杭州觀察推官呂公仲甫

字穆仲文穆公蒙正孫

提點兩浙刑獄莫公君陳

字和中吳興人嘉祐二年進士從安定先生學與文忠同年文忠有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詩後罷與知州差遣以先不受理章惇強買民田

蘇祠從祀議

六

事也詳續通鑑長編

提點兩浙刑獄楊公傑

字次公無爲軍人嘉祐進士歷禮部員外郎詳宋史文苑傳

提點兩浙刑獄王公瑜

字忠玉洛陽人知蘇州事晦姪尋改刑部員外郎詳續通鑑長編樂城集有王瑜京西提刑告

提點兩浙刑獄馬公璠

字忠玉荏平人咸淳臨安志元祐五年八月宣德郎馬璠自提點淮南西路刑獄改兩浙路提

刑

杭州知州事沈公立

字立之歷陽人第進士歷右諫議出爲江淮發運使知杭州當蘇湖水時歲飢民艱食縣立法不善立使民自稱貸俟稔官爲責償民賴以全活又著茶法要覽以弛茶禁召爲戶部判官詳宋史本傳

杭州知州事陳公襄

字述古侯官人以尙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出知杭州爲政多慕古循吏風愜喜不形于色撫循

蘇祠從祀議

七

士民興學校親爲之講解浚六井與文忠唱和尤密餘詳宋史本傳

杭州知州事楊公繪

字元素綿竹人少舉進士上第除諫院役法行陳十害罷爲侍讀學士知杭州元祐初復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卒繪爲吏敏強主愛惠一出於誠爲范祖禹所知詳宋史本傳

杭州知州事蘇公頌

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立朝有德量爲富弼所稱以祕監進銀臺司選知杭州值吳越游飢嘗釋

繫囚百餘使各營生以償夙負轉運使欲舉劾民輒先期輸納有兵卒將乘燕爲亂密設方略擒付獄治迨夕燕散坐客不知也餘詳宋史本傳

知信州事侯公臨

字敦夫以本官出守信州議鑿新河以避浮山之險文忠開河事狀謂此河非臨不成乞專差監督此役故詩云上饒使君更超逸坐看浮山如累塊也

通判杭州事魯公有開

蘇祠從祀議

八

字元翰宗道從子以蔭入官知南康軍代還富弼薦之召對新法乖安石意出判杭州詳宋史循吏傳

通判杭州事楊公蟠

字公濟章安人杭州貫舉進士元祐中通判杭州臨民寬和豈弟與文忠唱和尤密遷溫州民愛之若父母後知壽州卒詳宋史文苑傳

通判杭州事梅公灝

字子明吳郡人自館閣求便養親授杭州通判文忠嘗以文登石令遺其父

通判杭州事袁公穀

字公濟鄞人試秩館職首薦倅杭時文忠多與唱和又除夜庭事蕭然三圍皆空乃同僚之力呈公濟子倅二通守詩

杭州司法參軍毛公滂

字澤民江山人爲法曹掾初未爲文忠所知既辭去公見其小詞甚擊賞亟追還之遂相莫逆後爲武康令

知錢塘縣事周公邠

字開祖錢塘人累官朝請大夫輕車都尉文忠

蘇祠從祀議

九

集中唱酬尤密後通判壽春見樂城告辭

知錢塘縣事關公景仁

字子開一作開錢塘人嘉祐四年進士

知仁和縣事徐公璠

字全父爲仁和時文忠嘗與坐雙檣堂指雙檣有二疏大老之對詳春渚紀聞

知仁和縣事黃公撰

邑里未詳文忠請開河六條狀臣遣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黃某相度可否以月日興工開導及作堰閘備完六井

知臨安縣事蘇公舜舉

字世茂與文忠同年詳詩案

知於潛縣事刁公璠

邑里未詳與文忠同年熙寧中爲於潛令營建野翁亭公爲賦詩咸淳臨安志今與東坡並記于浮溪之上

知於潛縣事毛公國華

字君寶衢州人父忠捕蝗至其邑蝗不入境後人作三賢祠合文忠刁璠並祀

知新城縣事晁公端友

蘇祠從祀議

十

字君陳鉅野人以進士爲新城令與文忠游從酬唱者數載公序端友遺集以爲君子人也

主簿監杭州稅蘇公堅

字伯固潤州人時爲臨濮主簿監杭州在城南稅創議開浚鹽橋茹山二河文忠乞濟備救飢狀臣昨日得監稅蘇某報杭州口糶米三千石過七月無米可糶云云

錢塘縣尉許公敦仁

邑里未詳文忠請開河六條狀會錢塘縣尉許某建議眾僉謂允當故公詩云坐陳三策本人

謀也

餘杭縣尉孔公文仲

字經父新喻人舉進士調餘杭尉廉介自守不事干謁轉台州推官范鎮薦舉對策忤安石啟罷故官過杭與文忠唱和詳詩案及朱史本傳於潛縣尉方公武

字里未詳文忠有與毛令方尉遊西菩寺詩按咸淳臨安志熙寧七年八月蘇文忠同毛君寶方君武訪參寥辨才遂宿西菩寺留題

右擬從祀諸賢凡三十有二人竝文忠前

蘇祠從祀議

士

後宦杭時同僚參佐或用政事相諮或以詩文酬唱其人品學行皆灼然可信者謂以祀祀甚宜若淮海少章二公雖皆嘗官於杭以公方建專祠龍井合祀要無庸更耐又若林希之披猖李杞之刻覈集中雖屢有唱和豈堪復忝祖楹故不具列

進賢說

進賢說小引

文廟典禮至有明始爲無弊宜乎 昭代仍之不變也燕山玉甲先生以名進士視學江左則以爲尙有當講者一則十哲不當以陳蔡拘不妨溢其數于十之外一則孟子門人當列之七十子之後漢唐宋明諸儒之前不可竟遺于俎豆一則以范文正公開關閩濂洛之先自宜補入兩廡此三說者豈非至當不易之理乎哉余向亦以萬章公孫丑之從不獲從祀廟庭爲憾詢之乃知從祀孟子廟中夫孟子之有專昭代叢書 甲集 進賢說小引 卷六 一 世楷堂藏板

廟亦唯鄒邑則然非概之天下也乃賈董諸儒犧牲黍稷遍于海宇而孟氏高弟顧止奉祀于一隅揆之漢唐宋明諸從祀者當亦憬然而不安于中矣夫易像設爲木主誠爲確不可易何以尙有仍舊貫之學官耶又兩廡先賢迄無一定位次各郡參差不能較若畫一此亦皆諸路學臣之所宜有事也安得盡如玉甲先生其人者爲達于制府撫軍以轉奏請于朝乎余小子當拭目俟之矣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甲集卷六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林惠 翠嶺 校

進賢說

大興張能鱗玉甲著

請題崇祀先賢先儒詳文

爲謹輯從祀之考並陳一得之愚伏懇具題表章
以隆崇儒重道之治事竊職質鈍學疎樸魯無似
荷蒙

昭代叢書

日集進賢說

一

世楷堂
藏板

上恩俾視三吳學政衡量文藝樹育人才而外首宜
尊道德崇孝弟顯微闡幽補前代所未備用昭
興朝一代之典如我夫子德侔天地道冠古今自
漢唐宋以來加封累贈至文宣王而象以冕旒爵
號可謂極矣有識者以爲非我夫子意也祀以先
師木主萬世相安始得其正至及門之士悉去爵
號從祀宮牆自明季兵燹而後雖春秋籩豆循行
故典而木主不無散遺位次不無失序本道每一
瞻謁輒爲心恫爰采遺書自先師以及四配十哲

東西兩廡啓聖祠先賢先儒悉詳攷其姓氏位次

從祀年月禮樂陳設輯成一書付之剞劂矣第諸

賢中尙有應躋十哲應入兩廡應與宋儒從祀而

未經表章者謹述其概如先賢有子子有必子子

賤南宮子子容原子子思或以孝弟著論或以君

子成德或以君子尙德或懷獨行君子之德自淑

淑人悉爲孔門高弟若躋之十哲之列于宰我冉

有何多讓焉蓋十哲之名偶因從遊陳蔡而追思

之豈限于十人之數耶是以顏子升爲四配而顓

昭代叢書

甲集進賢說

二

世楷堂
藏板

孫子列焉職愚以爲此四賢者所宜出之兩廡而
躋之十哲者也若孟夫子高弟如樂正子公都子
屋廬子陳子七篇內書法悉以子稱亦如孔門之
有顏曾閔子諸人也至萬子公孫子學誼雖未深
造而議論問答獨詳亦有功于後學若以孟子弟
子不宜從祀孔廟則歷代先儒豈能親炙孔子者
耶職愚以爲此六賢者所宜從祀兩廡先賢之末
補正從前之闕典也至于宋固多儒而范文正公
先憂後樂以天下爲己任且手授中庸于張橫渠

尤開闢閩風氣之先而義田贍族敦祖宗一本之
恩施第爲學重聖賢淵源之自至舉胡安定爲學
博而教化大行迄今遺澤流風海內欽仰獨未從
祀似屬闕典若以從祀者必有著述經傳江都昌
黎亦何嘗以傳註名耶職愚以爲此一儒者所宜
從祀兩廡得與歐陽諸子并列者也夫前代之典
禮未備必考詳于後代如從祀之典漢猶未備而
唐貞觀歷政始有從祀二十二人嗣後雖入祀罷
祀不一其請要皆期于典禮之至當而已今我

昭代叢書

甲集

進賢說
卷六

三

世楷堂
藏板

皇上崇儒重道釋奠臨雍開昭代文明之治海內翕
然向風又恭遇憲臺主持名教釐正典禮職謹以
職掌所關仰冀俯采芻蕘特賜具題俾賢儒各得
其位而俎豆藉以生光功德合乎神人教化風于
奕葉有裨于世道人心非淺鮮矣

先賢有子

應進西哲第二位

聖賢學問首重爲仁堯舜之道不外孝弟顧仁爲
元善之長性之德也而孝爲百行之先德之本也
論性則仁爲孝弟之本論德行則孝弟爲行仁之

本大本既立則義禮知信隨事體察不致錯亂此
有子所以又有用和知和之辨近義近禮之言程
子曰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推此則有子務本
之學必專而道生有驗非徒託之空言者矣子曰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一部孝經夫子此
二語括盡而有子本立道生正是此意甚矣有子
之言似夫子也不必別考檀弓史記等書止此魯
論第二章便載孝弟爲本之論已與諸賢口氣不
同且記者著爲有子不書名不書字與曾子同稱

昭代叢書

甲集

進賢說
卷六

四

世楷堂
藏板

子正春秋褒賢之筆若疑論語爲有子曾子之弟
子所著故稱子也則柴也愚一章記者何復直書
參名也俗儒苛論又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
聖人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強會子曾子不可一
段爲疑不知有若固不足以當聖人豈并不可爲
大賢耶若夫月畢不雨商瞿五子瑣屑之間原不
必應何足以窮有子且子夏子游子張皆服有若
而欲師事之其行誼必高于三子特未至如聖人
地位故會子不可耳有子智足以知聖人與宰我

子貢並稱豈幸我子貢子夏子游子張皆得升堂而有子反寄廊廡之下乎若以十哲之名相傳已久難以增減則顏子不當出十哲而入四配且去賢哲之名而稱亞聖也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由程子之言觀之則賢哲不限以十人也如四配中曾子傳大學子思著中庸孟子作七篇皆得道統之傳至顏子亦無著作惟論語中記其德行好學克復爲仁等語遂首

昭代叢書

甲集進賢說卷六

五

世楷堂

四配爲亞聖豈有子孝弟爲仁之論不足爲德行之實據乎大抵觀聖賢言論氣象便可知其德行以務本與短喪之論相衡以行微與聚斂之事相較則有子與宰我冉有之賢豈不彰明較著哉宰冉二子何幸而從陳蔡有子諸賢何不幸而未從陳蔡也昔人有據朽木之喻鳴鼓之攻欲降二子於兩廡者嘗議前賢固後學所不敢然使大賢屈於下而不得其位之所安亦士君子之責也此豈猶夫後世資格所限以及保舉之連坐過嚴遂廢

閤而不表章者哉能鱗或而誌之以俟高明之攷訂云

先賢宓子

應進東哲第三位

天下境遇惟用舍兩端學者惟行藏二道舍之不藏藏之不固是爲無本用之不行行之不效是爲無用無本無用皆不得爲君子夫君子之人遯世無悶而樂則行之正以行其所學也故有君國子民之責非可槩以不仕爲高樊遲以學圃學稼諷而夫子以小人目之固知隱者未盡許爲君子也

昭代叢書

甲集進賢說卷六

六

世楷堂

子賤而以君子稱夫子嘉其能治單父也惜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夫堯舜之治豈易幾哉而以子賤爲可繼者何蓋揮絃而理道不越乎在知人在安民此夫子所以有君子之稱也子游之治武城子路之治蒲夫子未嘗以君子稱之則宓子應列於言仲之上也固宜

先賢南宮子

應進西哲第三位

古人三不朽首在立德其次立言二者非有內外之分以爲吾有德于中也而微有欲見其言之心

卽此欲見之心便非退藏之密識者識之矣且德者積之日至于厚而言者出之遂無復追故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言者心之符也君子不可不知謹也聖門如南宮子者身處華胄未聞禮教得罪奔衛載寶以朝幾不免于刑戮及聞夫子速貧一言遂散財好施焉其從夫子遊問禮老聃老聃贈之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隱者也南宮子與聞之三復白圭云若夫羿羿禹稷之

昭代叢書

甲集

進賢說

七

世楷堂藏板

論哀然有當于夫子之心夫子贊之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於戲德言二者有一于此足備四科之選南宮子殆謙之矣且德如顏閔尙矣至端木子一言而傾動四國漸有似乎戰國游說之風而宰子短喪之說得罪名教猶以能言從祀上哲而南宮子獨居下廡豈典禮之正哉故立躋之端木宰子之上也

先賢原子

應進東哲第四位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夫所爲狷者

非原子其誰與歸考原子之在聖門其年最少其行最苦而其家爲最貧少也能於學無不殫苦也能於道無不進貧也能樂天知命卓然無累於天地之間可不謂賢耶當其身居甕牖匡坐絃歌子貢以爲病而原子曰貧也非病也夫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原子庶幾近之豈勉強所能致哉觀春秋之世士大夫輕身苟祿世治無可行之道世亂無能守之節濡鵲據藜廉恥道喪而原子憂之至於辭粟九百似有意乎矯世勵俗之所爲而

昭代叢書

甲集

進賢說

八

世楷堂藏板

持祿養榮者當之愧矣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唯其難也馴致自然其於仁也廓如矣太史公曰原憲抱獨行君子之德謚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衰可不謂賢耶而顧不得與結駟連騎者同類而並祀也將不欲以廉介風天下耶質之子貢當拱揖而讓之

先賢樂正子

應進東應第三十位

戰國之時異端蠱起蠱亂人心孟子憂之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且其時游說之徒約縱連

橫立談取卿相而樂正子立乎流俗卓然以好善聞可謂賢矣孔子既沒孟子獨得其傳崇王黜伯當時以爲迂濶無所用而樂正子獨深信之終身以爲依歸非見道之真好善之誠能不爲習俗所誘哉夫聖人之詣至於窮神極化而其始無不原于好善程子曰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也同理廓而充之莫可涯量二中四下孟子望之深矣而世之論之者曰從子敖學者不能無議饒氏曰樂正子來齊見孟子也藉其資糧視爲無甚要

昭代叢書

甲集

進賢說
卷六

九

世楷堂藏板

事孟子責之可與言而與之言也陳氏曰樂正子勇於受罪非好善篤而尊信深不能有此由此言之豈可輕議賢人耶張橫渠以知好仁比之顏子陳新安亦云資質純粹畧似顏子而薛應旂亦云鄒邑孟子廟中西向配享以其善信足稱也奈何漢唐宋諸儒皆得從祀而獨遺于孟門高弟耶倘以不得親炙孔子耶孟夫子亦私淑艾而已何況諸儒位之先儒之右可也

先賢公都子

應進西廡第三十位

程子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楊龜山曰孟子一書只是教人存心養性性者人所得於天之理天理卽是仁義聖人不作處士橫議告子以善惡皆性所無而生子習楊子以善惡皆性所有而成於修荀子謂人之性也以仁義爲僞卽韓子原性亦有上中下三品之別而孟子獨主性善力排衆論使無一二高弟反覆辨難廣其教於天下則勢不能勝而紛紛之說如火燎原害且莫救公都子飲湯飲水之論亦既深切著明而復爲三

昭代叢書

甲集

進賢說
卷六

十

世楷堂藏板

等之問所謂學當盡處信者必至於疑疑而得信則終無有惑之者矣若夫世風不古汨沒功利大人小人幾不能辨此又公都子之所懼也自孟子著爲大體之說而後知心爲耳目之主立乎大而不能奪大人之用出於此矣由此觀之聖賢之道不外心性而其功多在辯論以明之自心性之學不明孟子以正人心息邪說而來好辯之譏苟非其人亦安諒其不得已之心哉韓子曰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

知宗孔氏崇仁義存什一於千百之中其書七篇皆其徒表章而出之而公都子爲尤著泮宮俎豆誰曰不宐

先賢公孫子

應進東廡第三十一位

孟子躬抱王略徧游列國鮮不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及門高弟如公孫子者亦猶嘖嘖管晏而以動心疑之是何功利之見習而難化至此哉迨舉知言養氣之說反覆開示便能卓然信從而曰夫子既聖矣乎上下千古知其所以異復知其所以

昭代叢書

甲集

進賢說卷六

十一

世楷堂藏板

同公孫子之學進矣董子有言公孫之養氣裏義非有鑒於外義者而爲此深切著明哉跡其平居論難多兢兢於出處之際不耕而食不見諸侯皆釐然有當於其心卑論儕俗無能進而惑之矣且也離經辨志首尙詩書事父事君莫先忠孝太甲伊尹之世君臣一大變也讀太甲之書而不能不有疑於其志幽王宣白之世父子一大變也讀小弁之詩而不能不有疑於其怨孟子曰放也所以全其忠怨也所以成其孝而公孫子之心有大悟

矣雖其言曰道則高美不可幾及此唯信之篤望之殷一時有難及之思而終身無不及之勢其求道也孳孳其見道也庶幾矣彼孔子之門大賢以下七十子之中其人多泯沒不見稱於世皆得從祀弗替若公孫子者又何愧則一席於其間哉

先賢萬子

應進西廡第三十一位

太史公曰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韓子曰孟子之書非其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其所言云耳然則

昭代叢書

甲集

進賢說卷六

十二

世楷堂藏板

孔子之道孟子傳之孟子之道萬章之徒相與發明之至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萬子之功又烏可泯哉由今以觀大抵其人學問充足志氣超邁嚶嚶乎高慕古人而不自安於流俗孔門狂士庶幾近之故孟子亦以尙友告焉至於居恒問難好舉古聖人行事錯綜參究若大舜家庭之變大禹授受之傳伊尹百里奚君臣遇合之奇以至孔子賓主往來之跡無不反覆推勘而得其意之所安與義之所

出以此著述自命卓然稱一家言豈有愧哉彼漢唐宋之時拘守一經服習訓詁皆得以名儒從祀而孟子七篇家誦戶說莫不由此以得聖賢之傳而萬子猶未附於俎豆之間非所以尊道統而詔來茲也故願與當事者亟講之

先賢屋廬子

應進東廡第三十二位

先王制禮不文過不敢不及大之男女飲食之故小之往來餽問之間安往不以禮哉禮者理也一

斷于理之當然斯已矣世教衰微人欲日肆舉先

昭代叢書

甲集

進賢說卷六

三

世楷堂藏板

王制禮之意哀然而非之哀然而非之則凡可以得食可以得色者無不爲之曰食色性也不知食色雖性不有禮以節之其流至於害性屋廬于深知之權衡輕重以此告任人者卽以此告天下可不謂賢乎且君子物則在躬一舉一動莫不有禮意存於其間施之者以爲教承之者卽以爲學况乎交際一道辭受報答一斷於理之當然而無所苟非留心禮意者一時卿相皆以幣交而或見或不見則以爲固然已耳而君子之用心隱而弗彰

亦安得其禮意而明之朱子曰聖賢處事錯綜斟酌毫髮不差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若屋廬于可謂深於考禮矣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國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可不辨乎是以有巫馬期之告孔子且以引過不有屋廬子之問禮教豈能明于天下哉使漢儒高堂子后子杜子生於同時三禮當必有精一之辨

先賢陳子

應進西廡第三十二位

士君子匡居環堵讀書談道若無與乎天下之大

昭代叢書

甲集

進賢說卷六

四

世楷堂藏板

而民吾胞也物吾與也一夫飢若己飢之二夫寒若己寒之彼伊尹身居畎畝囂囂自得而以堯舜之君望其君堯舜之民望其民豈過計哉陳臻孟門高弟也發棠之論豈不知時不可言言不能用而姑借國人以探孟子耶知不可言而不言智也知不可言而不忍不言仁也倉庾有紅朽之藏百姓有溝壑之慮諒爲君子所不忍不言者矣又違計馮婦之誚乎嗟乎孟子車轍徧列國於齊亦將大行其志終以王道迂濶不用徒煦煦奉養而以

兼金之餽羈縻高賢良可歎悼陳子致詳於辭受
是非之際其去就之義諒亦不苟矣讀孟子之書
觀陳子之論大抵其人切於濟人嚴於守己其處
也已勤胞與之懷而其出也必堅去就之節故七
篇之中或書名或書子亦得與樂正子公都子屋
廬子連類而並稱焉猶夫孔門顏曾而下又有閔
子有子諸人也噫孔子之道若顏閔諸人則見而
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孟子之道若樂正諸人
則見而知之若周陳張朱則聞而知之使見知者

昭代叢書

甲集

進賢說
卷六

五

世楷堂
藏板

不得與于從祀則又何有于聞知者故凡孟子弟
子皆不得遺于宮牆之外先舉其誼行之高者六
人惟高明採擇焉

先儒范子

應進東廡先儒第七位

古來道統相傳如薪取火自孔子傳之孟子厥後
千四百年幾於或息濂洛諸子出而道統復振理
學之盛莫過於宋後人考稽祀典自歐陽永叔以
至真西山一十八人皆得從祀文廟而獨遺於范
文正公何也當孟子既沒濂洛未興斯道絕續之

關公以一身開一代淵源之始至今無人起而議
之豈不惜哉范子立朝大節載在史冊他不具論
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貧而力學其於聖賢
之書無不綜攬故其爲文一本仁義孝弟忠信其
自命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又曰
君子之道充乎己加乎人窮達一也及舉高第歟
歷中外無不以教學爲先務安元獻薦公于朝而
公復薦胡安定爲太學師由是教化大行人知興
行至授孫明復以春秋授張橫渠以中庸而二人

昭代叢書

甲集

進賢說
卷六

六

世楷堂
藏板

學業有成轉相授受迄今誦濂洛之教不衰非公
開之於先而孰紹之於後乎若夫置義田以睦宗
族捐宅地以興學宮此皆從古所未有事流風遺
澤久而彌彰劉漫塘論本朝人物以公爲首而王
世貞之議從祀謂宜退歐陽而進公今者胡安定
張橫渠鬼然配列而公反闕焉不講亦獨何哉倘
曰從祀者必取其著書立說羽翼六經而公之文
集中易義四德說諸篇謂非著述不可嗟乎身當
絕續之關開一代理學淵源之始而竟不得與歐

湯子並列焉此亦有心世教者之責也

昭代叢書

甲集

進賢說
卷六

七

世楷堂
藏板

跋

七十子之名見于論語孟子者裁三十有一人耳家語孔叢子約多一二人其餘言行皆無可考吾意當春秋時世卽謂孔子爲聖人必有遙爲私淑者一經執贄俎豆千秋亦何幸歟孟子門人當亦不止于此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業有其語而公孫萬章諸子已不能如漢唐諸儒之祀遠計其他乎讀進賢說考論精當有躋無減不失尊崇之意誠可云從祀者之功臣矣心齋居士題

昭代叢書

甲集

進賢說跋
卷六

六

世楷堂
藏板

廣
祀
典
議

廣祀典議題辭

嘗讀陸魯望野廟碑而知唐之廟祀爲可鄙也像之
黜而猛者曰某將軍少而文者曰某郎爲婦人狀老
者則曰某媼少而美者曰某娘其可鄙如此考古之
祀典德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
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古之
祀典所以尚德而報功也若今之祀典初非有功德
于世不過徼福而免禍耳夫以功德而論雖食田豕
之虎食田鼠之貓亦得與于八蜡之祭苟徒以禍福
而已則世豈有祀則錫之福不祀則降之禍尙得與
于祀典乎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亦準于古之祀
典別其所宜而已如忠孝節義有關於名教者則國
典宜祀之其或僅有功德于一鄉及有功德于一事
者則祇各于其地祀之各于其業祀之若夫以喜怒
爲禍福其畀之水火也固宜吳街南徵君作廣祀典
議非謂其力能如狄梁公亦惟欲存此論于天壤冀
得遇于觀覽者一爲正之庶幾愚民之耳目心志反
乎經焉則其功當不在狄梁公下也心齋張潮題

昭代叢書

乙集

廣祀典議題辭

卷七

一

世指堂

藏板

昭代叢書乙集卷七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琳惠 翠嶺 校

廣祀典議

宣城吳肅公雨若著

竊惟人心風俗之所繫莫切於祀典考宏治八年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請釐京師諸祀因奉詔與禮部尙書倪岳等議除漢壽亭侯宋文丞相外各祠觀釋迎三清紫微雷尊東岳文昌真武靈官城隍及徐溫子

昭代叢書

乙集

廣祀典議

一

世楷堂藏板

知証知謬等稽其本末正其謬妄所有齋醮祭告宜悉罷免制曰可尋罷革者二徐及溫帝號冕服而已他皆如故嗚呼是時天子賢明視武墨垂拱之世何如狄梁公巡撫河南奏毀淫祠火烈具舉徒罷祭眇矣顧莫之舉行何哉肅公推論之以爲幸臣李廣左道陰尼之故不其然歟謹按紫微大帝二徐真君先朝一時之誤建廟京城故未沿於世達於州郡也其諸神祀踵襲蔓衍實廣且永上行而下効者皆禍福之說中之也禍福之說不破則膏肓之惑不解膏肓

之惑不解則心術邪而風俗壞故凡禍福是計於學

爲異端於人爲陋士於行爲鄉愿以事親則爲不純

以事君則爲鄙夫爲亂賊斷斷如也然則何以正之

曰先王之道不可不明聖人之學不可不講也雖然

聖人不言禍福乎曰聖人之言禍福本諸身而聽諸

鬼神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活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皆本諸身而言也記

曰祭則受福詩曰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

昭代叢書

乙集

廣祀典議

二

世楷堂藏板

以介福禮曰修其純嘏以降先祖是謂承天之祐皆聽諸鬼神而言也萬物本天人本乎祖報本反始幽明一致鬼神者天神地祇人鬼而已報功崇德之屬無預乎禍福者也自道泯學湮民始多奸慝之行然覲福而怵禍其衷罔不竊竊然也異端乘隙而鼓其說以中之而非鬼之權重禱媚之事叢矣以爲自作之孽庶可祈而免也若盲子之乞食而無所棲託若罪人之營救而投跡豪門夫吾儒之禍福求於內者也二氏之禍福求於外者也吾儒之鬼神本性命有

所不忍而誠敬乎焉二氏之鬼神本禍福有所不敢而禱媚生焉天地祖考一氣流感猶果實之有根也種桃李而培他本望其繁實必不然矣或曰洪武帝祀二氏何也曰帝舉百神崇祀典晚而合祀天地社稷精確至矣少龍潛於釋故不廢二氏也雞鳴山之祀真武定鼎草昧未之深考耳神兵靖難姚廣孝之邪說也文皇之營禱祀毋亦誅僂多而疑志生歟張亞子之爲文昌誣矣士者曰此非二氏之鬼神而吾儒之鬼神也會友結社妄覲科名陋矣巋然費序中

昭代叢書

乙集 廣祀典議 卷七

三

世楷堂藏板

祝而歲徵其稅不亦羞乎凡此皆祀議所及而未詳者也他若議所未及而里俗相沿者首觀音菩薩所傳男子化婦人顯三十二相不幻乎詭爲經懺誦誦者卽刀兵桎械解脫有是理乎普陀一洲寧波內地果天竺乎準提斗母持齋叩禱操券以責或兩家矜異而私爲陰庇或一身遞舉而迄無長尊須眉巾幘崩偃皓首可不大哀乎金地藏新羅國僧也以爲西佛九華之山四方老少男女走死勿恤吳地於誕日裸體掛燈男女溷雜云報父母曾是爲孝乎冠婚大禮茶筵奉五聖街談巷曲匪道匪巫間之欲嘔矣上方五聖祠子嘗親歷之綵舟盛饌歌伶游女歲無虛日費貲萬億黷不已甚乎此有効狄公之風者盡毀而昇諸水火絕無有他則邪不勝正而淫祠之宜廢有明徵矣三官謂龍女所生得道受封官天官地官水龍一水族耳雲臺香火胡赫赫也三茅真君全真之士耳奚以司福禍謝緒宋義上隱金龍山奚以司水爲大王濱河之地妖巫馮托油烹火爍以誑惑取貲正神安之乎張祠山謂佐大禹治水不見經傳君

昭代叢書

乙集 廣祀典議 卷七

四

世楷堂藏板

也而王佐也而帝乎晏公水神吾鄉陋習又以司產
乳穢矣愚民有病致禱假面裝神游街謁廟裸肉刺
刀亦醜甚矣凡此類曷勝枚舉竄罷而莫克罷之所
貴讀書之士遵先王之道講聖人之學窮理盡性而
通知乎鬼神之情明物察倫而不迷於恍惚譎詭之
說可矣或曰其有爲變以厲吾民則奈何曰傳云人
之所忌其氣箴以取之人無譽焉妖不自作人棄常
則妖興此之謂也抑漢壽亭侯睢陽張公忠義正神
也崇德之祀夫誰議焉關公者朝勅之爲帝士稱爲
昭代叢書
乙集廣祀典議
卷七
五
世楷堂
藏板

夫子不僭且妄乎道奉爲天尊釋奉爲伽藍闡闡井
里比戶與寢以至賣卜丐兒肩負筐昇爲尊乎爲褻
乎張公爲厲以殺賊矢志也厲而象之藍面獠牙以
司瘟疫布痘疹夫人柳氏霍氏不誕甚乎二公詳史
傳而聽其壽張况他莫可徵信者哉凡此皆鬼神之
義不明而禍福之惑中之也愚故推廣祀議爲世正
告焉

跋

吾族有業黃表紙者每苦于難成而易破蓋其法先
造白紙既成之後始以黃水染之是以破者居其大
半一旦恍然悟曰吾何不于造紙時卽和黃汁于其
中不惟省力其色亦易勻也試之果佳且無破損于
是凡業此者皆取法焉此人歿衆祀以爲神嗟乎若
此人者紙商世享其利其廟而祀之固宜但祇宜于
此一事耳吾故表而出之以見廟祀之有公有私不
可一概論也雖然尙當正其譌謬若茶坊之祀陸羽
酒室之祀杜康猶爲近之苟茶圃中祀蔡中郎則誠
可笑矣心齋張潮

昭代叢書

乙集

廣祀典議跋

六

世楷堂
藏板

釋奠考

III

武林王暉丹麓輯

天都張潮山來校

釋奠考

臨海洪若臯虞鄰著

禮記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者釋菜奠者奠幣也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凡祭用菜而無幣謂之釋菜菜者蘋蘩之屬春用仲時之正也日用丁文明之象也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周禮

禮記叢書卷七

禮記叢書

大胥春入學舍菜習舞舍卽釋也釋菜祭菜舍菜同一義也先聖先師者凡祭以先聖為主以先師配之也虞夏商制不可考周立四代之學虞庠以舜爲先聖夏序以禹爲先聖殷校以湯爲先聖東膠以文王爲先聖各取當時之左右四聖者以爲先聖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漢高帝十二年以大牢祀孔子祀於其家非祀於學至景帝末文翁立學宮於成都首祀孔子又畫七十二子之像於壁實陰開萬世釋奠之宗也元帝時賜孔霸爵爲褒成君奉孔子後此孔

子後受封之始也平帝元始時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此追謚孔子之始也東漢明帝永平二年詔太學及天下學校皆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配享此祀孔子於學之始也三國魏齊王芳正始時停周公祀專祭孔子於辟廱以顏回配享此學宮專祀孔子顏回配享之始也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仍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太宗貞觀二年從房玄齡請停周公祀仍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配享二十一年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

禮記叢書卷七

禮記叢書

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王弼何休王肅杜預范甯賈逵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堂此經師從祀之始也自北始高宗永徽中復改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配享顏回左丘明從祀顯慶二年從長孫無忌等議周公鴻臚寮從王者祭祀不宜以儒官就享孔子道綜千聖百人

之全不宜俯入先師應仍停周公祀以孔子爲先聖自是學宮乾封元年贈孔子爲大司寇總章元年贈顏回爲太子少師曾參爲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廟

此曾參配享之始也。立宗開元詔祀先聖樂用九章

舞用八佾八年從司業李元瓘請以顏回閔損冉耕

仲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轅夏商並塑像坐侍

列享在二十一人之上此十哲配享之始也。顏回自魏時已

塑像立侍今坐侍二十二經師內陞子夏故云二十一人曾參大孝亦塑像坐於

十哲之次。曾參次於十哲并圖畫七十弟子及二十一經

師之像於廟壁詔弟子皆從祀此七十子從祀之始

也三十七年諡孔子為文宣王。孔子追贈弟子為公

侯伯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真宗咸平

禮記叢書

諡為玄聖文宣王。五年改封叔梁紇為齊國公顏氏

魯國太夫人加封弟子侯伯仁宗景祐元年詔釋奠

用登歌至和二年封孔子後為衍聖公。衍聖公自此始神宗

元豐六年封孟軻為鄒國公七年詔同顏子配食宣

聖此孟子配享之始也。又以荀况楊雄韓愈從祀。韓愈

從祀自又詔天下學校並塑孔子及配享像。塑孔子

此始哲宗元祐二年詔躋子思從祀此子思從祀之始

也。子思原不在徽宗大觀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

七十子之列四崇寧四年孔子像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繪圖頒

宮悉如式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政和二年封王

安石為舒王王雱為臨川伯從祀五年詔兗州孟子

廟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欽宗靖康元年

從祭酒楊時言罷王安石配享王雱從祀度宗咸淳

三年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享。顏回曾參孔伋孟軻

司馬光從祀。從祀自此始又陞顏孫師於十哲。陞子

始此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

王仁宗皇慶二年詔以周敦頤程頤程頤張載邵雍

司馬光朱熹張拭呂祖謙及許衡從祀。周敦頤程頤張載邵雍

禮記叢書

熹張拭呂祖謙延祐三年追封孟子父為邾國公母

為邾國宣獻夫人明宗至順元年加封宣聖父齊國

公叔梁紇為啓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氏為啓聖王

夫人封宣聖夫人元官氏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明太祖洪武初孔子封爵仍元國學每月朔望令祭

酒行釋菜禮春秋二仲遣官釋奠。文廟春秋四年令

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十五年詔天下儒學通

祀孔子頒釋奠禮。天下學校春秋二十九年從行人

司副楊砥請黜楊雄從祀進董仲舒。董仲舒從祀

永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英宗正統二年以
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自此始八年追
封元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憲宗成化十三年用尚
書周嘉謨議祀孔廟加邊豆為十二樂八伯自唐始十二邊豆自此
始二年封董仲舒為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沉崇
安伯真德秀浦城伯孝宗弘治八年封宋楊時為將
樂伯從祀楊時從祀始此熙寧九年張孚敬博採羣議釐正祀典改孔子
塑像為木主塑像之非議始於宋朱熹元姚燧明宋
檀凡叢書釋莫考卷七 五 聖學堂
士吳沆及去大成文宣王之號題曰至聖先師孔氏
之神位元姚燧明丘濬諸弟子俱去封號改四配
十哲之像為木主四配題曰復聖顏子之位宗聖曾
子之位述聖子思子之位亞聖孟子之位十哲閔損
冉耕仲雍宰子端木賜冉求仲由言游卜商顏孫師
俱稱先賢某子之位七十弟子內申黨申枨共一人
公伯寮泰冉顏何林放蘧瑗非聖門弟子程敘去申
黨存申枨黜公伯寮泰冉祀顏何林放蘧瑗於其鄉
史記泰冉字開家語云無兩廡從祀者澹臺滅明原
此人史記顏何字冉魯人

憲南宮廷伯商瞿字子漆雕開蔡人滕伯司馬耕字
侯有若平陰巫馬期字子旂顏辛陽穀曹邨字
人公孫龍字子石秦祖梁伯甄城侯顏高字子驕
襲駟赤字子徒秦人長於詩石作蜀字子明成紀人
公夏首字子乘伯處人榮伯奚容藏字子明成紀人
顏祖字子鉤音井強人秦商字子丕公祖句音茲之即
墨縣字子鉤音井強人秦商字子丕公祖句音茲之即
仲孫字子鉤音井強人秦商字子丕公祖句音茲之即
季侯字子鉤音井強人秦商字子丕公祖句音茲之即
施之常字子秦非之字子申枨侯顏會字子聲高唐侯
檀凡叢書釋莫考卷七 六 聖學堂
宓不齊公冶長高密侯公哲哀字季次齊人高柴侯
樊須公西赤字子公西與上陳亢字子伯叔仲會字
人鄉音單字子罕父黑厥次侯榮旂字子左人邱行
鄭國字子原亢籍廉潔字府衛人叔仲會字
人邱音吳字子公西與上陳亢字子伯叔仲會字
人其共五十四人宗廟魯人不吉地伯禽魯俱稱
先賢某之位按七十二賢人姓名家語文翁壁圖史
顏路曾皙四配十諸儒罷賈逵附會戴聖食鄙皆本
荀况惡言性王弼尊老杜預喪馬融本宋廉言劉

向著洪範五行最為外何休春秋訓詁點周王

以女適司馬昭又為司馬師等九人祀鄭衆盧植鄭

玄服虔范甯於其鄉門以五人雖無過所行未能親聖

言兩廡從祀者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俱春秋高堂

生禮毛萇詩經伏勝孔安國皆書董仲舒春秋杜子春周

韓愈周敦頤程頤邵雍張載司馬光楊時朱熹

呂祖謙胡安國張拭蔡沉真德秀許衡二十四人俱

稱先儒某之位嗣又增后蒼禮記經師本王通胡瑗

亦本程歐陽修又從行人薛侃議併進陸九

檀九義書卷七

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為先師殿禮用八簋八豆樂用

六佾十二簋豆八佾之非議始春秋二仲上丁行禮

又立啓聖公祠祀叔梁紇題曰啓聖公孔氏之位以

顧無繇杞國曾點萊蕪孔鯉洙水孟孫氏邾國配享

稱先賢某氏之位以顏路曾皙在兩廡子不先父食

之程昞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某氏之位春秋二

祀先期祭啓聖祠通行天下學校隆慶五年以薛瑄

從祀萬曆十二年以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二

十三年以宋周惇頤父周輔成從祀啓聖祠皇清

因之但增祀諸儒或議王通僭經程子曰文中子續

經甚謬朱子曰文中子以董常為顏回儼然以孔子

自居其所說性理大本領處全未理會蓋誕妄之流

也陸九淵尊尚告子棄實踐而驚空虛則異端之流

若歐陽修不過文人耳楊時曰孟子道性善永叔却

言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彼論別是非於性分內全無

見處朱子曰歐陽公讀書只把來做文章都不曾向

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吟詩飲酒戲謔度日據此殆

蘇長公之流耳又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俱昧於久

檀九義書卷七

而論定之義凡此皆當時之公論也又嘉靖時福建

提學副使金青亭疏稱宋儒羅從彥學於楊時李侗

學於羅從彥朱熹學於李侗實濂洛正派今楊時朱

熹從祀獨遺從彥李侗誠為缺典時因祀典已定未

行萬曆初福建提學金居敬貢享子前後再請已經

從祀未載入會典今天下學宮仍闕又親受業於聖

人者稱先賢從七十二賢人之賢而稱之也非孔子

弟子及異世私淑者槩稱先儒所以別於門弟子也

先賢同時人不論後先若先儒自應以時代次序崇

先賢同時人不論後先若先儒自應以時代次序崇

禋時以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六子。改爲先賢位。漢唐諸儒之上。倒置時代。於理不順。又當日置木主時。十哲書子不書名。兩廡諸賢。則直書其名。按四科。不過當時偶記。從陳蔡諸賢耳。兩廡中不見論語者。無論已。如有若。必不齊。漆雕開。公西赤。原憲。南宮适。澹臺滅明。公冶長。司馬耕等。亦未嘗確見其於四科有差等也。遽加以書名不書名之分。似屬未安。况顥孫師可陞。諸賢獨不立陞。當日議禮者。不無留其實。是皆有俟於國朝聖君賢相。斟酌至當而

檀凡叢書

釋奠考卷七

九

霞舉堂

更定之也。近或有議增從祀漢田何爲易經師。宋陳澧爲禮記經師。及范仲淹魏了翁尹焞何基王柏暨明羅倫羅洪先者。此事甚大。須歷世愈久而愈無遺議。斯善矣。若大明世宗旌正典禮。原係張孚敬參考百王之是非。博稽衆論之異同。皆爲不易之典。誠實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按周禮大司成掌成均之法。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沒則祭於瞽宗。此祀先師之義也。周有先聖。復有先師。俱以當代之君相爲之。至漢明帝始祀孔子爲

先師。仍配享先聖周公。均失周禮先師之義。今盡去歷代謚號。取唐至聖二字。加古先師之名之上。合爲至聖先師。義盡理當。無過於此。蓋聖人道同天地。不可追謚。彼褒成文宣立聖大成之號。明成化時復欲加以神聖廣運之稱。愈繁愈不尊矣。彼之言曰。稱先師。猶之稱天稱地云耳。豈非識冠今古哉。若夫塑像之說。自佛教入中國始。使聖人而在。其能不鄙之乎。况搏土而肖長短豐瘠。郡異縣殊。其褻甚矣。明太祖始建南京太學。卽易塑像爲木主。其時雖未經頒行

檀凡叢書

釋奠考卷七

十

霞舉堂

天下亦至聖精靈所默佑。啓其端耳。至春秋吳楚僭王。夫子黜之。生爲人臣。沒而加以十二旒。十二章。冕服於其躬。神其妥之。否。借曰尊聖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者。君之所不得而臣也。故曰詔於天子。無北面。其與虛加王爵孰隆哉。其邊豆易十二爲八。樂佾易八爲六。亦避天子之禮。不得不然。天子以下固無論也。後世猶有議者。以爲從位言之。不但八佾僭卽六佾亦僭。若然。則必考司寇品級而定其羽數。然後可。亦惑甚矣。武又以祭從主者。天子祭自應用。

天子禮樂如是必天子親祭然後可。若郡縣俱行之。不幾僭乎。是法紀由夫子壞之也。禘自既灌而往。夫子尚不欲觀。而能饗之乎。子故表而出之。使後人毋得妄議明嘉靖之祀典者。

北嶽恒山厯祀上曲陽考

昭代叢書丙集卷十三

歙縣 張

漢 山來同輯
新 進也

吳江 沈咏惠 翠嶺 校

北嶽恒山厯祀上曲陽考

江都劉師峻峻度輯

粵自周分九州而曲陽爲恒陽地屬并州故周官職方氏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川曰孽池是也管子曰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鄭氏注曰恒山在上曲陽

昭代叢書

丙集

北嶽厯祀考
卷十三

一

世楷堂
藏板

古者天子巡狩常以歲十一月至於北嶽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戒自周昭王南征不復巡狩之禮浸廢邑郭尙存秦因立縣縣在山曲之陽故曰曲陽有下故此爲上矣

漢避文帝諱改恒山爲常山郡縣屬常山

史記封禪書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

漢書郊祀志宣帝神爵元年始有常祀祀北嶽常山

於上曲陽皆使者持節每歲一禱而三祠

水經注曰澆水又東右會長星菁菁在上曲陽縣西北長星渚渚水東流又合洛光水水出洛光溝東入長星水亂流東逕恒山廟北漢末喪亂山道不通此舊有下階神殿晉魏改爲東西二廟廟前有碑闕壇場相列其水東逕上曲陽縣故城北本岳牧朝宿之邑也

唐六典曰河北道古幽冀二州之境恒嶽在焉

通典曰唐武德中祀北嶽恒山於定州牲用太牢祠

昭代叢書

丙集

北嶽厯祀考
卷十三

二

世楷堂
藏板

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

宋沈括曰北嶽謂之大茂山嶽祠舊在山下後移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祠乃在曲陽縣祠中多唐人故碑前有一亭中有李克用題名石

蔡氏曰北嶽在常山郡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今定州曲陽也

考曲陽縣舊志及北嶽祠事錄云漢武帝天漢三年春三月封泰山還幸北地親祠常山瘞元玉宣帝神爵元年遣使者持節侍祠

後漢元和三年春三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於上曲陽

晉自永嘉以後祀典闕

北魏和平元年春正月如中山禮恒嶽而還

二年春二月復如中山遣使者用蒼璧牲牢禮恒嶽

太和十八年遣使者薦牲玉於嶽祠

隋大業四年秋八月巡幸河北親祠恒嶽赦天下河

北道郡守畢從

昭代叢書

丙集北嶽歷祀考卷十三

三

世楷堂藏板

唐貞觀十九年帝親爲文以太牢祀北嶽於曲陽之

廟自是歲祀率以爲常矣

開元十五年更恒嶽曰鎮嶽定州刺史張嘉貞爲

文頌之

中和五年二月隴西郡王李克用領番漢步騎五

十萬衆援中山禱於嶽神題名壁間而去

宋淳化二年特命有司重修北嶽廟左司諫王禹偁

爲文記之

景德二年夏京師大雨詔太僕少卿直秘閣錢惟

演止雨於安天王祠

大中祥符四年加北嶽爲安天元聖帝御殿發冊

命廷臣向敏中等充冊使來曲陽翰林學士陳彭

年爲文告之

大中祥符八年御製祭告之文遣使立石於曲陽

嶽廟

天禧元年遣行太常博士章安世祭告北嶽於曲

陽

皇祐二年重修嶽廟告成領定州事大學士韓琦

昭代叢書

丙集北嶽歷祀考卷十三

四

世楷堂藏板

爲文自書紀其事

元祐五年冬十月詔領定州事韓琦再修祀典於

曲陽

元後至元五年春正月丙子親遣侍讀學士愛牙赤

直學士揭傒斯等至曲陽修其常祀禮成記之

是年五月八日復遣使馳驛同守臣嘉議大夫保

定路總管兼府尹韓大亨代祀北嶽於曲陽

至正十年元日受朝畢遣集賢學士沙剌班崇文

少監兼經筵參贊官周伯琦等乘傳至曲陽專修

祀事爲文紀歲月以行

至正十一年正月上日命丞相選十人分爲五道
總一十九祠時以僉宣政院事百家奴翰林修撰
兼國史院編修劉源充使曲陽十二日太府監出
名香寶幡白金楮幣馳傳以行至十九日恭祀廟
庭事畢劉源拜手稽首而爲之記

〔明〕洪武二年春正月望日遣內藏庫副使魏士舉賜
以衣冠授幣修祀事於曲陽二月十九日祭告畢
士舉謹述其事記之

昭代叢書 北嶽志 卷十三 王 世楷堂 藏板

洪武三年夏六月釐正祀典仍其舊曰北嶽恒山
之神勒碑於殿之東以垂永久

秋七月勒石既畢再遣祠祭署王俊馳告北嶽於
曲陽

永樂七年春三月車駕駐蹕景州望祭恒嶽

十六年秋勅修北嶽恒山之廟

洪熙元年遣順天府府尹甄儀祭告北嶽於曲陽
宣德元年遣興安伯徐亨祭告北嶽於曲陽

正統元年春正月遣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魯穆相

祭告北嶽於曲陽

九年夏四月大旱遣翰林院編修倪謙詣北嶽禱
雨來曲陽

景泰元年春正月遣修撰周旋祭告北嶽於曲陽
四年春二月恒陰積雪遣太常寺寺丞邱晟禱祀
北嶽於曲陽

秋七月大水遣翰林院曹恩禱祀北嶽於曲陽
五年夏四月旱乾水溢遣翰林院典籍吳恒禱祀
北嶽於曲陽

昭代叢書 北嶽志 卷十三 六 世楷堂 藏板

六年夏六月大旱遣中書舍人劉福禱祀北嶽於
曲陽

天順元年春三月遣中書舍人祭告北嶽於曲陽
成化元年春三月遣禮科右給事中王詔祭告北
嶽於曲陽

四年夏四月大旱遣真定府知府邢簡禱祀北嶽
於曲陽

七年春正月遣禮部左侍郎邢讓祈雪於北嶽來
曲陽

十三年夏四月雨雪遣真定府知府田濟禱祀北嶽於曲陽

二十年冬十二月遣真定府知府余瓚祈雪於北嶽來曲陽

二十三年夏五月大旱遣吏部左侍郎劉宣禱祀北嶽於曲陽

宏治元年春三月遣禮科右給事中張九成祭告北嶽於曲陽

四年春三月大旱遣吏部左侍郎彭韶禱祀北嶽

於曲陽

昭代叢書

丙集

北嶽歷祀考

七

世楷堂藏板

六年夏四月大旱遣巡撫都御史張琳禱祀北嶽於曲陽

十年夏四月大旱遣巡撫都御史高銓禱祀北嶽於曲陽

十七年夏五月大旱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沂禱祀北嶽於曲陽

正德元年春三月遣通政司右叅議熊偉祭告北嶽於曲陽

六年秋八月寧夏逆賊既平遣真定府通判孫邦直祭告北嶽於曲陽

七年冬十一月流賊復起遣真定府知府李璞禱祠北嶽於曲陽

嘉靖元年夏四月遣鴻臚寺左寺丞翟宗仁祭告北嶽於曲陽

九年夏五月大旱蝗爲災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錢如京禱祀北嶽於曲陽

十一年遣真定府知府胡效才修常祀來曲陽

昭代叢書

丙集

北嶽歷祀考

八

世楷堂藏板

三十三年遣巡撫都御史艾希淳修常祀來曲陽

四十年遣巡撫都御史毛愷修常祀來曲陽

四十三年遣巡撫都御史張師載修常祀來曲陽

隆慶元年遣通政司右叅議夏範祭告北嶽於曲陽

萬厯元年遣吏科給事中李日強祭告北嶽於曲陽

十三年巡按御史徐待修祀事來曲陽爲文告之

十五年巡撫都御史賈三近修常祀來曲陽

是年八月朔大雨雹傷稼再遣巡撫都御史賈三
近禱祀北嶽於曲陽

十六年秋重修北嶽廟

天啟元年遣太僕寺少卿杜士全祭告北嶽於曲
陽

崇禎元年遣禮部主事張定志祭告北嶽於曲陽
本朝順治八年遣鑾儀衛都督同知喬可用祭告北
嶽於曲陽

計自漢代至今凡天子巡幸親祠者三卽位祭

昭代叢書

丙集

北嶽歷祀考

九

世楷堂
藏板

告者一十有八災旱禱祠者一十有九修常祀
者二十有四皆在曲陽其碑版殘缺漫漶無句
讀年月者不可勝紀也

再考前明宏治中兵部尙書馬文升疏云五嶽之名
宜從京師今北嶽在京師南宜請更祀是時禮部
侍郎倪岳言北嶽恒山祀於曲陽歷漢至今二千
餘年不可輒改因下禮臣議議曰昔金世宗時亦
有以都燕請別議五嶽者太常卿范拱謂軒轅都
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都蒲阪在華山之北未嘗

據都改嶽也時從之

考萬厯中大同巡撫胡來貢請改北嶽於渾源州是
時禮部尙書沈鯉疏曰臣等查渾源州志云恒山
在州南二十里古北嶽也上有嶽廟陶唐氏所建
舜北巡狩至於北嶽值大雪遙祀之忽飛一石墮
帝前遂建廟於大茂山又五載巡狩其石又飛於
曲陽復建廟焉今州南恒山有觀乃唐武德中道
士高明素建也又有洪武十二年重修古北嶽廟
碑云渾源恒山爲古北嶽自有虞氏望祀之後飛

昭代叢書

丙集

北嶽歷祀考

十

世楷堂
藏板

石東遷率建廟於曲陽歷代因之而渾源恒山之
祠廢不復舉是北嶽之祀於渾源州志者如此及
考尙書禹貢冀州恒衛旣從注云恒水出常山郡
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卽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
也周禮職方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注云在上
曲陽縣夫職方之并州卽禹貢冀州所分也史記
趙簡子藏寶符於恒山襄子登山而反曰從此臨
代代可取也注亦云山在上曲陽西北杜佑通典
及文獻通考皆云定州曲陽縣北嶽常山在焉而

通鑑地理通釋亦云常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常水出焉蓋漢置恒山郡避文帝諱改曰常山卽今真定也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寺祀五嶽四瀆而北嶽在常山之陽卽常山郡屬邑也唐武德貞觀之制祭北嶽於定州宋緣舊制亦祭於定州漢碑不存無所於考唐宋碑刻具載北嶽祠事錄則曲陽之祀北嶽不始於五代之際明矣元起朔漠正宜祀於渾源乃仍在曲陽修其常祀至洪武二年二月初奉太祖之命肇祀北嶽三年六月又降詔正名著爲常典列聖繼統遵行無數是北嶽之著於曲陽縣者又如此再考曲陽縣在隋爲恒陽縣恒山距縣西北百四十里若渾源州在元初爲恒陰縣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或曰皆指恒山而名未之或知也後魏時常立五嶽四瀆廟於桑乾河之陰考之北史蓋其時建都平城因彙祭嶽瀆於此非因北嶽所在而專祀也又查宏治六年七月前兵部尙書馬文升曾具疏上聞釐正祀典該前禮部題覆北嶽恒山

之神祀於曲陽自漢唐宋至今幾二千年未之有改况渾源州雖有北嶽恒山然而祀典不聞碑志無考禮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一旦廢此舉彼恐有窒礙奉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遵行今將前由通查案呈到部臣等看得巡撫大同都御史胡來貢題請改祀北嶽於渾源州之恒山卽命大臣出關祭告除今次祭告已經題奉欽依無容議外照得改嶽事關重大據今所考反覆推求竊謂載籍雖博必折衷於經傳

州北嶽廟中遂訛以爲望祭北嶽耳至於渾源州之稱北嶽徒見於州志碑文而經傳諸書茫無可考想其記載之語亦由傳聞如志中飛石云云卽本官亦謂其不經矣而可據之以改祀乎大抵恒山自太行東來綿亘千里同一分野在南在北皆可指名卽以山之向背而言則祀於陰者終不若祀於陽者之爲正也昔金世宗時論者曾請別議五嶽而太常卿范拱力言其不可而止改嶽之事自昔重之而前禮臣倪岳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誠千古之確論矣况我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極重祀典當時山川地里無不圖上而曲陽之祀仍舊今大明集禮所載漢唐宋北嶽之祀皆在定州曲陽與史書合當時考訂已自精詳二百餘年國有大事必行遣告至今碑版林立祠下則恒山實爲畿內重鎮孕靈已久一旦湮廢而改諸邊徼之地竊恐未可輕易而況在彼無稽在此有據又彰彰如是乎臣等再三酌議北嶽恒山之神應遵憲典仍祀於曲陽縣其渾源州恒山既有洪武

昭代叢書

百集

北嶽歷祀考

卷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年間重修廟宇令無查照宏治中原題行該巡撫衙門轉行彼處有司量加修葺用存古跡庶爲兩全但事關典禮臣等未敢擅便云云是時奉旨仍定曲陽之祀

以上所考各有本原凡博通典禮者自能信之勿疑考北嶽職司水德位列陰方前者自常祀外凡畿輔以內大雨大旱則祀之恒陰積雪則祀之大水氾溢蕩析廬舍亦無不祀之神所憑依厯歲滋久且凡居苟有疾痛疴癢又莫不奔走呼籲稽顙禱賽於堂廡之前譬如封建國都業已聚族而安土乃一旦改諸窅然荒僻之地大豈神之所欲哉再考渾源之山雖曰恒山然自漢唐以來祀典未之前聞經傳一無足據而曲陽祠事其來已久論者徒以飛石之謬與夫宋失幽并爲辭而不知天子綏甸中恒山實爲右輔亦猶諸姬之夾輔周室所以居重馭輕豈可使之僻處邊陲獨表疏遠之跡乎今旣謂渾源之山與大茂山同一恒山

昭代叢書

百集

北嶽歷祀考

卷十三

古

世楷堂

藏板

天子禮樂如是。必天子親祭然後可。若郡縣俱行之。不幾僭乎。是法紀由夫子壞之也。禘自既灌而往。夫子尚不欲觀。而能饗之乎。予故表而出之。使後人毋得妄議明嘉靖之祀典者。

檀凡叢書

釋奠考
卷七

士

霞舉堂

滿祭

州天

祭典

祀禮

遼

海林取書之一

王火五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上諭

乾隆十二年七月初九日內閣鈔出乾隆十二年七月初九日

奉

上諭我滿洲稟性篤敬立念施誠恭祀

天

佛與神厥禮均重惟姓氏各殊禮皆隨俗凡祭神祭天背鏡諸祭雖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遠若我愛新覺羅姓之祭神則自大內以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辭爲重但昔時司祝之人俱生於本處幼習國語凡祭神祭天背鏡獻神報祭求福及以麩豬祭天去崇祭田苗神祭馬神無不斟酌事體編爲吉祥之語以禱祝之厥後司祝者國語俱由學而能互相授受於贊祝之原字原音漸致消舛不惟大內分出之王等累世相傳家各異詞即大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上諭

道 海 軍 衙 門

內之祭神祭天諸祭贊祝之語亦有與原字原韻不相脗合者若不及今改正垂之於書恐日久訛漏滋甚爰命王大臣等敬謹詳考分別編纂並繪祭器形式陸續呈覽朕親加詳覈酌定凡祝辭內字韻不符者或詢之故老或訪之士人朕復加改正至若器用內楠木等項原無國語者不得不以漢語讀念今悉取其意譯爲國語共纂成六卷庶滿洲享祀遺風永遠遵行弗墜而朕尊崇祀典之意亦因之克展矣書既告竣名之曰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所有承辦王大臣官員等職名亦著敘入欽此

經 筵 日 講 學 士 居 注 官 太 子 太 保
御 前 大 臣 內 務 府 大 臣 一 等 承 辦 英 翰 林 院 事 臣 阿 桂 謹
奏 查 滿 洲 祭 祀 一 書 共 六 卷 欽 奉

諭 旨 令 臣 阿 桂 同 于 敏 中 譯 漢 編 入 四 庫 全 書 臣 等 業 將 卷 一 至
卷 四 敬 謹 譯 出 進

呈 荷 蒙

睿 鑒 其 卷 五 係 器 用 造 作 之 法 卷 六 係 器 用 形 式 圖 久 經 譯 出 今
復 加 詳 細 校 對 繪 圖 恭 呈

御 覽 再 原 奉

諭 旨 令 臣 等 將

即 寧 宮 所 祭 之

佛

菩 薩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奏 摺

道 海 軍 衙 門

關 帝 以 及

堂 子 所 祭 之

神 並 祭

天 之 處 詳 細 分 別 其 不 能 詳 溯 緣 起 及 祝 辭 內 相 傳 舊 語 有 其 聲 而
無 其 義 者 併 以 關 疑 傳 信 之 意 敬 撰 跋 語 綴 於 簡 末 所 有 謹 擬
跋 語 一 條 附 於 漢 本 卷 四 之 後 黏 貼 黃 簽 進

呈 統 俟

欽 定 發 下 時 交 館 編 入 四 庫 全 書 以 垂 永 久 並 繕 寫 二 分 一 分 送

懋 勤 殿 陳 設 一 分 交

尚 書 房 收 貯 爲 此 謹

奏

乾 隆 四 十 五 年 七 月 初 二 日 奉

旨 知 道 了 跋 語 即 行 繕 出 清 文 欽 此

謹案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一書稽考舊章釐正同異允足昭信而傳遠茲復仰承

諭旨令臣等譯漢纂入四庫全書臣等依據清文詳加推譯伏考

坤寧宮所朝祭者爲

釋迦牟尼佛

觀世音菩薩

關聖帝君所夕祭者爲

穆哩罕

畫像神

蒙古神其月祭大祭翌日則敬申報祀於

天神而祝辭所稱乃有阿邱年錫安春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納丹岱

單納爾
 軒初恩
 都哩僧
 固拜滿
 章京納
 丹威瑚
 哩恩都
 蒙鄂

欽定滿洲祭天典禮 奏摺

二 遠海運務

樂喀屯諾延諸號中惟納丹岱琿即七星之祀其喀屯諾延即

蒙古神以先世有德而祀其餘則均無可考又樹柳枝求福之

神稱爲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者知爲保嬰而紀

堂子內尙錫之神知爲田苗而祀而祝辭所稱鈕歡台吉武篤木貝

子者則亦不得其緣起蓋古者一方一國各有專祀或因靈應

所著而報以馨香或因功德在人而中其薦饗故相沿舊俗昭

事維慶祭法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泊

寶祚誕膺萬靈申佑益著爲令典用答

神麻雖世遠年湮不能盡詳其始末然考禮記文王世子稱釋奠於

先師鄭元所注不能舉先師爲誰但以周禮瞽宗及漢代經師

爲例知古人於相傳祀典無從溯其本源者皆不妄引其人以

實之致涉誣罔故今亦闕所不知不敢附會其辭以昭敬慎又

祝辭之文有意義可尋釋者皆依類譯漢至於卓爾歎鍾依珠

嚕珠克特亨哲伊呼哲納爾邱哲古依雙寬斐孫安哲鄂囉

羅諸字皆有音聲莫能訓解蓋自大金天興甲午以後典籍

散佚文獻無徵故老流傳惟憑口授歷年既遠遂不甚可明考

漢代樂府如臨高臺之收中吾有所思之妃呼豨皆有其聲而

無其義又宋書樂志載鐸舞曲聖人制禮樂篇亦全篇皆取對

音歷代相傳均闕疑而不敢改今亦恭錄原文不敢強爲竄易

以存其本真焉

武英殿大講學起居注官太監子太保
可佳

領	侍	衛	內	大	臣	一	等	無	謀	英	勇	公	事	臣	阿	桂
總	從	尉	務	理	史	部	事	務	卒	翰	林	院		臣	阿	桂

于敏中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奏摺

三
遼海叢書

經英日講起居士文淵閣太子太保
御前大臣內閣學士等處總辦
奏所有滿洲祭祀典禮跋語一條前經遵
旨恭擬進
呈欽奉
諭旨即行繕出清文欽此隨率同繕書房官員敬謹繕出恭錄呈
覽伏候
欽定發下時照依清本式樣繕寫交
武英殿補行刊刻綴於卷四之末爲此謹
奏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奉
旨知道了欽此

欽定滿洲祭祀典禮奏摺

四 遼海叢書

欽定滿洲祭祀典禮卷四

遵

旨總辦承修監造監繪膳錄

欽定滿洲祭祀典禮之諸王大臣官員等職名

遵

旨總辦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辦理宗人府事務紀錄六次和碩履親王 臣九祿

欽定滿洲祭祀典禮職名

遼海叢書

承修

總管廣儲司六庫事務郎中紀錄十四次 臣官著

郎中紀錄七次 臣色勒

掌儀司郎中兼佐領紀錄八次 臣察喇

員外郎紀錄十次 臣明善

司 臣六十

監造

管 臣寶善

管 臣寶善

監繪

營造司員外郎紀錄三次 臣保格

膳錄

掌儀司首領筆帖式加一級臣永泰
首領筆帖式臣宜廷彪

武英殿監造

管領三領六領兩領莊頭十處
管領三領六領兩領莊頭十處
管領三領六領兩領莊頭十處

廣儲司員外郎臣永泰

庫儲司司庫加一級紀錄五次臣桑格

監造加一級臣李保

監造加一級臣姚文斌

庫掌臣虎什泰

庫掌臣高永仁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職名

二 遼海 聖訓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目錄

卷一

祭神祭天議

薦鮮背盤祭議

集記滿洲祭祀故事

坤寧宮元旦行禮儀注

堂子亭式殿元旦行禮儀注

堂子亭式殿祭祀儀注

堂子亭式殿祭祀祝辭

尚錫神亭祭祀儀注

尚錫神亭祭祀祝辭

恭請

神位祭於堂子儀注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目錄

一 遼海 聖訓

恭請

神位入宮儀注

坤寧宮月祭儀注

坤寧宮月祭祝辭

祭神翌日祭天儀注

祭神翌日祭天贊辭

卷二

坤寧宮常祭儀注

坤寧宮常祭祝辭

四季獻神儀注

四季獻神祝辭

浴佛儀注

浴佛祝辭

卷三

報祭儀注

報祭祝辭

堂子立杆大祭儀注

堂子立杆大祭祝辭

坤寧宮大祭儀注

坤寧宮大祭祝辭

大祭翌日祭天儀注

大祭翌日祭天贊辭

卷四

求福儀注

求福祝辭

爲嬰孩求福祝辭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目錄

二 遼海章書

獻雞背背鑪祝辭

獻子鷺背背鑪祝辭

獻魚背背鑪祝辭

獻雉背背鑪祝辭

獻鮮背背鑪祝辭

堂子亭式殿祭馬神儀注

堂子亭式殿祭馬神祝辭

正日祭馬神儀注

正日祭馬神祝辭

次日祭馬神儀注

次日祭馬神祝辭

卷五

祭神祭天器用數目

卷六

祭神祭天器用形式圖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目錄

三 遼海章書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一

祭神祭天議

每日

坤寧宮朝祭夕祭每月祭天每歲春秋二季大祭四季獻神每月於

堂子亭式殿

尙錫神亭內掛獻淨紙春秋二季

堂子立杆大祭一切禮儀俱行之已久燦然美備無可置議惟昔日司祝之人國語嫻熟遇有喜慶之事均能應時編纂禱祝厥後司祝之清語不及前人復無典冊記載惟口相授受於字句音韻之間不無差異即如祭天之贊辭掛獻淨紙之禱辭掌儀司俱載有冊檔是以無稍差遺所有司祝之祝禱辭章若不及時擬定載在冊檔誠如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一

遼海遺書

聖諭音韻字句漸至訛舛今謹將

內廷司祝之一切祭神背鏡禱祝贊祈等辭錄出詳閱不惟字句多有差謬即左右兩翼承充

內廷司祝之贊辭亦彼此互異是以臣等令五旗王公等將各家祭神辭章錄送並令從前司祝家內將伊等舊有祝禱辭章悉行錄呈彙寫一帙臣等公同敬謹覆核訂誤補闕刪複去冗又各就所見黏簽恭呈

御覽伏候

欽定再恭查

坤寧宮每日祭神至祭馬神之時復於祭馬神室內另祭所有祝禱之辭亦應更正臣等逐條繕寫恭呈

御覽如蒙

皇上訓示謹遵繕成全部永遠奉行請自王以下宗室覺羅以及

奉祭覺羅

神之滿洲人等有情願鈔錄者俱准其鈔錄庶爲臣僕者仰沐

皇仁滿洲舊俗不致湮沒而永遠奉行矣謹此議奏

獻鮮背鏡祭議

我滿洲之禮凡祭神祭天犧牲俱用整齊全備者稍有殘缺即斥而不用是以祭祀之犧牲供獻

神位不稍留贖即膽與蹄甲亦取置礪內陳於旁案初我滿洲在本處園場既近所獲之獸可乘其鮮好背鏡以祭迨入京師園場既遠或所獲之獸已越晝夜或係多傷或已取去脂臟因其不全不敢祭獻今臣等欽遵

上諭公同詳議如

盛京等處畋獵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一

遼海遺書

皇上親射之獸既難送京祭獻請仍照從前不獻外現在

大內凡新得鮮果鮮蔬既恭獻

神位而舊例曾以雛雞鮮魚等物背鏡以祭王等以及各滿洲等亦仍有以雛雞鮮魚之類背鏡以祭者請嗣後南苑等處附近畋獵

皇上親射鹿鹿等獸內傷止一處尾蹄臟腑齊全者如有

旨令背鏡以祭則所司恭養交司俎人等敬謹修整祭獻若傷多殘缺不全者仍請勿用至時新鮮物臣等按其時令請每歲春季以雛雞各二夏季以子鵝各一秋季以魚各一冬季以雉各二背鏡以祭其應獻之雛雞子鵝交會計司令莊頭擇肥美者交納魚雉交都虞司令網戶獵戶擇鮮整者交納均以生者由掌儀司官員詳視交司俎官敬謹修整於

神位前背鏡以祭等因議准施行

彙記滿洲祭祀故事

我

滿洲國自昔敬

天與

佛與神出於至誠故創基

盛京即恭建

堂子以祀

天又於

寢宮正殿恭建

神位以祀

佛

菩薩

神及諸

祀位嗣雖建立

壇

廟分祀

天

佛暨神而舊俗未敢或改與祭祀之禮並行至我

列聖定鼎中原遷都京師祭祀仍遵昔日之制由來久矣而滿洲各

姓亦均以祭神爲至重雖各姓祭祀皆隨土俗微有差異大端

亦不甚相遠若

大內及王貝勒貝子公等均於

堂子內向南祭祀至若滿洲人等均於各家院內向南以祭又有建

立

神杆以祭者此皆祭

天也凡朝祭之

神皆係恭祀

佛

菩薩

關帝惟夕祭之

神則各姓微有不同原其祭祀所由蓋以各盡誠敬以溯本源或受

土地山川

神靈顯佑默相之恩而報祭之也

大內每歲春秋二季於

堂子內立杆祭祀復於

宮內報祭除齋戒並禁止屠宰日期外每日祭神每月初二日

祭天一次四季則有獻神之祭分府之皇子與

宮內居住之皇子如奉

旨在

坤寧宮祭神每月於

皇上祭神祭天後各按次序祭神一日祭天一日其未分府在

紫禁城內居住之皇子每月各於所居之處祭神祭天王貝勒

貝子公等每歲春秋二季挨次在

堂子內立杆祭祀並各於本家報祭每月祭神祭天公侯伯大臣官

員以下至閑散滿洲或每月或每歲或四季二季一季於本家

內祭神先是每歲春秋二季

大內立杆祭神過二三日後親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各按班

次由

坤寧宮內恭請朝祭夕祭

神位至於各家屆立杆祭祀之日恭請朝祭

神位在

堂子內祭畢仍請至家內夕間大祭於是挨次恭請

神位祭祀俱照此至於月終

大內司俎官司俎等恭請

神位進宮是時

坤寧宮每日祭祀朝則於供

佛金亭幔帳之前夕則於架幔神位前祭祀康熙五十七年

聖祖仁皇帝

諭旨停止王等恭請

神位雍正元年

世宗憲皇帝

特命莊親王怡親王恭請

神位於其府內各祭一次凡滿洲各姓祭神或用女司祝亦有用男

司祝者自

大內以下閑散宗室覺羅以至伊爾根覺羅錫林覺羅姓之滿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一

五 遼海 彙書

洲人等俱用女司祝以祭從前

內廷主位及王等福晉皆有爲司祝者今

大內祭祀仍揀擇覺羅大臣官員之命婦爲司祝以承祭事凡

宮內居住皇子有

旨令在

坤寧宮祭神仍用覺羅司祝祭祀外若

紫禁城內居住之皇子祭神則於上三旗包衣佐領管領下之

覺羅或異姓大臣官員閑散滿洲人等妻室內選擇爲司祝令

其承祭其已分府之皇子及王貝勒貝子公等俱於各該屬旗

包衣佐領管領下之覺羅或異姓大臣官員閑散滿洲人等妻

室內選擇爲司祝令其承祭如屬下並無爲司祝之人或於各

屬下包衣佐領管領下之滿洲婦人內選擇令其爲司祝以祭

或另請司祝以祭自公侯伯大臣官員以下以至閑散滿洲用

女司祝祭祀者俱於本族中選擇以承祭事如實不能得人即

於家內仿照司祝祭神之例整理祭物焚香獻酒本家家長叩

頭省牲供肉叩頭以祭其用男司祝祭祀之家各由本家請男

司祝以祭自

大內以下閑散宗室覺羅以至伊爾根覺羅錫林覺羅姓之滿

洲人等祭祀均用豬

大內每日朝夕各用豬二祭天用豬一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

立杆大祭日朝夕各用豬二至閑散宗室覺羅等常祭並報祭

之日朝夕各用豬一祭天用豬一

大內春秋立杆祭神後祭馬神二日各用豬二王公等祭馬神

一日各用豬一求福祭祀用鯉魚二其餘各姓滿洲內有惟求

福者亦有惟祭天者祭神祭天止用豬一或用羊一或用豬羊

各一或用豬數口羊數牽或用小豬鵝魚不等至於灌酒熟胙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一

六 遼海 彙書

供獻則大略相同

大內則

主位或以初次所獲禽獸或以新得鷺魚之類背燈以祭其王等

以及滿洲家亦有以鷄雞與魚並新穫米穀等物背燈以祭者

除祭神祭天樹柳枝祭求福以及祭馬神外滿洲人等又有因

子女出痘因避以豬糕祭天者謂之痘祭以糕祭天者謂之糕

祭昏夜於室西山牆外以小豬祭天者謂之去祟田苗正長因

生蟲或遇旱前往田間懸掛紙條如旂以細木夾之蒸糕與飯

捧至田間以祭謂之祭田苗神至於秋收後蒸糕捧至場院以

祭者謂之祭場院復有夜祭七星者謂之禮祭再滿洲人等久

居屯莊有欲祭神者於臥室內以繩貫於新衣飾如神幔照平

日祭神之禮以酒饌與豬祭之是以

聖祖仁皇帝幸

暢春園

熱河駐蹕日久即在

暢春園

熱河張掛神幔設

佛亭神位以祭今

聖主法

祖懿行於乾隆八年駐蹕

盛京時亦曾懸掛神幔設

佛亭神位以祭焉至於祭天之禮滿洲人等於所至之地皆可舉行

但尋潔淨之木以爲神杆或置祭斗或縛草把購豬灑米以祭

自王貝勒貝子公等以至宗室覺羅滿洲各姓大臣官員閑散

滿洲凡遇喜慶之事各以財物獻神如有應禱祝之事亦以財

物獻神求福再大臣官員滿洲人等聘女先期取婿家財物獻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一

七 禮制 禮書

於

神位以之獻神祭天而滿洲內亦有

神位前不設抽屜桌僅在神板上供獻香碟者凡祭祀行禮時主祭

之人皆免冠以致誠敬至於供饌之禮

大內每歲春秋二季立杆大祭則以打糕搓條餠餅供獻正月

以饌子供獻五月以楸葉餠餅供獻六月以蘇葉餠餅供獻七

月以新黍蒸淋漿饌供獻八月以新稷蒸飯用木榔頭打熟作

爲餃子煤油供獻餘月俱以灑饌供獻除淋漿饌搓條餠餅外

俱用稷米王府亦如之至各姓滿洲人家有同此供獻者或有

供獻豆麪餠餅者或以稷米蒸飯供獻者或以新麥煮飯供獻

者復有以新稷煮磨麪作餅甚薄謂之煎餅以供獻於

神位者至若江南各省駐防滿洲人等因其地不產稷米即以江米

代之在京之滿洲人等或無莊頭者其釀酒灑饌打糕即以所

領俸米內江米代稷米用之其釀酒之法

大內春秋二季立杆大祭則於四十日前設缸蒸稷米飯和麪

釀之謂之清酒每月常祭則三日前亦蒸稷米飯和麪釀之謂

之醴酒王府亦如之若滿洲人等釀酒或以稷米或以江米又

有滿洲人家或以粟米或以稷米或以蒼耳燒酒以祭者凡滿

洲人等祭祀所用之酒與饌皆自釀造並不沽之於市是以

大內特立神廚每月祭祀釀醴酒製麪磨麵蒸米煮豆炒菽作

搓條餠餅饌子蘇油俱於神廚造作其確磨蒸籠鍋缸木槽柳

斗簸籬桶擔篩簾簾箕之類皆專設一分以上器皿他處不准

使用王府及勳舊滿洲人家均各專設一分若單姓寒門並無

另室之家于祭期之前整理祭品後洗滌鍋缸封閉以備祭祀

之用是以舊俗當此時或比鄰或戚眷以整理祭品之家已封

閉鍋竈各備飯役送往至祭神祭天之期凡送飯之人俱邀請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一

八 禮制 禮書

共食祭肉在從前在本處祭祀時不得上好淨紙是以各家或

以夏布或以麻苧擣至熟爛入水浸泡拌以糠粃掛於簾幔以

造紙焉至於滿洲人等自昔遵行祭祀諱忌規條凡

神位必供於正室背鏡祭祀之肉例得出門其朝祭之肉除皮骨外

一概不准出戶凡食祭肉雖奴僕經家長使役亦不得口含嚼

咀以踰戶闕必下咽方准出祭室之門亦有人家祭肉俱准出

門者又有人家即背鏡祭肉亦不准出門者其祭祀用豬之滿

洲人家如遇墓祭喪祭皆不用豬是以

世祖章皇帝

特命於

陵寢祭獻所用之生牛羊豬內將豬易以牛一羊二凡滿洲養牲

畜人家不令豬入祭室院內倘有走入者即省其豬以祭之省

者避宰割之辭豬死則謂之氣息凡祭祀背鏡所用之豬皆謂

之犧牲祭祀時焚掛獻之紙錢曰化之燒燎豬之頭蹄削去其毛則不曰刮之而曰燂之若已整理祭品又以釀酒則不入有服之家倘遇不得已之事必須往者已污其目則不即入祭室必俟新更月建後始入焉或易其衣冠沐浴過三日後亦可入滿洲人等如本家遇有孝服者必請出

神位暫安於潔淨之室若族中孝服則在大門外釋去孝衣始入院內如無另室之家則淨面洗目焚草越火而過之始入供

神位之板或以紅袖方幅或以紅氈或以紅紙掩蔽之祭神之室及院不准持輓以人祭室之內不准露置財帛不准妄行垂淚不綴纓緯者不准其人不責處人不語傷心事不言忌諱惡語務擇嘉祥吉慶事言之

聖祖仁皇帝履降

諭旨於故老所謂諱忌之事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一

九 禮部彙書

訓成嚴切仰惟

聖祖仁皇帝家訓所載故舊滿洲人等諱忌一事皆與古昔載籍相符今夫同一諱忌之事家有尊長者子孫則爲尊長諱忌之若子孫衆多之家尊長亦爲子孫諱忌之此皆恤下敬上之意爾等當知之而奉行之也

坤寧宮元旦行禮儀注

正月初一日三更司香於

坤寧宮朝祭夕祭

神位前俱點香

皇帝

皇后行禮司香鋪氈如過

皇帝率王貝勒貝子等於

坤寧宮朝祭夕祭

神位前行禮則司香照常點香鋪

皇帝行禮之氈

堂子亭式殿元旦行禮儀注

每歲正月初一日

皇帝恭謁

堂子行禮武備院卿於甬路中間鋪拜褥

皇帝至

亭式殿前向上立鴻臚寺鳴贊贊行禮

皇帝三跪九叩行禮畢還宮預派內務府總管一員於

堂子亭式殿內高案下所立杉木柱上掛淨紙錢二十七張自是諸

王護衛等挨次各掛淨紙錢二十七張司俎官點香

堂子亭式殿祭祀儀注

正月初三日每月初一日於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一

十 禮部彙書

堂子亭式殿祭祀是日司俎官一員司俎一人於

亭式殿內高案下所立杉木柱上掛紙錢二十七張案上供時食一

盤醴酒一瓊又於所設小桌上供碗二一盛酒一空設司香點

香奏三絃琵琶之內監二人入於

亭式殿外甬路上西首向東鳴拍板拊掌之看守

堂子人東面向西俱坐司祝進跪司香舉壺瓊授司祝司祝接受壺

瓊獻酒六次司俎官一員於

亭式殿外階下東首立贊鳴拍板即奏三絃琵琶鳴拍板拊掌司俎

每一獻將所獻之酒注於空碗內復自盛醴酒碗內挹新酒注

於二瓊中獻之每一獻司俎官贊歌鄂囉囉看守

堂子人歌鄂囉囉六次獻畢以壺瓊授於司香司祝一叩頭與合掌

致敬司俎官贊停拍板其三絃琵琶拍板暫止司香舉神刀授

司祝司祝接受神刀進司俎官贊鳴拍板即奏三絃琵琶鳴拍

宮是日屆時衣金黃緞衣內監十六人入

饗殿內恭昇二黃緞

神輿前引仗四對羊角燈二對俱用衣金黃緞衣內監執之侍衛十

員前導掌儀司官一員在後扈行仍入

東長安門由

宮殿正門至

乾清門止司俎官二員司俎二人司俎滿洲二人前導進

乾清門至

坤寧宮門外衣黃緞衣司俎滿洲二人由輿內恭請

神位至

坤寧宮各安奉於原

位

坤寧宮月祭儀注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一

十三 禮部 禮書

正月初三日每月初一日

坤寧宮祭明祭

神預將鑲紅片金黃緞神幔用黃棉線繩穿繫其上懸掛西山牆所

釘之雕龍頭形金紅漆三角架以淨紙二張各四折鑲錢四掛

於神幔兩端昇供

佛之髻金小亭連座奉安於南首啓亭門次於神幔上懸

菩薩像又次懸

關帝神像均於大炕上東向供奉炕上設紅漆大低桌二桌上供香

碟三醴酒三錢時果九碟方切瀝糕分爲十盤以九盤供于桌

上一供桌下北首七月供淋漿糕亦如之炕沿下供醴酒一樽

樽前鋪黃花紅氈設獻酒長低桌桌上列黃緞大碗二一盛醴

酒一空設司俎太監等預于中閱屋內鋪前地上設油厚高麗

紙二張進包錫紅漆大桌二西向分爲二行各置於油高麗紙

上屆時司香點香司俎太監司俎等進緒二於

坤寧宮門外之右首皆北向奏三絃琵琶之司俎太監二司俎

官司俎八首領太監二以次進三絃琵琶在前次十人分二層

排列均向上盤膝坐奏三絃琵琶鳴拍板其後司俎滿洲等屈

一膝跪拈掌司祝進於獻酒桌前跪司香舉臺瓊授司祝司祝

接受獻酒六次每一獻將所獻之酒注於空碗內復自盛醴酒

碗內挹新酒注於二瓊中以獻每一獻司俎等歌鄂囉羅六次

獻畢司祝以臺瓊授於司香一叩頭與合掌致敬三絃琵琶拍

板暫止司香及司香婦人撤盛酒之二碗並獻酒之桌設司祝

叩頭小低桌司香舉神刀授司祝司祝執神刀進司俎等復奏

三絃琵琶鳴拍板拈掌司祝一叩頭與司俎等歌鄂囉羅司祝

擊神刀禱祝三次誦神歌一次擊神刀禱祝時司俎等復歌鄂

囉羅誦神歌三次如前儀如是九次畢司祝跪一叩頭與又禱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一

十四 禮部 禮書

祝三次以神刀授於司香奏三絃琵琶鳴拍板人等起立避於

旁

皇帝親詣行禮司香移司祝叩頭小低桌於北首

皇帝進於明祭

神位前正中向上立司祝先跪

皇帝跪司祝祝畢

皇帝行禮與退司祝叩頭與合掌致敬如同

皇后行禮

皇帝在南

皇后在北行禮司俎官司俎等俱出外惟留司俎婦人太監等在

內如遇

皇帝

皇后不行禮之日司祝叩頭畢司香撤

佛

菩薩前供酒二瓊閣供

佛小亭門撤

菩薩像恭貯於黃漆木筒司俎太監等恭昇供

佛小亭並所供二香碟移奉於

坤寧宮西楹大亭香碟供於前小亭座移置於後復移神幔稍

南位

關帝神像於正中所供之酒並香碟皆移正中酒樽用淨袱罩之奏

三絃琵琶鳴拍板人等進坐於原處司香婦人斂衽三折之鋪

於近炕沿處司香舉臺稟授於司祝司俎太監等昇一豬入門

置炕沿下首西向司俎滿洲一人屈一膝跪按其豬司俎官及

司俎首領太監內監等奏三絃琵琶鳴拍板拊掌司祝跪於炕

沿下三折紅氈上斜向西南舉臺稟獻酒一次司俎等照前歌

欽定滿洲祭天典禮 卷一

十五 遼海 禮書

鄂囉羅獻畢司祝致禱以二瓊酒合注一瓊中司俎滿洲執豬

耳司祝灌酒於豬耳內以臺稟授司香一叩頭三絃琵琶拍板

暫止司俎滿洲執豬尾移轉豬首向東司俎太監等進前昇豬

暫順放於包錫大桌上司香舉臺稟授司祝司祝接受臺稟昇

第二豬入門獻酒灌酒如前儀以包錫大桌上豬二俱令首西

向橫放省之每桌前令司俎婦人二舉銀裏木槽盆接血司香

婦人撤去氈進紅漆長高桌設於西炕前以接血木槽盆列高

桌上撤去所供饌酒與果豬氣息後司俎等轉豬首順桌向南

直放去其皮按節解開煮於大鍋內其頭蹄及尾俱不去皮惟

燎毛燂淨亦煮於大鍋內以臙脂置於錫裏木槽盆昇出另室

內整理潔淨昇進以盛血木槽盆就地安置司俎滿洲一人進

於高桌前屈一膝跪灌血於腸亦煮鍋內司俎太監等置皮於

盛皮木槽盆內撤去包錫大桌二及油厚高麗紙仍以臙脂鋪

甲貯紅漆小木碟內置於炕上所設之大低桌北首邊上俟肉

熟時細切炸肉一碗設筵一雙供於大低桌正中以二豬之肉

分置二銀裏木槽盆內前後腿分設四角胸膛向前尾椿向後

肋列兩旁合湊畢置豬首於上復以臙脂連油整置於鼻柱上

供於

神位前長高桌司香點香司香婦人鋪黃花紅氈一司香舉醴酒碗

一司香舉空碗齊進拱立又一司香舉臺稟授司祝司祝進跪

獻酒三次是獻也凡獻酒換稟注酒及司俎太監等奏三絃琵琶

司俎等鳴拍板司俎滿洲拊掌歌鄂囉羅三次俱如前儀三

獻畢以臺稟授于司香叩頭與合掌致敬

皇帝

皇后親詣行禮如前儀神肉前叩頭畢撤下祭肉不令出戶盛于

盤內于長桌前按次陳列或

欽定滿洲祭天典禮 卷一

十六 遼海 禮書

皇帝率

皇后受胙或率王大臣等食肉之處請

旨遵行如遇

皇帝不受胙之日令值班大臣侍衛等進內食之食畢司俎太監

等撤去皮骨皮油送交膳房其骨脂蹄甲司俎官送潔淨處化

而投之于河隨將神幔收捲其所掛紙錢存俟月終貯高麗紙

囊內除夕送赴

堂子與

堂子內所掛淨紙及神杆同化之所有

關帝神像恭貯於紅漆木筒其供

佛小亭恭貯

菩薩像木筒及二香碟仍移奉西楹以小亭安奉于亭座上

菩薩像

關帝神像二倚安奉於西山牆繪花紅漆抽屜桌上供香碟三于桌之東邊其夕祭

神像預將鑲紅片金青緞神幔繫於黑漆架上用黃色皮條穿大小鈴七枚繫樺木桿梢懸于架梁之西恭請

穆哩罕神自西按序安奉架上

畫像神安奉于神幔正中設

蒙古神座于左皆于北炕南向炕上設紅漆大低桌二香碟五醴酒

五錢時果九碟以醴酒如前分爲十盤其九盤供于桌上一供

桌下西邊炕沿下供醴酒一罇未進豬之前恭請

佛

菩薩像並二香碟供於西楹大亭預令司俎太監等鋪油紙設桌俱

如朝祭儀屆時進豬置於常放之處司香點香司香婦人以司

祝祝禱時所坐黑漆机置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一

十七

進海 禮部

神位前司俎太監以鼓連架近机安置司祝繫閃緞裙束腰鈴執手

鼓進於

神位前司俎太監二進西向立一太監擊鼓一太監鳴拍板司祝先

向

神位坐于炕上擊手鼓誦請神歌祈請擊鼓太監一手擊鼓一點以

和手鼓司祝拱立初次向後盤旋踏步祝禱擊鼓太監雙手擊

鼓三點以和手鼓司祝復盤旋踏步前進祝禱擊鼓太監雙手

擊鼓五點以和手鼓司祝拱立初次誦請神歌擊鼓五點拍板

三鳴以和之二次向後向前盤旋踏步祝禱惟擊鼓七點司祝

拱立誦神歌以禱仍擊鼓五點拍板三鳴三次禱祝亦惟擊鼓

十一點司祝拱立三次誦神歌以禱擊鼓四點末以雙槌交擊

一次拍板仍三鳴以和之三次誦神歌禱畢司祝祝禱時惟擊

鼓四點三鼓而止退司祝以手鼓授司香婦人釋閃緞裙腰鈴

司香婦人鋪黃花紅氈

皇帝親詣行禮司香婦人移置司祝叩頭小低桌于西首

皇帝進于夕祭

神位前正中向上立司祝先跪祝畢

皇帝行禮如朝祭儀如同

皇后行禮

皇帝在東

皇后在西行禮如遇

皇帝

皇后不行禮之日司祝叩頭畢酒罇以淨袱羅之司香婦人斂氈

三折之鋪于近炕沿處置醴酒一罇空瓊一于炕沿上司俎太

監等昇豬入門置炕沿下首北向司俎滿洲一人屈一膝跪按

其豬司祝跪於炕沿下三折紅氈上斜向東北從盛酒碗內挹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一

十八

進海 禮部

酒注于瓊中舉捧禱祝司俎滿洲執豬耳司祝灌酒於豬耳內

以瓊置炕沿一叩頭司俎滿洲執豬尾移轉豬首向南司俎太

監等進前昇豬暫順放于包錫大桌上司祝跪從酒碗內挹酒

注於瓊中昇第二豬入門仍如前儀獻酒禱祝灌酒畢一叩頭

與退置豬于包錫大桌上二豬俱令首西向省之每桌前令司

俎婦人二舉銀裏木槽盆接血司香婦人撤去氈進紅漆長高

桌設於北炕前以接血木槽盆列長高桌上撤去大低桌上所

供之糕置一盤其餘糕酒與果亦俱撤去豬氣息後司俎等轉

豬首順桌向南直放其去皮解灌血腸煮肉以及撤出包錫

大桌油紙等件俱如朝祭儀惟膳與蹄甲於竈內化之俟肉熟

時細切胙肉五碗每碗設筋一雙供于炕上二大低桌之上以

二豬之內分置於二銀裏木槽盆內如朝祭儀供于

神位前長高桌司香點香司香婦人鋪黃花紅氈司祝進跪祝叩頭

合掌致敬司香婦人收氈以司祝所坐之杙置夕祭常放處又設小桌小腰鈴列於桌上神鈴置于桌之東撤去香礪內火並鎧掩窺內火展背鎧青綢幕蔽之衆俱退出閤戶擊鼓太監以鼓移幕前近處司祝坐于杙上初次誦神歌向神鈴祈請時擊鼓四點又雙槌交擊一次拍板三鳴以和之次司祝執鈴桿振鈴誦神歌以禱鼓擊五點拍板三鳴以和之司祝置神鈴初次誦神歌向腰鈴祈請鼓擊四點又雙槌交擊一次拍板三鳴以和之司祝搖腰鈴誦神歌以禱鼓擊五點拍板三鳴以和腰鈴之聲禱畢鼓擊三點拍板一鳴而止捲起背鎧神幕開戶移入燈火撤祭肉送交膳房恭請

佛

菩薩像並二香礪仍安奉西楹原位二香礪亦供于原處收捲神幔

撤夕祭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一

十九

遼海集

神畫像並

蒙古神

穆哩罕神俱恭貯於紅漆匣內安奉于北牆花黑漆抽屜桌上供香

礪五于桌之南邊如爲

皇子祭祀

皇子叩頭則司祝禱祝

皇子叩頭如

皇子不叩頭則司祝禱祝叩頭

皇子未分府前居住別室即于所住之正室內

恭設

神位朝祭則懸幔供奉

佛亭夕祭則繫幔于架供奉神座以祭之朝祭未進緒之前請出二

香礪供于祭室外之西山牆廊下亭內撤出皮骨後仍請入供

于安奉朝祭

神位之紅漆抽屜桌上夕祭除不請出香礪外餘俱如

坤寧宮祭儀凡諸王貝勒貝子公等以及宗室覺羅並伊爾根覺羅錫林覺羅姓之滿洲等俱如此儀祭之

正月初三日每月初一日

坤寧宮朝祭誦神歌禱祝辭

上天之子佛及菩薩大君先師三軍之神關聖帝君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祭人爲某祭人今敬祝者豐于首而仔于肩衛于後而護于前畀其長分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我兮

朝祭灌酒於豬耳禱辭

上天之子三軍之神關聖帝君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祭人爲某祭人今敬祝者豐于首而仔于肩衛于後而護于前畀其長分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一

二十

遼海集

則呼某祭人敬獻黍盛嘉悅以享兮

朝祭供肉祝辭

上天之子三軍之神關聖帝君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祭人爲某祭人今敬祝者豐于首而仔于肩衛于後而護于前畀其長分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夕祭坐于杙上誦神歌祈請辭

自天而降阿罕年錫之神與日分精年錫之神年錫惟靈安春

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納丹岱爾納爾爾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

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諾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

小子爲某祭人爲某祭人今敬祝者豐于首而仔于肩衛于後而護

于前畀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

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初次誦神歌禱辭

納丹岱爾納爾輝軒初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某人生
年今敬祝者豐于首而仔于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
齒其兒而髮其黃兮今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
神兮祝我神兮祐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二次誦神歌禱辭

恩都哩僧固恩都哩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某人生
年今敬祝者豐于首而仔于肩衛于後而護于前昇以嘉祥
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今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
兮神兮祝我神兮祐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末次誦神歌禱辭

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諾延某年生小子某
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某人生今敬祝者豐于首而仔于肩衛于後

欽定滿洲祭神歌天典禮 卷一

二十一

遼海集

而護于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今年其增而歲其長
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祐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誦神歌禱後跪祝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哈納丹岱爾納爾
輝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諾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某人生今敬祝者豐于
首而仔于肩衛于後而護于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
兮今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祐
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夕祭灌酒於豬耳禱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哈納丹岱爾納爾
輝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諾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某人生敬獻榮盛嘉悅

以享兮

夕祭供肉祝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哈納丹岱爾納爾
輝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諾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某人生今敬祝者豐于
首而仔于肩衛于後而護于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
兮今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祐
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背盤祭初次向神鈴誦神歌祈請辭

哲伊呀呼哲納爾輝軒掩戶隔以逐神兮納爾輝軒息飯竈以逐神
兮納爾輝軒將迎兮侑座以俟納爾輝軒祕以祀兮几筵具陳納
爾輝軒納丹岱爾納爾卓爾歡鍾依惠然臨兮納爾
輝感于神鈴兮來格納爾輝葢于神鈴兮來歆納爾輝

欽定滿洲祭神歌天典禮 卷一

二十二

遼海集

二次搖神鈴誦神歌禱辭

納丹岱爾納爾輝軒初卓爾歡鍾依珠噶珠克特享某年生小
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某人生今敬祝者豐于首而仔于肩衛
于後而護于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今年其增而歲
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祐我永我年而壽
我兮

三次向腰鈴誦神歌祈請辭

哲伊呀呼哲古伊雙寬列几筵兮以敬逐古伊雙寬潔齋盛兮
以恭延古伊雙寬肅將迎兮盡敬古伊雙寬祕以祀兮申虔古
伊雙寬乘羽葆兮陟于位古伊雙寬應鈴響兮降于壇古伊雙
寬

四次搖腰鈴誦神歌禱辭

額者惟神逆者斐孫犧牲既陳奔走臣鄰某年生小子某年生

小子爲某人祭則呼其人生年今敬祝者豐于首而仔于肩衛于後而護

于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

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祭神翌日祭天儀注

祭神翌日祭天預期如前儀恭請

佛

菩薩像供于

坤寧宮西楹大亭司俎太監等于

神杆東北鋪油厚高麗紙設包錫紅漆大案一西向卸下

神杆以杆端向東斜倚于倚柱上杆首挂于地撤舊夾淨紙舊

穿頸骨置銅海內化之

神杆石前向上設紅漆高案一供銀碟三中碟盛所灑米兩旁

二空設置淨紙一張于桌上離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一

二十三

遼海書

神杆石稍遠西北方設紅漆架一架上覆以紅氈架南設花木

方盤桌一紅漆方盤二俱向後挨次而設盤內置案板數枚移

紅銅鍋並銅海設于木盤之北竈門東向屆時司俎太監等進

豬置于

神杆石之東旁稍後首向南

皇帝親詣行禮司香婦人于

坤寧宮門內近楹處鋪

皇帝行禮黃花紅氈

皇帝進門對

神杆向上跪司俎滿洲進向前立捧米碟灑米二次禱祝祭天

畢又灑米二次退

皇帝行禮興退如同

皇后行禮

皇帝居中

皇后在西行禮司俎等俱退出于外太監等率祝禱祭天之司俎

滿洲背立如遇

皇帝

皇后不親詣行禮日司祝捧

皇帝御衣叩頭畢司俎太監等轉豬首向西置于包錫大案上省

之司俎太監二舉銀裏木槽盆接血列于高案上豬氣息後轉

豬首向南順放司俎等即于院內去豬皮先以頸骨連精肉取

下並擇取餘肉煮于紅銅鍋內餘俱按節解開擺列于銀裏木

槽盆內置首于前以皮蒙蓋其上南向順放于包錫大案上賜

臠修整後亦貯于木槽盆內以盛血木槽盆橫放于盛肉木槽

盆之前肉熟時司俎等向東列坐于木盤之後以熟肉細切爲

絲先取精肉頭骨供于高案西邊所放銀碟內臠貯于東邊所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一

二十四

遼海書

設銀碟內細絲小肉成後盛小肉絲二碗各置筋一雙稗米飯

二碗各置匙一枚從東向西飯肉相間以供

皇帝親詣行禮司俎滿洲仍如前儀捧米碟灑米一次禱祝祭天

畢又灑米二次退叩頭畢司俎官司俎等以頸骨穿于

神杆之端精肉及臠並所灑米俱貯于

神杆斗內立起

神杆淨紙夾于

神杆與倚柱之間東首所供之小肉飯撤人

坤寧宮內

皇帝

皇后受胙獻于

皇帝

皇后如遇

皇帝

皇后不行禮之日令在

坤寧宮內人等食之西首所供之小肉飯甯于外銅鍋內所餘湯肉令司俎及太監等食之其餘生肉並銀裏木槽盆及包錫高案油厚高麗紙俱移入

坤寧宮內如祭神儀取頭蹄燎臠腸內泄血煮于大鍋內大肉熟後盛于盤內置原處亦不許出戶令大臣侍衛等進內食之食畢司俎太監撤出油紙高案及皮與骨皮油送交膳房骨則司俎官送潔淨處監視化而投之于河恭請

佛

菩薩像至西楹安奉于原位鍋海置于原處神架方盤等物各收于原處如遇雨雪司俎及司俎太監等張大油紙繼遮于祭天桌鍋之上如爲

皇子祭天

皇子叩頭如

皇子不叩頭司祝捧

皇子衣服叩頭

祭神翌日祭天贊辭

安哲上天監臨我覺羅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天即薦爾兮執豕孔碩獻于昊蒼兮一以嘗兮二以將兮俾我某年生小子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綏以安吉兮惠以嘉祥兮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二

坤寧宮常祭儀注

每日

坤寧宮祭朝祭

神預將鑲紅片金黃緞神幔用黃棉線繩穿繫其上懸掛西山牆所釘之雕龍頭髹金紅漆三角架以淨紙二張各四折鑲錢四掛於神幔兩端昇供

佛之髹金小亭連座奉安於南首啓亭門次於神幔上懸

菩薩像又次懸

關帝神像均於大炕上東向供奉炕上設紅漆大低桌二桌上供香碟三淨水三錢方切瀾饅分爲十盤以九盤供於桌上一供桌下北首炕沿前鋪黃花紅氈設司祝叩頭小低桌司祝太監等預於中間屋內鍋前地上設油厚高麗紙二張進包錫紅漆大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二

遼海 聖書

桌二西向分爲二行各置於油高麗紙上屆時司香點香司祝太監司祝等進緒二於

坤寧宮門外之右首皆北向奏三絃琵琶之司祝太監二司祝官司祝八首領太監二以次進三絃琵琶在前次十人分二層排列均向前盤膝坐奏三絃琵琶鳴拍板其後司祝滿洲等屈一膝跪拊掌司香舉神刀授司祝司祝執神刀進司祝等復奏三絃琵琶鳴拍板拊掌司祝一叩頭與司祝等歌鄂囉羅司祝擎神刀禱祝三次誦神歌一次擎神刀禱祝時司祝等復歌鄂囉羅誦神歌三次如前儀如是九次畢司祝跪一叩頭與又禱祝三次以神刀授於司香奏三絃琵琶鳴拍板人等起立避於旁

皇帝親詣行禮司香移司祝叩頭小低桌於北首

皇帝進於朝祭

神位前正中向上立司祝先跪

皇帝跪司祝祝畢

皇帝行禮與退司祝叩頭與合掌致敬如同

皇后行禮

皇帝在南

皇后在北行禮司祝官司祝等俱出外惟留司祝婦人太監等在

內如遇

皇帝

皇后不行禮之日司祝叩頭畢司香撤

佛

菩薩前供淨水二錢闔供

佛小亭門撤

菩薩像恭貯於黃漆木筒司祝太監等恭昇供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二

遼海 聖書

佛小亭並所供二香碟移奉於

坤寧宮西櫺大亭香碟供於前小亭座移置於後復移神幔稍

南位

關帝神像於正中所供淨水並香碟皆移正中奏三絃琵琶鳴拍板人等進坐於原處司香婦人斂氈三折之鋪於近炕沿處司香舉臺瓊授司祝司祝太監等昇一豬入門置炕沿下首西向司祝滿洲一人屈一膝跪按其豬司祝官及司祝首領太監內監等奏三絃琵琶鳴拍板拊掌司祝跪於炕沿下三折紅氈上斜向西南舉臺瓊獻淨水一次司祝等照前歌鄂囉羅獻畢司祝致禱以二錢淨水合注一錢中司祝滿洲執豬耳司祝灌淨水於豬耳內以臺瓊授司香一叩頭三絃琵琶拍板暫止司祝滿洲執豬尾移轉豬首向東司祝太監等進前昇豬暫順放於包錫大桌上司香舉臺瓊授司祝司祝接受臺瓊昇第二豬入門

獻淨水灌淨水如前儀以包錫大桌上二豬俱令首西向橫放
省之每桌前令司組婦人二舉銀裏木槽盆接血司香婦人撤
去能進紅漆長高桌設於西炕前以接血木槽盆列高桌上撤
去所供饌豬氣息後司組等轉豬首順桌向南直放去其皮按
節解開煮於大鍋內其頭蹄及尾俱不去皮惟燎毛燂淨亦煮
於大鍋內以臟腑置於錫裏木槽盆昇出另室內整理潔淨昇
進以盛血木槽盆就地安置司組滿洲一人進於高桌前屈一
膝跪灌血於腸亦煮鍋內司組太監等置皮於盛皮木槽盆內
撤去包錫大桌二及油厚高麗紙仍以脂與蹄甲貯紅漆小木
碟內置於炕上所設之大低桌北首邊上俟肉熟時細切炸肉
一碗設筋一雙供於大低桌正中以二豬之肉分置二銀裏木
槽盆內前後腿分設四角胸膛向前尾樁向後肋列兩旁合湊
畢置豬首於上復以臟貼連油整置於鼻柱上供於

神位前長高桌司香點香司香婦人鋪黃花紅氈設司祝叩頭小氏
桌一司香舉淨水碗一司香舉空碗齊進拱立司祝進跪又一
司香舉盞授司祝司祝接受獻淨水三次是獻也凡奏三枝
琵琶之司組太監鳴拍板之司組官首領太監司組以及拈掌
之司組滿洲等進前列坐如前儀司祝每一獻即將所獻之淨
水注於空碗內復自盛淨水碗內挹新淨水注於二瓊中以獻
每一獻司組等歌鄂囉羅三獻畢司祝以盞授於司香一叩
頭興合掌致敬三枝琵琶拍板止衆俱起立退司祝跪祝之

皇帝

皇后親詣行禮如前儀神肉前叩頭畢撤下祭肉不令出戶盛於
盤內於長桌前按次陳列或

皇帝率

皇后受胙或率王大臣等食肉之處請

旨遵行如遇

皇帝不受胙之日令值班大臣侍衛等進內食之食畢司組太監
等撤出皮骨皮油送交膳房其骨脂蹄甲司組官送潔淨處化
而投之於河隨將神輦收捲其所掛紙錢存俟月終貯高麗紙
裏內除夕送赴

堂子與

堂子內所掛淨紙及神杆同化之所有

關帝神像恭貯於紅漆木筒其供

佛小亭恭貯

菩薩像木筒及二香碟仍移奉西楹以小亭安奉於亭座上

菩薩像

關帝神像二筒安奉於西山牆繪花紅漆抽屜桌上供香碟三於桌
之東邊其夕祭

神儀預將鑲紅片金青緞神幔繫於黑漆架上用黃色皮條穿大小

鈴七枚繫樺水杆稍懸於架梁之西恭請

穆哩罕神自西按序安奉架上

畫像神安奉於神幔正中設

蒙古神座於左皆於北炕南向炕上設紅漆大低桌二桌上供香碟

五淨水五錢以灑饌如前分爲十盤其九盤供於桌上一供桌

下西邊未進豬之前恭請

佛

菩薩像並二香碟供於西楹大亭預令司組太監等鋪油紙設桌俱

如朝祭儀屆時進豬置於常放之處司香點香司香婦人以司

祝祝禱時所坐黑漆机置

神位前司組太監以鼓連架近机安置司祝繫閃緞裙束腰鈴執手

鼓進於

神位前司俎太監二人進西向立一太監擊鼓一太監鳴拍板司祝先向

神位坐於机上手鼓誦請神歌祈請擊鼓太監一手擊鼓一點以和手鼓司祝拱立初次向後盤旋跽步祝禱擊鼓太監雙手擊鼓三點以和手鼓司祝後盤旋跽步前進祝禱擊鼓太監雙手擊鼓五點以和手鼓司祝拱立初次誦請神歌擊鼓五點拍板三鳴以和之二次向後向前盤旋跽步祝禱惟擊鼓七點司祝拱立誦神歌以禱仍擊鼓五點拍板三鳴三次祝禱亦惟擊鼓十一點司祝拱立三次誦神歌以禱擊鼓四點末以雙槌交擊一次拍板仍三鳴以和之三次誦以神歌禱畢司祝祝禱時惟擊鼓四點三鼓而止退司祝以手鼓授司香婦人釋閃綴裙腰鈴司香婦人鋪黃花紅氈

皇帝親詣行禮司香婦人移置司祝叩頭小低桌於西首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二

五 遼海 集書

皇帝進於夕祭

神位前正中向土立司祝先跪祝畢

皇帝行禮如朝祭儀如同

皇后行禮

皇帝在東

皇后在西行禮如遇

皇帝

皇后不行禮之日司祝叩頭畢司香婦人斂氈三折之鋪於近炕

沿處置淨水一碗空琖一於炕沿上司俎太監等舁豬人門置

炕沿下首北向司祝滿洲一人屈一膝跪按其豬司祝跪於炕

沿下三折紅氈上斜向東北從盛淨水碗內挹淨水注於琖中

舉捧禱祝司俎滿洲執豬耳司祝灌淨水於豬耳內以琖置炕

沿一叩頭司俎滿洲執豬尾移轉豬首向南司俎太監等進前

舁豬暫順放於包錫大桌上司祝跪從淨水碗內挹淨水注於琖中舁第二豬人門如前儀禱祝灌淨水畢一叩頭與退置豬於包錫大桌上二豬俱令首西向省之每桌前令司俎婦人二舉銀裹木槽盆接血司香婦人撤去氈進紅漆長高桌設於北炕前以接血銀裹木槽盆列長高桌上撤去大低桌上所供之饌惟留一盤豬氣息後司俎等轉豬首順桌向南直放其去皮節解灌血腸煮肉以及撤出包錫大桌油紙等件俱如朝祭儀惟膳與蹄甲於竈內化之俟肉熟時細切胙肉五碗每碗設筋一雙供於炕上二大低桌之上以二豬之肉分置二銀裹木槽盆內如朝祭儀供於

神位前長高桌司香點香司香婦人鋪黃花紅氈司祝進跪祝叩頭合掌致敬司香婦人收氈以司祝所坐之旒置夕祭常放處又設小桌小腰鈴列於桌上神鈴置於桌之東撤出香碟內火並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二

六 遼海 集書

燈掩竈內火展背燈青紬幙蔽之衆俱退出闔戶擊鼓太監以鼓移幙前近處司祝坐於机上次誦神歌向神鈴祈請時擊鼓四點又雙槌交擊一次拍板三鳴以和之次司祝執鈴杆振鈴誦神歌以禱鼓擊五點拍板三鳴以和之司祝置神鈴初次誦神歌向腰鈴祈請鼓擊四點又雙槌交擊一次拍板三鳴以和之司祝搖腰鈴誦神歌以禱鼓擊五點拍板三鳴以和腰鈴之聲禱畢鼓擊三點拍板一鳴而止捲起背燈神幙開戶移入燈火撤祭肉送交膳房恭請

佛

菩薩像並二香碟仍安奉西楹原位二香碟亦供於原處收捲神幙

撤夕祭

神畫像並

蒙古神

穆哩罕神俱恭貯紅漆匣內安奉於北牆繪花黑漆抽屜桌上供香

碟五於桌之南邊

每日

坤寧宮朝祭誦神歌禱祝辭

上天之子佛及菩薩大君先師三軍之帥關聖帝君某年生小子
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今敬祝者豐於首而仔於肩衛
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
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
我兮

朝祭灌淨水於豬耳禱辭

上天之子三軍之帥關聖帝君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
敬獻素盛嘉悅以享兮

朝祭供肉祝辭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二

七 遼海集書

上天之子三軍之帥關聖帝君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
今敬祝者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
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
其康兮神兮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夕祭坐於炕上誦神歌祈禱辭

自天而降阿耶年錫之神與日分精年錫之神年錫惟靈安春
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納丹岱琿爾爾軒初恩都蒙鄂樂喀屯
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諾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
小子爲某人祭則呼今敬祝者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
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
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初次誦神歌禱辭

納丹岱琿爾爾軒初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

年今敬祝者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
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
神兮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二次誦神歌禱辭

恩都哩僧固恩都哩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
今敬祝者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
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
兮神兮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末次誦神歌禱辭

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諾延某年生小子某
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今敬祝者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
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
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二

八 遼海集書

誦神歌禱祝後跪祝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納丹岱琿爾爾
爾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諾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今敬祝者豐於
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
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我神兮佑
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夕祭灌淨水於豬耳禱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納丹岱琿爾爾
爾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諾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敬獻素盛嘉悅
以享兮

夕祭供肉祝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哈納丹岱爾納爾
爾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喇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諸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
某人本生年敬獻柔盛嘉悅
以享兮

背燈祭初次向神鈴誦神歌祈請辭

哲伊呼呼哲納爾爾掩戶牖以逐神兮納爾爾息甌窺以逐神
兮納爾爾爾將迎兮侑座以俟納爾爾祕以祀兮凡筵具陳納
爾爾納丹岱爾爾然降兮納爾爾卓爾爾鍾依惠然臨兮納爾
爾感於神鈴兮來格納爾爾莅於神鈴兮來歆納爾爾

二次搖神鈴誦神歌禱辭

納丹岱爾爾納爾爾軒初卓爾爾鍾依珠噶珠克特亨某年生小
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
某人本生年今敬祝者豐於首而仔於肩衛
於後而護於前界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二

九 遼海 禮書

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
我兮

三次向腰鈴誦神歌祈請辭

哲伊呼呼哲古伊雙寬寬列凡筵兮以敬迓古伊雙寬寬柔盛兮
以恭延古伊雙寬寬將迎兮肅敬古伊雙寬寬祕以祀兮申虔古
伊雙寬寬乘羽葆兮陟於位古伊雙寬寬應鈴響兮陟於壇古伊雙
寬

四次搖腰鈴誦神歌禱辭

額者惟神迓者斐孫犧牲既陳奔走臣鄰某年生小子某年生
小子爲某人祭則呼
某人本生年今敬祝者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
於前界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
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每歲春夏秋冬四季獻神儀注

每歲四季獻

神是日先照常祭儀懸掛朝祭夕祭

神幔朝祭夕祭

神位俱照常安奉朝祭夕祭香碟內點香

上駟院以白馬二侍衛牽之慶豐司以牛二廐長牽之金二錠
銀二錠廣儲司銀庫官員舉之蟒緞龍緞片金倭緞閃緞以及
各色緞十毛青三梭布四十置於紅漆低桌上緞正庫庫使昇
之掌儀司官員司俎官前引內務府總管暨

上駟院大臣帶領

乾清右門入自

乾清宮西楹經

交泰殿至

坤寧宮門外陳馬於西陳牛於東首俱向上司俎太監等恭捧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二

十一 遼海 禮書

金錠銀錠並昇緞布桌入

坤寧宮司香接受於朝祭

神位前就地安設緞布之桌置金銀其上鋪黃花紅氈司祝進跪祝

叩頭畢司香等昇桌於夕祭

神位前就地安設移鋪紅氈司祝進跪祝叩頭畢將所供之金銀緞

布收貯於供朝祭

神位之繪花紅漆抽屜桌內其大臣侍衛官員以牛馬出越三日後

總管太監以金銀緞布出畱銀之外金緞布馬牛俱交會計司

除不售於同姓滿洲外估價以售所得價銀購豬以祭

皇帝親詣行禮如常祭儀或適遇祭神之日俟食肉畢皮骨撤出

恭請

佛

菩薩安奉後始行祭獻

每歲春夏秋冬四季獻神朝祭

神前祝辭

上天之子佛及菩薩大君先師三軍之神闡聖帝君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某人生年今敬祝者謹以黃金白銀蟒緞龍緞片金倭緞閃緞各色緞布良馬健牛獻於神靈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夕祭

神前祝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哈納丹岱琿納爾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諾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某人生年今敬祝者謹以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二

十一

遼海遺書

黃金白銀蟒緞龍緞片金倭緞閃緞各色緞布良馬健牛獻於神靈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浴

佛儀注

四月初八日

佛誕祭祀是日先於

堂子內

饗殿中間懸掛神幔屆時衣金黃緞衣內監八人昇黃緞

神輿進

內左門

近光左門

景和門預備於

坤寧宮門外衣黃緞衣司俎滿洲二人恭請

佛亭並貯

菩薩像木筒貯

關帝神像木筒安奉輿內衣金黃緞衣內監八人昇行由

宮殿正門出前引仗二對羊角燈二對亦用衣金黃緞衣內監

執之司俎官二員司俎二人司俎滿洲二人由

宮內前引至

乾清門外侍衛十員前導掌儀司官一員司俎首領太監一員內監八人扈行應供之檟葉餽餽醴酒緋紅蜜棉花俱置於架上及食盒之內領催蘇拉隨後昇送至

堂子時衣黃緞衣司俎滿洲等恭請

神位供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二

十二

遼海遺書

佛亭於西首之座次於神幔上懸

菩薩像又次懸

關帝神像供奉畢收諸王呈送所供之餽餽酒蜜棉花謹將

大內備去之紅蜜及諸王呈送之蜜各取少許貯於黃磁浴池

內以淨水攪勻司香啟亭門司祝請

佛於黃磁浴池內浴畢復以新棉墊座仍安奉原位又將諸王呈送

之檟葉餽餽俱供於二大黃漆低桌之上

大內之九盤餽餽供于上面醴酒三瓊香碟三仍供原處司香

點香炕沿下小桌上設大黃磁碗二盛

大內備去之酒及諸王呈送之酒其

亭式殿內以檟葉餽餽及諸王呈送之餽餽貯於銀盤供之呈送之

酒貯於低桌上所設二大藍花磁碗內供之仍先於高案下所

立杉木柱上掛紙錢二十七張諸王遺來之人俱掛紙錢

大內之奏三絃琵琶太監二人在

饗殿外丹陛之西首諸王之護衛官員在丹陛兩旁對坐鳴拍板拊掌衣朝服之二司祝進跪司香二人舉臺瓊二分授於二司祝

二司祝接受臺瓊同獻酒九次司組官一員於

饗殿階下東首立贊鳴拍板即奏三絃琵琶鳴拍板拊掌二司祝每

一獻將所獻之酒注於兩旁所設紅花磁缸內復自盛醴酒碗

內挹新酒各注於二環中獻之每一獻司組官贊歌鄂囉羅則

歌鄂囉羅九次獻畢二司祝以臺瓊授於司香等同叩頭與合

掌致敬司組官贊停拍板其三絃琵琶拍板暫止二司祝進

亭式殿內跪司香等舉授臺瓊二司祝同獻酒九次奏三絃琵琶鳴

拍板拊掌歌鄂囉羅均如

饗殿獻酒儀獻畢以臺瓊授於司香等一叩頭與合掌致敬一司祝

預備於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二

十二

遼海 叢書

亭式殿內一司祝進

饗殿正中立司香舉授神刀司祝接受神刀前進司組官贊鳴拍板

即奏三絃琵琶鳴拍板拊掌司祝一叩頭與司組官贊歌鄂囉

羅即歌鄂囉羅司祝擊神刀禱祝三次誦神歌一次擊神刀禱

祝時則歌鄂囉羅如是誦神歌三次禱祝九次畢仍奏三絃琵琶

瑟鳴拍板拊掌司祝進

亭式殿內一叩頭與誦神歌擊神刀禱祝以及歌鄂囉羅俱如祭

饗殿儀禱祝畢復進

饗殿內一叩頭與又禱祝三次司組官贊歌鄂囉羅則歌鄂囉羅一

次禱祝畢授神刀於司香司組官贊停拍板其三絃琵琶拍板

皆止與退司祝復跪祝叩頭與合掌致敬退司香聞

亭式殿內預備之司祝亦跪祝叩頭與合掌致敬退司香聞

佛亭門撤

菩薩像

關帝神像恭貯於木筒內仍用衣黃緞衣司組滿洲等恭請安奉與

內鑿仗排列前導恭請入

宮所供酒與饌分給隨去之侍衛官員司組等

四月初八日浴

佛於

堂子饗殿內祝辭

上天之子佛及菩薩大軍先師三軍之帥關聖帝君某年生小

子等爲某人祭則呼今敬祝者遇佛誕辰偕我諸王敬獻於神

祈靈敬獻之心俾我小子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

畀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

而身其康兮神兮貺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堂子亭式殿內祝辭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二

十四

遼海 叢書

上天之子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某年生小子等爲某人祭則呼

今敬祝者遇佛誕辰偕我諸王敬獻於神祈靈敬獻之心俾

我小子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畀以嘉祥兮齒其

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

貺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二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三

報祭儀注

春秋二季立杆大祭前二日

坤寧宮報祭朝祭

神預將鑲紅片金黃緞神幔用黃棉線繩穿繫其上懸掛西山牆所釘之雕龍頭銖金紅漆三角架以淨紙二張各四折鑲錢四掛於神幔兩端昇供

佛之縣金小亭連座奉安於南首啓亭門次於神幔上懸

菩薩像又次懸

關帝神像均於大炕上東向供奉炕上設紅漆大低桌二桌上供香碟三淨水三瓊方切瀝糕分爲十盤以九盤供於桌上一供桌下北首炕沿前鋪黃花紅氈設司祝叩頭小低桌司祝太監等預於中間屋內鍋前地上設油厚高麗紙二張進包錫紅漆大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一 遼海遺書

桌二西向分爲二行各置於油高麗紙上屆時司香點香司祝太監司祝等進緒二於

坤寧宮門外之右首皆北向奏三絃琵琶之司祝太監二司祝官司祝八首領太監二以次進三絃琵琶在前次十人分二層排列均向上盤膝坐奏三絃琵琶鳴拍板其後司祝滿洲等屈一膝跪拊掌司香舉神刀授司祝執神刀進司祝等復奏三絃琵琶鳴拍板拊掌司祝一叩頭與司祝等歌鄂羅羅司祝擊神刀禱祝三次誦神歌一次擊神刀禱祝時司祝等復歌鄂羅羅誦神歌三次如前儀如是九次畢司祝跪一叩頭與又禱祝三次以神刀授於司香奏三絃琵琶鳴拍板人等起立避於旁

皇帝親詣行禮司香移司祝叩頭小低桌於北首

皇帝進於朝祭

神位前正中向上立司祝先跪

皇帝跪司祝祝畢

皇帝行禮興退司祝叩頭與合掌致敬如同

皇后行禮

皇帝在南

皇后在北行禮司祝官司祝等俱出外惟留司祝婦人太監等在內如遇

皇帝

皇后不行禮之日司祝叩頭畢司香撤

佛

菩薩前供淨水二瓊閣供

佛小亭門撤

菩薩像恭貯於黃漆木筒司祝太監等共昇供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二 遼海遺書

佛小亭並所供二香碟移奉於

坤寧宮西楹大亭香碟供於前小亭座移置於後復移神幔稍南位

關帝神像於正中所供淨水並香碟皆移正中奏三絃琵琶鳴拍板人等進坐於原處司香婦人斂氈三折之鋪於近炕沿處司香舉臺瓊授於司祝司祝太監等昇一豬入門置炕沿下首西向司祝滿洲一人屈一膝跪按其豬司祝官及司祝首領太監內監等奏三絃琵琶鳴拍板拊掌司祝跪於炕沿下三折紅氈上斜向西南舉臺瓊獻淨水一次司祝等照前歌鄂羅羅獻畢司祝致禱以二瓊淨水合注一瓊中司祝滿洲執豬耳司祝灌淨水於豬耳內以臺瓊授司香一叩頭三絃琵琶拍板暫止司祝滿洲執豬尾移轉豬首向東司祝太監等進前昇豬暫順放於包錫大桌上司香舉臺瓊授司祝司祝接受臺瓊昇第二豬入

門獻淨水灌淨水如前儀以包錫大桌上二豬俱令首西向橫放省之每桌前令司俎婦人二舉銀裏木槽盆接血司香婦人撤去進紅漆長高桌設於西炕前以接血木槽盆列高桌上撤去所供饌豬氣息後司俎等轉豬首順桌向南直放去其皮按節解開煮於大鍋內其頭蹄及尾俱不去皮惟燎毛燂淨亦煮於大鍋內以臙脂置於錫裏木槽盆昇出另室內整理潔淨昇進以盛血木槽盆就地安置司俎滿洲一人進於高桌前屈一膝跪灌血於腸亦煮鍋內司俎太監等置皮於盛皮木槽盆內撤去包錫大桌二及油厚高麗紙仍以臙脂與蹄甲貯紅漆小木礪內置於炕上所設之大低桌北首邊上俟肉熟時細切炸肉一碗設筵一雙供於大低桌正中以二豬之肉分置二銀裏木槽盆內前後腿分設四角胸膺向前尾樁向後肋列兩旁合湊畢置豬首於上復以臙脂連油整置於鼻柱上供於

神位前長高桌司香點香司香婦人鋪黃花紅氈設司祝叩頭小低桌一司香舉淨水碗一司香舉空碗齊進拱立司祝進跪又一司香舉臺瓊授司祝司祝接受獻淨水三次是獻也凡奏三絃琵琶之司俎太監鳴拍板之司俎官首領太監司俎以及拊掌之司俎滿洲等進前列坐如前儀司祝每一獻將所獻之淨水注於空碗內復自盛淨水碗內挹新淨水注於二瓊中以獻每一獻司俎等歌鄂囉羅三獻畢司祝以臺瓊授於司香一叩頭興合掌致敬三絃琵琶拍板止衆俱起立退司祝跪祝之

皇帝

皇后親詣行禮如前儀神肉前叩頭畢撤下祭肉不令出戶盛於盤內於長桌前按次陳列或

皇帝率

皇后受胙或率王大臣等食肉之處請

旨遵行如遇

皇帝不受胙之日令值班大臣侍衛等進內食之食畢司俎太監等撤出皮骨皮油送交膳房其骨膾蹄甲司俎官送潔淨處化而投之於河隨將神幔收捲撤

關帝神像前恭貯於紅漆木筒其供

佛小亭恭貯

菩薩像木筒仍移奉西楹以小亭安奉於亭座上

菩薩像

關帝神像二箇安奉於西山牆繪花紅漆抽屜桌上供香礪三於桌

之東邊其夕祭

神儀預將鑲紅片金青緞神幔繫於黑漆架上用黃色皮條穿大小

鈴七枚繫樺木桿稍懸於架梁之西恭請

穆哩罕神自西按序安奉架上

畫像神安奉於神幔正中設

蒙古神座於左皆於北炕南向炕上設紅漆大低桌二香礪五淨水

五瓊以灑饌如前分爲十盤其九盤供於桌上一供桌下西邊

未進緒之前恭請

佛

菩薩像並二香礪供於西楹大亭預令司俎太監等鋪油紙設桌俱

如朝祭儀屆時進豬置於常放之處司香點香司香婦人以司

祝祝禱時所坐黑漆杌置

神位前司俎太監以鼓連架近杌安置司祝繫閃緞裙束腰鈴執手

鼓進於

神位前司俎太監二人進西向立一太監擊鼓一太監鳴拍板司祝

先向

神位坐於杌上擊手鼓誦請神歌祈請擊鼓太監一手擊鼓一點以

和手鼓司祝拱立初次向後盤旋踏步祝禱擊鼓太監雙手擊鼓三點以和手鼓司祝復盤旋踏步前進祝禱擊鼓太監雙手擊鼓五點以和手鼓司祝拱立初次誦神歌擊鼓五點拍板三鳴以和之二次向後向前盤旋踏步祝禱惟擊鼓七點司祝拱立誦神歌以禱仍擊鼓五點拍板三鳴三次祝禱亦惟擊鼓十一點司祝拱立三次誦神歌以禱擊鼓四點末以雙槌交擊一次拍板仍三鳴以和之三次誦神歌禱畢司祝祝禱時惟擊鼓四點三鼓而止退司祝以手鼓授司香婦人釋閃緞裙腰鈴司香婦人鋪黃花紅氈

皇帝親詣行禮司香婦人移置司祝叩頭小低桌於西首
皇帝進於夕祭

神位前正中向上立司祝先跪祝畢

皇帝行禮如朝祭儀如同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五 進海龍殿

皇后行禮

皇帝在東

皇后在西行禮如遇

皇帝

皇后不行禮之日司祝叩頭畢司香婦人徹氈三折之鋪於近炕

沿處置淨水一碗空瓊一於炕沿上司俎太監等昇豬入門置

炕沿下首北向司俎滿洲一人屈一膝跪按其豬司祝跪於炕

沿下三折紅氈上斜向東北從盛淨水碗內挹淨水注於瓊中

舉捧禱祝司俎滿洲執豬尾移轉豬首南向司俎太監等進前

沿一叩頭司俎滿洲執豬尾移轉豬首南向司俎太監等進前

昇豬暫順放於包錫大桌上司祝跪從淨水碗內挹淨水注於

瓊中昇第二豬入門仍如前儀獻淨水禱祝淨水畢一叩頭

興退置豬於包錫大桌上二豬俱令首西向省之每桌前令司

俎婦入二畢銀裏木槽盆接血司香婦人撤去氈進紅漆長高桌設於北炕前以接血木槽盆列長高桌上撤去大低桌上所供之饌惟留一盤豬氣息後司俎等轉豬首順桌向南直放其去皮節解灌血腸煮肉以及撤出包錫大桌油紙等件俱如朝祭儀惟膳與蹄甲於甕內化之俟肉熟時細切胙肉五碗每碗設筋一雙供於炕上二大低桌之上以二豬之肉分置二銀裏木槽盆內如朝祭儀供於

神位前長高桌司香婦人鋪黃花紅氈司祝進跪祝叩頭合掌致敬司香婦人收氈以司祝所坐之杌置夕祭常放處又設小桌小腰鈴列於桌上神鈴置於桌之東撤出香礪內火並燈掩甕內火展背燈青綢幕蔽之衆俱退出闔戶擊鼓太監以鼓移幕前近處司祝坐於杌上初次誦神歌向神鈴祈請時擊鼓四點又雙槌交擊一次拍板三鳴以和之次司祝執鈴桿振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六 進海龍殿

鈴誦神歌以禱擊鼓五點拍板三鳴以和之司祝置神鈴初次誦神歌向腰鈴祈請鼓擊四點又雙槌交擊一次拍板三鳴以和之司祝搖腰鈴誦神歌以禱鼓擊五點拍板三鳴以和腰鈴之聲禱畢鼓擊三點拍板一鳴而止捲起背燈神幕開戶移人燈火撤祭肉送交膳房恭請

佛

菩薩像並二香礪仍安奉西極原位二香礪亦供於原處收捲神幔

撤夕祭

神畫像並

蒙古神

穆哩罕神俱恭貯紅漆匣內安奉於北牆繪花黑漆抽屜桌上供香

礪五於桌之南邊

春秋二季立杆大祭前期二日

坤寧宮報祭朝祭誦神歌祝辭

上天之子佛及菩薩大君先師三軍之帥關聖帝君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前期二日虔備素盛以祭於神靈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朝祭灌淨水於豬耳禱辭

上天之子三軍之帥關聖帝君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敬獻素盛嘉悅以享兮

朝祭供肉祝辭

上天之子三軍之帥關聖帝君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前期二日虔備素盛以祭於神靈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七 遼海 聖書

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夕祭坐於炕上誦神歌祈禱辭

自天而降阿輝年錫之神與日分精年錫之神年錫惟靈安春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納丹岱輝爾爾軒初恩都蒙鄂樂喀屯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諾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前期二日虔備素盛以祭於神靈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初次誦神歌禱辭

納丹岱輝爾爾軒初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前期二日虔備素盛以祭於

神靈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二次誦神歌禱辭

恩都哩僧固僧固恩都哩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前期二日虔備素盛以祭於神靈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末次誦神歌禱辭

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諾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前期二日虔備素盛以祭於神靈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八 遼海 聖書

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誦神歌禱祝後跪祝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納丹岱輝爾爾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諾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前期二日虔備素盛以祭於神靈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夕祭灌淨水於豬耳禱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納丹岱輝爾爾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諸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敬獻黍稷嘉悅以享兮

夕祭供肉祝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哈納丹岱爾納爾
邱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諾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今敬祝者貫九
以盈具八以呈前期二日虔備黍稷以祭於神靈豐於首而仔
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
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
年而壽我兮

背鏡祭初次向神鈴誦神歌禱辭

哲伊呀呼哲納爾爾掩戶牖以迎神兮納爾爾息飯竈以迎神
分納爾爾肅將迎兮侑座以俟納爾爾祕以祀兮几筵具陳納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九 遼海 肅齊

爾爾納丹岱爾爾然降兮納爾爾卓爾歡鍾依惠然臨兮納爾
爾感於神鈴兮來格納爾爾莅於神鈴兮來歆納爾爾

二次搖神鈴誦神歌禱辭

納丹岱爾爾納爾爾軒初卓爾歡鍾依珠噶珠克特享某年生小
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
前期二日虔備黍稷以祭於神靈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
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
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三次向腰鈴誦神歌祈請辭

哲伊呀呼哲古伊雙寬寬列几筵兮以敬迓古伊雙寬潔黍盛兮
以恭延古伊雙寬肅將迎兮盡敬古伊雙寬祕以祀兮申虔古
伊雙寬乘羽葆兮陟於位古伊雙寬應鈴響兮降於壇古伊雙
寬

四次搖腰鈴誦神歌禱辭

爾者惟神迓者斐孫犧牲既陳奔走臣鄰某年生小子某年生
小子爲某人祭則呼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前期二日
虔備黍稷以祭於神靈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
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
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堂子立杆大祭儀注

每歲春秋二季

堂子立杆大祭所用之松木神杆前期一月派副管領一員帶領
催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隸延慶州會同地方官於潔淨山
內砍取松樹一株長二丈圍徑五寸樹梢留枝葉九節餘俱削
去製爲神杆用黃布袱包裹資至

堂子內暫於近南牆所設之紅漆木架中間斜倚安置立杆大祭前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十一 遼海 肅齊

期一日立杆於

亭式殿前中間石上祭期預於

饗殿中間將鑲紅片金黃緞神幔用黃棉線繩穿繫其上懸掛東西
山牆所釘之鐵環北炕中間西首設供

佛亭之座炕上設黃漆大低桌二桌上供香碟三炕沿下楠木低桌

二桌上列藍花大磁碗二桌之兩旁地上設紅花小磁缸二桌

前鋪黃花紅氈一方

亭式殿內楠木高桌上供銅香爐高桌前楠木低桌上列藍花大磁

碗二桌之兩旁地上設暗龍碧磁小缸二

饗殿內設黃紗燈二對

亭式殿內設黃紗燈二對中道甬路皆設涼席並設紅紙燈籠三

十有二屆時衣金黃緞衣內戴八人昇黃緞

神輿進

內左門

近光左門

景和門預備於

坤寧宮門外衣黃緞衣司俎滿洲二人恭請

佛亭並貯

菩薩像黃漆木筒貯

關帝神像紅漆木筒安奉與內衣金黃緞衣內監八人昇行由

宮殿正門出前引仗二對羊角燈二對亦用衣金黃緞衣內監

執之司俎官二員司俎二人司俎滿洲二人由

宮內前引至

乾清門外侍衛十員前導掌儀司官一員司俎首領太監一員

內監八人扈行祭祀所用之清酒樽打饊索繩淨紙神杆頂俱

置於架上及盛於食盒之內領催蘇拉兒之隨後而行至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十一

禮部彙考

堂子時衣黃緞衣司俎滿洲等恭請

神位供

佛亭於西首之座次於神幔上懸

菩薩像又次懸

關帝神像後將索繩三條一端合而爲一繫於北山牆中間所釘環

上二端由

饗殿隔扇頂橫窗中孔內穿牽至甬路所立繫索繩紅漆二木架

中間分穿於神杆頂之三孔內將黃綠白三色高麗紙所鑲錢

二十七張合爲九張掛於神杆頂三孔所繫三條索繩之上又

合而爲一由

亭式殿之南北隔扇頂之橫窗孔中穿出繫於神杆將黃高麗布神

幡懸於神杆之上其

亭式殿內高案下所立杉木柱上掛黃綠白三色高麗紙所鑲錢二

十七張

饗殿內供打饊搓條饈餠九盤清酒三瓊於炕沿上所設二大低桌

上司香啟亭門點香注清酒於炕沿下所設低桌上二藍花大

磁碗中

亭式殿內供打饊搓條饈餠三盤清酒一瓊於高桌上其低桌上所

設二藍花大磁碗內亦注清酒奏三絃琵琶之太監二人在

饗殿外丹陛之西鳴拍板之侍衛二十員在丹陛兩旁對坐鳴拍板

拊掌衣朝服之二司祝進跪司香二人舉臺琖二分授於二司

祝二司祝接受臺琖同獻酒九次司俎官一員於

饗殿階下東首立贊鳴拍板即奏三絃琵琶鳴拍板拊掌二司祝每

一獻將所獻之酒注於兩旁所設紅花磁缸內復自盛清酒碗

內挹新酒各注於二瓊中獻之每一獻司俎官贊歌鄂囉羅侍

衛等歌鄂囉羅九次獻畢二司祝以臺琖授於司香等同叩頭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十二

禮部彙考

與合掌致敬司俎官贊停拍板其三絃琵琶拍板暫止二司祝

進

亭式殿內跪司香等舉授臺琖二司祝同獻酒九次奏三絃琵琶鳴

拍板拊掌歌鄂囉羅均如

饗殿獻酒儀獻畢以臺琖授於司香等一叩頭與合掌致敬一司祝

預備於

亭式殿內一司祝進

饗殿正中立司香舉授神刀司祝授神刀前進司俎官贊鳴拍板

即奏三絃琵琶鳴拍板拊掌司祝一叩頭與司俎官贊歌鄂囉

羅侍衛等歌鄂囉羅司祝擎神刀禱祝三次誦神歌一次擎神

刀禱祝時侍衛等歌鄂囉羅如是誦神歌三次禱祝九次畢仍

奏三絃琵琶鳴拍板拊掌司祝進

亭式殿內一叩頭與誦神歌擎神刀禱祝以及侍衛等歌鄂囉羅俱

如祭

饗殿儀禮祝畢復進

饗殿內一叩頭興又禱祝三次司俎官贊歌鄂囉羅侍衛等歌鄂囉

羅一次禱祝畢授神刀於司香司俎官贊停拍板其三絃琵琶

拍板皆止興退司祝復跪祝叩頭興合掌致敬退司香聞

亭式殿內預備之司祝亦跪祝叩頭興合掌致敬退司香聞

佛亭門撤

菩薩像

關帝神像恭貯於木筒內仍用衣黃緞衣司俎滿洲等恭請安奉與

內鑲仗排列前導請入

宮中如遇

皇帝親詣行禮掌儀官員鋪

皇帝拜褥於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十三

遼海集

饗殿及

亭式殿內武備院卿先鋪

皇帝坐褥於

饗殿隔扇外西首

皇帝東向坐於

饗殿簷下西間所設之褥內務府大臣恭進拍板奏三絃琵琶之司

俎太監二人前進在丹陛上西首鳴拍板之司俎官司俎十人

在丹陛兩旁次王貝勒在丹陛之上貝子公在丹陛之下按左

右翼對坐掌儀司官員以拍板授王貝勒等一司俎官立於

饗殿階下東首司祝獻酒擎神刀禱祝贊鳴拍板歌鄂囉羅則奏三

絃琵琶鳴拍板拊掌歌鄂囉羅

皇帝進

饗殿內行禮又進

亭式殿內行禮行禮畢武備院卿鋪

皇帝坐褥於西間正中

皇帝南向坐尙膳正司俎官以小桌列昨膳恭進尙茶正捧獻福

酒

皇帝受昨畢分賜各王公禮成

皇帝還宮所餘膳酒分賜扈從之侍衛官員司俎等

每歲春秋二季

堂子立杆大祭

饗殿內祝辭

上天之子佛及菩薩大君先師三軍之帥關聖帝君某年生小

子某年生小子某人生年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

九期屆滿立杆禮行爰繫索繩爰備素盛以祭於神靈豐於首

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十四

遼海集

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貺我神兮佑我

永我年而壽我兮

堂子亭式殿內祝辭

上天之子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

人祭則可某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九期屆滿立杆禮

行爰繫索繩爰備素盛以祭於神靈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

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

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貺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坤寧宮大祭儀注

每歲春秋二季

堂子內立杆大祭

坤寧宮於大祭前四十日在

坤寧宮內西炕上

神位前置缸一口以盛清酒於報祭前釀之司香等用槐子煎水染白淨高麗布裁爲敬神布條用黃綠色棉線縐成敬神索繩以各色綢條夾於其內又染紙縐成錢文於報祭之日司俎婦人燂做搓條餽餽大祭之日恭請朝祭

神位於

堂子內祭畢復請入

宮預於

坤寧宮內將鑲紅片金黃緞神幔用黃棉線繩穿繫其上懸掛西山牆所釘之雕龍頭髹金紅漆三角架以淨紙二張掛於神幔兩端昇供

佛之髹金小亭連座奉安於南首啓亭門次於神幔上懸

菩薩像又次懸

關帝神像均於大炕上東向供奉炕上設紅漆大低桌二桌上供香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十五

遼海叢書

碟三清酒三錢時果九碟打饅撻條餽餽九盤炕沿下供清酒

三罇罇前鋪黃花紅氈設獻酒長低桌桌上列黃磁大碗三一

盛清酒二空設司俎太監等預於中間屋內鍋前地上設油厚

高麗紙二張進包錫紅漆大桌二西向分爲二行各置於油高

麗紙上屆時司香點香司俎太監司俎等進豬二於

坤寧宮門外之右首皆北向奏三絃琵琶之司俎太監二司俎

官司俎八首領太監二以次進三絃琵琶在前次十人分二層

排列均向上盤膝坐奏三絃琵琶鳴拍板其後司俎滿洲等屈

一膝跪拊掌二司祝進於獻酒桌前跪二司香舉臺瓊二分授

司祝二司祝接受臺瓊同獻酒九次每一獻將所獻之酒注於

空碗內復自盛清酒碗內挹新酒注於二錢中以獻每一獻司

俎等歌鄂囉羅九次獻畢二司祝以臺瓊授司香等同叩頭興

合掌致敬三絃琵琶拍板暫止司香及司香婦人撤盛酒之三

碗並獻酒之桌將大低桌上所供酒三錢傾於貯酒碗內復自

盛酒碗內挹新酒注之供於原處設司祝叩頭小低桌司香舉

神刀授司祝一司祝執神刀進司俎等復奏三絃琵琶鳴拍板

拊掌司祝一叩頭興司俎等復歌鄂囉羅司祝擊神刀禱祝三

次誦神歌一次擊神刀禱祝時司俎等歌鄂囉羅誦神歌三次

如前儀如是九次畢司祝跪一叩頭興又禱祝三次以神刀授

於司香奏三絃琵琶鳴拍板人等起立避於旁司香及司香婦

人照前換新酒三錢供之

皇帝親詣行禮司香移司祝叩頭小低桌於北首

皇帝進於朝祭

神位前正中向上立司祝先跪

皇帝跪司祝祝畢

皇帝行禮興退司祝叩頭興合掌致敬如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十六

遼海叢書

皇后行禮

皇帝在南

皇后在北行禮司俎官司俎等俱出外惟留司俎婦人太監等在

內如遇

皇帝

皇后不行禮之日司祝叩頭畢司香撤

佛

菩薩前供酒二錢闔供

佛小亭門撤

菩薩像恭貯於黃漆木筒司俎太監等恭昇供

佛小亭並所供二香碟移奉於

坤寧宮西楹大亭香碟供於前小亭座移置於後復移神幔稍

南摘取神幔南端懸掛之淨紙置於繪花紅漆抽屜桌上位

關帝神像於正中所供之酒並香碟皆移正中酒樽以淨猷羅之奏
三絃琵琶鳴拍板人等進坐於原處司香婦人歛氈三折之鋪
於近炕沿處司香舉臺瓊授於司祝司俎太監等昇一豬入門
置炕沿下首西向司俎滿洲一人屈一膝跪按其豬司俎官及
司俎首領太監內監等奏三絃琵琶鳴拍板拊掌司祝跪於炕
沿下三折紅氈上斜向西南舉臺瓊獻酒一次司俎等照前歌
鄂囉羅獻畢司祝致禱以二瓊酒合注一瓊中司俎滿洲執豬
耳司祝灌酒於豬耳內以臺瓊授司香一叩頭三絃琵琶拍板
暫止司俎滿洲執豬尾移轉豬首向東司俎太監等進前昇豬
暫順放於包錫大桌上司香舉臺瓊授司祝司祝接受臺瓊昇
第二豬入門獻酒灌酒如前儀以包錫大桌上二豬俱令首西
向橫放省之每桌前令司俎婦人二舉銀裏木槽盆接血司香
婦人撤去氈進紅漆長高桌設於西炕前以接血木槽盆列高
桌上撤去所供餽餽酒果豬氣息後司俎等轉豬首順桌向南
直放去其皮按節解開煮於大鍋內其頭蹄及尾俱不去皮惟
燎毛燐淨亦煮於大鍋內以臟腑置於錫裏木槽盆昇出另室
內整理潔淨昇進以盛血木槽盆就地安置司俎滿洲一人進
於高桌前屈一膝跪灌血於腸亦煮鍋內司俎太監等置皮於
盛皮木槽盆內撤去包錫大桌二及油紙仍以膳與蹄甲貯紅
漆小木碟內置於炕上所設之大低桌北首邊上俟肉熟時細
切胙肉一碗設筵一雙供於大低桌正中以二豬之肉分置二
銀裏木槽盆內前後腿分設四角胸腹向前尾棒向後肋列兩
旁合湊畢置豬首於上復以膳貼連油盤置於鼻柱上供於
神位前長高桌司香點香司香婦人鋪黃花紅氈司香設獻酒長低
桌仍列盛酒之碗並空碗司祝進前立司香舉臺瓊授司祝司
祝進跪獻酒六次是獻也凡獻酒換瓊注酒及司俎太監等奏

三絃琵琶司俎等鳴拍板司俎滿洲拊掌歌鄂囉羅六次俱如
前儀六獻畢以臺瓊授於司香叩頭與合掌致敬
皇帝
皇后親詣行禮如前儀神肉前叩頭畢撤下祭肉不令出戶盛於
盤內於長高桌前按次陳列
皇帝率
皇后受胙或率王大臣等食肉之處請
旨遵行如遇
皇帝不受胙之日令值班大臣侍衛等進內食之食畢司祝進於
神位前一叩頭與合掌致敬司俎太監等撤去皮骨並將清晨在抽
屨桌上南首懸掛之淨紙一併撤出皮油送交膳房其骨脂蹄
甲司俎官送潔淨處化而投之於河隨將神幔收捲其所掛紙
錢存俟月終貯高麗紙囊內除夕送赴
堂子與
堂子內所掛淨紙及神杆同化之所有
關帝神像恭貯於紅漆木筒其供
佛小亭恭貯
菩薩像木筒及二香碟仍移奉西楹以小亭安奉於亭座上
菩薩像
關帝神像二筒安奉於西山牆繪花紅漆抽屨桌上供香碟三於桌
之東邊其夕祭
神儀預將鑲紅片金青緞神幔繫於黑漆架上用黃色皮條穿大小
鈴七枚繫樺木杆梢懸於架梁之西恭請
穆哩罕神自西按序安奉架上
畫像神安奉於神幔正中設
蒙古神座於左皆於北炕南向炕上設紅漆大低桌二桌上供香碟

五清酒三瓊時果九碟打糕棗條餠餅九盤炕沿下供清酒三罇未進豬之前恭請

佛

菩薩像並二香碟供於西楹大亭預令司俎太監等鋪油紙設桌俱如朝祭儀屆時進豬置於常放之處司香點香司香婦人以司祝祝禱時所坐黑漆杌置

神位前司俎太監以鼓連架近杌安置司祝繫閃緞裙束腰鈴執手鼓進於

神位前司俎太監二人進西向立一太監擊鼓一大監鳴拍板司祝先向

神位坐於杌上擊手鼓誦請神歌祈請擊鼓太監一手擊鼓一點以和手鼓司祝拱立初次向後盤旋踏步祝禱擊鼓太監雙手擊鼓三點以和手鼓司祝復盤旋踏步前進祝禱擊鼓太監雙手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十九 遼海 禮書

擊鼓五點以和手鼓司祝拱立初次誦請神歌擊鼓五點拍板三鳴以和之二次向後向前盤旋踏步祝禱惟擊鼓七點司祝拱立誦神歌以禱仍擊鼓五點拍板三鳴三次祝禱亦惟擊鼓十一點司祝拱立三次誦神歌以禱擊鼓四點末以雙槌交擊一次拍板仍三鳴以和之三次誦神歌禱畢司祝祝禱時惟擊鼓四點三鼓而止退司祝以手鼓授司香婦人釋閃緞裙腰鈴司香及司香婦人以所供酒五瓊如朝祭儀換新酒供之司香婦人鋪黃花紅氈

皇帝親詣行禮司香婦人移置司祝叩頭小低桌於西首

皇帝進於夕祭

神位前正中向上立司祝先跪祝畢

皇帝行禮如朝祭儀如同

皇后行禮

皇帝在東

皇后在西行禮如遇

皇帝

皇后不行禮之日司祝叩頭畢司香及司香婦人如前儀換注新酒於瓊中供之酒罇以淨袱幕之司香婦人斂氈三折之鋪於近炕沿處置清酒一椀空殘一於炕沿上司俎太監等昇豬入門置炕沿下首北向司俎滿洲一人屈一膝跪按其豬司祝跪於炕沿下三折紅氈上斜向東北從盛酒碗內挹酒注於瓊中舉捧禱祝司俎滿洲執豬尾移轉豬首向南司俎太監等進前昇豬暫順放於包錫大桌上司祝跪從酒碗內挹酒注於瓊中昇第二豬人門仍如前儀獻酒禱祝酒畢一叩頭興退置豬於包錫大桌上二豬俱令首向西省之每桌前令司俎婦人二舉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二十 遼海 禮書

銀裏木槽盆接血司香婦人撤去氈進紅漆長高桌設於北炕前以接血木槽盆列長高桌上撤去大低桌上所供之饌惟留一盤其餘饌酒與果亦俱撤去豬氣息後司俎等轉豬首順桌向南直放其去皮解灌血腸煮肉以及撤出包錫大桌油紙等件俱如朝祭儀惟膳與蹄甲於竈內化之俟肉熟細切胙肉五碗每碗設筋一雙供於炕上二大低桌之上以二豬之肉分置二銀裏木槽盆內如朝祭儀供於

神位前長高桌司香點香司香婦人鋪黃花紅氈設司祝叩頭桌

皇帝

皇后親詣行禮如夕祭儀如遇

皇帝

皇后不行禮之日司祝進跪禱祝叩頭合掌致敬司香婦人收氈以司祝所坐之杌置夕祭常放處又設小桌小腰鈴列於桌上

神鈴置於桌之東撤出香碟內火並燈掩竈內火展背跪青綱
幕蔽之衆俱退出闔戶擊鼓太監以鼓移幕前近處司祝坐於
机上初次誦神歌向神鈴祈請時擊鼓四點又雙槌交擊一次
拍板三鳴以和之次司祝執鈴杆振鈴誦神歌以禱鼓擊五點
拍板三鳴以和之司祝置神鈴初次誦神歌向腰鈴祈請鼓擊
四點又雙槌交擊一次拍板三鳴以和之司祝搖腰鈴誦神歌
以禱鼓擊五點拍板三鳴以和腰鈴之聲禱畢鼓擊三點拍板
一鳴而止捲起背燈神幙開戶移入燈火撤祭肉送交膳房恭
請

佛

菩薩像並二香碟仍安奉西楹原位二香碟亦供於原處收捲神幙
撤夕祭

神畫像並

欽定滿洲祭神歌天典禮 卷三

二十一

遼海靈書

蒙古神

穆哩罕神俱恭貯紅漆匣內安奉於北牆繪花黑漆抽屜桌上供香

碟五於桌之南邊

坤寧宮大祭則祭誦神歌禱祝辭

上天之子佛及菩薩大軍先師三軍之帥關聖帝君某年生小
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
某人生年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

九期屆滿立杆禮行爰繫索繩爰備黍盛以祭於神靈豐於首
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

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
永我年而壽我兮

朝祭灌酒於豬耳禱辭

上天之子三軍之帥關聖帝君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
某人生年

敬獻黍盛嘉悅以享兮

朝祭供肉祝辭

上天之子三軍之帥關聖帝君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
某人生年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九期屆滿立杆禮行

爰繫索繩爰備黍盛以祭於神靈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
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
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夕祭坐於机上誦神歌禱辭

自天而降阿理年錫之神與日分精年錫之神年錫惟靈安春
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納丹岱即納爾輝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
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諾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
小子爲某人祭則呼
某人生年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九期屆滿
立杆禮行爰繫索繩爰備黍盛以祭於神靈豐於首而仔於肩
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

欽定滿洲祭神歌天典禮 卷三

二十二

遼海靈書

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
壽我兮

初次誦神歌禱辭

納丹岱輝納爾輝軒初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
某人生年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九期屆滿立杆禮行爰繫索

繩爰備黍盛以祭於神靈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
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
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二次誦神歌禱辭

恩都哩僧固僧固恩都哩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
某人生年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九期屆滿立杆禮行爰繫

索繩爰備黍盛以祭於神靈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
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

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末次誦神歌禱辭

拜滿章京納丹威喇哩恩都蒙鄂樂喀屯諸延某年生小子某
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
某人本生年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九期
屆滿立杆禮行爰繫索繩爰備黍盛以祭於神靈豐於首而仔
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
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
年而壽我兮

誦神歌禱祝後跪祝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哈納丹岱耶納爾
耶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喇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諸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
某人本生年今敬祝者貫九
以盈具八以呈九期屆滿立杆禮行爰繫索繩爰備黍盛以祭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二十三 迎海豐書

於神靈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
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
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夕祭灌酒於豬耳禱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哈納丹岱耶納爾
耶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喇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諸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
某人本生年敬獻黍盛嘉悅
以享兮

夕祭供肉祝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哈納丹岱耶納爾
耶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喇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諸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
某人本生年今敬祝者貫九
以盈具八以呈九期屆滿立杆禮行爰繫索繩爰備黍盛以祭

於神靈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
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
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背鏡祭初次向神靈誦神歌祈請辭

哲伊呼哲納爾耶掩戶隔以迓神兮納爾耶息飯竈以迓神
兮納爾耶肅將迎兮侑座以俟納爾耶祕以祀兮几筵具陳納
爾耶納丹岱耶肅然降兮納爾耶卓爾歡鍾依惠然臨兮納爾
耶感於神鈴兮來格納爾耶莅於神鈴兮來歆納爾耶

二次搖神鈴誦神歌禱辭

納爾岱耶納爾耶軒初卓爾歡鍾依珠嚕珠克特亨某年生小
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祭則呼
某人本生年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
九期屆滿立杆禮行爰繫索繩爰備黍盛以祭於神靈豐於首
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二十四 迎海豐書

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
永我年而壽我兮

三次向腰鈴誦神歌祈請辭

哲伊呼哲古伊雙寬列几筵兮以敬迓古伊雙寬潔黍盛兮
以恭迓古伊雙寬肅將迎兮盡敬古伊雙寬祕以祀兮申虔古
伊雙寬乘羽葆兮陟於位古伊雙寬應鈴響兮降於壇古伊雙
寬

四次搖腰鈴誦神歌禱辭

願者惟神迓者斐孫犧牲既陳奔走臣鄰某年生小子某年生
小子爲某人祭則呼
某人本生年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九期屆滿
立杆禮行爰繫索繩爰備黍盛以祭於神靈豐於首而仔於肩
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
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

壽我兮

大祭翌日祭天儀注

大祭翌日祭天預期如前儀恭請

佛

菩薩像供於

坤寧宮西楹大亭司俎太監等於

神杆東北鋪油厚高麗紙設包錫紅漆大案一西向卸下

神杆以杆端向東斜仰於倚柱上杆首挂於地撤舊夾淨紙舊

穿頸骨置銅海內化之

神杆石前向上設紅漆高案一供銀碟三中碟盛所灑米旁二

碟空設置淨紙一張於案上離

神杆石稍遠西北方設紅漆架一架上覆以紅氈架南設花木

方盤桌一紅漆方盤二俱向後挨次而設盤內置案板數枚移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二十五 遼海遺書

紅銅鍋並銅海設於木盤之北甕門東向屆時司俎太監等進

豬置於

神杆石之東旁稍後首南向

皇帝親詣行禮司香婦人於

坤寧宮門內近檻處鋪

皇帝行禮黃花紅氈

皇帝進門對

神杆向上跪司俎滿洲進向前立捧米碟灑米一次禱祝祭天

畢又灑米二次退

皇帝行禮與退如同

皇后行禮

皇帝居中

皇后在西行禮司俎等俱退出於外太監等率祝禱祭天之司俎

滿洲背立如遇

皇帝

皇后不親詣行禮日司祝捧

皇帝御衣叩頭畢司俎太監等轉豬首向西置於包錫大桌上省

之司俎太監二舉銀裏木槽盆接血列於高案上豬氣息後轉

豬首向南順放司俎等即於院內去豬皮先以頸骨連精肉取

下並擇取餘肉煮於紅銅鍋內餘俱按節解開擺列於銀裏木

槽盆內置首於前以皮蒙蓋其上南向順放於包錫大案上腸

臟修整後亦貯於木槽盆內以盛血木槽盆橫放於盛肉木槽

盆之前肉熟時司俎等向東列坐於木盤後以熟肉細切爲絲

先取精肉頸骨供於高案西邊所設銀碟內膽貯於東邊所設

銀碟內細絲小肉成後盛小肉絲二碗各置筋一雙稗米飯二

碗各置匙一枚從東向西飯肉相間以供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二十六 遼海遺書

皇帝親詣行禮司俎滿洲仍如前儀捧米碟灑米一次禱祝祭天

畢又灑米二次退叩頭畢司俎官司俎等以頸骨穿於

神杆之端精肉及膽並所灑米俱貯於

神杆斗內立起

神杆淨紙夾於

神杆與倚柱之間東首所供之小肉飯撤入

坤寧宮內

皇帝

皇后受胙獻於

皇帝

皇后如遇

皇帝

皇后不行禮之日令在

坤寧宮內人等食之西首所供之小肉飯留於外銅鍋內所餘
湯肉令司俎及太監等食之其餘生肉並銀裏木槽盆及包錫
高案油厚高麗紙俱移入

坤寧宮內如祭神儀取頭蹄燎燂腸內灌血煮於大鍋內大肉
熟後盛於盤內置原處亦不許出戶令大臣侍衛等進內食之
食畢司俎太監撤出油紙高案及皮骨皮油送交膳房骨則司
俎官送潔淨處監視化而投之於河恭請

佛

菩薩像至西楹安奉於原位鍋海置於原處神架方盤等物各收於
原處如遇雨雪司俎及司俎太監等張大油紙緞遮於祭天桌
鍋之上

大祭翌日祭天贊辭

安哲上天監臨我覺羅某年生小子

爲某人祭天則
呼某人生年獨精誠以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三

二十七

遼海遺書

薦薌兮執豕孔碩獻於昊蒼兮一以嘗兮二以將兮俾我某年
生小子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綏以安吉兮
惠以嘉祥兮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四

求福儀注

求福祭祀前期數日司俎官司司香等向無事故滿洲九家內攢取棉線並紉片敬捻線索二條紐以小方戒綢各三片醴酒前期一日司俎官二員帶領司俎二人司俎滿洲二人前往

瀛臺會同奉宸院官員監看砍取高九尺圍徑三寸完整柳樹一株以黃布袱包裹資至暫置於潔淨處屆期安設樹柳枝石於

坤寧宮戶外廊下正中樹柳枝於石柳枝上懸掛鏤錢淨紙條一張三色戒綢三片

神位仍如朝祭儀懸掛神幔供畢大低桌上供香碟三醴酒三瑤豆擦饅九碟燂饅九碟打饅九盤炕沿下供醴酒一罇西炕南首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四

一 遼海 卷四

設求福紅漆高桌一桌上供醴酒九瓊煮鯉魚二大碗稗米飯二碗水饅子二碗其燂饅豆擦饅打饅皆於桌上各以九數層疊擺列高桌後西炕上設褥二以練麻一樓繫於神箭之上以九家內攢取之各色棉線捻就線索二條暫懸掛於神箭上神箭立於西炕下所設酒罇之北其捻就黃綠色棉線索繩上以各色綢片夾繫之其本則繫於西山牆所釘鐵環末則穿出戶外繫於柳枝司香婦入等鋪叩頭黃花紅氈

皇帝

皇后親詣行禮入

坤寧宮立於南首司俎首領太監司俎太監等如朝祭儀席地列坐奏三粒琵琶鳴拍板司祝進擊神刀誦神歌禱祝三次每次禱祝則太監等歌鄂囉囉禱畢司香舉線索練麻神箭授於司祝司香及司香婦入昇西首所設求福高桌出於戶外供於

柳枝前司祝左手擎神刀右手持神箭出進於桌前立司香婦人於檻內鋪黃花紅氈

皇帝居中

皇后在檻內東首跪司祝於桌之右首對柳枝舉揚神箭以練麻拂拭柳枝初次誦神歌禱畢司祝東向鞠躬舉神箭奉練麻於

皇帝

皇帝三揖而懷之鳴拍板之太監等歌鄂囉囉司祝二次舉揚神箭誦神歌禱畢仍奉練麻於

皇帝

皇帝仍三揖而懷之太監等歌鄂囉囉司祝三次舉揚神箭誦神歌禱畢奉練麻於

皇后

皇后亦三揖而懷之太監等歌鄂囉囉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四

二 遼海 卷四

皇帝

皇后一叩頭興坐於西炕所鋪褥上舉桌上所供之酒灑於柳枝上以桌上所供之糕夾於柳枝所有枝叉之間進求福高桌置於原處司祝入進於

神位前舉揚神箭誦神歌禱畢奉練麻於

皇帝

皇帝三揖而懷之如前儀司祝二次舉揚神箭誦神歌禱畢仍奉練麻於

皇帝

皇帝仍三揖而懷之司祝三次舉揚神箭誦神歌禱畢奉練麻於

皇后

皇后三揖而懷之如前儀每一揖太監等仍歌鄂囉囉司祝以神刀授於司香取神箭上所繫之線索二條其神箭亦授於司香

司香以神箭置於原處

皇帝

皇后興

皇帝進於

神位前跪於常祭行禮處一司祝奉線索一條於

皇帝繫掛一司祝奉線索一條於

皇后繫掛一司祝於西首跪祝祝畢一叩頭興合掌致敬

皇帝

皇后同一叩頭興

皇帝

皇后仍坐於西炕所鋪褥上司祝及司香等以所供

福胙盛於碟內請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四 三 遼海 叢書

皇后受福受福畢

皇帝

皇后興還宮所餘

福胙均不令出戶俱分給司俎及宮中太監等食之不使稍有餘

膳魚之鱗刺司俎官等持出投於潔淨河內柳枝上所夾之篋

亦令衆人食之不使稍有餘膳其夕祭求福如夕祭儀繫幔於

架上安奉

神位炕上設二大低桌桌上供香碟五醴酒五瓊豆擦饌九碟燂饌

九碟打饌九盤司祝繫裙束腰鈴執手鼓如常祭儀誦神歌禱

祝太監等仍擊鼓鳴拍板禱祝畢司祝釋裙與腰鈴祝禱叩頭

皇帝

皇后行禮如夕祭儀叩頭畢所供之

福胙亦不令出戶即禮酒所餘糟粕俱做爲糜粥分給司俎及宮

中太監等食之食畢取柳枝所繫線索收貯囊內仍懸掛於西山牆其柳枝司俎官司俎及司俎滿洲等送赴堂子至除夕同神杆淨紙化之

皇帝

皇后所掛線索過三日後解下

皇后親持入

坤寧宮授於司祝司祝接受貯於囊內懸掛之

皇后一叩頭還

宮

樹柳枝求福司祝於戶外對柳枝舉揚神箭誦神歌禱辭

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之神位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
人祭

以祈福佑以致敬誠憫我某年生小子憫我某年生小子爲某
人祭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四 四 遼海 叢書

則呼某年 綏以多福承之於首介以繫祉服之於膺千祥荷集

九敘阜盈亦既孔皆福祿來成神兮祝我神兮佑我豐於首而

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借老而成雙兮富厚而

豐穰兮如葉之茂兮如木之榮兮食則體腴兮飲則滋營兮甘

旨其獻兮朱顏其鮮兮歲其增而根其固兮年其永而壽其延

兮

朝祭

神前求福祝辭

上天之子佛及菩薩大君先師三軍之帥關聖帝君佛立佛多

鄂謨錫瑪瑪之神位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爲某
人祭

今敬祝者聚九家之綵線樹柳枝以牽繩舉揚神箭以祈福佑

以致敬誠憫我某年生小子憫我某年生小子爲某
人祭

綏以多福承之於首介以繫祉服之於膺千祥荷集九敘阜盈

亦既孔皆福祿來成神兮祝我神兮佑我豐於首而仔於肩衛
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偕老而成雙兮富厚而豐穰兮如
葉之茂兮如本之榮兮食則體腴兮飲則滋營兮甘旨其獻兮
朱顏其鮮兮歲其增而根其固兮年其永而壽其延兮

夕祭

神前求福祝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哈納丹岱理納爾
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諾延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之神位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
某_{人祭則呼}今敬祝者聚九家之綵線樹柳枝以牽繩舉揚
神箭以祈福佑以致敬誠憫我某年生小子憫我某年生小子
某_{人祭則呼}綵以多福承之於首介以繁祉服之於膺千祥
蒼集九敘阜盈亦既孔皆福祿來成神兮祝我神兮佑我豐於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四

五 遼海 禮書

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偕老而成雙兮富
厚而豐穰兮如葉之茂兮如本之榮兮食則體腴兮飲則滋營
兮甘旨其獻兮朱顏其鮮兮歲其增而根其固兮年其永而壽
其延兮

樹柳枝爲嬰兒求福祭祀司祝於戶外對柳枝舉揚神箭誦

神歌禱辭

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之神位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

某_{人祭則呼}今敬祝者聚九家之綵線樹柳枝以牽繩舉揚神箭

以祈福佑以致敬誠憫我某年生小子憫我某年生小子

某_{人祭則呼}綵以多福承之於首介以繁祉服之於膺千祥蒼集

九敘阜盈亦既孔皆福祿來成神兮祝我神兮佑我豐於首而

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體其暢而身其康兮如

葉之茂兮如本之榮兮食則體腴兮飲則滋營兮甘旨其獻兮

朱顏其鮮兮歲其增而根其固兮年其永而壽其延兮

朝祭

神前求福祝辭

上天之子佛及菩薩大君先師三軍之帥關聖帝君佛立佛多
鄂謨錫瑪瑪之神位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
某_{人祭則呼}今敬祝者聚九家之綵線樹柳枝以牽繩舉揚神箭以祈福佑
以致敬誠憫我某年生小子憫我某年生小子
某_{人祭則呼}綵以多福承之於首介以繁祉服之於膺千祥蒼集九敘阜盈
亦既孔皆福祿來成神兮祝我神兮佑我豐於首而仔於肩衛
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體其暢而身其康兮如葉之茂兮
如本之榮兮食則體腴兮飲則滋營兮甘旨其獻兮朱顏其鮮
兮歲其增而根其固兮年其永而壽其延兮

夕祭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四

六 遼海 禮書

神前求福祝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哈納丹岱理納爾
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諾延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之神位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
某_{人祭則呼}今敬祝者聚九家之綵線樹柳枝以牽繩舉揚
神箭以祈福佑以致敬誠憫我某年生小子憫我某年生小子
某_{人祭則呼}綵以多福承之於首介以繁祉服之於膺千祥
蒼集九敘阜盈亦既孔皆福祿來成神兮祝我神兮佑我豐於
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體其暢而身其康
兮如葉之茂兮如本之榮兮食則體腴兮飲則滋營兮甘旨其
獻兮朱顏其鮮兮歲其增而根其固兮年其永而壽其延兮
春季獻雞雞背證祭祀祝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哈納丹岱理納爾

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諾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呼某入背鏡祭則敬以家畜珍
禽噬頸落羽以獻於神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界
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
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夏季獻子鷺背鏡祭祀祝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哈納丹岱琿納爾
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諾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呼某入背鏡祭則敬以家畜珍
禽噬頸落羽以獻於神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界
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
身其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秋季獻魚背鏡祭祀祝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哈納丹岱琿納爾
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諾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呼某入背鏡祭則敬以江河所
獲羞珍以獻於神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界以嘉
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
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冬季獻雉背鏡祭祀祝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哈納丹岱琿納爾
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諾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呼某入背鏡祭則敬以山林所
獲羞珍以獻於神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界以嘉
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
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四

七 遼海遺書

獻鮮背鏡祭祀祝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哈納丹岱琿納爾
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諾延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呼某入背鏡祭則敬以山林所
獲羞珍以獻於神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界以嘉
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
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堂子亭式殿祭馬神儀注

正日祭馬神於

堂子亭式殿司俎官一員司俎一人於
亭式殿內高案下所立杉木柱上掛紙錢二十七張案上供打熊一
盤醴酒一琖縛馬鬚尾綠綢條二十對又於地上所設低桌上
供大碗二一盛酒一空設司香點香收長案白馬十匹立於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四

八 遼海遺書

亭式殿外甬路下東面向西奏三絃琵琶之太監二人於甬路上西
面向東鳴拍板拊掌之看守

堂子人東面向西俱坐司祝進跪司香舉臺後授司祝司祝接受獻
酒六次司俎官一員於

亭式殿外階下東首立贊鳴拍板即奏三絃琵琶鳴拍板拊掌司祝
每獻酒將所獻之酒注於空碗內復自盛醴酒碗內挹新酒注
於二琖中獻之每獻酒司俎官贊歌鄂囉羅看守

堂子人歌鄂囉羅六次獻畢以臺後授於司香司祝一叩頭與合掌
致敬司俎官贊停拍板其三絃琵琶拍板暫止司香舉神刀授
司祝司祝接受神刀進司俎官贊鳴拍板即奏三絃琵琶鳴拍
板拊掌司祝一叩頭與司俎官贊歌鄂囉羅則歌鄂囉羅司祝
擊神刀禱祝三次誦神歌祝禱一次擊神刀禱祝時則歌鄂囉
羅誦神歌祝禱三次如前儀如是九次畢司祝一叩頭與復禱

祝三次以神刀授於司香司俎官贊停拍板其三絃琵琶拍板皆止司祝一叩頭與合掌致敬立於近高案東首取案上縛馬繫尾綳條於香爐上薰禱以縛馬繫尾綳條授於司俎官退司俎官以縛馬繫尾綳條授於收長繫於馬之繫尾所供饌酒分給收長等

正日爲所乘馬祭祀

堂子亭式殿祝辭

上天之子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某年生小子爲某人之馬祭則呼某人之生今爲所乘馬敬祝者撫育以起兮引鬣以興兮嘶風以奮兮噓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齧艾以騰兮溝穴其弗蹈兮盜賊其無攫兮神其貺我神其佑我

正日祭馬神儀注

正日爲所乘馬於祭馬神室中祭朝祭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四

九

遼海圖書

神預將鑲紅片金黃緞神幔用黃棉線縐穿繫其上懸掛西山牆梁上南北所釘之二鐵環以淨紙二張各四折鑲錢四掛於神幔兩端昇供

佛之髻金小亭連座奉安於神幔前東向啟亭門大炕上設紅漆大低桌二桌上供香碟三體酒三瓊打饌撻條餽餽九盤炕沿下供體酒一罇罇前鋪紅氈設獻酒長低桌桌上列黃磁大碗二一盛體酒一空設司俎太監等預進包錫紅漆大桌二設於中間屋內鍋旁西向分爲二行擺列屆時司香點香司俎太監司俎等進豬二於

祭室門外之右首皆北向奏三絃琵琶之司俎太監二司俎官司俎四首領太監一以次進三絃琵琶在前次五人排列均向上盤膝坐奏三絃琵琶鳴拍板其後司俎滿洲等屈一膝跪拊掌司祝進於獻酒桌前跪司香舉臺瓊授司祝司祝接受獻酒

六次每一獻將所獻之酒注於空碗內復自盛體酒碗內挹新酒注於二瓊中以獻每一獻司俎等歌鄂囉羅六次獻畢司祝以臺瓊授於司香一叩頭與合掌致敬三絃琵琶拍板暫止司香及司香婦人撤盛酒之二碗並獻酒之桌設司祝叩頭小低桌司香舉神刀授司祝司祝執神刀進司俎等復奏三絃琵琶鳴拍板拊掌司祝一叩頭與司俎等歌鄂囉羅司祝擊神刀禱祝三次誦神歌一次擊神刀禱祝時司俎等復歌鄂囉羅誦神歌三次如前儀如是九次畢司祝跪一叩頭與又禱祝三次以神刀授於司香奏三絃琵琶鳴拍板人等起立避於旁司祝跪祝叩頭與合掌致敬司香婦人撤

佛

菩薩前供酒二瓊移亭座稍後闔其門二香碟擎出戶外供於

祭室簷下傍西山牆所設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四

十

遼海圖書

亭內移神幔稍南

關帝神像前所供酒並香碟皆移正中酒罇以淨袱羅之奏三絃琵琶鳴拍板人等進坐於原處司香婦人斂氈三折之鋪於近炕沿處司香舉臺瓊授於司祝司俎太監等昇一豬入門置炕沿下首西向司俎滿洲一人屈一膝跪按其豬司俎官及司俎首領太監內監等奏三絃琵琶鳴拍板拊掌司祝跪於炕沿下三折紅氈上斜向西南舉臺瓊獻酒一次司俎等照前歌鄂囉羅獻畢司祝致禱以二瓊酒合注一瓊中司俎滿洲執豬耳司祝灌酒於豬耳內以臺瓊授司香一叩頭三絃琵琶拍板暫止司俎滿洲執豬尾移轉豬首向東司俎太監等進前昇豬暫順放於包錫大桌上司香舉臺瓊授司祝司祝接受臺瓊昇第二豬入門獻酒灌酒如前儀以包錫大桌上二豬俱令首西向橫放省之每桌前令司俎婦人二舉錫裏木槽盆接血司香婦人撤

去甑進紅漆長高桌設於西炕前以接血木槽盆列高桌上撤去所供燄酒豬氣息後司俎等轉豬首順桌向南直放去其皮按節解開煮於大鍋內頭蹄及尾俱不去皮惟燎毛燂淨亦煮於大鍋內以臠臠置於錫裏木槽盆昇出院內整理潔淨昇進以盛血木槽盆就地安置司俎滿洲一人進於高桌前屈一膝跪灌血於腸亦煮鍋內司俎太監等置皮於盛皮木槽盆內撤去包錫大桌二仍以臠與蹄甲貯紅漆小木碟內置於炕上所設之大低桌北首邊上俟肉熟時細切胙肉一椀設節一雙供於大低桌正中以二豬之肉分置二錫裏木槽盆內前後腿分設四角胙臠向前尾樁向後肋列兩旁合湊畢置豬首於上復以臠貼連油整置於鼻柱上供於

神位前長高桌司香點香取縛馬鬃尾紅綢條七十對置於大低桌上司香婦人鋪紅氈一司香舉體酒碗一司香舉空碗齊進立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四

十一

遼海 聖旨

又一司香舉蠶纒授司祝司祝進跪獻酒三次是獻也凡獻酒換瓊注酒及司俎太監等奏三絃琵琶司俎等鳴拍板司俎滿洲拊掌歌鄂羅羅三次俱如前儀三獻畢以蠶纒授於司香一叩頭與合掌致敬復跪祝叩頭與取桌上縛馬鬃尾綢條於香碟上薰禱授司俎官司俎官授上駟院侍衛等分給各殿祭肉皆盛於盤內桌前挨次擺列令上駟院大臣侍衛官員殿常廐丁等進內食之食畢司俎太監等撤出皮骨皮油給上駟院骨脂蹄甲並所掛淨紙司俎官送潔淨處化而投之於河隨將神幔收捲其二香碟並

關帝神像前所供香碟一皆供於繪花紅漆抽屜桌之東邊其夕祭神儀預將饌紅片金青緞神幔繫於黑漆架上用黃色皮條穿大小鈴七枚繫樺木桿梢懸於架梁之西其黑漆神座供於神幔之東北炕上設紅漆大低桌二桌上供香碟五醴酒五瓊打饌撻

條饌饌九盤炕沿下供醴酒一罇司俎太監等設桌如朝祭儀屆時進豬置於常放之處司香點香司香婦人以司祝祝禱時所坐黑漆杌置

神位前司俎太監以鼓連架近杌安置司祝繫閃緞裙束腰鈴執手鼓進於

神位前司俎太監二人進西向立一太監擊鼓一太監鳴拍板司祝先向

神位坐於杌上擊手鼓誦請神歌祈請擊鼓太監一手擊鼓一點以和手鼓司祝拱立初次向後盤旋踏步祝禱擊鼓太監雙手擊

鼓三點以和手鼓司祝復盤旋踏步前進祝禱擊鼓太監雙手擊鼓五點以和手鼓司祝拱立初次誦請神歌擊鼓七點拍板

三鳴以和之二次向後向前盤旋踏步祝禱惟擊鼓七點司祝拱立誦神歌以禱仍擊鼓五點拍板三鳴三次祝禱亦惟擊鼓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四

十二

遼海 聖旨

十一點司祝拱立三次誦神歌以禱鼓擊四點末以雙槌交擊一次拍板仍三鳴以和之三次誦神歌禱畢司祝祝禱時惟擊鼓四點三鼓而止退司祝以手鼓授司香婦人釋閃緞裙腰鈴司香婦人鋪紅氈司香婦人復設司祝叩頭小低桌司祝禱祝叩頭畢酒罇以淨漱羣之司香婦人斂氈三折之鋪於近炕沿處置醴酒一椀空瓊一於炕沿上司俎太監等昇入門置炕沿下首北向司俎滿洲一人屈一膝跪按其豬司祝跪於炕沿祝司俎滿洲執豬耳司祝灌酒於豬耳內以瓊置炕沿一叩頭放於包錫大桌上司祝跪從盛酒碗內挹酒注於瓊中昇第二豬入門仍如前儀獻酒禱祝灌酒畢一叩頭與退置豬於包錫大桌上二豬俱令首西向省之每桌前令司俎婦人二錫舉裏

木槽盆接血司香婦人撤去氈進紅漆長高桌設於北炕前以接血木槽盆列長高桌上撤去大低桌上所供之饌惟留一盤豬氣息後司俎等轉豬首順桌向南直放其去皮節解灌血腸煮肉以及撤出包錫大桌俱如朝祭儀惟膳與蹄甲於甕內化之俟肉熟時細切胙肉五碗每碗設筋一雙供於炕上二大低桌之上以二豬之肉分置二錫裏木槽盆內如朝祭儀供於

神位前長高桌司香點香取縛馬繫尾青綢條三十對置於大低桌上司香婦人鋪紅氈司祝進跪祝叩頭合掌致敬司香婦人收氈以司祝所坐之杌置夕祭常放處又設小桌小腰鈴列於桌上神鈴置於桌之東撤出香碟內火並鑊掩甕內火展背鑊藍布幙蔽之衆俱退出闔戶擊鼓太監移鼓於幙前近處司祝坐於杌上初次誦神歌向神鈴祈請時擊鼓四點又雙槌交擊一次拍板三鳴以和之次司祝執鈴桿振鈴誦神歌以續擊鼓五

點拍板三鳴以和之司祝置神鈴初次誦神歌向腰鈴祈請鼓擊四點又雙槌交擊一次拍板三鳴以和之司祝搖腰鈴誦神歌以續鼓擊五點拍板三鳴以和之司祝搖腰鈴誦神歌板一鳴而止捲起背證神幙開戶移入鑊火撤祭肉取縛馬繫尾青綢條於香碟上薰薦授於上駟院侍衛等分給各廐祭肉皮油及饌分給上駟院人等收捲神幔夕祭香碟五供於繪花黑漆抽屜桌之南邊

正日爲乘所馬於祭馬神室中朝祭誦神歌禱祝辭

上天之子佛及菩薩大君先師三軍之帥關聖帝君某年生小子爲某人之馬祭則今爲所乘馬敬祝者撫脊以起兮引鬣以興兮嘶風以奮兮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齧艾以騰兮溝穴其弗蹈兮盜賊其無撓兮神其祝我神其佑我

朝祭灌酒於豬耳禱辭

上天之子三軍之帥關聖帝君某年生小子爲某人之馬祭則今爲所乘馬敬祝者撫脊以起兮引鬣以興兮嘶風以奮兮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齧艾以騰兮溝穴其弗蹈兮盜賊其無撓兮神其祝我神其佑我

朝祭供肉祝辭

上天之子三軍之帥關聖帝君某年生小子爲某人之馬祭則今爲所乘馬敬祝者撫脊以起兮引鬣以興兮嘶風以奮兮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齧艾以騰兮溝穴其弗蹈兮盜賊其無撓兮神其祝我神其佑我

夕祭坐於杌上誦神歌祈請辭

自天而降阿耶年錫之神與日分精年錫之神年錫惟靈安春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納丹岱耶納爾陣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喇哩恩都蒙鄂樂喀屯諾延某年生小子爲某人之馬祭則今爲所乘馬敬祝者撫脊以起兮引鬣以興兮嘶風以奮兮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齧艾以騰兮溝穴其弗蹈兮盜賊其無撓兮神其祝我神其佑我

盜賊其無撓兮神其祝我神其佑我

初次誦神歌禱辭

納丹岱耶納爾陣軒初某年生小子爲某人之馬祭則今爲所乘馬敬祝者撫脊以起兮引鬣以興兮嘶風以奮兮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齧艾以騰兮溝穴其弗蹈兮盜賊其無撓兮神其祝我神其佑我

二次誦神歌禱辭

恩都哩僧固僧固恩都哩某年生小子爲某人之馬祭則今爲所乘馬敬祝者撫脊以起兮引鬣以興兮嘶風以奮兮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齧艾以騰兮溝穴其弗蹈兮盜賊其無撓兮神其祝我神其佑我

末次誦神歌禱辭

拜滿章京納丹威喇哩恩都蒙鄂樂喀屯諾延某年生小子爲某人之馬祭則

人之馬祭則呼
某人生年

今爲所乘馬敬祝者撫存以起兮引鬣以興兮
嘶風以奮兮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搗艾以騰兮溝穴其弗
蹈兮盜賊其無攖兮神其貺我神其佑我

誦神歌禱祝後跪祝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哈納丹岱琿納爾
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諸延某年生小子爲某人之馬祭則呼某人生年今爲所乘馬敬祝者撫存
以起兮引鬣以興兮嘶風以奮兮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搗
艾以騰兮溝穴其弗蹈兮盜賊其無攖兮神其貺我神其佑我
夕祭灌酒於豬耳禱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哈納丹岱琿納爾
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諸延某年生小子爲某人之馬祭則呼某人生年今爲所乘馬敬祝者撫存
以起兮引鬣以興兮嘶風以奮兮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搗
艾以騰兮溝穴其弗蹈兮盜賊其無攖兮神其貺我神其佑我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四

十五

遼海 卷四

悅以享兮

夕祭供肉祝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哈納丹岱琿納爾
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諸延某年生小子爲某人之馬祭則呼某人生年今爲所乘馬敬祝者撫存
以起兮引鬣以興兮嘶風以奮兮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搗
艾以騰兮溝穴其弗蹈兮盜賊其無攖兮神其貺我神其佑我
背鏡祭初次向神鈴誦神歌祈請辭

哲伊呀呼哲納爾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分納爾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爾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爾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爾感於神鈴兮來格納爾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二次搖神鈴誦神歌禱辭

納丹岱琿納爾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子爲某人之馬祭則呼某人生年今爲所乘馬敬祝者撫存以起兮引鬣以興兮
嘶風以奮兮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搗艾以騰兮溝穴其弗
蹈兮盜賊其無攖兮神其貺我神其佑我

三次向腰鈴誦神歌祈請辭

哲伊呀呼哲納爾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以恭延古伊雙寬肅將迎兮盡敬古伊雙寬祕以祀兮申虔古
伊雙寬乘羽葆兮陟於位古伊雙寬應鈴響兮降於壇古伊雙
寬

四次搖腰鈴誦神歌禱辭

額者惟神迓者斐孫犧牲既陳奔走臣鄰某年生小子爲某人之馬祭則呼某人生年今爲所乘馬敬祝者撫存以起兮引鬣以興兮嘶風
以奮兮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搗艾以騰兮溝穴其弗蹈兮
盜賊其無攖兮神其貺我神其佑我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四

十六

遼海 卷四

次日祭馬神儀注

次日爲收羣繁息於祭馬神室中祭朝祭
神預將鑲紅片金黃緞神幔用黃棉線繩繫其上懸掛西山牆上
南北所釘之二鐵環以淨紙二張各四折鏤錢四掛於神幔兩
端昇供

佛之槃金小亭連座奉安於神幔前東向啟亭門大炕上設紅漆大
低桌二桌上供香碟三醴酒三棗打糕撻條餠餅九盤炕沿下
供醴酒一樽樽前鋪紅氈設獻酒長低桌桌上列黃磁大碗二
一盛醴酒一空設司俎太監等預進包錫紅漆大桌二設於中
間屋內鍋旁西向分爲兩行擺列屆時司香點香司俎太監司
俎等進豬二於
祭室門外之右首皆北向奏三絃琵琶之司俎太監二司俎官

司俎四首領太監一以次進三絃琵琶在前次五人排列均向
上盤膝坐奏三絃琵琶鳴拍板其後司俎滿洲等屈一膝跪拊
掌司祝進於獻酒桌前跪司香舉臺瓊授司祝司祝接受獻酒
六次每一獻將所獻之酒注於空碗內復自盛醴酒碗內挹新
酒注於二瓊中以獻每一獻司俎等歌鄂囉羅六次獻畢以臺
瓊授於司香一叩頭與合掌致敬三絃琵琶拍板暫止司香及
司香婦人撤盛酒之二碗並獻酒之桌設司祝叩頭小低桌司
香舉神刀授司祝司祝執神刀進司俎等復奏三絃琵琶鳴拍
板拊掌司祝一叩頭與司俎等歌鄂囉羅司祝擊神刀禱祝三
次誦神歌一次擊神刀禱祝時司俎等復歌鄂囉羅誦神歌三
次如前儀如是九次畢司祝跪一叩頭與又禱祝三次以神刀
授於司香奏三絃琵琶鳴拍板人等起立避於旁司祝跪祝叩
頭與合掌致敬司香婦人撤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四

十七

遼海 卷四

佛

菩薩前供酒二瓊移亭座稍後闔其門二香碟擊出戶外供於

祭室簷下傍西山牆所設

亭內移神幔稍南

關帝神像前所供酒並香碟皆移正中酒罇以淨袱罩之奏三絃琵
琶鳴拍板人等進坐於原處司香婦人斂氈三折之鋪於近炕
原處司香舉臺瓊授於司祝司俎太監等昇一豬人門置炕沿
下首西向司俎滿洲一人屈一膝跪按其豬司俎官及司俎首
領太監內監等奏三絃琵琶鳴拍板拊掌司祝跪於炕沿下三
折紅氈上斜向西南舉臺瓊獻酒一次司俎等照前歌鄂囉羅
獻畢司祝致禱以二瓊酒合注一瓊中司俎滿洲執豬耳司祝
灌酒於豬耳內以臺瓊授司香一叩頭三絃琵琶拍板暫止司
俎滿洲執豬尾移轉豬首向東司俎太監等進前昇豬暫順放

於包錫大桌上司香舉臺瓊授司祝司祝接受臺瓊昇第二豬
入門獻酒灌酒如前儀以包錫大桌上二豬俱令首西向橫放
省之每桌前令司俎婦人二舉錫裏木槽盆接血司香婦人撤
去氈進紅漆長高桌設於西炕前以接血木槽盆列高桌上撤
去所供醴酒豬氣息後司俎等轉豬首順桌向南直放去其皮
按節解開煮於大鍋內頭蹄及尾俱不去皮惟燎毛燻淨亦煮
於大鍋內以臟腑置於錫裏木槽盆昇出院內整理潔淨昇進
以盛血木槽盆就地安置司俎滿洲一人進於高桌前屈一膝
跪灌血於腸亦煮鍋內司俎太監等置皮於盛皮木槽盆內撤
去包錫大桌二仍以嚙與蹄甲貯紅漆小木碟內置於炕上所
設之大低桌北首邊上俟肉熟時細切胙肉一碗設筋一雙供
於大低桌正中以二豬之肉分置二錫裏木槽盆內前後腿分
設四角胸膈向前尾樁向後肋列兩旁合湊畢置豬首於上復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四

十八

遼海 卷四

以臘貼連油整置於鼻柱上供於

神位前長高桌司香點香取拴馬鬃尾青綢條二百八十對置於大
低桌上司香婦人鋪紅氈一司香舉醴酒碗一司香舉空碗齊
進立又一司香舉臺瓊授司祝司祝進跪獻酒三次是獻也凡
獻酒換瓊注酒及司俎太監等奏三絃琵琶司俎等鳴拍板司
俎滿洲拊掌歌鄂囉羅三次俱如前儀三獻畢以臺瓊授於司
香一叩頭與合掌致敬復跪祝叩頭與取桌上拴馬鬃尾綢條
於香碟上薰禱授司俎官司俎官授上駟院侍衛等分給各殿
祭肉皆盛於盤內於桌前挨次擺列令上駟院大臣侍衛官員
牧長廄丁等進內食之食畢司俎太監等撤出皮骨皮油給上
駟院骨脂蹄甲並所掛淨紙司俎官送潔淨處化而投之於河
隨將神幔收捲其二香碟並

關帝神像前所供香碟一皆供於繪花紅漆抽屜桌之東邊其夕祭

神儀預將鑲紅片金青緞神幔繫於黑漆架上用黃色皮條穿大小鈴七枚繫樅木桿梢懸於架梁之西其黑漆神座供於神幔之東北炕上設紅漆大低桌一桌上供香碟五醴酒五瑤打糕一條餅餅九盤炕沿下供醴酒一罇司俎太監等設桌如朝祭儀屆時進紼置於常放之處司香點香司香婦人以司祝祝禱時所坐黑漆杌置

神位前司俎太監以鼓連架近杌安置司祝繫因緞裙束腰鈴執手鼓進於

神位前司俎太監二人進西向立一太監擊鼓一太監鳴拍板司祝先向

神位坐於杌上擊手鼓誦請神歌祈請擊鼓太監一手擊鼓一點以和手鼓司祝拱立初次向後盤旋跽步祝禱擊鼓太監雙手擊鼓三點以和手鼓司祝復盤旋跽步前進祝禱擊鼓太監雙手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四

十九 進海 禮齊

擊鼓五點以和手鼓司祝拱立初次誦請神歌擊鼓五點拍板三鳴以和之二次向後向前盤旋跽步祝禱惟擊鼓七點司祝拱立誦神歌以禱仍擊鼓五點拍板三鳴三次祝禱亦惟擊鼓十一點司祝拱立三次誦神歌以禱鼓擊四點末以雙槌交擊一次拍板仍三鳴以和之三次誦神歌禱畢司祝祝禱時惟擊鼓四點三鼓而止退司祝以手鼓授司香婦人釋因緞裙腰鈴司香婦人鋪紅氈司香婦人復設司祝叩頭小低桌司祝禱祝叩頭畢酒罇以淨袱幕之司香婦人斂氈三折之鋪於近炕沿處置醴酒一碗空瓊一於炕沿上司俎太監等昇緒入門置炕沿下首北向司俎滿洲一人屈一膝跪按其緒司祝跪於炕沿下三折紅氈上斜向東北從盛酒碗內挹酒注於瓊中舉捧禱祝司俎滿洲執豬耳司祝灌酒於豬耳內以瓊置炕沿一叩頭司俎滿洲執豬尾移轉豬首向南司俎太監等進前昇豬暫順

放於包錫大桌上司祝跪從盛酒碗內挹酒注於瓊中昇第二豬入門仍如前儀獻酒禱祝灌酒畢一叩頭與退置豬於包錫大桌上二豬俱令首西向省之每桌前令司俎婦人二舉錫裏木槽盆接血司香婦人撤去氈進紅漆長高桌設於北炕前以接血木槽盆列長高桌上撤去大低桌上所供之饌惟留一盤豬氣息後司俎等轉豬首順桌向南直放其去皮節解灌血腸煮肉以及撤出包錫大桌俱如朝祭儀惟瞻與蹄甲於竈內化之俟肉熟時細切胙肉五碗每碗設筋一雙供於炕上二大低桌之上以二豬之肉分置二錫裏木槽盆內如朝祭儀供於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四

二十 進海 禮齊

神位前長高桌司香點香取拴馬繫尾青綢條三十對置於大低桌上司香婦人鋪紅氈司祝進跪祝叩頭合掌致敬司香婦人收氈以司祝所坐之杌置夕祭常放處又設小桌小腰鈴列於桌上神鈴置於桌之東撤出香碟內火並鑪掩竈內火展背鑪藍布幙蔽之衆俱退出闔戶擊鼓太監移鼓於幙前近處司祝坐於杌上初次誦神歌向神鈴祈請時擊鼓四點又雙槌交擊一次拍板三鳴以和之次司祝執鈴桿振鈴誦神歌以禱擊鼓五點拍板三鳴以和之司祝置神鈴初次誦神歌向腰鈴祈請鼓擊四點又雙槌交擊一次拍板三鳴以和之司祝搖腰鈴誦神歌以禱鼓擊五點拍板三鳴以和腰鈴之聲禱畢鼓擊三點拍板一鳴而止捲起背鑪幙開戶移入鑪火撤祭肉取拴馬繫尾青綢條於香碟上蒸禱授於上駟院侍衛等分給各殿祭肉皮油及饌分給上駟院人等收捲神幔夕祭香碟五供於繪花黑漆抽屜桌之南邊

次日爲收羣繁息於祭馬神室中朝祭誦神歌禱祝辭

上天之子佛及菩薩大君先師三軍之神關聖帝君某年生小子呼某人之馬祭即今爲收羣繁息敬祝者撫存以起兮引靈

以興兮嘶風以奮兮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齧艾以騰兮如
萌芽之發育兮如根本之滋榮兮神其貺我神其佑我

朝祭灌酒於豬耳禱辭

上天之子三軍之帥闡聖帝君某年生小子為某人之馬祭則呼某人生年

今為牧羣繁息敬獻黍稷嘉悅以享兮

朝祭供肉祝辭

上天之子三軍之帥闡聖帝君某年生小子為某人之馬祭則呼某人生年

今為牧羣繁息敬祝者撫存以起兮引蠶以興兮嘶風以奮兮

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齧艾以騰兮如萌芽之發育兮如根

本之滋榮兮神其貺我神其佑我

夕祭坐於机上誦神歌祈請辭

自天而降阿暉年錫之神與日分精年錫之神年錫惟靈安春

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納丹岱琿爾琿爾軒初恩都哩僧因拜滿

欽定滿洲祭神歌天典禮 卷四 二十二 遼海 聖書

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諾延某年生小子為某人之馬祭則呼某人生年

今為牧羣繁息敬祝者撫存以起兮引蠶以興兮嘶

風以奮兮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齧艾以騰兮如萌芽之發

育兮如根本之滋榮兮神其貺我神其佑我

初次誦神歌禱辭

納丹岱琿爾琿爾軒初某年生小子為某人之馬祭則呼某人生年

今為牧羣繁息敬祝者撫存以起兮引蠶以興兮嘶風以奮兮嘯霧以

行兮食草以壯兮齧艾以騰兮如萌芽之發育兮如根本之滋

榮兮神其貺我神其佑我

二次誦神歌禱辭

恩都哩僧固恩都哩某年生小子為某人之馬祭則呼某人生年

今為牧羣繁息敬祝者撫存以起兮引蠶以興兮嘶風以奮兮嘯霧以

行兮食草以壯兮齧艾以騰兮如萌芽之發育兮如根本之

滋榮兮神其貺我神其佑我

滋榮兮神其貺我神其佑我

末次誦神歌禱辭

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諾延某年生小子為某人之馬祭則呼某人生年

今為牧羣繁息敬祝者撫存以起兮引蠶以興

兮嘶風以奮兮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齧艾以騰兮如萌芽

之發育兮如根本之滋榮兮神其貺我神其佑我

誦神歌禱祝後跪祝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納丹岱琿爾

琿爾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諾延某年生小子為某人之馬祭則呼某人生年

今為牧羣繁息敬祝者撫

存以起兮引蠶以興兮嘶風以奮兮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

齧艾以騰兮如萌芽之發育兮如根本之滋榮兮神其貺我神

其佑我

欽定滿洲祭神歌天典禮 卷四 二十二 遼海 聖書

夕祭灌酒於豬耳禱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納丹岱琿爾

琿爾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諾延某年生小子為某人之馬祭則呼某人生年

今為牧羣繁息敬獻黍稷嘉悅以享兮

夕祭供肉祝辭

上天之子年錫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納丹岱琿爾

琿爾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

諾延某年生小子為某人之馬祭則呼某人生年

今為牧羣繁息敬祝者撫

存以起兮引蠶以興兮嘶風以奮兮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

齧艾以騰兮如萌芽之發育兮如根本之滋榮兮神其貺我神

其佑我

背燈祭初次向神鈴誦神歌祈請辭

哲伊呼呼哲納爾琿掩戶牖以迓神兮納爾琿息飢餓以迓神
兮納爾琿肅將迎兮侑座以俟納爾琿祕以祀兮几筵具陳納
爾琿納丹岱琿肅然降兮納爾琿卓爾歡鍾依惠然臨兮納爾
琿感於神鈴兮來格納爾琿莅於神鈴兮來歆納爾琿

二次搖鈴誦神歌禱辭

納爾岱琿納爾琿軒初卓爾歡鍾依珠噲珠克特亨某年生小
子爲某人之本生年今爲牧羣繁息敬祝者撫脊以起兮引鬣
以興兮嘶風以奮兮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齧艾以騰兮如
萌芽之發育兮如根本之滋榮兮神其貺我神其佑我

三次向腰鈴誦神歌祈請辭

哲伊呼呼哲古伊雙寬列几筵兮以敬迓古伊雙寬潔粢盛兮
以恭延古伊雙寬肅將迎兮盡敬古伊雙寬祕以祀兮申虔古
伊雙寬乘羽葆兮陟於位古伊雙寬應鈴響兮降於壇古伊雙

寬

四次搖腰鈴誦神歌禱辭

籲者惟神迓者斐孫犧牲既陳奔走臣鄰某年生小子爲某人之本生年今爲牧羣繁息敬祝者撫脊以起兮引鬣以興兮嘶
風以奮兮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齧艾以騰兮如萌芽之發
育兮如根本之滋榮兮神其貺我神其佑我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五

祭神祭天供獻器用數目

堂子陳設供器類

饗殿內鑲紅片金黃緞神幔一

銅香碟三

黃漆大低桌二

盛七里香鑲嵌螺鈿漆匣一

盛器皿黑漆燈櫃一

掛拍板紅漆木架二

黃紗幕燈四

紅紙幕燈三十二

亭式殿內供楠木高案一

銅香爐一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遼海叢書

案下設掛紙錢杉木柱一

黃紗幕燈四

亭式殿前中間設立神杆石一

兩邊設王貝勒貝子入八分公等立神杆石各一

尚錫神亭內供楠木高案一

銅香爐一

案下設掛淨紙杉木柱一

祭神所用器皿類

饗殿內獻酒楠木低桌一

盛酒大藍花磁碗二

盛酒紅花磁缸二

浴

佛黃磁大浴池一

盛酒大黃磁碗二

鐵神刀一

三絃一連黃三梭布套

琵琶一連黃三梭布套

花梨木拍板十

亭式殿內獻酒楠木低桌一

盛酒大藍花磁碗二

盛酒暗龍豆綠磁缸二

尚錫神亭內盛酒大藍花磁碗一

饗殿內鋪地涼席八方

鋪甬路涼席十六方

黃緞拜褥二

盛拜硃漆箱一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遼海叢書

甬路中路鋪綵毯十八方

供獻物品類

每月初一日

堂子供饌酒俱照

坤寧宮所供饌酒供獻外

四月初八日浴

佛供殿葉餽餽醴酒

祭馬神正日供打醴醴酒

春秋二季立杆大祭索繩上掛黃綠白三色高麗紙錢各二十

七張

亭式殿內掛黃綠白三色高麗紙錢各二十七張

掛紙錢用三色棉線各五錢

正月初三日每月初一日四月初八日每逢祭馬神正日

亭式殿內掛紙錢各二十七張

掛紙錢用三色棉線各五錢

每月初一日

尙錫神亭內掛淨紙各二十七張不鏤錢文用整高麗紙

必用之項

正月初一日

亭式殿內點燈用五兩重黃蠟燭三枝

春秋二季大祭用索繩各三條

索繩上夾九色綢條每色各九尺

楠木神杆木頂各一分

松木神杆各一

神杆上懸長二丈柒黃色高麗布神旛各一

捻索繩棉線三舢八兩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三

遼海叢書

春秋二季染索繩紙錢高麗布神旛用紫花各五舢

槐子各五舢

礬各一舢

五兩重黃蠟燭各七枝

浴

佛用紅蜜八兩

棉八兩

五兩重黃蠟燭七枝

十二月二十六日恭請

神位供於

堂子正月初二日由

堂子請

神位進

宮點燈籠用五兩重黃蠟燭各四枝

坤寧宮陳設供器類

供朝祭

神繪花紅漆抽屜桌

供

佛髹金小亭一

座一

鋪黃青紅三色蟒褥三

髹金小亭一連座

鋪黃青紅三色蟒褥三

恭貯

菩薩像黃漆木筒一

恭貯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四

遼海叢書

關帝神像紅漆木筒一

神位前遮蔽黃綢袱一方

包裹

佛亭

菩薩像

關帝神像木筒黃緞袱四方

請

神位用大高麗紙四張

雕龍頭髹金紅漆三角架一對

鑲紅片金黃緞神幔一

穿繫神幔黃棉線繩一

盛索繩高麗布囊一

繫練麻神箭一枝連黃綢套

供夕祭

神繪花黑漆抽屜桌一

恭貯

神位紅漆匣一

黑漆架一

鑲紅片金青緞神幔一

繫神幔黃棉線繩一條

供

蒙古神有靠黑漆座一連紅片金褥

黑貂褥一不鋪設置於匣內

包裹夕祭

神位黃紡線袱四方

大小鈴七枚穿黃色皮條連樺木桿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五 遼海遺書

小鐵腰鈴一分

背鏡青表裏夾綢幙二連黃絲繩鐵環

置放腰鈴有靠黑漆小机一

盛銀器花梨木雕龍大櫃二

小櫃十二

朝祭夕祭鑲花鍍金銀香碟八

西禮設供

佛

菩薩大亭一連黃片金褥

楠木祭天神杆一連楠木圓斗

立神杆楠木倚柱一

立神杆石一

樹柳枝石一

盛七里香鑲嵌螺鈿漆匣

祭神所用器皿類

佛饗酒紅漆大低桌四

供肉紅漆長高桌一

獻酒紅漆長低桌一

司祝叩頭紅漆小低桌一

省豬包錫紅漆大高桌二

供肉銀裏楠木大槽盆二

盛血銀裏楠木小槽盆二

獻神擺列緞正紅漆低桌一

獻神盛金銀綵繪畫金龍紅漆木碟一

三絃一連黃三棧布套

琵琶一連黃三棧布套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六 遼海遺書

繫三絃琵琶套絲各一條

花梨木拍板十一

鐵神刀一

點香銀筋一雙

司祝祝禱時所坐黑漆杌一

點香銀瓦壚一

點香銀匙一

司祝所繫大腰鈴一分

閃緞裙一

鐵箍鼓一連紅漆架鼓槌

手鼓一連包獺皮鼓槌

備用手鼓一連槌

包裹手鼓與裙藍三棧布袱一方

供饌銀盤十一

獻酒銀臺二

供酒銀瓊十一

供獻果品銀碟二十

盛酒銀壺一

供胙肉銀碗五

烏木筋五雙

灌血腸銀溜子一

盛饌中等銀盤十三

盛淨水磁缸二連架蓋

打饌石一

打饌木榔頭十

分肉銅盤六十一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七

遼海叢書

灌血腸銅勺一

添湯銅海一

挹水紅銅勺一

盛蜜紅銅壺一

盛清酒藍花磁罇一

煮肉接口廣鍋二

包錫蓋二

蒸饌廣鍋一

盛胙肉錫鈴子二

遮蔽神幔黃粗布袱二

遮蔽炕沿裏柱子黃三梭布袱四

遮蔽整理腸臟木槽盆白粗布袱二

遮蔽盛麵有柄木槽盆三梭布袱九

遮蔽盛撻條餽餽方盤三梭布袱十五

遮蔽盛肉大盤白三梭布袱六

遮蔽盛饌方盤三梭布袱三

遮蔽設祭肉大桌黃粗布袱一

遮蔽整理腸臟熱水三梭布袱六

鋪地油厚高麗紙三張

遮蔽盛肉木槽盆油三梭布袱二

鋪地油三梭布袱一

遮蔽饌油紡絲袱八

遮蔽肉湯油三梭布袱三

擻酒罇黃漆架二

紅漆竹槓九

洗米盛麪擻肉大小有柄水槽盆八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八

遼海叢書

盛撻條餽餽方盤二十

大小木槽盆二十

遮蔽隔扇黃粗布袱二

包淨紙索繩黃三梭布袱四

遮蔽盛饌食盒畫龍黃三梭布袱二

灑酒與湯高麗布小方七十二塊

挹湯亮鐵勺二

挹水鐵勺四

整理腸臟錫裏杉木槽盆四

盛酒藍花磁罇四

盛饌黃漆食盒五

叩頭所鋪黃花紅氈二方

黃緞圍頂八人輿二

鋪與黃紅蟒褥二

黃鈴鼐帽黃緞駕衣帶四十八分

黃緞衣帶四分

引杖四對連黃綢套

遮蓋紅氈紅漆架一

備用架一

紅氈一方

遮蔽供小肉稗米飯銀碗錫蓋四

銀匙二

銀三鑲烏木筯二雙

祭天紅漆高桌一

切肉絲花梨木方盤桌一

紅漆大方盤二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九 遼海遺書

切肉絲案板十

煮祭天肉紅銅鍋一連紅銅蓋

大銅海一

擡銅海鈎四連繩

擡鍋鈎四連木柄

遮蔽雨雪油紙大轍二

鐵燈二

祭天遮蔽桌張白三梭布袱二

遮蔽方盤白三梭布袱三

遮蔽祭天肉腸臟白三梭布袱四

求福紅漆大高桌一

大藍花磁碗二

黃磁琖九

揩抹地白粗布三十方

抹布一丈六尺

供獻物品類

正月初三日供饊子

三月初九月初一日供打糕搓條餠餠

四月初八日五月初一日供穀葉餠餠

六月初一日供蘇葉餠餠

七月初一日供淋漿餠

八月初一日供煤餠子

常日俱供瀝餠

求福供打糕煤餠豆擦餠水餠子鯉魚稗米飯醴酒

三月初一日九月初一日供清酒

每月初一日供醴酒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十 遼海遺書

常日供淨水

正月初三日每月初一日供時鮮果品

祭天供稗米飯並瀝米

立杆大祭次日祭天並祭馬神俱用大豬外

每日祭神每月祭天用中等豬

每日祭神神幔上掛連四淨紙二張

供七里香八碟

每次祭天於神杆上夾淨紙一張

造做類

正月供饊子以紅白稷米各磨麪搓爲細條繞挽做成以蘇油

煤熟盛於盤內供獻

三月春季立杆大祭供打糕搓條餠餠以稷米蒸飯置於石用

木榔頭打爛又以炒黃豆磨麪攪合拉成長條另於苡麥麪內

接以稷米麴攪合搓微長條繞挽燂以蘇油與打糕相間層疊擺列朝祭則疊以九層糕之上以做搓條餠之麴做成鹿與松塔列於其上盛於盤內供獻夕祭則疊以五層以炒豆麴各一撮置於其上盛於盤內供獻

五月供穀葉餠以稷米爲麴以小豆爲餠用穀葉包裹蒸之盛於盤內供獻

六月供蘇葉餠以稷米爲麴以小豆爲餠用蘇葉包裹蒸之盛於盤內供獻

七月供淋漿餠以蒸稷米爲麴入水攪勻盛於布袋內用布袱鋪於蒸籠篋置於其上澄汁下鋪鈴鐺麥外以氈裹蒸熟方切四角分爲十分盛於盤內供獻

八月供餛飩子以稷米蒸飯置於石上以木榔頭打之以小豆爲餛飩形式微長用蘇油燂熟盛於盤內供獻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十一

遼海遺書

九月秋季立杆大祭供杆糕搓條餠一切造做悉如三月儀惟不用炒豆麴仍以蘇油合做糕上置小豆各一撮

常月俱供漚糕以稷米麴層層撒於蒸籠之上下鋪小豆上漚小豆蒸熟方切四角分爲十分盛於盤內供獻又名蒸糕

四月初八日供穀葉餠成造如五月穀葉餠法求福供打糕仍以木榔頭打做糕入炒豆麴層層擺列水餛飩子亦如打糕

法豆擦糕則以稷米爲麴做爲水餛飩子黏以小豆蒸之燂亦用稷米爲麴做爲水餛飩子以蘇油燂之碗內所盛之水餛飩子則

以稷米爲麴做爲小水餛飩子燂熟以水研小豆爲末拌以供獻每歲春秋二季立杆大祭釀所用清酒於四十日前在

坤寧宮內西炕前安置釀清酒有瞻眼缸之架下放錫接盤接盤下放木板一塊接盤上設缸先將稷米淘洗不留些微渣滓

純如淨水後蒸爲飯晾涼入於缸內另將麴研爲細末以玉泉

水沸湯攪勻俟稍溫盛於籠屉上所淋酒水亦傾入缸內以拐木攪勻缸之上以有隔眼紅銅絲蓋蓋之其上以布袱遮蔽之若遇天寒以氈遮蔽之自釀酒之日起以神刀壓置缸上十日後仍如前法添入涼稷米飯麴木用拐木攪勻以布袱遮蔽之又過十日不入酒水以蒸稷米熟飯入於缸內仍用拐木攪勻以布袱遮蔽之得酒後以玉泉水滿貯於缸仍用長拐木攪勻次日榨之榨酒將畢稍流酒根復添入玉泉水攪勻二次榨之榨畢出糟粕於缸付之神廚另將稷米磨爲細末攪入糟粕內蒸之各爲塊或裹以穀草或裹以稻草遮以氈塊俟發二十一日成麴後穿其中爲眼以繩貫之掛於甕前每日燒柴百觔燂麴以得其色每月祭神所用醴酒於神廚內釀之預於三日前蒸稷米爲飯攪以麴水即貯於罇內亦以小拐木攪勻以布袱遮蔽之若遇冬令置於煖處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十二

遼海遺書

成造所用器皿類

蒸稷米飯整木剝做接口籠屉二

蒸糕托蒸籠子般木撐六

蒸稷米飯添水溜子二

遮蔽籠屉白布套三

遮蔽汲泉水桶黃三梭布袱三

遮蔽盛水淨桶白粗布袱十二

遮蔽稷米麴白三梭布袱二

鋪籠屉白三梭布袱十二

盛稷米白粗布夾袋二十

做淋漿糕水高麗布夾袋四

做淋漿糕遮蔽籠屉蓋油三梭布袱一

做淋漿糕遮蔽籠屉白氈一

遮蔽做淋漿氈之麪白硬紗袱三

紗節羅底十二

遮蔽淋漿氈高麗布袱六

遮蔽酒麪黑氈一

盛稷米缸九

收貯器皿黑漆豎櫃二

盛淨水紅漆杉木桶二十

鐵箍杉木水桶二連扁擔

盛肉絲鐵漏勺一

蒸饅鐵鏟二

擦頭蹄鐵叉五

鈎肉鐵鈎四

遮蔽竈內火鐵門三分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十三

遼海遺書

盛骨用包豬皮安鐵箍柱筒二

釀清酒有腓眼大缸一連架

遮蔽缸有隔眼紅銅絲蓋一

安放酒缸松木板一

接釀酒缸錫接盤一

做蒸甕用秫秸六十束

做蒸甕用線麻半舁

做遮麪水甕用稻草八十捆

盛肉鐵漏筴籬四

烙鐵一

烙鐵板二

剪子五

碓房內安設碾子二

拐磨子一

木碓一分

金斗一

板斗一

磨一

梘一

汲泉水桶十二

整理肉松木桌二

蒸饅用榿木鏟二

做搓條饅饅松木低桌二十

盛細條棉線紅漆盒四

盛麪大笊籬四

柳斗四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十四

遼海遺書

大小柳條筐七

篋箕八

瓢四

打饅石一

大小柳罐八連繩

笊筲六

蒸稷米飯廣鍋二

炒豆廣鍋二

必用之項

正月初三日供饅子祭祀做饅子用白稷米四金斗

紅稷米四金斗

釀醴酒用稷米一金斗五升

取燂饅子油蘇子七金斗

煮肉蒸饊醴酒用柴一千三百觔

煮肉盛盤整理腸臟用鹽五觔

時鮮果品十八碟

中等豬四

二月初一日供瀝饊祭祀做瀝饊用紅稷米四金斗

醴酒用稷米一金斗五升

白豇豆一板斗二升

煮肉蒸饊醴酒用柴一千三百觔

煮肉盛盤整理腸臟用白鹽五觔

時鮮果品十八碟

中等豬四

三月初一日供打饊大祭做打饊用紅稷米金斗四石

釀清酒用稷米金斗一石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十五 遼海 禮書

做搓條饊饍用稷米金斗一石六斗

收麥金斗二石

取燂搓條饊饍油蘇子金斗二石

黃豆四金斗

造麴用稗子米金斗一石

煮肉蒸饊醴酒炒豆燂搓條饊饍用柴五千觔

煮肉盛盤整理腸臟用白鹽五觔

蒸稷米飯用五兩重黃蠟燭九枝

一兩五錢重黃蠟燭八枝

黃土二十筐

時鮮果品十八碟

大豬五

四月初一日供瀝饊祭祀做瀝饊用紅稷米四金斗

釀醴酒用稷米一金斗五升

白豇豆一板斗二升

煮肉蒸饊醴酒用柴一千二百觔

煮肉盛盤整理腸臟用白鹽五觔

時鮮果品十八碟

中等豬四

五月初一日供穀葉饊饍祭祀做穀葉饊饍用紅稷米四金斗

醴酒用稷米一金斗五升

白豇豆一板斗二升

穀葉一萬片

蘇油十觔

煮肉蒸饊醴酒用柴一千二百觔

煮肉盛盤整理腸臟用白鹽五觔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十六 遼海 禮書

時鮮果品十八碟

中等豬四

六月初一日供蘇葉饊饍祭祀做蘇葉饊饍用紅稷米四金斗

釀醴酒用稷米一金斗

白豇豆一板斗二升

蘇葉一萬片

蘇油一觔

煮肉蒸饊醴酒用柴一千二百觔

煮肉盛盤整理腸臟用白鹽五觔

時鮮果品十八碟

中等豬四

七月初一日供淋漿饊饍祭祀做淋漿饊饍用糜子米七金斗

鈴鐺麥五金斗

釀醴酒用粳米一金斗五升

煮肉蒸淋漿醴釀醴酒用柴一千四百觔

煮肉盛盤整理腸臟用白鹽五觔

時鮮果品十八碟

中等豬四

八月初一日供煤餃子祭祀做煤餃子用紅粳米八金斗

釀醴酒用粳米一金斗五升

白豇豆一板斗二升

取煤餃子油用蘇子八金斗

煮肉煤餃子釀醴酒用柴一千四百觔

煮肉盛盤整理腸臟用白鹽五觔

時鮮果品十八碟

中等豬四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十七 遼海遺書

九月初一日供打糕大祭做打糕用紅粳米金斗四石

釀清酒用粳米金斗一石

做搓條餚餚用粳米金斗一石六斗

苡麥金斗一石

取煤搓條餚餚油用蘇子金斗一石

小豆四金斗

造麴用稗米金斗一石

煮肉蒸糕釀清酒煤搓條餚餚用柴五千觔

煮肉盛盤整理腸臟用白鹽五觔

蒸粳米飯用五兩重黃蠟燭九枝

一兩五錢重黃蠟燭八枝

黃土二十筐

時鮮果品十八碟

大豬五

十月初一日供瀧糕祭祀做瀧糕用紅粳米四金斗

釀醴酒用粳米一金斗五升

白豇豆一板斗二升

煮肉蒸糕釀醴酒用柴一千二百觔

煮肉盛盤整理腸臟用白鹽五觔

時鮮果品十八碟

中等豬四

十一月初一日供瀧糕祭祀做瀧糕用紅粳米四金斗

釀醴酒用粳米一金斗五升

白豇豆一板斗二升

煮肉蒸糕釀醴酒用柴一千二百觔

煮肉盛盤整理腸臟用白鹽五觔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十八 遼海遺書

時鮮果品十八碟

中等豬四

十二月初一日供瀧糕祭祀做瀧糕用紅粳米四金斗

釀醴酒用粳米一金斗五升

白豇豆一板斗二升

煮肉蒸糕釀醴酒用柴一千二百觔

煮肉盛盤整理腸臟用白鹽五觔

時鮮果品十八碟

中等豬四

祭天用豬一

稗米板斗一升

白鹽五觔

煮肉與飯用柴三百五十觔

整白連四淨紙一張

求福祭祀做饅用紅稷米七金斗

取油用蘇子六金斗

黃豆一板斗

白小豆一板斗

稗米板斗一升

小米板斗五升

一觔八兩重鯉二尾

練麻四兩

高醬八兩

做索繩用黃綠二色棉線一觔八兩

索繩上所夾綢條用九色綢每色各三尺

做囊用高麗布一丈二尺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十九

遼海遺書

包裹柳枝用黃粗布袱二各長一丈寬五幅

柳樹一株

做饅釀酒燂饅煉油蒸魚煮稗米飯蒸豆餅子炒豆洗器皿

用柴一千五百觔

四月初八日浴

佛祭祀做穀葉饌饌用紅稷米四金斗

白豇豆一板斗二升

釀醴酒用稷米一金斗五升

蘇油十觔

穀葉一千片

蒸饅釀酒用柴二百觔

常日做所供饅饌用紅稷米四金斗

小米一升二合

白豇豆一板斗

黃豆六合

煮肉蒸饅用柴一千一百觔

煮肉盛盤整理腸臟用白鹽五觔

中等豬四

祭馬神室內陳設供器類

紅漆繪花抽屜桌一

供

佛小亭一連座

鋪黃青紅三色蟒褥三

鑲紅片金黃緞神幔一

繫神幔黃棉線繩一條

廊下西首安設紅漆大亭一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二十

遼海遺書

供夕祭

神黑漆繪花抽屜桌一

黑漆架一

鑲紅片金青緞神幔一

繫神幔黃棉線繩一條

供

蒙古神有靠黑漆座一連紅片金椅

大小鈴七枚穿黃色皮條連樺木桿

小鐙腰鈴一分

背鐙藍布幘二

安放腰鈴有靠黑漆小机一

銅香碟八

祭祀所用器皿類

供饌紅漆大低桌四

供肉紅漆長高桌一

獻酒紅漆長低桌一

司祝叩頭紅漆小低桌一

省豬紅漆包錫高桌二

供肉錫裏大木槽盆二

接血錫裏小木槽盆二

三絃一連黃三梭布套

琵琶一連黃三梭布套

拍板五

鑲神刀一

司祝祝禱時所坐黑漆杌

點香銅瓦壺一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二十一

遼海遺書

銅匙一

銅筋一雙

司祝所繫大腰鈴一分

閃緞裙一

鐵箍鼓一連紅漆架鼓槌

手鼓一連包獺皮鼓槌

供饌大藍花磁盤九

供酒藍花磁碗五

供肉藍花磁碗五

烏木筋五雙

盛肉銅盤五十

盛水缸二

打饌石一

煮肉大鍋一

煮饌大鍋一

案板四

司祝叩頭紅氈一方

供獻物品類

打饌各九盤

醴酒各二樽

大豬各四

七里香各八碟

神幔懸掛鑲錢文連四淨紙各二張

縛馬繫尾三色綢條各一千七百六十對

必用之項

蒸稷米飯紅稷米金斗一石五斗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五

二十二

遼海遺書

醴酒用稷米二金斗

做搓條餠餅用稷米七金斗

苡麥八金斗

黃豆一金斗

取煤搓條餠餅油用蘇子金斗一石

煮肉蒸稷米飯煤搓條餠餅炒豆醴酒用柴三千二百觔

一兩五錢重黃蠟燭十枝

煮肉整理腸臟用白鹽十觔

蒸稷米飯用黃土十二筐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五

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勘誤表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職名	一	一五	五加	功	
職名	二	八	一庫	廣	
一	九	二	一八以	已	
一	九	一〇	六淮	准	
一	一〇	一八	九首	面	
一	一〇	一八	二六俎	祝	
一	一九	一六	一七	牆下脫繪字	
一	二二	一	二享	享	
一	二四	一三	六頭	頸	
二	一	一八	五前	上	
二	五	五	一〇後	復	
二	一〇	九	七	領下脫由字	
二	一一	一八	二二供	獻	
二	一四	八	一〇軍	君	
三	二	一三	一六共	恭	
三	四	五	五前	衍文	
三	七	八	一三	某下脫年字	
三	一二	二二	一五授	受	
三	一六	二六	六南	兩	
三	二一	一八	一〇軍	君	
三	二四	四	八靈	鈴	
四	一一	一九	二三常	長	
四	一二	二六	二三錫	三在第十	

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勘誤表

遼海遺書

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勘誤表

遼海遺書

四	一三	二二	四乘	在第五字所下
四	一六	一七	二五	牆下脫梁字
四	一七	二〇	一原	沿
奏摺	三	一〇	七	林下脫院字
五	二	一三	二	拜下脫褥字
五	二	一四	四路	間
五	四	四	八	桌下脫一字
五	六	一	一〇	匣下脫一字
五	六	三	一佛	供
五	八	一九	一灑	漉
五	一〇	一七	一七外	衍文
五	一二	四	一二麪	麪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六

祭神祭天供獻陳設器用形式圖

目次

堂子圖

一 饗殿 北面 二 亭式殿 中部 三 安線索架 式圖與亭 四

神杆 亭式殿 五 立神杆架 神杆 六 尙錫神亭 式圖與亭 七 收

貯所掛神幡紙錢室 右 八 以財物獻神祭祀室 左 方

堂子饗殿

堂子饗殿內陳設供器

堂子亭式殿

堂子亭式殿內陳設供器

尙錫神亭

尙錫神亭內陳設供器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六 目次

一 遼海 遼海

立杆大祭浴佛祭祀所用鑲紅片金黃緞神幔 高六尺三寸 六上

饗殿內點香銅香碟 長五寸三分 寬三寸 六下

祭神供香碟饗黃漆大低桌 長五尺三寸 寬四尺二寸 七上

安放供金佛亭紅漆座 高一尺四寸 七下

饗殿內陳設黃沙磨盤 高一尺二寸 八上

盛七里香黃漆匣 長一尺二寸 寬七寸 八下

朝祭司祝祝禱所用神刀 長二尺三寸 寬六分 九上

祭堂子司祝獻酒持神刀誦神歌祝禱所鳴拍板 長一尺二寸 九下

祭堂子司祝獻酒持神刀誦神歌祝禱所奏三絃 長三尺 十上

祭堂子司祝獻酒持神刀誦神歌祝禱所奏琵琶 長三尺 十下

供酒銀錢 口徑三寸 十一上

供饌銀盤 口徑一尺一寸 十一下

盛酒大藍花磁盤 口徑一尺二寸 七上

盛酒紅花磁盤 口徑一尺二寸 七下

盛器皿黑漆立櫃 長六尺五寸 寬二尺四寸 七上

盛拜褥紅漆箱 長二尺六寸 寬四尺 七下

掛拍板紅漆木架 長八尺 八上

立杆大祭日立神杆之石 長三尺八寸 八下

獻酒楠木低桌 長二尺八寸 寬一尺 九上

亭式殿內供香饌饗酒楠木高桌 長二尺六寸 寬一尺六寸 九下

甬路上擺列紅紙蠟燭 長一尺六寸 六上

亭式殿內供酒銀錢 口徑三寸 七上

亭式殿內供饌銀盤 口徑一尺一寸 七下

盛酒暗龍豆綠磁缸 口徑一尺二寸 八上

盛酒大藍花磁盤 口徑一尺一寸 八下

獻酒楠木低桌 長二尺八寸 寬一尺 九上

尙錫神亭內供香饌饗酒楠木高案 長四尺七寸 寬三尺二寸 九下

掛淨紙杉木柱 長二尺七寸 圓 桌下之中立柱 九下

尙錫神亭內點香銅香爐 長九寸 寬七寸 十上

尙錫神亭內供酒銀錢 口徑三寸 十下

尙錫神亭內供饌銀盤 口徑一尺一寸 十一上

盛酒大藍花磁盤 口徑一尺一寸 十一下

坤寧宮陳設供朝祭神紅漆繪花抽屜桌 長三尺七寸 寬二尺 十二上

供佛祭金小亭 長一尺九寸 十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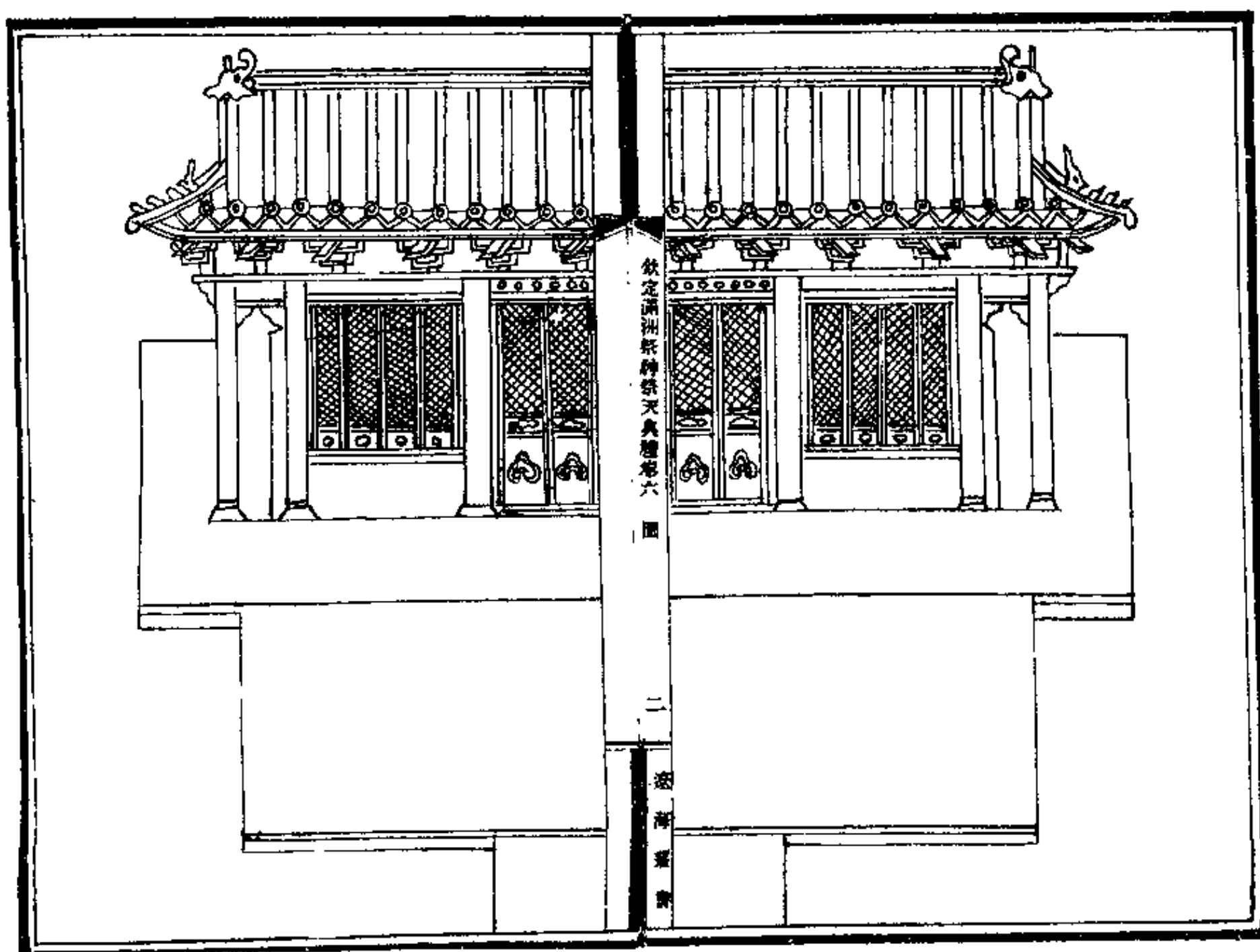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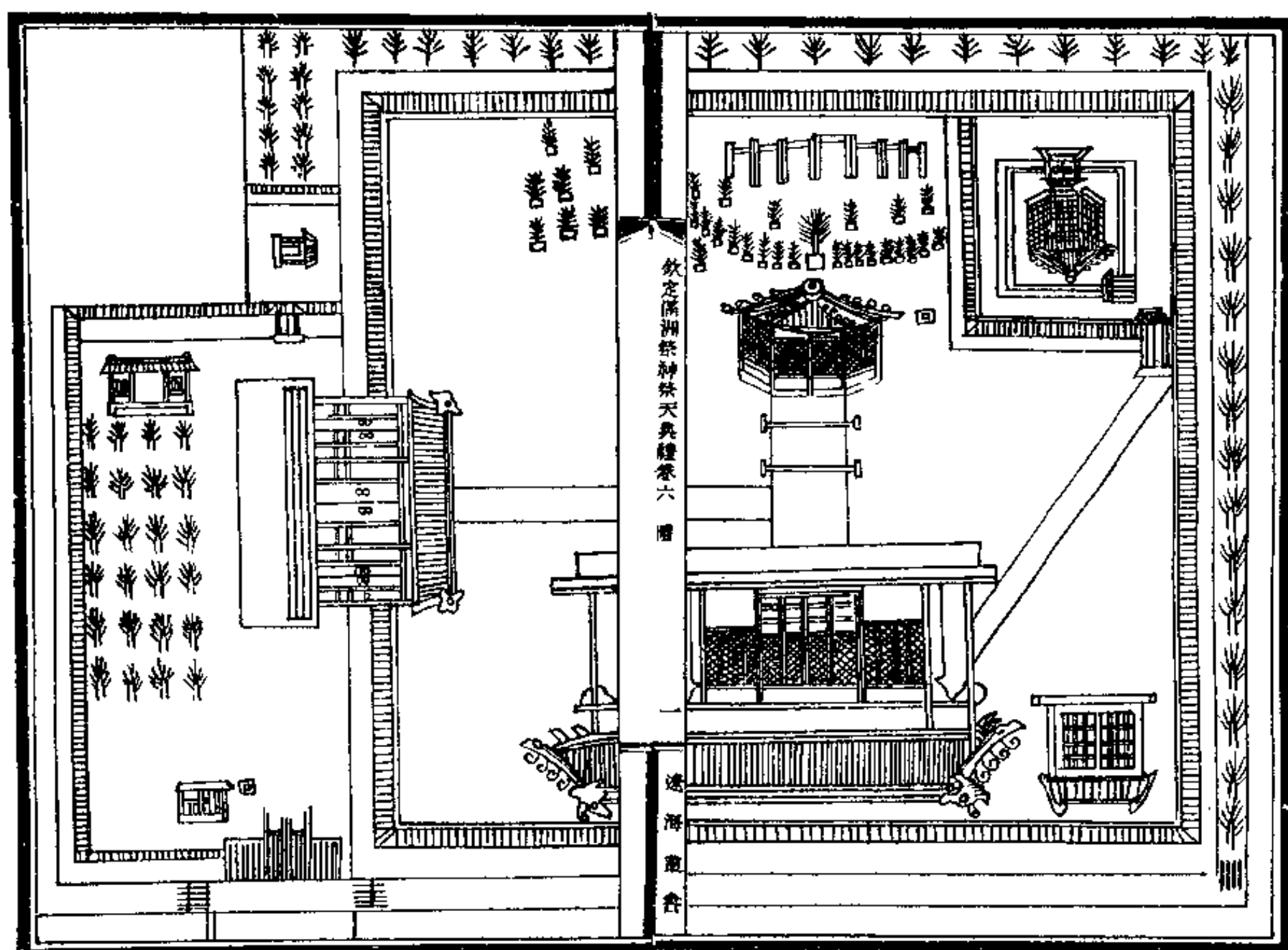
座 長一尺七寸 十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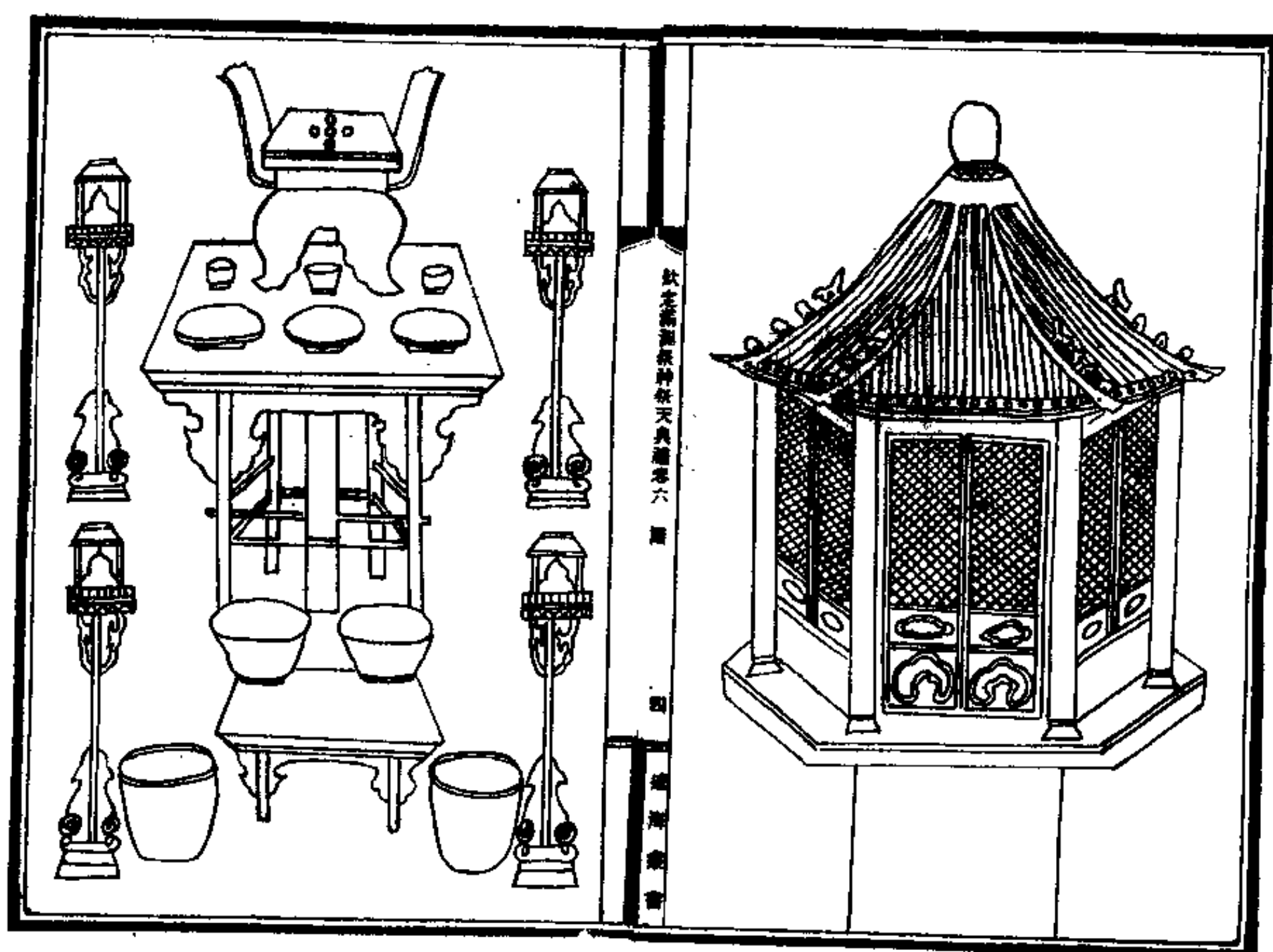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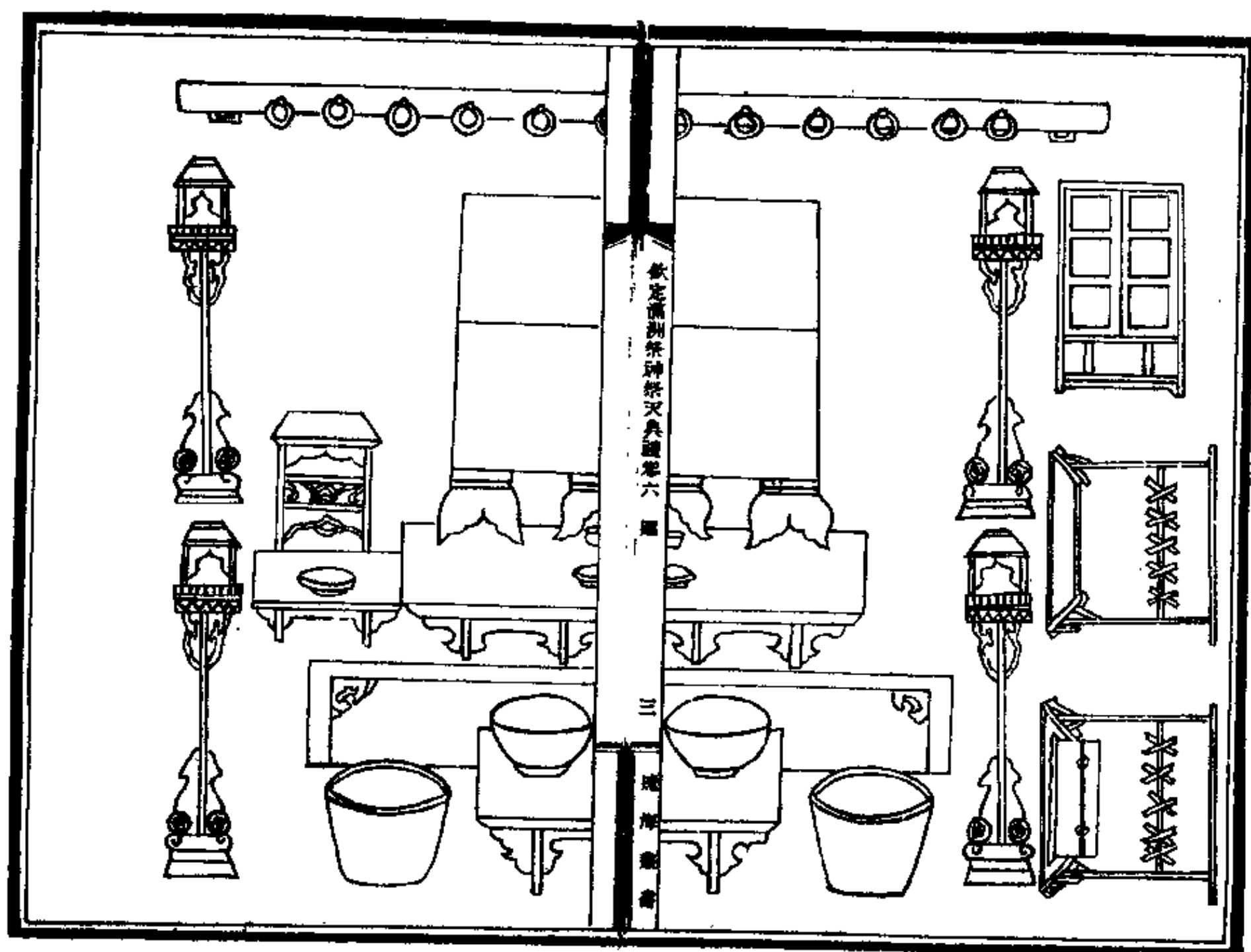
元且恭請神位供於堂子後原位供此亭凡王公家所供俱照此		亭之式	亭座共高三尺二寸	二二三上
恭貯菩薩像黃漆木筒	高三尺二寸	八分	蓋高三尺二寸	二二三下
恭貯關帝神像紅漆木筒	高三尺二寸	八分	蓋高三尺二寸	二三四上
朝祭所用鑲紅片金黃緞神幔	高三尺二寸	八分	蓋高三尺二寸	二三四下
掛朝祭神幔雕龍頭金紅漆三角架	高三尺二寸	八分	蓋高三尺二寸	二五五上
掛朝祭神幔雕龍頭金紅漆三角架	高三尺二寸	八分	蓋高三尺二寸	二五五下
盛索繩高麗布袋	長二尺四寸	寬一尺四寸		二六六上
求福所用繫練麻神箭	長二尺九寸	寬二寸五分		二六六下
供夕祭神黑漆繪花仙履桌	長三尺七寸	寬三尺七寸		二七七上
掛夕祭神幔所用黑漆架	高三尺七寸	寬三尺七寸		二七七下
供夕祭神所用鑲紅片金青緞神幔	高三尺七寸	寬三尺七寸		二八八上
供蒙古神連靠黑漆座	長二尺二寸	寬一尺八寸		二八八下
司祝背鏡時所用樺木桿上黃皮條拴大小鈴七枚		長三尺六寸	闊七寸	二九上
司祝背鏡時所用小鐵腰鈴		長五寸五分	寬二寸五分	二九下
背鏡時遮蔽鏡火青表裏夾綢緞連黃絲繩鐵環		長一丈二尺	寬一丈二尺	三
安放神鈴腰鈴連靠黑漆小杌		長二尺五寸	寬一尺八寸	三一上
點香鑲花鍍金銀香碟		長七寸	寬四寸	三一上
坤寧宮西楹供佛菩薩大亭		長六尺九寸	寬六尺九寸	三一上
楠木神杆連楠木圓斗立神杆楠木夾柱立神杆之石		神杆長一丈三尺	斗長一丈三尺	三二上
求福所用樹柳枝之石		長一尺六寸	寬一尺六寸	三三上
盛七里香鑲嵌螺鈿漆匣		長一尺六寸	寬一尺六寸	三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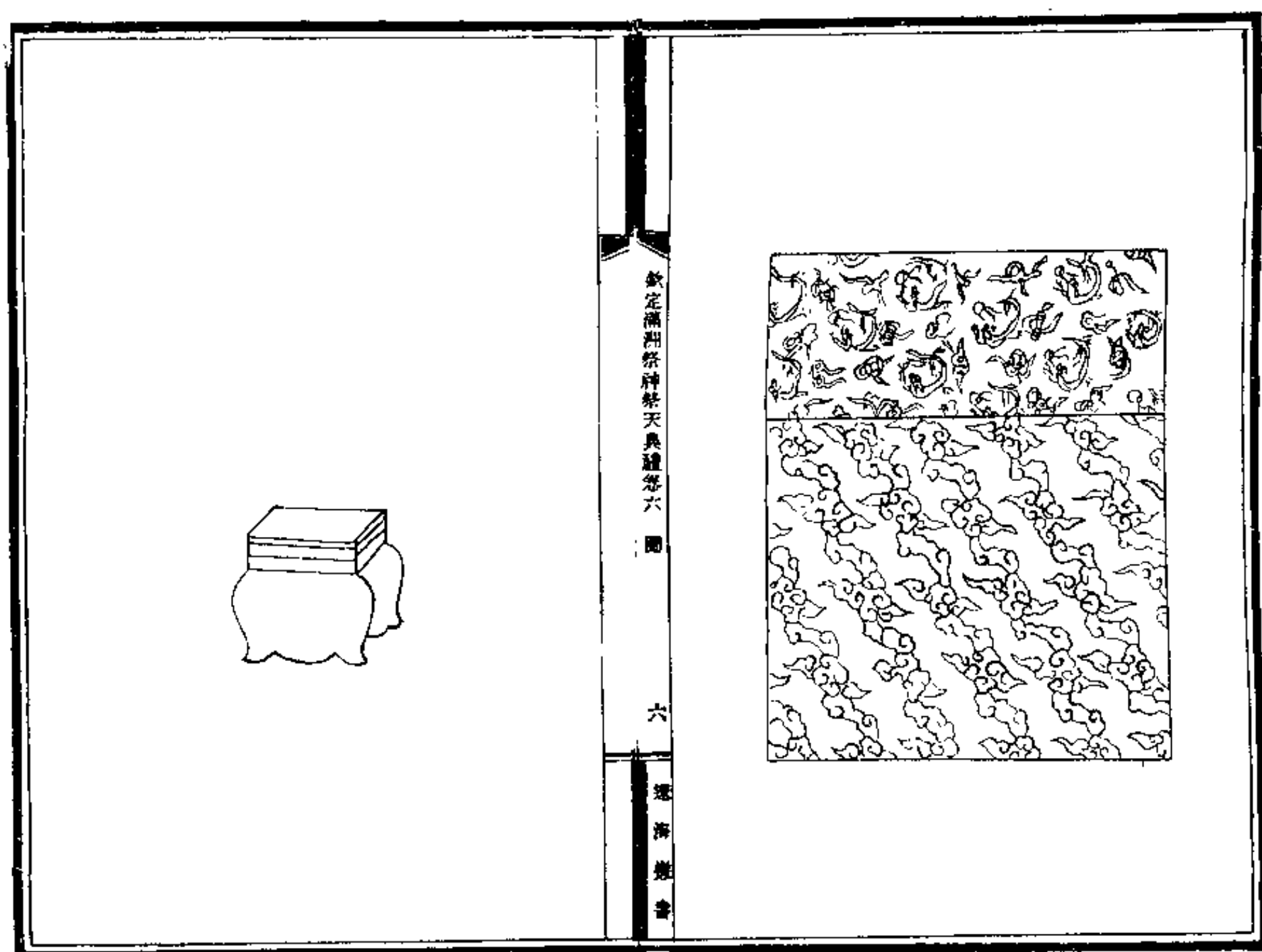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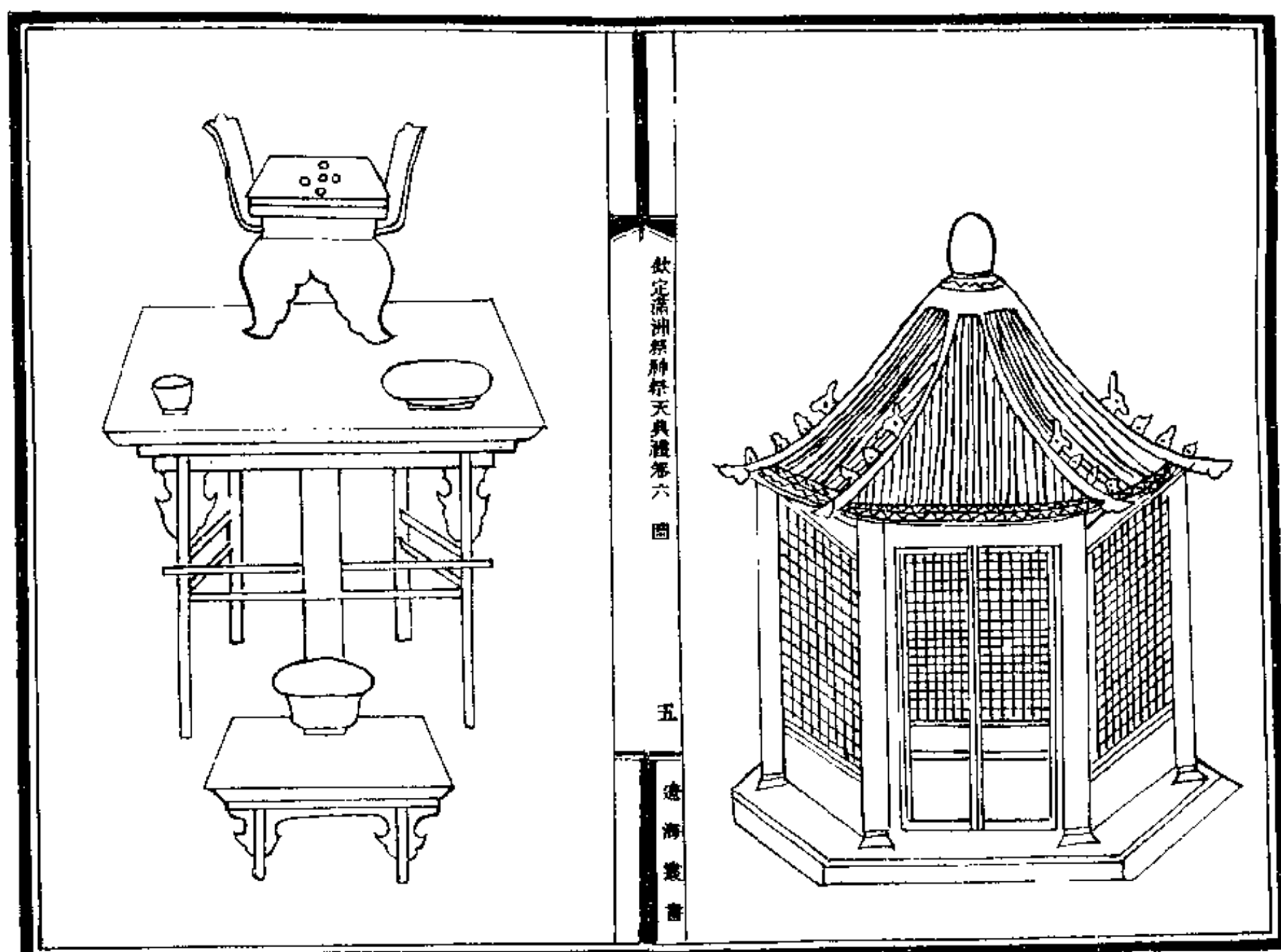
供饌酒紅漆大低桌		長三尺四寸	寬二尺二寸	三四上
供肉紅漆長高桌		長三尺四寸	寬二尺二寸	三四下
獻酒紅漆長低桌		長三尺四寸	寬二尺二寸	三五上
司祝叩頭紅漆小低桌		長三尺四寸	寬二尺二寸	三五下
省牲紅漆包錫大高桌		長三尺四寸	寬二尺二寸	三六上
供肉銀裏楠木大槽盆		長三尺四寸	寬二尺二寸	三六下
朝祭司祝獻酒持神刀誦神歌祝禱所奏琵琶		長三尺四寸	寬二尺二寸	三七上
朝祭司祝獻酒持神刀誦神歌祝禱所鳴拍板		長三尺四寸	寬二尺二寸	三七下
盛血銀裏楠木小槽盆		長三尺四寸	寬二尺二寸	三八上
朝祭司祝獻酒持神刀誦神歌祝禱所奏三絃		長三尺四寸	寬二尺二寸	三八下
朝祭司祝祝禱所用神刀		長三尺四寸	寬二尺二寸	三九上
夕祭司祝坐禱所用黑漆杌		長三尺四寸	寬二尺二寸	三九下
點七里香末銀瓦壺		長九寸五分	寬五寸五分	四上
點香銀匙		長八寸	寬一寸五分	四下
點香銀筴		長八寸	寬一寸五分	四上
夕祭司祝所繫大腰鈴		長三尺六寸	寬一丈一尺	四下
夕祭司祝所繫綢緞連紅漆架鼓槌		長三尺六寸	寬一丈一尺	四上
夕祭背鏡所用鐵箍連紅漆架鼓槌		長三尺六寸	寬一丈一尺	四下
夕祭背鏡所用手鼓連包紉皮鼓槌		長三尺六寸	寬一丈一尺	四上
供饌銀盤		長一尺二寸	寬一尺二寸	四下
獻酒銀臺		長一尺二寸	寬一尺二寸	四上
獻酒銀瓊		長一尺二寸	寬一尺二寸	四下
供果銀碟		長一尺二寸	寬一尺二寸	四上
供胙肉銀盤		長一尺二寸	寬一尺二寸	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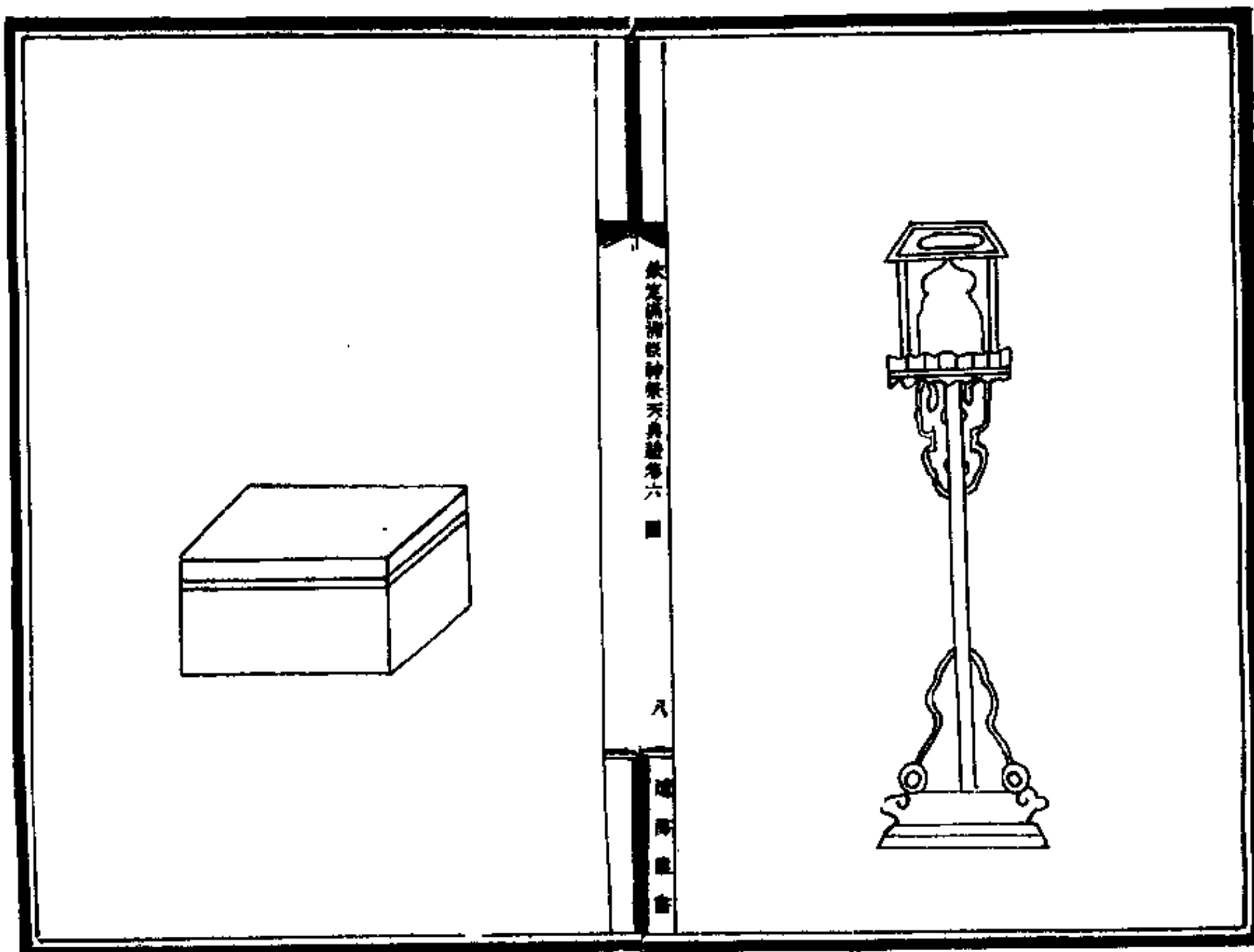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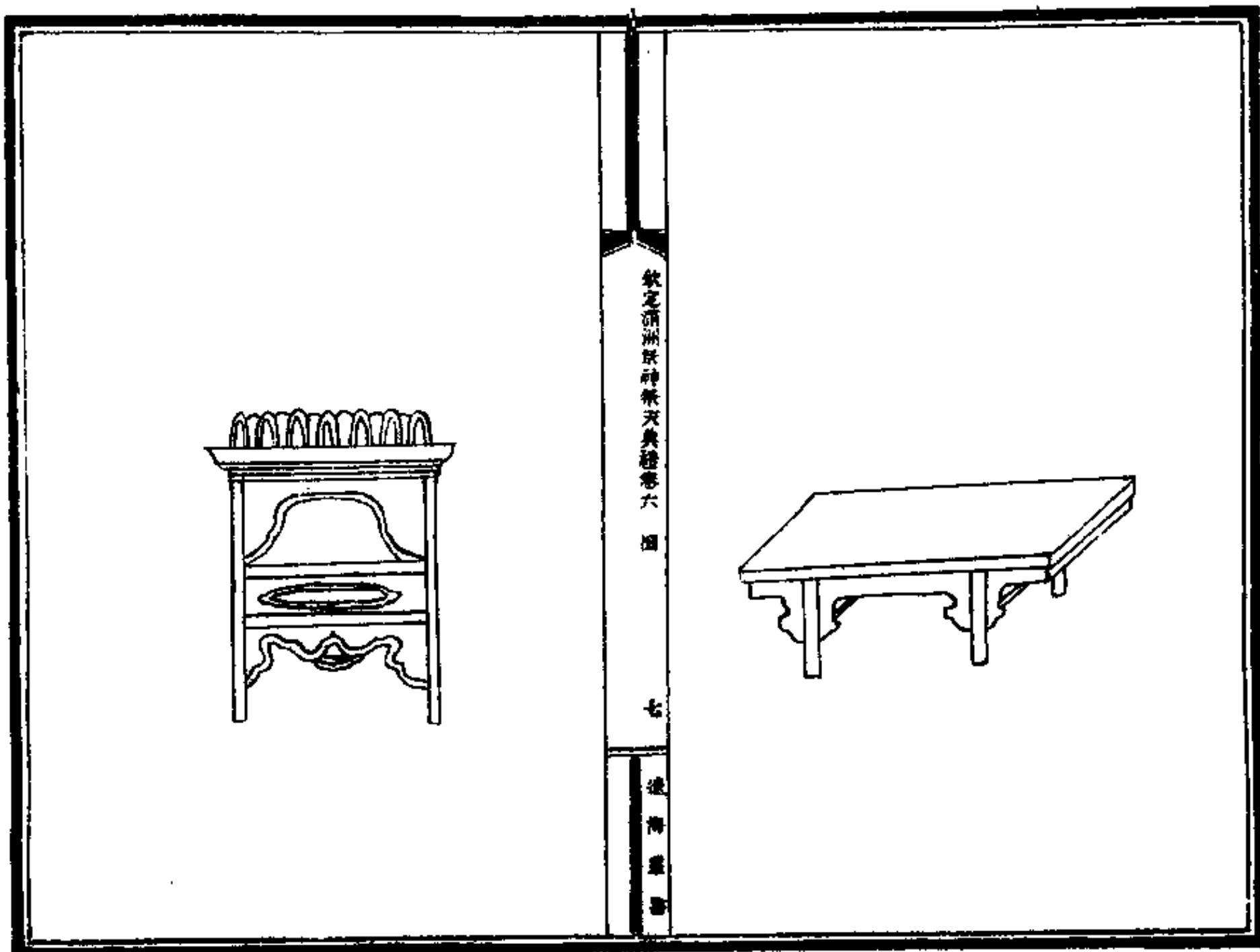
供胙肉烏木筋	長一尺	四尺上
灌血腸所用銀溜子	口徑三寸八分深一寸五分	四尺上
盛淨水磁缸	口徑一尺一寸五分	四尺七上
安放缸架	長二尺七寸五分	四尺七下
打餅石	長二尺二寸五分	四尺八上
打餅木榔頭	長三寸五分	四尺八上
挹湯銅勺	長四寸五分	四尺八下
盛醴酒藍花磁罇	口徑一尺一寸五分	四尺九上
煮肉蒸饅連鍋	口徑一尺一寸五分	四尺九下
蓋鍋杉木蓋	長一尺一寸五分	五尺上
淘米所用有柄大木槽盆	長七尺八寸	五尺下
盛麪小槽木盆	長三尺五寸五分	五尺一上
整理猪首錫裏杉木大木槽盆	長一尺八寸五分	五尺一上
整理腸臟錫裏杉木小槽盆	長一尺二寸五分	五尺二上
祭天所用遮蓋紅氈紅漆架	長四尺八寸	五尺二下
祭神供稗米飯銀匙	長一尺一寸五分	五尺三上
祭天供肉飯紅漆高案	長三尺五寸五分	五尺三下
切肉絲紅漆木方盤	長二尺五寸五分	五尺四上
切肉絲花梨木方盤	長二尺五寸五分	五尺四下
祭天切肉絲櫟木案板	長一尺一寸五分	五尺五上
祭天所用紅銅盞	長一尺一寸五分	五尺五下
大紅銅海	長一尺一寸五分	五尺六上
獻神盛金銀錠金龍紅漆碟	長一尺一寸五分	五尺六下
獻神擺列綴正紅漆長低桌	長三尺四寸二分	五尺七上
求福盛魚藍花磁盤	長三寸七分	五尺七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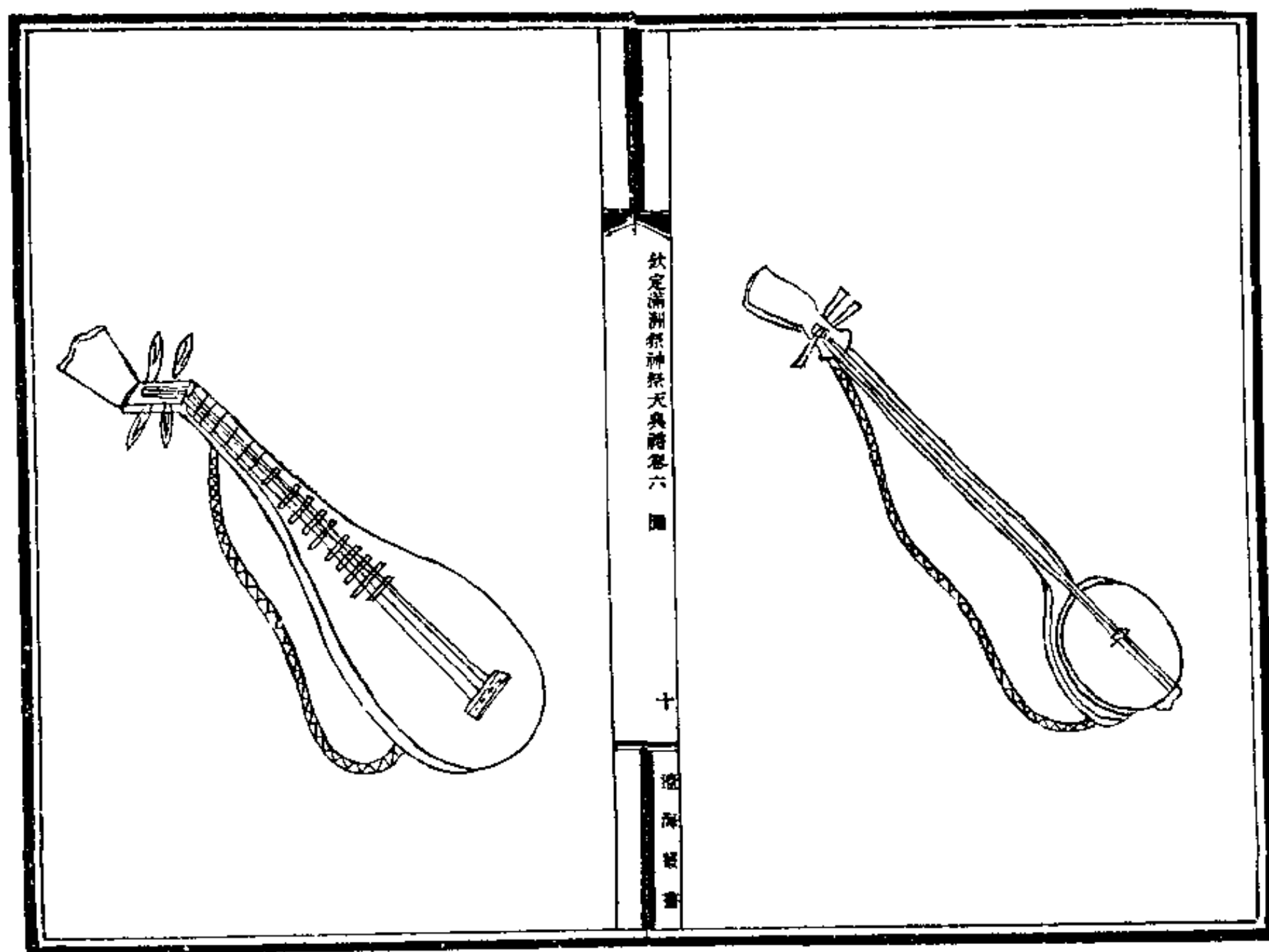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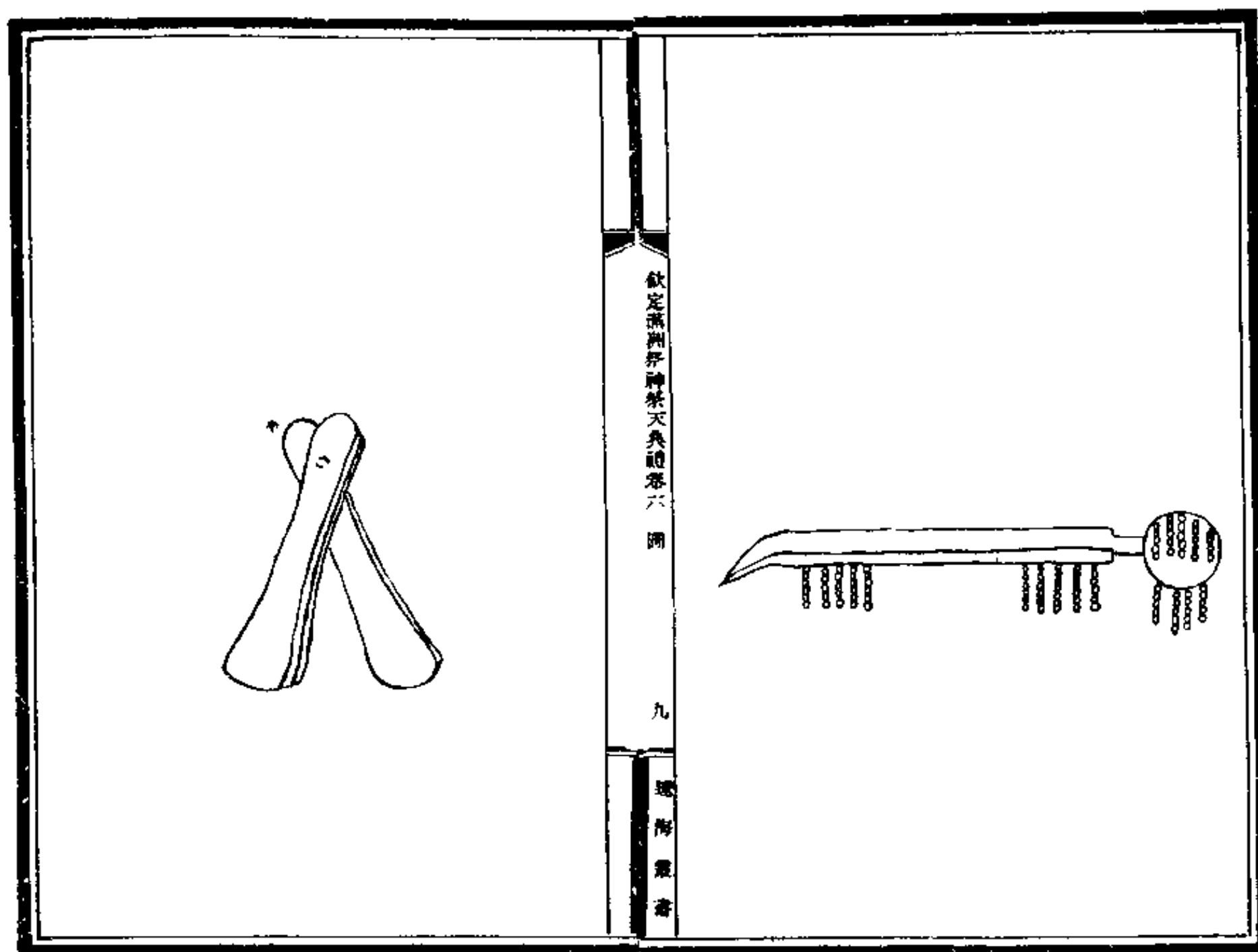
求福供酒黃磁碗	口徑三寸五分	五尺七下
立桿大祭安放酒罇黃漆架	長一尺一寸五分	五尺八上
盛饅黃漆食盒	長二尺一寸五分	五尺八下
盛清酒小黃磁罇	口徑八寸一分	五尺九上
盛清酒大藍花磁罇	口徑一尺一寸五分	五尺九下
有隔眼紅銅絲蓋	口徑二尺五分	六尺上
大祭造所供清酒有隔眼紅連架	口徑二尺三寸五分	六尺下
朝祭盛膳蹄甲紅漆木碟	口徑九寸	六尺一上
祭馬神房簷下安放紅漆亭一連座	凡王公等家所供皆照此亭之式	六尺一上
各姓滿洲於朝祭夕祭設抽屨桌處房簷下安神亭處俱供神板	長二尺九寸五分	六尺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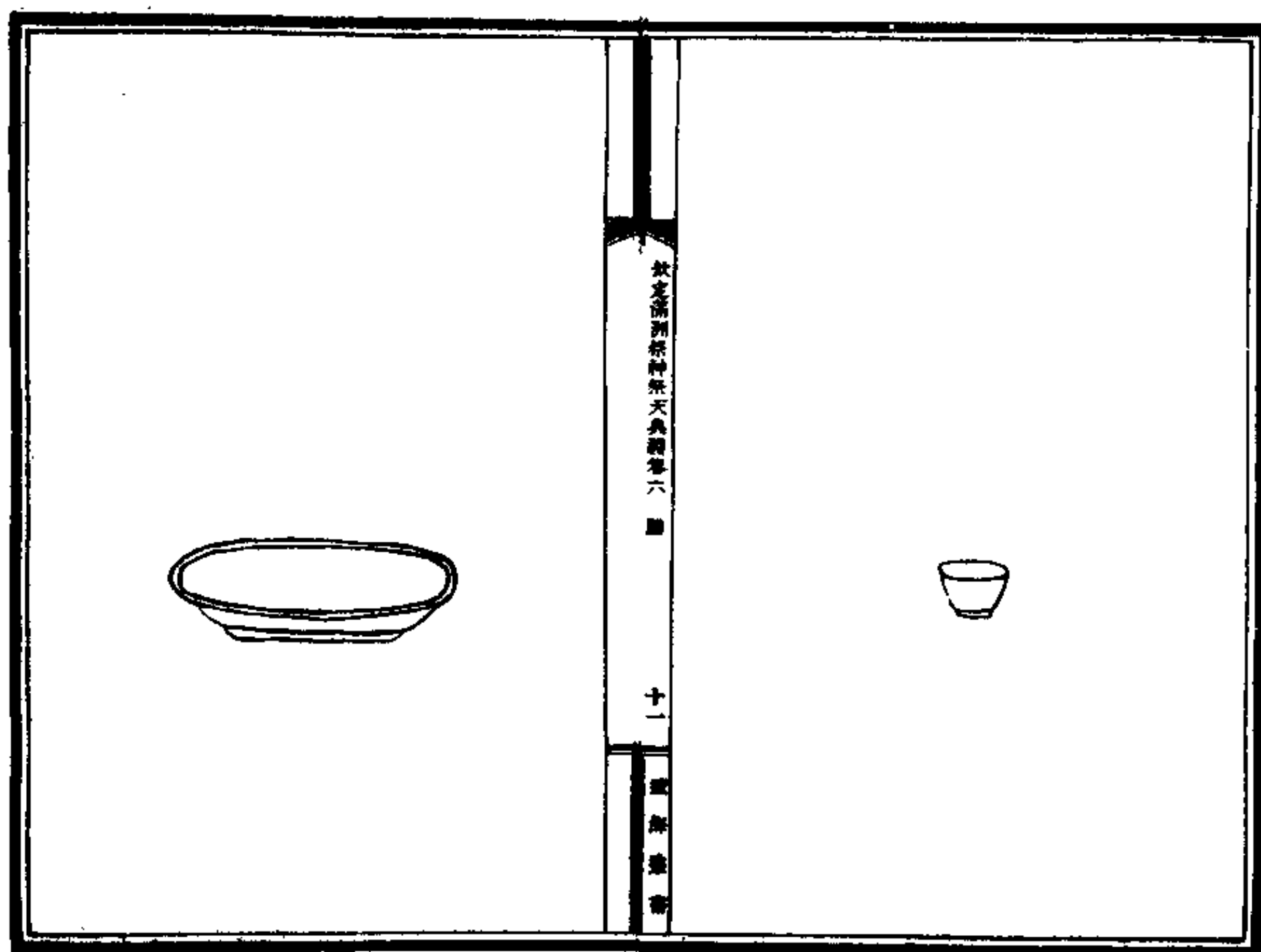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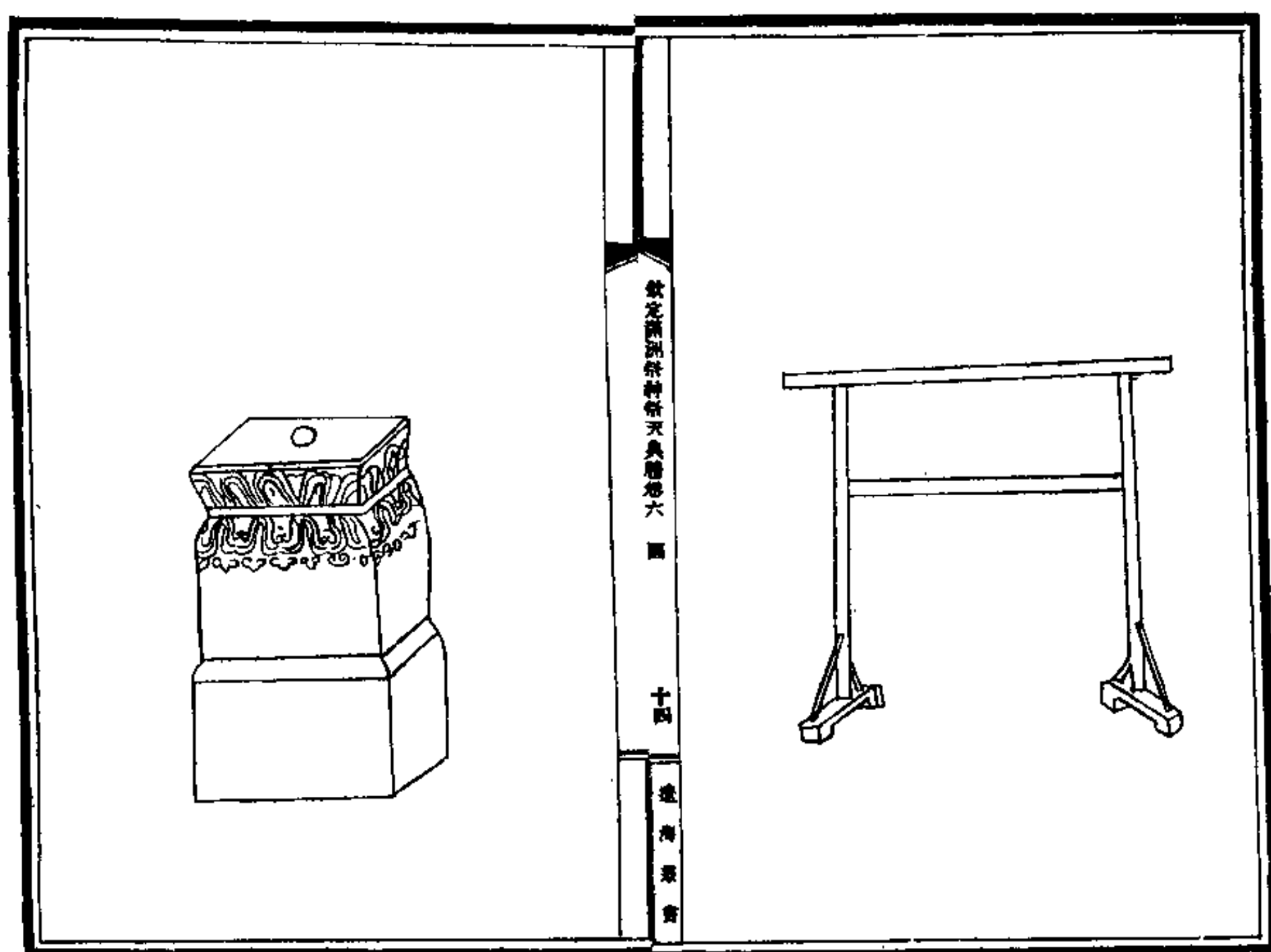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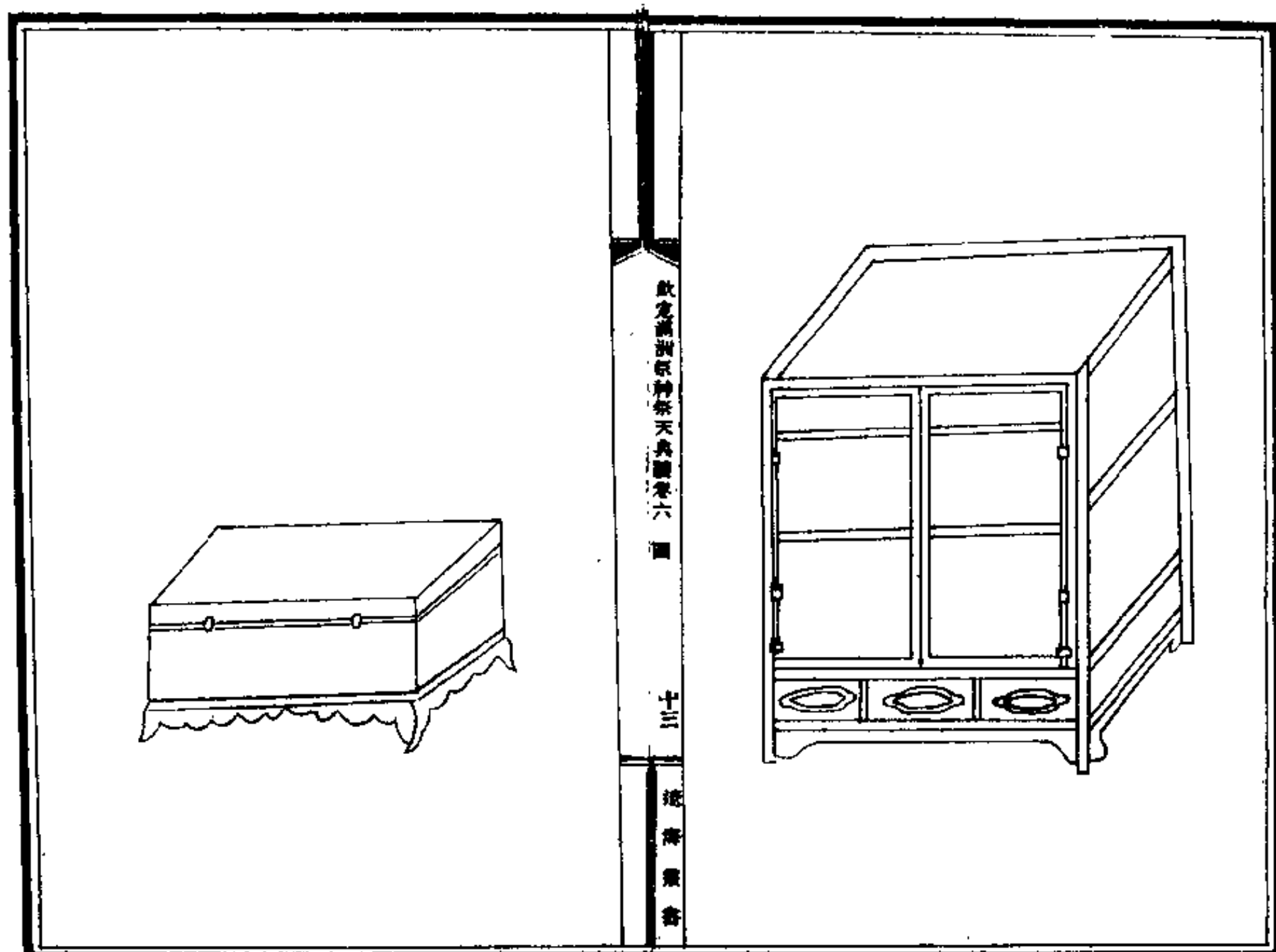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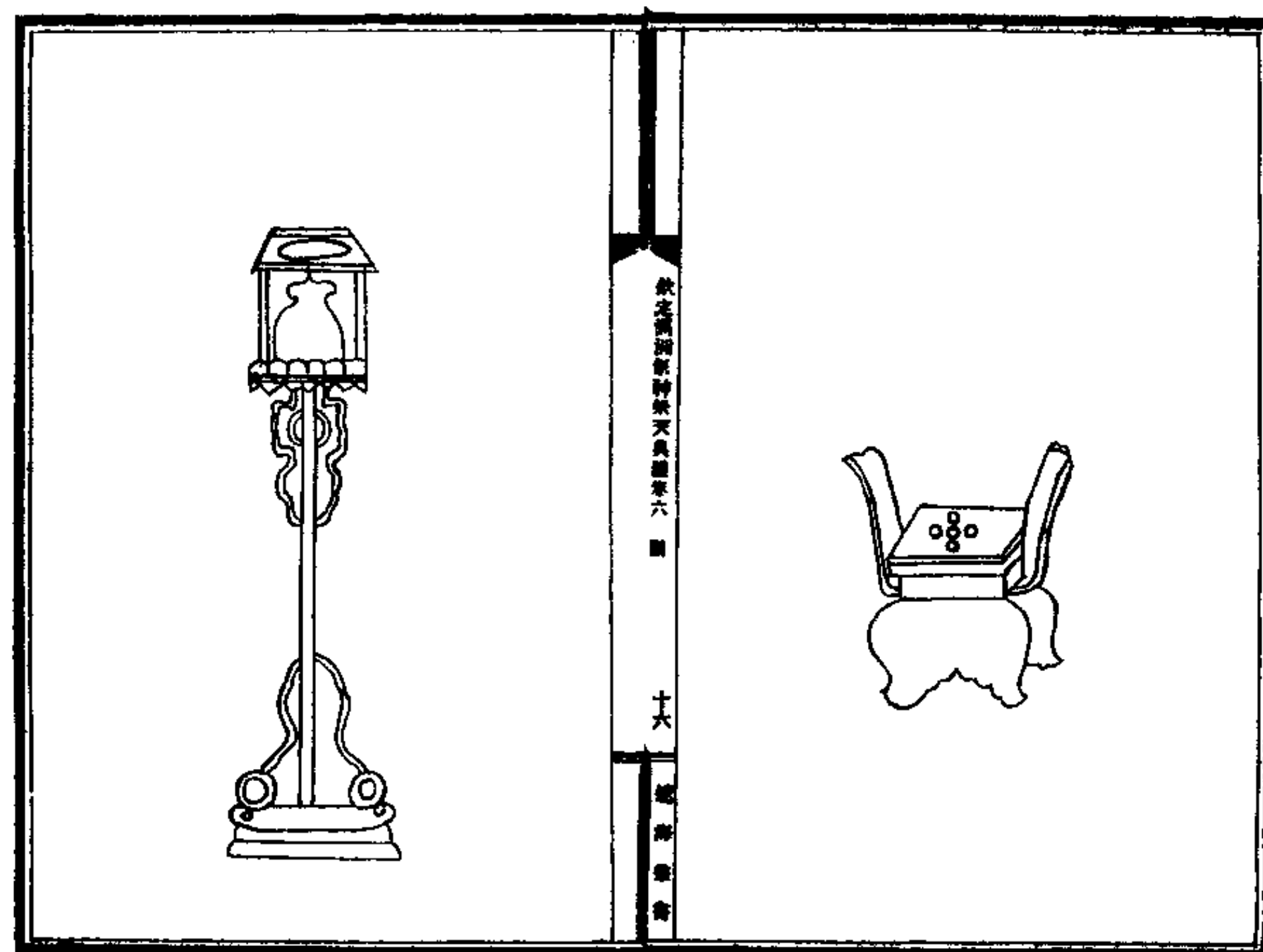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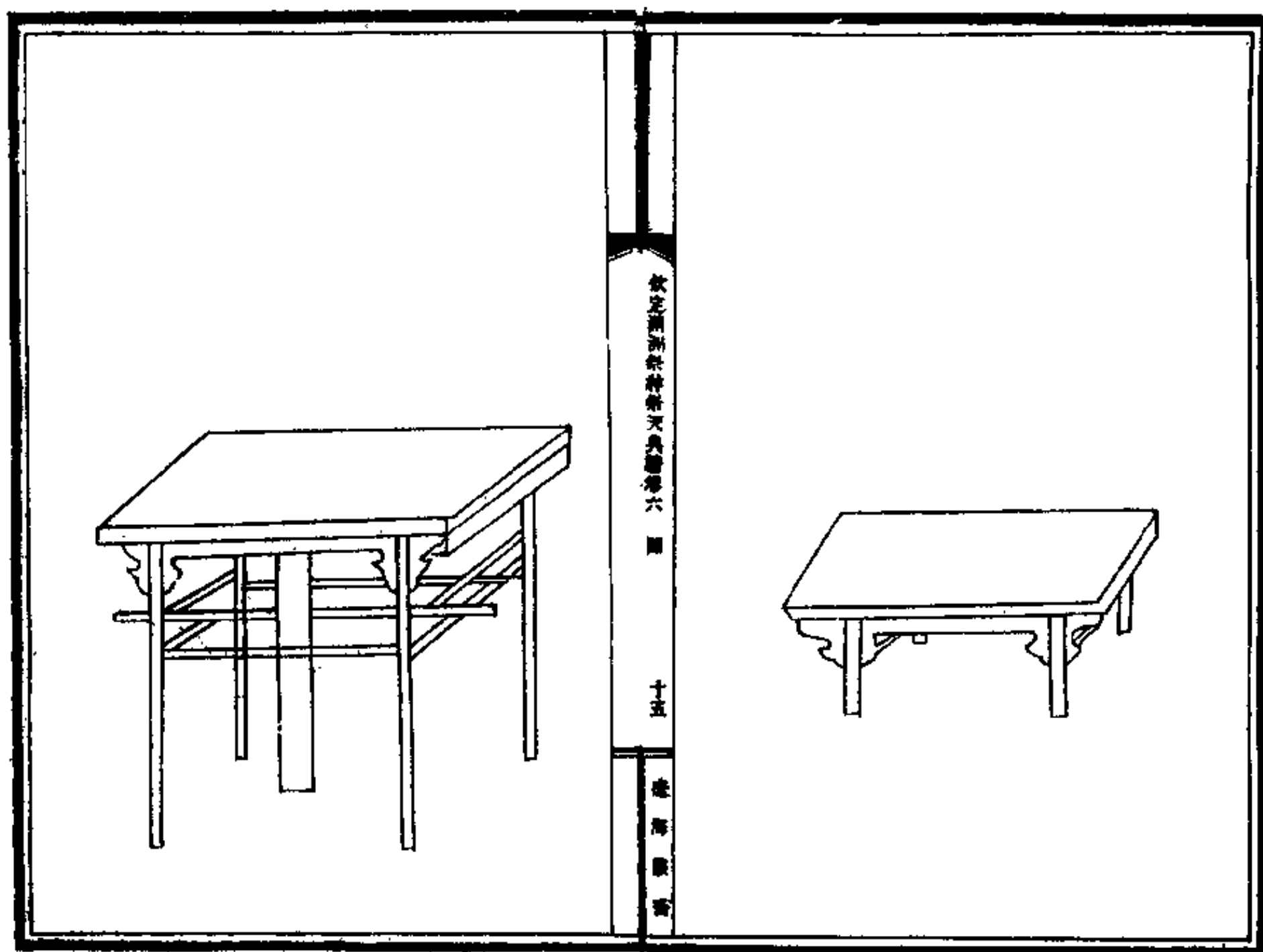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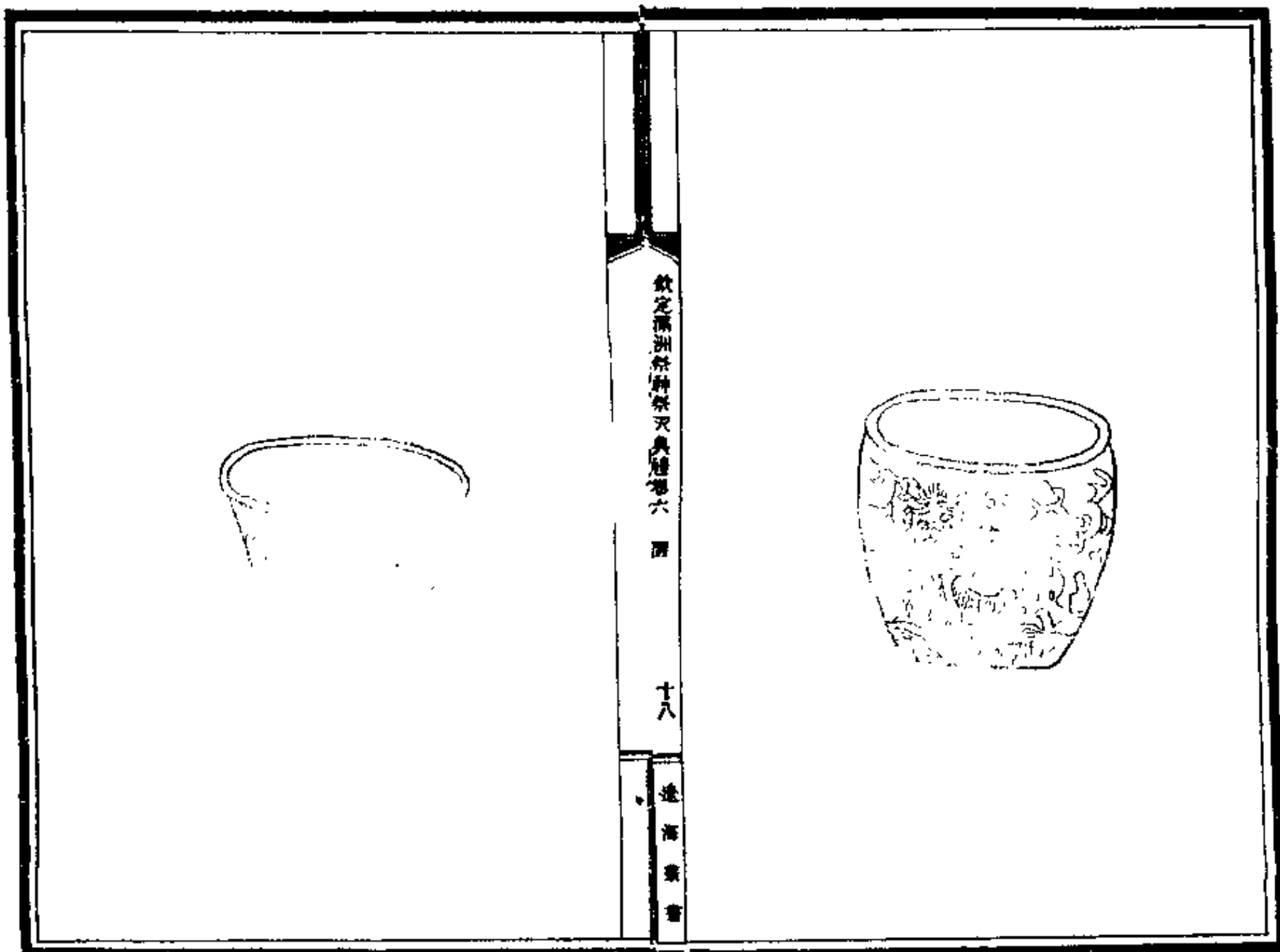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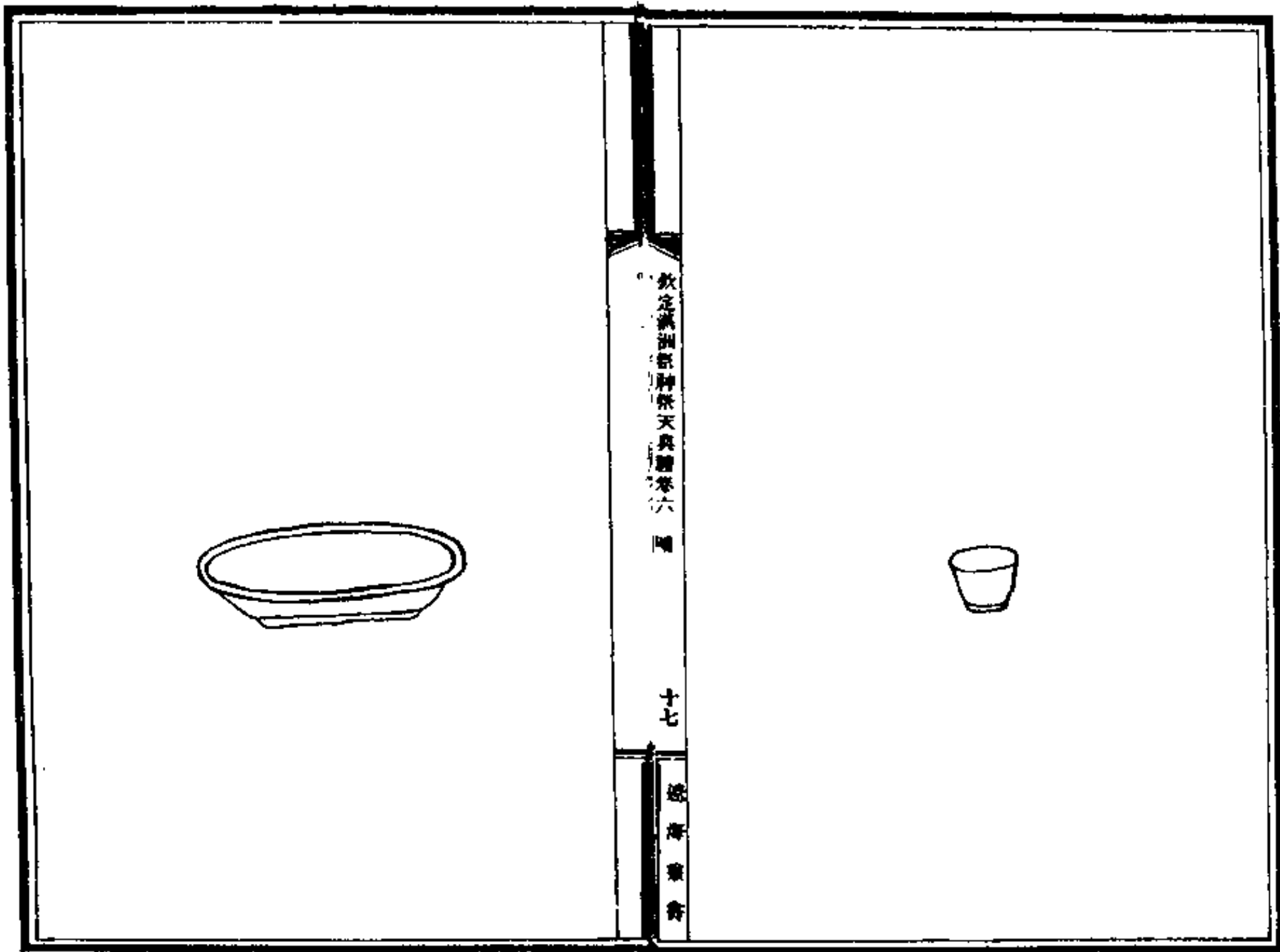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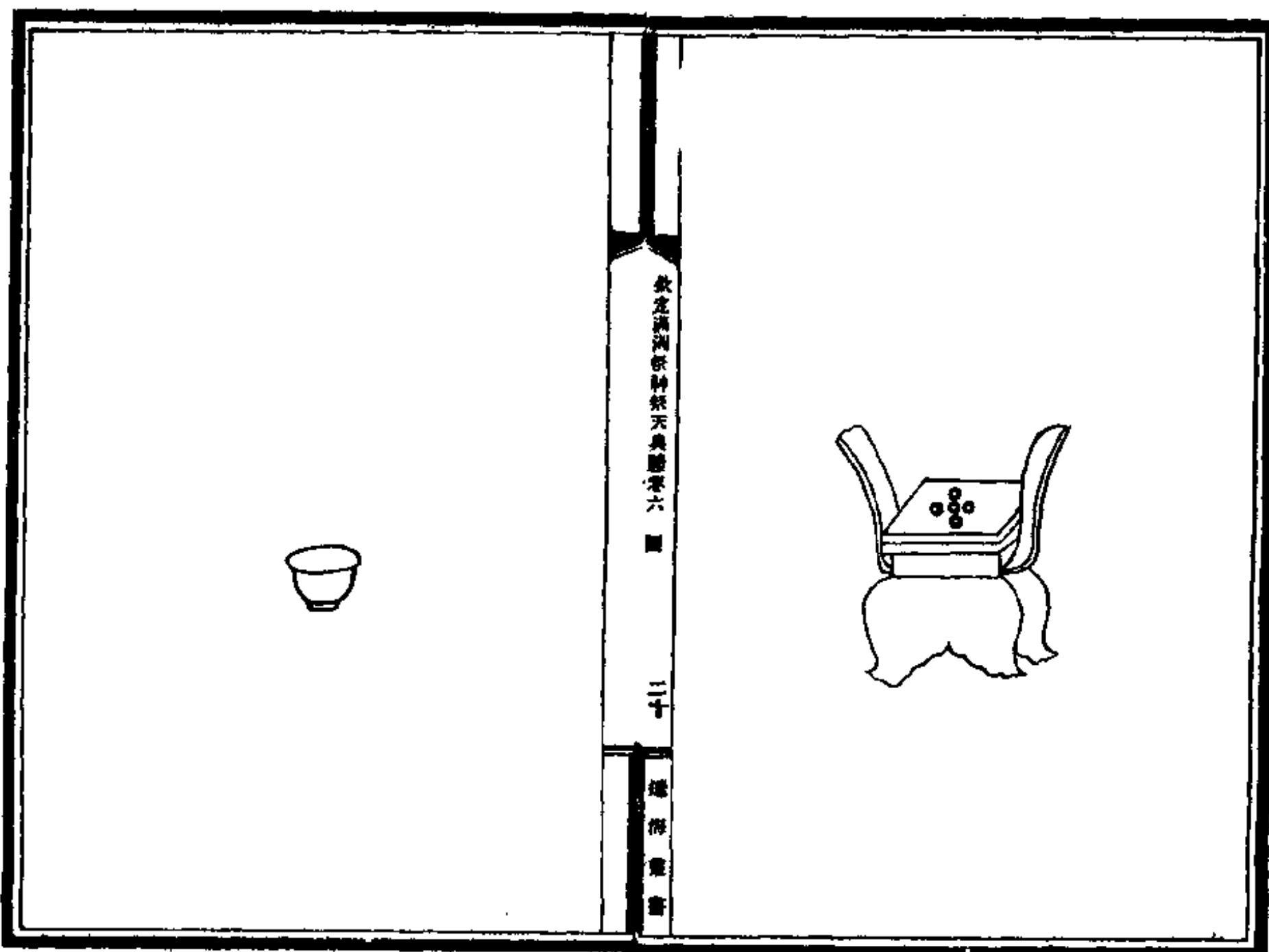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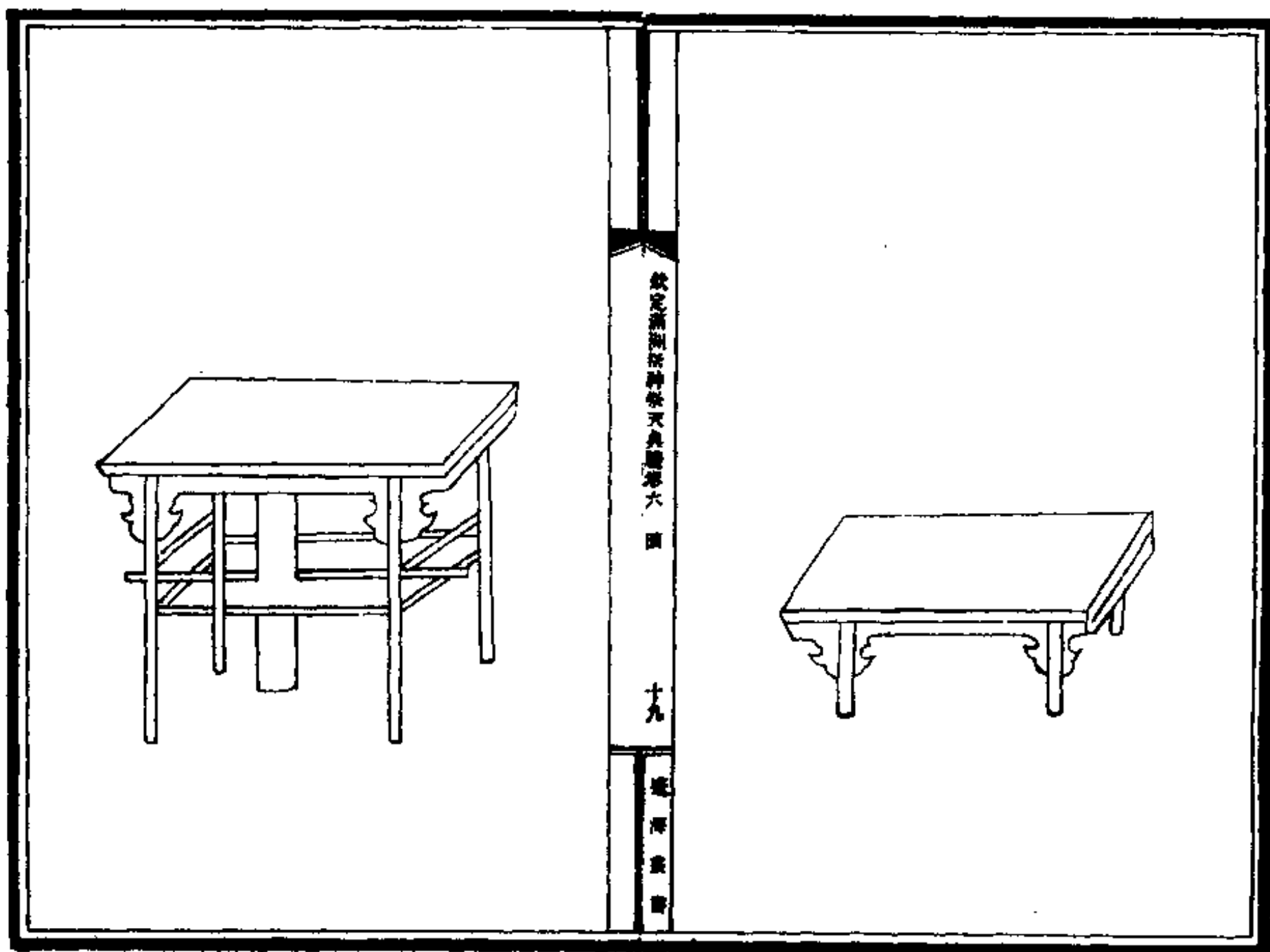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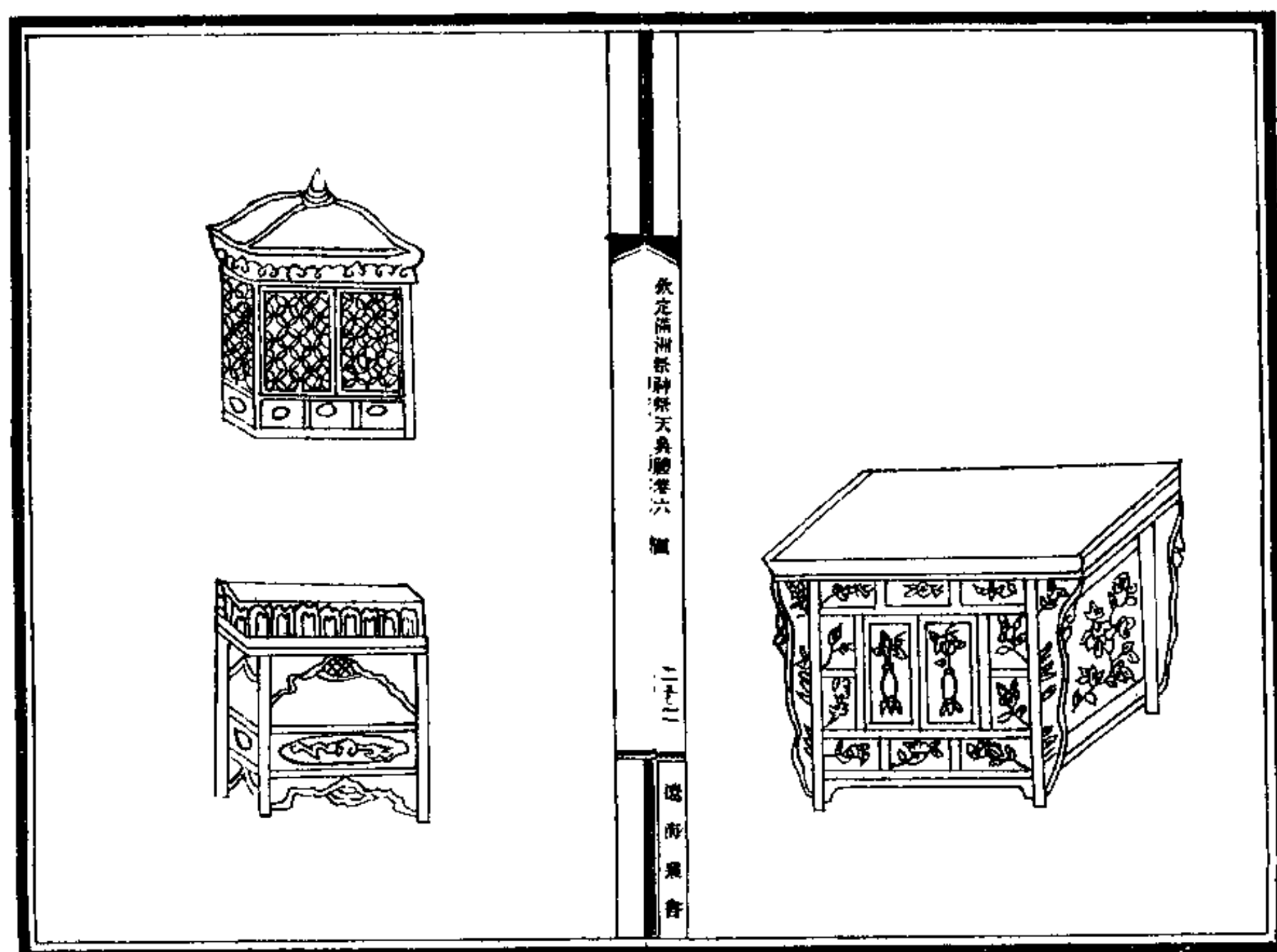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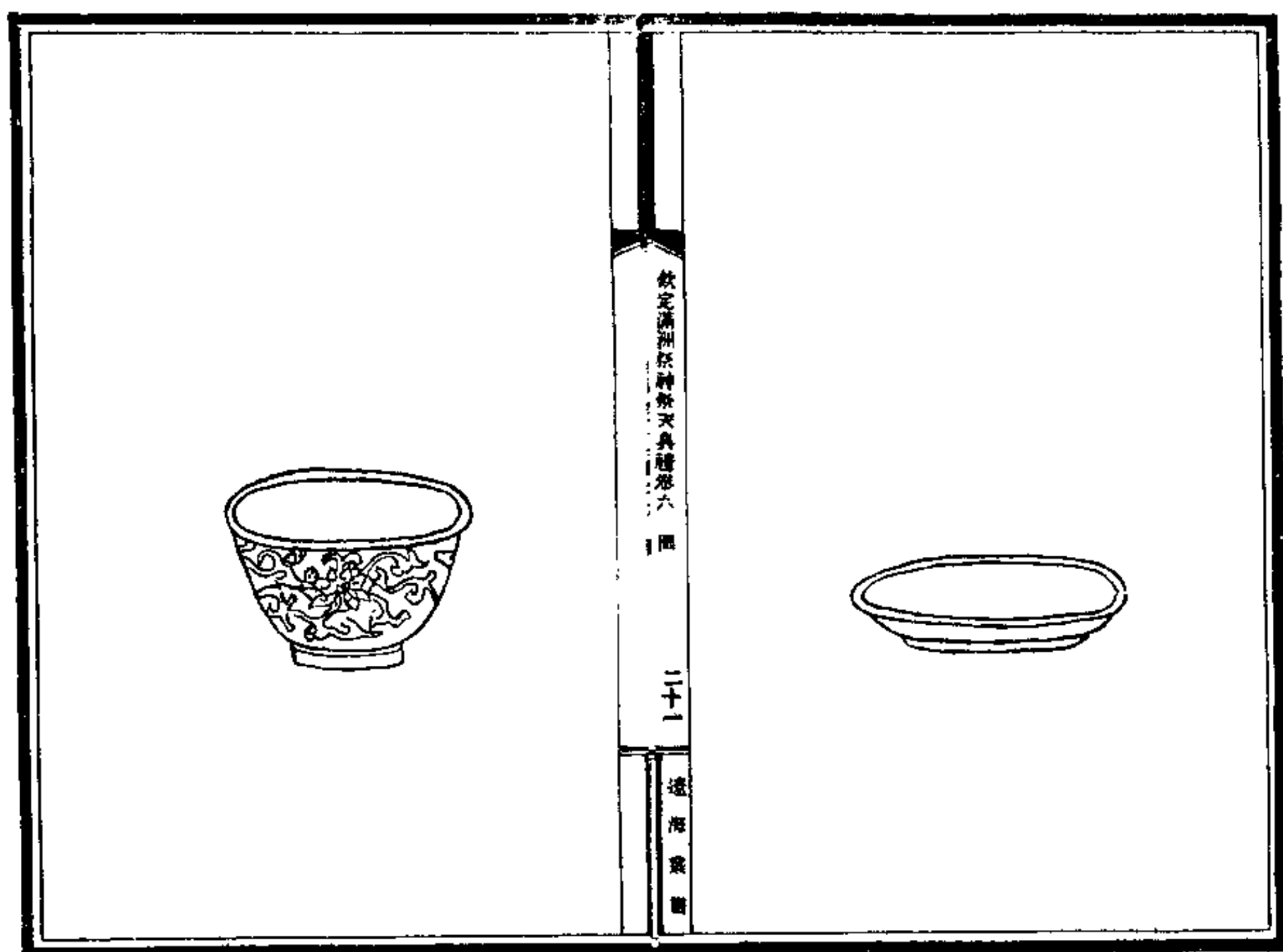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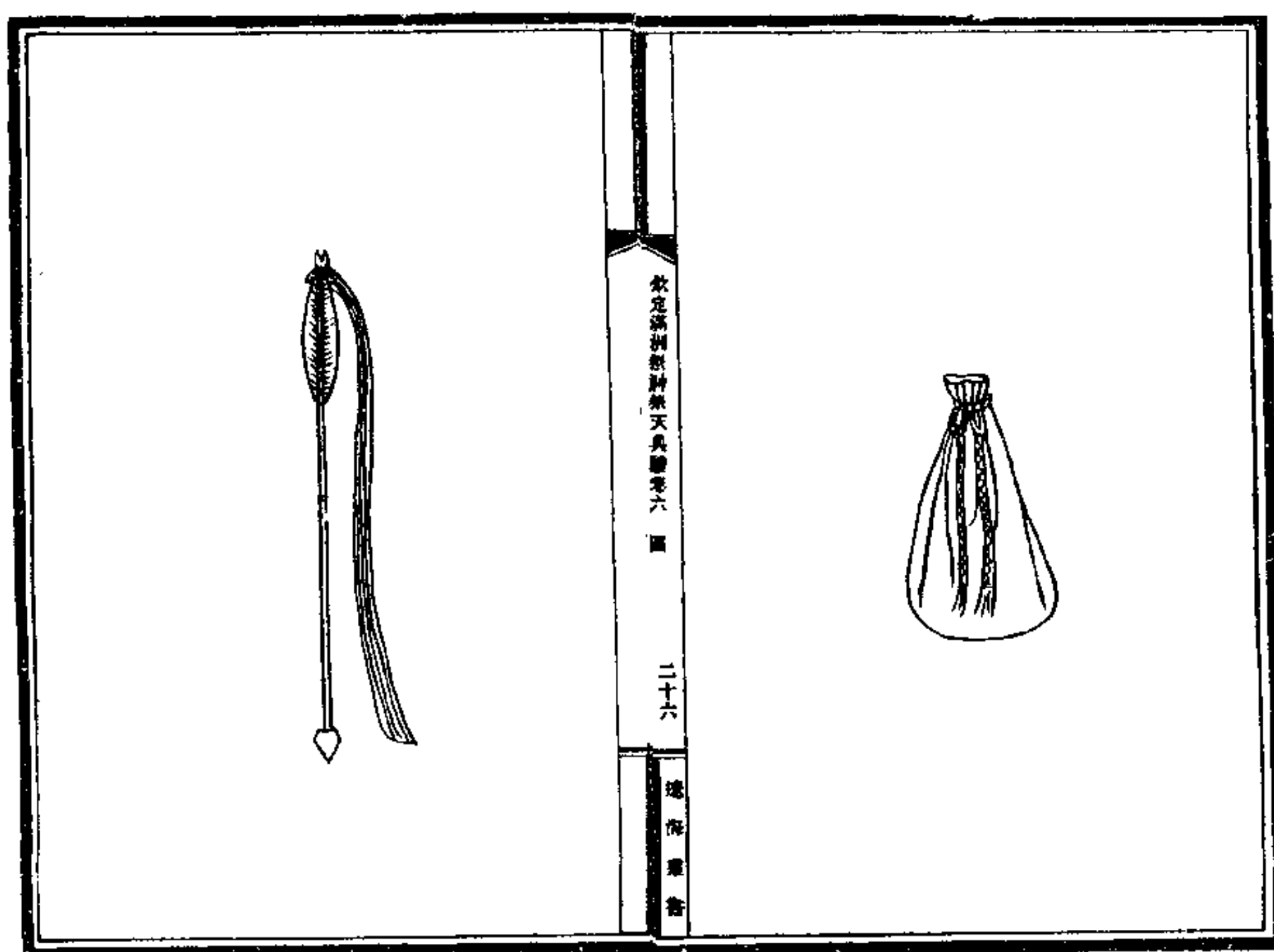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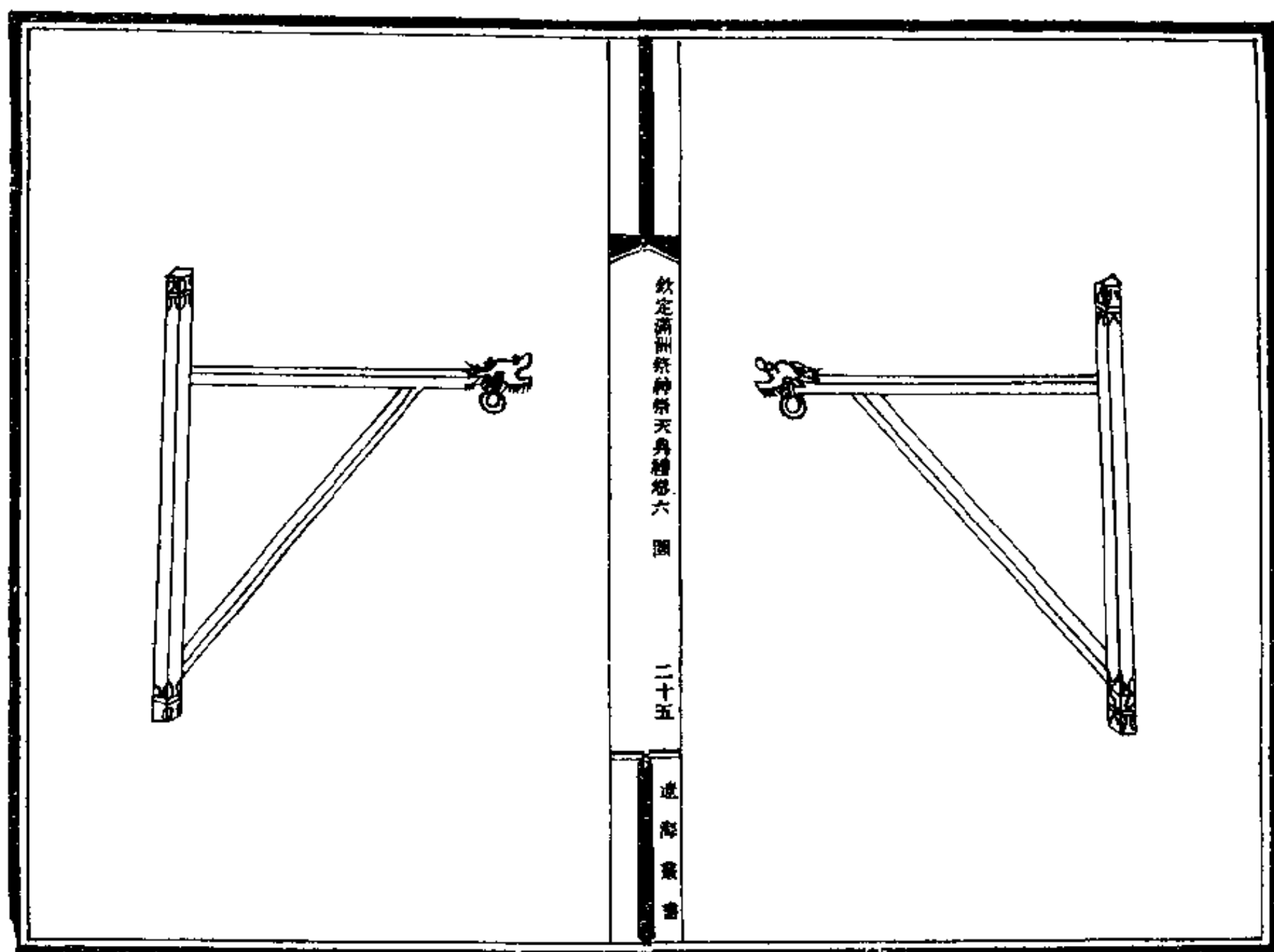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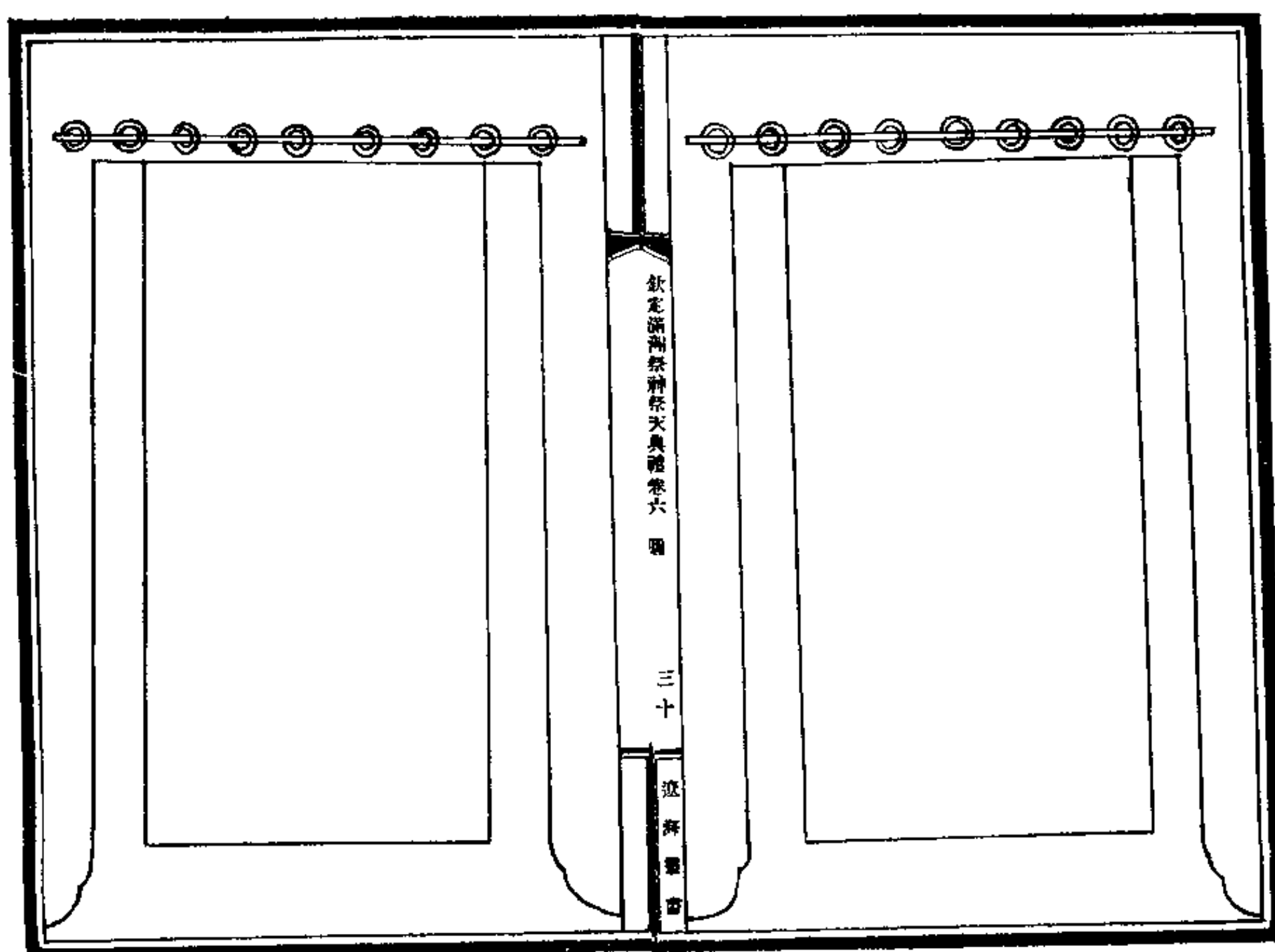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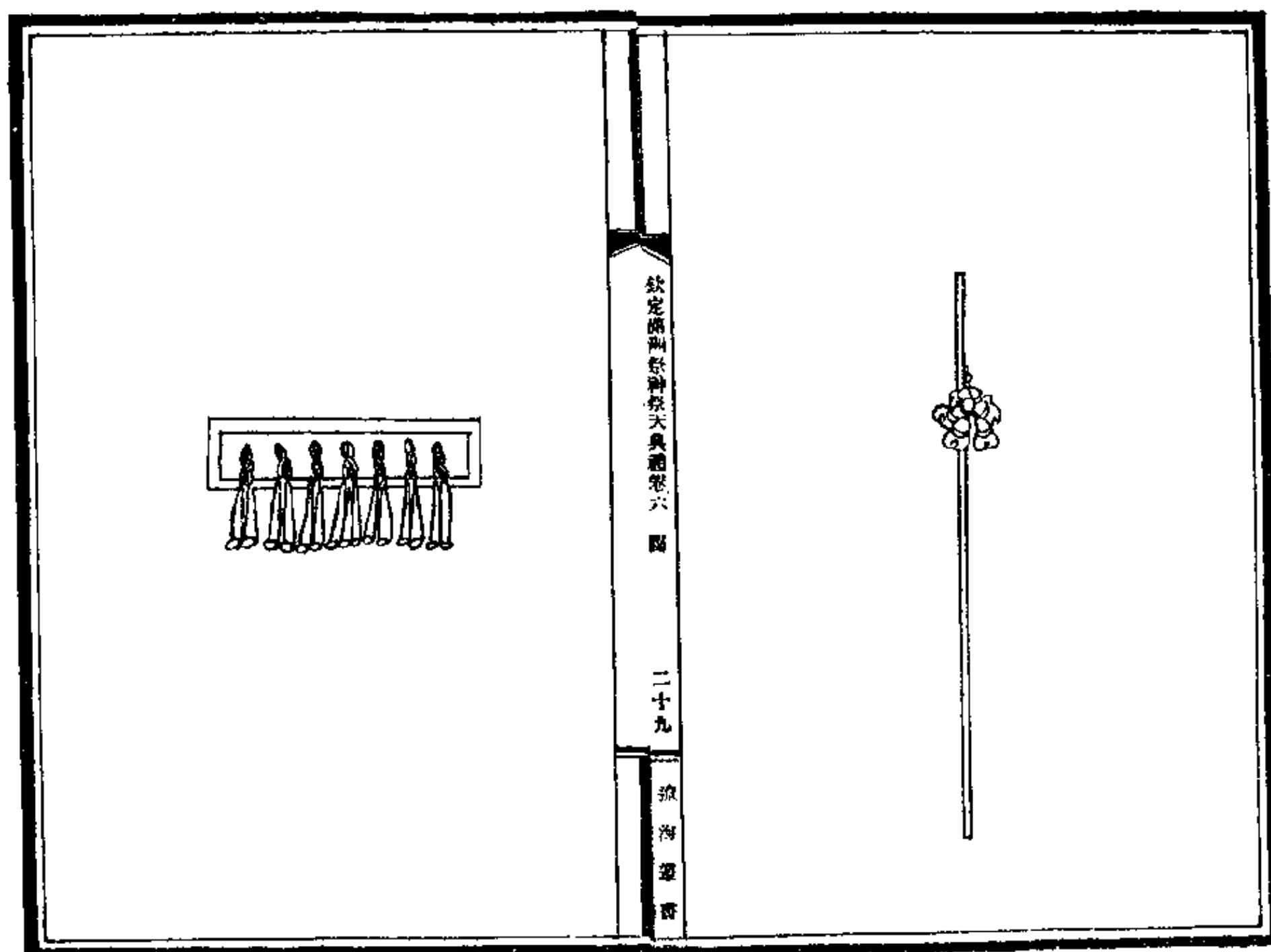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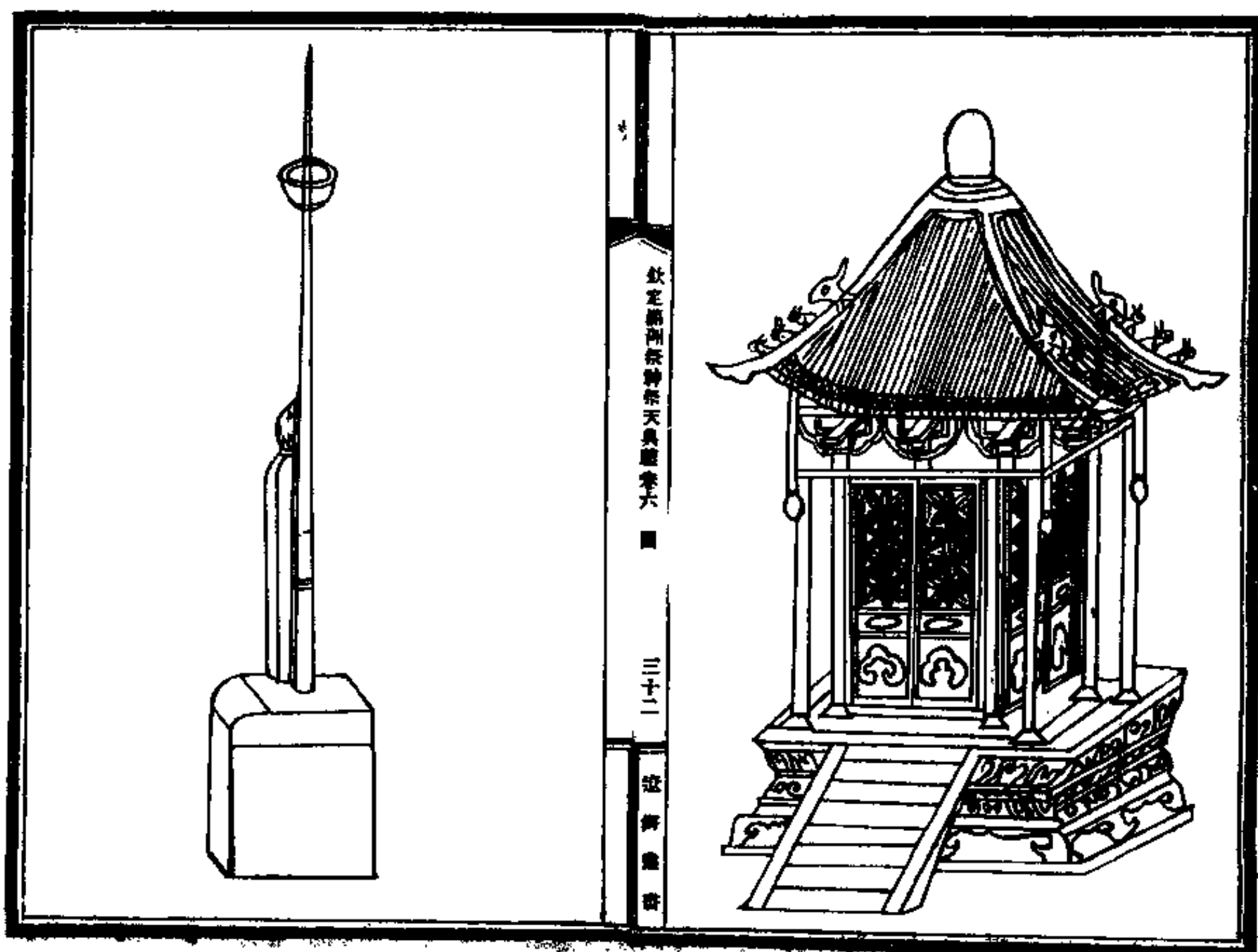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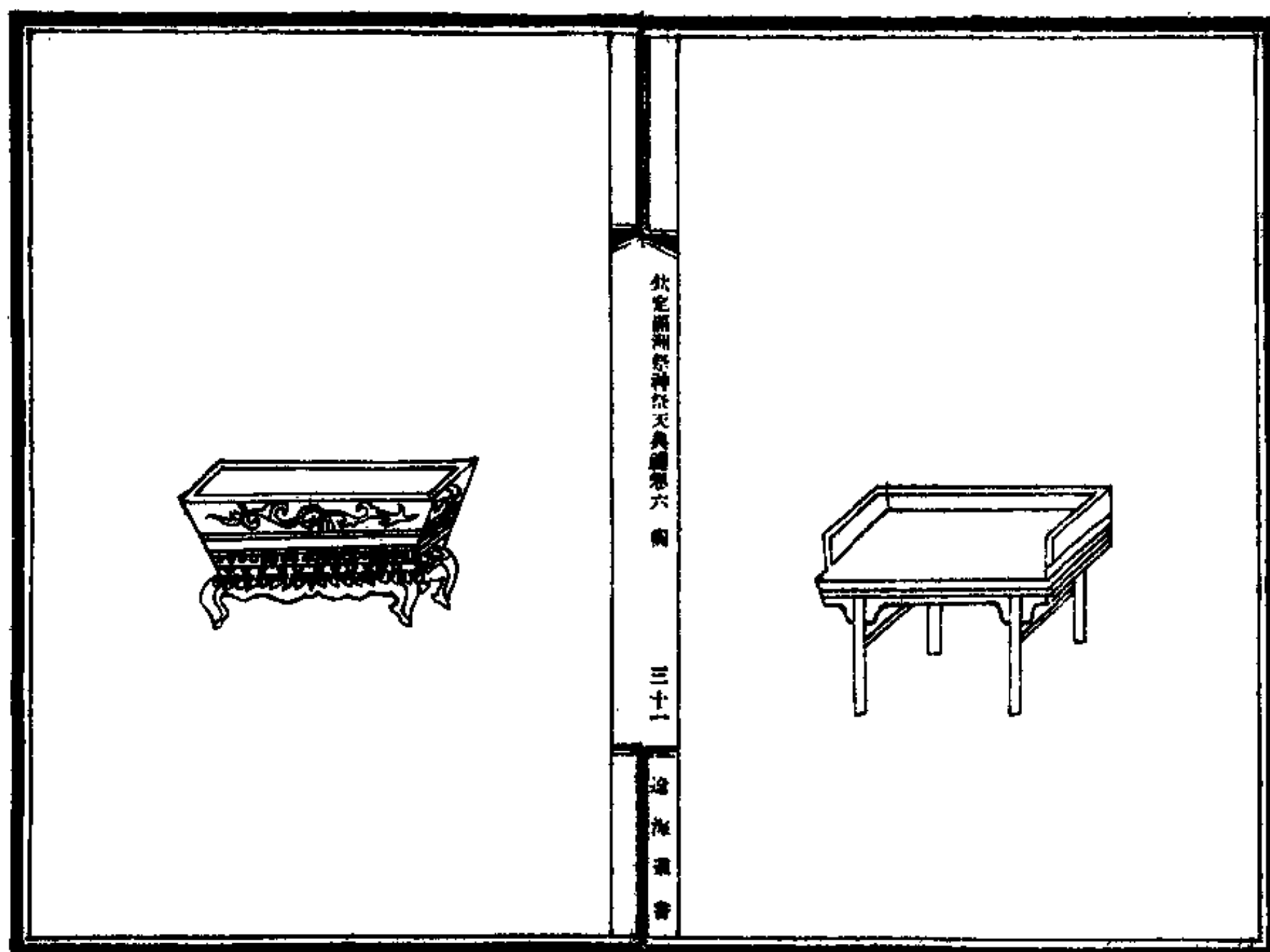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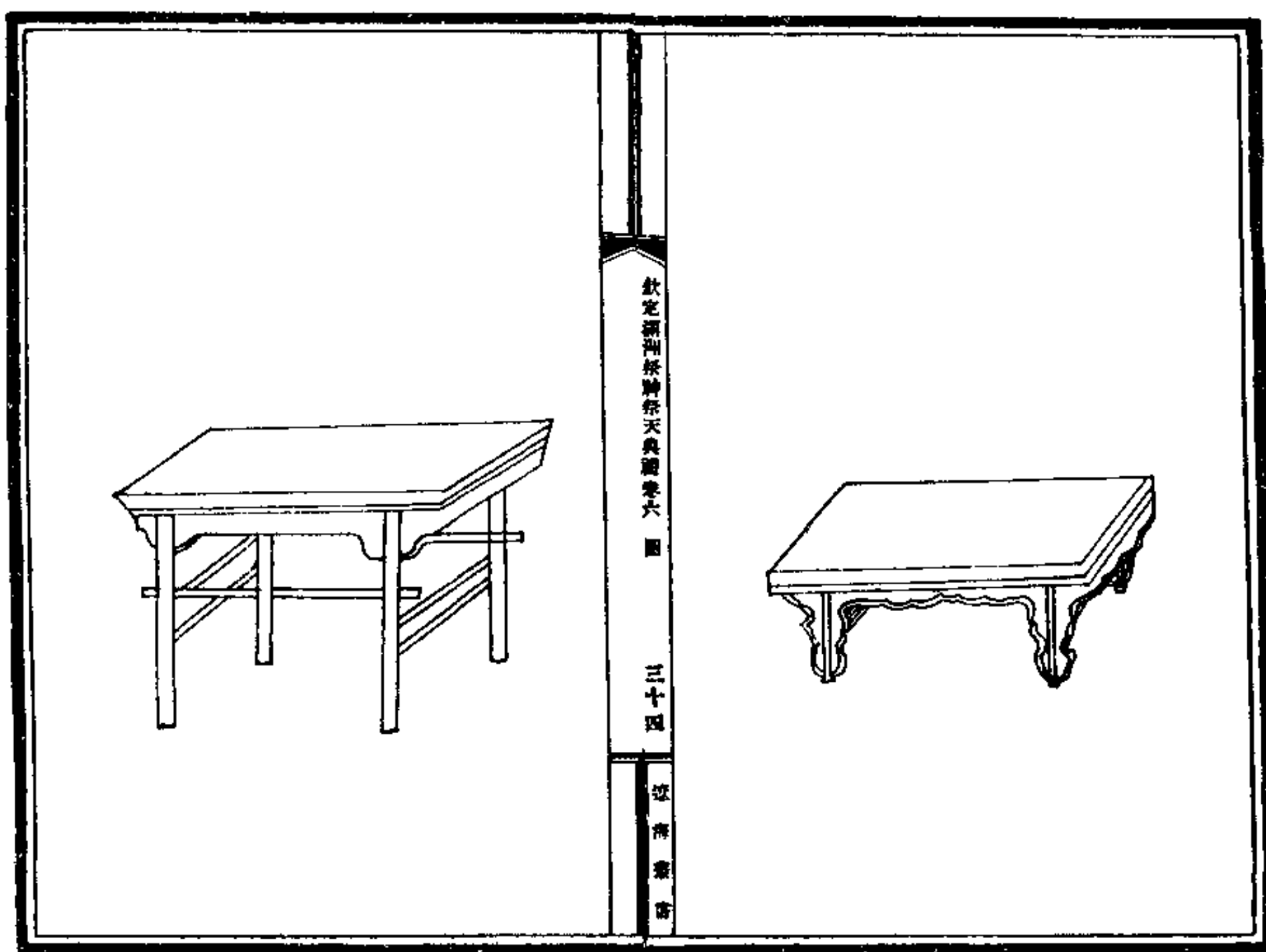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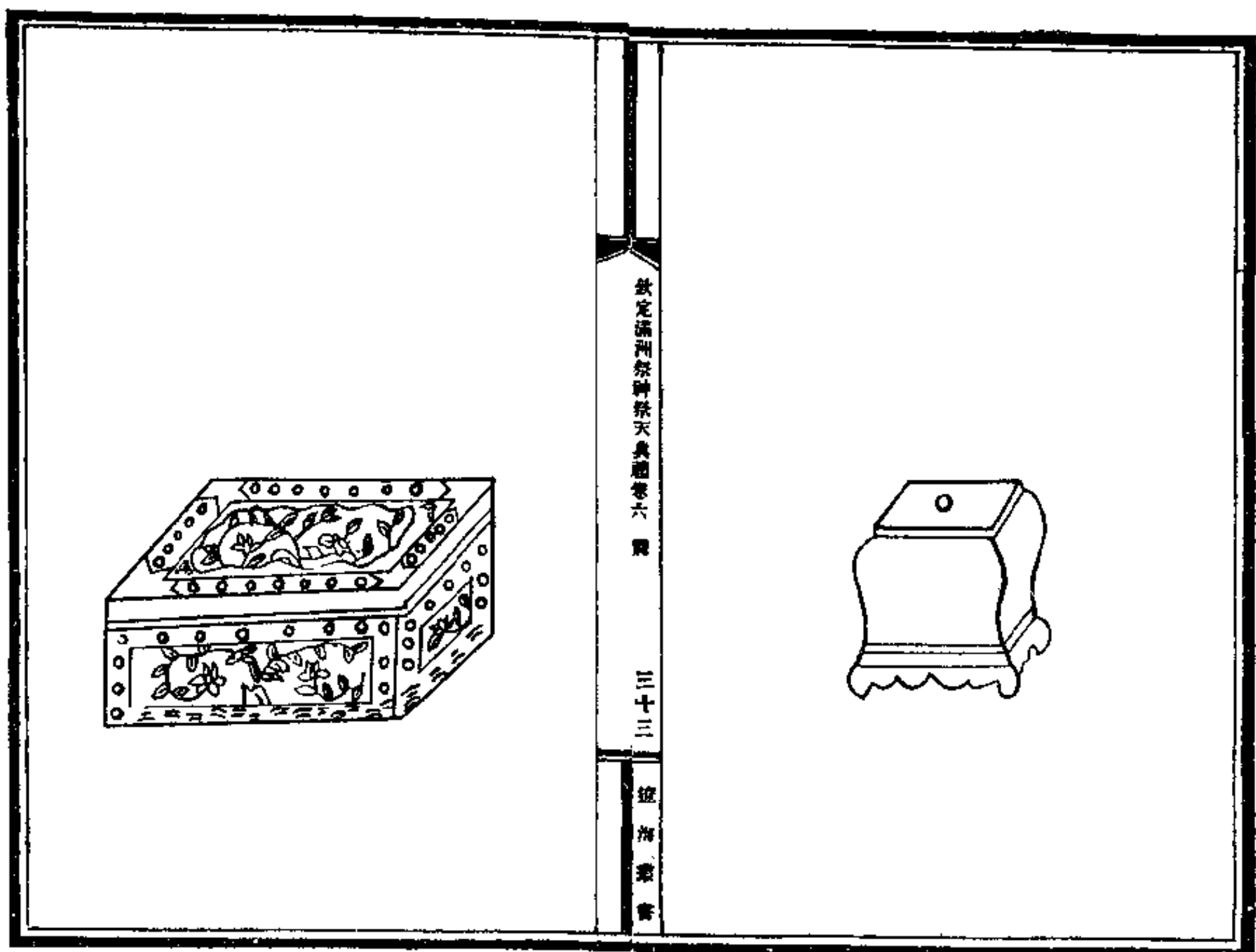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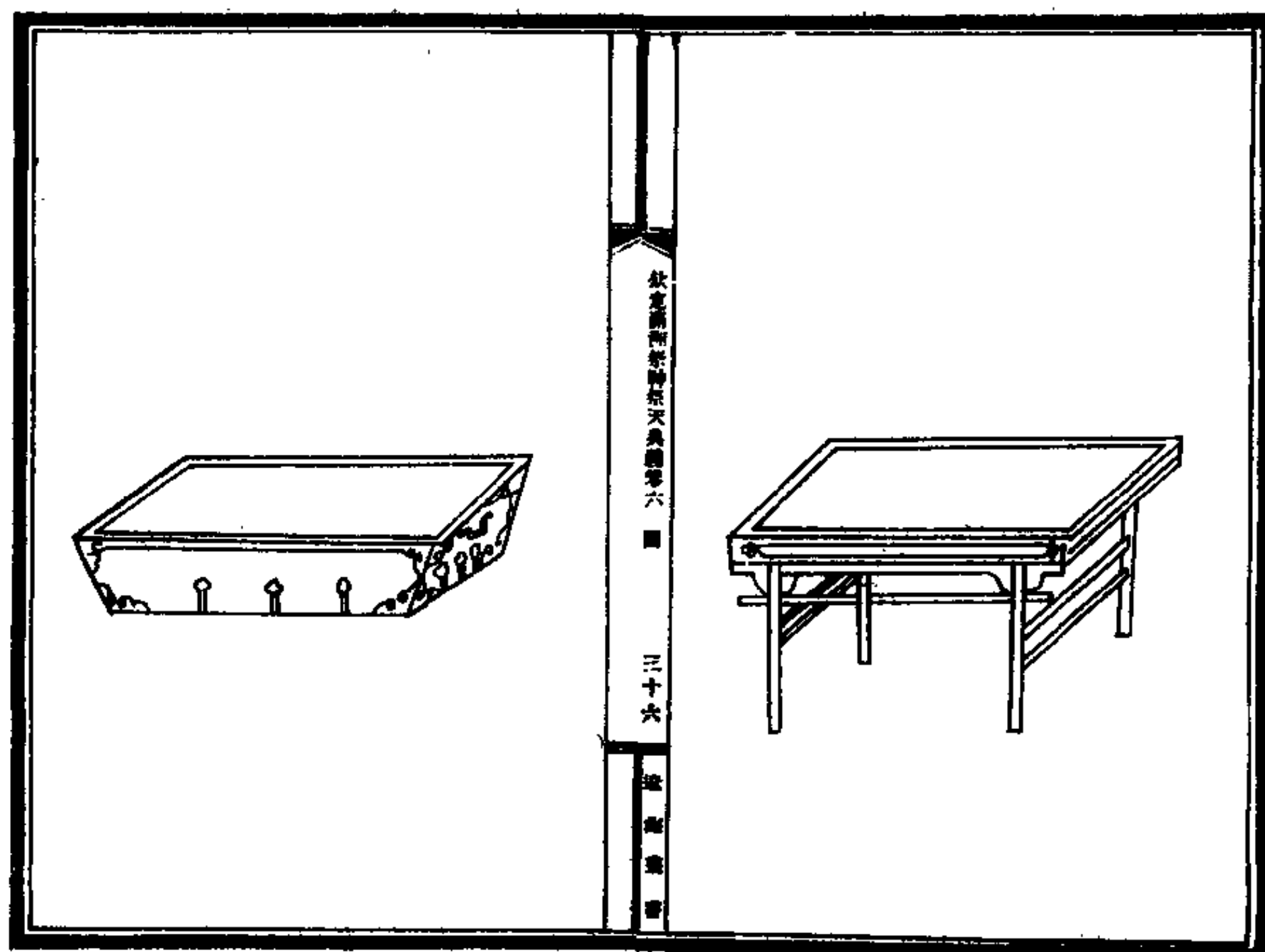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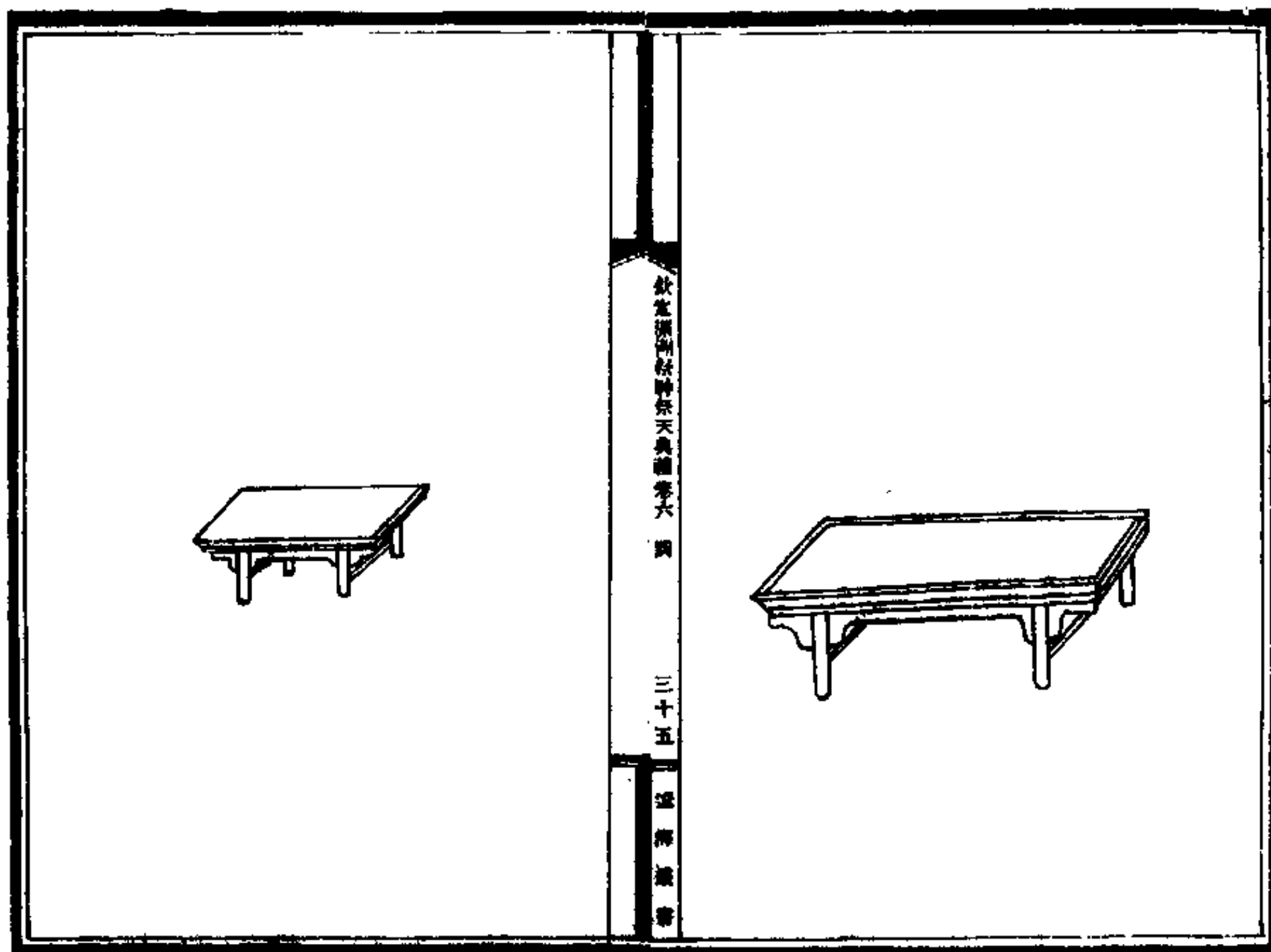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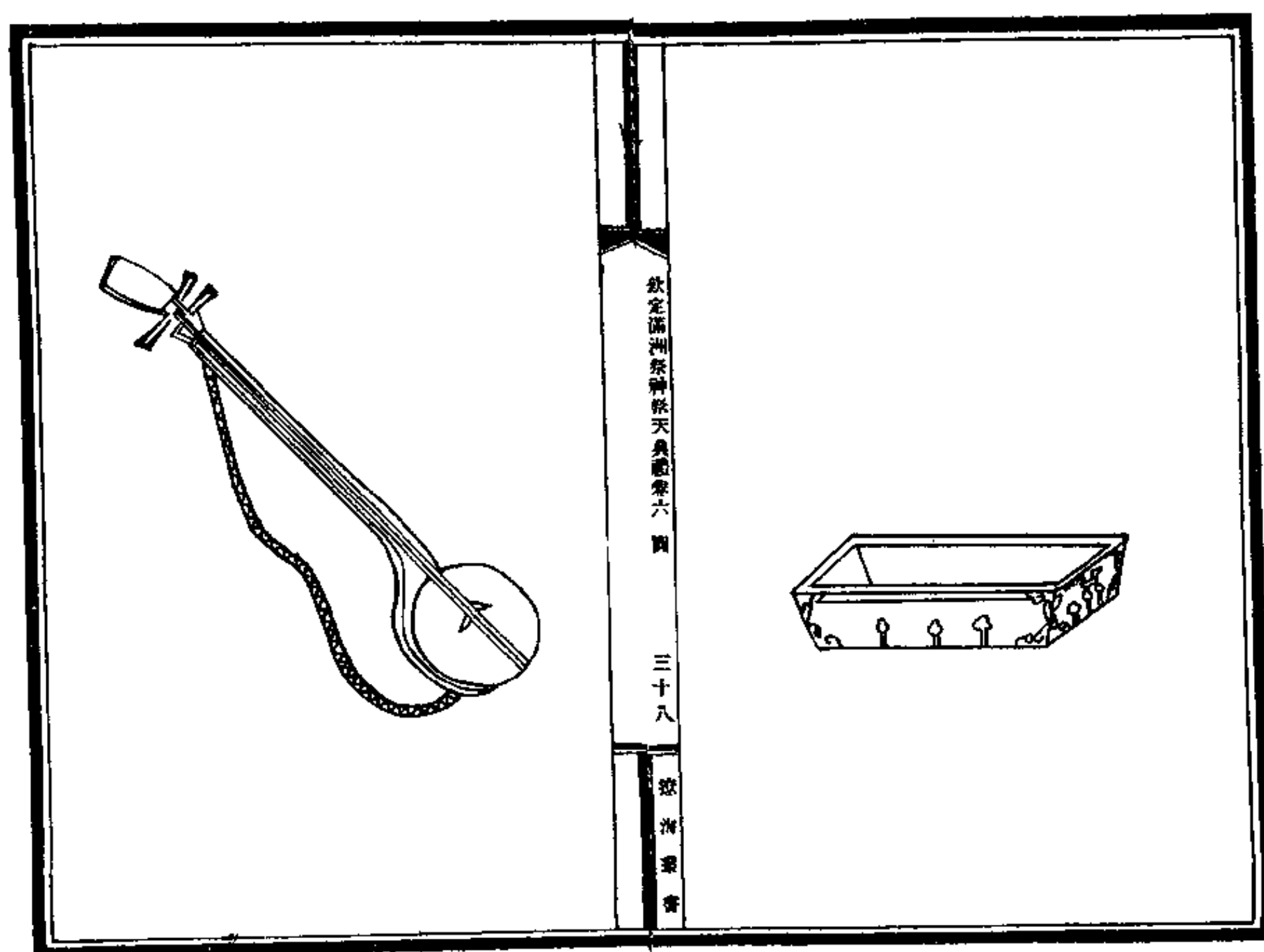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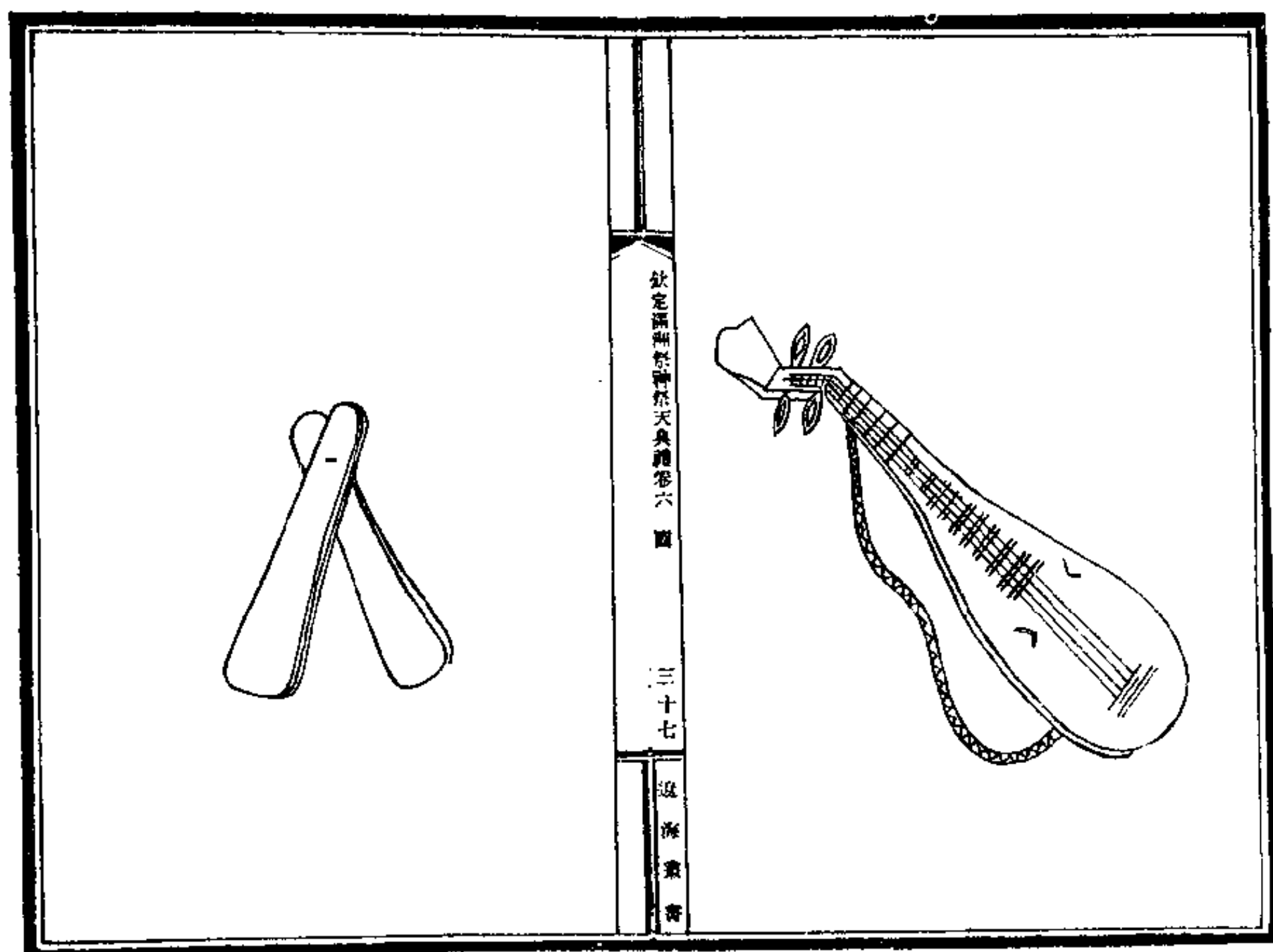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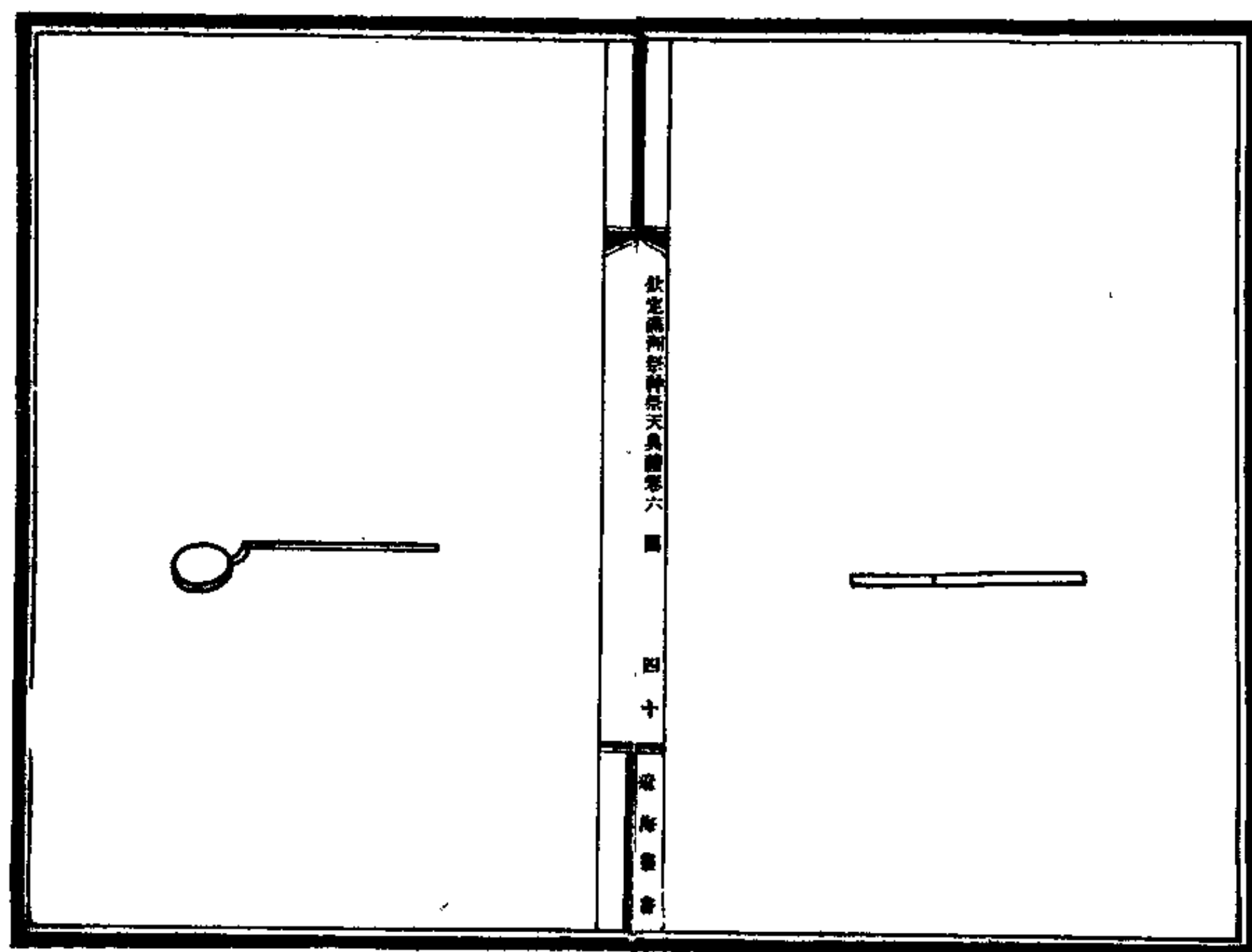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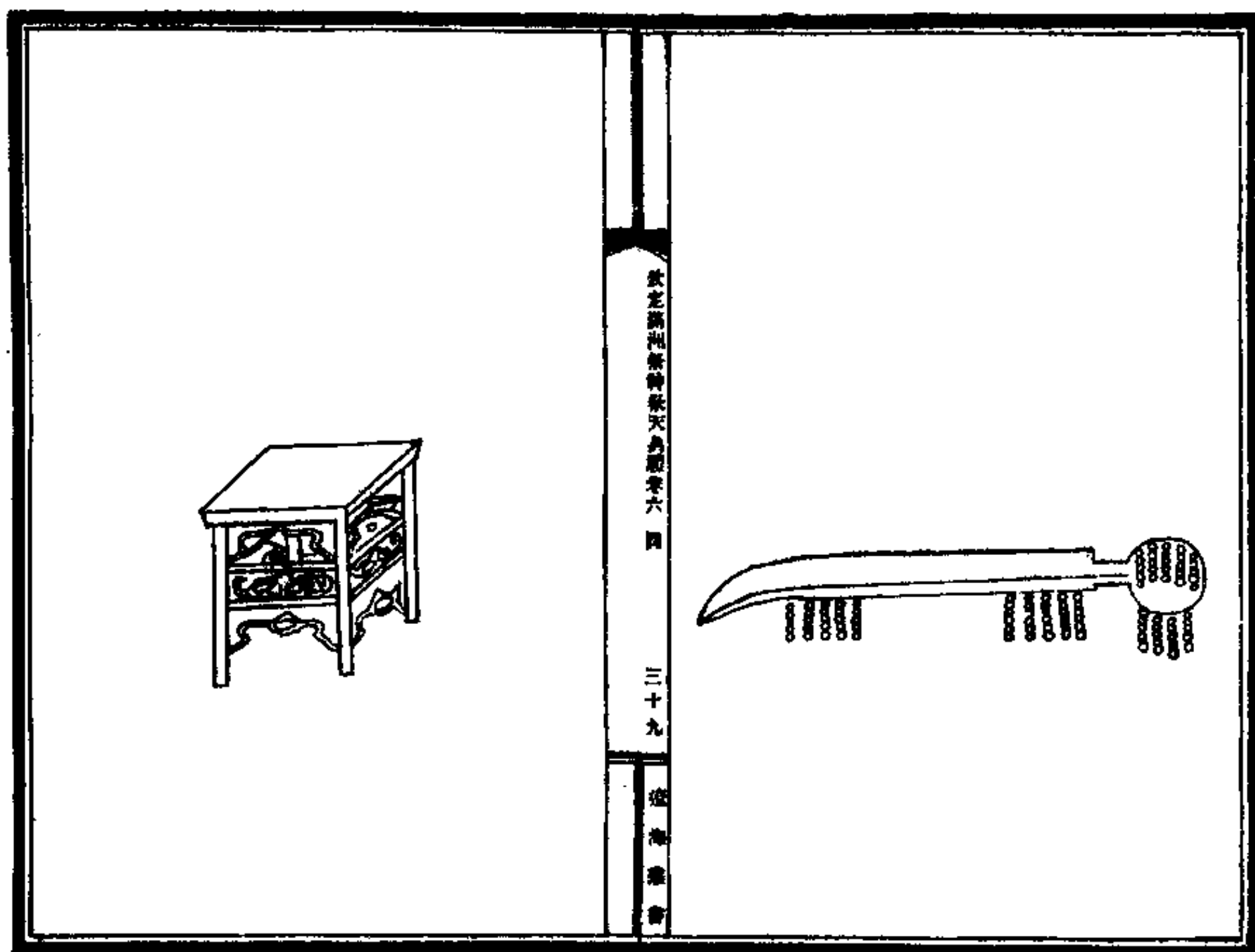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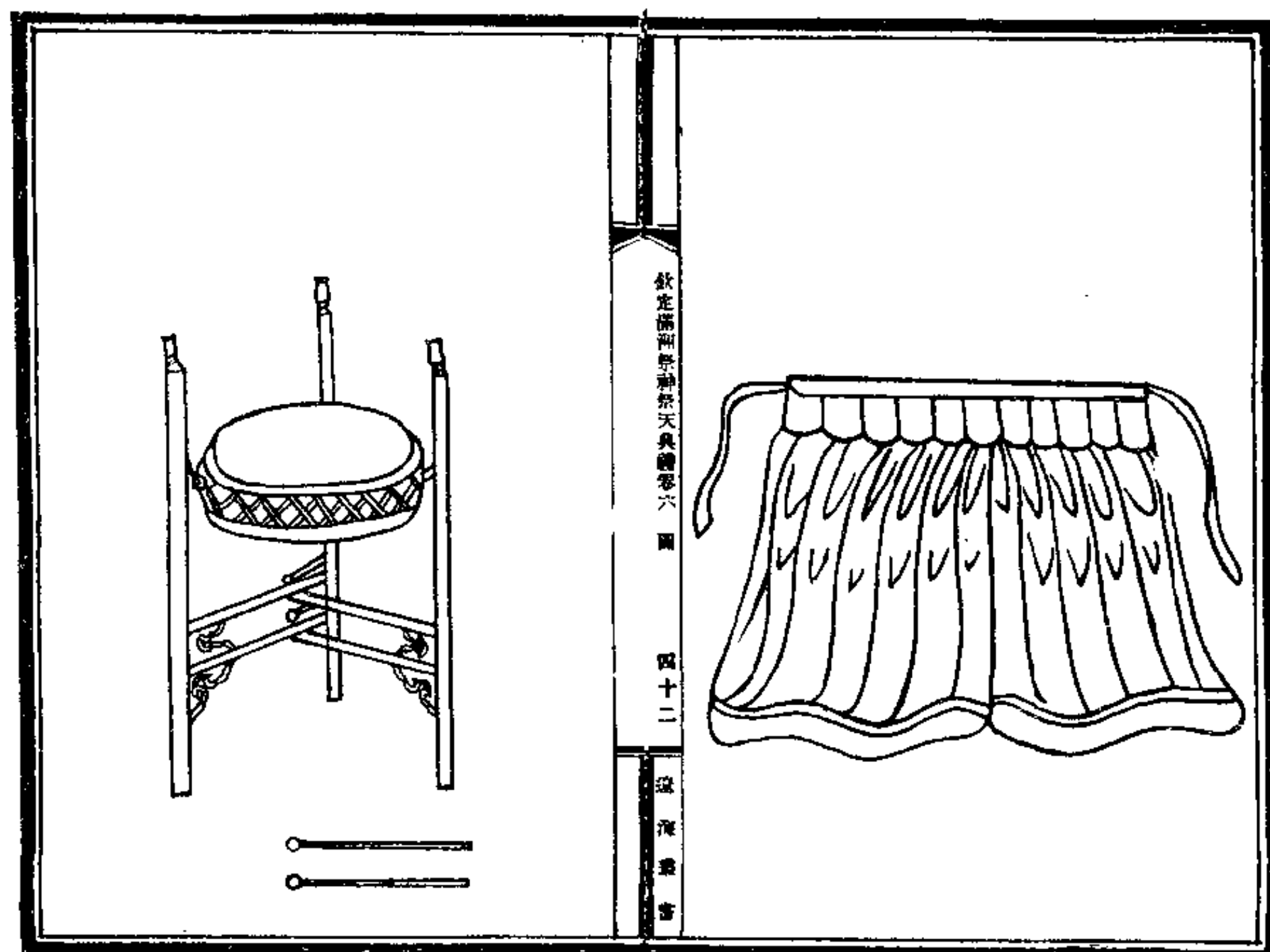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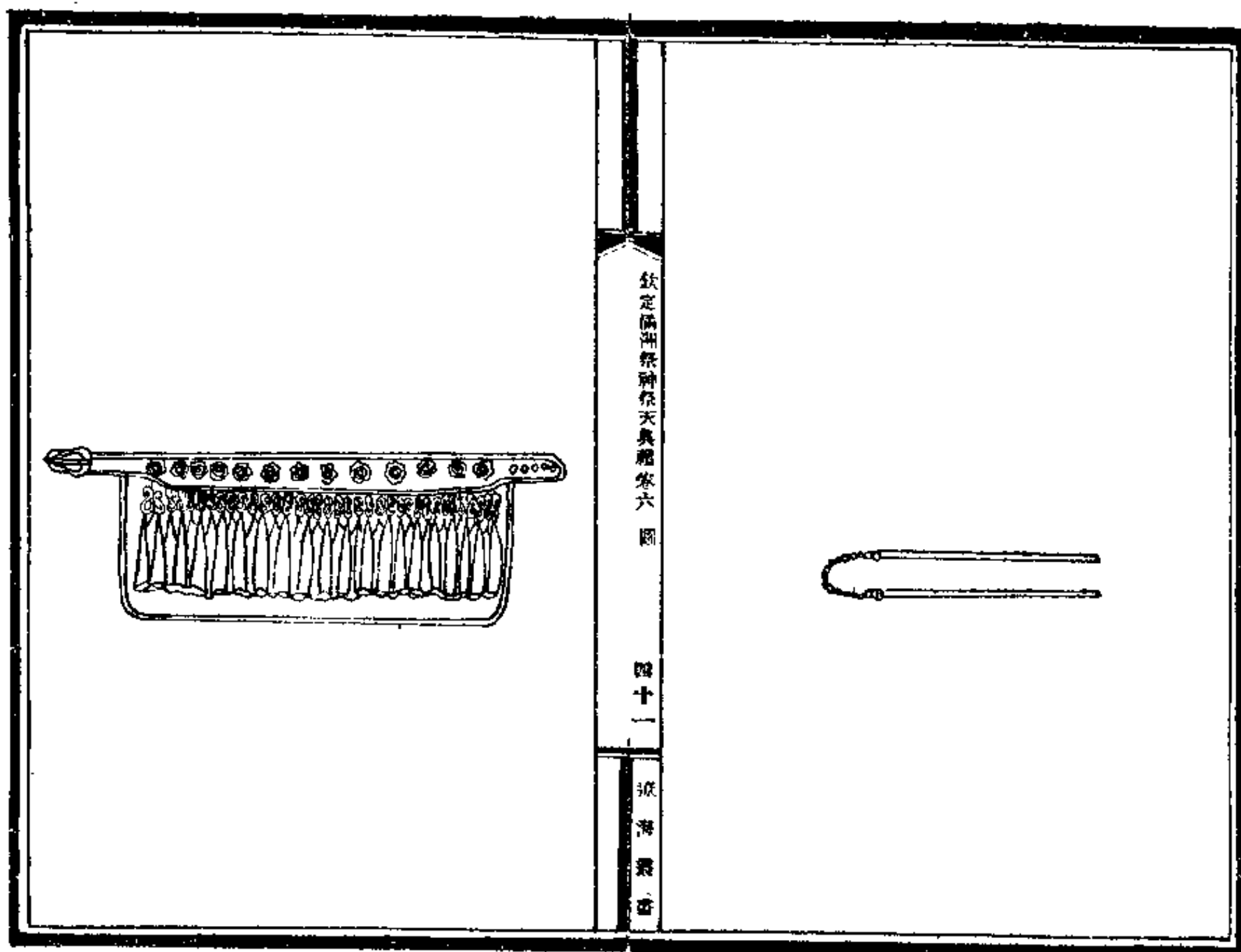
卷八 合木 四 七 〇 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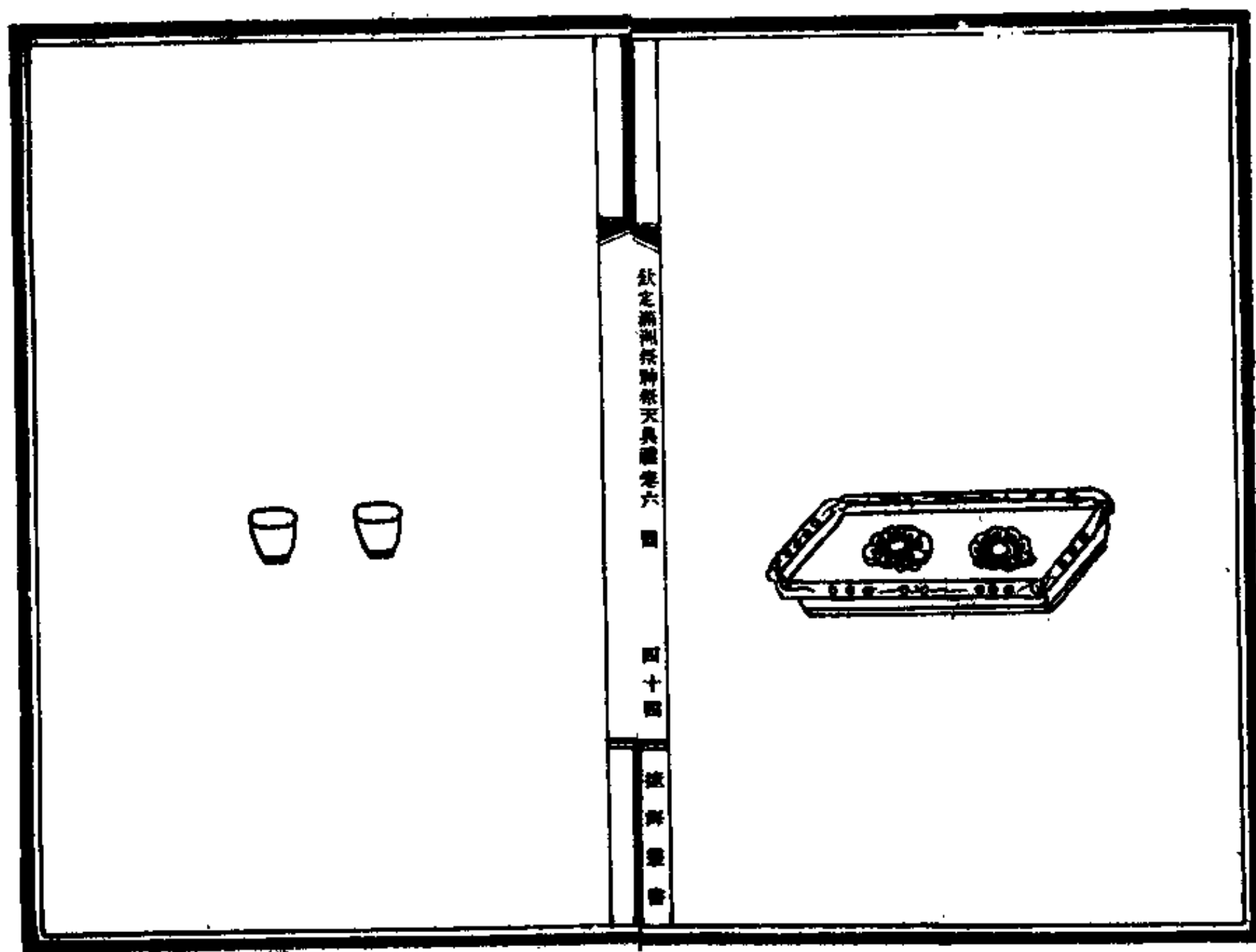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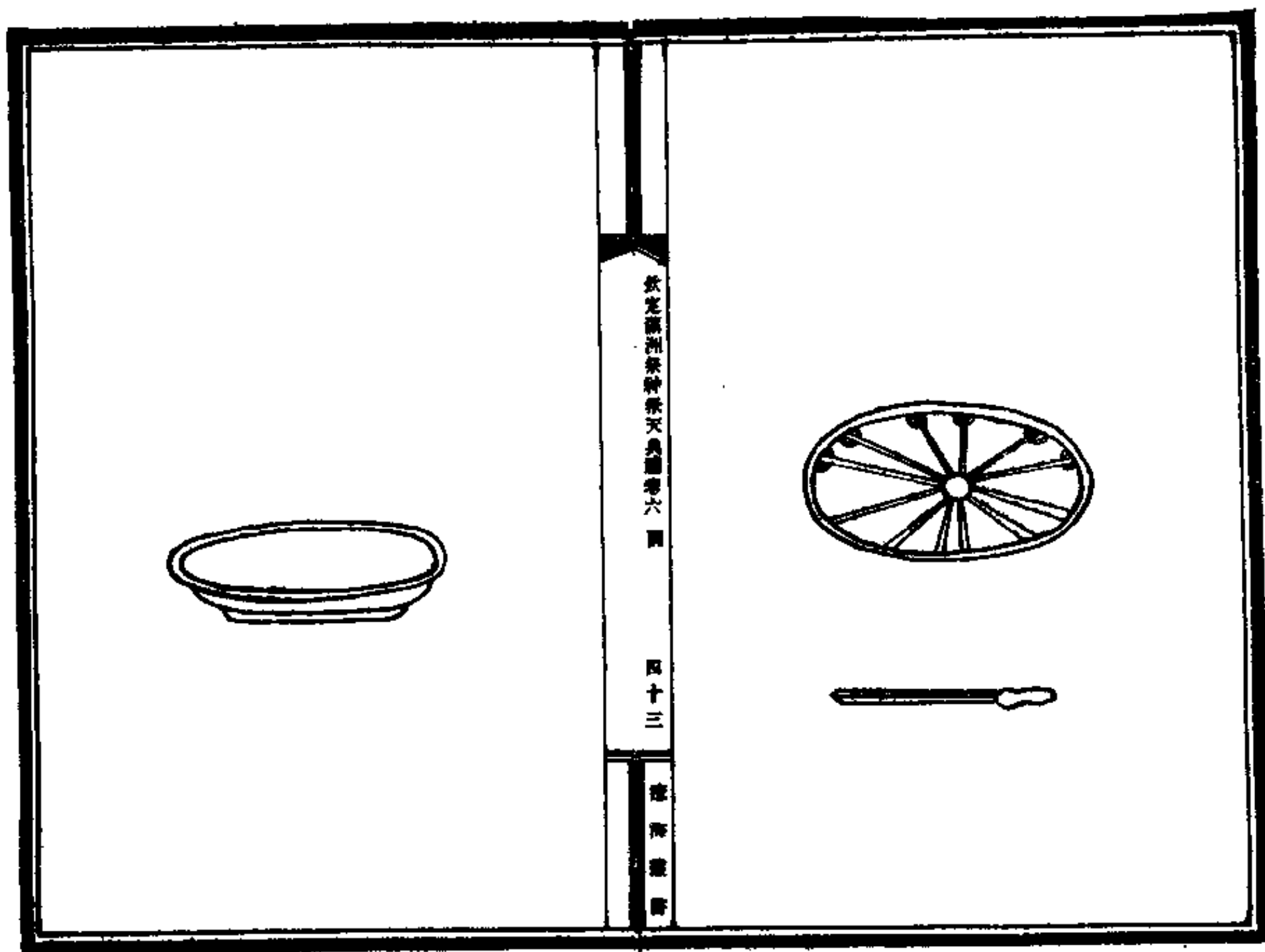
八 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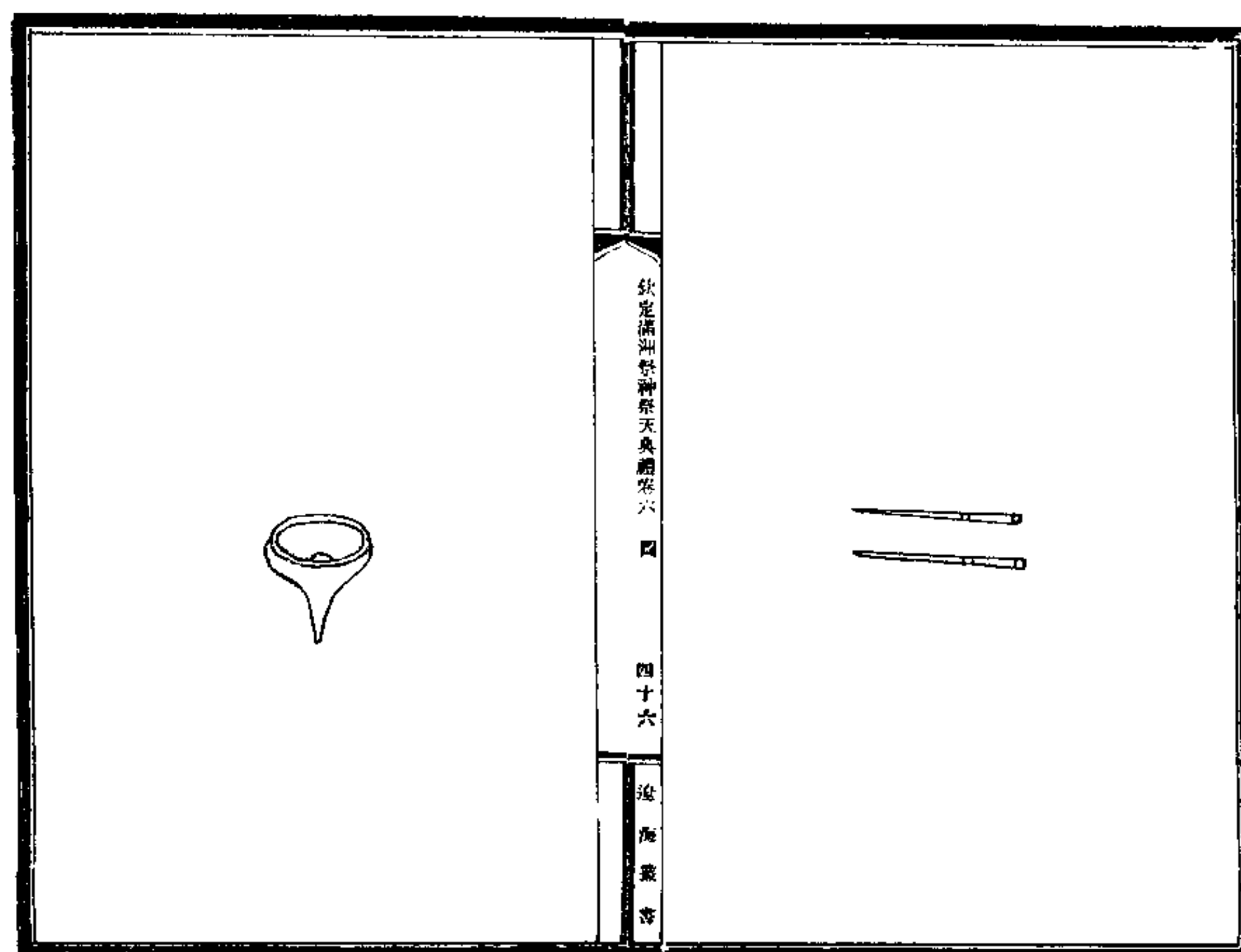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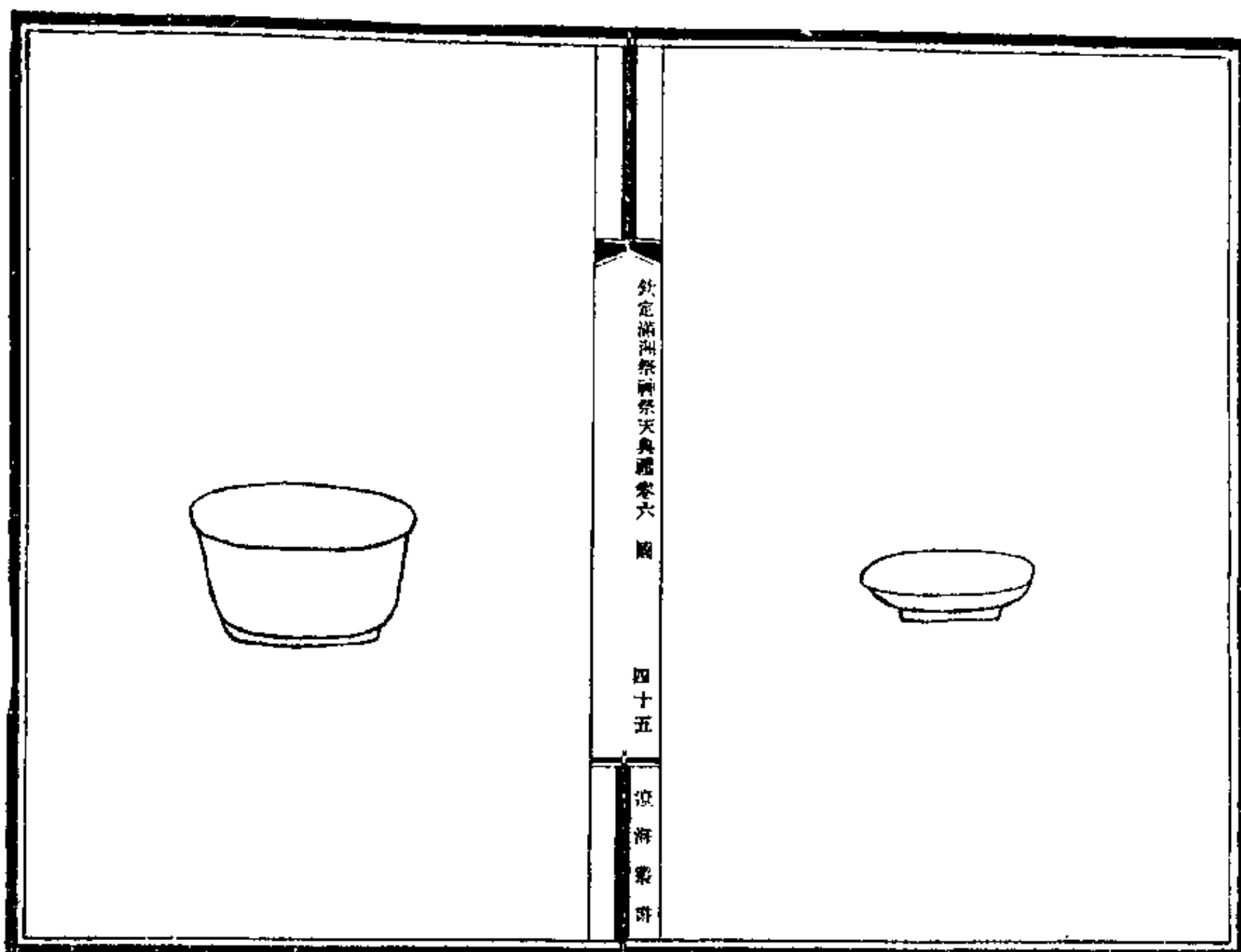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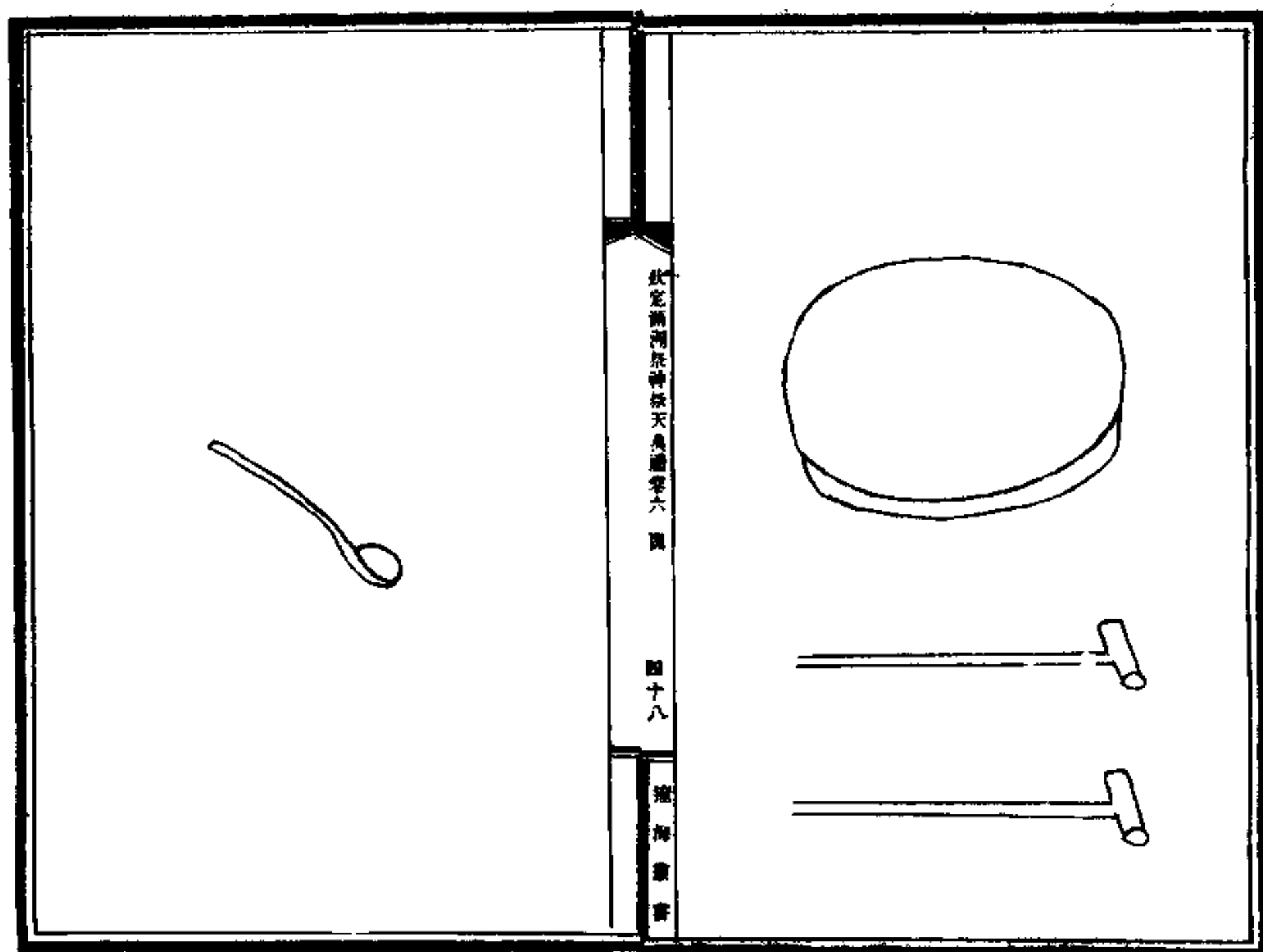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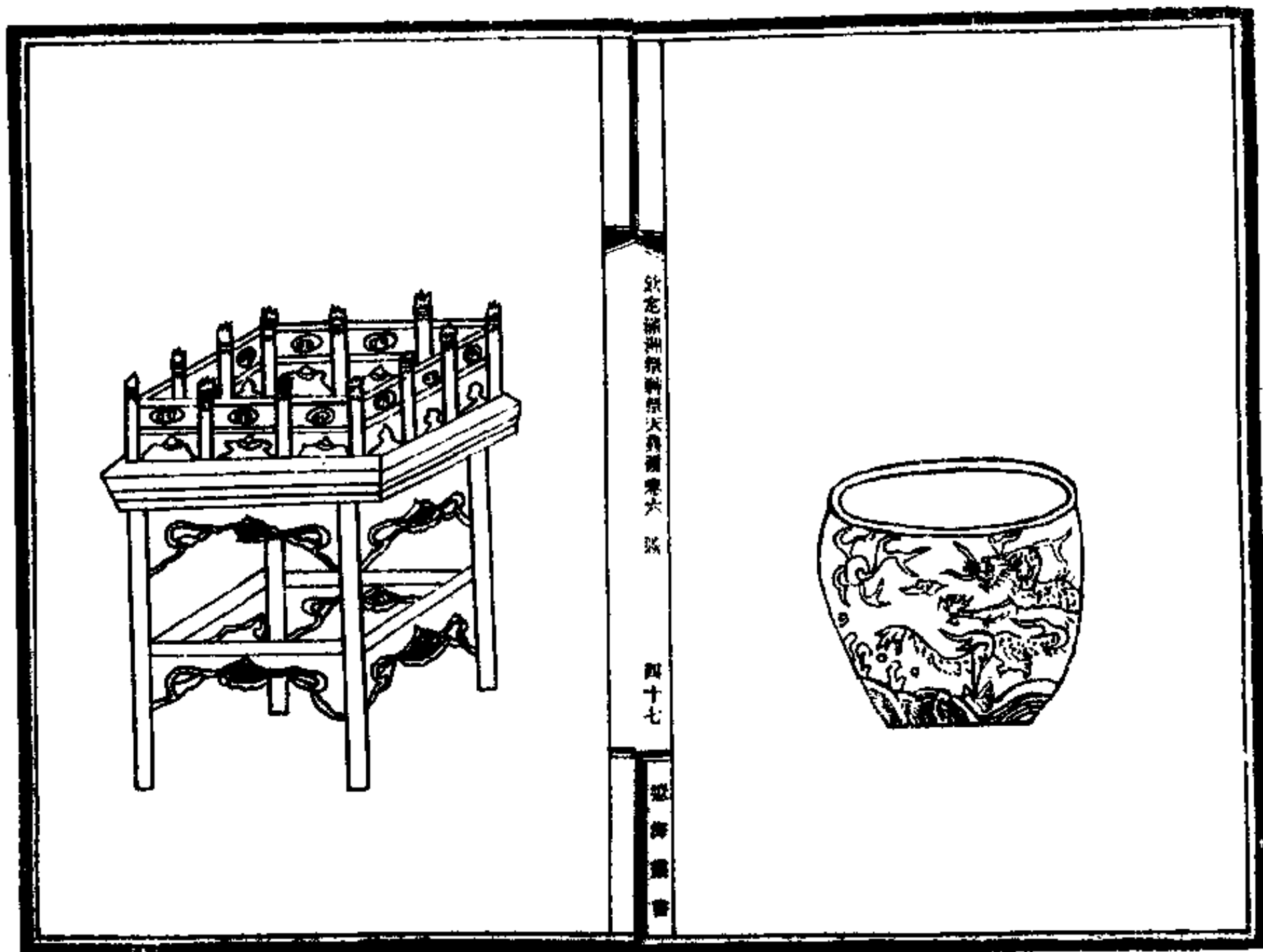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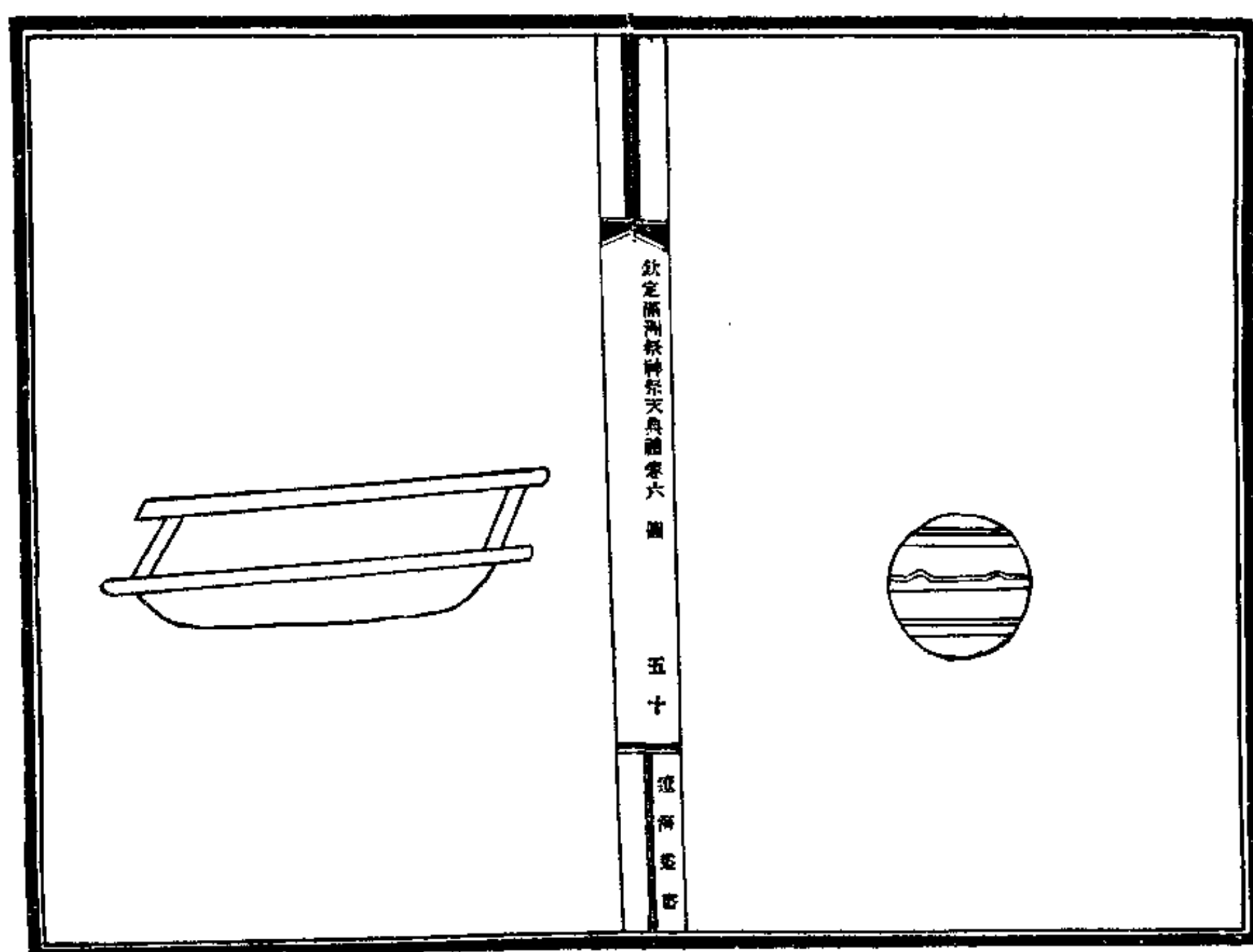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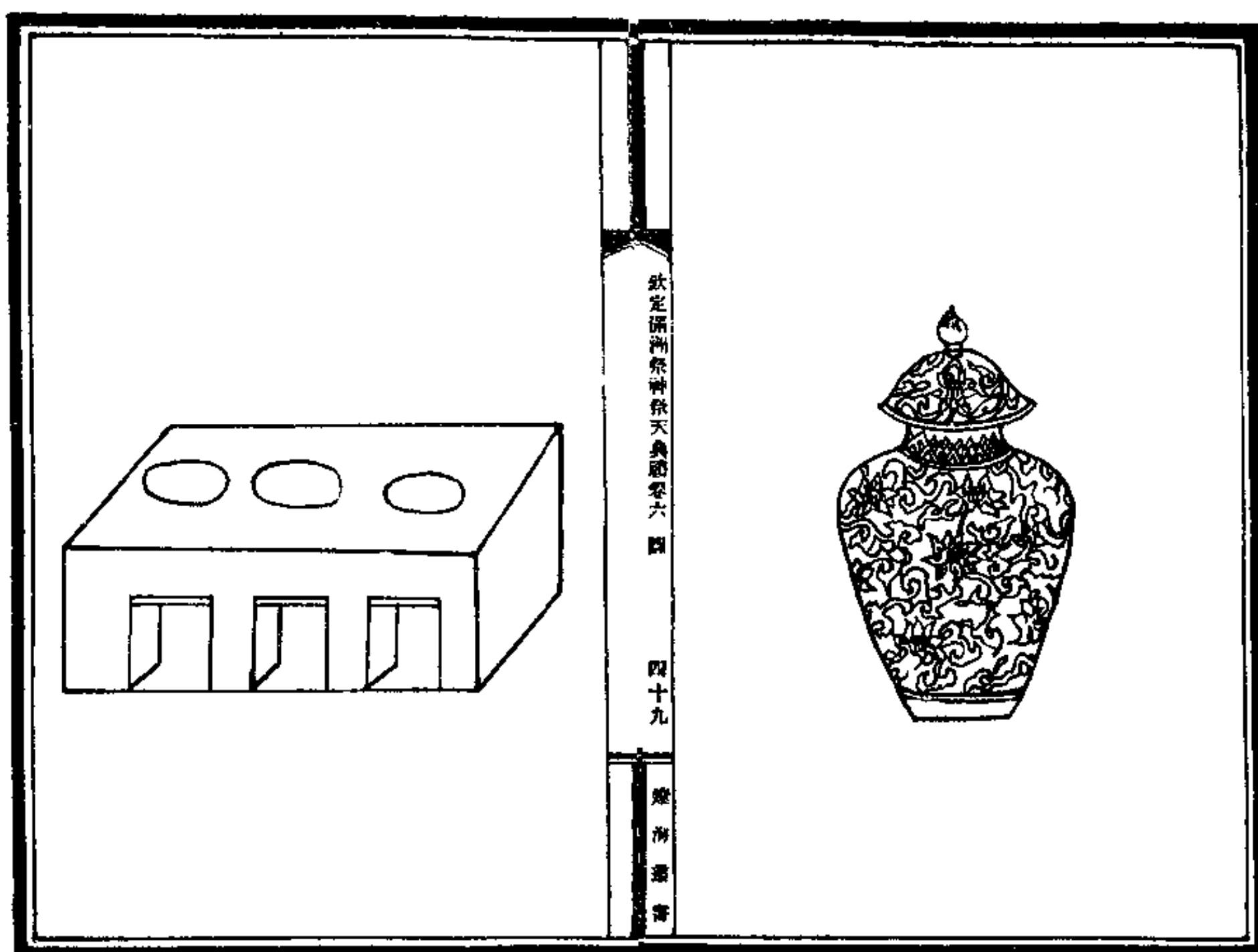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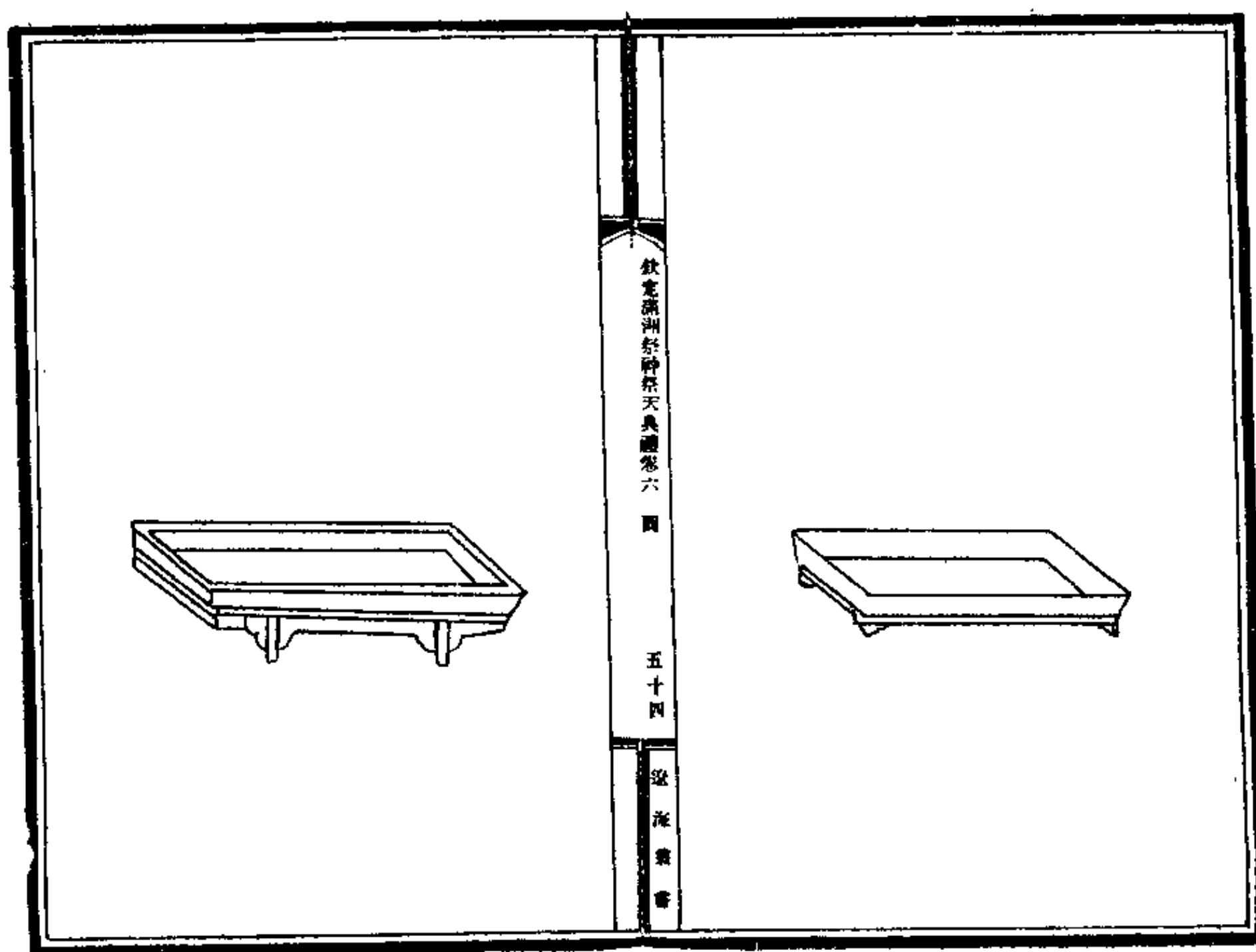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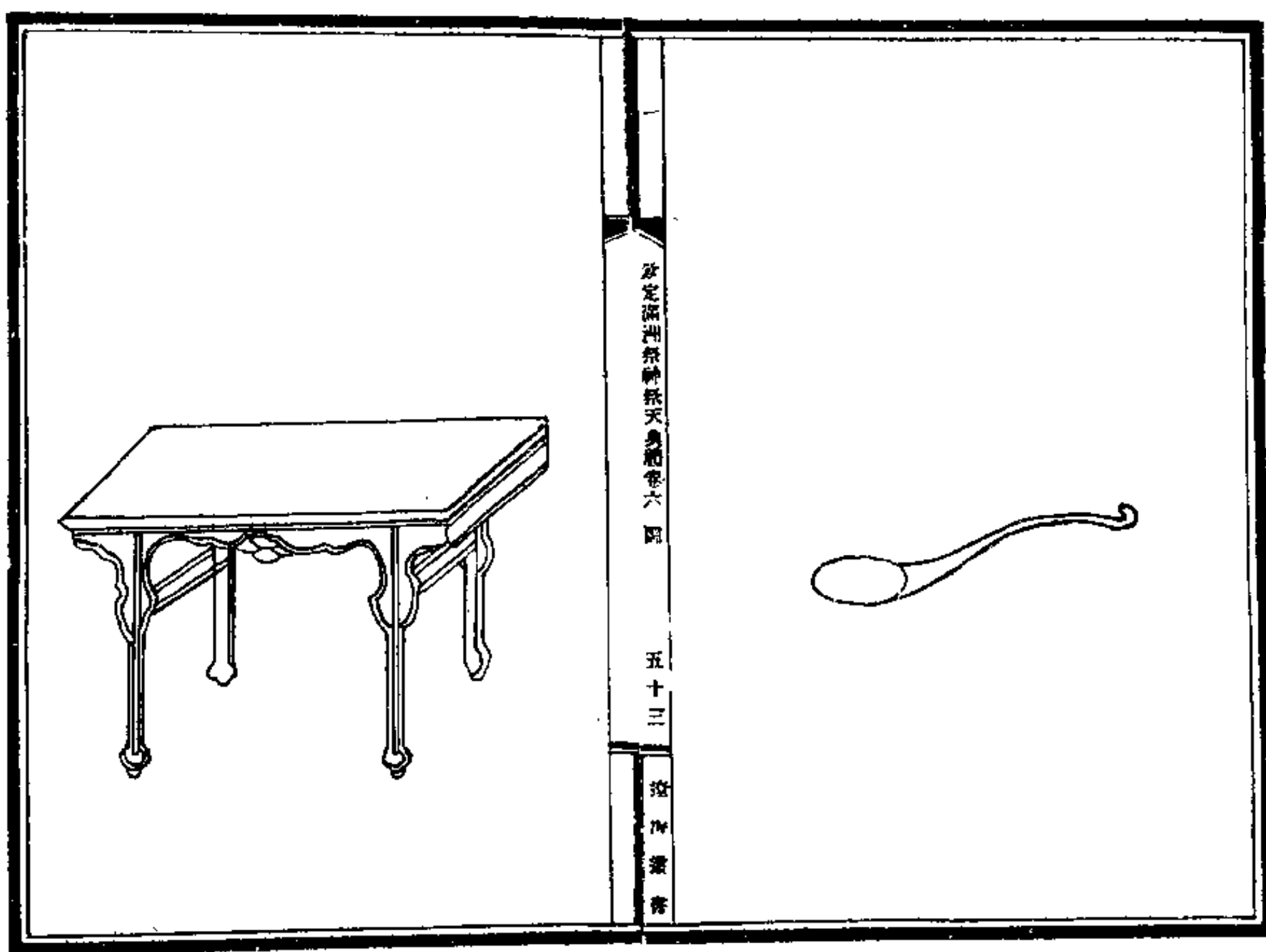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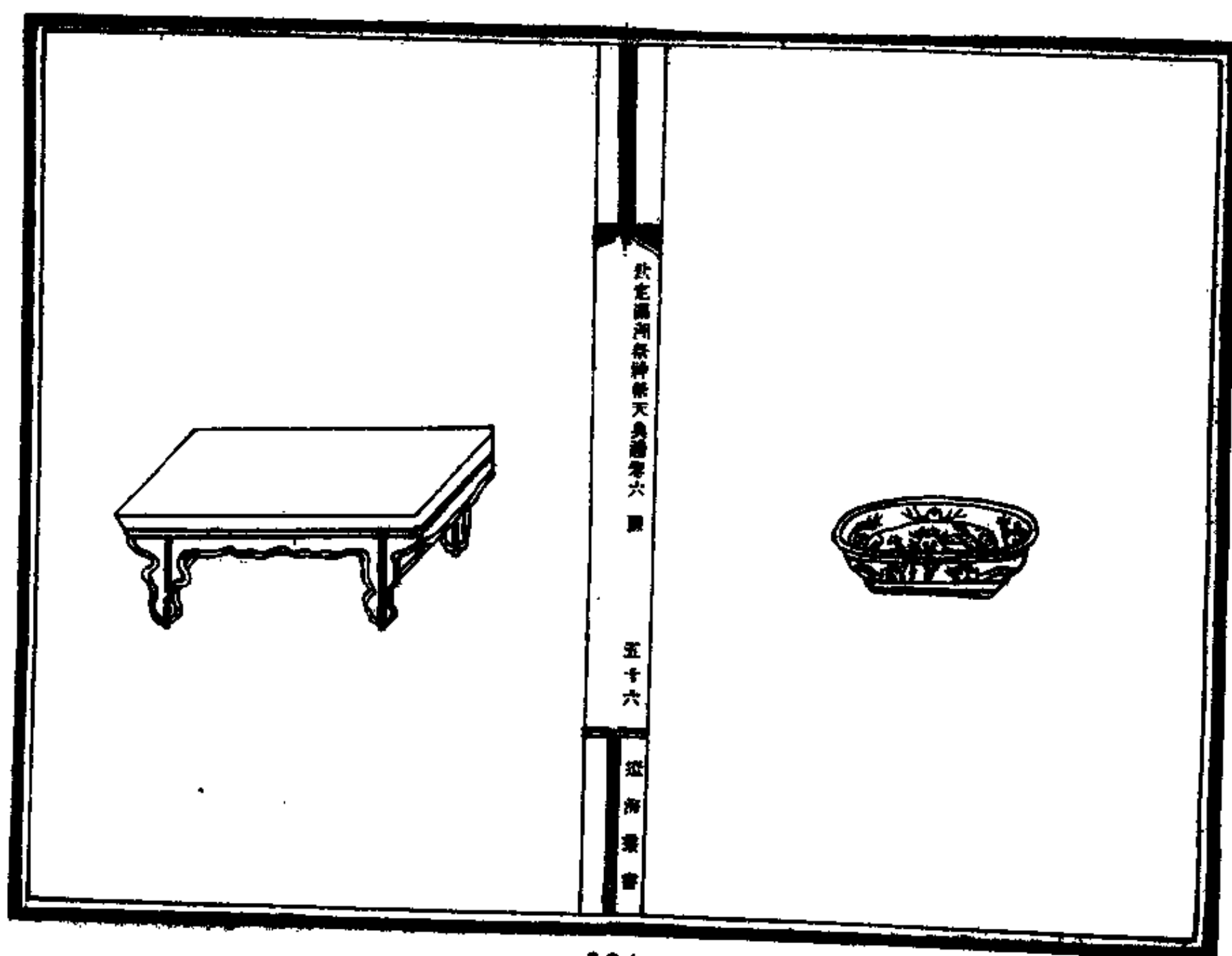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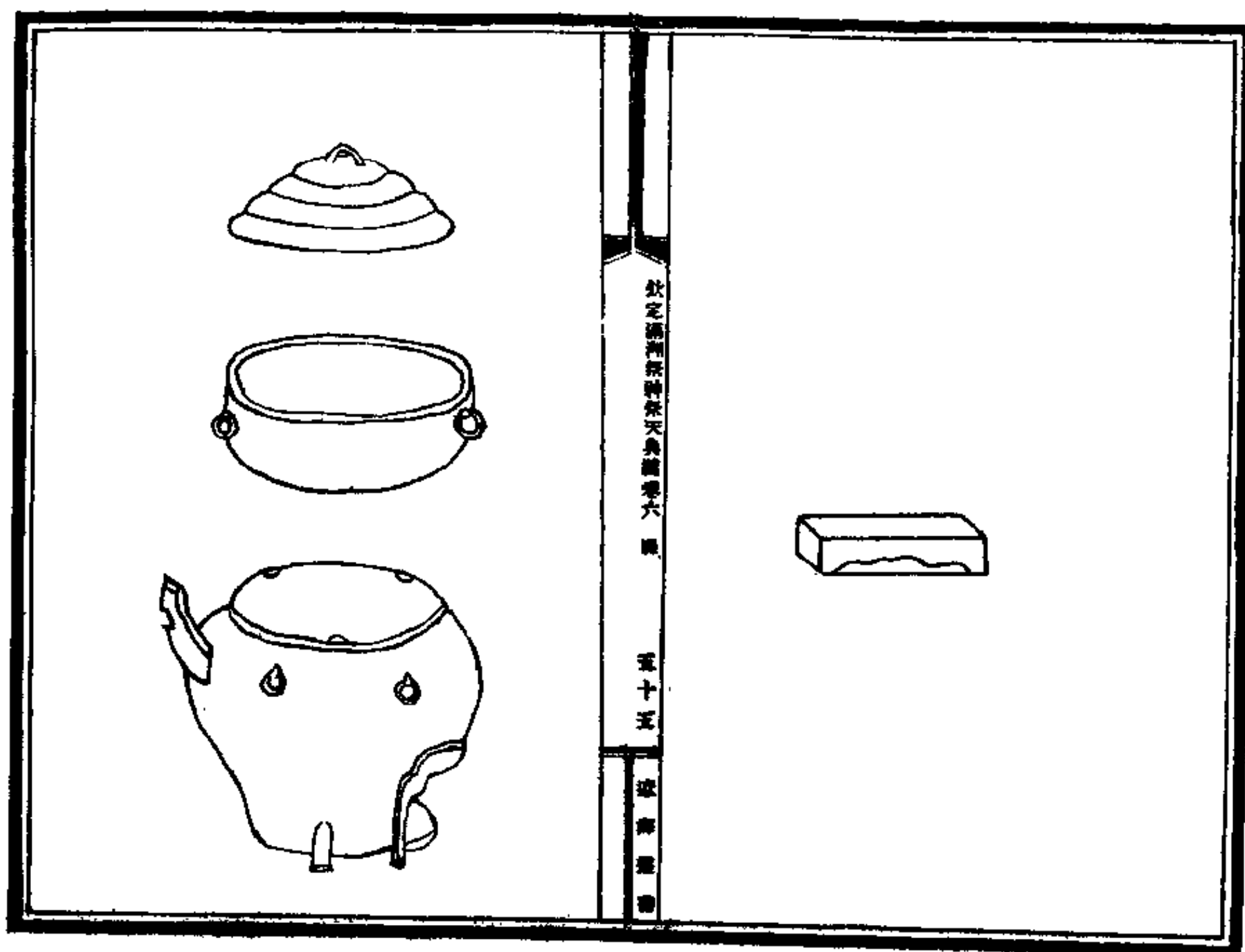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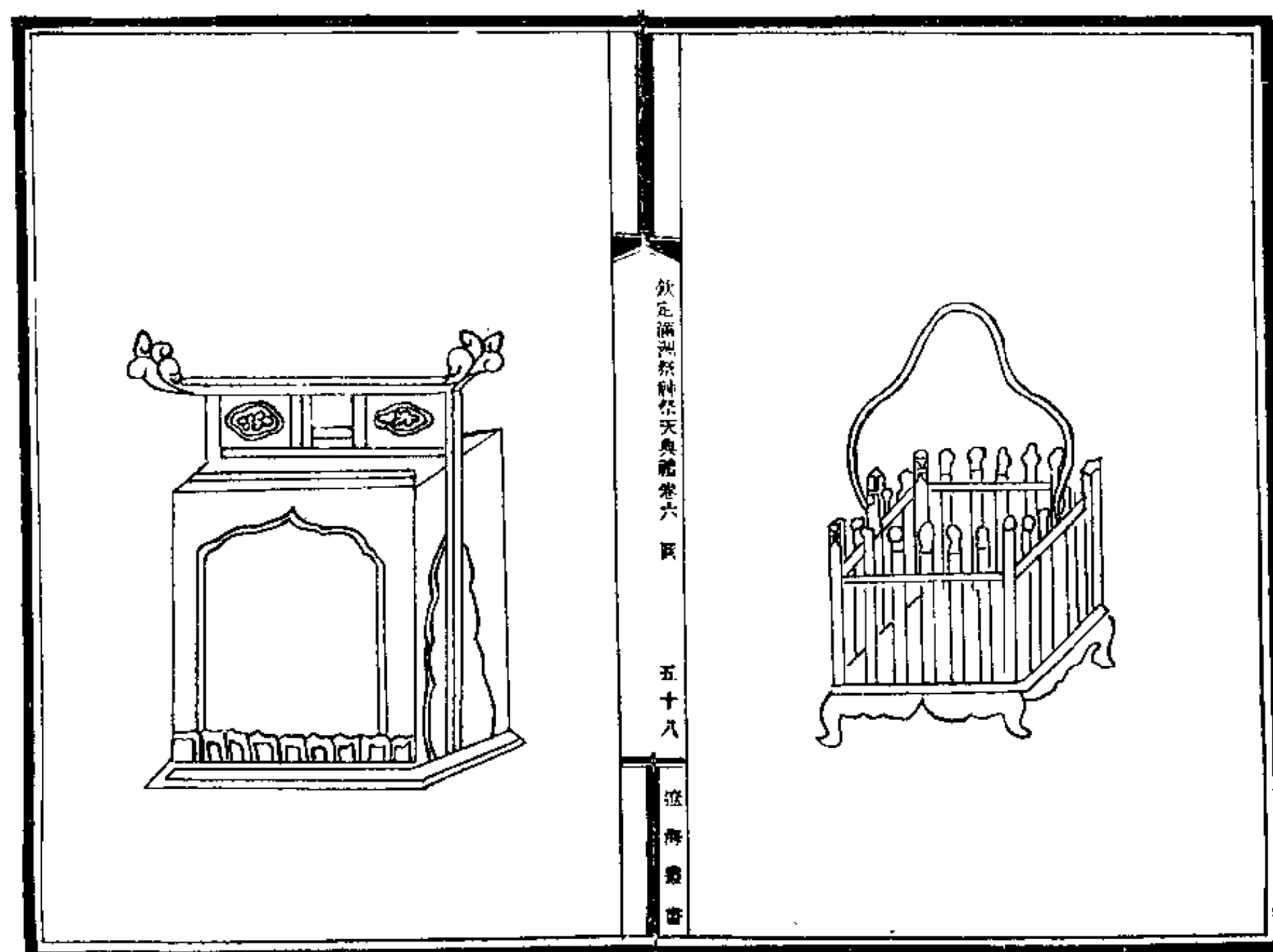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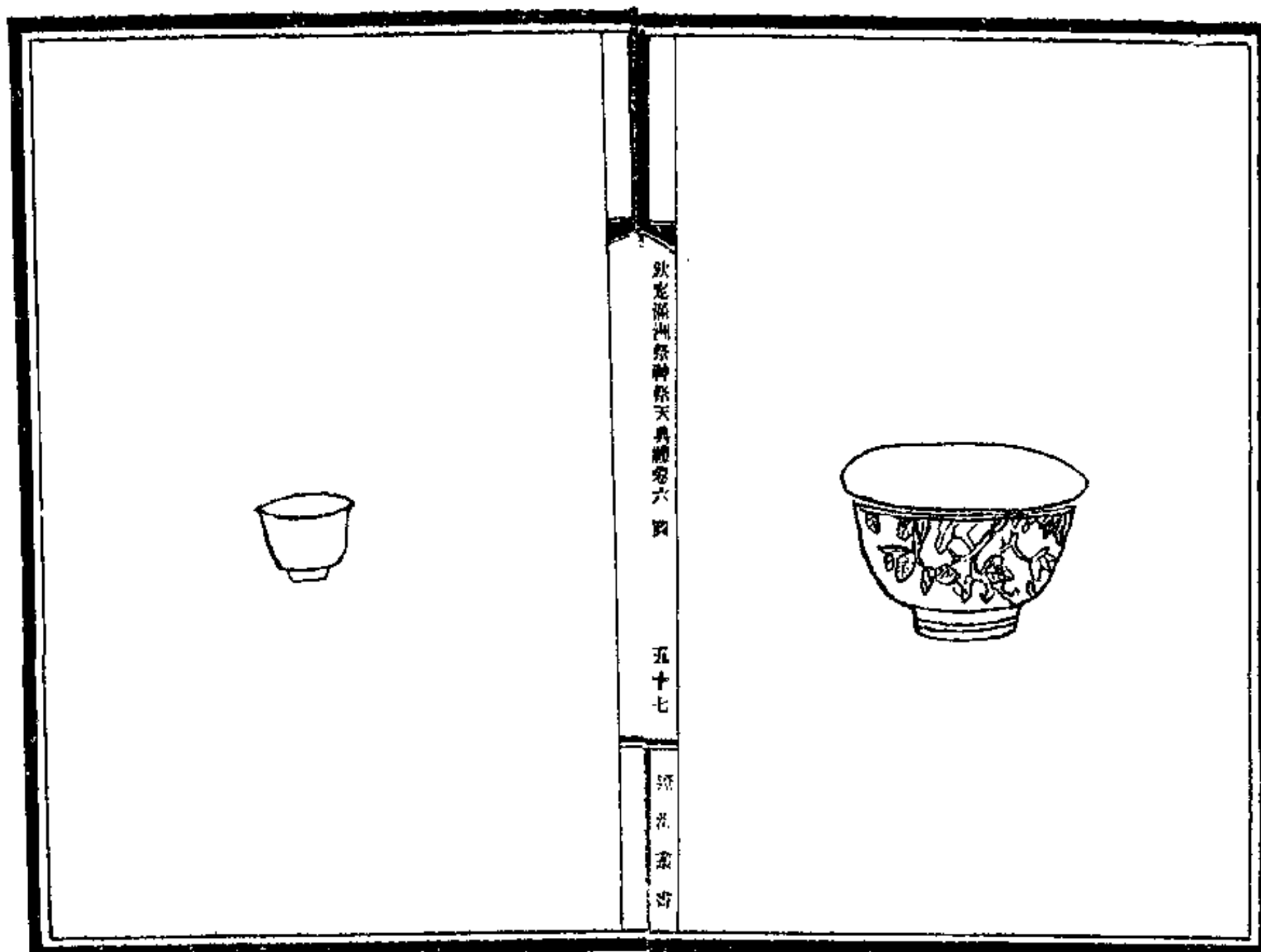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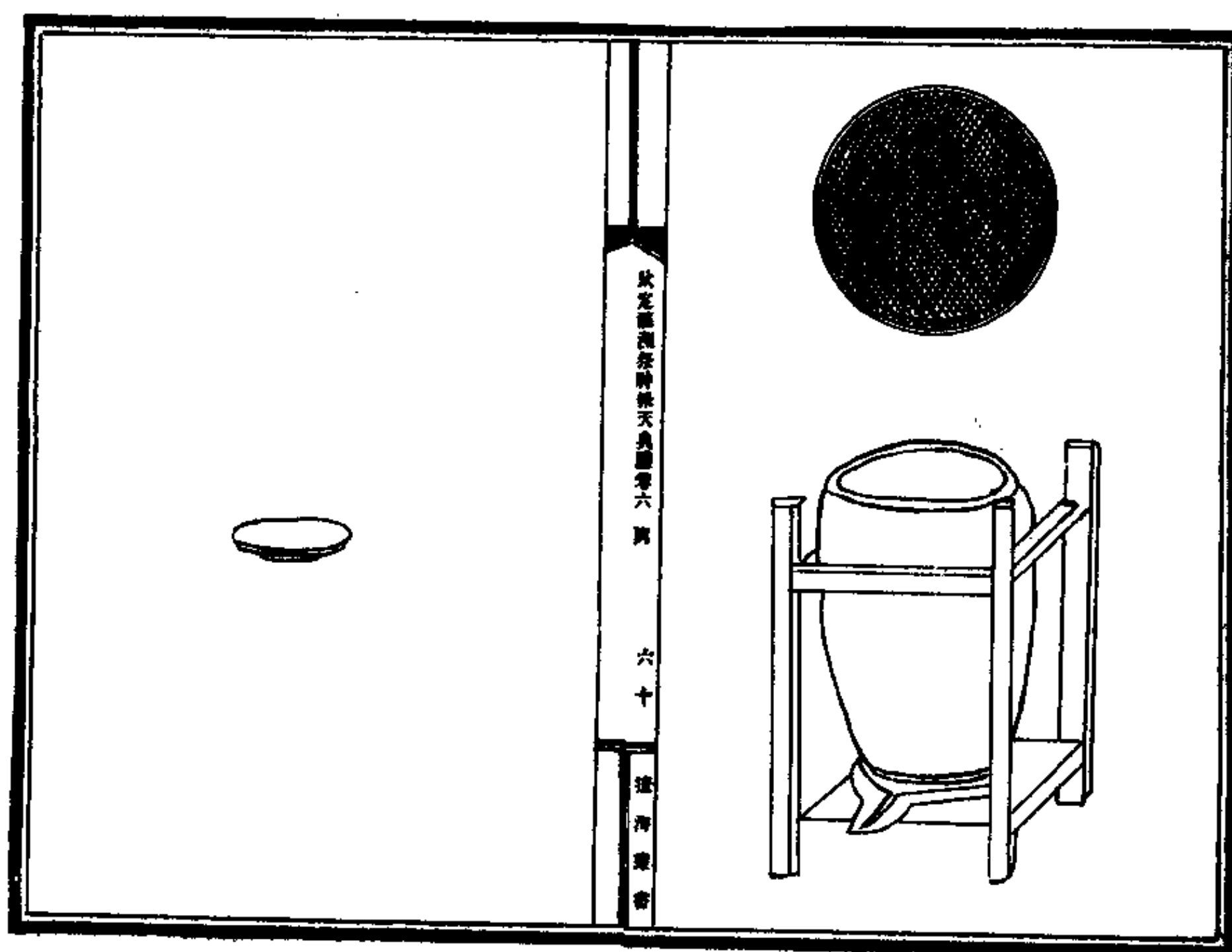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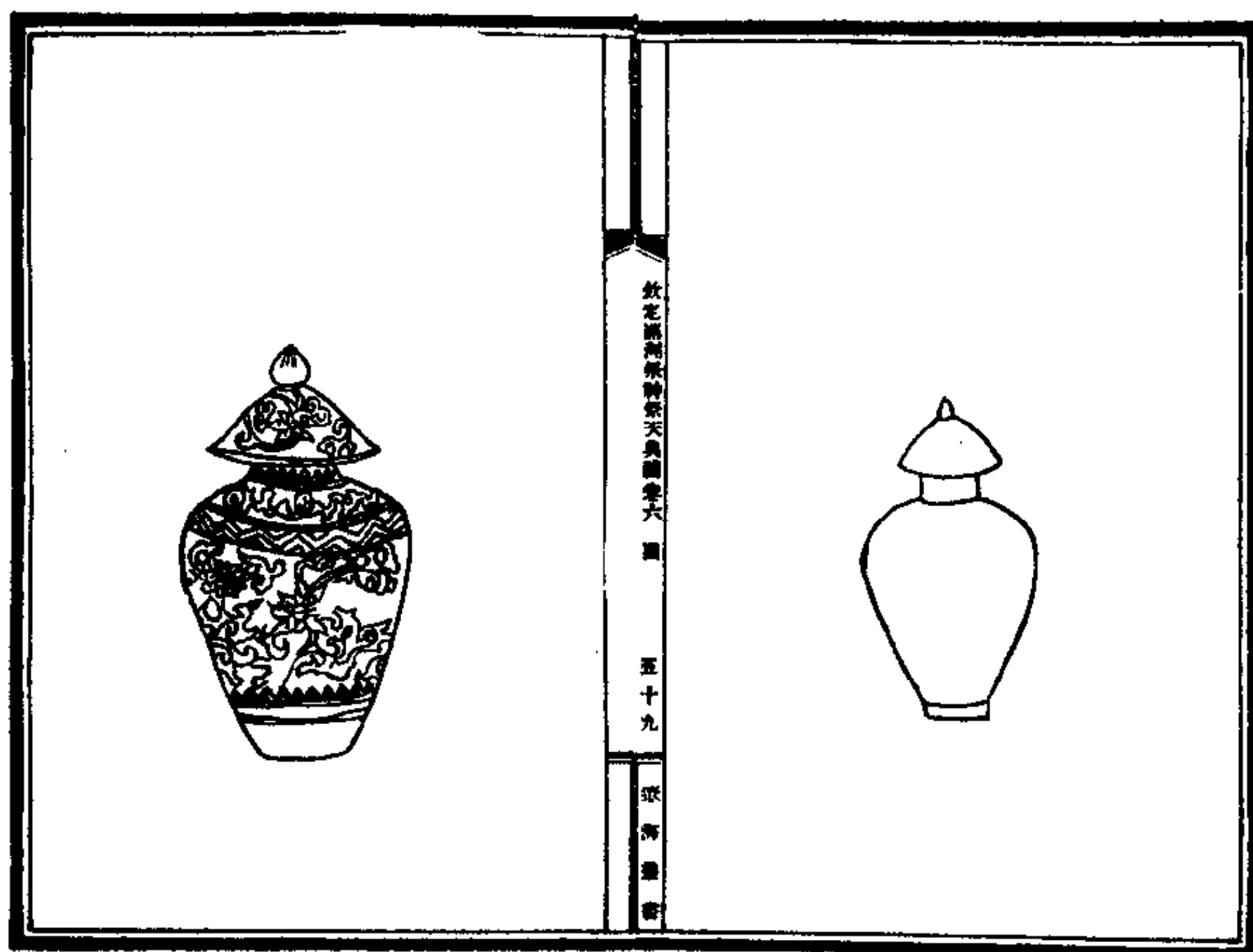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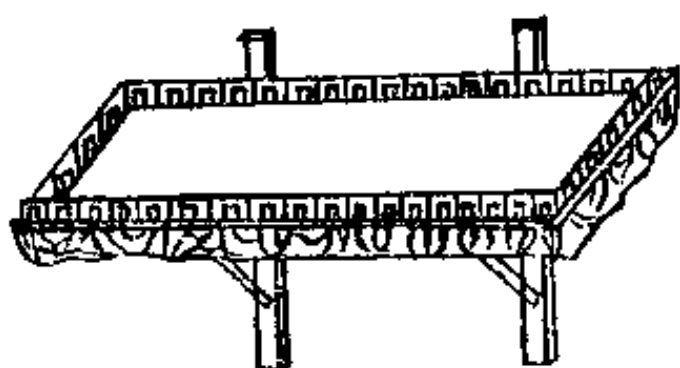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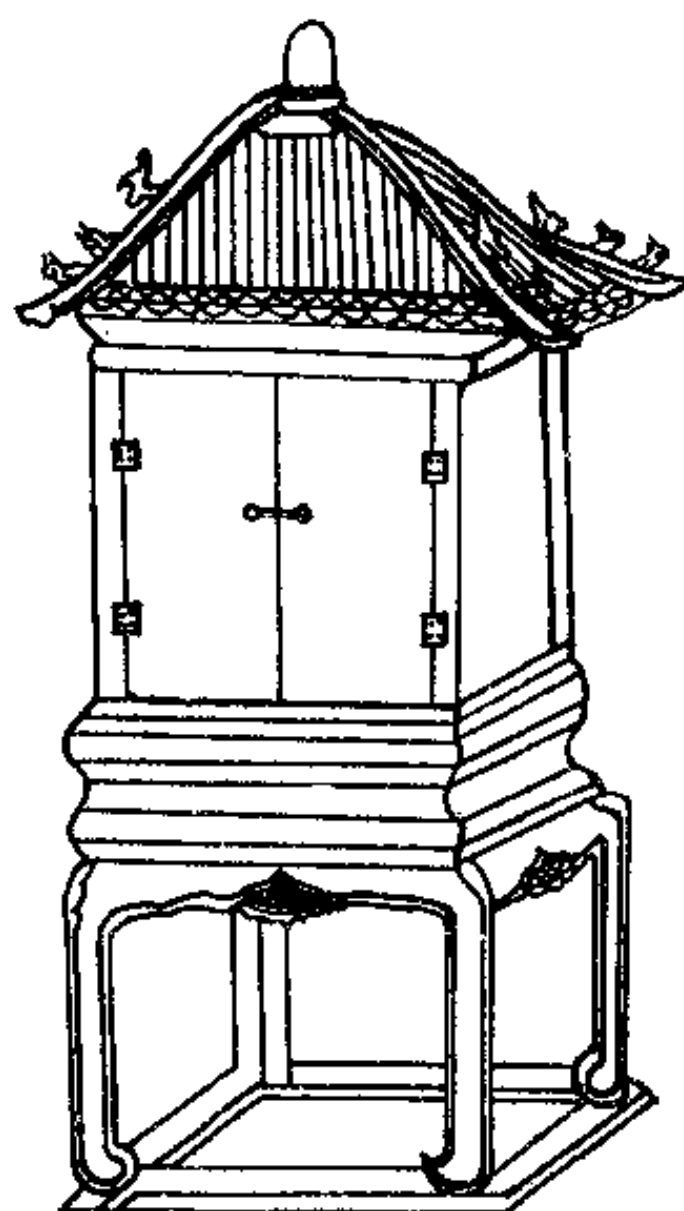




欽定滿洲祭神歌天長國壽六 四

六十一

遼海靈書



道光二十七年重刊

皇朝詩經

知敬學齋藏板

聖域述聞序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等處軍務兼糧餉裕泰撰

黔陽令龍君見田屬教諭黃君仲良編輯廟學典禮聖賢事蹟爲若干卷曰聖域述聞書來問序於余曰覽所謂利人莫大於教成身莫大於學是編也見兩君教士勉學之意焉欣然而爲之序曰古者有學而無廟自唐以來乃因廟而爲學博士之長以時率其子弟肄習俎豆講誦遺文息焉游焉仰觀聖哲將以啓其效法之思是廟學也者興賢育才之地人心風俗之所繫也蓋士之有學亦猶工之居肆農之在畔各於其所各守其業

聖域述聞序

焉顧何如斯可謂之士之業必也讀有用之書爲通儒之學然有次第焉毋或躐等由小學而入大學然後學之體備由家塾而遞升之國學然後學之用賅處則爲佔畢絃誦出則爲條教號令故士多宏俊博識文通武達此之爲通儒此之爲有用之學至於守訓誥而不達經旨高談性理而流於禪寂專攻制舉則鮮習古書勦襲策論則昧於時務嘲弄風月溺情詞翰作爲無益莫濟實用等諸俗學而已此皆空疏無本之士處則無以先民而率教出則無以迪教而化民是豈膠庠造士之意也哉蘇子瞻曰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也久矣豈

真積習使然歟抑亦觀感之無具耶有良有司賢師儒進諸生於廟學觀夫七十子以下凡配食殿庭列獻兩廡碩德名賢鴻儒魁士爲之疊疊道其生平述其言行使知所以維持名教儀型百世者誠非迂闊空疏之所可企及有志之士當必奮然興起求爲通儒有用之學經世濟物之具蒸蒸焉濟濟焉仰副國家菁莪雅化吾見成身之學眾而利人之教於是溥矣於戲懿哉

道光二十一年歲次辛丑冬十二月

聖域述聞序

聖域述聞目錄

黔陽縣教諭黃本驥編輯

湘陰縣學生蔣 瓊重校

卷一

歷朝祀典

卷二

本朝祀典

卷三

文廟位次

大成殿正位

聖域述聞 目錄

至聖先師孔子 附生卒年月日考陳邑考

四配東二位

復聖顏子 述聖子思子 附孔氏世系

四配西二位

宗聖曾子 亞聖孟子 附孟軻配享從祀賢儒及孟氏世系

卷四

十二哲東序六位

開子張 冉子雍 端木子賜 仲子由

卜子商 有子若

十二哲西序六位

冉子耕 宰子弓 冉子求 言子偃

卷五

朱子熹

卷六

東廡先賢三十九位

蘧 瑗 澹臺滅明 原 憲 南宮适

商 瞿 漆雕開 司馬耕 梁 鱣

冉 孺 伯 虔 冉 季 漆雕徒父

漆雕哆 公西赤 任不齊 公良孺

聖域述聞 目錄

公肩定 鄭 單 罕父黑 榮 旂

左人郢 鄭 國 原 亢 廉 潔

叔仲會 公西與如 郢 翼 陳 亢

琴 張 步叔乘 秦 非 顏 嚮

顏 何 縣 亶 樂正克 萬 章

周敦頤 程 顥 邵 雍

卷七

西廡先賢三十八位

林 放 宓不齊 公治長 公皙哀

高 柴 樊 須 商 澤 巫馬施

顏辛	曹卹	公孫龍	秦商
顏高	壤駟赤	石作蜀	公夏首
后處	奚容蒨	顏祖	句井疆
秦祖	縣成	公祖句茲	燕伋
樂欬	狄黑	孔忠	公西蒧
顏之僕	施之常	申根	左邱明
秦冉	牧皮	公都子	公孫丑
張載	程頤		
卷八			
東廡先儒二十六位			
聖域述聞	目錄	三	
公羊高	伏勝	董仲舒	后蒼
杜子春			
卷九			
諸葛亮	王通		
卷十			
陸贄			
卷十一			
范仲淹	歐陽修		
卷十二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呂祖謙

卷十三	蔡沈	陳淳	魏了翁	王柏
卷十四	趙復	許謙	吳澄	
卷十五				
胡居仁	王守仁			
卷十六				
羅欽順	黃道周			
卷十七				
湯斌				
聖域述聞	目錄	四		
卷十八				
西廡先儒二十七位				
穀梁赤	高堂生	孔安國	毛萇	
鄭康成	范寧			
卷十九				
韓愈				
卷二十				
胡瑗	司馬光			
卷二十一				
尹焞	胡安國			

卷二十二

張栻 陸九淵

卷二十三

黃榦 真德秀 何基 文天祥

卷二十四

陳潛 金履祥 許衡

卷二十五

薛瑄 陳獻章 蔡清 呂坤

孫奇逢

卷二十六

聖域述聞 目錄

三

劉宗周

卷二十七

陸隴其

卷二十八

崇聖祠位次正祀五位

肇聖王

裕聖王

詒聖王

昌聖王

啓聖王

東配先賢二位

顏氏無繇

孔氏鯉

西配先賢二位

曾氏點 孟孫氏激

東廡先儒三位

周輔成 程珦 蔡元定

西廡先儒二位

張迪 朱松

歷來著述家所輯嘉言懿行之書不下數百十種類皆爲學者昭法守備鑒戒也竊謂希賢入聖之方明體達用之學莫備於聖門諸賢莫粹於從祀諸儒歷代禮臣詳議而精擇之至我

朝爲大儒上下古今數千百年自七十子後僅得五十

聖域述聞 目錄

六

餘人可謂審矣是編於聖賢事蹟博採古書人所習見及記載未純正者不採漢唐以下一以正史爲據惟於各傳後增入從祀年代以備查攷不見正史者如隋王通宋周張之父元陳潛明孫奇逢雖有及他說亦不泛徵

本朝湯陸二儒敬錄

國史本傳各已述聞蓋不敢一字妄作也編成書其體例如此本驥謹識

聖域述聞卷一

三長物齋叢書

漢高祖十二年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元帝永光元年詔孔霸以食邑八百戶奉孔子祀成帝綏和元年以孔子為殷後詔封其裔世吉為紹嘉公平帝元始元年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封孔均為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奉其祀後漢光武帝建武五年十月幸魯使大司空宋宏祠孔子十四年封孔子後志為褒成侯明帝永平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章帝元和二年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

聖域述聞 卷一

及諸孔男女帛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成侯孔損為褒亭侯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桓帝元嘉三年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掌廟中禮器詔魯相選年四十以上通一經者為之靈帝建寧二年魯相史晨奏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以供禋祀光和元年置鴻都學書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魏文帝黃初二年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齊王芳正始二年二月五年五月七年十二月皆使太常以太牢

祠孔子於辟雍以頒配晉武帝泰始三年徙宗聖侯孔震為奉聖亭侯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七年命皇太子祀孔子穆帝升平元年親釋奠於中堂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詔魯郡營造明里修復學舍以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蠲其賦役供給饌掃并種松柏六百株封孔鮮為奉聖侯孝武帝孝建元年詔建孔子廟制同諸侯之禮厚給祭秩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淵配太平真君十一年帝至鄒山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孝文帝延興二年詔祭孔子制用酒脯禁婦女祈福犯者以違制論三年封孔乘

聖域述聞 卷一

為崇聖大夫給十戶以供灑掃太和十三年立孔子廟於京師十六年改諡孔子曰文聖尼父告諡孔廟十九年幸魯城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顏氏四人為官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戶奉孔子祀命兗州為孔子起園柏修廢建碑齊武帝永明二年太子釋奠王公以下悉往觀禮四年車駕幸學七年詔改築孔子廟量給祭秩禮同諸侯明帝永泰元年詔復孔子祭秩使率領儒士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封崇聖侯孔長為恭聖侯邑一百戶奉孔子祀并下魯郡修治廟宇遣使致祭陳後主至德三年改築孔子舊廟以時饗奠十二

月釋奠於先師設金石之樂北周武帝天和元年詔胄子入學行釋奠禮宣帝大象二年帝幸露門學行釋奠禮追封孔子爲鄒國公以其後孔渠襲爵別於京師置廟隋煬帝大業四年立孔子後爲紹聖侯令有司求其苗裔唐高祖武德二年立孔子廟於國子監七年二月釋奠於國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九年封孔子後爲褒聖侯太宗貞觀二年給兗州孔子廟戶二十以奉享升孔子爲先聖以顏淵配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十一年詔尊孔子曰宣父作廟兗州封孔子後德倫爲褒聖侯十四年帝觀皇太子釋奠於國學二十一年二

聖域述聞

卷一

歷朝祀典

三

月皇太子釋菜於國學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三十二人配享高宗永徽中復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顏淵左邱明以下皆從祀顯慶二年以周公配享武王復以孔子爲先聖乾封元年幸曲阜祠孔子贈太師總章元年皇太子釋奠於學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臧亨元年詔州縣皆營孔子廟開耀元年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武后天授元年封孔子爲隆道公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爲隆道公采邑以奉歲祀子孫

世襲褒聖侯煬帝唐隆元年八月皇太子釋奠於國學睿宗太極元年以兗州隆道公近祠戶三十供灑掃加贈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皆配享明皇開元七年皇太子苗胄於學謁先師八年詔十哲爲坐像曾參特爲之像坐亞之圖七十子及左邱明等二十二入於廟壁十三年幸孔子宅遣使以太牢祭其墓給沂墓五戶二十七年加諡至聖孔子曰文宣王以其祠墜之爲文宣公任州長史先時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墻下至是國學及州學始皆南向以顏淵配贈十哲公曾參以下六十七人皆爲伯兩京之祭牲太牢樂官

聖域述聞

卷一

歷朝祀典

四

縣舞六佾州縣牲少牢而無樂肅宗上元元年仲秋祠太學代宗永泰二年修國學祠堂成行釋奠禮宰相以下就觀德宗貞元九年貢舉人謁先師懿宗乾符二年賜文宣王後一人官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定七十二賢祠享各陳酒脯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幸曲阜祠孔子顯德二年別營國子監立孔子廟宋太祖建隆初於國學塑先聖孔子亞聖顏子及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左邱明等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廡之壁親撰先聖亞聖贊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贊之凡三幸國學謁孔子廟三年詔孔子廟用一品禮立十戟於廟門太宗太平興國

三年復出阜文宣王家至道三年真宗即位詔訪孔子嫡孫以西十五代孫延世爲曲阜令襲封文宣公景德三年詔兗州增二千戶守孔子墳四年賜文宣王四十六世孫聖佑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又幸叔梁紇堂製贊刻石復幸孔林設奠拜墓追諡孔子爲元聖文宣王祭以太牢給便近十戶奉塋廟追封聖父齊國公母魯國夫人配鄒國夫人賜其家錢帛以裔孫聖佑爲奉禮郎近屬授官賜出身者六人賜孔子廟經史二年追封孔子弟子十哲爲公七十二子爲侯先儒爲伯詔孔子廟配享魯史左邱明等十九

聖域述聞

卷一

歷朝祀典

五

人加封爵三年頒釋奠先聖廟儀并祭器圖賜曲阜廟桓圭從土公之制五年改諡元聖文宣王曰至聖文宣王天禧五年以聖佑襲封文宣公仁宗慶曆四年幸國學謁孔子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至和二年封孔子後爲衍聖公神宗熙寧元年以孔子蒙襲封衍聖公元豐六年封孟子爲鄒國公七年以荀况揚雄韓愈從祀孔子廟皆封伯八年哲宗即位詔顏淵孟軻配享孔子廟元祐元年改衍聖公爲奉聖公六年幸太學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徽宗崇寧元年追封孔鯉泗水侯孔伋沂水侯復改孔子後爲衍聖公二年頒孔顏孟配享

圖易七十子以周之寘服詔辟文宣王殿以大成爲名增文宣王殿爲十二疏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大觀二年詔諸子思從祀加封公夏首等十人爲侯又改曾參等五人侯爵左邱明等三人伯爵以所封犯先聖諱也三年封王安石舒王配享子雋臨川伯從祀頒大成殿名於諸路州學五年詔鄒縣孟子廟以樂正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封克爲侯丑等十六人爲伯欽宗靖康元年罷王安石配享猶列從祀奪舒王諱高宗紹興七年命禮官舉文宣王之祀十年升文宣王廟爲大祀十二年詔諸州修學宮孝宗淳熙四年幸太學祇

聖域述聞

卷一

歷朝祀典

六

謁先聖罷王雋從祀寧宗嘉定十年詔補先聖裔孔元用爲通直郎錄程頤後理宗寶慶三年以孔子五十二代孫萬春襲衍聖公紹定三年錄用孔子四十九代孫燦補官端平二年詔議胡瑗孫復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頤程頤等十人從祀孔子廟庭升孔伋十哲淳祐元年幸太學謁孔子封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頤伯爵以朱熹從祀黜王安石寶祐四年以先聖五十代孫元龍賜迪功郎授初品官景定二年皇太子詣學封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廟度宗咸淳三年帝詣太學謁孔子行舍菜禮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

享升顯師於十哲七年詔臨江軍宣聖四十七代孫
延之子孫與放國子監試金仁宗皇統元年詣文宣王
廟奠祭北面再拜世宗大定十四年定釋奠儀數以顏
孟二像置宣聖左右冠冕一遵舊制章宗明昌二年襲
封聖裔元措爲衍聖公視四品秩詔諸郡邑修復文宣
王廟承安二年特命元措兼曲阜令親祀文宣王廟製
贊刻石加先賢先儒封爵公升國公侯升國侯卿伯以
下皆封侯元太祖置先聖廟於燕京太宗三年令衍聖
公元措修闕里廟四年遣使往祭世祖中統二年詔文
宣王廟歲時致祭月朔釋奠以儒人楊庸教授孔顏孟

聖域述聞

卷一

歷朝祀典

七

三氏成宗大德十年始建廟於京師武宗至大元年加
孔子諡號曰大成至聖文宣王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
從祀延祐三年釋奠於先聖以顏曾思孟配享封孟子
父邾國公文宗至順元年加封叔梁紇爲啟聖王顏子
復聖公曾子宗聖公子思述聖公孟子亞聖公程顥豫
國公程頤洛國公以漢儒董仲舒從祀明太祖洪武元
年二月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
祭定每歲仲春秋上丁皇帝降香遣官祀國學置衍聖
公府官屬掌書典籍司樂知印奏差書寫各一人立孔
顏孟三學教授司教學錄學司各一人立尼山洙泗二

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免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
役七年修曲阜孔子廟十五年新建太學廟中大成殿
左右兩廡前大成門門左右列戟二十四又前爲靈星
門親行釋奠又詔天下通祀孔子并頒釋奠儀注十七
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都縣長以下詣學
行香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二十八年罷揚雄從
祀二十九年行釋奠禮三十年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
恭閔帝建文元年三月行釋奠禮成祖永樂四年三月
行釋奠禮十五年九月曲阜孔子廟成帝親製文勒石
宣宗宣德四年考正先賢名位十年正月英宗立四月

聖域述聞

卷一

歷朝祀典

八

以元吳澄從祀正統二年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
祀三年追封孔鯉曾皙公偕顏孟父俱配享啟聖王
殿九年三月新建太學成行釋奠禮景帝景泰元年幸
太學召衍聖公及孔顏孟三氏子孫觀禮二年二月行
釋奠禮三年以先賢顏子嫡裔希惠孟子嫡裔希文襲
五經博士六年以宋儒程顥後裔克仁朱熹後裔棧襲
五經博士八年以宋儒周敦頤後裔冕襲五經博士憲
宗成化二年追封漢董仲舒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伯
爵十二年增樂舞爲八佾籩豆各十二孝宗宏治元年
三月行釋奠禮八年以宋楊時從祀罷吳澄九年增樂

拜爲七十二人知天子之制十二年六月闕里廟災遣使慰祭十七年廟成遣使祭告并立御製碑文武宗正德元年除曲阜孔氏田賦十六年詔建孔子廟在衢州者以博士孔承義奉祀又以衍聖公聞韶弟聞禮襲五經博士奉述聖之祀世宗嘉靖元年二月行釋奠禮二年以朱熹裔孫暨五經博士九年立曲阜孔顏孟三氏學更正孔廟祀典是孔子諡曰至聖先師孔子弟子稱先賢從祀稱先儒去公侯伯爵罷申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之祀而祀林放蘧瑗鄭眾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於其鄉

聖域述聞

卷一

歷朝祀典

九

增祀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孔子廟皆製木爲神主撤去塑像籩豆國學各十天下學各八樂舞用六佾以宋儒陸九淵從祀十年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啟聖王祠十八年以先賢曾子裔孫質粹襲五經博士穆宗隆慶元年八月行釋奠禮五年以薛瑄從祀六年以羅從彥李侗從祀神宗萬曆十年免先師孔子及先儒朱熹李侗羅從彥蔡沈胡安國真德秀後裔賦役十二年以陳憲章胡居仁王守仁從祀二十三年以宋周敦頤父輔成從祀啟聖王祠定每科新進士釋菜禮熹宗天啟二年以宋儒張載後裔文運襲五經博士五年三月行

釋奠禮莊烈帝崇禎三年以宋儒程顥之後接道襲五經博士奉程頤之祀又以宋儒邵雍後裔繼祖襲五經博士十四年八月行釋奠禮十五年以左邱明并宋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並稱先賢位七十子下十六年以先賢仲子矯裔于陞襲五經博士

聖域述聞

卷一

歷朝祀典

十

聖域述聞卷一終

聖域述聞卷二

三長物齋叢書

本朝祀典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以至聖六十五代孫孔允植襲封衍聖公又以孔顏曾孟及先賢仲氏嫡裔襲封五經博士二年定太學丁祭遣大學士一人行禮翰林官分獻國子監祭酒祭啟聖祠定每年致祭皆以二月八月上丁日如遇有事改次丁或下丁並通行直省各學定直省春秋釋奠禮以地方正印官主祭定朔望釋菜禮設酒芹棗栗太學朔日以祭酒望日以司業行禮直省以教職行禮定直省府州縣建名宦鄉賢二祠於學宮

聖域述聞

卷二

本朝祀典

內每歲春秋釋奠之日地方官以少牢致祀加謚至聖先師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定新進士入學釋褐禮八年

世祖章皇帝親政遣官祭闕里九年

臨雍釋奠行二跪六拜禮前期行取衍聖公率孔顏曾孟仲五氏世襲五經博士孔氏族五人顏曾孟仲族各二人乘傳赴京及五氏子孫現任京官者咸與祭以浙江西安縣孔氏南宗嫡裔世襲五經博士十二年以江南婺源縣朱子嫡裔世襲五經博士十四年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仍改稱至聖先師孔子十七年重修太

學告成

臨雍釋奠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年

世祖章皇帝升配禮成

聖祖仁皇帝親政遣官祭闕里八年

臨雍釋奠九年以宋儒程子顥程子頤嫡裔世襲五經博士十四年

冊立皇太子遣官祭闕里二十年滇南邊平遣官祭闕里二十三年

聖駕東巡

聖域述聞

卷二

本朝祀典

二

躬詣闕里致祭行三跪九拜禮用大學舞樂祭畢

詣孔林祭酒三爵行一跪三拜禮

詣詩禮堂講書畱

御用曲柄黃蓋於廟庭頒

御書萬世師表額於各學二十四年增擴孔林地畝十

有一頃有奇免其稅糧以宋儒周子敦頤嫡裔世襲五

經博士二十五年

御書闕里廟碑定直省武官協領副將以上遇文廟祭

祀文宣武西陪祭行禮二十六年

御書孔子贊及顏曾思孟四子贊遣官齎送闕里

御書孟子廟碑文以宋儒張子載嫡裔世襲五經博士
二十七年

孝莊文皇后升祔禮成遣官祭闕里二十八年頒

御書五贊刊立各學發內帑重修闕里廟二十九年立

子思子專廟於曲阜與顏曾孟三廟一體春秋致祭定

官民人等過學宮下馬例並禁於學宮內放馬汚踐以

福建崇安縣朱子嫡裔世襲五經博士三十二年重修

闕里廟落成遣

皇子詣祭具蟒袍補服於杏壇行禮隨詣孔林行三跪

九拜禮祭酒三爵行一晚三拜禮三十四年

聖域述聞

卷二

本朝祀典

三

畿輔災山西地震遣官祭闕里三十五年平定額魯特

噶爾丹遣官祭告太學頒

御製碑於各學三十六年平定朔漠遣官祭闕里四十

一年以宋儒邵子雍嫡裔世襲五經博士四十二年

五旬萬壽遣官祭闕里四十八年

冊立皇太子遣官祭闕里四十九年定直省同城大小

武官均照文官入文廟行禮五十年定直省文廟樂章

皆用平字章舊用和字樂章五十一年以朱子升配大

成殿十哲卜子商之次爲十一哲以先賢言子偃嫡裔

世襲五經博士五十二年

六旬萬壽遣官祭闕里五十四年以宋儒范仲淹從祀
列東廡韓愈之次五十七年

孝章皇后升祔禮成遣官祭闕里五十九年以先賢卜

子商嫡裔世襲五經博士六十一年

世宗憲皇帝登極遣官祭闕里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

聖祖仁皇帝升配禮成遣官祭闕里追封至聖先師五

代爲王爵改啟聖祠爲崇聖祠遣官祭闕里頒文廟從

祀先儒位次及祭器樂器圖於直省學宮二年

臨雍釋奠以先賢閔子損後裔世襲五經博士照五氏

聖域述聞

卷二

本朝祀典

四

子孫一體與祭復祀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寧

前明嘉靖九年以林放蘧瑗鄭康成范寧以孔子弟子縣

亭祀於其鄉罷秦冉顏何之祀至是復

置收皮孟子弟子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諸葛

亮宋尹焞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元趙復金履祥

許謙陳澧明羅欽順蔡清

本朝陸隴其從祀以宋儒張子載之父迪從祀崇聖祠

定先賢先儒一百二十三人位次東首蘧瑗西首林放

升宋周敦頤張載程頤邵雍爲先賢以先賢冉子

雍冉子耕顏孫子師有子若嫡裔世襲五經博士定四

配十一哲每位一案兩廡二位共一案崇聖祠四配異

案兩廡二位其一案其兩廡有單位者獨設一案定關里廟音樂舞均照太學演習平定青海遣官祭告太學頌

御製碑於各學曲阜廟災

親詣太學祭慰遣官詣闕里祭慰定直省府州縣建忠義孝弟祠於學宮之內祠外立碑刻前後忠義孝弟之姓名於上已故者設位祠中建節孝祠於學宮之外祠外建坊刻前後節孝婦女姓名於上已故者設位祠中春秋仲月以守土官致祭三年定迴避聖諱例四年定臨雍釋奠儀注行二跪六拜禮立獻帛爵一次不讀祝

聖域述聞

卷二

本朝祀典

五

文不飲福受昨是年又改定讀文致祭仲秋

親詣行禮又改定跪獻帛爵五年定每年八月二十七日主聖誕辰内外文武官及軍民人等均致齋一日不理刑名禁止屠宰頌

御書生民未有額於各學選曲阜縣樂舞生一百五十名令學政酌取四名入學充附其兗州府學充附之樂舞生三十六名樂行停止定各省會文廟以督撫學政主祭舊例督撫學政祇行

欽差官之禮於先期一日省牲行九叩禮謂之祭丙至是以督撫祭正殿司道分獻學政祭崇聖祠學政考試

各府則主其地文廟之祭省會崇聖祠以布政使攝六年定直省學宮崇聖祠神位式七年發帑重修闕里廟新塑聖像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崇聖祠及先賢冕九旒服九章用元衣纁裳頌發纁圭廟成慶雲見於曲阜親詣太學祭告頌直省文廟樂章以王號爲唐代舊稱去惟王神明等句八年遣

皇五子及郡王一人祭闕里新廟

皇子祭大成殿郡王祭崇聖祠遣欽天監赴闕里相度方位修理孔林饗堂牆垣增設闕里廟庭執事官三品者二人四品者四人五品者六人七品者八人八品九

聖域述聞

卷二

本朝祀典

六

品者各十人均案品級給與章服由衍聖公於孔氏子孫內選充各給俸銀二十兩有願入鄉場者准作監生應試頒登銅簠簋簋豆尊爵於闕里皆依照圖式范銅爲之九年

御書聖廟碑文遣官齎送闕里十年改正直省學宮崇聖祠內五代神牌十三年

高宗純皇帝登極遣官祭闕里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崇聖祠配位兩廡易免醢爲醢醢二年

世宗憲皇帝升配禮成遣官祭闕里頌

御書與天地參額於學宮定大成殿用黃瓦崇聖祠用綠瓦復祀元儒吳澄列東廡趙復之次趙以前明宣德四年從祀宏治八年至是後三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三獻爵禮以有子若升配爲十二哲列東序卜子商之次移朱子於西序額孫子師之次

臨雍釋奠元聖周公後裔東野氏及冉卜端木言顏孫五氏五經博士各率其族二人乘傳赴京與祭以唐韓愈三十代孫韓法祖世襲五經博士四年闕里四配舊設劍一增爲二十二哲舊無劍各增設劍一五年八月親詣太學行禮定舞用六佾設樂舞生三十六人免其

聖域述聞

卷二

本朝祀典

七

府州縣試六年定直省學宮先賢先儒次序照太學成式安設八年頒

欽定聖廟樂章於闕里九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十一年崇聖祠配位四案增帛二爵六躬詣闕里致祭畱

御用曲柄黃繖於廟庭遣官祭顏曾思孟專祠十四年

聖駕南巡江浙經過山東遣官祭闕里平定金川遣官

祭告太學及闕里頒

御製碑於各學十五年

冊立中宮恭上

皇太后恩賜遣官祭闕里十六年
皇太后六旬萬壽加上

徽號遣官祭闕里

聖駕南巡遣官祭闕里十八年八月

親詣太學行禮釐正兩廡崇祀先儒位次定十二哲東西各少牢一案兩廡各少牢二案崇聖祠四配兩廡東西各少牢一案其豕首豕肉之設皆罷又定十二哲每位各帛一東西共饌二二十年平定準噶爾遣官祭告太學頒

御製碑於各學二十一年二月

聖域述聞

卷二

本朝祀典

八

親詣太學行禮

聖駕東巡

躬詣闕里致祭遣官詣啟聖林奠酒曲阜孟廟配饗各主去侯伯封號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皆稱先賢某子陳臻屋廬連陳代高子孟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子叔浩孫不害盆成括及從祀之唐韓愈宋孔道輔皆稱先儒某氏二十二年

聖駕南巡遣官祭闕里

同鑒時

躬詣孔廟拈香行三跪九拜禮孔林酌酒行一跪三拜

禮二十五年平定回部遣官祭告太學及闕里頒

御製碑於各學二十六年

皇太后七旬萬壽加上

徽號遣官祭闕里二十七年

聖駕南巡遣官祭闕里

同鑾時

躬詣孔廟孔林行禮二十九年定先賢有子神牌照殿
內諸賢例稱為有子而不名三十年頒春夾鐘鐃鐘特
磬秋南呂鐃鐘特磬各一簣簣二對於闕里三十一年
聖駕南巡道經山左

聖域述聞

卷二

本朝祀典

九

躬詣孔廟孔林行禮三十二年重修太學聖廟遣官祭
告三十三年定文廟正殿向稱先師廟改為大成殿其
二門改為大成門

御書太學殿門榜字發帑金二十萬修建太學

御書碑文頒

內府所藏周範銅器十曰康侯鼎曰犧尊曰內言卣曰
犧首鼎曰雷文壺曰召仲簋曰盟簋曰雷紋觚曰子爵
曰素洗藏於太學用備禮器增設先師位銅燭二十二
哲香案二銅鑪二銅爵二三十四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三十五年闕里禮生由衍聖公於廟側

戶子弟及曲阜縣俊秀挑四十名以足額數三十六年
聖駕東巡

躬詣闕里致祭頒

內府所藏周範銅器十事如太學之例

皇太后八旬萬壽加上

徽號遣官祭闕里三十七年頒樂器圖於

盛京熱河學宮並令奉天僧生赴太常寺演習又議准
禮器圖內載有鐃鐘特磬係

內廷製造

特頒太學之項各省學宮無庸做製四十一年定熱河

聖域述聞

卷二

本朝祀典

十

文廟龕案陳設神牌位次祭器樂器俱照太學款式製
造其文舞生三十六人樂生五十三人執事生二十八
人亦照太學之數選充恭遇

聖駕駐蹕熱河

躬詣行禮時敬謹備用其地方官春秋承祭樂章祭器

均照直省學宮辦理平定兩金川遣官祭告太學頒

御製碑於各學

聖駕東巡

躬詣闕里致祭四十五年

聖駕南巡道經山左遣官祭闕里

七旬萬壽遣官祭闕里四十六年定額文廟仲秋丁祭派扈從太學士一人行禮四十八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四十九年

聖駕南巡道經山左

躬詣闕里致祭行三跪六拜禮五十年以

御極五十年大慶遣官祭闕里五十一年

臨雍釋奠定陪祀之武生俊秀奉祀生均准作監生又

定陪祀聖裔曲阜五人衢州二人元聖裔山東東野氏

陝西姬氏各二人朱子裔安徽福建各一人五十五年

聖駕東巡

聖域述聞

卷二

本朝祀典

十一

躬詣闕里致祭

八旬萬壽遣官祭闕里六十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

仁宗睿皇帝嘉慶元年

授

受禮成遣官祭闕里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三年

臨雍釋奠四年

高宗純皇帝升配禮成遣官祭闕里頒

御書聖訓大成額於各學七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以奏伏子勝六十五代孫敬祖世襲五

經博士十三年發帑重修闕里廟及顏子專廟十四年

五旬萬壽遣官祭闕里十五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二十四年

六旬萬壽遣官祭闕里

今上皇帝道光元年頒

御書聖協時中額於各學遣官祭闕里二年

仁宗睿皇帝升配禮成遣官祭闕里二月

臨雍釋奠以明劉宗周從祀列西廡蔡清之次三年以

明黃道周

聖域述聞

卷二

本朝祀典

三

本朝湯斌從祀列東廡羅欽順之次五年以唐陸贄從

祀列東廡王通之次以明呂坤從祀列蔡清之次遷劉

宗周列於坤下八年以明孫奇逢從祀列呂坤之次遷

劉宗周列於奇逢之下二十三年以宋文天祥從祀列

西廡何基之次

聖域述聞卷二終

聖域述聞卷三

三長物齋叢書

文廟位次

京師闕里及直省府廳州縣衛皆設先師孔子廟正中爲大成殿東西爲兩廡以四配十二哲侑饗殿中以先賢先儒從祀兩廡至聖先師正位南向四配東二位復聖顏子述聖子思子西向西二位宗聖曾子亞聖孟子東向十二哲東序六位閔子損冉子雍端木子賜仲子由卜子商有子若皆西向西序六位冉子牛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顓孫子師朱子熹皆東向兩廡先賢東三十九位蓮環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

聖域述聞

卷三

文廟位次

一

耕梁鱸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公西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鄒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廉潔叔仲會公西輿如邾巽陳亢琴張步叔乘秦非顏曾顏何縣直樂正克萬章周敦頤程顥邵雍皆西向西三十八位林放宓不齊公治長公皙哀高柴樊須商澤巫馬施顏幸曹卹公孫龍蔡商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容蒧顏祖句井疆秦祖縣成公祖句茲燕伋樂欬狄黑孔忠公西蒧顏之僕施之常申楨左邱明秦冉啟皮公都子公孫丑張載程頤皆東向先儒東二十六位公羊高伏勝董仲舒后蒼杜子春諸葛亮王通

陸贄范仲淹歐陽修楊時羅從彥李侂呂祖謙蔡沈陳淳魏了翁王柏趙復許謙吳澄胡居仁王守仁羅欽順黃道周湯斌皆西向西二十七位穀梁赤高堂生孔安國毛萇鄭康成范寧韓愈胡瑗司馬光尹焞胡安國張栻陸九淵黃幹真德秀何基文天祥陳澧金履祥許衡薛瑄陳獻章蔡清呂坤孫奇逢劉宗周陸隴其皆東向以上各位均北上

大成殿正位

人祀

至聖先師孔子其先出自黃帝子元囂元囂子曰蟠極蟠極子曰帝嚳是爲高辛氏生子契封於商傳十三世

聖域述聞

卷三

文廟位次

二

至湯而有天下傳二十九世至紂亡國周武王封微子啟於宋四傳有弗父何遜國於弟鮒祀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考父厯事戴武宣三公以恭稱得商頤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者父生大夫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乃以字爲孔氏魯桓公二年太宰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孔父孔父生肇聖王木金父肇聖王生裕聖王肇夷父肇夷父或作祈父其子詒聖王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孔氏始爲魯人詒聖王生昌聖王伯夏昌聖王生至聖父啟聖王叔梁紇王後娶顏氏禱於尼邱之山以魯襄公二十二年

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日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實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生而首上圩頂因以命名及字云孔子年三歲啟聖王卒葬魯防山之陰其後啟聖王夫人卒亦祔焉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仕魯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昭公十七年郊子來朝知官名孔子年二十七歲見而學之明年學琴於師襄已而孟僖子病將卒屬其子仲孫何忌與南宮敬叔師事之魯君與孔子一車兩馬豎于侍御令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觀於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

聖域述聞

卷三

文廟位次

三

又有周公相成王負斧戾南面朝諸侯圖入后稷廟觀廟右階前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喟然興歎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昭公二十五年季孫意如與仲孫叔孫攻昭公奔齊而魯亂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孔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坐有頃左右白曰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孔子謂必厲王之廟使人問之果然在齊聞韶樂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既又與景公論政公大悅將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初年季氏強僭陪臣陽虎作亂尊國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益眾九年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

狃因陽虎爲亂弑克陽虎入謹陽蜀以泮不狃亦以費畔召孔子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是年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雕飾市不二價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別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尋爲司寇有父子訟者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赦之由是法設而不用國無奸民初季平子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十年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三年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兵甲孟氏

聖域述聞

卷三

文廟位次

四

不冒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饋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脯俎於大夫孔子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淵家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至蒧伯玉家見南子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乎衛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弗辟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乃還思乎陳鄉作爲息陬操以衷之而反乎衛又主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

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葉楚昭王將以書社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寶哀公之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明年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公西赤掌葬焉哈以蔬米三具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章甫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椁五

聖域述聞

卷三

文廟位次

五

寸飾桐槨置翼設披設崇綢練設施兼三王之禮葬魯城北泗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墓上凡六年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自漢高帝以太牢祀於闕里天下始知尊孔子元始元年追諡褒成宣尼公北魏太和十六年改諡文宣尼父北周大象二年追封鄒國公唐武德七年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貞觀二年升孔子爲先聖以顏淵配十一年尊爲宣父永徽中復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顯慶二年以周公配享武王仍以孔子爲先聖乾封元

年贈太師天授元年改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改諡文宣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諡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嘉靖九年去王號稱至聖先師孔子

本朝順治二年加諡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四年仍改稱至聖先師孔子

謹案孔子生年月日始見於公羊穀梁二傳卒年月日始見於左氏傳公羊襄公二十一年傳曰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無歲次甲子穀梁傳曰庚子孔子生亦二十一年未詳庚子爲何月史記孔子世家曰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無所生月日朱子論語序

聖域述聞

卷三

文廟位次

六

說引史記世家日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案春秋年表魯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何休公羊註曰時歲在乙卯其說已誤史記又誤以公羊所載爲周正以建子之月爲歲首故改二十一年爲二十二年若是二十二年則十一月當爲正月矣朱子又誤以公羊史記二說聯綴成文曰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公羊傳所謂十一月庚子乃二十一年己酉歲之十一月庚子日非二十二年庚戌歲之十一月庚子日也史記既誤以襄公二十一年己酉歲十一月爲二十二年庚

戊戌正月朱子又誤以己酉歲十一月庚子日爲庚戌歲十一月庚子日其中相去一年矣論語爲童子入塾首授之書朱子序說所載又在開卷第三四行數百年來竟無一人指正其誤何也孔子卒年左氏補經曰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杜註曰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史記世家曰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

聖域述聞

卷三

文廟位次

七

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案孔子生卒公羊左氏所載甚明自史記誤以二十一年生爲二十二年杜註索隱皆從其說而不以公羊爲據故年數不合杜曰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今謂襄公十六年也自哀公十六年上溯襄公二十二年實止七十二必二十一年方是七十三其說既誤則所推四月無己丑云云亦不足信矣又案春秋襄二十一年經曰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三傳所載皆同則十月之爲庚辰朔不誤矣十月既爲庚辰朔則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不應十一月復有庚子日公羊傳曰十有

一月庚子孔子生所謂庚子者當是庚戌庚申庚午或壬子甲子丙子之誤也古厯無徵至聖誕期即公羊所載已難憑信况論語序說彼此牽附尙有可據者哉

欽定大清會典載八月二十七日爲至聖誕辰其以十一月庚子爲八月二十七日雖不得長厯推查歷經禮臣議定自無差誤既恭紀於祀典卷內復附志於此以俟知長厯者正之云又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都大於邑邑大於鄉不應敘陬於昌平之下攷周禮載師有公邑家邑之別公邑乃

聖域述聞

卷三

文廟位次

八

四井之邑其地大家邑乃大夫采邑其地小陬邑者孔子父叔梁紇之家邑非魯之公邑也其曰昌平鄉陬邑猶曰某鄉某里云爾陬本作耶左傳稱孔子父爲邾人紇又作邾論語稱孔子爲邾人之子是也陬邑一名陬鄉故史記又曰息乎陬鄉作爲陬操索隱謂陬鄉非魯之陬邑非也孟子所生之鄉本春秋邾國魯穆公時改名曰鄒鄒一作騶史記曰孟軻騶人也是也自括地志謂泗水縣東南有古鄒城以陬爲鄒遂與孔子之鄉混而爲一後儒遂有孟子之鄉卽孔子之鄉非穆公所改鄒國之說其實擅弓之耶曼父

以原邑得姓者也史記之弱忌驕街驕與以鄉國得姓者也判然兩地古書未有比而同之者

四記東二位

復聖顏子名回字子淵其先出自黃帝之孫晏安爲曹姓國於邾邾武公名夷甫字伯顏其子友朋封邾爲小邾子以顏爲氏世爲魯卿大夫顏子少孔子三十歲貧而好學年二十九而髮盡白三十二而死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而門人益親魯定公嘗問於顏淵日子亦聞東郭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子退後三日牧

聖域述聞

卷三

文廟位次

九

來訴之曰東郭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廐定公越席而起趣駕召顏子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郭畢之御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不識吾子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郭畢之御也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厯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顏少進乎對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魏正始二年五年七

年遣使祀孔子北魏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皆以顏淵配隋太業以前皆以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唐貞觀二年以顏淵配享永徽中降從祀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太極元年加太子太師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兗公宋建隆元年仍升配享大中祥符二年贈兗國公元至順元年封復聖公明嘉靖九年去公爵稱復聖顏子

述聖子思子名伋幼侍孔子孔子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孔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對曰伋聞夫子之教其父析

聖域述聞

卷三

文廟位次

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孔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已而受業於曾子於道統之傳獨得其宗作中庸嘗言今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不冒毀道以求容於是往來於齊魯宋衛之間而所如卒不合其在魯也告穆公以惠百姓除非法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振困匱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室之惠杜私門之利公甚喜之嘗謂子思子書所記夫子之言於事無非或謂爲子之辭子思曰臣聞記聖祖之言或親聞之

或聞於人雖非正辭當不失其意且無非乃得臣祖之意即臣無非亦所宜貴事既不然又焉齊國耶
溫見臣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魯公謂子思曰子能復之則寡人割邑以償子子思曰彼為人臣君將顛弗能狀而叛之道臣制國弗能以其取死而逃之彼縱不能計而又忍要利以召姦乎公亟見子思欲以爲相子思不願去魯居衛言苟變於衛吾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對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

聖域述聞

卷三

文廟位次

二

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焉棄千臣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天下同聲贊之賢之則順而有應矯之則逆而有禍如子思之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以爲之君臣乎子思遊齊齊王語子思以圖帝子思曰不君不臣去貪利之心又謂王臣心之忿遷戮不辜臣不爲王說其言而不改子思反於衛衛君終

不能用乃反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子宋崇寧元年追封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咸淳三年封沂國公升祀享元至順元年封述聖公明嘉靖九年去公爵稱述聖子思子孔氏世系自述聖至明末凡六十三世述聖生齊威王相白一作字子上白生永一作字子家求生魏文侯相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魏安釐王相文信君謙一作順一作字子慎謙生鮒字子魚爲陳涉博士鮒弟騰字子襄東都事略及宋史孔宜傳是今從史記孔子世家漢高帝封爲奉剛君惠帝時爲博士遷長沙太傅騰生博士忠字子貞一作正忠生武

聖域述聞

卷三

文廟位次

三

武生大將軍太傅延年延年生給事中高密相霸字次孺封太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諡曰烈霸生福福生房房生尚書郎均本名莽避字長平元始元年封褒成侯王莽時失國均生大司馬志建武十四年復封褒成侯諡元成志生順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順生曜一作曜侯曜生完一作以弟子魏奉議郎美陽黃初二年封宗聖侯漢生曾太常卿黃門侍郎震泰始三年徙封奉聖亭侯生熹熹生章章太守撫生從事中郎懿一作懿自熹以下皆襲奉聖亭侯懿生鮮一作鮮懿宋元嘉十九年封太聖侯鮮生景後魏武三年改封崇聖大夫

乘生秘書郎靈珍名珍太和十九年改封崇聖侯靈珍

生文泰襲侯文泰生渠一作北齊天保元年封恭聖侯

北周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渠生長孫隋襲鄒國公長

孫生吳郡王符嗣哲一作英哲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以弟

子德倫嗣唐貞觀十一年改封褒聖侯德倫生朝散大

夫崇基襲侯崇基生都水使者璲之字藏輝開元二十

七年改封文宣公璲之生泗水令萱萱生青州司兵參

軍齊卿齊卿生兗州參軍惟陞一作惟陞生明經策一作

榮自萱以下皆襲文宣公策生刑部員外郎振字國文

振生祕書郎曲阜令昭儉昭儉生後唐泗水令光嗣自

聖域述聞 卷三 文廟位次 三

振以下無封爵光嗣生御史贈尚書仁玉長興三年仍

封文宣公仁玉生殿中丞宜字不疑宋太平興國三年

襲宜生曲阜令延世字茂先至道三年襲延世生仙源

令聖佑後改名佑天禧五年襲佑卒以叔延澤子仙源

令宗愿襲至和二年改封衍聖公宗愿生若蒙字子蒙

熙寧元年襲坐事廢以弟若虛襲元祐六年改封奉聖

公若虛卒仍以若蒙子柳州刺史端友襲崇寧元年復

封衍聖公愿朝因之端友卒弟端操襲端操生榮祿大

夫璠璠卒弟玠紹興元年襲玠生拯字宏濟拯卒弟總

襲總生曲阜令元措金明昌二年襲元措生郡侯之厚

字萬春宋寶慶二年襲之厚生通議大夫浣浣生元致

諭中議大夫恩晦字明道恩晦生國子祭酒通奉太夫

克堅字璟夫克堅生資善大夫希學字士行明洪武元

年襲希學生資善大夫訥字言伯十七年襲訥生公鑑

字昭文建文二年襲公鑑生彥縉字朝紳永樂八年襲

彥縉生承慶先卒景泰六年承慶子宏緒襲宏緒字以

敬成化五年坐事廢弟宏泰襲宏泰字以和宏治十六

年仍以宏緒子聞韶襲聞韶字知德生貞幹字用濟嘉

靖二十五年襲貞幹生尙賢字象之三十五年襲尙賢

生允椿先卒天啟元年從弟子允植襲四年進太子太

聖域述聞 卷三 文廟位次 古

保崇禎元年加太子太傅

本朝順至元年仍以允植襲允植字對宸至聖六十五

代孫也

四配西二位

宗聖曾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其先爲鄒子之後莒

人滅鄒遂去乃爲曾氏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敝衣而

耕於魯魯君聞之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

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何爲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

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

無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

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性魯卒間一貫之言及門之徒惟曾子之得得其宗事親孝孔子授之以孝經嘗自言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木欲直而時不逮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黍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存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堂高九仞椽題三尺殷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也初仕於莒其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年七十卒名聞天下唐總章元年贈太子少保太極元年加太子太

聖域通聞

卷三

文廟位次

三

保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成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武城侯政和三年以顏子配享升曾子爲十哲咸淳三年加封鄒國公配享元至順元年封宗聖公明嘉靖九年去公爵稱宗聖曾子

亞聖孟子名軻字子車

一作子居鄒人

一作魯公

族孟孫之後也父激

見宗聖

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寅

時孟子生三歲父卒母仇氏育之有三遷及斷機勸學事稍長父黨子思之門人適旣顯王三十三年年三十七歲時魏徙大梁改國曰梁見惠王不果所言以爲迂也而問於事情明年惠王薨襄王立遂去梁適

齊四十二年事齊宣王爲上卿宣王不說周明年復去齊之梁頃觀王二年襄王薨復去梁適齊時年五十四三年迎母就養于仲子偕來是歲宋君偃自立爲王有萬章問宋小國語四年母卒自齊反葬於魯墓在鄒縣六年終母喪自鄒至齊宣王以爲客卿是歲齊人伐燕有答沈同語報王元年齊取燕燕人畔宣王薨潛王立遂致爲臣而歸二年魯欲用樂正子自鄒至魯欲見平公不果遂之宋又之薛四年張儀說六國事秦有景春問答語六年滕文公立自鄒至滕有文公問爲國及畢戰問井地事爲許行等所撓而歸時年六十餘矣當是

聖域通聞

卷三

文廟位次

六

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處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爲已任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此二十餘年大抵里居日多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午時卒年八十有四卒之日爲冬至鄒人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秦焚詩書孟子之書號爲諸子得以不毀漢文帝得其書置博士以傳後罷宋景祐四年兗州刺史孔道輔訪求墓地得於鄒縣四基山就山立廟元豐六年追封鄒國公詔兗州

孟子卒後十七年矣

承壽子漢字天衡元三年漢子貫字同光

聖域道學錄

十二哲東序六位

閔子名損字子若魯人少孔子十五歲事後母以孝稱初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弟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教浸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墮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也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

聖域述聞

卷四

文廟位次

一

祿夫子嘗以君子稱之唐開元二十七年贈費侯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琅邪公咸淳三年加封宣公明嘉靖九年去公爵稱先賢閔子以下封爵去爵年號並此冉子名雍字仲弓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父賤行惡而不能掩其德孔子稱其可使南面又曰雍也仁而不佞唐贈薛魯公追封下邳公加封薛公明去公爵稱先賢冉子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或作贛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初受業於孔子一年自謂過之二年言與孔子同三年然後知不及也齊景公嘗問曰子誰謂也曰魯仲尼曰

仲尼賢乎對曰聖人也曰其聖何如對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對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履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公曰子之譽得毋太甚乎對曰臣尙慮不及耳臣嘗聞仲尼譬猶兩手奉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公曰善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請問其行

聖域述聞

卷四

文廟位次

二

子貢曰夫龍鳳與夜寐誦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德不失厥名以御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貢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饒富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匹夫之怒惟以正其身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畏疆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或足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龐何天之龍不懲不陳款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

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再求之行也
孔子謂之曰好學則知邱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
堯舜焉若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齊莊而能
肅志遠而好禮賓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
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
而不溢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
貌恭其德敬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
浩浩是以爲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始也
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
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

聖域述聞

卷四

文廟位次

三

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弊百姓則仁也
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
厲以斷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
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可謂不險
矣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其事上
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
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
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
訊欲給則裕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
義其人也則一日三復自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

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
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啟塾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
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
則難能也啟塾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
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觀者也吾
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子貢有口才喜揚
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臧孫行孟政子貢曰夫政猶張
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
則下歡悅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
有大略者不聞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固

聖域述聞

卷四

文廟位次

四

圖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竿笙之音
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
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乎
子又不死臧孫慚而避位終日不出齊東郭亥欲攻田
氏執費見孔子而泣焉子曰子爲義也吾不足與計事
揖子貢復答之子貢問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卑則
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
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絙之高下垂之
於不測之深旁入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
駭鼓而奔之驂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

於其國也至矣夫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夫子之賜也則可矣矣至懼之哉田常欲作亂於齊而高門欲殺其師以伐魯孔子曰夫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使子貢往說田常卒以存魯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實營爲信陽宰相魯衛家千金結駟連騎東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卒終於齊唐贈黎侯宋追封黎陽侯加封黎公明去公爵稱先賢端木子

聖域述聞

卷四

文廟位次

五

仲子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少孔子九歲好勇力志抗直孔子嘗曰自吾有仲由惡言不聞於耳初仕魯爲季氏宰後仕衛爲蒲邑大夫請見於夫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政不難矣既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御請問子曰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

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且清開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衛顏雝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于路請以金贖焉衛人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行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

聖域述聞

卷四

文廟位次

六

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柶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初衛靈公有嬖婦曰南子靈公太子蒯瞶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肖曰人之子輒在於是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瞶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率孔悝之母伯姬召蒯瞶入乃劫孔悝以作亂襲出公出公奔魯蒯瞶立是爲莊公方亂作子路在外聞之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君已去

矣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去子路入造蒯瞶蒯瞶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悝蒯瞶懼乃下石乞孟鯀攻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遂結纓而卒唐贈衛侯宋追封河內公加封衛公明去公爵稱先賢仲子

下子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五歲習於詩能通其義作詩序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宏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尙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問諸晉史果然於是子夏爲聖

聖域述聞

卷四

文廟位次

七

天他日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悅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初子夏嘗問書大義於孔子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

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子夏讀書既畢而見孔子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德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喟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以

聖域述聞

卷四

文廟位次

八

言書矣孔子作春秋以屬子夏子夏傳門人公羊高穀梁赤又傳禮而毛詩之學亦推本於子夏云唐貞觀二十一年與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廟開元開贈魏侯宋降從祀追封河東公加封魏公明去公爵稱先賢卜子

有子名若字子若魯人少孔子十三歲爲人強識好古道孔子沒門人思慕以有若之言似孔子至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乃已吳夫差伐魯次於泗上微虎欲得攻吳舍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子與焉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唐贈卞伯宋追封平陰侯明

去公爵稱先賢

本朝乾隆三年升配大成殿十一哲東序卜子商之次
爲十二哲稱先賢有子

十二哲西序六位

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

關里廣志少孔子七歲

危言正行嘗爲中

都宰遭惡疾唐贈鄆侯宋追封東平公加封鄆公明去

公爵稱先賢冉子

宰子名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爲孔子使於楚楚昭王

以安車象飾因子我以遺孔子焉子我曰夫子無以此

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所在觀之有以知其

聖域述聞

卷四

文廟位次

九

然王曰言之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

道動不違人貴義尙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

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

不食粟道行則樂其志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

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窮窳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

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

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

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

固猶爲之何爲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

子之德也大矣子我歸以告孔子子貢曰未盡夫子之

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

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

予之實也唐贈齊侯宋追封臨淄公加封齊公明去公

爵稱先賢宰子

冉子名求字子有魯人亦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有才藝爲季氏宰齊國書高無平師帥伐魯及清季孫

曰齊師在清必魯故若之何冉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

禦諸境季孫曰不能冉有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

二子不可冉有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

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望聚於齊之兵車一室敗

之憂矣

卷四

文廟位次

十

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

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

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

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

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

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那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

周父御樊遲爲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

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魯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

及齊師戰於郊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譟曰齊人

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

齊軍唐贈徐侯宋追封彭城公加封徐公明去公爵稱先賢冉子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有文學仕魯爲武城宰以禮樂化民季康子問子游曰昔子產死鄭人大夫舍瑛珮婦人舍珠璣巷哭三月孺瑟不作夫子之死也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夫子之與子產也譬猶浸水與膏雨乎唐贈吳侯宋追封丹陽侯加封吳公明去公爵稱先賢言子

聖域述聞

卷四

文廟位次

七

顏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門人友之而弗敬唐贈陳伯宋大觀二年追封潁川侯咸淳三年以曾子配享升子張爲十哲加封陳國公明去公爵稱先賢顏孫子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幼穎悟甫能言父松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三泉州同安簡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文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

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性情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

彼懷之淺深徐起可也之次言四海之內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職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旣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尙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其戴天今

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旣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

勵風俗善其長行丞相以喜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譏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領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開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

聖域述聞

卷五

文廟位次

三

所繫而立若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謹言而安於私讐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

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日是以我爲公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關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眾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黨

聖域述聞

卷五

文廟位次

四

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實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讐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

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聞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惑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紀綱日壞邪佞充斥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

聖域述聞

卷五

文廟位次

五

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下無所得而願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宜洩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容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詆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准曰朱熹政事部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

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釋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貢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飢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尙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紛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

聖域述聞

卷五

文廟位次

六

看詳都司陳庸等乞命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早傷州郡相視熹時畱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託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摛棄勿用益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

人又言社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
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
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優游之中虛明應物
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
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
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
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
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
聖譏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離恥而未
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

聖域述聞

卷五

文廟位次

七

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
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
欲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
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
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
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
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
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日久不
見卿濟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
爲煩也時會觀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尙在熹力

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
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
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
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
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冒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
栗言殊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
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
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
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
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

聖域述聞

卷五

文廟位次

八

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
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
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王管西京嵩山崇福
宮未踰月再詔熹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
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
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
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
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
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
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

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牝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

聖域述聞

卷五

文廟位次

九

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號爲得

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懷薄關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閒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媒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閒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閒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閒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

聖域述聞

卷五

文廟位次

十

之事則其所以黨惡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漸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贖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昭則昭宰相近習可遠則遠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眾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

聖域述聞

卷五

文廟位次

士

祐學術者排擠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進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挂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祗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易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

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持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斷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

聖域述聞

卷五

文廟位次

三

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疆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分乎其間則雖欲德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贊太一官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

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江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阻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指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

藝文述聞

卷五

文廟位次

三

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復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惲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至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與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急引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莞然在憂

藝文述聞

卷五

文廟位次

四

苦之中晨昏之養元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通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乖腕不平者矣前繼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大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關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

聖域述聞

卷五

文廟位次

五

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轡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眾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諉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勅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

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人不報然上亦未有怒嘉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嘉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嘉奏禮經敕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

聖域述聞

卷五

文廟位次

五

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萬世法程開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附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古曾三復首請併祔

傳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
集議值順聖宣四祖祫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
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寔遠請遷僖祖於夾室
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
趙汝愚雖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
書鄭僑欲且祫宣祖而耐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
以祖宗之至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
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
平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
以聞卽設自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
聖域述聞 卷五 文廟位次 七

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
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
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僖
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
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
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
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
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得黃翰拳
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
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
重校述聞 卷五 文廟位次 六

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
單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
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
也自熹去國僞胥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
文詐沽名乞辨眞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
禮及爲諫官首論雷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
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
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
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
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傑石正言右

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竊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趨熹者以爲名者無所容其身從熹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而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藉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爲己甚侂冑意亦漸悔熹旣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閒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

聖域述聞

卷五

文廟位次

元

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旣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上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太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敝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

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朱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稿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祕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於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

聖域述聞

卷五

文廟位次

三

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明崇禎十五年稱先賢位七十子下

本朝康熙五十一年升配大成殿東序卜子商之次爲十一哲稱先賢朱子而不名乾隆三年又以有子若升配爲十二哲移朱子於西序顏孫子師之次

聖域述聞卷五終

東廬先賢三十九位

蘧瑗字伯玉衛人仕衛爲大夫獻公十八年孫林父甯殖謀逐其君見伯玉曰君之暴虐予所知也大懼社稷之隕覆將若之何伯玉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林父遂攻出獻公立殤公殤公十二年獻公在夷儀使公子鮮告甯喜欲復國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獻公復國又三年吳公子札適衛見伯玉與語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廬先賢位次一

患也晉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黯往視之還報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靈公卽位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邪伯玉曰謹受命既致使昭王問士伯玉曰楚之多士而不能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人相之殺兵攻楚隨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益貴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瑗之來適于晉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皙而瑗之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驕驕至關而止

過關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土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問之果蘧伯玉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孔子嚴事之友也孔子曰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於人蓋蘧伯玉之行也宋咸淳三年追封內黃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九年罷祀祀於其鄉本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廬先賢位次二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既受業孔子退而修行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當齋千金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毀壁而渡唐贈江伯宋追封金鄉侯明稱先賢靖九年去以下諸賢原憲字子思宋人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憲爲之宰孔子卒隱居於衛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蔡蠶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

冠見子貢子貢曰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去終身其言之過也唐贈原伯宋追封任城侯明稱先賢

南宮适史記作适字子容一稱南宮又稱南宮敬叔魯

人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氏焉以父命學

於孔子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漢書古今人表有南宮敬叔

有南宮敬叔南宮敬叔南宮適也南宮適也南宮敬叔南宮敬叔南宮敬叔

字子容者魯人也其父命學於孔子又從夫子問孝是弟子之從祀

者遺何忌敬唐贈鄉伯宋追封襲邱侯大觀三年避孔

聖域述聞卷六東廡先賢位次三

子諱改封汶陽侯明稱先賢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受易於孔子傳楚

人馯臂子弓累傳至漢儒皆本之瞿唐贈蒙伯宋追封

須昌侯明稱先賢

漆雕開字子開一作蔡人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

不樂仕唐贈滕伯宋追封平輿侯明稱先賢

司馬耕一云名耕字子牛一云字牛宋人多言而躁其兄向魋

作亂奔衛乃置其邑與珪而適齊魋自衛入齊陳成子

使其為次弟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乃反趙簡子召

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邱與唐

贈向伯宋追封楚邱侯改封睢陽侯明稱先賢

梁鱣一云名鱣字叔魚一作子魚齊人少孔子二十九

歲唐贈梁伯宋追封千乘侯明稱先賢

冉孺名孺字子魯一作子魯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唐贈

郈伯一作伯宋追封臨沂侯明稱先賢

伯虔一作虔字子析一作子皙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唐贈鄒伯宋追封沐陽侯明稱先賢

冉季字子產一作子產魯人唐贈東平伯宋追封諸城侯明

稱先賢

漆雕徒父一作子文字子有一一作子友魯人唐贈須句伯宋

聖域述聞卷六東廡先賢位次四

追封高苑侯明稱先賢

漆雕哆名哆字子欽一作子欽魯人唐贈武城伯宋追封濮

陽侯明稱先賢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唐贈郈伯宋追

封鉅野侯明稱先賢

任不齊字選一作子選楚人唐贈任城伯宋追封當陽侯明

稱先賢

公良孺名孺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去陳適衛過

蒲會公叔氏以蒲畔止孔子時子正以私車五乘從謂

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

夫子再獲難寧國而死歸甚疾諸人懼乃與盟毋違衛

而出孔子唐贈東平伯宋追封平侯明稱先賢

公肩定一作公肩一字子中一作魯人

唐贈新山伯宋追封侯明稱先賢

鄒單音桑善字子家史記有唐贈銅

鞮伯宋追封聊城侯明稱先賢

罕父黑一作罕字子索一作子黑魯人唐贈乘邱伯宋

追封杞鄉侯明稱先賢

榮旗一作榮字子祺一作子旗魯人唐贈雩婁伯宋追封厭次

侯明稱先賢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廬先賢位次 五

左人鄧一作左字行一作子行魯人路史云左人氏黃唐

贈臨淄伯宋追封南華侯明稱先賢

鄭國家語作薛邦或云鄭國薛邦實兩人史記正義云

字子徒一作子從魯人唐贈泉陽伯宋追封胸山侯明稱先

賢

原亢字籍史記作原亢籍名亢字籍也家語作原挑字

魯人唐贈萊蕪伯宋追封樂平侯明稱先賢

唐贈魯伯宋追封侯明稱先賢

唐贈魯伯宋追封侯明稱先賢

唐贈魯伯宋追封侯明稱先賢

與孔氏族名璇者年相比二孺子侯執筆送侍於夫

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

盡識於莊者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也

唐贈瑕邱伯宋追封博平侯明稱先賢

公西與一作公西與字子同上魯人唐贈重邱伯宋追封臨胸

侯明稱先賢

鄧異一作鄧異字子斂一作子斂魯人唐贈平陸伯宋

追封高堂侯明稱先賢

陳亢一作陳亢字子禽一作子禽陳人少孔子四十歲或曰子貢

唐贈頴伯宋追封南頓侯明稱先賢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廬先賢位次 六

琴張一作琴張字子開衛人史記唐贈南陵伯宋追封顓邱

侯改封陽平侯明稱先賢

步叔乘一作步叔乘字子車齊人唐贈淳于伯宋追封博昌

侯明稱先賢

秦非字子之魯人唐贈沂陽伯宋追封華陽侯明稱先

賢

顏噲字子聲魯人唐贈朱虛伯宋追封濟陰侯明稱先

賢

顏何字子一作顏何魯人史記有今本家語無唐贈開陽

伯宋追封堂邑侯明嘉靖九年罷祀

本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縣直一作縣監字子象魯人史記無或云傳鄭單

本朝雍正二年增祀稱先賢

樂正克孟子弟子爲魯臣宋政和五年追封利國侯配

享鄒縣孟子廟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稱先賢仍配享曲阜及鄒縣

孟廟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前代封號稱先賢

樂正子樂

萬章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追封博興伯從祀孟子廟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稱先賢升配孟廟乾隆二十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廡先賢位次七

一年於孟廟之主稱先賢萬子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

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

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

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因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

治之逵酷悍吏也眾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

手版歸敦辭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

爲也逵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

平賢之謂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

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

分守憲若吾與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徯焉

不獨以害罪於令爲愛而又以汚穢善政爲恥歷合州

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離下之民不有從部使者趙

抃惑於語曰誦之甚盛敦頤處之超然還判虔州抃守

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

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

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

勞苦雖瘴病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

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

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廡先賢位次八

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

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煖養

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

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

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

順步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

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

合而後道成男婦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

生而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

神發知天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具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採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故頤每令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原先賢位次九

乎此矣故頤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北十子下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舉進士調鄆上元至簿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

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原先賢位次十

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照章初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頗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

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慾求賢育材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言者攻之甚力顯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自安石用事顯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

聖恩通問

卷六

東廡先賢位次

十二

徵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未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顯固辭改僉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還稱顯公直以爲已所不如程昉治河取漚卒八百而慮用之眾還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顯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敗門附勞約少休三日復役眾踴躍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遺昉後過州揚言曰漚卒之潰蓋程中允諉之吾且訴於上顯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取言曹村河決顯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

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盡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鎮印付顯立走決所激論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顯命善泗者度決口引巨索濟眾兩岸並進數日而合求臨洛河竹木務歷年不斂伐園特選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顯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顯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絙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接閭保甲權罔章震諸邑競侈供帳悅之至吏來請顯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

聖恩通問

卷六

東廡先賢位次

十三

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顯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益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間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

不明異端之害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
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
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
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
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
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
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
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願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
哀傷焉文彥博采眾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
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廡先賢位次 三

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
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賢賢
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
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
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
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
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嘉祐十三年賜諡曰
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慶元至順元年
封豫國公明嘉靖十九年去公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
改稱先賢位七十子下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
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
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
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尙
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
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
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
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
書密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
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得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廡先賢位次 四

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
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
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隱則屢中者遂
行必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
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萊環堵不瓦風雨躬樵爨以事父
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
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
雍恒相從游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
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
三四甌微醺卽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

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則乘小車一久挽之從意
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僮厮隸皆喜相
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
事者則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
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
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遺法者有不之
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
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
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
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廡先賢位次

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
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
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
一分賜矣投劾何益用嘉祐詔求遺逸置守王拱辰以
雍應詔起爲作監主簿復舉進士補穎州同知推官省
臣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七十六贈
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
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卽是以清而不激和不流人
與交久至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談雍論議終日
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

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違起
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曰雍之前
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
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
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頤程顥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
葬事外庭雍皆能聞眾人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
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既葬顥爲銘墓稱雍之道純
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
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端平二年從
祀孔子廟庭咸淳三年封新安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廡先賢位次

六

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七十七子下

聖域述聞卷六終

西魯先賢三十八位

林放字子邱魯人武子孔子門人秦安子東堂百八唐

開元二十七年贈清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長山

侯從祀孔子廟明嘉靖九年罷祀祀於其鄉

本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宓一作伏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一作三仕

爲單父宰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曰子何施而得

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

善小節也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

聖域述聞卷七西魯先賢位次

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子曰可以教孝教弟教學矣中

節也猶未足也曰此也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

而稟度皆敬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子爲政曰其大者

乃在此矣言能待聘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夫

之宗也明之主也信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齊人攻

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

人人自收其麥謂放民出皆獲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且

不資於他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使

人讓子賤曰民寒耕熟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

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何也子賤對曰今茲無麥明年

可謂若吏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也且得單父一歲

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

創必救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

忍見公子哉唐贈單伯宋追封單父侯明稱先賢

公冶長一名長字子長一作子芝齊人一作魯人孔子以

其子妻之唐贈高伯宋追封高密侯明稱先賢

公皙哀一名克字季次一作季沈齊人一作魯人孔子曰天下無行

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唐贈鄒伯曲阜碑宋

追封北海侯明稱先賢

高柴字子羔一作子皋齊大夫高氏之族一作魯人少孔子三十

聖域述聞卷七西魯先賢位次

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然篤孝而有法爲成宰成人

化之又爲衛士師剛人之足俄而衛有蒯瞶之亂子羔

走郭門剛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

踰又曰彼有寶子羔曰君子不隨又曰於此有室子羔

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剛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

剛者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

剛者曰爾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人

後臣以法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

刑君欲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

君子其還國然此臣之所以說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

唐虞夏商周十一也其仁恕則德能加焉其德能則公以行之其子孫子唐贈共伯宋追封其叔侯明稱先賢

黃帝字子衡人一作少孔子三十一一作十六歲仕於季

氏清之及季宋使須爲御季孫曰須也弱求日就用命焉及戰而不死游須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

踰之遂敗齊師唐贈樊伯一作宋封益都侯明稱先賢

商澤字子季一作子秀魯人唐贈睢陽伯宋追封鄒平侯明

稱先賢

巫馬施一作字子旗一作陳人一作魯人少孔子三十歲爲

單父宰子賤之率單父也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子期

聖域通圖 卷七 西廡先賢位次 三

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因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

我任人子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期日是施之未至

也唐贈魯伯宋追封東阿侯明稱先賢

顏幸一作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贈

魯伯宋追封欽陽侯明稱先賢

曹卨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唐贈豐伯一作魯伯

宋追封二侯明稱先賢

公孫一作字子石衛人一作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子貢

問子石曰子不學詩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

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

以學於子一作唐贈共伯宋追封其叔侯明稱先賢

枝江侯明稱先賢

秦商字子丕一作魯人一作楚人少孔子四十歲一作其父

董父與孔子父叔梁俱以力聞唐贈上洛伯宋追封馮

翊侯明稱先賢

顏高一作字子驕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善射能挽六

鈞弓孔子在衛南子招爲次乘高爲之御孔子過匡顏

刻爲僕唐贈琅邪伯宋追封雷澤侯明稱先賢

壤駟尺一作字子徒一作從秦人唐贈北徵伯一作化徵

伯一作宋追封上邽侯明稱先賢

聖域通圖 卷七 西廡先賢位次 四

石作蜀一作字子明秦之成紀人唐贈郿邑伯

邑伯宋追封成紀侯明稱先賢

公夏首一作字乘一作魯人唐贈亢父伯宋追封鉅平

侯明稱先賢

后處一作字子理一作齊人唐贈營邱伯宋追封膠東

侯明稱先賢

奚容蒧一作字子皙一作子楷魯人一作衛人唐贈下

邳伯宋追封濟陽侯明稱先賢

顏祖一作字襄一作魯人唐贈臨沂伯宋追封富陽侯

明稱先賢

何井疆句音字子孟一作子疆衛人唐贈淇陽伯宋追封溢

陽侯明稱先賢

秦祖字子南秦人唐贈少梁伯宋追封鄆都侯明先賢

縣成字子祺一作子橫魯人唐贈鉅野伯宋追封武城

侯明稱先賢

公祖句茲一作公祖茲字子之魯人唐贈期思伯宋追封卽

墨侯明稱先賢

燕伋一作字思秦人唐贈漁陽伯宋追封汧源侯

明稱先賢

樂歆一作字子聲魯人唐贈昌平伯宋建成侯明先賢

聖域述聞卷七 西廡先賢位次 五

狄黑一作字哲衛人唐贈臨濟伯宋追

追封林慮侯明稱先賢

孔忠一作字子茂孔子兄孟皮子唐贈汶陽伯宋追封

鄆城侯明稱先賢

公西蔵字子上一一作子向魯人唐贈祝阿伯宋追封徐城侯

明稱先賢

顏之僕一作字叔魯人唐贈東武伯宋追封宛句

侯明稱先賢

施之常字子恒一作子常魯人唐贈乘氏伯宋追封臨濮侯

明稱先賢

申振史記作申黨字周家語作申積字子周或又作申讀字子績一作申棠一作申黨魯人唐

贈申黨召陵伯申振魯伯一作伯宋追封申黨淄川侯申

棧文登侯明嘉靖九年去申黨祀申振稱先賢漢鄭康成唐陸

德明宋王應麟明夏洪基皆以爲一

左邱明魯人爲魯太史楚左史倚相之後也論語之左

論其語爲內傳又稽逸文纂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

越入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爲外傳國語二十一篇

以授曾申遞傳至劉歆時始顯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

孔子廟永徽中降從祀宋封中都伯明嘉靖九年去伯

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七十子下

秦冉字開一作子開蔡人唐贈彭衙伯宋追封新息

侯明嘉靖九年罷祀

本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牧皮名見孟子家語記皆無

本朝雍正二年增祀稱先賢

公都子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追封平陽伯從祀孟廟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稱先賢升祀曲阜及鄉縣孟廟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前代封號稱先賢公都子

公孫丑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追封壽光伯從祀孟廟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稱先賢升配孟廟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稱先賢公孫子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

聖域述聞

卷七

西廡先賢位次

求之六經皆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與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是何事旁於是蓋與學淳如也舉進士為都察院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教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諭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謂教子弟之意熙寧初劉忠文公若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若士與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且是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

問以新政數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未殺其罪逆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

聖域述聞

卷七

西廡先賢位次

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終始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于茲萬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憫獨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達旦侍德害仁曰賤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願養育英材願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全歸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聖域述聞

卷二

西廡先賢位次九

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二年賜諡曰明公淳熙元年封鄒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十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七十一

程頤字正叔顯弟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感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

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溷其性鑒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指其性而亾之然學之道必先知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聖域述聞

卷七

西廡先賢位次十

知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中而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

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
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
授力辭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
卽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
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
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
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
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
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
聖德願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

聖域述聞

卷七

西廡先賢位次

二

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
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序
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
頤又言陰張而用吉禮尙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
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
安否且日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
可不知乎邇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頤
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願臨詆頤
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句西京國子監久之加
直學士尋上表辭董敦復復撫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

中制第竄涪州李濟臣尹洛節日追遺之欲入別叔母
亦不許明日曉以銀百兩頤不受徽宗卽位徙陝州俄
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頤於書無所不讀其
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
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
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
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
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
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
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

聖域述聞

卷七

西廡先賢位次

三

歲月晏然爲天地閒一蠹唯緣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
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
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
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
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尙存然而前
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
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
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
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
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

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

聖域述聞

卷七

西華先賢位次三

正忠質文之更尙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唯類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

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咸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湯禹尙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義而求其義得其意而

聖域述聞

卷七

西華先賢位次三

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元至順元年封洛國公明嘉靖十九年去公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七十子下

聖域述聞卷七終

東廬先儒二十六位

公羊高齊人受春秋於子夏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傳齊人胡母子都爲漢景帝博士著於竹帛至董仲舒始顯於朝又四傳而何休爲之解詁其書遂大傳唐貞觀二十一年以高配享孔子廟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淄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伏勝字子賤濟南人故爲秦博士漢文帝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將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

聖域述聞

卷八

東廬先儒位次

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焉初秦下焚書之令伏生以壁藏之其後兵大起嬴亡及漢定伏生歸求其書已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卽以教於齊魯之問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者大率皆本於伏生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乘氏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其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

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旋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微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

聖域述聞

卷八

東廬先儒位次

二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
昔先王之德與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
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
絕此又豈不備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
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
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
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
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
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
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

聖域述聞

卷八

東廡先儒位次

三

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
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
積於下怨惡蓄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
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
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
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
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
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夫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
之在鈞錙頭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治者之所鑄綏
之斯來勸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

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
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
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
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
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
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
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
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
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

聖域述聞

卷八

東廡先儒位次

四

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
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
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
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
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
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
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
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
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

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
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
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
愛民而好士可謂誼至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
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
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
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
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
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
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
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
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
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
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
重禁文學不得挾書秉耒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
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
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
民如秦者也其造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
嚚頑抵冒殊汗然燭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

聖域述聞

卷八

東廬先儒位次

五

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
糞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
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
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
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
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
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
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
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
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
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
祐而享神鬼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
對而異焉乃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
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
禹稷契皋陶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
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
乃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舜子丹朱而歸舜
舜知不可選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禹之輔佐繼

聖域述聞

卷八

東廬先賢位次

六

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
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殘賊
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
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
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闔天太顛散
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
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
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
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
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

聖域述聞

卷八

東唐先儒位次

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
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
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
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
中制也臣聞良王不琢寶質潤美不待刻琢此無異於
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
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
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
禮義而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則公作禮樂以
文之至於成康之盛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

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
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狠爲俗非有文
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賞也
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
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又
好用僭酷之吏賦斂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
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
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
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

聖域述聞

卷八

東唐先儒位次

八

郎康居殊方萬里悅德歸義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
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
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
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
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
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
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
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
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無應
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

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
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今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
至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
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氣氣充塞羣生寡遂黎
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
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資未必賢也且古
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
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
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

聖域通聞

卷八

東廡先儒位次

九

取貴積久以治官是以廉恥賢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
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
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
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
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
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
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
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
切磋商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策之仲舒對曰臣
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

意於承學之臣復下明策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
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
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策曰善言天者必有徵
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
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
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博愛而無私布德施仁
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
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
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
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

聖域通聞

卷八

東廡先儒位次

十

人情參之如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
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興邦家之過兼災異之
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
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
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
而不修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
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
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
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禮制不節是
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

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然有文以相接雖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履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性情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

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策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政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若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

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與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僅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姦邪民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

聖域述聞

卷八

東漢先儒位次

三

之古返之於天倘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者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嚮嚮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溢貧者窮急苦愁窮急苦愁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

所以著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大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嚮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

聖域述聞

卷八

東漢先儒位次

四

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

之料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

聖域述聞

卷八

東廡先儒位次 十五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然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

是時方外據臣袁公孫宏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宏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疎諫諍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

聖域述聞

卷八

東廡先儒位次 十六

老以壽終於家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閭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元至順元年從祀孔子廟庭明成化二年追封廣川伯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后蒼字近君東海鄆人始事夏侯始昌通五經尤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初東海孟卿從瑕邱蕭奮學禮以授蒼及魯閭邱卿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德號大戴聖號小戴今所傳禮記卽聖所刪也明嘉靖九年以蒼從祀孔子廟

庭稱先儒

杜子春河南浚氏人漢明帝永平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通周官教授鄉里初周官行於世始皇見其書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武帝開獻書之路於是周禮出於山巖屋壁間有女子李氏得之上河閒獻王五官頗有殘闕而冬官一篇盡亡獻王購以千金不可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冬官仍上之祕府而五家之儒因罕得見孝成時劉歆校祕書見之始著於略眾共排以爲非惟歆獨信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王莽時奏置博士弟子惟子春在頗識其說賈徽及子遠鄭興及子眾又以經書轉相

聖域述聞

卷八

東漢先儒位次

七

證爲解達因作周官解詁後馬融復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又作周官注引子春及二鄭之義爲多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緱氏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元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元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元元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元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

聖域述聞

卷九

東廬先儒位次一

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

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嚴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如是與亮情好日密關張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諸將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

聖域述聞

卷九

東廬先儒位次二

之言愛少子琦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閒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操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操所迫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主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

矣前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語權曰海內大勛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偏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

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操操兵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雲長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尊稱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若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承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
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
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
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
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
爲興國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
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
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
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
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
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
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
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
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禪董允等此皆良
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
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
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
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
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

聖域述聞

卷九

東廡先儒位次五

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
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
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
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
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
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
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
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
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
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
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
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禪允之任也願陛
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
之靈責攸之禪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
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也於沔陽六年春
陽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其谷魏大
將軍曹真舉眾拒之亮身率諸軍攻郿山戎陣整齊賞
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部叛魏應亮關中響

聖域述聞

卷九

東廡先儒位次六

震興明帝百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歸千餘家遷於漢中謖以謝眾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擊式亮自

聖域述聞

卷九

東唐先儒位次

出至建威淮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滅虜王雙今歲復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閒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

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懿率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塚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微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安寧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邁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廣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晉史臣陳壽曰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雄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迨漢末擾亂隨叔父元避難荆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

聖域述聞

卷九

東唐先儒位次

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謂備雄姿傑出
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
委質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
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觀亮奇雅
甚敬重之即遣兵助備備得與武帝戰破其軍乘勝克
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
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
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
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
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

聖域述聞

卷九

東廬先儒位次九

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
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
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
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
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
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
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
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
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
也青龍二年春亮帥眾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

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
者言由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
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
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
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
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
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
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
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明初設歷
代帝王廟於京師洪武二十一年以亮從祀昭烈帝

聖域述聞

卷九

東廬先儒位次十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始生父隆筮之遇坤之師曰
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隔平江東隆歎曰
王道無序天下何爲而一乎通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
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
一統也後世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
九州無定主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
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
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年十五受書於東海李
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閻子明正樂於北平

崔淑考異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仁壽三年還始
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西遊長安見文帝帝坐太極殿
召見因陳太平十二策奪王道推霸略帝大悅曰得生
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
有蕭牆之釁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歌而歸累徵稱
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大業元年司徒楊素重其才行
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
足以供養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受
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慢素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
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

聖域述聞

卷九

東廬先儒位次

士

待之如初通續詩三百六十篇書一百五十篇著禮論
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修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號
王氏六經六年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受業者蓋千
餘人河汾之教號爲極盛十年尙書召通署蜀郡司戶
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
家門弟子私謚曰文中子通所續書後以其序有錄無
書者十篇其孫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世所傳中
說則通子福郊福時取通答門弟子問辯之也福時者
勃父也明嘉靖九年以通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九終

聖域述聞卷之十

三長物齋叢書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爲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又四賦經財貨六德保疲療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廬先儒位次

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眾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才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哀征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聽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人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

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張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饒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邵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曜之眾烏合也并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芑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廬先儒位次

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又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徙郡縣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文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爲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

又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
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眾已屯
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
下爲之緩邊軍缺環衛竭內殿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
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爲算室廬貨商
人設諸權之科日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貢固
邊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
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軍乘之在關中者與
列於殿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一
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芘還軍援洛懷光救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廡先儒位次三

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
京師稅閒架榷酒抽買貨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
本整募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贊言皆効從狩奉天
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贊初若不
經思遠成皆周盡事情衍繹熟復人人可曉苟吏承寫
不給他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贊沛然有餘始帝倉卒變
故每自剋責贊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
臣罪贊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
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
也贊退而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困窮涵養而諸方

自其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
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
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眾供費日博常賦不給
乃議變限而加斂焉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
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典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
廢於追呼膏血竭於筭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
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
下悉而東征邊備空虛又授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
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
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廡先儒位次四

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禮方且稅侯王之
廬算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囂然而關畿
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撻義以掩恩任法以成
治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
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
下懼禍故反側之衆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
由是叛亂繼產忿端竝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
卒鼓行自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
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
能効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委之天命亦

易曰天祐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約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於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尙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洵洵靡定族謀聚議未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廡先儒位次

五

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凶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與邦之策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已以從眾遠欲以遵道遠險倭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飭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還何慮乎不寧哉帝又問贊事切於今者贊勸帝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

見不以時聽納無從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憐人賣爲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蔽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贊因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爲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卽無所事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廡先儒位次

六

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謂靡不效驗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不盡於己而盡於人不誠於

前而望議於後必殆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與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救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爲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哀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至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廬先儒位次七

之善愚皆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尙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人則造膝出則詭辭茲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諍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於今以從諫改過而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達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

異於人不必要是同於眾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者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廬先儒位次八

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角勝人恥聞過驕辯給街聰明厲威嚴恣驕慢上之弊也諂諛願望畏懼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退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驕辯而街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願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驕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已則畏懼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

矣哉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疏隔而猜忌者乎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衛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誓曰今乘輿播越大慙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隙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爲朕計之贊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廡先儒位次九

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寧與加亢號以受實惠哉帝從之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稟付贊使商討其詳贊知帝執德不固因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疆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闈今假王者曰僭帝者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可勝數而欲得多難收羣心惟在寬令而已

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宏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置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廡先儒位次十

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贊諫以爲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厭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環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即撤其署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變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贊見懷光議事贊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

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初贊與懷光語及晟懷光妄詫曰吾無所藉晟贊即美其疆雄使不得翻覆至是請下詔書如其意者且無辭歸短於朝又建道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爲犄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聞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贊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贊奏信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廬先儒位次二

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聚天資之季孽幸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紀綱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爲虛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爲重利近實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

不超矣故錫貨財列粟秬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鉅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器果一盛則授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俄以勞遷諫議大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廬先儒位次三

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鑑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贊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亟告景刻不可差商領旣回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爲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噤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願望兩端乃是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

定難元從功臣贊曰宮官具資格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單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贊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恥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飾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耄定反側寬脅從官失職復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尊宮官治服玩耳目之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廡先儒位次

三

娛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飲盜焉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城資遣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贊遠甚從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幸而贊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倚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母韋猶在江東帝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賄遺一不取惟韋舉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

爲學士入謝伏地顙泣帝爲興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爲相而實參素不平忌之贊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德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贊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贊奏言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廡先儒位次

四

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沮議爲出眾自議爲不羣趨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尙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頗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超多士之用陛下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

下流及宰相意旨三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置其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察則案牒叢消偽冒蒙真吏緣以爲姦廢置無網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費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視吏參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冒判贊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自祿山構亂肅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廬先儒位次五

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轡賄饋以償馬資尙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戍陸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略深入則戒嚴於時歲安邊者皆務所難忽則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精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晚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饒運不繼之患萬一棹敗適所以啟戎心挫國

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強且以水草爲居討獵爲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所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功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更修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通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廬先儒位次六

彼爲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後行修封疆守要害溪壑隄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埃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眾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遠成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到持戈矛以鐔投

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尙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
病在謀無定用眾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
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
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
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卹常制不徇眾情死
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
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馭
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
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
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廡先儒位次

七

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
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
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擄故
守則固戰則疆其術無他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
戍邊鄙邀所不能疆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
不察其情斯可爲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
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爲鄰晝則荷戈以
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
習其風勃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
關東百物阜殷士怯溫飽比諸邊隅不翅天地間絕塞

荒陬則辛酸動容聆疆蕃勁虜則懾駭褊情又使去親
族捨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疏乎又
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
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
則乘其危撓市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
城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謫徙之人本以增戶
實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戍卒
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
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犀銳悉
選以自奉痿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劫執其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廡先儒位次

六

蹂悉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虜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謂
措置乖方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示懲以懋有庸以威
不恪故賞罰之於馭眾譬觀軌所以行車衡勒所以服
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
上下遵養以苟歲時欲褒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
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竦隱心而不誅故忘身效
節者低謀於眾僨軍援救者畜姦不畏褒貶稱毀紛然
相亂公者直已不求諸人則罹困厄姦者行私苟媚於
眾則取優崇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遇敵
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日資糧不足責

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之更相爲解而朝廷舍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者不慙馭眾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也集雖眾無施戰陣虜常橫行以謂境無人焉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閭井日耗斂求日繁傾家析產權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眾矣三失也今四夷最疆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眾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趨敏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廡先儒位次

五

動則中國熱其眾不敢抗靜則憚其疆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庸眾失爲弱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尙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討則僑四鎮隸安定以隴右附扶風所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泚亂以誘涇原懷光反以汴朔方則分朔方爲三節度其鎮

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既無軍法臨下莫能稟屬邊書告急方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揖讓救焚矣兵以氣若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以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故軍法無貴賤之差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從則勞祭臨敵則勇然衣粟止於當身又爲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勞服然衣粟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懸勢則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廡先儒位次

三

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爲奏請過隸神策者稟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竭匱夫事業未興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爲我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禦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兵藉某參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列屯何時成功觀其言校其實若曰不足取當難之於初不宜貽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內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後選端於委任然後

嚴否誠信賞罰受賞者不爲濫當罰者不敢辭付授專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錢錢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令不以兩從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閭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意乎靖難則不可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籌不畱息光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守成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退畱之頃寇已奔遁牧馬屯牛鞠椎剽矣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廬先儒位次

三

留夫樵婦蓄俘囚矣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莫敢進驍賊者減百爲一獲者衍百爲千帥守以總制在朝不歸於罪陛下以權出已不究厥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遠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粟資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時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

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爲隴右元帥自涇岐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隴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爲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所部州若府遼東良吏爲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鎮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治六失可去矣帝愛重其言不從也宏班判度支卒官贊薦李異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贊言延齡僻戾躁戾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

聖域述聞

卷十

東廬先儒位次

三

侯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贊上書苦諫帝不憚竟以太子賓客罷贊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譏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贊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爲刺史諭旨慰勞章舉數上表請贊代領劍南帝猶銜之不肖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始贊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常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

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
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
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
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
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
元戡難功雖牙爪宣力蓋贊有助焉符山南也道險澀
與從官相失夜召贊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賞
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開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
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惡到
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聖域述聞

卷一

東廡先儒位次

三

皇德恤乎旣放荒遠常關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諱不著
書地苦瘴疫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本朝康熙六十一年增祀唐德宗於

京師歷代帝王廟以贊從祀

今上道光五年從祀孔子廟庭補先儒

聖域述聞卷十一

三長物齋叢書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德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遷姓更其名爲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從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爲祕閣校理仲淹汎通聖域述聞卷十一

東廡先儒位次一

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無所倦嘗推其奉以食四方道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皆爲之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幸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願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修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

聖域述聞

卷十一

東廡先儒位次二

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聞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應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敝十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能得明日將問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殘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大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幾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還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

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祕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旣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

聖域述聞

卷十一

東廬先儒位次三

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旣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

聖域述聞

卷十一

東廬先儒位次四

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舉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保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

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
慶會長六百餘人約爲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
常也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
條約若歸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
殺者所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
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
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皆官爲給食卽不入皆本家
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漢
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
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
聖域通聞 卷上 東廡先儒位次五

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微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
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
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眾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
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
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
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
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
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
此路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
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
聖域通聞 卷上 東廡先儒位次六

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
遷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
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
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涇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
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
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
張洸帥涇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
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
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
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

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路爲陝西
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
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
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帝方銳意太平
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可至矣事有先後久安
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
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
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
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
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
聖域述聞 卷上 東廡先儒位次一

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
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隄堰渠塘州
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耗
田浙西之河塘隄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
募總轄強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
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
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
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
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卽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
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爲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
聖域述聞 卷上 東廡先儒位次八

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
者爲鎮併使州兩院爲一職官自直給以州兵其不應
受役者悉歸白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
悉采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眾
以爲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
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
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
兼領之重而二府推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
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
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

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
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罰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
轉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
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
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
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
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
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
天下爲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
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
聖域述聞 卷十一 東廬先儒位次 九

請領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初仲
淹病帝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
其家既葬帝親詣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
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
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
義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
四方聞者皆爲歎息爲政尙忠厚所至有恩邪慶二州
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
人哭之如父母齋三日而去
本朝康熙五十四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六十一年
聖域述聞 卷十一 東廬先儒位次 一

又從祀宋仁宗於
京師歷代帝王廟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
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
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
習銳刻駢偶洪湛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
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
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館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賸至
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
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

事迹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
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
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
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
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
者之舉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
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
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置官員用天下名士
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
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

聖域述聞

卷二

東廡先儒位次

二

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
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
其略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
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
所貪者財貨富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
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
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
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
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
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

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
多而不厭故也故爲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
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
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
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帝知修詔特除
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
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
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
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析代岢嵐多禁地
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

聖域述聞

卷二

東廡先儒位次

三

得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奏
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
都轉運使陞辭帝曰勿爲久畱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
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
中外爲閼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
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女之始亂也招以不
死旣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
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
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旣非朝命脫一
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

議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

聖域述聞

卷二

東廡先儒位次

三

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願州復學士畱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有許爲修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謂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尙爲險怪奇澀之女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輩薄者伺修出聚譟於馬首街還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恩威嚴之後簡

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畱守賈昌朝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流有季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旣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圭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

聖域述聞

卷二

東廡先儒位次

五

遷延固位修上疏以爲陛下振忠言庇愚相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卽位以羣臣之言卽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

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人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閒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

聖域述聞

卷上

東廡先儒位次

三

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眾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與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眾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三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爲御史眾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於修造帷薄不設之誦獲辱之展轉達於中

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章劾修神宗初卽位欲深護修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尙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修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讒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

聖域述聞

卷上

東廡先儒位次

六

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意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

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
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
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
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
獨鶩以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
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
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卽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
友生則振拔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
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
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
聖域記曰

卷二

東廬先儒位次

古

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
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
以爲知言端平二年從祀孔子廟庭旋罷明嘉靖九年
復祀稱先儒

聖域通門卷十一終

聖域述聞卷十二

三長物齋叢書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寧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謂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確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殆豁然無疑杜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廡先儒位次一

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應知劉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

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搢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

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人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廡先儒位次二

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疎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宏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宏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言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尙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苦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萬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殺毒被海內京師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

當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二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以今諸路烏合之眾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逃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廡先儒位次三

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不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遛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用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廡先儒位次四

守財之言非正理會不知堯舜茅茨工墜高日克儉于家則以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堯舜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眾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弊然以愛而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廬先儒位次

五

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煦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不願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奏贈而未及紹治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既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

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卒年八十三諡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與胡國安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沈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何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明宏治八年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廬先儒位次

六

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為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怒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驚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婿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間所不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

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溪上吟詠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亂變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嘗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廡先儒位次七

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宏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啟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

朝廷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諡文質明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情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廡先儒位次八

存君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于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深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

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可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墮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闡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廬先儒位次九

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陳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庄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謂之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泊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閭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家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

者則爲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積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廬先儒位次十

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當諷誦之而願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道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

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落處豈能無失耶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當日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在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侂爲同門友雅重侂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廬先儒位次

三

吾輩所及松以爲知言而熹亦稱侂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尤義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突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怡怡於事若無甚可否及遇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毅然不可犯者又謂吾從侂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侂子有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侂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明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

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有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宮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畱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覽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書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廬先儒位次

三

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愛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綱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土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據屬凌長吏賤人輕相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

指麾而律之耶如日臣下權任大重懼其不能無私
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
焉儒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
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膈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
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侵長趨
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
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
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
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忽遠大
之計勿忽於近而忽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廬先儒位次

五

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
以禮節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
襲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
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
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
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
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
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未疾請祠
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
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盡委館職

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
崇雅摭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
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揆駁之孝
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
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卽命詞駁不得已草制尋主管冲
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
日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
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編急
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戾湧
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
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
之政皆可為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
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
晚年曾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卽
而祠之景定二年封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九
年去伯爵稱先儒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廬先儒位次

五

聖域述聞卷十二終

聖域述聞卷十三

三長物齋叢書

蔡沈字仲默先儒元定之子也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沈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廬先儒位次

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類而擬象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說喪以遺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沈不屑就明正統二年封建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

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

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口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陳其所得問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廬先儒位次

二

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冲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漢陳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

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開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元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地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

誦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爲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谷懶口金山所聞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千廟庭稱先儒魏二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其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盡心職業嘉定二年召爲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冑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憂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事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蓋亦急於內修姑道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秘書

省正字御史徐枬卽劾了翁對策狂妄獨侂冑持不可
而上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行次
江陵蜀大將吳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敗又明年曦
誅蜀平了翁奉親還里侂冑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召諸
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
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
輔廣李潘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
義理之學差知漢州漢號爲繁劇了翁以化善俗爲治
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戶婚交計之
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會境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廬先儒位次五

內橋壤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
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未數月復原官知眉州眉雖爲文
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聞了翁至
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耆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官親爲講
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
風復葺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
俗爲之變治行彰聞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
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戢吏姦詢民瘼
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
程頤錫爵定諡示學者趣向朝論韙之如其請遂寧關

守了翁行郡事卽具奏乞修城郭備不虞廷議斬其費
了翁增埤浚隄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
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豫防之意十年遷直秘閣知潼
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丁母憂免喪差知潼川府
約已裕民厥績大著若游似吳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
門受業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
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位并及人才風
俗五事明白切暢又論郡邑強幹枝弱之弊所宜變通
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其
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廬先儒位次六

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候以
事權資以財用爲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
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十六年爲省試參詳官遷
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十七年遷秘書監尋以起居
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
場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謂宜察時幾而其天命尊
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不猶愈於坐觀事
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
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
人自爲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

排習說而履陋臣實懼焉蓋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剴切無所忌避而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卽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卽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太母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

聖域述聞

卷三

東應先儒位次 七

丕闢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又請申命大臣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皆出矣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應詔言事者十餘人朝士惟了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廟上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俄權尚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謫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

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五年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錮宿負復社倉創義冢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彌遠薨上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重其任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

聖域述聞

卷三

東應先儒位次 八

國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斃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事弊蠹不可滌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眾議三曰復都室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時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曰復制誦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衆若白黑上讀之感動卽於經筵舉之成誦其後舊典皆復其初臣庶封章多乞召還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

望而並推之用了翁權禮部尙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
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
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
內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
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盡漏下四
十刻而退兼同修國史兼侍讀兼吏部尙書總樞進
讀上必改容以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
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難上悉嘉納且手詔獎
諭又奏乞收還保全彌遠家御筆乞定趙汝愚配享寧
廟乞趙崔與之參預政事乞定履畝之令以寬民力乞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廡先儒位次 九

詔從臣集議以救楮弊乞儲闡才以備緩急又因進故
事如儲人才凝國論如力圖自治之策如下罪己之詔
如分別褒貶二帥是非如究見黃陂叛卒利害如分任
諸帥區處降附還朝六閏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
務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擠而不能安於
朝矣執政遂謂近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
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會從
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附了翁朝論大駭以爲不可三
學亦上書爭之適遷警省至上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
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上勉勞尤

至尋兼提舉編修武經要畧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
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
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
飲餞於關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
調遣援師褒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
旬召爲僉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益
在朝諸人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爲
非雖恩禮赫奕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遽召還前後
皆非上意也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
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官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
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
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
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蹙額久之口授
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
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歎惜有用才不盡之
恨詔贈太師諡文靖賜第宅蘇州果贈秦國公所著有
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
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王柏字會之婺川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

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
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
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
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
事敬慨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
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卽往從之
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
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
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
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廬先儒位次
士

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
開之沒家貧爲之斂且葬焉求學者眾其教必先之以
大學蔡杭楊棟相繼守藝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
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子製服
臨於郡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
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
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
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
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
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

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
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足於夫子之
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
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
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
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
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
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
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所
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

聖域述聞

卷三

東廬先儒位次
主

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
幾圖書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
續國語閩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
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
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厯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雜志
周子發遣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十三終

聖域述聞卷十四

三長物齋叢書

趙復字仁言德安人也元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闊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賊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旣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旣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遠馳馬周號積屍閒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絕

聖域述聞

卷十四

東廬先儒位次

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惟中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

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旣退隱蘇門乃卽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儒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不爲其所屈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涵心求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

聖域述聞

卷十四

東廬先儒位次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旣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醢旣加則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遺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

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
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
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
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
忽幾微微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
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
原其興亡背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
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
其意焉又有自省編畫之所爲夜必警之有不可書者
則不爲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

聖域述聞

卷十四

東廬先儒位次

三

音韻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貫旁而釋老之言亦洞
究其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
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
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講衍文悉別以
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
祖謙點校儀禮視議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
喜於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
之書也延祐初謙居東陽入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閉
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
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淳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有知使

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爲
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
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
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
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
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
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
以不及門爲恥搢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卽其家存
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
無不厭服大德中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爲災在

聖域述聞

卷十四

東廬先儒位次

四

吳楚窮深憂之是歲大疫謙貌如瘠或問曰豈食不足
耶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益
如此庶前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
加推服論薦於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
上而郡牧以還逸應詔鄉閭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
或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
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
雲山人自號世稱爲白雲先生朝廷賜諡文懿先是何
基王柏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
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熹再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爲

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於學宮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煜初居咸口里當華蓋

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

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隣煜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

旁池中旦以告於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

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

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然火復誦習九歲從郡子弟

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

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盜賊所在蜂

聖域述聞

卷四

東廡先儒位次五

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

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

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

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郎其家錄上元貞初

游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

答凡數千言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

書春秋與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

終其身左丞董士達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

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

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

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為國子監丞

先是許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

失其舊澄至旦然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晏退燕居

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復訓誘

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程純

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

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日經學二日行實三日文藝四

日治事未及行又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

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

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

聖域述聞

卷四

東廡先儒位次六

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

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

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俸乘驛至

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即位超遷翰林學士進

階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為泥寫浮屠

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

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

益雖人所樂聞而論回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

過謂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

為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

遂爲薦步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
篇故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効是無
佛法矣若已効是託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
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
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在至治
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
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
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
廟各爲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
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
聖域述聞 卷十四 東廬先儒位次 七

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敘次而不考古乎有司急於
行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
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
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即出城
登舟去中書問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
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
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
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盡使人
渙然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太原出於天神聖繼
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

利也濶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
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
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
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
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
出登朝署退歸於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
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屣負笈來學山中者
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
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
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
聖域述聞 卷十四 東廬先儒位次 八

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
世書又校定老子莊子本元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
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
爲草廬先生天歷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
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
北澄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
郡公諡文正明宣德四年從祀孔子廟庭宏治八年罷
本朝乾隆二年復祀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十四終

聖域述聞卷十五

三長物齋叢書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游
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
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
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鵠衣簞食寡如也築室
山中四方來學者甚眾皆告之曰學以爲己勿求人知
語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所著有居業
錄蓋取修辭立誠之義每言與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
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
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

聖域述聞

卷十五

東廬先儒位次

卑者溺於功利高者驚於空虛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
真一在功夫閒斷嘗作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
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治國聖人能事畢
矣居仁性行淳篤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
門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與羅倫張元禎友善數會於
弋陽龜峯嘗言陳獻章學近禪悟莊昶詩止豪曠此風
既成爲害不細又病儒者選述繁蕪謂朱子註參同契
陰符經皆不作可也督學李齡鍾成相繼聘主白鹿書
院過饒城淮王請講易傳待以賓師之禮是時吳與弼
以學名於世受知朝廷然學者或有閒言居仁聞修自

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
一人而已卒年五十一萬厯十三年追諡文敬從祀孔
子廟庭稱先儒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
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
乃言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聞出塞縱觀山川形
勝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頗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宏治十
二年進士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還而朝議方急西北
邊守仁條八事上之尋授刑部主事決四江北引疾歸
起補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
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

聖域述聞

卷十五

東廬先儒位次

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
人喜相率伐木爲屋以棲守仁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入
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尙書楊一清改之驗封屢遷
考功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就遷鴻臚卿兵部尙書王
瓊素奇守仁才十八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
當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
容據利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日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
福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管師富等又起前
巡撫文森託疾避去志山合樂昌龔福全大庾攻南康贛

州贛縣主簿吳玘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婦諒詰之諒戰慄不敢隱因賞其罪令調賊賊動靜無勿知於是檄福贛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明年正月督副使胡璉等破賊長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鑑等禽師富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尙書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為伍伍有小甲二伍為隊隊有總甲四甲為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為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為陣陣有偏

聖域述聞 卷五 東撫先儒位次 三

將二陣為軍軍有副將皆以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其年七月進兵大庾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李徵擊敗之副將楊璋等亦生擒日能以歸遂議討橫水左溪十月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徵及守備鄭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戢遇其奔軼守仁自據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志山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

營近地討以禍福賊首藍定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戰文定與賊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過淳兵又敗諸軍破桶岡志山貴模延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其黨千人哭至諸將禽斬之乃設崇義縣於橫水控諸徭還至贛州議討淵頭賊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橫水淵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為戰守備詭言珂志高讎也將襲我故為備守仁佯杖繫

聖域述聞 卷五 東撫先儒位次 四

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禽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洞斬賊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乃於下洞立平和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

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同既滅湖廣兵始至及平淵頭廣
東尚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
巨寇遠近驚爲神進右副都御史予世襲錦衣衛百戶
再進副千戶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
寧王宸濠反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
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
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
郎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
士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咸附守仁軍御史謝源
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眾議曰賊若出
聖域述聞 卷五 東撫先儒位次 五

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
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卻永將邊
兵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
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搗南昌
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
劉養正欲其歸國之誠令從與早發兵東下而縱謀洩
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卽大
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詎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
之七月壬戌朔留宜春王拱樑居守而劫其眾六萬人
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

喜趨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
指揮余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安吉談儲
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
寧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
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
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
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
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眾曰善已酉
次豐城以文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
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請
聖域述聞 卷五 東撫先儒位次 六

軍梯組登縛拱樑等官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
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居
二日遣文定珣璉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
設伏宸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黃家渡文定當其
前鋒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乘之璉德孺
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
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城
取九江建昌會璉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
却守仁斬先却者官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
舟爲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

軍奄三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如婁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貴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禽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禽賊至是果奏捷帝時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爲副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泝江而上抵南昌諸嬖倖故與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言覬覦者非特一寧王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聖域述聞 卷十五 東廬先儒位次一

則相與媚功且懼守仁見天子發其罪競爲蜚語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聞道趙王山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至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

至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爲動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遣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納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故常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亦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與紀功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譏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卽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畧討平叛亂而盡人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當是時讒邪構煽禍變叵測微守仁東南事幾殆世宗深知之甫卽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大學士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尙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

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武祿一千石
然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
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納之廢斥無
存者守仁憤甚時已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功咸
報寢免喪亦不召久之所善席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綰
以議禮得幸言於張璁桂萼將召用而費宏故衛守仁
復沮之屢推兵部尚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皆弗果用
嘉靖六年恩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鎮不能
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綰
因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並敘討賊諸臣帝咸
嘉其述聞
卷五
東應先儒位次
九
報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恩恩未設流官土
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徵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
防成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鄰交趾深山絕谷
悉徭僮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為屏蔽若改
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役必有悔章下兵部尚
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
抵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承
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
至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
令詣軍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詭我陳兵入見

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七營撫其眾七萬奏聞於
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
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為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
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
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斷藤峽徭賊上連八寨下通
仙臺花相諸洞蠻盤亘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
守仁欲討之故留南寧罷湖廣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
進破牛賜六寺等十餘寨峽賊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
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使林富率
蘇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軼賊盡平
聖域述聞
卷五
東應先儒位次
十
八寨始帝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獎諭及奏斷藤
峽捷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
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璁萼薦萼
故不善守仁以璁強之後萼長吏部璁入內閣積不相
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趾守仁辭不應一清雅
知守仁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一清亦
不能無移憾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
及霍韜不平上疏爭之言諸徭為患積年初嘗用兵數
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恩田稽首
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

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况守仁固承認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節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如江南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爲陛下任之帝報聞而已守仁已病具疏乞骸骨舉勛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

聖域述聞

卷五

東廡先儒位次二

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謂朱子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從之世遂有陽明學云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帝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必矣

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羣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彰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卹典俱不行隆慶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諡文成二年予世襲伯爵既又有請以守仁與薛瑄陳獻章同從祀文廟者帝獨允禮臣議以瑄配及萬厯十二年御史詹事講申前請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主靜治宋儒周敦頤陳顥且孝友出處如獻章氣節文章功業如守仁不可謂禪誠宜崇祀且高胡居仁純心篤行衆論所歸亦宜並祀帝皆從之終明

聖域述聞

卷五

東廡先儒位次三

之世從祀者止守仁等四人於從祀之主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十五終

聖域述聞卷十六

三長物齋叢書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宏治六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遷南京國子監司業與祭酒章懋以實行教士未幾奉親歸因乞終養劉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官遷南京太常少卿再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入爲吏部左侍郎世宗即位命攝尙書事上疏言久任超遷法當疏通不報大禮議起欽順請慎大禮以全聖孝不報遷南京吏部尙書省親乞歸改禮部尙書會居憂未及拜再起禮部尙書辭又改吏部尙書下詔敦促再辭許致仕有司給祿米時張璁桂萼以議禮驟貴秉正樹黨屏逐正人欽順恥

聖域述聞

卷十六

東廬先儒位次一

與同列故屢詔不起里居二十餘年足不入城市潛心格物致知之學王守仁以心學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師之欽順致書守仁畧曰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所不盡必於入門之際加以格物工夫哉守仁得書亦以書報大畧謂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反復三千餘言欽順再以書辨曰執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

知也自有大學以來未有此論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果何物耶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也又執事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與物格而后知

聖域述聞

卷十六

東廬先儒位次二

至矣書未及達守仁已歿欽順爲學專力於窮理存心知性初由釋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今人明心之說混於禪學而不知有千里毫釐之謬道之不明將由於此欽順有憂焉爲著困知記以自明自號整庵年八十三卒贈太子太保證文莊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啟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賢目

攝之未幾內艱歸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
故相錢龍錫降調龍錫得減死五年正月方候補遵疾
求去頒行上疏曰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
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
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
下思賢才不易得慈小人不思絕蓋陛下有大君之責
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
猷動尋苛細治朝宁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
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
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而葛藤終年一意不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廬先儒位次 三

調則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
以滋章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
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
者心不在拘繫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諂巧之人內廷諸
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
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
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曉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
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園而謂
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眾必不可用兵逃於
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

亂視熒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
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
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帝不憚
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上言曰適年諸臣所目
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事不過推求報復
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
爲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
陛下科場乃爲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
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
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僅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廬先儒位次 四

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
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
禍今又取摺紳稍有器識者舉綱投阱卽緩急安得一
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鯨魚戀棧而來者必非
駿馬以利祿參士則所參者必嗜利之臣以筆楚驅人
則就驅者必驚駭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
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
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
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
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

有徐良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偉使
當一面必有可觀語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帝益
不憚斥爲民九年用薦召復故官明年閏月久旱修省
道周上言近者中外齋宿爲百姓請命而五日內繫兩
尙書未聞有人申一疏者安望其戢亂除凶贊平明之
治乎陛下焦勞於上小民輾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閒
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又上疏曰陛下寬仁宏宥有身任
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擁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
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
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饌覈則下樂曉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廬先儒位次五

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訐奈何與市井
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隙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構
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
辭因言已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
如者謂品行高峻卓絕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
愧純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慮遠見深計不如魏呈潤
犯言敢諫清裁絕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尙高雅博
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燮至國士
鼎係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汝琛傅朝佑文章意氣坎
珂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鄭方被杖母大詬帝得璣駭

異責以顛倒是非道周疏辯語復營護鄧帝怒嚴旨切
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公卿
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鄭語爲口實其冬擇東宮講官
體仁已罷張至發當國擯道周不與其同官項煜楊廷
麟不平上疏推讓道周至發言鄭杖母明旨煌煌道周
自謂不如安可爲元良輔導道周遂移疾乞休不許十
一年二月帝御經筵刑部尙書鄭三俊方下吏講官黃
景昉救之帝未許而帝適追論舊講官姚希孟嘗請漕
儲全折以爲非道周聽未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
因言故輔臣文震孟一生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廬先儒位次六

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
失實責令回奏再奏再詰至三奏乃已凡道周所建白
未嘗得一俞旨道周顧言不已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已
充日講官遷少詹事得與名帝不用用楊嗣昌等五人
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遼撫方一
藻同日上之其劾嗣昌謂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
之子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此之瑕狗李定不喪繼
母宋世共指爲人梟今遂有不持兩賜坐司馬堂如楊
嗣昌者宣大督臣盧象昇以父殯在途槌心飲血請就
近推補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

聞喪者可不去聞喪者可不去則爲子者可不父爲臣者可不子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葉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張綱溫地之談款市棄天之說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陛下孝治天下播紳家庭小小勃谿猶以法治之而目喪教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爲不可也其論新甲言其守制不終走邪徑託提足天下卽甚無才未宜假借及此古有忠臣孝子無濟於艱難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乎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二十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檐二千里不解屣履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廡先儒位次 七

今雖逾五十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卽無人臣願解清華出管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者祓不祥以玷王化哉其論一藻則力詆和議之非特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縉紳勃谿語欲爲鄭鄭脫罪下吏部行譴嗣昌因上言鄭杖母禽獸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鄭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飾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語諸臣與所司事久之間道周曰凡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

信無所爲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可言之日帝曰清國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既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況古爲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且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詞臣中有如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爲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廡先儒位次 八

聞道周人品學術爲人宗師乃不如鄭鄭帝曰然朕正擬問之乃問道周曰古人心無所爲今則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爲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且爾言不如鄭鄭何也對曰匡章見惡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鄭鄭何鄭帝曰章子不得於父豈鄭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曰眾惡必察帝曰陳新甲何以走邪徑託提足且爾言軟美客悅叩首折枝者誰耶道周不能對但曰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卽凶人盡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

臣與不辭故軍還塞門而出奪情在職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既可用何分內外遂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千餘人多在邊疆故朝臣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帝又詰問久之帝曰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辨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無一毫私帝怒有開命出侯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此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廬先儒位次九

之退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前譏諂面諛爲忠耶忠佞不別邪正滑矣何以致治帝曰固也非朕慢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顧嗣昌曰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如此其能無正乎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劉同升趙士春亦劾嗣昌將予重譴而部擬道周謹願輕嗣昌懼道周輕則論已者將無已時也亟購人勸道周

者有刑部主事張若麒謀改兵部遂擢爲員外上疏曰臣聞人主之尊尊無二上人臣無將將而必誅今黃道周及其徒黨造作語言虧損聖德舉古今未有之好語盡出道周無不可歸過於君父不煩示前日召對始末背公死黨之徒鼓煽以惑四方私記以疑後世揜聖天子正人心息邪說至意大不便帝即傳諭廷臣毋爲道周劫持相朋黨凡數百言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不覆閣而大學士魏熙乘惡道周甚則擬旨責學龍濫薦帝遂發怒立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廬先儒位次十

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杖入十死黨與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獄戶部主事葉廷秀監生涂仲吉救之亦繫獄尙書李覺斯謝輕嚴旨切責再擬謫戍煙瘴帝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鎮撫司掠治乃還刑部獄逾年尙書劉澤深等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卽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祇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觀所謂黨

而須遠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愆道一聖意轉
國而臣已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永成廣百十
五年八月這月戊己經年一日帝召五職臣入文華後
殿手一編從容問曰張溥張采何如人也皆對曰讀書
好學人也帝曰張溥已死張采小臣科道官何亟稱之
對曰其胸中自有書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帝曰
亦不免偏時周延儒自以嗣昌既已前死矣而已方再
入相欲參用公議爲道周地也即對曰張溥黃道周皆
未免偏徒以其善學故人人惜之帝默然蔣德璟曰道
周前日蒙成上恩寬大獨其家貧子幼其實可憫帝微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廬先儒位次二

陳演曰其事親亦極孝吳姓曰道周學無不通且極
清苦帝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傳旨復故官道周在途
謝稱解學龍葉廷秀賢既還帝召見道周道周見帝
而泣臣不自意今復得見陛下臣故有大馬之疾請假
許之居久之福王監國用道周吏部左侍郎道周
出馬士英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立
路王邸乃不得已趨朝陳進取九策拜禮部尙書該
籍事府事而朝政日非大臣相繼去國識者知其將亡
矣明年三月遣祭告禹陵瀕行陳進取策時不能月南
渡事南都亡見唐王聿鍵於衢州奉表勸進王以道周

爲武英殿大學士道周學行高王敬禮之特甚賜宴鄭
芝龍爵通侯位道周上衆議抑芝龍文武由是不和一
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
學御史撻之當是時國勢衰政歸鄭氏大帥恃恩觀望
不冒一出關募兵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啟
行所至遠近響應得義旅九千餘人由廣西出衢州十
二月進至婺源遇

大清兵戰敗被執至江寧幽別室中囚服著書臨刑過

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

從之道周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銅山在孤島中有

聖域述聞

卷六

東廬先儒位次三

石室道周自幼坐臥其中故學者稱爲石齋先生精天
文歷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及太函經學
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歿後家人
得其小冊自謂終於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也
今上道光三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十六終

湯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母趙氏明末流賊陷州城殉節死父祖契攜斌避兵流寓浙江衢州

本朝順治二年大兵定江南江西斌隨其父還里九年舉進士由庶吉士授

國史院檢討十二年應

詔陳言請廣搜野乘遺書以修明史且言宋史修於元至正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亦著巴顏布哈之義我

朝順治元二年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

聖域述聞

卷十七

東廡先儒位次一

者與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昭示綱常於萬世下所司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等謂斌誇獎抗逆之人擬

旨嚴飭

世祖特詔斌至南苑溫諭移時是年

諭吏部曰翰林官員讀書中祕習知法度自能以學問為經濟助登上理茲朕親行裁定十八員皆品行清端才猷贍裕各照外轉應得職銜陞一級用於是斌為陝西潼關兵備道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甫至任流賊鄭成功犯江寧陰遣賊黨至贛州流言煽誘偽通海侯李

王庭舉等郡山寨詐約降實伺南安無備謀陷城斌廉得成功奸細白巡撫蘇宏祖斬之又請移兵守南安王庭舉來犯見有備卻走遊擊洪起元追逐數月乃就擒斌以父老乞休歸里尋丁憂既服聞容城孫奇逢請學夏峯往受其業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尚書魏象樞薦斌學有淵源躬行實踐副都御史金鋐薦斌文辭淹雅品行端醇

召試一等授翰林院侍講同編修彭孫通等纂修明史二十年充

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考官轉侍讀明年為明史

聖域述聞

卷十七

東廡先儒位次二

總裁官並纂修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聖訓遷左春坊左庶子二十三年擢內閣學士充

大清會典副總裁官時江寧巡撫余國柱內遷左都御史調湖廣巡撫王新命代之新命旋遷兩江總督九卿等會推學士孫在豐浙江布政使石琳堪任江寧巡撫上諭大學士曰所貴道學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託之空言今有道學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悖朕聞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頗有定行前與

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寧巡撫斌頒行

上諭曰以爾久侍講筵老成端謹江蘇爲東南重地故特簡用居官以正風俗爲先江蘇風俗奢侈浮華爾其加意化導移風易俗非旦夕事從容漸摩使之改心易慮當有成效錢糧歷年不清督撫所奏錢穀刑名大事多有舛錯爾能潔已率屬自然改觀

賜御書三駿馬一表裏十銀五百兩十月

上南巡至蘇州

諭斌曰向聞吳閭繁盛今觀其風土大畧尙虛華安佚樂逐末者多力田者寡遂至家鮮蓋藏人情澆薄爾當

聖域述聞

卷七

東廡先儒位次三

使之去奢返樸事事務本庶幾家給人足可挽頽風朕欲周知地方風俗小民生計有事巡行凡日用所需皆自內府儲備秋毫不取之民間恐不肖官吏藉端妄派以致擾民爾其嚴察劾奏

駕至江寧

諭斌回署治事

賜御書及狐腋蟒服初余國棟任巡撫奏言淮揚二府屬水淹涸出者令次年徵輸額賦至是斌以遺員履勘仍然水淹涸出者亦未耕種奏入部議令再勘斌仍以實奏事乃寢二十四年疏言蘇松等府賦額繁重東

歷十八年以來積逋若同時並徵民力不能兼完知縣催科幾敲撲不暇請於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徵俾官無挪新補舊之弊民無廢棄農桑之苦疏下部議行是年秋淮揚徐三府復水斌條列蠲賑事宜以

聞請發帑五萬兩糴米湖廣先借所屬知縣倉穀散給又言災地百姓餬口無資恐人冬飢寒兼迫流亡者多臣與漕臣徐旭齡河臣靳輔定議二臣就近分董淮安賑務臣卽至清河桃源宿遷邳豐諸州縣察賑

上命戶部侍郎素赫往助督賑俾災民咸就撫輯斌先後奏劾蘇州知府趙祿星揚州知府張萬壽句容知縣

聖域述聞

卷七

東廡先儒位次四

陳協濟宜興知縣蔡司需如皋知縣盧經睢寧知縣葛之英江都知縣劉濤金壇知縣劉茂位等貪酷劣蹟並褫革勘治常州知府祖進朝以失察屬吏降調斌奏留之部議不准得

旨祖進朝既經巡撫湯斌保奏清廉可從所請仍留原任以勸廉吏時吏部行取知縣爲御史斌疏官行取定例必錢糧胥完而蘇州松江二府賦重役繁甲於天下銓選得此輒謂遷擢難期頽然自放或竟罔顧官箴臣受任巡撫首以察吏安民爲念徧告屬員聖上知人之明由自天授苟能潔已愛民決不至久沈

下位故一時守令爭自濯磨與守廉潔者表著者實不乏人然錢糧則萬萬不能十分全完蓋勢處其難智勇才力俱困今若拘成例勢必以僻壤小邑易於藏拙者塞責未足以光鉅典惟吳縣知縣劉滋吳江知縣郭壽廉能最著乞

俯准行取以勵循良俾繁劇與兩邑相符者亦知有登進階相率奮勉疏下部議以二員俱有錢糧未完案格於例得

旨劉滋郭壽湯斌既稱為廉能最著准其行取二十五

聖域述聞

卷十七

東廡先儒位次 五

詞盤曲壞人心術蚩愚之民斂財聚會迎神賽社一簷之值至數百金婦女有游冶之習觀粧豔服連袂寺院無賴少年習學拳勇輕生好鬪名為打降臣嚴加訓飭委曲告誡一年以來寺院無婦女之遊迎神罷會豔曲絕聲打降敘迹惟妖邪巫覡習為怪誕之說愚民為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上方山有五通淫祠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無時閒歇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凡少年婦女有寒熱症者巫覡輒曰五通將娶為婦病者神魂失據往往羸瘵而死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

為更甚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比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收妖像木偶付之烈焰土偶投之深淵檄行有司類此者盡撤燬之其材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以為從前曾有官長銳意屏除旋即遇祟而死皆為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巫覡最黠且悍臣恐去任後又造怪誕之說冀斂貲財更議興復請

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嶺庶可永絕根株疏上得

旨淫祠惑眾誣民有關風化如所請勒石嚴禁直隸及各省有似此者一體飭遵先是廷臣有言輔導皇太子

聖域述聞

卷十七

東廡先儒位次 六

之任非斌不可者於是

上諭吏部曰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領官僚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為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斌至

諭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廉者不多見爾前陛辭時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蘇克踐前言朕用嘉悅故行超擢爾其勉之初河臣靳輔與按察使于成龍論河工事久未決

命尙書禮部侍郎成額往會斌勸諭斌等宜務高郵實
應諸州縣下河俾積水漸歸於海開一尺有一尺之益
開一丈有一丈之益薩穆哈等因斯轉欲於下河築隄
束水入海還奏開濬無益至是

上詢斌斌以前議對

上詰問薩穆哈穆成額各語塞遂視其職

特遣侍郎孫在豐督濬下河如斌議尋充

經筵講官時始設太子講官以斌與詹事尹泰郭棻少

詹事舒淑中允閻世繩贊善黃與堅充之斌疏薦候補

道耿介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潛心經傳學有淵源雖年

聖域述聞

卷七

東廡先儒位次

踰六旬精力尙健乞徵取引

見以備錄用

上遂授介爲少詹事

命斌與介輔導太子二十六年夏不雨

諭臣工直言得失靈臺郎董漢臣以諭教元良慎簡罕

執奏御史陶世玉劾漢臣撫拾浮泛之事誇大其詞欺

世盜名請逮繫嚴鞠疏下內閣集九卿議有欲重罪漢

臣者尋奉

特旨免議而余國柱時爲大學士以斌當九卿會議時

有慚對董漢臣之語傳

旨詰問斌奏董漢臣以諭教爲言而臣忝長宮僚動違
典禮負疚實多

上以詞多含糊令再回奏斌言臣資性愚昧前奉

綸音一時惶怖罔知所奏本欲自陳愆過致語多牽混

罪何可辭臣自念供奉以來並無正經善言足以仰助

萬一而臣動違典禮循省自慙年來衰病侵尋愆過叢

積乞

賜嚴加處分以警溺職

上因其遮飾其奏仍不明晰降

旨嚴飭之左都御史璘丹王鴻緒副都御史徐元珙鄭

聖域述聞

卷七

東廡先儒位次

八

重等劾斌奉

諭申飭不痛自引咎並追論其於蘇州去任時巧飾文

告沽名干譽會耿介以疾乞休詹事尹泰少詹事舒淑

開音布翁淑元劾介僥倖求去實無痼疾並劾斌妄薦

如尸之人吏部尙書達哈塔疏言臣奉

命輔導東宮數日之內負罪實多以湯斌耿介不能當

其任况庸陋如臣乞准解退疏並下部察議斌介達哈

塔俱應革職

上命斌與達哈塔仍留任九月改工部尙書未幾疾作

遣太醫診視十月卒年六十有一遺疏入遣大臣奠茶

酒

諭曰湯斌任巡撫時廉以自守特加擢用忽聞溘逝深軫朕懷

命由驛還觀下部議卹部臣以斌曾降七級回奏奉特旨仍如尙書例予祭葬後祀陝西江西江南名宦雍正十年

詔入賢良祠乾隆元年

賜謚文正所著有洛學編潛庵語錄詩文諸集

今上道光三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

卷七

東廡先儒位次
九

聖域述聞卷十七終

西廡先儒二十六位

穀梁赤

一名穀梁赤

魯人受春秋經於子夏爲之作

傳自孫卿中公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列於學官晉范

寧博采諸儒異同之說爲作集解唐貞觀二十一年以

赤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追

封睢陵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高堂生魯人齊公族也或曰高敬仲食采高唐因氏禮

自孔子時其經已不具至秦焚書散亡益多獨士禮十

七篇高堂生能言之後又有古經出魯淹中河閒獻王

聖域述聞

卷六

西廡先儒位次一

好古愛學收集餘燼獻之於朝得五十六篇並威儀之

事及明堂陰陽之記字皆大篆因名曰古文儀禮內惟

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文字多異餘三十九篇

以無師說無敢傳者後皆亡失高堂生所傳稱爲今文

儀禮鄭康成爲之注而唐賈公彥疏焉唐貞觀二十一

年以高堂生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

符二年追封萊蕪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孔安國字子國少學詩於申培受尙書於伏生以文學

政事名年四十爲諫議大夫事漢武帝爲侍中魯共王

壞孔壁得古文尙書論語孝經上之帝悉以書還孔氏

仍詔安國作傳安國乃考論古今文義作詁訓解尙

書孝經傳又集先聖家語尙書序曰古者伏羲之王天

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書籍生焉

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

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

散教不倫雅詞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

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

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

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

聖域述聞

卷八

西廡先儒位次二

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

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

邱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

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以軌範也帝王之制

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

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

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

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

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

先王好治宮室壞先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更定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認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

聖域述聞

卷十八

西廡先儒位次三

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安國自博士遷臨淮太守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六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曲阜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毛萇趙人也善詩初孔子刪詩以授子夏子夏授曾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孫卿授毛亨亨河間人稱大毛公亨授萇萇爲河間

厭王博士稱小毛公獻王修學好古立毛氏學萇每說詩王悅之因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樂壽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鄭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麻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

聖域述聞

卷十八

西廡先儒位次四

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康成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

守劉環及康成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康成屢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康成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康成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

聖域述聞

卷六

西漢先儒位次五

見康成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康成後當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厥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充豫之域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開命罔從而黃巾

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熒熒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讀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絳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傳定與其人日西

聖域述聞

卷六

西漢先儒位次六

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康成大會賓客康成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紹乃舉康成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舉徵爲大司農

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柏度令其子譚遣使逼康成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因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綴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康成各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成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康成質於

聖域述聞

卷六

西廡先儒位次七

辭訓人頗譏其繁至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高密伯明嘉靖九年罷祀祀於其鄉本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儒
范寧字武子南陽人少篤學多所通覽晉簡文帝為相將辟之為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寧以為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邇邇至道淪翳濛濛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

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為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

聖域述聞

卷六

西廡先儒位次八

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魑魅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眾之愆大也寧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薨之後始解褐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暮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寧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碑雍明堂之制寧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寧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寧之甥

也以詔媚事台稽王道子懼爲寧所不容乃相驅屬因被疏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那寧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尙虛簡政貴和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險而不愛乘休咎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啟新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

聖域述聞

卷八

西廡先儒位次

九

有餘恨請出臣啟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寧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主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邱壘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日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

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至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恤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而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今互相傾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率戾百姓營起解舍東西流亡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

聖域述聞

卷八

西廡先儒位次

十

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比割精兵器械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客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所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列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藉酒永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貴

其屬縣馬之飾營郭衛之音商歌廢而不鑒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宮制隨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尙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

聖域述聞

卷十八

西廡先儒位次

矣帝善之初寧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啟多合旨寧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財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都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寧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門寧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寧自置家廟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寧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旣聞知卽符從事制不復聽而寧嚴

威屬縣惟令建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典禮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寧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于秦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斥帝以寧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初寧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朱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邱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菹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

聖域述聞

卷十八

西廡先儒位次

心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旣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寧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密爲世所重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新野伯明嘉靖九年罷祀祀於其鄉本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十八終

聖域述聞卷十九

三長物齋叢書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於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旣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慰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所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所之不公言未旣有笑於列者曰先生

聖域述聞

卷十九

西廡先儒位次一

聖域述聞

卷十九

西廡先儒位次二

歎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無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戚前蹟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宗細木爲桷構榱侏儒椳闔居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石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

行苟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通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賄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庠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嘗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

聖域述聞

卷九

西廡先儒位次三

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令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飽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

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馬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鏐謗語露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謂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

聖域述聞

卷九

西廡先儒位次四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寺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背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皇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

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通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宰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

聖域述聞

卷九

西廡先儒位次五

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纔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

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

聖域述聞

卷九

西廡先儒位次六

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許謬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咸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曰臣以

狂妄慙愚不識禮度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
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
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
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剖心豈足爲謝臣所領州在廣
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
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
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
所處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
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
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

聖域述聞

卷九

西廡先儒位次七

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
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
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
休揚厲無前之偉續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
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伏以皇唐受命
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
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奸隸蠹居
基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恃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
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
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闢雷厲風

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順從宜定樂章以告神明
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德意使永年服
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
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會不得奏薄
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
天死不閉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帝得表頌
咸悔欲復用之特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
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鏘素忌愈直卽奏言愈
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
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

聖域述聞

卷九

西廡先儒位次八

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視之曰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爲
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
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
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
廟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
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
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
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
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產豕鹿蠶以肥其身以種其子

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爲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心忸怩僂僂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蟇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微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聖域述聞

卷九

西廬先儒位次九

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宏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宜撫旣行眾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廷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此乃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

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眾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眾曰宏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眾謹曰善廷湊慮眾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受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恤其家嫂鄭喪爲替服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

聖域述聞

卷九

西廬先儒位次十

聖師說等篇十篇皆奧衍闡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
佐佑六經云至他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
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從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
效之遂不及遠甚宋元豐七年封昌黎伯從祀孔子廟
庭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又從祀鄉縣孟子廟
本朝乾隆二十一年又建孟子廟於曲阜亦以愈從祀
皆稱先儒韓氏

聖域述聞

卷九

西廡先儒位次

聖域述聞卷十九終

聖域述聞卷二十

三長物齋叢書

胡瑗字翼之奉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雜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校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祕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

聖域述聞

卷二十

西廡先儒位次一

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厯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秘閣遂興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太常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待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

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既卒詔贈其家端平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牆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閒畫以爲圖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卽時父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下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

聖域述聞

卷二十

西廡先儒位次二

官事改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縷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縷不亦大乎夏竦賜諡文正光言此諡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加築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遺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往領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沒

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侈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答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愛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仁宗始不豫國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貼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嘗通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三

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贊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克國公主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母楊歸其兄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既黜主安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吏喧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泊軍卒冒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止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諡行冊禮葬給園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園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如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四

賢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譏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彥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詔即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漢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正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以其手藁爲案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邊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

聖域述聞

卷十

西廡先儒位次五

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諭其不可主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伐之光謂國家當我夷附順時好與之許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勅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仁宗遣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二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

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倫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責守忠爲節度副使斬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畧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

聖域述聞

卷十

西廡先儒位次六

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尙何懼琦曰君但見慶厯閒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閒事耳琦默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用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

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七

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遺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既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協物望帝不從遺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徧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詔錄類邸直省官四人爲閣門祇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尙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厮役爲之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眾取諒祚以降詔邊

臣招納其眾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眾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眾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眾尙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種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二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號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八

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譔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候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

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
草詔引常哀事實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
法光逆疏其利害適因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
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
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
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
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
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
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
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

聖域述聞

卷二

西廡先儒位次九

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
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
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
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
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
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
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
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况縣官
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
光曰愚民知取償之利不知還償之害非獨縣官不強

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
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
臣孫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
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
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
漕錢乘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中起曰
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洵洵者孫叔敖所
謂國之有是累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
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
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

聖域述聞

卷二

西廡先儒位次十

外託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
盡害政之人而欲冀諸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
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
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
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
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
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
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
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
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

通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情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賣使代償數家之貧春算秋計輾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贏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二

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糲悉修城池樓櫓關轉驤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各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蔡天申爲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敬事之

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爲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顧謂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貴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語澁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臥內卽有緩急當以昇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爲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類卿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三

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微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關留馬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司馬相公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

傾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
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
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
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累議甫定遂罷
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
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
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
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
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
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三

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
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
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
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
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
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
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
張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
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糴
法兩宮虛己以聽遂使至必問光起居勅其邊吏曰

中國相司馬吳母輕生事聞邊陲光自見言行計從欲
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
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
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
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卽臨其喪明堂
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禋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
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
州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
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
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古

光孝友忠信恭敬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
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
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
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
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
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
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
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
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京請發冢斷棺帝不許乃令奪
贈謚仆所立碑而停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

殿崖州司戶參軍崇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後降
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
富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
青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
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
罪於後世聞者愧之建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魯哲
宗廟庭端平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本朝康熙六十一年又從祀宋哲宗於
京師歷代帝王廟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十五

聖域述聞卷二十終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洛陽人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計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向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任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食頤聞之曰賢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頤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種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一

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輯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師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檣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涪頤講易地也閬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仲舉焞自代授左宣徽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仲

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遺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寅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仲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既召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釋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上書言欲使學者陷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二

位張浚獨相於是召安國俾以內祠兼侍讀而上章薦焞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就書起之焞始入見就職入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輔臣入奏上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

但淳熙曠恐教兒費力耳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
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
哲來議和淳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亘古未
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
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以來十
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讎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
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
德皇后崩問遠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
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
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三

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
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
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覲其有和以紓目
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况使人之
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
臣切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爲甘
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
尙何和之爲務又遺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
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張我日益急侵尋肢削天下有被
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

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
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祥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
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既有
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
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實當功而罰當罪
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子義
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淳固辭新命
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
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朞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
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四

臣起自草莽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
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決之舉獲懷利苟得之
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議已迂陋
已驗於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
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祇
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
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痛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
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
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放歸田
里疏上以淳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

淳自入經筵卽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後卽去秦檜當國見檜議和疏又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於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宏毅實體力行若淳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爲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

文及穎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

三試於禮部中紹興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五

第一宰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

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

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

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躡

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

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

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鄉浩所請託也

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

推治又移湖北再鞠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

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原官政和元年張商英相

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歿終喪謂子

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

不仕築室墓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宣和末李彌大

吳敏譚世勣合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

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

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

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撥事宰物之權願擢

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深發獨智又言

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

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六

尙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

之患萌百執窺覷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

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

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

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細則參用臺

諫之言若數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

自宸衷按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

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久召卿

試矣語未竟日昃暑甚汗洽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耿

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已不合者卽指爲朋黨見安國論

奏慍曰中興如此而曰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歎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卽不彊留旣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稱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南仲旣傾宰相吳敏樞密使李綱又謂許景衡晁說之聖鑒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七

視大臣爲去就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言二人爲去就必有陳論懷姦徇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載諸詞命不報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則向爲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栗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疆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大重萬一抗衡

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卽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眾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辯言珪爲綱遊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解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恐何栗從而擠之詔與郡栗以聖鑒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八

安國數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盡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旣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爲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徧觸權貴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并黜尙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

刑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
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
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
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
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
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乞以
所進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
國卹民立政覈實尙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論定計畧
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
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廬先儒位次九

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
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爲興復之基論
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
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
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讎敵迎復兩官論正心謂善定
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選正臣
多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
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彊弱將帥之勇怯係
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疆於爲善益新厥德使信
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闕一

恐可以安天下矣安國嘗謂雖諸葛亮生爲今日計不
能易此論也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卿深
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
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
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
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授例
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
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
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絀默附會循致渡江專用張
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廬先儒位次十

肆逆貪位苟容辱逮君父今疆敵憑陵叛臣不思用人
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
國持黃錄不下左相呂頤浩特令校正黃龜年書行安
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
職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
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
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
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選
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之時而與勝非
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

去吳已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且曰黨魁在瑛
間當先去之願浩大喜卽引勝非爲助而降旨曰胡安
國屢召僊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
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冝盡瘁
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
仙都觀是夕夢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
卽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
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
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願浩卽黜給事中
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上
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
閣待制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閱勞之特從
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修傳書成高宗
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
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
傳久矣自顧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
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
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
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
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

之封爵或在祀典比於荀揚韓氏仍詔館閣哀其遺書
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昞侍
御史石公孫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辟除
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
五詔贈四官又降詔加贈賜田十頃錫其孤諡曰文定
蓋非常格也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
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
罪去其愛君愛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卽置家事
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
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上
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
矣世閒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
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
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
世名利與蟻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
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
無所許可後見安國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
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
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
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

出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爲府教授良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歎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旣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明正統二年追封伯爵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三

聖域述聞卷二十一終

聖域述聞卷二十二

三長物齋叢書

張栻字敬夫蜀之綿州人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應補官時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卽位浚起請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聞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難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一

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請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勅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栻營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嘗與締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宮中而至忱惻怛之心無以感格於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惑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二

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栻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難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洞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天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詔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卽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

之祗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祗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祗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祗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設不足以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祗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廬先儒位次三

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爲竦聽改容祗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離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祗亦以爲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

於民也祗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祗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祗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廬先儒位次四

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祗復奏文武臣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祗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以謫死祗在朝未期歲而詔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祗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

羣登帖服朝廷買馬積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祇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試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視閣修撰判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祇首効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境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祇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并准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祇曰朝廷未能正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五

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帖勢希實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祇効大辨詐讓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祇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祇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景定二年封華陽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生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

地何所窮際賀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與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笑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閒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六

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眾教人不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之初調興隆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勅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閒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習勇

士與議恢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離恥未復願
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
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
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
事中王信所舉召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
聞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
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
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
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七

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閒爲四集
之路南捍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陽西當光化夷
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膂腹心之虞
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脇由
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
之外閒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難
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尙多自我出奇制勝敵敵兵之腹
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
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議
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口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八

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旣禁之矣又
使之輸耶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
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
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早禱
卽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
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
曰先教授兄九齡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
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
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諡文
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焉潮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

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請君子小人喻
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
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
門人楊簡袁燾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明嘉靖九年從
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九

聖域述聞卷二十二終

黃幹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瑪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塢役幹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謂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餘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幹因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幹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溪張栻亡熹與幹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幹寧宗卽位

聖朝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一

熹命幹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眾熹作竹林精舍成遣幹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幹彙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幹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幹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幹名德辟爲荆湖

北路安撫司檄實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南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糴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善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祠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幹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糶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

聖朝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二

行及授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輳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卽郡治後鳳栖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王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八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

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韓日以五鼓坐於堂濠岩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撥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令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件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韓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和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

親信者其用愈多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閒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畜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脇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閒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金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率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韓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恍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韓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閒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

之地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
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
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國老幼浮虜殺戮五六
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坵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
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
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
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
領運使至玉麟堂賓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
賓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
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啾啾豈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廬先儒位次五

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
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
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尙書
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
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
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
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
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斬黃
必不可保斬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亦已數日乃
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其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廬先儒位次六

詆排之厥後光黃斬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
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
盤旋玉淵三峽閒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
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
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榦入荆湖幕府奔走諸
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倅安豐武定
說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
知榦個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
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運
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羅
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
臺臺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烹時
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官踰月遂乞致
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歿後數年以門人請諡又特
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諡曰文肅有經解文集行
於世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
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
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

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大學正
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
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
遺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
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
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慢我乎抑善謀國者
不觀教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
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
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
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廬先儒位次七

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
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
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王
牒二年遷視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災惑蝻蝗之變皆
賊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秘書
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
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
甚譴之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會言官觥之德
秀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
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

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奏
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象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
瑞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
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
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傳伯
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
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
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
羣臣暗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
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椿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廬先儒位次八

果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
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資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
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幣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
不能免尙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
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
爲心充全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於
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
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之江使強兵足食爲
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
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知及今

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
還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
爲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
德秀慨然謂劉燭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
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祕閣修撰江東轉運
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恥不
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
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搏
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
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九

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
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旁荒冢泣曰此
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索毀太平州
私創之大斛新徽州守林炎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私
匿賑濟米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槻薛
極每謂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
早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
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授庠幹官而道傳尋亦召
還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徵至者歲不
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

樂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爲閭里患痛
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亂將逼城官
軍敗勦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畧擒之復徧行海濱
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修
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
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
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斬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
歲始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
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屬僚屬以周敦頤胡安
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權酷除斛面米申免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一

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五
萬石使歲出糴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
以徧給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
射損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
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棄請以飛虎軍戍
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
擄廣西共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劾遵而治其
亂者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
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
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

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頤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上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雪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准蜀二閩乃出於簽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且言乾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十二

道淳雍間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爲恥受任於位者以包苴入都爲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必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政夫對親擢政夫直秘閣爲監司具手劄入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極極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之儀浸備以一

心而受累政未有不浸淫而盡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倪冑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鞋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轡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虚心開納而彌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十三

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堅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宣極上曰仲尼不爲己甚乃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冠起德秀薦陳韓有文武才於常平使者史彌忠言於朝遂起韓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

累月不辭一錢者郡計亦立不可爲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晉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市外宗正司於泉公廩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裁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德秀請於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莫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贖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聞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糴便宜發帑平振之海寇縱橫次第禽殄之未幾聞金滅京朔帥奉露布圖上入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上忻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隆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勅令經武要畧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

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闕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損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政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採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既薨上思之不置諡曰文忠明正統二年追封伯爵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慧爲臨川縣丞而黃幹

適知其縣事伯慧見二子而師事焉幹告以必有真實
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懷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
聞淵源之懿微辭與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
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
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
楊興立一見推服來學者果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
廣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
然後吟哦一讀讀後容使感發方爲有得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五

其根源乃可漸觀父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
主和既執費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經
識序正諸經宏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
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
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沈固篤實絕類
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
窮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郡守趙汝騰
守婺延聘講辭不就復薦於朝又率名從官列薦
通判鄭士繇守蔡杭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
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

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
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
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文定所著
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啟蒙發揮通書發揮
近心錄發揮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
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灼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官所
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父胡銓像皆諡忠卽忻然慕之
每夜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六

時理宗在位久政理凌急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
萬餘不爲棄一揮而成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
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
父憂歸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
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
宋臣以一人之心不報卽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
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
州改江西提刑遷尙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
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
不允天祥當制告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臺天祥

不呈稟似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
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
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及國事慨
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富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
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
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
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眾萬人
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天大兵
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
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二

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
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
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
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
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
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
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
丞相陳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
擢呂師孟爲兵部尙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
好師孟亦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

之意多齎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繫鼓以作將士之
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
尾大之弊然國亦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
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
建都督統御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
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
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
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眾足以抗
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方分疲於
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閒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六

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
江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未華尹玉麻
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華以廣軍戰五牧
敗績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
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元兵
破常州入獨松關陳宜中留孟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
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及張世傑皆
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軍中
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
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

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昂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洪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秦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搗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

韓琦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九

二制置遣使四出納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李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眾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以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糗糗行入板橋兵又至眾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洪金應而去虞侯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許應解所懷金與

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資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温州隔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深將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淵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淵兵敗同起事者劉歆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嚴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正月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深亦提

韓琦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三

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縛浚縊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敗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深等盛兵入贛城鄒淵以贛諸縣兵擣於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夷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開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卽鄒淵於

承豐源兵先潰恒窮追天祥至方石嶺輩信拒戰箭被
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
坐肩輿後兵問爲誰時實曰我姓文眾以爲天祥擒之
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興彭震龍張汴死於兵繆朝
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時賞奮罵
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
由是脫者甚眾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
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燾夫皆死焉天祥收殘兵奔循
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
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昀衛王繼立天祥上表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廬先儒位次

圭

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
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
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爲潮人害天祥
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鳳劉子浚又自江
西起兵來再攻懿黨懿乃潛遁元帥張宏範兵濟潮陽
天祥方飯五坡嶺宏範兵突至眾不及戰皆頓伏草莽
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
鄒鳳自剄眾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
劉子浚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許被執以憂死惟
趙孟深遁張唐熊桂吳希夷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焉

唐廣漢張栻後也天祥至潮陽見宏範左右命之拜不
拜宏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
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
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
宏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
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扶爲人
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宏範義之遣
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
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廬先儒位次

圭

設卒以守之時元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
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
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
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
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
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
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
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
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
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

匿名書言某日燒薺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聞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今上道光二十三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三

聖域述聞卷二十三終

陳澔字可大都昌人父大猷黃州判官澔潛心經學尤精戴記朱亡隱居教授元至正元年年八十一卒學者稱雲莊先生又稱經歸先生奎章閣學士虞集題其墓所著禮記集說明洪武時列於學官正統中以之取士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

聖域述聞

卷二十四

西廡先儒位次一

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黃幹而幹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遠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畧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隲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咸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敗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

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益然和澤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贖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倫常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祕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

聖域述聞

卷二十四

西廡先儒位次二

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厯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尙書爲主下及詩書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註

四卷謙爲較定傳於學者天祿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履祥既見王柏首問爲學之方柏告必以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柏字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於鄉學至正中賜諡文安明正統二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三

年追封伯爵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輒問其旨義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吾非其師也欲辭去強之不能止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飢渴然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以寫既逃難徂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用蠟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衆聚爭啖之衡獨危坐樹

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衆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重其德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閒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賓獻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各物星厯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浸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誦之聲聞戶外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樞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四

嘗被召至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墜地童子遇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行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卽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宗文統患之且竄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

太保陽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不
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朝衡曰此不安於
義也姑勿論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
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
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
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
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
省衡乃上疏曰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塵
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丙寅
至今十有三年九入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且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五

者面奉德音丁寧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至愚
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
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
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其一曰自
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
眩變易紛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
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
一定之說而妄爲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
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平最多他不能者皆

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則無
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
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
是推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
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
難者切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
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
之變寒其勢亦然亦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
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
專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六

之功庶幾可成矣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
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
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
而用櫛與匕是卽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
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
爲君子孰爲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敢進退徒曰知人
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
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
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
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遺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

詬戡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於廟廊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遠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廷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畧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七

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爲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爲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爲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也則列之臣不過數十百

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一動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八

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閒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而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然又有眾寡之分焉寡則易知眾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剛嚴峭直號爲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

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有不可勝旣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示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歡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九

而至此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眞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况如廝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

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恒難合况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卽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如何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十

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許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君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威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

洪水以救民故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衆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啟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犬相

聖域述聞

卷四

西廡先儒位次

二

邇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况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怨於心耶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爲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爲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以下稱盛世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變數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時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慈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序出西方書出東方去年冬出東方書見西方議

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三

爲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熟復推衍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重風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

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歐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而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

聖域述聞

卷四

西廡先儒位次

三

者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爲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尙勇敢守天下者尙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獨事而遽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

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書奏帝嘉納之衡自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秘世罕得聞所傳者特此耳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尙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奏對亦祕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四

圖七年奏上之翌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擬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各稟因大言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忤之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未幾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傾尙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是衡之輩薦衡宜在

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
掖衛出衛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耶帝笑
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
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
可入論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
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職則當斷自宸衷不
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
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
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太
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

聖域述聞

卷西

西廡先儒位次

五

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尙呂端
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燧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
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子弟
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其爲教因寬以明善因明以開
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輟卽習禮或習書算少
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
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
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
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
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

命諸老臣議其去留寶默爲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
善王恂攝學士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尙蘇
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
大明曆自大定是正後六十七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
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
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
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
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
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
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歲

聖域述聞

卷西

西廡先儒位次

六

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
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
資衡及金木二星距踰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六分
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刻以
緩代管闕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
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六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
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
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懸法以躔離朧
朧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
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歷久而無弊

自餘正謫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麻成奏上之賜名曰
授時麻頌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爲請於帝
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衡
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
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
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餽怡怡如也已
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
皆哭於門有數千里來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
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之所去人皆哭
泣不能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七

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
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
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
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
也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
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
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延祐初又詔定書院京
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齋衡居魏時所
署也

聖域述聞卷二十四終

聖域述聞卷二十五

三長物齋叢書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元氏教諭母齊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性穎敏甫就塾授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及貞改任滎陽瑄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旣而聞高密魏希文海寧范汝舟深於理學貞乃並禮爲瑄師由是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後貞復改官鄆陵瑄補鄆陵學生遂舉河南鄉試第一時永樂十有八年也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三楊當國欲見之謝不往出監朔廣銀場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一

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正統初還朝尙書郭璉舉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王振語三楊吾鄉誰可爲京卿者以瑄對召爲大理左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銜瑄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許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寃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張旨誣瑄及左

右少卿又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誣言官劾瑄等受賄並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末減有差繫獄待決瑄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正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幾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景帝嗣位用給事中程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尋出督貴州軍餉事竣卽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眞之法召改北寺蘇州大饑貧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二

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憲曰此老倔強猶昔然卒得減死屢疏告老不許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王文于謙下獄下羣臣議石亨等將置之極刑瑄力言於帝後二日文謙死獲減一等帝數見瑄所陳皆關君德事已見石亨曹吉祥亂政疏乞骸骨帝心重瑄微嫌其老乃許之歸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充養遠密言動咸可法嘗曰自考亭已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章頌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天順八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二贈禮部尙書諡文清宏治中

給事中張九功請從祀文廟詔祀於鄉已給事中楊廉請頒讀書錄於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賜名詔名正學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九年稱先儒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舉正統十二年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居半載歸讀書窮日夜不輟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久之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時此日不再得詩一篇驚曰龜山不如也賜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給事中賀欽聽其議論即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事獻章獻章既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薦召至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三

京令就試吏部屢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以歸至南安知府張弼疑其拜官與弼不同對曰吳先生以布衣爲石亭所薦故不受職而求觀祕書冀在開悟主上耳時宰不悟先令受職然後觀書殊異先生意遂決去獻章聽選國子生何敢僞辭釣虛譽自是屢薦卒不起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此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靈隱然呈露日用應

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勒也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鸞飛魚躍之樂而蘭谿姜麟至以爲活孟子云獻章儀幹修偉右頰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節獻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輒心動即歸宏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萬曆十二年追諡文恭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少走侯官從林珙學易盡得其肯綮舉成化十三年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即乞假歸講學已謁選得禮部祠祭主事王恕長吏部重清調爲稽勳主事但訪以時事清乃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篇劾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尋以母憂歸服闋復除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四

祠祭員外郎乞便養改南京文選郎中一日心動急乞假養父歸甫兩月而父卒自是居家授徒不出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寧王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先廟而後王王生辰令諸司以朝服賀清曰非禮也去蔽膝而入王積不悅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王欲誣以詆毀詔旨清遂乞休王佯輒留且許以女妻其子竟力辭去劉瑾知天下議已用蔡京召楊時故事起清南京國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時正德三年也年五十六清之學初主靜後主虛故以虛名齋平生飭躬砥行貧而樂施爲族黨依賴以

善易名嘉靖八年其子推官存遠以所著易經四書蒙
引進於朝詔草刊布萬厯中追諡文莊贈禮部右侍郎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呂坤字叔簡寧陵人萬厯二年進士爲襄垣知縣有異
政調大同徵授戶部主事厯郎中遷山東參政山西按
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居三年
召爲左僉都御史厯刑部左右侍郎二十五年五月疏
陳天下安危其畧曰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
淡占者以爲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
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動皆播亂機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使之動而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爲陛下
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飽溫無由身
家俱困區懷逞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
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
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徧及四方教主
傳徒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
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
太平陛下約已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
爲寇讎今天下之蒼生負困可知矣自萬厯十年以來
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爲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

聖域雄圖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六

兼衣餓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苦蒙未完流移日衆棄地
很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
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
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
潰幾百萬今大工採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
不加多非有雨菽而金安能爲計今國家之防禦疎畧
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敝人半老
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備
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皮
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
以怨民調怨民誰與合戰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
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
自造花絨比戶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
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綢蘇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
不已至饒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須徒累小民敲骨
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言
之丈入之國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
多人煙絕少寒暑飢渴瘴癘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臥
千夫難移倘遇阻難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
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

下爲糞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哽咽
苟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
人心收矣以採礦言之高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蘇
菜色未變自貢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
官兵口糧民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
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砂無利責民納銀而奸人仲春
復爲懷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勅戒
使者毋徵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
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勳造四千之說
而皇店歸自朝廷有內官之遺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貧民求升斗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
賴於彼且鄉保入店爲屋幾何而歲有百千金之課課
既四千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遣
僕設肆居民尙受其殃況特遣中貴賜之勅書以壓卵
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撤還內臣責有
司輸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
守仁字伯仁衛官與
新嘉伯同姓名王錦襲蓋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
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三百年而妄稱受寄財產中間僞
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陷親王有如楚王衙恨
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百賊者罪應誅

聖乃止令回籍臣恐萬姓驚疑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
而天下崇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廂珠寶
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屢追猶未爲
過今真知其枉又加禁錮實害無辜情還甲金革去之
祿復五城廠衛降斥之官而勳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
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既定爲律列聖又增爲
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爲一定之法臣
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
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正曉常照等獄臣等欺
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爲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
人心收矣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
實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比來驅逐既多選
補皆罷天閣遽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
萬里今陛下所聞皆眾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
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顏逆耳之
人快在一時憂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
粹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別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
矣朝鮮密邇東鄰近吾肘腋平壤西鄰鴨綠晉州直對
登萊倘倭夷取而有之籍累爲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

清遠遐則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
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
不折入爲倭不止陛下誠早決大計并力東征而屬國
之人心收矣四方輸解之物營辦既苦轉運尤艱及入
內廟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爲塵土尙歲一稽核苦歲
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開而一年
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輸解之人心收矣自
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資誣以多賊
則互連親戚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
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擄苦少年婦女亦令解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九

大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
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資財不足
不止半年之內擾徧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願慎抄沒之
舉釋無辜之繫而都下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
少宦官宮妾然死於箠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
來疑深怒盛廣庭之中狼籍血肉宮禁之內慘戚啼號
厲氣冤魂乃聚福祥之地今環門守戶之眾皆傷心側
目之人外表忠勤中懷醢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卽九死
何愛一身陛下臥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
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慎用覆朴而左右之人

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
不視朝久人心懈弛已極奸邪窺伺已深守衛官軍祇
應故事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謹識面貌萬
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官鑰於質明放軍夫於日昃
自非軍國急務慎無昏夜傳宣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
於今日強半留中設令有國家大事邀竊實封揚言於
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願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於
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
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觀陛下昔時勵精爲治今當春
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貧爲事不知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十

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而天下貧天下貧而君
獨富今民生憔悴極矣乃採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錢
之怨於一言結九重之讎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
家千年如故卽宮中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幾
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悉歎難堪
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
衰恐不得復見太平願天叩地齋宿七日敬獻憂危之
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聖心驚悟者則人心自
悅天意自回苟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疏入
不報坤遂稱疾乞休中旨許之於是給事中戴士衡

坤機深志險謂石星大誤東事孫鑛濫殺不辜坤顧不
言曲爲附會無大臣節給事中劉道亨言往年孫丕揚
劾張位位疑疏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
既罷悉置不問初坤按察山西時嘗撰閩範圖說內侍
購入禁中鄭貴妃因加十二人且爲製序囑其伯父承
恩重刊之士衡遂劾坤因承恩進書結納官掖包藏禍
心坤持疏力辨未幾有妄人爲閩範圖說跋名曰憂危
竊議畧言坤撰閩範獨取漢明德后者后由貴人進中
宮坤以如鄭貴妃也坤疏陳天下憂危無事不言獨不
及建儲意自可見其言絕狂誕將以害坤帝歸罪於士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士

衡等其事遂寢坤剛介峭直留意正學居家之日與後
進講習所著述多出新意初在朝與吏部尚書孫丕揚
善後丕揚復爲吏部屢推坤左都御史未得命言臣以
八十老臣保坤冀臣得親見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舉
之罪死且無憾已又薦天下三大賢沈鯉郭正域其一
卽坤丕揚前後推薦疏至二十餘上帝終不納福王封
國河南賜莊田四萬頃坤在籍上言國初分封親藩二
十有四賜田無至萬頃者河南已封周趙伊潁鄭唐崇
潞八王若皆取盈四萬占兩河郡縣且半幸聖明裁減
復移書執政言之會廷臣亦力爭得減半卒天啟初贈

刑部尚書

今上道光五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直隸容城人明萬曆庚子舉於
鄉

國初遷居河南輝縣講學蘇門山學者稱爲夏峯先生
少與定興鹿善繼爲友以聖學相砥礪隨時隨處體認
天理以倫常爲本以慎獨爲宗見義必爲無所避就弱
冠丁內外艱喪葬一準古禮率兄弟廬墓凡六年學使
者李蕃以純孝聞命旌其門天啟五年逆閹魏忠賢竊
柄毒虐忠良大興鉤黨之獄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皆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士

雅善善繼亦素重奇逢及光斗大中被逮時光斗弟光
明天中子學洙投鹿氏時高陽孫承宗以樞輔督師榆
關善繼適贊軍事其父正暨張果中與奇逢同志出身
營救先舍兩家子弟於鹿氏莊奇逢作書求救於承宗
畧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
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
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國浮邱舊廬地也遭愛在人
不止門牆之士與歌黃鳥昔盧次樞一莽男子耳謝茂秦
以眇布衣行哭燕市聞王元美等曰諸君子不生爲盧
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子李獻吉在獄何伸獄

致書楊遠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激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鄭國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極敢望某無能與訴尙負慙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遠庵憐才扶世之感稍一引手且有出德涵上者况諸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受知於閣下最深且久豈無意乎承宗得書輒具疏請入覲面陳關門機事忠賢聞之遽御牀而泣謂將清君側熹宗詔止於途遂坐光斗大中以賊各累千萬榜追之奇逢與正果中謀賺金輪納炎蒸跨一驢奔走數百里外各得金數百齎送都門而光斗大中已先斃於叔明年順昌又以監車被逮擬贓五千奇逢復爲謀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三

畫得數百金而順昌又杖斃矣是時逆儀方張光斗等素所交游皆搖手鍵戶噤不敢發聲獨奇逢忠義所激奮不顧身人皆危之而卒免於禍光斗等遺骨藉以歸里海內有范陽三烈士之稱奇逢與正果中也保母客氏與忠賢表裏爲奸其弟光先藉勢傾結士大夫一時蟻附者恐後屢招致奇逢不得介所知饒名馬固却不受承宗將薦之於朝其客茅元儀爲達其意亦固辭而止御史黃崇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咸薦奇逢可大用俱不赴崇禎九年兵燹容城奇逢率兄若弟及族黨俱入城鄰邑相依者數十百家有司紳士分城而守奇逢

獨領西北隅雉堞久圯未築而兵突至隨築鄰邑多陷而容城獨存巡撫都御史張其平上其事詔優秩擢用會南都兵部尙書范景文亦以軍務馳聘奇逢俱辭不起時烽烟四警城堡殘破奇逢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相依者愈眾乃飭戎器練鄉兵厲人心儲糧糗爲守禦計暇則敦詩習禮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有太平揖讓之風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四

門戶能運米陸珍域又樂易近人不繩人以難行之事故見者服其誠信聆其議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及田畝野老有以疑難質者輒披衷相告弗吝也天性孝友讀父書觸手澤輒涕零逢忌日憐容蔬食終身如一故人子弟貧不能自存者推解無倦色而成人之美完人之節力持風化老而彌篤所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尙書近指理學傳心家禮酌歲寒居客問孝友堂家規畿輔中州二人物考取節錄諸書行於世卒年九十二奇逢之學或以兼通陸王爲疑然考其生平隨時隨事體認天理而功歸慎獨遊其門者高明

沈潛成德達材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蒸有非一曲所能測其涯涘者至周旋左魏之難一似氣節之祠而卒遠於禍觀其在白溝邂逅浮邱辭色峻厲心氣和平雖緹騎環伺莫能乘其隙毋亦見其大則心泰而誠至則物自無忤焉者乎然則平日之養可知矣
今上道光八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五

卷二十五終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父坡爲諸生母章氏姪五月而
坡亡既生宗周家語貧攜之育外家後以宗周大父老
疾歸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然體孱甚母嘗憂念之不
置遂成疾又以貧故忍而不治萬曆二十九年宗周成
進士母卒於家宗周奔喪爲望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
服闋還行人請養大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赴補母以節
聞於朝時有崑黨宣黨與東林爲難宗周上言東林領
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于
玉立丁元薦毅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流品可

聖域述聞

卷二十六

西廬先儒位次

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黨人大譁宗
周乃請告歸天啟元年起儀制主事疏言魏進忠導皇
上馳射戲劇奉聖夫人出入自由一舉逐諫臣三人罰
一人皆出中旨勢將指鹿爲馬生殺子奪制國家大命
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閭閻乎進忠者魏忠賢
也大怒停宗周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以
正弑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鶴李如楨李
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棟康應
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急起李三
才爲兵部尙書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朴等諍臣楊

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帝切責之累遷光祿
丞尙寶太僕少卿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逐
東林且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以矯情朕世削其籍崇
禎元年冬召爲順天府尹辭不許明年九月入都上疏
曰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
而遠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於近功者
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
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
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饑
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

聖域述聞

卷二十六

西廬先儒位次

左也今日之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
惻然獨寐而以私農告匱一時所請求者皆指克聚斂
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
傷一切不問敲朴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
應有司以培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
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
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
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煩者特嚴
賊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
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

然之後誠等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於未然也今一切誣誤及指稱賄賂者卽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還改之途蓋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墮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竭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子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爲才諂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簡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悞且陛下所望盡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譴諂者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三

因而開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蔽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數十年來以門戶殺天下幾許正人猶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夏天下義以正

萬民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帝以爲迂闊然歎其忠未幾都城被兵帝不視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未價騰躍請罷九門稅修賈區以處貧民爲粥以養老疾嚴行保甲之法人心稍安時樞輔諸臣多下獄者宗周言國勢至此諸臣負任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焉湯罪已興也勃

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四

焉襲皇上以情而疑羣臣羣臣盡在疑中日積月累結爲陰痞識者憂之今日當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御便殿以延見士大夫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爲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官不效從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成其罪乃者朝廷縛文吏如孤雛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文武皆不足信乃專任一二內臣閫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悞國者又劾馬世龍張鳳翼吳阿衡等罪忤帝意三年以疾在告進祈天永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天下事有決一切誣誤重

者故聖者諸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諸獄司部御史易應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鍛鍊爲忠直若鷹乳虎接踵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道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今者宿遭見徵及來歲徵餉節追呼閭閻困餒食吏益大爲民厲貴州巡按蘇炎以行李被訐於監司巡方贖貨何問下吏吸膏吮脂之弊接跡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并嚴飭官方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然大君者天之宗子輔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諸率由特簡亦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五

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擣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龍利居成功導人主以強富饒天下土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憚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爲僞寒激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策宗周條畫以對延儒體仁不能難爲京尹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聞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詰諍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毆諸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篋焚之通衢賜恤單丁下戶尤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爲罷市八年七月內閣缺人命禮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林紆及宗周名上詔所司勅趨宗周固辭不

許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與紆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退爲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人心在先寬有司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遠人自服千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天下自平對畢趨出帝顧體仁迂其言命紆輔政宗周他用旋授聖域述聞

卷三

西廡先儒位次

六

工部左侍郎逾月上痛憤時艱疏言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猶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尙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廠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

求及瑄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怠貪吏愈橫賦
愈重敲朴煩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日起總
之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遠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
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
之威令并窮於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閒日殺良報
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崩聖衷撥總監之任重守令之
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
工洗心滌慮以聯秦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
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
壯而以過意坐辜使朝宇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體人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
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訓以率祖而不輕改作以簡
奏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
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正儒帥失律
之誅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爲招
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
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矣待於觀
兵哉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提嚴旨再四每擬上帝輒手
其疏覆閣起行數周已而意解降旨詰問諸大臣論事
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且獎其清

直焉時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體仁及成國公朱
純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諭賞免
覲爲大尋國帝雖不悅心善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患之
募山陰人許珣疏論之謂宗周道學有徐才器不足帝
以珣同邑知之宜其遂已不用其秋三疏請告去至天
津聞都城被兵遂留養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已已
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
概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
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
日隳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以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治之死
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澤
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
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
一飽饑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
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成或去豈昔爲異己
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
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
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覆
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

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諂容陛下崇勳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尚縝密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卽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遺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置撫按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小人之君子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廬先儒位次

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卽不用其言何至非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賊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鄮之獄或以誣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入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此臣不能爲首倡溫體仁解矣

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爲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帝臨朝而歎謂大臣劉宗周清正敢言可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三劄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日重聖學以肅紀綱凡數千言帝優旨報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辭有詔敦趨踰月入見文華殿帝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寮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整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列建議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慝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帝褒納焉俄劾御史喻上猷嚴雲京而薦袁愷成勇帝並從之其後上猷受李自成顯職卒爲世大誦冬十月京師被兵請旌死事盧象昇而追戮悞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帝不能盡行閏月晦日召見廷臣於中左門時姜採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眾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

卷五

西廬先儒位次

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國家大計以法紀爲主大帥敗寇援師退迨奈何反姑息爲此紛紛無益之舉耶因議督撫去留則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弊端非長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善後安在宗周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錢穀也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豈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

之操守爲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勅宗周起於是宗周出奏曰陛下下方下詔求賢姜採熊開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妄如臣宗周懣直如臣黃道周尙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帝怒甚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傷國體有如貪賊壞法欺君罔上晉可不問乎宗周曰錦衣膏粱子弟何知禮義聽寺人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役使即陛下問貪賊壞法欺君罔上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有聞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金光辰爭之帝叱光辰并命議處翌日光辰貶三秩調用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捧原旨御前懇救乃免斥爲民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誠以鎮靜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閭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顧藉口鎮靜作逃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起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噫此何時也妾所得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問師期則曰甲仗未具宗

周歎曰嗟乎是烏足與有爲哉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
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於
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
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
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
一日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
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
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
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
者一日重藩屏以資彈壓淮陽數百里設兩節餉不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三

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賊督漕路振飛
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將
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
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日慎爵賞以肅軍情請
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
以左師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
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
解體也一日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
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
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於僞命南

下徘徊順逆之閒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
尤宜誅絕又言當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
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
遂得長驅犯關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
之當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然而起決一戰以贖前
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
卸兵權於閫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
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
然則亟馳一介開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與
九廟厝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古

下直沽九邊督鎮合謀共奮事或可爲而諸臣討不出
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
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槩用新恩誅闕定案前
後詔書鵲突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
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
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中外爲悚動而馬士
英高傑劉澤清恨甚滋欲殺宗周矣宗周連疏請告不
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
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官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
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修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

功賞不均發憤家臣朝端譁然聚訟而軍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灰寬反之路則逆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之黨論方與何暇顧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疏何以言匡援之畧高傑一逃將也而秦若駒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遣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氣焉則亦特士英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汎地而置若奕棋洵洵為連雞之勢至分荆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啟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為政樞秉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

聖鑒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五

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閣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閣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土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卽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為弘光第一美政王優詔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卽日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緒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

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者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宗周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情容客前後至者不敢加害而去而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關士英以統緒言為信也亦震恐於是澤清疏劾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劉良佐亦具疏言宗周力持三案為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晃錯之自為居守司馬懿之閉城拒君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欲危君父欲安置陛下於烽火凶危之地蓋非宗周一人之謀美曰廣吳姓

聖鑒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未

謀也曰廣心雄膽大翊戴非其本懷故陰結死黨剪除諸忠然後迫劫乘輿遷之別郡如姓宗周入都臣等卽渡江赴闕面許諸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預聞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徧詣諸鎮咸云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輩由是氣沮士英既嫉宗周益欲去之而薦阮大鍼知兵有詔冠帶陞見未幾中旨特授兵部添注右侍郎宗周曰大鍼進退係江左興亡老臣不敢不一爭之不聽則亦將歸爾疏入不聽宗

周達告辭詔許乘傳將行疏陳五事一日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庭金吾滿座戚晚駢闐矣諛夫昌言路拒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日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日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即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出自天子所謂褻主恩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二

而傷臣紀也一日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爲一二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徇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誦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日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進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贖罰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權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有煩言雖衛臣有

不敢問者則履衛之設何爲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日固邦本毋以外憂釀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以殺敵而自相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何爲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必窮之術耳不稍裁抑而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謂積外憂而釀內憂也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都亡六月潞王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國

聖域述聞

卷五

西廡先儒位次

三

里尙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尙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始甦進茗飲後勺水不下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八宗周始受業於許孚遠已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爲王畿再傳爲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爲陶震倫皆往於禪夷齡

講學白馬山爲因果說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策證人
書院集同志講肆且死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
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宗
周在官之日少其事君不以面從爲敬入朝雖處暗室
不敢南嚮或凱大猷會大議對明旨必却坐拱立移時
或謝病徒步家居市祀粗飯樂道安貧聞召就道嘗不
能具冠裳學者稱念臺先生

今上道光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



卷六

西廡先儒位次

九

聖域述聞卷二十六終

聖域述聞卷二十七

三長物齋叢書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進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知縣十五年巡撫慕天顏請行州縣煩簡更調之法因言嘉定及崑山丹陽金壇等縣政務甚繁賦多逋欠如隴其之操守稱絕一塵才幹實非尋常若調補稍簡之縣必勵其素守惠愛百姓疏下部議謂煩簡更調非例既無肆應之才應照才力不及例降三級調用會縣民有被盜殺而其親屬以讎殺訴隴其詳報是讎是盜俟緝獲後擬既而獲盜鞠實論如律總督阿席鰲入奏部議隴其初報不直指為盜應照諱盜例革職

聖域述聞

卷七

西廡先儒位次一

隴其送歸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工部主事吳源起薦隴其理學純深文行無愧得

旨召試隴其赴京未及試丁父憂歸十八年左都御史

魏象樞應

詔舉清廉官疏言隴其任嘉定知縣清操飲冰愛民如

子去官之日萬民遮道攀轅既去之後家家戶祝比於

父母部議俟服滿日仍補知縣

上曰陸隴其係保舉廉能之官如直隸清苑江南無錫

等縣最稱繁難之區用之庶可展其才二十二年補直

隴其壽知縣二十三年直隸巡撫格爾古德疏言隴其潔已奉公實心任事革除火耗陋規務農重穀匪類斂跡履任未久而教化已洽輿情循例薦揚以備擢用疏下部議予紀錄時九卿奉

旨公舉清廉官格爾古德以充州知府張鵬翮與隴其並舉二十九年吏科以科道需人奉

命九卿舉學問優長品行可用者九卿以隴其與清苑知縣邵嗣堯三河知縣彭鵬並舉

旨行取授隴其四川道監察御史隴其疏言畿輔沿山州縣土瘠民貧荒多熟少自昔而然數年以來

聖域述聞

卷七

西廡先儒位次二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鵲之民得苟延殘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未也上年荒旱雖開有未被災之處不過差勝於被災者初奉

諭概予蠲免二十八年全租又二十九年半租後因部

議分別被災輕重撫臣奏災輕田畝秋後帶徵今雖秋

收稍稔所入無幾私債之迫索衣服之典當已去其半

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

皇上曲加垂恤恐有司惟考成是急不顧民力難勝也

疏下部議尋

勅部遵前旨盡行蠲免湖廣總督丁思孔以偏沅巡撫

于養志在任守制題請隴其疏言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南非用兵之地無藉于養志在任守制若因督臣之題請而留將來督撫丁憂皆援此為例其不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關係世道人心非淺也上覽疏即以順天府尹王樸代于養志為偏沅巡撫三十年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軍用浩繁奏行輸運糧草准作貢監及紀錄加級復級封贈與捐免保舉例御史陳菁奏請刪捐免保舉條而增捐應陞先用部議不准隴其疏言捐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若

聖域述聞

卷七

西廡先儒位次

三

許捐免保舉則與正途無異且督撫保舉之人必曰清廉方可合例保舉可捐納是清廉可捐納而得也至於捐納先用大抵皆奔競躁進之徒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皆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也臣更有請者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糾劾者不知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在清濁之間乎夫既以捐納出身又不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污下可知使久居民上其某毒小民不知當何如乞勅部通稽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遂矣疏入下九

卿議九卿言先用未准捐止捐免保舉實無礙正途若定限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休致則營求保舉奔競益甚應俱無庸議議上得

旨保舉一條着會同陳菁陸隴其再行詳議及議陳菁與九卿等並言事例已行次年三月即停止可不必更張隴其遂獨為一議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惟恃保舉以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於竟不保舉也今若并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即貪污之輩自有督撫糾劾而其僥倖獲免者遂與正途一體陞轉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輩無不先期捐納聖域述聞

卷七

西廡先儒位次

四

即無不一體陞轉未可云無礙也至於到任三年無保舉者令休致猶恐近於刻不知此輩由白丁捐納得官其心惟思償其本錢何知有皇上之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况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於縉紳為榮多矣若謂將居三年輒營求保舉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何處營求且即使營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員而保舉之此休致之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安者未有仕途厖雜而吏治能清者俱難無庸議者也於是陳菁與九卿等各為一議曰捐納官員

倘有劣蹟可隨時糾劾捐納保舉之後仍按俸陞轉督撫既未保舉必無徇庇之情而官之賢否自有分別何虞庸雜至出仕三年之內雖無奇政動上官之保舉亦無劣蹟來下民之告發即爲安養無事之官何可勒令休致以從前急公之人附入法之未乎且天下何地無才何途無品賢郎始自漢文而文章如司馬相如政事如張釋之皆以貲郎顯故國家用人不必分其門而阻其途實政惠民不必格成議而徇迂見遇者軍需孔亟計各項之捐納人少而保舉之捐納人多是以增列此項隴其不計緩急輕重浮誇粉飾寸步難行致捐納之

聖域述聞

卷七

西廡先儒位次

五

人猶豫觀望緊要車需因此遲悞務虛名而僨實事真此爲甚應請革職發往奉天安插議上

上曰陸隴其居官未久憤憤不知事情妄昧陳奏理應依議處分念係言官著寬免命巡視北城以試俸期滿甄別應外調遂乞假歸三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三十三年正月江南學政許汝霖任滿上曰學政關係人才甚屬緊要朕觀原任御史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甚善若以補授必能秉公考校破除積弊有裨士習大學士王熙以隴其已故奏

上乃以前此與隴其同舉清廉直隸守道邵嗣堯爲江

南學政隴其尋祀直隸江南名宦浙江鄉賢雍正二年臨雍釋奠

諭九卿議增文廟從祀賢儒因議曰隴其自幼以斯道爲己任精研程朱之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平生孝友端方言笑不苟其所著述實能發前人所未發弗詭於正允稱純儒宜配饗俎豆得

旨俞允乾隆元年

詔九卿核議應予追諡諸臣議曰宋儒胡瑗呂祖謙諸儒皆未居顯職而有諡隴其雖官止五品已從祀文廟應予追諡

聖域述聞

卷七

西廡先儒位次

六

上特賜諡曰清獻尋禮部以會典未載五品官予諡立碑給價之例請

上裁定得

旨陸隴其著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照例給予碑價隴其所著有四書大全困勉錄續錄松陽講義古文尙書考讀書志疑讀禮志疑禮經會元戰國策去毒呻吟語質疑衛濱日鈔學術辨問學錄靈壽縣志三魚堂文集外集等書行世從祀之主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二十七終

崇聖祠位次

崇聖祠在大成殿後正祀五位中肇聖王左裕聖王右
詒聖王次左昌聖王次右啟聖王配享先賢四位東顏
氏無繇孔氏繇西向西曾氏點孟孫氏徹東向兩廡從
祀先儒五位東周輔成程珦蔡元定西向西張迪朱松
東向均北上

正祀五位

崇聖祠在宋大中祥符元年封聖父叔梁紇齊國公建
堂於曲阜元至順元年加封啟聖王建祠於天下學宮

聖域述聞

卷二十八

崇聖祠位次

一

明曰啟聖王殿以顏曾思孟之父配享周二程朱子

父及蔡元定列於從祀至

本朝雍正二年追封至聖五代為王爵增張子載之父

從祀更啟聖祠名曰崇聖祠中奉孔子五世祖肇聖王

未金父高祖裕聖王祈父曾祖詒聖王防叔祖昌聖王

伯夏父啟聖王叔梁紇啟聖王仕魯為鄒邑大夫有勇

力襄公十年魯人從晉伐偃陽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

門焉縣門發王扶之以出門者孟獻子稱為有力如虎

云王先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病足不任繼

嗣王乃求婚於顏氏顏氏父問其三女曰鄒大夫父也

為卿士先聖王之裔也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

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

對幼女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

遂以妻之即啟聖王夫人也夫人禱於尼邱之山生孔

子孔子年三歲王卒葬魯防山之陰其後夫人卒亦祔

葬焉

東配先賢二位

顏氏無繇一作字路復聖顏子之父少孔子六歲

孔子始教學於闕里從而受學唐贈杞伯宋追封曲阜

明正統二年贈公爵配享啟聖王嘉靖九年稱先賢

聖域述聞

卷二十八

崇聖祠位次

二

顏氏

孔子字伯魚述聖子思子之父魯昭公九年以鯉賜

孔子適伯魚初生孔子榮君之貺因以為名哀公嘗以

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先孔子卒伯魚以昭公九年生

魚年五十五卒孔子年六十九矣伯魚少孔子三十歲伯

魚見在論語有顏路請車事孔子引經也死為證顏淵

不應卒在伯魚之先家語云伯魚年五十卒當是年三

十之誤宋崇寧元年追封泗水侯端平二年升十哲位

氏

西配先賢二位

曾氏點一作子皙述聖曾子之父唐贈宿伯宋追

封萊蕪侯明正統二年贈公爵配享啟聖王嘉靖九年

稱先賢曾氏

孟孫氏微字公宜亞聖孟子之父元延祐三年追封邾

國公明正統初配享啟聖王嘉靖九年稱先賢孟孫氏

東唐先儒三位

周輔成先賢周子之父登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特奏

名進士歷官多善政終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明萬

曆二十三年從祀啟聖祠稱先儒

程珦字伯溫先賢二程子之父曾祖芻宋太宗朝三司

聖域述聞

卷三

崇聖祠位次

三

使父適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葬河南遂為河南

人仁宗錄舊臣後以為黃陂尉遷潤州觀察使使改大

理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素難治珦以德化民人咸信

服調知冀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

當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冀珦使詰之曰

比過潯陽守以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

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改知徐州沛縣事

入兩平原出水穀不登珦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使布之

水中水未涸而甲已露是年遂不艱食遷虞部員外郎

知鳳州又遷庫部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

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珦安坐不動頃

之遂定熙寧新法行為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珦獨抗議

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

夫封承年縣開國伯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珦慈恕而

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

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煖前後五得

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祿

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女兄既適人

而喪其夫珦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時官小祿薄

克以為義人以為難尤善知人嘗識周敦頤於屬掾之

聖域述聞

卷三

崇聖祠位次

四

中薦以自代又命二子顥頤師事之卒成大儒晚與文

彥博席汝言司馬旦為同年會賦詩繪像世以為盛事

比唐九老將卒自為墓誌戒子孫勿求撰碑銘文彥博

蘇頌等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明嘉靖十年

從祀啟聖祠稱先儒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

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

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

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熹

名往師之熹和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

列錄與對稱諸論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允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敦祕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時雖僞冑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聲辨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朱熹果誚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偃蹇蕭寺中坐客與數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

聖域述聞

卷三

崇聖祠位次

三

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眾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眾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僞冑既誅贈迪功郎賜諡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

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道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託託託託託託託託託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熹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元潛書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為之序明嘉靖十年以沈先從祀孔廟兩廡升元定從

聖域述聞

卷三

崇聖祠位次

六

祀啟聖祠稱先儒
張迪先賢張子之父父復真宗時為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迪仕仁宗朝終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先世為大梁人諸孤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遂葬迪於鄆子載因以橫渠自號其卒也亦葬迪墓之南子孫遂占籍焉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崇聖祠稱先儒
朱松字喬年先賢朱子之父生有俊才聞揚時傳河洛之學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用力於致知誠意自謂下急害道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

其齋登政和八年進士授政和尉外艱服除調尤溪尉
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用薦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
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召松爲屬辭鼎再相除祕書
省校書郎遷著作左郎以薦除尙書度支員外郎兼史
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兼史職如故修哲宗實錄成轉
奉議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不
報松力疏求去檜怒風御史論其懷異自賢陽爲辭遜
遂出知饒州未上請開主管台州崇道觀病亟屬子嘉
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
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

聖域述聞

卷三

崇聖祠位次

七

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嘉奉命維謹松卒贈通議大夫
明嘉靖十年從祀啟聖祠稱先儒

道光辛丑歲桂林龍見田司馬光甸宰黔陽嘗謂
余曰庠序之教爲造就人才根本地學者專治舉
業於俎豆賢儒至有不能舉其名氏者君職在是
而又多聞蓋哀集史傳事實勒爲專書使邑士知
根本之當務冠儒冠而服儒服者不徒以帖括畢
乃事也余因竭旦夕之功輯成聖域述聞二十八
卷司馬欣然付梓及陞任浙西攜板以去四方同
好聞而見索竟無以應余近日編有孟子年譜又

於洛學編得孫夏峰先生傳西廡從祀今又增入
文信國皆前稿所未備者因取原編稍爲增輯寄
付蔣君維揚彙入三長物齋叢書刻成附記於後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嘉平黃本驥又識

聖域述聞

卷五

崇聖祠位次

八

聖域述聞卷二十八終

東莞張伯楨編輯

表督師配祀關岳議案

長沙鄭沅題

袁督師應配祀關岳意見書

爲袁崇煥應配祀關岳謹陳管見以備採擇事恭讀本年五月初四日政府公報載有禮制館議駁興武將軍朱瑞呈文云查歷代名將史冊相望豈勝枚舉從祀關岳之人要以氣節爲重然知人論世自昔爲難史傳鋪張或存曲筆閭閻傳播亦有浮譽故本館擬議之初慎益加慎寧關毋濫今該將軍既以酌增從祀爲請凡所列舉除宗澤熊廷弼袁崇煥三人原係文臣毋庸置議外自蜀漢迄明末英烈忠毅之可取者恐尙不能限於該將軍所舉之數况論古之識言人人殊若不集衆說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

一 滄海叢書

以求異同之歸恐難傳百世而爲徵信之實擬由本館咨行各部院暨各省文武長官廣徵意見各舉所知俟復到後再行彙議呈請核定庶足以昭布大公永崇令典云云具見禮制館審慎周詳之至意欽佩莫名但其中所言崇煥係文臣毋庸置議等語殊未盡然查崇煥自天啟二年至六年監關外軍天啟七年廷議罷職略不置以關內外專任崇煥則崇煥決非純粹文臣可知崇禎元年二年崇煥督師薊遼當時推爲薊遼柱石明代興亡遂繫於崇煥一身非有絕大武略者烏克任此則崇煥決非純粹文臣更可知今禮制館屏崇煥於文

臣之列不予從祀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此不能不爲之表白者一也明代兵事自王化貞以輕罪未減熊廷弼被戮傳首九邊崇煥遂崛起於敗軍之際乃預兵事史稱崇煥少年慷慨負膽略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扼塞情形以邊才自許自廣寧師潰廷議守山海關崇煥卽單騎出關關內外還朝具言關上形勢曰予我兵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此爲崇煥談兵之始崇煥以守關外捍關內爲畢生之方略當時孫承宗既敗八里重城議集諸將謀所守閭鳴泰主覺華崇煥主寧遠承宗主崇煥議已而承宗代王在晉督師崇煥之政略乃得實行時關以外寧遠以西諸城堡悉爲蒙古所據聲言助守邊崇煥議盡驅之邊外毋倚以爲累九月承宗乃使崇煥與副將滿桂屯軍寧遠是爲崇煥領兵之始崇煥武功昭著光乎史冊而僅以文臣目之可乎此不能不爲之表白者二也又查海陸軍部呈稱古者以死勤事以勞定國皆在祀典表彰先烈中外所同現武成之奠尙付闕如崇德報功必符名實關壯繆甥贊昭烈岳武穆獨炳精忠英風亮節同炳寰區實足代表吾民族英武壯烈之精神故擬以關岳合祀作爲武廟政府採其議已見施行然爲關岳立廟所以崇尙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

二

滄海叢書

武之精神其意誠善禮制館乃以關岳不僅長於武事故不名爲武廟定名爲關岳廟然則此廟既不專屬武人則又何以目崇煥爲文臣不予以從祀乎此不能不爲之表白者三也禮制館前議有言今擬關岳廟從祀不設定額必取其人與關岳相伯仲者寧失諸嚴毋失諸濫謹設四例以爲進退一忠武可風二史傳有徵三通於流俗四身爲將帥云云崇煥身爲將帥其忠武節烈自足千古史傳載之特詳流俗知之最審崇煥嘗諫高第曰兵法有進無退諸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

三

滄海叢書

慮高第不聽且欲並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此何如忠武節烈哉即準諸禮制館所議從祀四例均在明禋之列此不能不爲之表白者四也又查禮制館前議云從祀之人氣節爲上武略次之今又云從祀關岳之人要以氣節爲重已不憚反覆詳言之矣查崇煥將兵身先士卒身被重創部將勸自重崇煥厲聲曰區區寧遠中國存亡係之寧遠不守則數年以後父母兄弟皆左衽矣偷息以生復何樂也自裂戰袍裹左臂傷處戰益力將卒愧勵奮勇爭先故明史大書曰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

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以言氣節武略則固數千餘載以來所未嘗有矣此不能不爲之表白者五也禮制館議從祀之例以氣節武略爲標準則所重者不在文武之界既謂關岳不徒長於武事則崇煥文而兼武與關岳武而兼文同爲歷朝史冊所罕見誠非宗澤熊廷弼輩所能比較倘謂崇煥爲文臣不應從祀究何以解於太公望之祀爲武成諸葛亮之謚爲忠武耶此不能不爲之表白者六也自古武臣建樹以國防爲重崇煥十載邊臣獨提一旅其注重國防也固爲千秋所景仰使崇煥以前而有崇煥其人者則滿洲軍將不能越遼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

四

滄海叢書

河一步使崇煥以後而有崇煥其人者則滿洲軍尤不能越榆關一步故崇煥一日不去則滿洲萬不能得志於中國古來武臣雖多而語其關繫之重大殆未有崇煥若也敵聞袁軍至而破膽敵訝袁兵從天上來此豈文臣所能有此威武耶崇煥之武功誠不在二十四人下矣此不能不爲之表白者七也且崇煥以一身繫一代之全局故煥之奏捷錦寧與關之威震華夏岳之唾手燕雲堪以並垂不朽程本直謂掀翻兩直隸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渾身荷擔微裏承當如崇煥者正恐不可再得誦程氏之言崇煥之氣節武略雖百世以下猶如

見之此不能不爲之表白者也且禮制館旣以武臣爲限矣然考二十四人中如王濬謝玄李靖曹彬等亦何嘗非文而兼武與崇煥同耶王濬等旣已從祀則崇煥可無異議又查朱將軍請增從祀十四人中如祖述陶侃劉仁軌裴行儉孟珙等亦是文而兼武或其武略尙較崇煥遜一籌若論功業正未易軒輊也禮制館對於崇煥獨加駁議抑又何耶讀禮制館通咨文有云今朱將軍請酌增從祀自晉祖逖至明鄭成功又十四人內除宗澤熊廷弼袁崇煥三人原係文臣無庸置議外其餘十一人合之本館原擬從祀諸位若者宜配明禋

若者尙有遺議此外尙有何人可備論列均須博考事實詳加討論云云苟如是倘各省文武長官暨各部院對於從祀之二十四人間有提出異議者爲問禮制館能撤銷其原議否此不能不爲之表白者九也自科目取士以來遂有文武之區別崇煥雖始以進士出身而

其後身總兵權威加敵國勇拔山岳氣蓋河山對內對外均有戰功比之從祀諸人中有過之無不及不能以其爲進士遂目之爲文臣也且崇煥任職初擢兵部後監關外軍旋又專任內外關軍事終至督師遼薊一生功業均在武事其生平出處際遇多與岳武穆相類

余

咸作剖肝錄言崇煥
 得罪與岳武穆相似
 今之論世者無不仰崇煥之武功
 目崇煥爲有完全軍人資格
新會梁啟超作崇煥傳謂崇煥爲千古軍人模範
 以應從祀與否論今日一般輿論僉謂崇煥抗外族入
 主中國一事足以配祀有餘矣此不能不爲之表白者
 十也崇煥應配祀關岳有上列諸理由故謹就鄙見所
 及擬具意見書敬請轉呈
 大總統特予配祀以作
 士氣而勵忠貞於世道人心不無裨益是否有當伏乞
 酌裁臨穎神馳無任惶悚乙卯五月初九日東莞張伯
 楨獻議

各省將軍贊成袁督師配祀關岳姓名表

鎮安左將軍督理吉林軍務孟恩遠

鎮安右將軍督理黑龍江軍務兼巡按使朱慶瀾

泰武將軍督理山東軍務靳雲鵬

德武將軍督理河南軍務趙 倜

安武將軍督理安徽軍務倪嗣冲

昌武將軍督理江西軍務李 純

興武將軍督理浙江軍務朱 瑞

靖武將軍督理湖南軍務湯薌銘

咸武將軍督理陝西軍務陸建章

督理甘肅軍務兼巡按使張廣建

督理新疆軍務兼巡按使楊增新

成武將軍督理四川軍務兼巡按使陳 宦

振武上將軍督理廣東軍務龍濟光

開武將軍督理雲南軍務唐繼堯

耀武上將軍督理廣西軍務陸榮廷

各省巡按使贊成袁督師配祀關岳姓名表

奉天巡按使張元奇

吉林巡按使孟憲彝

吉林巡按使王揖唐

山東巡按使蔡儒楷

河南巡按使田文烈

山西巡按使金 永

江蘇巡按使齊耀琳

安徽巡按使李兆珍

江西巡按使戚 揚

浙江巡按使屈映光

福建巡按使許世英

湖北巡按使段書雲

湖南巡按使沈金鑑

陝西巡按使呂調元

廣東巡按使張鳴岐

兼代廣東巡按使龍觀光

貴州巡按使龍建章

廣西巡按使王祖同

京師各部院長贊成袁督師配祀關岳姓名表

參謀總長黎元洪

陸軍總長段祺瑞

海軍總長劉冠雄

教育總長張一麐

農商總長周自齊

交通總長梁敦彥

參政院院長溥倫

審計院院長孫寶琦

代理參謀總長唐在禮

京外各機關贊成袁督師配祀關岳姓名表

彰威將軍上海鎮守使鄭汝成

步軍統領江朝宗

察哈爾都統張懷芝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

九

清海叢書

甘肅提督馬安良

松滬護軍使楊善德

南洋檳榔嶼領事戴培元

東莞縣知事沈贊清

廣東京外官贊成袁督師配祀關岳姓名表

參政院參政稅務處督辦梁士詒 交通部總長梁

敦彥 參政院參政徐紹楨 署貴州巡按使龍建

章 交通部次長葉恭綽 海軍部次長曹嘉祥

肅政史麥秩嚴 政事堂參議兼署外交部參事伍

朝樞 前滬海道尹楊晟 前交通部次長馮元

鼎 河南高等審判廳長陳官桃 陸軍中將桂平

鎮守使林紹斐 海軍中將吳應科 同成鐵路督

辦黃開文 公府軍事顧問黃士龍 陸軍少將公

府軍事顧問馮耿光 陸軍少將公府軍事諮議何

守仁 陸軍少將公府軍事諮議王若周 陸軍少

將陸軍部諮議王體端 陸軍少將林秉彝 陸軍

少將趙士槐 稅務處幫提調陳鑾 清史館協

修羅惇懋 政事堂主計局僉事曾文玉 外交部

秘書王廷璋 交通部秘書陳慶餘 司法部僉事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

十

清海叢書

潘元收 司法部僉事清史館名譽協修張伯楨

農商部僉事關文彬 交通部僉事馮懿同 交通

部僉事徐洪 大理院推事郝耀川 財政部僉

事伍宗珏 財政部僉事黃體濂 審計院協審官

張汝翹 將軍府副官韓寶禮 海軍部副官陳

復 海軍部副官蕭寶珩 陸軍部副官藍任大

海軍部視察鄧聰保 京漢鐵路管理局副局長黃

耀昌 稅務處幫理兼交通銀行副經理梁汝成

海軍部科長林汝魁 海軍部科長唐文源 京師

地方審判廳推事王克忠 京師地方審判廳推事

吳汝讓	京師地方審判廳推事石福鑑	京師地方檢察廳檢察官區	樞	京師地方檢察廳檢察官劉元樺	總檢察廳書記官王傳本	京師第二監獄典獄長梁錦漢	政事堂存記陸軍部諮議唐寶諤	農商部技正謝恩隆	財政部顧問黃遵楷	稅務處幫理唐佑衡	稅務處幫理陳垣	稅務處委員黃錫銓	稅務處委員馮紹愿	稅務處委員韋榮熙	前農林部參事鄭憲武	前財政部參事任文燦	前印鑄局秘書朱崇年	司法部主事麥毓勛	司法部主事李鈞寰	交通部主事伍文祥	交通部主事陳慶佑	交通部主事關文湛	交通部主事梁肇岐	交通部主事楊鏌	教育員羅惇晏	教育部主事黎惠中	內務部主事任士鏗	財政部主事梁耀宗	財政部主事石志翔	農商部主事許之衡	農商部主事司徒衍	農商部主事李肇統	海軍部中校金溥芬	陸軍部少校李榮光	陸軍部少校邵維翰	陸軍部科員梁廣謙	海軍部科員林廷鑒	京師地方檢察廳書記官區孝達	參謀部部附張天驥	審計廳辦事員阮福田	交通部辦事員黃麟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

主

滄海叢書

教育部辦事員虞錫晉	京師第二監獄看守長梁壽昶	京師第二監獄看守長胡煥華	候補看守長周萬里	候補看守長馮振鎔	公債局辦事員潘宏毅	公債局辦事員潘紹鈞	公債局辦事員黃霄九	京漢鐵路局科員戴曾謙	京漢鐵路局科員石福恂	京漢鐵路局調查員馮紹憲	京張鐵路局科員饒時溥	前財政部主事李仲煥	前典禮院科員談道隆	前京師高等審判廳推事譚學周	前度支部主事馮詠藻	前京師地方審判廳推事蕭日炎	前山東黃縣知縣張思敬	北京日報經理朱淇	北京大學教習王建祖	律師江天鐸	律師鄺其光	公民謝義謙	南洋華僑代表檳榔嶼領事戴培元	吉隆坡華僑代表陸佑	廣東香港商民代表何東	東莞縣紳耆贊成袁督師配祀關岳姓名表	陳嘉謨	尹慶舉	徐夔龍	葉覺邁	黃瀚華	謝遇熊	王光昭	鄧慶光	王國經	陳鴻銓	莫自修	阮明新	張景韓	鄧杰材	張光翹	崔斯溶	葉寶崙	葉添孫	尹燮培	陳景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

主

滄海叢書

何慶鴻	劉培煒	尹最舉	張乃璧	陳錫恭
黎鳳儀	黎渭賢	方瑞麟	黎植槐	葉浩章
廖汝鈞	張福照	張景宗	倫鑑	盧頌芳
葉應鑒	鄧紹勛	祁傑	李作人	祁豫寶
祁曾寶	陳節超	莫伯璵	陳寶澂	陳寶椿
容作求	張鴻藻	祁俊	張承祖	張秉煌
張淦光	陳之楨	蔣航	祁正	尹大猷
李濬樞	袁居敦	方仁聲	張乃鼎	尹耀祖
袁文澄	王應元	張潤玉	祁耀墀	張武
鄭廷官	陳鴻彬	何福賜	羅龍驤	劉應深
方廷華	尹炯堂	鄧永甲	羅澄	謝朝章
陳達魁	胡杲	王應熙	方廷育	張植源
方蘭英	翟家驥	鍾之傑	鍾士啟	吳星房
袁體經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總目

- 卷一 呈文
- 卷二 咨文
- 卷三 京師各部院書
- 卷四 各省將軍書
- 卷五 各省巡按使書
- 卷六 雜錄
- 卷七 附錄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

東莞張伯楨篁溪編輯

漢壽易順鼎實甫校訂

卷一 呈文

署貴州巡按使龍建章呈請將前明薊遼督師袁

崇煥配祀關岳文

爲擬請將前明薊遼督師袁崇煥附祀關岳廟以彰忠義而勵薄俗恭呈仰祈 鈞鑒事竊維知人論世不以成敗論英雄救敝扶衰端以忠烈爲藥石但令英心不死雖三戶尙刳秦灰抑聞直道常存極百世猶存董筆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滄海叢書

羊公一去峴山留墮淚之碑道濟云亡江表失長城之蔽將軍已矣時事可知浩氣依然遺徽未沫伏見前明薊遼督師袁崇煥起家進士慷慨論邊慨洛鐘之應鳴等君山之流涕其在熹宗末造泊乎莊烈初基始則巡撫遼東爲錦寧之巨鎮繼而督師薊北鞏山海之雄關關壯繆之鎮荆襄當塗震迭岳忠武之軍淮甸金尤蒼黃有同揆矣良足多焉方將泣誓五年策邊功於破虜而乃國門萬里講謠詠於子蘭朝廷不察其忠敵國遂行其間伍胥云逝沼吳之恨焉窮子玉無歸霸晉之機已兆遇金人於瀕上涕泗彌襟聽杜宇之聲中依稀望

帝流連編牘慨念前徽以視比干剖心頑民滋慨莫宏化碧義士懷忠彼固揚國史之光此更壯河山之色

大總統以國體初更邦基甫奠謂正氣之在天壤挾四維以流行如佳種之殖田疇須二曜爲臨照忠義者所

以臨照人心者也是以崇奉關岳建立廟祠俎豆馨香春秋享祀 建章 竊謂如袁督師崇煥者謀國之忠捍邊

之勇治師之嚴守死之篤在前勝國猶章華袞之榮維茲漢邦宜預褒忠之典洵足陪祀關岳激勵士夫抑嘗

獨居深維默念時局神州莽莽後顧茫茫敵國外患不足憂哀獨在於心死地廣物博不足恃禍乃中於道消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二 滄海叢書

治亂之界一忠一邪強弱之分一彼一此明以表彰夫忠節卽隱以誅絕夫奸邪且將激英勇之士劍舞劉琨裕邊閭之才功收李勣 建章 既有所見不敢壅聞除事蹟具載明史列傳邀免造報外所有擬請將前明督師袁崇煥附祀關岳廟以彰忠義而勵薄俗緣由是否有當理合具呈恭陳伏乞

大總統鈞鑒訓示施行謹 呈

大總統批令

交政事堂禮制館彙案核復此批

大總統印

中華民國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國務卿徐世昌

鎮安左將軍督理吉林軍務孟恩遠
吉林巡按使少卿孟憲彝

呈懇將前明薊遼督師袁崇煥配祀關岳文

呈為懇將前明薊遼督師袁崇煥配祀關岳以作民氣而固國維仰祈 鈞鑒事竊維邦基甫定宜注重於武功直道常存詎忘情於先烈我 大總統崇奉關岳建立廟祠並准予從祀二十四人所以崇尚武之精神

袁督師配祀關岳奏稿卷二

三

滄海叢書

示民族之模楷者用意至為深遠欽仰莫名惟關岳尚矣而於關岳以外歷稽史冊慨念前徽求其以一身之進退死生為一代全局所關千古人心所屬英風亮節堪與關岳相伯仲者則惟前明薊遼督師袁崇煥足以當之崇煥文兼武畧功在國防自監軍以至督師始終以守關外捍關內為成謀以抗外族主中國為定志慷慨請纓之曰人已識為邊才經營增壘之時威更加於敵國倘使長城不壞何至九鼎遂遷而乃反間工讒艱貞蒙難登壇泣誓五年之大計未終盈篋謗書三字之沈冤莫白考其綏邊之勇謀國之忠死事之慘擬以漢

家壯繆比之宋室精忠赫濯聲靈後先輝映 恩遠等前

者或駐兵遼境或敷治錦城憑弔英魂搜求遺蹟過薊

北寧前之路猶想見崇煥當日經畫邊事叱咤風雲之

壯采得遺編而瀏覽如見丹心撫折戟而摩挲猶存鐵

血似此完全忠節允宜追配英賢擬請 大總統追

念前明薊遼督師袁崇煥勇武忠烈度越尋常足以扶

植三綱風厲末俗特准予從祀關岳廟以作民氣而固

國維於世道人心不無裨益除事蹟具載明史列傳免

邀造報外謹合詞具呈伏乞

大總統鈞鑒訓示施行謹 呈

袁督師配祀關岳奏稿卷二

四

滄海叢書

大總統批令

交政事堂禮制館彙案核覆此批

大總統印

中華民國四年八月十六日

國務卿徐世昌

參政院參政梁士詒等呈懇將前明薊遼督師袁

崇煥特准從祀關岳廟請訓示文並 批令

為懇將前明薊遼督師鄉先賢袁崇煥特准從祀關岳

廟以作軍氣而回國維仰祈鈞鑒事竊 士詒等伏讀上

年十一月二十日

大總統申令民國肇興要在經

武經傳本有禱祭唐宋亦祀武成允宜特薦馨香列諸祀典著禮制館妥議關岳合祀典禮並稽考武成廟祀遺規將歷代武功彪炳之名臣名將及民國開國忠烈將士酌予從祀等因復經禮制館擬定關岳廟從祀二十四人聲明進退之例及由

大總統特准予祀者

不在此限等語奉批令照准在案仰見

大總統經

武教忠之至意欽佩莫名伏維將才之選代有其人內戡外攘史冊相望而崇奉獨在關岳者蓋不徒以百戰顯武功之赫濯而實以一身繫全局之安危故同時已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五

滄海叢書

見畏於敵人異世猶奮興於頑懦曠觀今古足當斯選者惟明督師袁崇煥庶幾近之崇煥籍隸廣東功在明室士節等居同里間聞見較真景仰前徽可爲縷舉考其督師遼薊奏捷錦寧能拒女真滿萬之兵不愧軍中有一之目既近於關之威震華夏復類於岳之唾手燕雲卒之白鳩興謠萬里之城自壞黃龍未飲三字之獄何堪會秦人忌李牧之時設楚使間范增之計氣存宋社身騎箕尾而歸魂逐霄濤目觀越師之入比關張之無命詩人歎曰若何如同岳子之奇冤史臣書曰莫須有精忠壯節可謂千載同符者矣案禮制館所舉從祀

四例曰忠武可風曰史傳有徵曰通於流俗曰身爲將

帥凡茲四者崇煥實兼備之若以其屏退不錄之六事爲衡則職當專闢非僅守土之臣官本尙書亦異宰衡之任廟祀未聞海內初不等於葛王之明禪事蹟雖播人間復不至如薛楊之失實獨其諸二例所謂史有惡聲人待論定則議者或不免致疑而事實抑不能無辨夫崇煥忠節炳著而當世顧不無遺議者其罪狀有二端一則擅殺毛文龍一則與滿洲有密約是也密約之疑出於敵人之反間明史已略言之至大清實錄所載尤爲詳盡修通鑑者已據以錄入可勿更陳若擅殺之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六

滄海叢書

舉在當時有明君臣固無能知其底蘊後人諒之者亦謂憚其跋扈不爲我用而已嘗考滿洲前史所載乃知文龍欲與滿洲通款屢遣使致意清太宗因遣科廊等齎和書往報往來數次後崇煥實以文龍與滿洲私通而殺之事載滿洲舊乘必非謬言由此觀之文龍蓄意叵測挾衆自雄設羽翼之勢成卽肘腋之禍伏噬臍有悔反相難防安知三桂入關之師不卽在雙島擁兵之日清高宗御批及諭旨論此綦詳且於文龍有恕詞而於崇煥深致不滿故老相傳以爲文龍實陰有成約清太宗以驟失內援之故憤激疾首有誓殺崇煥之語因

之遂生縱間之謀蓋崇煥不惜擅殺之罪名而陰有補於明室之未造其志可哀而其功甚鉅矣密約之疑明亡而事大白洎桂王時昭雪賜諡相去不過二十年擅殺之冤則覆盆百餘年迄至清乾隆間而始曉然於世讀史者默察當時不得已之苦心則知謀國之忠見事之決無可詬病而是非既昭於今日卽論定無待於他年抑可知也又禮制館議駁浙江將軍朱瑞呈文謂崇煥係文臣從祀關岳應無庸議等語不知崇煥生當晚運死作鬼雄身本儒臣威加敵國以書生蔚爲名將以時勢鑄成英雄縱覽數千餘載以來實在二十四人以

上豈得僅以文臣概之藉謂文臣不宜武祀則試問太公望何以祀爲武成諸葛亮何以諡爲忠武卽從祀兩序諸人若王濬謝玄李靖曹彬皆本文臣雖武功有可稱而以云在歷史之關係與動人民之觀感其宜入祀典不及崇煥遠甚乃禮制館於文臣而非忠烈者則祀之於文臣而兼忠烈者則屏之且定名旣以武廟爲不倫而從祀忽以文臣爲嘗議豈非毫無標準而又自相矛盾乎況勸忠尙武之旨不在文武之界而在生死之大節種族之大防崇煥度越尋常者尤在抗外族入主中夏之功不徒以忠本朝殘殺同胞爲武若令從祀關

岳必足以樹師旅千城之範振人民愛國之心本年二月二十六日^{士諡}代呈同鄉京官司法部僉事張伯楨所輯明臣袁崇煥張家玉遺書會奉 大總統批令

兩賢盡瘁報國大節凜然允宜昭示來禩等因是崇煥事蹟本末夙有定評無須審議惟有懇請 大總統

斷自睿衷依特准予祀之條俯賜特准以表忠烈而資

風厲於世道人心必非無補抑更有請者崇煥葬京師崇文門外廣東義園每歲清明鄉人皆往致祭四方好事憑弔遺墓輒用愴懷惟是邱壟將平樵蘇莫禁化鶴

雖迺於遼海卧麟未倣乎祁連擬由同鄉募款培修並

請飭下地方官隨時保護俾昭矜式所有懇將明臣袁崇煥特予從祀關岳廟並保護墳塋緣由是否有當謹

合詞具陳伏乞 大總統鈞鑒訓示施行謹 呈

大總統批令

交政事堂禮制館彙案核議此批

大總統
統印

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一日

國務卿陸徵祥

振武上將軍督理廣東軍務龍濟光署廣東巡按

使龍觀光奏請以前明勦遼督師袁崇煥配祀

關岳祠

奏爲粵賢袁崇煥武功彪炳擬請 特准從祀關岳

廟恭摺會陳仰祈 聖鑒事案查民國三年十一月

二十日欽奉 上令著禮制館妥議關岳合祀典禮

並稽考唐宋武成廟祀遺規將歷代武功彪炳之名臣
名將及民國開國忠烈將士酌予從祀等因仰見

朝廷崇德報功之至意欽佩莫名竊查前明兵部尙書
太子太保督師袁崇煥者廣東東莞縣人也生當季世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九

滄海叢書

起自甲科以書生而曉暢戎機由縣令而躡躡通要雙
鳧入覲邀楓陛之特知匹馬巡邊歷榆關之古戍陸遜
有名吳下妙解兵書淮陰初出漢中先窮地理時則中
原多事明政不綱盜劇潢池塵迷甌脫牧馬則胡人南
下射雕而勁旅東來君王側席以憂邊朝士廷推而選
將爰膺帝簡遂總師千始備兵寧薊之間繼巡撫遼東
之外歷十三山以儲屯墾開四百里以厚前鋒至於掃
境外以屬將軍中開東而立幕府拜登壇之命國士無
雙傳出塞之謠軍中有一可謂令行山岳身繫安危者
矣而乃敵間得行天心不祚樂羊未捷謗書之篋已盈

王翦乍歸息壤之盟何在秦用郭開而廉頗罷漢囚楚

使而范增亡遽令獄對西曹弓藏東市明堂棟折河鼓

星沈檀道濟萬里長城無端自壞于忠肅中朝柱石終

古銜冤英雄有無命之嗟宗社無中興之望此則仁人

志士之所灰心而論世知人所同太息者也綜厥生平

畧如關岳孤忠遺恨異代同符當其固守寧遠拒百勝

之師開屯錦州保四城之險似班超之平西域若充國

之定先零較之威鎮華夏唾手燕雲解白馬之圍身先

士卒作黃龍之飲氣壯山河其勛伐同也若乃犬牽上

蔡憶欸段而不歸鶴唳華亭頌聖明而無怨以視元歸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十

滄海叢書

敵國獄陷權門臨沮之地過者生哀風波之亭至今未
息其終局同也彼其中扇風流刀環征戎徒揮神筆默
運樞籌較之讀左氏之書取義而不忘忠孝寫武侯之
表出師而偶露文章其學行同也以之從祀廟廷配享
俎豆洵無愧色禮亦宜之側聞禮制館以崇煥身係文
臣有無庸從祀關岳之議竊謂出將入相名異而功同
右武左文官分而道合階有遞轉才有兼資尙父之建
武功詎嫻步伐卻穀之稱名將不廢詩書故能衛社稷
者不必限於干戈而有勲勞者必當崇其禮祀 濟光
等景表海之餘威游大賢之故里式闡致敬望古興悲

過大凌小凌之河有不轉江流之恨讀磯聲漩聲之記
爲慨然泣下之歌謠臚故老之傳聞用備 明廷之
采擇伏乞 斷自聖衷特准袁崇煥從祀關岳廟作
嶺海同仇之氣頑懦興風開國家尙武之基英靈翊運
所有粵賢袁崇煥武功彪炳擬請 特准從祀關岳
廟緣由理合恭摺會陳伏乞
皇帝陛下聖鑒訓示謹 奏

政事堂奉

批令交政事堂禮制館彙案核議具復此令

政事
堂印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十一

清海叢書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國務卿陸徵祥

河南巡按使田文烈山東巡按使蔡儒楷安徽巡
按使李兆珍湖南巡按使沈金鑑等奏請將前
明薊遼督師袁崇煥配祀關岳摺

奏爲懇將前明薊遼督師袁崇煥特准從祀關岳廟以
振士氣而勵忠貞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等恭讀
民國三年十月二十日 上令民國肇興要在經武

經傳本有禱祭唐宋亦祀武成允宜特薦馨香列諸祀
典著禮制館妥議關岳合祀典禮並稽考武成廟祀遺
規將歷代武功彪炳之名臣名將及民國開國忠烈將
士酌予從祀等因復經禮制館擬定關岳從祀二十四
人聲明進退之例及由 皇上特准予祀者不在此
限奉 批令照准在案仰見我 皇上經武教忠

之意欽佩莫名伏維緯武經文之將史不絕書卽安內
攘外之功才非罕覯而崇奉獨在關岳者良以擎天一
柱國士無雙此身繫全局安危百世猶聞風興起關岳
以後惟明薊遼督師袁崇煥爲能踵武崇煥籍隸廣東
功在明室當其錦寧告捷遼瀋宣威方謂乘勝長驅不
難尅期破敵乃禁中方譽李牧敵國已間范增三字之
奇獄俄成萬里之長城自壞英雄短氣淮陰鐘室之囚
烈士椎心白起杜郵之劍泊乎孤忠漸雪明室已墟雖
山勝朝許祀鄉賢厚加卹蔭第丹心碧血已荷史官直
筆之褒揚白叟黃童尙虛廟貌崇祠之瞻拜前禮制館
議駁興武將軍朱瑞原呈一則曰從祀以氣節爲重再
則曰袁崇煥原係文臣無庸置議 臣等以爲若言氣節
則崇煥之威名震敵氣壯山河擬之關岳如驂之靳矣
以言文臣崇煥始則巡撫遼東繼則建旄薊北始終與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三

清海叢書

兵事爲緣且卽因此爲敵國所忌卒至西市含冤猶頌
天王明聖前史具在可覆按也本年二月二十六日參
政臣梁士詒代呈同鄉京官司法部僉事張伯楨所輯
明臣袁崇煥張家玉遺書奉 批令兩賢盡瘁報國

大節懍然允宜昭示來禩等因煌煌 聖訓是袁崇

煥之大節已荷 宸衷無煩再議當此顯庸創制之

年宜宏獎節勸忠之典惟有仰懇我 皇帝陛下俯

賜依特准予祀之條將袁崇煥 特准配祀關岳以

肅明禋而彰忠藎於世道人心不無裨益 臣等更有請

者查前清推崇關侯以謚法未美及陳壽三國志不爲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三

論海叢書

侯立佳傳爲嫌清高宗純皇帝特降諭旨改正并令將

上諭刊刻蜀志本傳後以爲定論袁崇煥忠藎未彰未

始非明史本傳畧有微詞所致可否於 諭准從祀

後 明降諭旨以示褒忠之處伏候 聖裁所有

懇將明督師袁崇煥從祀關岳廟並請特予表揚緣由

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帝陛下聖鑒訓示再此摺

由 臣金鑑 主稿合併聲明謹 奏

政事堂奉

批令交政事堂禮制館彙案核議具覆此令

政事堂印

洪憲元年一月十二日

國務卿陸徵祥

耀武上將軍督理廣西軍務陸榮廷廣西巡按使

王祖同會奏粵賢袁崇煥武功彪炳擬請特准

從祀關岳廟摺

奏爲粵賢袁崇煥武功彪炳擬請特准從祀關岳廟恭

摺會陳仰祈 聖鑒事民國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欽

奉 上令著禮制館妥議關岳合祀典禮並稽考唐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古

論海叢書

宋武成廟遺規將歷代武功彪炳之名臣名將及民國

開國忠烈將士酌予從祀等因仰見 朝廷崇德報

功之至意欽仰莫名竊查前明兵部尙書太子太保督

師袁崇煥者東莞儒生八閩循吏夙諳軍略旋擢兵曹

當夙世之多艱孤忠獨抱慨邊陲之日蹙單騎出巡幸

邀特達之知獲領節鉞之寄始而營屯古戍寧前則氣

壯十三山繼而拓地邊疆遼東實收復四百里爲欲戰

先守之備完築三城建復遼滅虜之勲期諸五載遂使

胡人膽落共仰天威敵國心降永息烽火若使榆關久

鎮何難痛飲黃龍卽令息壤不渝豈但解圍白馬乃錦

寧初捷既扼權奸遼薊重臨復遭讒口都城之寇氛猝發不憚星夜提師朝右之敵間忽來竟使千秋遺恨剖肝錄在堪媿武穆精忠雪恥詩存無殊壯繆義勇論崇德報功之典勲勞卓著未應例以文臣樹頑廉懦立之風渠臬猶存允宜崇其禮祀臣等供職桂疆近鄰粵嶠緬懷前哲不盡高山仰止之忱博訪遺聞謹備

廷芻蕘之採伏乞 宸衷獨斷特准袁崇煥從祀關

岳廟表揚潛德洗數百年不白之冤崇尙武功勵四百

兆同仇之愾所有粵賢袁崇煥武功彪炳擬請從祀關

岳廟緣由理合恭摺會陳仰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政事堂奉

批令交政事堂禮制館彙案核議具復此令

政事
堂印

洪憲元年三月五日

國務卿陸徵祥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

東莞張伯楨滄海編輯

漢壽易順鼎實甫校訂

卷二 咨文

參謀本部咨覆政事堂禮制館請將前明薊遼督師袁崇煥等配祀關岳文

為咨復事前准 貴館咨行興武將軍督理浙江軍務朱瑞擬請酌增關岳廟從祀一案廣徵意見並摘錄核議呈稿等因到部查該將軍所舉自晉迄明諸人除陶侃一人於蘇峻稱逆時徘徊觀望暨晚年顧思折翼之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二

一

滄海叢書

祥史家不無遺議餘如祖述以下諸人功烈志節均足以矜式後人本部深表贊同至 貴館所論宗澤熊廷弼袁崇煥三人原係文臣毋庸置議在 貴館分別部類自具精衡然其間有應事商榷者試申言之考宗澤熊廷弼袁崇煥三人以出身言固係文臣然為留守為經畧為督師實皆身總師旅備列干城生平事業一以兵事相終始出身雖文任職實武前史具在可稽而知似不能以文臣限之讀 來咨關岳忠義凜凜昭若日星從祀之人要以氣節為重始可附享無愧等語歷覽史冊賢明忠勇之將帥求宗熊袁三人者古今豈易多

觀核以 貴館所立標準確相符合而於近世軍人服從敬事之規尤為恰當尙希主持從祀教忠之道必能多所裨益相應咨復 貴館請煩查核辦理此咨政事堂禮制館

參謀總長黎元洪

中華民國四年七月 日

附參謀本部次長唐在禮來書

子幹仁兄大鑒 前承 枉顧失迓歉甚袁督師

崇祀一案得執事苦心孤詣登高一呼山鳴谷應文字之靈功德無量 弟不過隨同畫諾何功之有猥承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二

二

滄海叢書

獎藉愧何敢當然崇拜前賢之志無日不耿耿於懷也承示擬刊袁公配祀關岳爭議錄 弟極表同情茲飭承將本部原稿另鈔一份即希查照鄂創為幸專此佈復敬請

台安

愚弟 唐在禮謹復 七月二十七日

步軍統領衙門咨覆政事堂禮制館請將前明薊遼督師袁崇煥等配祀關岳文

步軍統領衙門為咨覆事案准 貴館咨開准政事堂交與武將軍督理浙江軍務朱瑞擬請加隆關岳祀典

並酌增從祀一呈奉 大總統批令交政事堂禮制

館核議具覆等因鈔交到館遵經核議其酌增從祀一項擬由館咨行各部院暨各省文武長官廣徵意見各舉所知俟覆到再行彙議呈核呈奉 大總統批令

呈悉准如所擬辦理即由該館轉行該將軍查照並通行遵照此批等因相應摘錄原呈咨行查照詳審見覆

等因咨行到署並錄送核議原呈一件准此具見 貴

館虛懷下問慎重祀典之意伏查館議原定從祀二十

四人事實略分五科有建功於開創之初者則張飛趙

雲王濬韓擒虎賀若弼李靖尉遲敬德曹彬徐達常遇

袁督師祀祀閣岳議案卷一

三

滄海叢書

春馮勝藍玉十二人是也有著績於中興之世者則謝

玄郭子儀李光弼韓世忠劉錡五人是也有開疆拓土

宣威域外者則蘇定方旭烈兀郭侃三人是也有保障

巖疆拒異族之猾夏者則狄青戚繼光二人是也有疾

風勁草貞大節於歲寒者則王彥章周遇吉二人是也

至於微言大義所存則必其道濟生民非徒爲戰功之

赫濯尤必其道德純正非徒侈武力之發皇從祀人數

雖寡已足俟百世而無惑矣顧 朝宗之見則猶有歉然

未當於心者請得觀縷言之古者文武非有分途漢世

一朝猶存斯義三國而後始分左右兩班唐宋以降益

存畛域於是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冑者不復識

簡編而經邦撥亂判若兩歧出將入相遂成異數文武

始分矣今者民國肇興方當漸除舊習行軍國民之新

制使執干戈衛社稷者悉出於庠序橫經之彥尤不當

存此成見示限制而致隔閡况原議定名一條力闢前

代命名武廟之非而以止論韜略不事經書爲今不如

古之證崇論宏議足爲百代楷模顧何以於朱將軍議

增之宗澤熊廷弼袁崇煥三人乃因其文臣而屏之乎

即如所言則朱議之祖逖陶侃劉仁軌裴行儉獨非起

家文吏身都將相者乎又何以奪彼而與此也且原定

袁督師祀祀閣岳議案卷一

四

滄海叢書

二十四人中如晉之王濬謝玄其初亦世族名流並未

躬爲右職舉此爲衡尤未免自紊其例故 朝宗以爲文

武分途之見不可不首予化除而從祀先賢尤當合兩

戒爲一治其有關於教育行政學術風俗者裨益尤非

淺渺非徒釐正祀典而已此其當商榷者一也伏讀原

議說明書第三條所稱設爲四例以爲進退而有功德

顯著別有廟祀如諸葛亮王守仁之類不錄一語竊以

爲未當綜論武鄉一生實終關張未竟之志而兼能匡

救其失以區區一州之衆鼎峙於兩大之間南征北伐

常綽綽有餘裕吳固蟄伏而不敢生心魏尤逡遁而弗

敢與較使天假之年何遽不能奏混一之功與李曹徐常等比烈儒林景慕里巷謳謠莫不推爲兵謀之祖曾無間言實至名歸殆非偶然若夫陽明以欲然一書生而用兵如神戰無不克俾方隅之士不敢復議儒者之無實用清代曾胡左李諸賢實私淑其流風餘韻文武分途久矣合之者以文成爲星宿此眞能造時世之英雄此而不預從祀豈徒貽誚遺賢卽以原議不錄文臣之例衡之漢世以將軍開府爲文臣顯秩而武鄉實身居是職忠武之謚贈自當代明制非武臣不封爵而新建之封錫之及身是當時固未嘗目以文臣至如別有

廟祀則兩賢專祠馨香久替雖從祀孔廟然僅班隨於高密金谿之列實未能盡其生平故非配祀關岳不足以昭儒學之恢宏而貽軍人以矜式且以一人之身而從祀徧及兩廟不尤足發揚先烈增光史冊也乎此其當商榷者又一也若夫朱將軍所未議及而朝宗竊謂當增祀者尙有數人焉晉之統一區夏克奏平吳之功者雖由王濬實發自羊祜濬且由祜表薦故吳平之日武帝追思流涕至有策告祜廟之舉弔民伐罪成功不居不戰屈人始謂大武不必俟兵下益州勝負已決今濬從祀而祜不與誠爲闕憾此當從祀者一宋武帝蕩

平關洛稍足雪晉懷愍之恥元勛盛績實推王鎮惡一人若非霸府猜疑田子專戮使得盡用其才赫連何至猖獗卽後來南北分疆亦不至有元嘉之敗此當從祀者二開元武功之盛不遜貞觀永徽而西北萬里勁兵重鎮悉握之王忠嗣之手兵力及於今之俄羅斯爲元代開邊之祖貽甲殲弓以示不用史稱其深謀遠識忠賢爲近世將帥所未有汾陽臨淮皆出麾下卒能殄滅安史坐致中興此當從祀者三雲南天末自古未入版圖傅穎公友德首伸撻伐之威沐黔國英世篤忠貞之節用能六詔要荒從此成文明上國衡其建樹豈在徐

常馮藍之下此當從祀者四唐後交趾淪爲異域諸酋竊據逾五百年張英公輔以六月之戎車雪三朝之深恥其後隨時戡亂乃至五蒞窮邊使能永鎮南荒何至珠崖再棄卽後來法人蠶食鯨吞亦何至奄南北圻盡爲所有此當從祀者五明末勞臣當以盧忠烈象昇爲稱首其死事似壯繆其受掣類忠武雖復出身文吏而馳驅戎馬者十餘年殆靡日不身親行陣使非嗣昌起譖朋謀構害何至空脊白刃殞身疆場明祚存亡遂決於此以視周忠武之關門拒守大小實不相侔此當從祀者六也他如晉之馬隆宋之柳元景梁之韋叡唐之

薛仁貴王孝傑均能於開拓史中獨放異彩其人品亦多可取不僅以武勇見長是又足備論列者也仁貴正史有傳允合四例功不在蘇定方下嘗與劉仁軌同鎮平壤撫孤存老褒崇節義能使高麗士衆欣然忘亡原議謂其事軼村坊蹟備裨野未免近誣矣有功於民則祀故必徵公論於輿評崇德必先報功乃克振久衰之士氣聽鼓聲而思將帥庶無貽馮唐不論之譏潔蘋藻以薦明禋倘能爾李廣不侯之憾相應咨覆 貴館查照彙核可也此咨

政事堂禮制館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七

滄海叢書

步軍統領江朝宗

中華民國四年八月 日

附步軍統領江朝宗來書

篁溪先生史席 頃讀 手示並袁督師遺集各

件感佩無似 敝署咨覆禮制館文稿茲鈔錄一份送

上敬求 教政即希鑒察爲荷此頌

答祺

江朝宗謹啟 八月五日

江西巡按使戚揚咨覆政事堂禮制館請將前明

勦遼督師袁崇煥等配祀關岳文

江西巡按使公署爲咨覆事准 貴館咨開案准政事

堂交與武將軍督理浙江軍務朱瑞擬請加隆關岳祀典並酌增從祀一呈奉 大總統批令交政事堂禮制館核議具復等因抄交到館遵經逐條核議其酌增從祀一項擬由館咨行各部院暨各省文武長官廣徵意見各舉所知俟復到再行彙議呈核呈奉 大總統批令呈悉准如所擬辦理即由該館轉行該將軍查照並通行遵照此批等因奉此查本館原擬關岳廟兩序從祀自蜀漢張飛至明周遇吉共二十四人具載關岳合祀典禮業于呈准後刊登公報公布在案今朱將軍請酌增從祀自晉祖逖至明鄭成功又十四人內除宗澤熊廷弼袁崇煥三人原係文臣毋庸置議之外其餘二十一人合之本館原擬從祀諸位若者克配明禋若者尙有遺議此外更有何人可備論列均須博考事實詳加討論況以關岳之忠義凜凜昭若日星從祀之人要以氣節爲重始可附享無愧是尤不得不守史家謹嚴之例以爲後人觀感之資尊古信今期于百世聞風而起知人論世願如三代直道而行除分行外相應抄錄原呈咨行查照希即詳審見復以憑彙核可也等因准此竊維行在孝經惟忠與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是故生則勛業著于旗常死則馨香供以俎豆矧關岳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八

滄海叢書

之有從祀非僅崇德報功之典並爲勸民勵世之資要必探討詳覈甄擇謹嚴方足以表一代之干城而示千秋之矩矱查 貴館所擬從祀體例定爲四條一曰忠武可風二曰史傳有徵三曰通于流俗四曰身爲將帥而皆以蜀漢迄明爲限原咨又云從祀之人要以氣節爲重又云慎益加慎寧闕毋濫等語既已樹之標準豈宜妄立異同惟細繹四例之意其通于流俗一條係與史傳有徵一條互相補救有史傳有徵而不通于流俗者有通于流俗而史傳無徵者若求二者兼之實不易得寧可史傳有徵而流俗未通不可通于流俗而史傳無徵故旭烈兀郭侃亦有取焉此不得不量爲變通者也其身爲將帥一條當專對偏裨將佐而言本非有區別文武之意蓋歷朝將帥不限定以武臣任之苟爲將帥則文臣亦何嘗不可入選今 貴館議駁朱將軍呈文以宗澤熊延弼袁崇煥三人原係文臣不肯置議似與原定體例之意未盡相符攷原擬之二十四人中如王濬李靖等亦係文臣既已開端于先自可踵行于後此又不得不量爲變通者也至于偏裨將佐例不得舉其文臣雖身爲將帥而曾從祀文廟者亦不得舉自係灼無疑議茲事體大未敢輕忽仍惟有根據四例及原

咨大旨將原擬及朱將軍請增從祀諸位若者克配明禋若者尙有遺議均分別次第各加案語此外更有可備論列者亦酌舉一二以貢所知統具說帖一通附文咨復相應咨請 貴館查照俯賜彙核此咨

政事堂禮制館

計附陳說帖一扣

江西巡按使戚 揚

中華民國四年七月 日

附說帖

江西巡按使公署咨復關岳從祀一案附陳意見繕具

說帖謹請彙核

案原擬從祀凡二十四人惟藍玉頗不滿人意攷史稱玉數總大軍多立功捕魚兒海之捷太祖比之衛青李靖乃竟恃功驕蹇不令其終雖謀變獄辭或出于當時鍛鍊然苟能稍自斂抑亦何至犯太祖之雄猜軍人最忌驕蹇正當引以爲戒豈可復使之則效哉馮勝亦與玉同時賜死然當時不過以細故失帝意死不以罪論者冤之或謂尉遲敬德頗有遺議惟是時天下紛紛唐業未就雖曾事劉武周北胡南越情有可原厥後奪稍救主解衣投地千載下猶凜凜有生氣其射殺元吉或

不免爲世詬病然管蔡不咸周公誅之齊桓殺于糾管仲事之古人且然亦何害于敬德且其事蹟婦孺皆知尤合于通俗之例故以爲可議者僅藍玉而已

朱將軍請增從祀凡一十四人依照原次論列如左

祖述陶侃 案二公當中原板蕩胡羯縱橫皆能發

憤圖強銳意恢復可謂救時之豪傑矣自典午渡江國

勢漸蹙二公既死而時局益不可爲其關繫晉室顧不

重耶或以爲史稱侃嘗夢生八翼上至天門第九重折

翼而墜後督八州有覬覦之志每思及前夢而止似侃

包藏鬼域不得爲忠然細玩此語近于小說家言未足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十二

滄海叢書

據爲典要且出于意思夢幻尤覺無稽卽侃真有此心

必不肯舉以告人人亦烏得而知之趙甌北劄記辨之

詳矣論者又謂蘇峻之亂溫嶠邀侃同赴國難疑而未

許及攻峻不利食盡復欲西歸遂指爲臣節未純不知

蘇峻之亂庾亮實激成之當侃之討峻也戎服登舟方

洒泣誓衆及至潯陽見亮反對之嘻笑其不滿意于亮

可知然侃據形勢之地兵精衆附使果觀望持兩端斷

非嶠一紙書所能招致且其時侃子瞻方與峻力戰死

一門忠孝出于至誠何待嶠約之說之至再至三耶至

稱嶠軍乏食貸于侃侃怒復欲西歸揆之當日情事尤

覺不合侃與嶠共圍石頭諸軍并集破賊在旦夕何致

因靳糧細故遽棄而旋師況是時嶠督江州侃督荊州

嶠軍饋餉較侃軍尤便卽偶爾匱乏亦何致怒不肯與

此無異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殆未得謂之信史

竊謂侃當時意氣用事容或有之然卒能破除畛域克

成大功至于晚年猶深懼盈滿自愧婆娑縱有微瑕何

傷盛德知此可與論侃矣

韋孝寬 案孝寬玉壁之役以善守悲死齊神武最

爲赫赫厥後汾北之役爲齊將斛律光所敗失地數百

里旣不能勝又造作蜚語致光冤死似不得謂之英雄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十三

滄海叢書

劉仁軌裴行儉

案二公生于同時而仁軌武功實

遜行儉似不足錄若行儉埽盪突厥築城安西文武兼

資足與蘇定方媲美不愧名將

李晟

案朱泚之亂不滅于安史當時破賊收京

晟功第一亦不減于李郭露布數語能令德宗泣下可

謂忠矣武矣同時渾瑊馬燧雖與之齊名皆可以晟括

之其子愬平淮蔡功雖高亦可以晟括之

周德威

案德威與王彥章俱五代人也欲論德威先

論彥章彥章忠勇大類關壯繆故歐史特勅死節傳

以表彰之惟壯繆所事者堂堂漢胄之劉先主彼所事

者則兇殘無賴之朱三耳倘以壯繆遇此當不止以曹操視之豈肯以身相殉故論其氣節雖與壯繆略同而論其學識究與壯繆有別歐史之有取于王彥章者亦憐彼生非其時而能食人之祿死人之事也然五代時天下分裂國無統系其所謂忠者皆不過激發于一家一姓而然並非有國家思想必欲于此中取一人以爲矜式則王彥章一夔已足彼德威雖爲後唐名將然如德威之比者當時尙有其人況他史更汗牛充棟美不勝收乎

吳玠吳玠

案二公保守一隅與金人相持十餘年

資治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三

滄海叢書

功亦不小然既有岳忠武在上韓世忠劉錡在旁亦足以爲領袖矣如二吳者當從割愛之例二種二趙亦然

孟珙

案珙會元伐金與蜀和吳玠魏同然蜀不能

滅魏而宋卒能滅金此中亦有天焉宋自二聖北行國家奇辱莫與倫比得珙爲之後勁發憤而一洒之克成忠武未竟之志可謂後先輝映矣或以爲宋挾方輿之元以摧垂斃之金故其成功較易或以爲自珙會元滅金宋卽由此而亡皆苛論也昔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褒之以經證史則珙自無得而間然矣

鄭成功

案成功當魯王在澎湖島時曾月饋餉銀

遇節上表不可謂其無心于明室然後漸疏慢不如其初及倭德北伐又遇敵卽潰窮無復之始出死力以爭海外之一島而于君國大計終屬無裨論其支持危局之功尙不如瞿式耜似乎未能濫廁且鄭雖爲明人而已入清朝接之斷代之例亦有未合

宗澤熊廷弼袁崇煥

案三公雖皆文臣然亦皆身

爲將帥按之原定體例尙無不合但岳忠武初爲澤所識拔曾隸麾幢似未便屈之下座熊廷弼雖守遼有功然亦瑕瑜互見惟崇煥爲明末一大關鍵其死守寧遠

資治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四

滄海叢書

使清兵不能越雷池一步運籌決勝迭著奇功故史稱明之議戰議守自崇煥始後爲奸邪所中磔死東市而大局遂不可支故論者謂明室之亡亦自殺崇煥始史冊具在可攷而知在當時所最貽人口實者全在殺毛文龍與議和二事然前後爲之訟冤者已無慮數十人有如漆室燃燈洞燭幽隱今當五族共和前嫌消釋九原之下可以不朽卽百世而後可以論定矣論列既畢並附管見如左

唐擬增薛仁貴

案仁貴事蹟里諺盲詞流傳殆徧

最合于通俗之例史稱突厥見仁貴下馬羅拜不啻回

紇之于郭令公也唐書本傳與蘇定方同卷尤可見二公實相伯仲

宋擬增楊業張世傑 案楊業雖爲北漢降將而卒

能歸心藝祖亦不失爲棄暗投明其邊功最偉其死事亦最烈至今人人皆能說楊令公載道口碑不讓薛仁貴也張世傑間關海島以身殉國與文天祥陸秀夫同爲三忠獨世傑以武臣不能從祀文廟今以之增配關岳庶無遺憾亦無愧色

明擬增湯和于謙盧象昇 案和之戰功與藍玉馮

勝相埒而獨能知止不殆以壽考終人以其奮不顧身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主

滄海叢書

爲忠而不知其明哲保身忠更大也比之藍馮似尤過之謙以文臣而握兵柄亦不悖于身爲將帥之例土本之變奮力疆場卒使英宗復辟轉危爲安功莫大焉其後亦以冤死古今同慨論者數歷代功臣輒以三少保並稱今岳少保已褒然居首戚少保亦得分俎豆之馨香豈宜獨於于少保而遺之至盧象昇之生死則尤明室所視爲存亡與袁崇煥無以異也攷象昇在邊籌兵興屯胡騎遠道其平日純任至誠三賜上方劍未嘗戮一偏裨尤得大將之體然卒爲小人齟齬麻衣草履爲國捐軀乃至暴尸數十日不得殮其冤痛不減岳武穆

自象昇死朝命洪承疇總督薊遼軍務而明邊遂亡厥後南都被象昇一門先後死難者百有餘人其義烈尤爲古今罕觀云

以上于原擬從祀二十四人中以爲尙有遺議者惟藍玉一人于朱將軍請增從祀一十四人中以爲克配明禮者得祖述陶侃裴行儉李晟孟珙袁崇煥凡六人此外以爲可備論列者得薛仁貴楊業張世傑湯和于謙盧象昇凡六人因爲說帖如右

附江西巡按使戚揚來書

滄海先生鑒 逕覆者頃接 惠書並袁督師配祀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共

滄海叢書

關岳爭議錄一本讀悉茲將 署咨稿及說明書全錄一份寄請 察收泐此順頌

公綏 戚 揚啟 八月五日

江蘇巡按使齊耀琳咨覆政事堂禮制館請將前明薊遼督師袁崇煥等配祀關岳文

江蘇巡按使公署爲咨復事案准 貴館咨開准政事堂交與武將軍云云並通行遵照此批等因並粘抄一紙咨到本使准此此次徵集意見以酌增從祀一項爲範圍查 貴館原呈關岳合祀典禮說明書內第二項歷引三代以前文武兼備用無不宜關岳本非全是武

人壯繆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忠武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二公當時並有國士之目今第名之曰武廟殊不足盡其爲人況孔子廟已不名爲文廟則關岳合祀自應直稱關岳廟又第三項關岳廟從祀不設定額必取其與關岳相伯仲者寧嚴毋濫設四例爲進退一忠武可風二史傳有徵三通於流俗四身爲將帥其功德顯著別有廟祀者不錄文臣死事守土就義者不錄人所詬病史有惡聲者不錄蹟備神野事軼村坊者不錄事費數典人待論定者不錄位秉鈞衡名居神貳者不錄自蜀漢下迄元明先列二十有四

人至前清暨民國忠武諸將士以非一時所易論定擬暫從闕各等語於時朱將軍有請酌增從祀之議貴館又以宗澤熊廷弼袁崇煥三人原係文臣毋庸置議此外更有何人可備論列均須廣徵意見詳加討論仰見貴館虛懷淵識適言必察之至意欽佩莫名本使愚瞽奚足以參稽大典但考之歷史證之輿論有與原說明書相出入而亟待討論者查關岳既非純是武人廟且不稱爲武而獨於從祀諸人有文臣之限制此爲最有關繫之標準問題此問題不解決恐後此議禮紛如徒滋口實查此次關岳祀典既悉援孔廟爲先例而

略示區別則從祀一層又何不可援從祀孔廟爲先例而量爲進退乎貴館說明書所舉四例曰忠武可風曰史傳有徵曰通於流俗允矣當矣曰身爲將帥則似與從祀孔廟者未免懸殊孔子至聖身爲司冠而從祀諸賢並不限以名位之階級陋巷布衣德行居然首列何況其他卽歷朝進退羣賢雖或間持意氣要其標準在道德而不在名位今貴館方力辨關岳之非武核議朱將軍文並有不宜仍存文武畛域之見等語而四例中獨標舉身爲將帥下又反證之曰位秉鈞衡名居神貳者不錄而孔子廟廷獨歷來未有此限制要知此

項標準當純取道德爲進退而又徵之史傳通於流俗卽暢然意滿而不必再有文武階級之鈐束轉示天下以不公如曰位秉鈞衡名居神貳卽置之不錄豈武人一爲文臣或未至將帥於忠武之風尙可留以有待又何以爲文武兼資與身爲神貳者勸耶况吾國官制雖代有不同然官與職未實行分離卽文與武亦無從畛域都督兼領州牧丞相再表出師前清督撫節制提鎮文臣或督辦軍務其表見多在武事而職位猶然文秩雖欲區別安得而區別之此根本上亟待討論者一孔廟從祀既代有增益然於本朝之耆儒碩彥亦尙無年

代之限制不必違徵宋明也有清如陸隴其湯斌輩均獲從祀何獨關岳廟轉謂非一時所能論定查前朝從祀鄉賢有須身後滿若干年及子孫現無身列卿貳者方為合格蓋於崇祀之中寓謹嚴之意今關岳從祀何妨即援此意身後歷若干年方准附祀如此庶不至將前清二百六十年間忠武可風者盡行湮沒而事久論定仍足以抑標榜門戶之風且四例中既有通於流俗之規定則惟民間耳目較切近者報以明禋方足洽衆人之心理就蘇言蘇除關岳為婦孺咸知者外惟明末江陰典史閻應元守城八十餘日卒以身殉邑人祀之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二

二九

滄海叢書

比於張睢陽不謂之忠武可風不得也然其職則典史其位尚不及裨貳而英靈照耀真足以頡頏關岳而無慚此外蘇省所崇祀均於關岳者尚有前明于忠肅謙論忠肅之殺身含冤與岳忠武莫須有三字獄相同然亦非身為將帥者故非將前一項根本上解決則狹義之討論恐未能犁然盡當於人心而徒滋支節至於從祀究應若干人則原說明書本有不設定額之語則一如孔廟之陸續增加由內而部院外而文武長官隨時呈請付議如果從祀關岳之人為數遠軼孔廟則愈足彰吾國歷史之光而增干城腹心之氣至原說明書又

謂功德顯著別有廟祀者不錄但廟祀之盛即無過於關岳既曰必取其人與關岳相伯仲而又限制其別有廟祀安有忠武可風而民間尚馨香闕寂者且何以解通於流俗耶此枝葉上亟宜討論者又一竊謂此項從祀所宜嚴定者在道德而不在文武之階級就管見所及以為忠武可風須略有界說一具有韜略而見諸事實者一力衛疆土見危授命非倉猝捐軀者如此則與褒揚條例內之忠義行為亦似有別區區之見應否請轉行各省文武長官一并討論再行彙呈之處伏乞督照施行此咨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二

三

滄海叢書

政事堂禮制館

江蘇巡按使齊耀琳

中華民國四年八月 日

附江蘇巡按使齊耀琳來書

滄海先生大鑒 逕復者頃接 手教敬悉一一袁

督師才畧功勛卓越千古配祀關岳至為允當得

公提倡足彰公道 敝處咨覆禮制館原文陳義稍多

不僅為督師着筆茲承雅命用特錄塵就正有道非

敢言附驥也專復敬請

台安

齊耀琳啟 八月三十一日

奉天巡按使張元奇咨覆政事堂禮制館請將前

明勸遵督師袁崇煥等配祀關岳文

爲咨覆事案准 貴館咨開案准政事堂交與武將軍督理浙江軍務朱瑞擬請加隆關岳祀典并酌增從祀一呈奉 大總統批令交政事堂禮制館核議具覆等因抄交到館遵經逐條核議其酌增從祀一項擬由館咨行各部院暨各省文武長官廣徵意見各舉所知俟覆到再行彙議呈核呈奉 大總統批令呈悉准如所擬辦理卽由該館轉行該將軍查照并通行遵照此批等因奉此查本館原擬關岳廟兩序自蜀漢張飛

至明周遇吉共二十四人具載關岳合祀典禮業于呈准後刊登公報公布在案今朱將軍請酌增從祀自晉祖逖至明鄭成功又十四人內除宗澤熊廷弼袁崇煥三人原係文臣毋庸置議之外其餘十一人合之本館原擬從祀諸位若者克配明禋若者尙有遺議此外更有何人可備論列均須博考事實詳加討論況以關岳之忠義凜凜昭若日星從祀之人要以氣節爲重始可附享無愧是尤不得不守史家謹嚴之例以爲後人觀感之資尊古信今期于百世聞風而起知人論世願如三代直道而行除分行外相應摘錄原呈咨行貴巡按

使查照希卽詳審見覆以憑彙核可也增粘抄等因准此茲事體大誠非上下古今未易參與末議惟仰承

大咨不敢違異亦不敢苟同詳讀前後議案以愚見所及似尙有未盡合者請爲分別言之中國歷史文武原分兩事如尙書稱乃武乃文是已文事始于黃帝時蒼頡世謂蒼頡造字以其爲文字之祖間有祀者及孔子而刪定六經師表人倫故沿漢以下祀孔日盛至尊稱爲文廟今雖定議改文廟爲孔廟究其本義故在文教也武事亦始于黃帝時世謂蚩尤造兵秦祀八神其三曰兵主祠蚩尤周禮祀表貉舊說其神爲蚩尤明時猶以山川帝王孔子旗幟并列中祀旗幟卽蚩尤王制毛詩所言禘祭蓋爲出師而祭以祈禳凶祥其事畧與祀蚩尤同蓋皆祠兵也後世乃因緣祠兵而并祠用兵之人蓋始于唐上元元年追封周太公望爲武成王推重其六韜兵法立武成王廟比孔子稱文宣王宋元承襲明太祖毅然罷之其時則關岳二廟之祀已浸盛前清益重祀關不言武成而直言武廟與文廟相并今雖定議不稱武廟究其本義原在武功此陸海軍部原呈開宗明義卽言時方多難宜右武以崇忠也然則從祀關岳故當持此以爲通義矣古之爲將者太上全師其次

全節岳公用兵未嘗挫敗忠而遇讒師節兩全毫無可議者關公始終事劉不爲曹氏所動其大節凜然無可議荊州之役疎于防吳軍敗死綏亦有足尙顧自荊州破喪後諸葛忠武隆中對所稱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衆以向宛洛其計遂無所施乃僅得由益州出秦川以問中原終蜀漢之世卒做于此例以偵軍不可言勇關公有遺憾矣但其忠義之氣自隋代立廟深入于人心者已數千年有合于原案說明書所稱通于流俗者故祀之以受一般社會心理之信仰此其得也說明書云蹟備稗野事軼村坊者如薛仁貴楊業之類不錄考薛楊

爲唐宋名將唐太宗稱薛以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以及將軍三箭定天山之謠詳見唐書列傳楊之爲將號稱無敵陳家谷之役爲潘美王侁等所陷仗節就義宋太宗詔書哀之有誠堅金石氣激風雲獨以孤軍陷于沙漠勁果森厲有死不回等語詳具于宋史列傳是皆史傳有徵者若僅以蹟備稗野置之豈以其嘗見演于劇臺而少之耶若然則關岳二公又何嘗不屢登劇場此其未盡合者一也說明書云事費數典人待論定者如檀道濟王猛之類不錄夫王猛乃苻氏治國之謀臣非將兵者當然不錄檀道濟爲劉宋名將南史宋書載

之甚詳當文帝廢疾時義康矯詔收殺之史以其事直同于宋高宗之殺岳飛處君王疑忌之下有死無貳論已定矣若以事費數典而遂置之然則苟無典可數又何從而闡發其忠義乎此其未盡合者二也說明書云文臣死事守土就義者如稽紹顏杲卿之類不錄夫文臣守土死事就義苟無戰功錄不勝錄但雖係文臣守土而積有戰勞因而死事就義者亟當分別錄祀以勸忠烈概不置議亦殊不備此其未盡合者三也原案所錄從祀者分東西兩序東序張飛王濬韓擒虎李靖蘇定方郭子儀曹彬韓世忠旭烈兀徐達馮勝戚繼光西序趙雲謝玄賀若弼尉遲敬德李光弼王彥章狄青劉綽郭侃常遇春藍玉周遇吉共二十四人然如晉時王濬功在平吳推原伐吳之策實出自羊祜同時杜預王渾名位尙在濬上論讓德則預尤非渾濬所及又如明太祖功臣自以徐中山爲首若馮勝常遇春藍玉諸人其與李文忠湯和鄭愈沐英等無甚軒輊皆或祀或不祀未免偏舉此其未盡合者四也此次朱將軍所議增祀十四人 貴館議以宗澤熊廷弼袁崇煥皆文臣應毋庸議夫宗澤爲宋時副元帥留守汴京熊袁爲明時督師經畧皆以文臣將兵卽有合乎原案所定四例中

之身爲將帥者亦不應置而不錄然則朱將軍議增之人蓋不在宗熊袁三人要在陶侃吳玠爲可議耳侃于蘇峻之亂懷康亮私憾不急國難溫嶠屢說之始允誓師旋以嶠軍乏食盡貸于侃侃怒欲西歸復經嶠動以大義始得和師以濟晉書稱其擁兵上流潛有窺窬之志玠晚年多嗜欲又玠初隸統制曲端部下違端節制致有彭原之敗端爲論劾之玠竟以此傾殺曲端二人大節不可謂完矣由此觀之原案及朱將軍增祀案不無過畧亦有可議自蜀漢以來卽予以嚴格之錄舉亦應請爲推廣數例庶臻完備一雖係文臣而治國之事

不如其武功之著者一雖係守土而戰功卓著死事甚烈者皆應從祀又查原定從祀案似尙囿于朝代正閏之說故于魏吳以及北朝諸敵國概與從畧亦非大同之義今請并錄蜀漢迄明凡在吾中土立國其有將士各爲其主合乎忠勇可風之原例者慎予著錄除原定二十四人朱將軍增十四人擬去陶侃吳玠錄祖述韋孝寬劉仁軌裴行儉李晟周德威宗澤吳璘孟珙熊廷弼袁崇煥鄭成功等十二人外應請增祀周瑜以下至明季李定國止爲三十七人各爲摘錄事略附以評論并敘具官爵姓名其有諡者加具諡號以爲書列本主

之張本而使入斯廟者觀其名位以知其爲人憬然有所奮興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也方今環球競爭一日千里非獎進武勇無以樹強國之旌旗非激勸忠義無以厚愛國之魄力禮重廟享而道在闡幽例雖謹嚴而事求詳慎所有准咨覆議關岳從祀諸人分別駁增各緣由相應繕具名單事略一併咨覆 貴館用資採擇彙案核議施行此咨
政事堂禮制館

奉天巡按使張元奇

中華民國四年八月 日

附奉天巡按使張元奇來書

子幹仁兄大人足下 奉書知前櫛已達慰甚袁督師從祀關岳案禮制館以其爲文臣置而不議弟處所主張則謂文臣治兵功在當世殆所謂儒將之雄者允宜從祀茲將咨稿鈔寄查閱彙刊告成幸賜先觀專覆卽請

台安

弟張元奇拜啟 八月十七日

江西昌武將軍李純咨覆政事堂禮制館請將前

明薊遼督師袁崇煥等配祀關岳文

爲咨復事案准 貴館咨開案准政事堂交與武將軍

督理浙江軍務朱瑞擬請加隆關岳廟祀典酌增從祀一呈奉 大總統批令交政事堂禮制館核議具覆等因鈔交到館遵經逐條核議其酌增從祀一項擬由館咨行各部院暨各省文武長官廣徵意見各舉所知俟復到再行彙議呈核呈奉 大總統批令呈悉准

如所擬辦理即由該館轉行該將軍查照並通行遵照此批等因奉此查本館原擬關岳廟兩序從祀自蜀漢張飛至明周遇吉共二十四人具載關岳合祀典禮業於呈准後刊登公報公布在案今朱將軍請酌增從祀自晉祖逖至明鄭成功又十四人內除宗澤熊延弼袁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毛

滄海叢書

崇煥三人原係文臣毋庸置議之外其餘十一人合之本館原擬從祀諸位若者克配明禋若者尚有遺議此外更有何人可備論列均須博考事實詳加討論況以關岳之忠義凜凜昭若日星從祀之人要以氣節爲重始可附享無愧是尤不得不守史家謹嚴之例以爲後人觀感之資尊古信今期於百世聞風而起知人論世願如三代直道而行除分行外相應摘錄原呈咨行查照希即詳審見復以憑彙核可也等因暨粘抄一件准此竊查 貴館原擬從祀二十四人除藍玉家奴伏甲晚節不謹專恣更甚於淮陰跋扈幾同於宣武史稱其

動止傲慢無人臣禮似宜再付討論外其自蜀漢張飛趙雲以下二十三人或勛業冠於一時或氣節高於千古允足上配明禋同扶正氣具見 貴館蒐討該博采選謹嚴曷勝欽佩至朱將軍擬請增祀之十四人自晉祖逖陶侃暨明熊延弼袁崇煥等或則綏靖中原或則宣威絕域揭孤忠於異代表遺恨於當年以之加入祀典並無愧色惟鄭成功流離海上百折不撓論其節概亦無軒輊第當時稱制台灣綿延三世擬以張安遜遠戴晉室何止開藩姬諸陸君實退保厓山居然傳祚似與其他配享諸人身分微有異同應請彙入議案以待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二

天

滄海叢書

論定 純 少長兵間未嘗學問初何敢尙論古人然每當治軍餘閒亦嘗涉獵史傳間遇忠臣烈士輒爲之激昂慷慨傾倒崇拜而不自覺茲既辱承明問爰就管蠡之見一商榷之嘗攷馬端臨有言曰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三代盛時文武原無分途降而至於秦漢其典一州掌一郡者莫不身膺疆寄手綰軍符是以刺史有州帥之稱太守有郡將之號由唐而宋暨於元明其總帥于專閫外者亦復不拘文武隨宜措置或以文資而兼武功或以武闕而兼文德孰彼

孰此途轍胥融如必嚴涇渭之別溝分界畫但執其進身之始階卽據爲配享之定論以茲制限轉啟紛爭卽如謝玄曹彬諸人並屬文臣若以嚴格繩之已覺微有牴牾謹案 貴館所設四例一忠武可風二史傳有徵三通於流俗四身爲將帥又曰從祀之人氣節爲上武畧次之閔通允愜名論不刊應請豁除文武畧域但身爲將帥其氣節足以厲俗武略足以寵世而又功德不衰聲施尤著者一例得與配享之列庶幾祀典旣不懼於濫邀而公論亦不廢於畸重以隆粹靈而激頑懦於軍事人心兩有裨益如蒙采及葑菲不以鄙見爲迂尙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三

滄海叢書

有擬請增入從祀者除杜預文天祥陸秀夫王守仁諸人已列孔廟配享不再置議外凡得關平岳雲等十一人或取氣節或崇武畧謹於另單開具意見仰祈併歸彙案核議是否有當相應咨請 貴館查照辦理此咨政事堂禮制館

附說明意見書一扣

昌武將軍督理江西軍務李純

茲將擬請增祀諸人繕具說明意見書送請查核

關平岳雲 謹案平雲爲關岳二公哲嗣一門忠孝

爲國捐軀擬請援孔廟伯魚子思之例增入從祀以慰

靈爽

張巡許遠 謹按巡遠捍衛江淮阻賊南下唐室因而再造得以不亡至其困守孤城隨機應敵卒以糧盡援絕駢首俱殉大節凜然至今論者猶有生氣

李抱眞 謹按抱眞以大義激發王武俊使知有九葉天子仰天誓心共破朱滔其造壁時委軍事於司馬盧元卿曰吾此行係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恥亦惟子卽以數騎馳入較之汾陽單騎見虜未遑多讓擬請增入從祀爲忘身殉國者勸至於簡丁習戰得卒二萬不虞於官而府庫實比三年昭義遂成雄鎮其武畧亦有足稱者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三

滄海叢書

李愬 謹按愬戡子其雪夜入蔡州擒積年稽誅之悍寇如圖豚豕較之狄武襄元夜度崑崙關尤有難者或謂李光顏敢戰屢勝賊畏憚之盡其精銳屯洄曲以抗光顏愬始得行其乘虛直抵之策不知光顏之用力正不如愬之能用謀也其智略已不可及矣至於謹節明分使蔡人知有朝廷則器宇深沉尤爲武將所難能曹瑋 謹按瑋彬子其禦西夏制吐番俱能先機逆料如燭照數計當宋之時岳公力能復中原抵黃龍而秦檜忌之瑋力能擒德明復河西而丁謂沮之遂使功

俱不就惜哉然史稱其用兵如神臨邊四十年未嘗失利當世推爲眞名將其武畧蓋可知矣

虞允文 謹按允文采石一戰倉猝視師金亮凶鋒于焉頓挫諸謝立泐水所關尤巨以一書生驟當強敵而鎮靜不撓觀其臨陣部署有逾宿將其武畧固已足稱然非忠義奮發亦烏足以及此

張世傑 謹按世傑間關孤島積苦兵間明知宋祚不延而九死靡悔與文陸二公並稱三忠今文陸均從祀孔廟世傑獨以武臣不與應請增入從祀以彰氣節史可法 謹按可法督師揚州上事暗君下撫驕帥

可謂艱苦備嘗者矣然猶決策北行進次清江置屯開封爲經畧中原之計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卒至國亡身殉史稱爲文信國後身論其氣節亦後先同符矣

張名振 謹按名振與弟名揚並事魯王母范氏及閨門二十四人均死其難嗣隨魯王寄居鄭成功所號召舊旅力圖恢復凡三入長江望祭孝陵再攻舟山哭奠其母直至寢疾不起猶連呼先帝而逝遺囑以所部歸張煌言煌言世所稱蒼水先生者也鞠躬盡瘁一息不懈背涅赤心報國四字精忠勁節允足與武穆濟美

矣

昌武將軍督理江西軍務李純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 日

附江西昌武將軍李純來書

滄海先生大鑒 迭奉琅函如親把袂頻年積慕藉以稍紓並附袁督師遺集附錄遺像及 先生所著之配祀意見書爭議錄軼事記等件均已先後收到督師之精忠浩氣與 先生之崇論宏議相得益彰披讀臨風佩服無量 弟幼習軍旅未嘗學問尙論無識何敢輕於置喙茲承禮制館殷殷下問亦不得不畧陳意見以備芻蕘卽如熊袁二公氣節武畧炳蔚今古倘竟以文武畛域屏不與祀誠屬遺憾惟有咨請禮制館豁除界限不拘文武但合於原設四例者一體得與配享之列則熊袁二公自當首膺盛典不煩言而解矣此次咨覆皆援據斯義以爲根本之解決謹錄陳記室尙祈是正不勝冀禱之至再承賜篁溪歸釣圖題詞一卷名流佳構會集如林景仰之餘彌深感謝專復敬頌 著祺不盡

弟李純啟 九月二十五日

湖北巡按使段書雲咨覆政事堂禮制館請將前

明勸遼督師袁崇煥等配祀關岳文

竊思追祀先烈崇德卽以報功尙論古人折衷必求允當自應博考旁稽詳采史乘之記載信今尊古永作民族之楷模茲就四例參以管見自晉宋以來約舉九人如晉之劉弘宋之宗慤南齊之柳世隆唐之李愬宋之种師道張世傑明之李文忠沐英康茂才等皆身任將帥著有戰功其事蹟見於史傳通於流俗忠武氣概昭昭在人耳目茲舉其大者言之劉弘志慮忠純宗慤操守廉潔劉世隆在危盡忠李愬行已有常此皆與關岳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三

滄海叢書

志節勇略同炳寰區种師道當徽欽之際世爲名將力守國防而少從張載遊所學尤純張世傑支持危局崎嶇海嶠國事旣去遂以身殉其孤忠亮節視關岳何多讓焉李文忠沐英康茂才皆明代名將功烈昭著而李文忠常師事金華范祖幹胡翰恂恂如儒者沐英居常讀書不釋卷康茂才能通經史大義此又與關壯繆之長而好學岳忠武之家貧力學同一志趣豈尋常將帥所可幾及揆以從祀之義毫無愧色似宜一體增入以彰盛典抑有請者熊廷弼袁崇煥雖係文臣實爲明季名將其宜從祀之理由有三一熊廷弼經略遼東袁崇

煥督師勸遼皆以一身係明代存亡與關壯繆之於蜀

漢岳忠武之於南宋若合符節而一以冤死一以讒死

邊事旣壞明社爲墟忠烈之風異世猶欽擬之關岳有

何異焉此宜從祀者一一 貴館咨開從祀之人要以

氣節爲重夫明自邊隅用兵以來督師如熊廷弼袁崇

煥皆以蓋世之材能稱其職而厄於奄豎宵小之徒陰

相排擠不克盡其用卒致危身許國効死不屈其氣節

之忠烈又何以加耶况附記說明書第二條內載關岳

本非全是武人今第名曰武廟殊不足盡其爲人是關

岳志節凜然不徒長於武事則熊廷弼袁崇煥文而兼

武與關岳武而兼文同爲史冊所罕見自無軒輊之可

言此宜從祀者二一查附祀說明書第三條內載功德

顯著別有廟祀如諸葛亮王守仁之類不錄夫諸葛亮

王守仁皆以文臣而任武事設二人別無廟祀自當從

祀可知以彼例此則熊廷弼袁崇煥足配明祖毫無疑

義此宜從祀者三因准 貴館廣徵之文仍守史家謹

嚴之例詳加討論未敢苟同用特縷陳希卽 查照彙

核爲荷此咨

政事堂禮制館

湖北巡按使段書雲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三

滄海叢書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 日

附湖北巡按使段書雲來書

篁溪仁兄世大人閣下 接誦手教曠如復面敬

審秋履清嘉慰如頤臆袁督師孤忠亮節照被今古

閣下主議崇祀具見公道在人 敬署 咨覆禮制館

亦贊從尊議文稿遵卽鈔奉以備採錄惟慮詞意淺

率不足附宏篇鉅製之後耳耑復敬頌

台安惟 照不一

世愚弟 段書雲拜啟 十月初八日

湖南巡按使沈金鑑咨覆政事堂禮制館請將前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三

滄海叢書

明蘄遠督師袁崇煥等配祀關岳文

爲咨復事案查接管卷內前准 貴館咨行興武將軍

督理浙江軍務朱瑞擬請酌增關岳廟從祀一案廣徵

意見並摘錄核議呈稿等因到本公署陶署使嚴護使

均未核咨先後卸事本使到任接准移交查該將軍所

列舉自晉迄明諸人除陶侃一人後之論史者或尙不

無遺議餘如祖逖以下諸人偉烈豐功壯志亮節均足

配享明禋永爲矜式本使極端崇拜深表贊同至 貴

館所論宗澤熊廷弼袁崇煥三人原係文臣毋庸置議

在 貴館守史家謹嚴之例爲後人觀感之資自具有

卓見第三人雖係文臣攷其生平事功實皆身總師干
不離軍旅又尋繹 大咨關岳忠義炳若日星從祀以

氣節爲重等語無論宗熊氣節輝映後先不能軒輊卽

袁督師者始則巡撫遼東繼則建旄薊北屹然重鎮爲

國干城比之關壯穆之鎮荊襄岳忠武之軍淮甸威名

震敵氣壯山河不是過也誠如黔使龍建章原呈所云

謀國之忠捍邊之勇治師之嚴守死之篤勝國且章華

袞之榮新邦宜預褒忠之典允宜陪祀關岳激勵士夫

且核與 貴館所立從祀標準尤相符合尙希主持從

祀於勸士教忠之道實多裨益相應咨復 貴館請煩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三

滄海叢書

查核辦理此咨

政事堂禮制館

湖南巡按使沈金鑑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 日

附湖南巡按使沈金鑑來書

篁溪先生大鑒 逕復者奉書並印刷品均敬悉

袁督師從祀關岳稍明氣節者無不贊同卷查前禮

制館來咨湘省尙未核復茲 弟漏夜辦出原稿並陳

察核將來彙印成書時乞多寄數份 弟尤以先睹爲

快也匆復敬頌 公綏 沈金鑑頓上 十月二十三日

參政院咨覆政事堂禮制館請將前明節義祠

袁崇煥等配祀關岳文

為咨覆事五月十一日准政事堂禮制館咨開案准政事堂交與武將軍督理浙江軍務朱瑞擬請加隆關岳祀典並酌增從祀一呈奉 大總統批令交政事堂禮制館核議具覆等因鈔交到館遵經逐條核議其酌增從祀一項擬由館咨行各部院暨各省文武長官廣徵意見各舉所知俟覆到再行彙議呈核奉 大總統批令呈悉准如所擬辦理即由該館轉行該將軍查照並通行遵照此批等因奉此查本館原議關岳廟兩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二

三

滄海叢書

序從祀自蜀漢張飛至明周遇吉共二十四人具載關岳合祀典禮業於呈准後刊登公報公布在案今朱將軍請酌增從祀自晉祖逖至明鄭成功又十四人內除宗澤熊廷弼袁崇煥三人原係文臣毋庸置議外其餘十一人合之本館原擬從祀諸位若者克配明祖若者尚有遺議此外更有何人可備論列須博考事實詳加討論況以關岳之忠義凜凜昭若日星從祀之人要以氣節為重始可附享無愧是尤不可不守史家謹嚴之例以為後人觀感之資尊古信今期於百世聞風興起知人論世願如三代直道而行除分行外相應摘錄原

呈希即詳審見復以憑彙核等因到院茲據參政梁士詒文稱查歷代武人獨崇關岳今為關岳立廟所以樹軍人之模範橫覽前代尙論古人英雄挺生何代蔑有茲謹將應從祀諸人博考事實詳加討論擬具意見以備採擇查祖逖輕財好俠慷慨有節世稱有輔世才當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少長宗之推逖為行主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二

三

滄海叢書

若逖等為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沉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嘆逖多戰畧查谷水之戰逖遣將軍衛策邀擊之盡獲所掠者逖又多智畧嘗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担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者賊果逐之皆棄担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眾豐飽而胡成饑久益懼無復膽氣逖不徒以膽畧智畧稱其威德亦有足述者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士逖

處中原板蕩之際慷慨誓師以支殘局英風亮節海內同欽此所當從祀關岳者也查陶侃亦嫺武畧以軍功封東鄉侯陳敏之亂劉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後又加爲督護使與諸軍并力拒恢侃乃以運船爲戰艦於是擊恢所向必破戎政齋嚴水陸肅清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武昌之役侃以捷聞王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後侃因事免官敦奏復侃官侃後左轉廣州刺史時弘遂與溫邵及劉沈俱謀反侃追擊破之執劉沈於小桂又遣部將斬之傳首京師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

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簣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類如此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決斷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此所宜從祀關岳者也查韋孝寬當蕭寶寅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爲軍前驅朝廷嘉之卽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進爵爲侯後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爲劫盜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

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多設戰備孝寬拒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遁去保定初以孝寬立勲玉壁遂於玉壁置勲州仍授勲州刺史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書陳三策厥後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畧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以言忠義固可以從祀關

岳者也查劉仁軌功在禦外其時蘇定方奉詔伐高麗進圍平壤不克而還高宗勅書與仁軌曰平壤軍迴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共其屯守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專之可也況在滄海之外密爾豺狼者哉且人臣進思盡忠有死無二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宜勵戈秣馬擊其不意彼旣無備何攻不克戰而有勝士卒自安厥後仁軌與孫仁師相合兵士大振於是諸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損戰士固守

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賊之巢穴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尅周留則諸城自下仁軌乃別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會陸軍同趣周留城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燄漲天海水皆赤賊衆大潰倭衆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此爲我國水師戰勝外國之一戰績也仁軌嘗有言曰陛下旣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內外同心上下齊奮舉無遺策始可成功仁軌浮海西還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耳於州司請歷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答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守至是如其言麟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二

聖

論海叢書

德二年封泰山仁軌領新羅及百濟耽羅倭四國會長前後戰功彪炳寰宇此所當從祀關岳者也查裴行儉用兵奇術受之於大將軍蘇定方吐蕃背叛詔行儉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尋又爲秦州鎮撫右軍總管並受元帥時干戈未息高宗命行儉冊送波斯王仍爲安撫大食使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己而西乃揚言給其下曰今正炎蒸熱坂難冒涼秋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規之遂不設備行儉乃召四鎮諸蕃酋長豪傑謂曰憶昔此游未嘗厭倦雖還京輦無時暫忘今因是行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也是時藩酋子弟投募者僅萬人

行儉假爲畋游教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閒暇似非討襲續又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旬通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兒侄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擒之諸部酋長悉來請命於是將吏已下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擒都支遮旬而還高宗廷勞之曰比以西服未寧遣卿總兵討逐孤軍深入經途萬里卿權畧有聞誠節夙著兵不血刃克黨殄滅韜畧儲中威武震外以之從祀關岳宜也查李晟代居隴右性雄烈善騎射節度使王忠嗣推之爲萬人敵晟以將兵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二

聖

論海叢書

聞於時累爲懷光所抑懷光反晟大將張少弘自行在傳口詔授晟晟拜哭受命曰長安宗廟所在爲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復京師乃浚城隍繕甲兵以圖收復晟乃大陳三軍令之曰國家多難亂逆繼興屬車駕西幸關中無主子代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況當此之時不能誅滅克渠以取富貴非人豪也渭橋橫跨大川斷賊首尾吾與公等戮力勤王擇利而進興復大業建不世之功能從我乎三軍無不泣下曰惟公所使晟亦歔歔流涕是時朱泚盜據京師懷光圖爲反噬河朔僭僞者三李訥虎視於河南希烈鳴張於鄭汴晟內無貨

財外無轉輸以孤軍抗劇賊而銳氣不衰徒以忠義感於人心故英豪歸向諸將皆稟晟節度晟軍大振晟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後晟破賊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泣羣臣無不隕涕因上壽稱萬歲奏曰李晟虔奉聖謨盪滌冤醜然古之樹勲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訂之前烈夫豈多謝晟器偉材雄人望而畏出身事主落落有將帥之風見義能勇聽受不疑忠於事君長於慮變誠一代之賢將也觀其恒山之役立

談釋二師之憾涇師之亂號哭赴奉天之危可不爲忠義乎對白華之進軍知平涼之必詐沮星變之議移渭橋之軍可不爲應變乎解帶結忠孝之心請婚釋延賞之怨嫉惡有楚琳之請懲亂行希鑒之誅可不爲明於決斷乎此所當從祀關岳者也查吳玠功在保蜀時巴蜀大震玠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守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必懼吾躡其後卽所以保蜀也當金人之窺伺蜀也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敢妄動亦玠之威

德有以攝之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棘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玠弟璘少好騎射從玠攻戰積功亦富當兀朮大入玠兄弟以死守之敵陣分合三十餘璘隨機而應至神全伏發金兵大敗兀朮中流矢乃遁張浚承制以璘爲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升康州團練使三年遷榮州防禦使是歲玠敗於祖溪嶺時璘猶在和尙原玠命璘棄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四年兀朮撒離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濶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璘冒圍轉勝會於仙人關敵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擇形勝以守者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第忍之震鼓易幟血戰數日金兵大敗二酋自是不敢窺蜀者數年厥後山上之戰二酋據險自固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班師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與岳武穆奉詔班師同出一轍璘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於亞兄玠與璘智勇忠實戮力同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誠不愧爲一代之名將此所宜從祀關岳者也查孟珙嘗從岳飛軍中有功後以

功補進勇副尉上嘗謂珙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
蔡滅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
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
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又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
言戰不言和其威武固不可一世珙不徒以勇略稱而
義師所至頌聲載道查珙統軍鄂州時將入城軍民喜
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士皆感泣
珙收復京襄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饟得荆門然後
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厥
後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
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爲質
珙白於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
伸矣齋志以歿此誠可爲英雄短氣者也宋之辱於金
久矣值我國家興師討罪聲震河朔乃遣珙率師夾攻
遂滅其國以雪百年之耻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
誠爲宋室一名將此所當從祀關岳者也查鄭成功爲
明末偉人當明社將屋成功思復明社力抗清師延明
祚於海外者十有八年亮節孤忠尤爲宇宙所罕觀成
功固不徒以抗清師見稱於世其驅逐荷蘭人於台灣
一事忠勇俠毅實足爲我民族史上生色我漢人種能

襄陽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聖

滄海叢書

戰勝白人種者當推成功爲第一人矣以言氣節武略
固所宜從祀關岳者也上所論列諸賢堪從祀關岳從
祀之人既以氣節爲重舉其人而論其事可以養至剛
之浩氣卽所以崇尚武之精神夫權謀方略爲兵家之
大經邦國係之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強弱故王猛諸葛
振起窮巷驅駕豪傑左指右顧廓定霸圖無他道焉蓋
智力權變適當其用耳以應從祀諸賢論眞所謂王者
之師儒者之將雖諸關岳無復多讓也若夫宗澤其節
義自足千古固不能以文臣目之查澤自幼豪爽有大
志靖康元年以陳中丞等列薦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
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
節北庭以辱君命乎勤王之議澤首倡之爲汪伯彥等
所抑衛南之役澤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澤下
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
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餘里澤
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
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
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再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
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
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

襄陽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聖

滄海叢書

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喜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又曰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此其氣概固可搖山岳薄風雲而謂文臣能之乎澤降賊尤有違畧查時有王善者爲河東巨寇擁衆七十萬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復有楊寇自擁衆三十萬王李諸寇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此其智畧誠有足多者而謂文臣能之乎又請斬張邦昌耿南仲輩以謝天下烏景良俊民之首以安人心斬世隆以肅軍令澤之威名遂以大著北方聞其名者常尊憚之澤之忠誠能感人及物故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考其時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遷遂升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飛之功名實由澤成之今國家旣爲岳飛立廟而澤反以文臣見屏不能與於從祀之列質諸公論豈得謂平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澤攘臂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

響之赴聲實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似不當以文德掩其武畧此宗澤所當從祀關岳者也查袁崇煥武功昭著與歷史人民大有關係更不當以文臣目之崇煥自天啟二年至六年監關外軍天啟七年廷議罷經畧不置以關內外專任崇煥及至崇禎元年二年崇煥督師薊遼崛起於敗軍之際乃握兵柄崇煥身經百戰先士卒被重創部將勸自重崇煥厲聲曰區區寧遠中國存亡係之寧遠不守則數年以後父母兄弟皆左袵矣偷息以生復何樂也自裂戰袍裹左臂傷處戰益力將卒愧勵奮勇爭先故明史大書曰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袁崇煥始其氣節固與關岳相伯仲崇煥禦外之功爲千秋所景仰其籌邊方畧更關一代之存亡使崇煥以前而有崇煥其人者則滿洲軍將不能越遼河一步崇煥一日不去則滿洲萬不能得志於中國以言拒外崇煥之功實駕從祀諸人而上之若以功業論煥之遼薊督師與關之華夏宣威岳之燕雲唾手堪以並傳不朽且崇煥生平際遇多與岳武穆相類論世者謂煥之千秋飲恨與岳之三字沈寃長使萬古英雄同一下淚至於死事之懷慘與夫大節之凜烈既有以生國人之觀感益有以增

歷史之光榮倘謂文臣不宜武祀則試問太公望何以祀爲武成諸葛亮何以諡爲忠武耶此所當從祀關岳無愧者也本院又查從祀既重氣節倘其人有武功可錄果與朝代有關係則當舍文德而論武功且今日言從祀尤當於內外之辨一爲注意昔卑士麥謂歐人不以戰勝同種爲榮鐫功弘範已爲讀史者所譏矣以應從祀與否論則宗澤崇煥固不在關岳下也查 貴館原擬關岳廟兩序從祀自蜀漢張飛至明周遇吉共二十四人曾經呈准公布在案前案已定似不便復有論列致翻前議茲謹舉浙江將軍請酌增從祀諸人中擇其克配明禋者則論之尙有遺議者則畧之相應咨覆貴館查照此咨

政事堂禮制館

參政院院長

中華民國四年七月 日

附參政院通告原書

敬啟者前接禮制館來文關於袁督師配祀關岳一案屬詳審具復當經梁參政士詒擬具咨覆文稿茲特將咨稿印送 督閱此頌

時祺

參政院秘書廳啟 十月三十日

察哈爾都統張懷芝咨覆政事堂禮制館請將前明薊遼督師袁崇煥配祀關岳文

爲咨行事政府公報登載 貴館核議與武將軍朱瑞呈請加隆關岳祀典暨酌增從祀情形呈文內開查歷代名將史冊相望豈勝枚舉從祀關岳之人要以氣節爲重然知人論世自昔爲難史傳鋪張或存曲筆閭閻傳播亦有浮譽故本館擬議之初慎益加慎寧關毋濫今該將軍既以酌增從祀爲請凡所列舉除宗澤熊廷弼袁崇煥三人原係文臣毋庸置議外自蜀漢迄明末英烈忠毅之可取者恐尙不能限於該將軍所舉之數況論古之識言人人殊若不集衆說以求異同之歸恐難傳百世而爲徵信之實擬由館咨行各部院暨各省長官廣徵意見各舉所知俟復到後再行彙議呈請核定庶足以昭布大公示崇令典等語審慎周詳莫名欽佩惟是 貴館所稱宗澤熊廷弼袁崇煥三人原係文臣毋庸置議一節循名覈實似有區分謹就各舉所知之例特先爲袁公一表白之查崇煥於天啟二年以兵部職方司主事監關外軍非其慷慨負膽略好談兵事以邊才自許安能以部曹遽掌兵權厥後督師薊遼赫赫威名敵軍聞而破膽崇煥不去滿洲焉能得志於中

國十載邊防身爲柱石其武功戰略豈雍容掄揚之文臣所可比擬哉固不得以進士出身而僅以文臣目之也 貴館論從祀之例一忠武可風二史傳有徵三通於流俗四身爲將帥云云崇煥奉命督師身爲將帥威震流俗婦孺知名其偉績豐功載在史傳皆可徵考而尤令人欽仰者其忠武可以風示來茲垂諸久遠迹其一生功業皆在武事而忠貞格金石武勇撼山河保障邊防支撐危局督師不死明祚不亡其一身繫天下之安危正如關壯繆匡扶漢室岳武穆保衛宋邦而耿耿精忠懷謫畏譏以死亦且與岳之遭際相同亮節英風後先輝映讀史者不能不屏書而歎也且以關岳論二公皆好讀左氏春秋戰略武功本乎經義蓋關岳武而兼文與袁之文而兼武同爲千古完人配享明禋當無遺憾定關岳廟名 貴館以關岳不僅長於武事故不名爲武廟而定名爲關岳廟正如孔廟不名爲文廟孔子之聖不得以文賅之也如以文武論孔門弟子若子路之好勇頗有赴桓之概以武繩之不當配享於孔廟矣關岳廟旣不以武名是不專以武人爲限則袁之可以配享自無疑義居今論古表揚先烈之意原以激勵後人以袁之忠武可風從祀關岳自足作士氣而勵忠

貞於世道人心不無裨益爲此敬陳意見咨請 貴館查照彙案核議轉呈實紉公誼此咨

政事堂禮制館

察哈爾都統張懷芝

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 日

附察哈爾都統張懷芝來書

滄海宗兄史席 接奉覆函並大著意見書等件均悉捧讀偉作於袁督師一生大節包舉靡遺而駁辯理由十分充足後有作者幾無從下筆表揚先烈昭示來茲煌煌大文洵堪壽世迴環莊誦欽佩莫名

第一介庸愚從戎有素景古人之武略願學未能發往哲之幽光有懷待白竊維袁督師忠貞自矢武勇可風赫赫威名光增史冊犖犖大節績炳寰區力保危疆不愧爲一朝柱石自殘大將乃壞汝萬里長城致令人歎明祚之亡由於督師之死則其一身之進退繫乎天下之安危比之關壯繆匡扶漢室岳武穆保衛宋邦大義精忠夫何多讓今議從祀之例宜定配享之文庶幾俎豆馨香慰前代忠良之魄衣冠瞻拜動後人景仰之思爰本此旨咨覆禮制館請其彙案核議轉呈除咨行外特抄錄原稿一件敬祈指正

是幸專肅卽頌

箸祺諸維 澄照不既

宗愚弟 張懷芝謹啟 十一月初九日

陝西巡按使呂調元咨覆政事堂禮制館請將前

明勸遼督師袁崇煥等配祀關岳文

爲咨請事前准 貴館咨開興武將軍督理浙江軍務
朱瑞請增關岳廟從祀廣徵意見並摘錄核議呈稿等
因前來業經咨覆在案事後追思尙有應事商榷者管
窺一得再布區區夫綿上酬勲獨遺介子雲臺畫像不
列馬援史冊盱衡古今同喟關岳從祀典禮綦隆 貴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二

三

論海叢書

館例尙謹嚴推崇氣節宏裁卓識欽佩曷勝惟朱將軍
請增案內之袁崇煥雖係文階實居武職精忠貫日高
義薄雲初駐寧遠飭邊備拊軍民刺血爲書築城而守
忠誠奮發賞罰嚴明規畫設施屹然爲關外重鎮厥後
總督師之任繕內外之防定川湖餓亂之軍創錦凌屯
種之策出籌戰守入衛畿疆迹其積苦兵間直於軍務
相終始乃三邊烽火復遼之志未酬而七萃蟲沙衆口
之譏已亟長城自壞大厦旋傾浩氣英風如督師者實
千秋之名將亦一代之完人允爲英雄崇拜之資宜食
俎豆馨香之報 貴館闡揚忠義明德維馨尙希大力

主持加入從祀以崇先烈以式後人軍國前途裨益非
淺相應備文咨請 貴館查照彙案核辦此咨
政事堂禮制館

陝西巡按使呂調元

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 日

附陝西巡按使呂調元來書

子幹仁兄先生偉鑒 前接惠書壹是聆悉此維
榮間休邇起居綏福爲頌關岳從祀典禮攸隆袁督
師膽畧過人威名夙著築城塞上刺血軍中卒乃羣
孽難防長城自壞迄今讀其本傳猶凜凜然有生氣
先生表彰先烈苦心孤詣配祀之議極所贊同 敝
處業經咨明禮制館請將袁督師加入從祀茲將咨
稿錄送 台端他日一品集成尙乞以一冊見示燕
雲北望不盡區區專此候泐卽頌

台綏

弟呂調元鞠躬 十一月二十三日

安徽安武將軍倪嗣冲咨覆政事堂禮制館請將

前明勸遼督師袁崇煥等配祀關岳文

安武將軍行署爲咨覆事案准 貴館咨開政事堂交
興武將軍督理浙江軍務朱瑞擬請加隆關岳祀典並

酌增從祀自晉祖逖至明鄭成功十四人內除宗澤熊
廷弼袁崇煥三人原係文臣無庸置議外其餘十一人
合之本館原擬從祀諸位若者克配明禋若者尙有遺
議此外尙有何人可備論列均須博攷事實詳加討論
要以氣節爲重始可附享無愧相應摘錄原呈咨行查
照希卽詳審見覆以憑彙核等因竊維崇祀所以褒忠
而知人必先論世蜀漢而後凡忠勇節烈之士史不絕
書蓋疾風則知勁草板蕩則識誠臣將欲激勵人心振
作士氣自非崇尚氣節不爲功查朱將軍擬請增入關
岳從祀諸人其應列入文職者如宋之宗澤明之熊廷
弼姑不具論惟明季袁崇煥由名進士出身遞升督師
以官職論固爲文臣然攷事實當少時卽慷慨負膽畧
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阨塞情形恒
以邊才自許泊乎屯軍寧遠僅萬餘人敵強且十二三
倍經略高第總兵楊麒並擁兵關上不救崇煥集將士
誓死守更刺血爲書激以忠義敵憑城下復裂戰袍裹
左臂傷處戰益力將卒愧厲奮爭翼蔽城賴以完迨督
師薊遼則又以和爲守以守爲戰滿洲軍將竟不能越
遼河一步雖古之名將最上戰畧亦無有出其右者至
爲人處世尤能不避嫌怨不徇私情不愛錢不惜死凡

此犖犖大端悉秉忠義正氣以出之故十載邊臣屢經
戰守摧堅執銳所向披靡讀其遺詩有云慷慨同仇日
間關百戰時功高明主眷心苦後人知則其凜然大節
足成千古定論從祀關岳允無愧色似宜仍照原請加
入以資軍人模範至若唐之劉仁軌官居僕射史不詳
其戰功裴行儉初主選政雅有知人之稱後總兵權只
平突厥一事核其生平文優於武似宜與宋宗澤明熊
廷弼均屬之文臣無庸援引附入明季鄭成功爲芝龍
子唐王初倚鄭氏爲長城芝龍開府安平私權洋稅富
與國倖厥後背明降清成功遂以子叛父據雙島取台
灣雖陽奉粵朔而設官與寇直與永明休戚無關以配
關岳之明禋似尙不無遺憾要其論列最當者如晉之
祖逖陶侃北周之韋孝寬唐之李晟五代之周德威宋
之吳玠吳玠孟珙其勛名氣節均昭耀史冊間洵堪從
祀兩廡以彰忠蓋此外尙有宜補入者如姜維竭忠於
蜀漢張巡致命於有唐南霽雲刀斷指以乞援雷萬春
矢中面而不動隋之堯君素慷慨殉節於河東明之盧
象昇危難督師於山右之數人者雖功業未就而英烈
忠毅之概皆足驚天地而泣鬼神合之朱將軍所列共
十五人去取各有異同人數亦稍增益謹抒管見用備

芻蕘覆陳 貴館彙核以肅禮祀而重綱常並請轉呈

大總統批令祇遵永垂令典此咨

政事堂禮制館

安武將軍督理安徽軍務倪嗣冲

中華民國四年七月 日

附安徽安武將軍倪嗣冲來書

篁溪仁兄台鑒

接奉來函敬悉一是袁督師應

行配祀已屬衆論僉同然首先倡議實惟 閣下之

功 敝署復禮制館咨文業於七月間發訖合遵囑將

原稿鈔錄一通奉上希即查收此復即頌

日祉

弟倪嗣冲啟 十一月三十日

德武將軍督理河南軍務趙倜咨覆政事堂禮制

館請將前明蘅遵督師袁崇煥等配祀關岳文

爲咨覆事准 貴館咨開案准政事堂交與武將軍督

理浙江軍務朱瑞擬請加隆關岳祀典並酌增從祀一

呈奉 批令交政事堂禮制館核議具覆等因鈔交

到館遵經逐條核議其酌增從祀一項擬由館咨行各

部院暨各省文武長官廣徵意見各舉所知俟覆到再

行彙議呈核呈奉

批令呈悉准如所擬辦理即由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至

滄海叢書

該館轉行該將軍查照並通行遵照等因奉此相應摘

錄原呈咨行查照希即詳審見覆以憑彙核等因到本

將軍准此查朱將軍原呈所舉自晉迄明共十四人綱

目所書列傳所載勇略忠節均足模範軍人矜式百世

以之從祀關岳本將軍悉表贊同獨宗澤熊廷弼袁崇

煥三人 貴館以原係文臣擬置例外本將軍知人論

世有不得不獻其疑者請爲 貴館商推陳之當宗澤

之留守汴京也史稱其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

臺而敵國屢敗厥功甚偉惜恢復大計格於權奸汪潛

善不獲大展以致憂憤身殲臨終無一語及家事猶大

呼過河者三跡其生平志節梗概直與岳忠武若合符

美

滄海叢書

節竊謂以澤從祀便能熊廷弼經略遼東當楊錦三路喪

師開鐵相繼奔潰廷臣邊將相顧錯愕而廷弼慷慨赴

義冒雪出關不及一年先後築奉集瀋陽屯虎皮驛扼

敵兵於橫河上於遼陽城下鑿河列柵埋礮屹然樹金

湯假令當日無廷弼恐不待袁崇煥之捍衛經營而遼

東早已非明所有矣論者謂廷弼所定三方建置策未

克竟其所施正如關之吞吳岳之平金資志以終千古

共留遺憾然其精忠浩氣炳然足與關岳爭光竊謂以

廷弼從祀亦便至於袁崇煥以一兵部職方主事崛起

於敗軍之際自監軍迄督師提兵一旅捍衛關內外戰守兼策力抗外族遠謀碩畫與熊經略前後如出一轍獨其戰功卓著寧遠之戰錦州之捷使清兵挫衄屏息不敢正視遼東者幾及十年故明史大書曰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偉哉乎崇煥之功較之關壯繆之威震華夏岳忠武之唾手燕雲允堪并垂不朽矣至其抗志堅秉義正固守危疆誓死勿去尤數千餘載以來所罕覩竊謂以崇煥從祀尤屬至當不移毫無疑義細釋 來咨關岳忠義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完

滄海叢書

愧等語今宗熊袁三人事略載在方策者其賢明忠勇之節概求之古人豈易多得揆諸 貴館原議亦無鑒柄若謂三人係屬文臣則一爲留守一爲經略一爲督師皆能盡瘁行間建威闡外似不得以文臣限之矧貴館前議武廟制度以關岳不僅長於武事故不名爲武廟而定名爲關岳廟 貴館既不以武限關岳卽不斤斤以文限宗熊袁三人明矣抑本將軍猶有請者來咨又謂朱將軍所舉諸人而外更有何人可備論列均須博考事實詳加討論等因本將軍曠覽歷史於明之中葉得一人焉曰俞大猷嘗考大猷起千戶少校

積功至總兵都督僉事當明世宗之季轉戰福建浙江廣東廣西等省屢殲劇寇大破海倭所向有功與戚繼光齊名爲有明一代名將明史本傳稱大猷少好讀書受易於王宣林福得蔡清之傳又聞趙本學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復從受業嘗謂兵家之數起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雖將百萬可使合爲一也洎毛伯溫爲汀漳守備洩武平作讀易軒與諸生爲文會而日教武士擊劍嗟乎關壯繆一生志在春秋浩氣大節震鐸千古越數百年而有岳忠武亦以精熟春秋忠義與壯繆相埒今又數百年而有俞武襄獨精易學演爲兵法富有文武才立功海外威震南服明史贊之曰大猷負奇節以古賢豪自期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許國老而彌篤蓋駸駸乎得關岳之心法而相與頡頏者矣竊謂以之從祀關岳洵足後先輝映以上宗熊袁俞四人統希主持從祀實足以表忠烈而興觀感相應容復 貴館請煩查核彙案辦理施行此咨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本

滄海叢書

政事堂禮制館

德武將軍督理河南軍務趙 倜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附河南德武將軍趙 倜來書

篁溪先生史席 久仰大名未瞻丰采辱惠贈袁
督師遺集及從祀意見書爭議錄等冊三復莊誦欽
佩莫名督師忠貫金石功在社稷不獨有明一代之
興亡屬之卽中國全民族之隆替莫不與有絕大
之關係跡其生平籌邊禦敵勲伐震鐸實足與關岳
頡頏今得 足下發微闡幽千載董狐庶無曲筆從
祀之議先得我心業經歸入浙江朱將軍條陳案內
具文咨復禮制館矣原稿如命飭抄一份塵覽卽希
鑒入再正封函問復奉手示均經拜悉端泐併復敬
頌

著祺諸維 荃照不宣

趙制 例拜啟 十二月二十一日

山西巡按使金永洛覆政事堂禮制館懇將前明
薊遼督師袁崇煥等配祀關岳文

爲咨覆事准 貴館咨開案准政事堂交與武將軍督
理浙江軍務朱瑞擬請加隆關岳祀典並酌增從祀一
呈云云希卽詳審見覆以憑核辦等因准此查關岳祀
典沿於前清武廟而武廟起源於唐武成廟考唐志開
元十九年置太公尙父廟以留侯張良配仍以古名將
十人爲十哲上元元年尊太公爲武成王建中三年禮

儀使顏真卿奏治武成廟請如月令春秋釋奠詔史館
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將凡六十四人其時聚訟紛
如如于休烈以時不與接爲疑關播以異時名將列之
弟子爲非類皆足成爲問題迄貞元中左領軍大將軍
令孤建等二十四人議曰兵革未靖宜右武以起忠烈
又曰武成廟爲武教主又曰文武並宗典禮已久厥後
歷代相沿蓋卽此義但今關岳廟兩序從祀問題尙有
足供研究者查從祀昉自孔廟始於唐時初僅及門弟
子嗣列傳經諸儒至宋氏又推廣之要必爲孔氏學者
自成一系今從祀諸人與關岳杳不相屬而關岳親眷
若關平關興岳雲部曲若馬良張憲楊再興牛皋同列
若馬超黃忠李顯忠楊存中王彥之輩悉有戰功氣節
反不得與其列此其一查 貴館擬定從祀二十四人
暨朱將軍提出十四人皆斷自三國良以後可從前而
前不可從後然東序自曹彬以上西序自狄青以上皆
在岳前將認爲從祀關岳則自秦其例將認爲但從關
而非從岳則無從區別此其二查與關同時吳魏二國
不乏名將唐武成廟從祀亦多人選今旣一無所取蓋
因吳魏爲關之敵國不便相從可見從祀之人應以關
岳爲斷非必盡吾國古今名將一一評定其去留也界

說未明一不入選輒爲古人抱屈此其三竊謂自根本上言之兩序從祀應加分別以東序爲從關斷自三國以後凡關之親眷部曲同列其人有足取者屬焉以西序爲從岳斷自南宋以後凡岳之親眷部曲同列其人有足取者屬焉而別於關岳廟中附設歷代名將祠自上古以迄近世所有名將凡具備戰功氣節二者咸設位而祀之庶無漏網之嫌亦免異同之見唯成案早經宣布自難過事更張今所當詳審者僅對於從祀諸人爲部分之討論然如晉之羊祜劉弘劉琨溫嶠魏之斛律光梁之陳慶之唐之屈突通馬燧渾瑊明之花雲俞大猷陳奇瑜等較之已列從祀諸人似可相提並論至宗澤曾爲副元帥熊廷弼袁崇煥曾爲督師并嘗躬親戰事正與劉仁軌裴行儉之由刺史爲總管者相同按袁枚氏隨園隨筆云明之總督提督卽唐之大總管大都督類也必以文臣爲疑則劉裴應與同例且唐武成廟祀太公配子房從以諸葛亮王猛文武之分有時實難爲區劃如果用此先例論事實不論官階非但宗熊袁三人未嘗必不可祀推而至於唐之張巡許遠宋之李綱虞允文明之于謙虛象昇諸人亦各有討論之價值管見所及未必有當辱承明問敢以直陳相應具文咨覆 貴館察核辦理此咨

政事堂禮制館

山西巡按使金 永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附山西巡按使金 永來書

篁溪先生惠鑒 逕覆者頃接來函囑將 敝處咨

覆禮制館稿底奉上茲特抄寄希卽查照是荷專此

復請

台安

金 永謹覆 十二月二十五日

浙江巡按使屈映光咨覆政事堂禮制館請將前

明衛遼督師袁崇煥等配祀關岳文

浙江巡按使公署爲咨復事本年五月十七日准 貴館咨准政事堂交與武將軍擬請加隆關岳祀典並酌增自晉祖遼至明鄭成功等從祀一案請連原擬從祀諸位若者克配明禪若者尙有遺議此外更有何人可備論列詳審見復等因並摘錄原呈到署准此伏查此次崇祀關岳本旨非但取表彰往彥實藉以垂範後人務望將來全國軍人奮發忠勇一以二公爲楷模並使聞風觀感被及民俗於以造成軍國民之教育是則論定從祀之人必視其功業氣節能否與關岳二公一致

符合以爲準的議定從祀原案引明太祖文武兼備用無不宜之說並謂關岳本非全是武人故廟之定名不以武稱崇論卓議具堪欽佩現准 貴館來咨內有除宗澤熊廷弼袁崇煥三人原係文臣毋庸置議等語在貴館自係爲嚴定資格慎重祀典起見但再三細釋似與原案用意微有未符既承虛衷下採不敢不竭其愚替竊查宗袁熊三公雖非出身武科而其一生建樹實與兵事相終始卽如明督師袁公崇煥坐鎮薊遼勤職守法史臣謂明季敢議戰守自崇煥始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是督師一身實繫一代興亡之局且其收撫遼遠與壯繆之鎮攝荆樊其爭錦右大凌與武穆之規復京陝殺烈忠誠若合符節後儒美關曰忠良論崇煥亦曰忠良史氏書岳曰冤殺書崇煥亦曰冤殺可見崇煥之遭遇境位實與關岳後先一揆以之配祀似非汎濫至宗澤實直好義戮力中原恥爲偏霸之謀力斥遷幸之議張撝滑洲之役金人一敗不敢復犯東京獨爲黃汪等所抑不竟厥施然南渡一局實由澤造其基礎臨終易簪猶呼渡河忠肝義烈皦然與日月爭光矣熊廷弼於遼事萬難之際先後受任不及一年遼瀋之間危而復安徒以經撫不和嫉功妒善卒至

沈寃三字傳首九邊徐爾一謂其罪無可據勞有足矜自是平情精核之論宗熊二公一則外樹震敵之威實志未償而將星已隕一則內中權臣之忌大功不賞而慘戮遽膺較其大節則宗之遭際有類於關而熊之冤憤實同於岳要其慷慨激昂忘身殉國之志皆足以貫金石而泣鬼神永堪爲千古軍人作之矜式若徒以出身文臣之故擯不與列未免有遺恨矣以愚見所及竊謂宗澤袁崇煥熊廷弼三人擬應查照興武將軍原呈准予一體從祀又原呈所有列舉除以上三人外尙有祖述陶侃韋孝寬劉仁軌裴行儉李晟周德威吳玠吳璘孟珙鄭成功等十一人核之正史參攷羣書皆屬忠勇過人戰功卓著而陶侃祖述李晟均於國運顛沛之餘力圖中興再造之業艱難矢志百折不回鄭成功以故明臣子誓謀恢復收納舊臣遺老延正朔於海外者數十年其偉烈孤忠並皆表表在人耳目卽有微疵末類不足掩其大端以之昭配明禋更無遺議抑猶有陳者從祀之舉係屬特別曠典原所以激勵後賢表率流俗似當專取人格之完備不宜計及爵位之崇卑是以列代釐定文廟祀典上自宰輔下迄布衣但使行誼有合於聖人無不並隆其肸鬻原章所定守土就義位列

鈞衡名居神貳各人均在不論不議之列揆之本義疑有未安循此而推則甄探自當加廣洵有如 貴館原呈所稱恐尙不能限於該將軍所舉之數者鈞衡如裴度于謙神貳如薛仁貴南霽雲守土就義如張巡許遠凡此諸傳並宜詳計而守土就義一節以爲尤宜注意自清季以來政綱廢弛將吏視地方職守殆如傳舍冠至則去與存與亡之大義蓋已視若弁髦若不亟予推崇何以昭茲來許凡屬經調度軍旅力屈就義者皆在可取之列與未膺兵權被匪戕害者不同總之考覈不妨從嚴而範圍不宜過隘庶於與武將軍旁搜博採之盛心與 貴館寧缺毋濫之至意並行而不相悖管蠡之見是否有當相應將上開各項緣由備文咨復祇請 貴館察核施行此咨

政事堂禮制館

浙江巡按使屈映光

中華帝國洪憲元年一月十七日

附浙江巡按使屈映光來書

滄海先生大鑒 臘尾年頭兩奉翰教恍清揚之近接慰跋慕以無垠敬審績著柏臺祥凝椒序引簷吉靄忭慰臨風 弟服務梓桑歲星四易愧無建樹渥

荷殊施疊叨非分之榮益勵臨深之惕所幸地方安謐藉克稍掩疏庸耳袁督師功業彪炳昭若日星從祀關岳允無慚色禮制館原咨以文臣爲詞持義殊未平允 敝處咨復文稿卽與反覆申辨此說茲特錄奉卽請察政至沈巡按諸公奏請崇祀文稿已於公報中捧讀一過至深佩仰也專復敬頌 蓋祺百益

弟屈映光敬啟 一月二十四日

附致禮制館書

督理山東軍務泰武將軍靳雲鵬致政事堂禮制館請將前明薊遼督師袁崇煥配祀關岳書

敬啟者竊維間鼓鼙而思將帥邊疆所以重賴牧之才歷板蕩以驗忠良廟貌所以彌旗常之缺又况文經武緯大將恆出於宿儒殉國忘身偉烈或召夫奇禍功名因時而始顯是非歷久而彌彰如前明督師袁崇煥者有足多焉崇煥初隸朝籍卽慨然以邊事爲己任聞王化貞廣寧之敗遂單騎出山閱關内外形勢使當事果用其言則十三山十餘萬衆可以不潰及守寧前道時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完

滄海叢書

經略高第議盡撤關外各城守崇煥堅持不可以死爭之然錦右大小凌河已藩籬盡去清知經畧之易與也大舉進攻崇煥據寧遠一彈丸地提疲弊十餘營卒經畧總兵竝擁重兵關上坐視而不一援手徒以忠義血誠激勵將士浴血搏戰肉薄登陴卒能抗強敵完孤城捷聞舉朝目眙舌撝而不能下其才力過人爲何如至七年寧錦大捷爲勢尙非劇難耳崇煥之至計在議和其遭忌而殺軀正坐議和諸有利於封疆皆不利於此身崇煥固預言之矣千里赴援敵轉落後方且自以爲功乃碧血橫飛身磔西市長城自壞明社遂墟若人而

不以功名終雖崇煥之不幸要亦有明之國祚使然也夫崇煥受任皆在破敗之餘其獲譴率出成功以後刑賞似此國孰與立宜二百餘年來讀書有識之士扼腕太息於莊烈之失政而惜如崇煥者爲百身莫贖也且從古求吏才易求將才難至於將才中求邊才則尤難之難者方今海疆多事列強爭雄九泥莫封鞭石孰任誠得如崇煥者三兩輩措拄其間樹之風聲作我士氣焉知不轉弱爲強興頑立懦耶 雲鵬 忝領軍符愧乏振作讀東莞張僉事爭議暨浙江朱將軍呈文等作心理既同贊成恐後用敢畧抒管蠡上備輶軒尙祈 貴館俯順輿情督衆口之如一主持公理等占驗之從三藉馨香以慰忠魂闡幽光於地下標柱石而風士節資考鏡於當今專此敬頌

助祺

靳雲鵬啟 十月二十一日

附山東泰武將軍靳雲鵬來書

篁溪先生大鑒 前接賜函卽擬奉復適有青島之役旋又招待日使大谷司令匆匆月餘致稽裁答歉仄無似頃間續奉大示祇聆種切竊思前明督師袁公崇煥抱文武之幹才肩捍禦之重任奇勛卓著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半

滄海叢書

遼薊依若長城全局攸關國家勢等孤注乃正思劍倚天外忽然棟折人間較之水殲七軍關壯繆師未捷而身死冤沈三字岳武穆功垂就而獄興者後先殆若合符節矣先生上下千古論世知人倡配祀之表彰洵公理所同具業經遵照台囑函致政事堂禮制館請其力爲主持矣除徑函外相應檢抄原稿附上卽祈查照爲荷此復敬頌
著祺

靳雲鵬拜啟 十月二十一日

山東巡按使蔡儒楷致政事堂禮制館請以前明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二

主

滄海叢書

荀遜督師袁崇煥配祀關岳書

敬啟者竊維武廟之祀首重關岳大義精忠昭示千古兩序從祀諸賢類皆英風亮節足爲後人之模範甚盛典也前讀貴館關岳合祀典禮說明書從祀條內有從祀不設定額必取其人與關岳相伯仲者寧失諸嚴毋失諸濫等語仰見尊崇祀典慎重權衡至爲欽佩查明督師袁崇煥史稱其負膽畧好談兵曉阨塞情形以邊才自許初奉命監軍時關外地悉爲哈刺慎諸部所據邊事已萬分棘手經畧如王在晉高第又皆庸才不能盡用其言而軍益不振然崇煥猶慷慨誓師刺血爲

書裏創力戰錦寧之役強鄰奪氣屹然爲明之長城觀其前後所上各疏及戰守諸方畧報國血誠至今猶凜凜有生氣是其忠義奮發不辭勞怨浩然之氣亘古長存眞堪接踵壯穆而無愧色者也及後聞警赴援統師入衛兼程並進奮不顧身乃爲敵人反間身死門滅莫須有之獄竟與忠武相同忠武歿而中原不能復宋室以南崇煥死而邊事益無人明社遂屋一身之進退安危關繫國家之興亡民族之隆替此又殺身成仁與忠武後先一揆而可相提並論者也方今列強環伺邊徼需才立懦興頑端資提倡如將袁崇煥增入從祀洵足振軍士忠勇之氣起國民矜式之心 儒楷近讀東莞張僉事爭議又徵諸衆論均屬意見相同且與貴館所立從祀標準道相符合用特敬陳管蠡尙祈俯采芻蕘主持公論據情入告用彰忠烈於前賢禮典昭垂永樹楷模於奕禩專此祇頌
台祺

蔡儒楷啟 十月三十日

附山東巡按使蔡儒楷來書

篁溪先生閣下 頃接手書並抄稿均讀悉茲已致書禮館表示贊同之意特將原稿抄寄卽祈鑒照

是荷此頌

著安

蔡儒楷啟 十月三十日

上海鎮守使鄭汝成致政事堂禮制館請以前明

勦遼督師袁崇煥配祀關岳書

敬肅者竊維教忠經武國家已立春秋崇祀之儀而論世知人前賢宜食俎豆馨香之報明督師袁公崇煥生當季世力禦強鄰爲國捐軀功在社稷其勛績之壯赫志慮之忠純大節之光明死事之慘烈足以風厲後世模範軍人徒因出身文臣不得與於配祀之列然夷考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奏卷二

三

滄海叢書

史傳崇煥雖起自書生而身總師干職膺間寄其一生事業實與兵事相終始況從祀之二十四人中如王濬謝立李靖曹斌又何莫非文臣迹其浩氣精忠勵民型俗恐尙不如崇煥關係之切律以崇德報功之義似宜特別加入以資矜式 汝成 心儀先哲景慕同深用貢愚忱敬備採擇倘荷主持公論永垂遺範於來茲從此祀典修明足履羣倫之屬望專肅奉達祇頌 勛綏

鄭汝成謹肅 十一月三日

附上海鎮守使鄭汝成來書

滄海先生史席

昨奉手翰並大著兩種盟誦之

餘足見 先生闡幽顯微提倡忠義敬服無似承囑

援照靳將軍變通辦法上書禮制館表揚袁督師一

節茲已遵命辦理並將原稿另錄一通附塵督閱專

此奉覆并候

道祺

愚弟 鄭汝成拜啟 十一月八日

安徽巡按使李兆珍致政事堂禮制館請以前明

勦遼督師袁崇煥配祀關岳書

敬啟者明督師袁公崇煥附祀關岳一案經司法部張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奏卷一

三

滄海叢書

僉事建議在先各省因而贊同者聞已甚多類皆函懇貴館加意維持以副衆望其原委本末亮已視局外者爲洞澈矣伏查督師之在明季其關係於國之存亡至爲重要而莊烈帝未嘗不器其材而予以特權無如用之而不能盡盡矣而復不能終卽督師忘身殉國亦未嘗不洞若觀火觀其苟有利於封疆皆不利於此身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又圖敵之急者敵亦從而間之等語夫豈不知一出國門謗書盈篋毀言日衆之勢有必至哉而顧蹈之而不毀者人臣報國有死無二其籌之蓋已孰矣當夫廣寧師潰其官不過一

職方主事耳非有城守之責將校之任也隻身出關盡得形勢還朝以後籌畫方略隱然以防邊爲己任經略王在晉令赴前屯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將士咸服其膽此豈有所爲而然耶抑其忠亮根於天性固也竊嘗綜計督師而歎其材與識當時實舉國上下無與匹儔而當軸不聽以致潰敗者二強而後可而勉行其志終有明驗者二衆人方驚駭其功而中涓媚嫉掩功爲罪者一十三山難民衆十萬餘督師請將五千人駐寧遠以壯聲威別遣驍將以救之王象乾持不可卒至難民脫歸者祇六千人致使邊氓解體使督師之策果行何至如此高第擬撤錦右諸城督師力爭不得前鋒要地甘心淪陷向非督師死守寧前卽此區區亦視同糞壤究以無術可救委棄米粟十餘萬流亡載途哭聲震野而高第不屑措意也此所謂不聽而致敗者也謀守寧遠孫承宗雖屬倚重其從而掣肘者正自不乏縱有祖大壽高見賀謙諸人分督築城而督師獨至爲勤懇泊乎訖工而安集逃亡招徠商旅屹然成一巨鎮謀定後動卒不肯撓清圍寧遠高第等擁兵不救以至少之師當強敵之衆舉朝震駭謂其必不能守督師刺血爲書激以忠義將士咸感奮效死圍解而城克完莊烈

得書乃轉憂爲喜此所謂強而後可終見明驗者也督師方經營寧遠清兵乃猝圍錦州以寧遠重鎮兵不可調方別遣世祿大壽繞出清軍後以圖制勝清忽分兵攻寧遠不克則又益兵趨錦州以士卒多損傷旋卽引去其時號稱寧錦大捷而忠賢乃以不救錦州爲暮氣反唆令其黨加以彈劾此所謂中涓媚嫉掩功爲罪者也至若千里赴援敵反在後勤王之忠可謂至矣不謂竟誣以縱敵議和身首異處飲無窮之恨促明社之墟則又志士仁人追論成敗之由撫膺長歎而不容自己嚮使以督師之材受莊烈之知計無不從言無不聽庸劣者不得而牽制譏佞者不得而中傷明之邦家危則危矣明之邊備弛則弛矣久任一袁崇煥以幹旋而措拄之以前清席蓰勝之威挾方張之氣固不敢謂談笑卻敵從此可閉關自守高枕而無憂也而補苴掇拾轉危爲安使清知明之尙有人其得君也甚專其防邊也有勇愾然而生戒懼之心非若向之長驅直入如履無人之境者則其能忍詢負重發爲大業使明祚繼亡而不卽亡莊烈以有爲之主而終於盈廷搶攘以日暮途窮者其孰爲得失固不待蓍龜之卜而較然可觀也君子之論世也鼎鐘簞祿雖倖竊於當年不能因既往

而寬其罰俎豆馨香乃所以報豪傑不得以橫隕而閔其光關岳之祀其先例也時至今日世變亟矣苟無先哲何足以挽末流追享前賢正所以勵後進鄙意袁督師附祀關岳一案似應准如張僉事原議更由貴館彙呈大總統核准以作士氣以揚國光拳拳之懷伏望察納并頌

撰祺不既

禮制館諸公亮鑒

李兆珍謹啟

附安徽巡按使李兆珍來書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三

滄海叢書

篁溪仁兄先生閣下 昨今兩奉惠書敬悉種切竊思袁督師之在明季其關係於國之存亡至爲明顯觀其豐功垂就而奇禍旋嬰以視關壯繆岳武穆直後先相映而今古同慨者也 先生論世知人倡配祀之議洵屬公理所同業經遵照台囑函致禮制館請其轉呈 大總統核准以作士氣以揚國光矣茲將原稿附上即祈查照爲荷再承囑擬將敝省與山東湖南巡按會銜聯呈請願以爲各將軍各部院之補助極表贊成乞即轉爲商榷可也此復敬頌公綏

愚弟 李兆珍肅復 十一月十二日

松滬護軍使楊善德致政事堂禮制館請以前明
蒞遼督師袁崇煥配祀關岳書

敬肅者竊維三代之盛文武并不分途兩漢以還將相倏焉異致然屬殊勛尙存祀典舉凡立廟迎牲之舉無非激忠勸義之心前經貴館闡微彰隱崇德報功享專祠者關岳二鉅子配兩廡者二十有四賢如明督師袁公崇煥與兵事相終始關明社之存亡而不得成千載之名分一轡之胙宜請 大廷優詔勿令滄海遺珠如曰文臣不宜從武列則是卻毅說禮敦詩轉嫌多事何以爲趙襄所推祭遵投壺歌雅不合治兵何以爲炎劉特重且非直此即以配享諸賢推之王謝李曹俱爲文士東西南朔已肅明禋援爲比例豈曰無徵愚嘗披覽前史慨念今茲竊以爲督師之崇祀與否足以繫後人之觀感者厥有四端請爲縷晰陳之運當明季患在朝鮮鐵騎頻馳金甌屢缺自督師一揮大纛卽殲渠魁軍法極意從嚴兵威爲之遠振治平國用輕典治亂國用重典與武侯之語相通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惟督師之謀絕善若非節權特加之天啟誠恐國祚不俟於崇禎此其以功言之不可不崇祀者一也督師出身進士膺仕宰臣以縣令而諳兵畧尤爲難得之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一

三

滄海叢書

才由兵部而作監軍久在轉遷之列如阮亭詩人也不掩其行政陽明理學也咸稱其治番然雖事權隸屬古有定程而官職區分今垂令典業既四表而光被何爲東莞而獨遺此以其職言之不可不崇祀者二也邪佞在朝都倚抱奇構難寸心安在隱爲文龍復讐究之發端緣於內賊難逃春秋直筆之誅議法出自權臣何殊檜高三字之獄倘予配享令重儒生壯繆好讀魯書得此與談褒貶忠武未忘宋室相見應話興亡此以其冤言之不可不崇祀者三也方今 大元帥經文緯武

徵隱求賢凡屬有用之材悉予不次之賞蜀以將軍而

袁督師配祀國岳議案卷二

完

滄海叢書

兼巡按豈有成心燕以巡按而領將軍已開先例翻疑案而昭定論忠魂來享馨香刊本傳以示兵機學子奉爲圭臬由是道無偏倚絳灌不貽元海之譏器出瑰奇桃李盡屬梁公之選此以其時言之不可不崇祀者四也具此四端或有一得 明公職司禮制篤念遺徽用資愚忱以備芻采倘蒙椽筆主持發潛幽於泉壤從此椒盤薦享當炳蔚其精英端肅奉達虔頌

勛綏

楊善德謹肅 十二月二十三日

附松滬護軍使楊善德來書

滄海仁兄偉簪 頃奉雲牋盟薇雜誦具見 執事聞發幽隱篤守忠貞之至意遙瞻喬采曷罄佩忱弟前讀明史及旁採遺書深歎督師偉烈豐功闢明社之存亡與兵事相終始且述其生平事實多有與關岳殊塗而同歸者以之配享尤爲合宜爰本愚者之一得臚舉理論之四條致書禮館力請崇祀不知當事者見之果有動於中否也原藁錄陳 台覽務希先施款斷然後付刊是爲至禱肅復敬頌

箸綏

愚弟 楊善德鞠躬 十二月二十三日

袁督師配祀國岳議案卷二

全

滄海叢書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

東莞張伯楨幹盒編輯

漢壽易順鼎哭盒校訂

卷三 京師各部院書

陸軍總長段祺瑞來書

篁溪先生大鑒 昨展宏箸至佩闡揚忠義之盛心

袁督師力捍強鄰國之柱石長城自壤明社遂墟溯其功德之隆宜食馨香之報武廟從祀諸賢本部尙在討論承惠督師遺集以爲考鏡之資無任感荷手復順頌撰祺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三

一

滄海叢書

段祺瑞啟 六月初一日

參謀次長唐在禮來書

滄海先生史席 頃奉大箸從祀意見書及袁督師遺集等冊展誦數過欽佩莫名袁公浩氣精忠本足頡頏關岳又得椽筆發揮推闡入微洵足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從祀之議本部極表贊成已飭局歸入浙江將軍條陳案內彙辦矣至袁公遺集并意見書仍希惠賜一份以備瀏覽而資觀感焉專此奉懇敬頌箸祺諸惟 印照不宣

愚弟 唐在禮謹啟 五月二十五日

農商總長周自齊來書

子幹仁兄惠鑒 接誦台函備聆一切閣下主張袁

督師配祀關岳一事 鄙意甚爲贊成督師爲有明一代

偉人其孤忠遺烈彪炳宇宙配享關岳洵堪起衰振懦

矜式後世不僅闡微顯幽已也俟咨復後再照 尊囑

辦理專此奉覆順頌

箸祺

周自齊啟 七月二十一日

步軍統領江朝宗來書

篁溪先生史席 承示配祀爭議錄至爲感佩袁督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三

二

滄海叢書

師一生忠義具載明史本傳中得執事崇論高文洵足闡千古之幽光排一時之清議 宗於咨覆禮制館文內亦曾論列及之此議深表贊同至袁公遺集並意見書尙求惠賜一份俾資觀覽先此肅謝敬頌箸綏

江朝宗拜啟 七月三十一日

參謀本部次長唐在禮來書

滄海先生史席 前承惠贈篁溪歸釣園題詞一冊鳳舉鴻冥欽佩無既展誦一過爲之心曠爲之神怡正擬專函馳謝適奉 台諭誦悉種切袁督師配祀一案

弟 極表贊同既經 執事苦心孤詣毅力表章既得各
疆吏多數贊成定可如願相償至聯合入告一節應由
陸軍部主稿本部極願附驥以策進行也專此布復敬
頌

道祺

弟 唐在禮謹復 九月六日

陸軍總長王士珍來書

滄海仁兄大人足下 前後迭接 大著從祀意見

書及袁督師遺集遺像繙閱數過佩服無量袁公氣節
勲武與關岳爭輝從祀原無不合又得 椽筆依據史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三

三

滄海叢書

冊發揮而光大之尤足爲忠良生色本部業已節錄袁
公事實便摺入 告他日參謀內務各部聯合呈請時
尤願隨諸公之後以策進行而副 雅意手此復請
台安

弟 王士珍敬覆 九月三十日

農商總長周自齊來書

篁溪仁兄閣下 接誦 台函備悉一切 閣下主

張袁督師配祀關岳一節 弟 早已贊成以督師之品望

勲烈自應亟爲表彰現王總長既屬參謀部主稿 敝部

自當會銜幸即轉達唐次長請其脫稿時將 銜附入

可也附呈國貨展覽會優待券特別券各一張即祈查
收此頌

台安

弟 周自齊啟 十月二日

參謀本部次長唐在禮來書

篁溪先生史席 正殷馳系欣奉教言苦心孤詣表

彰前賢紉佩無既惟查此案已蒙 主座批交禮制

館特准入祀俟各省彙報到後即可發表似亦無庸再

請也知關廛注用併奉聞專復敬頌

著祺維 照不盡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三

四

滄海叢書

弟 唐在禮謹復 十月初七日

海軍部來書

篁溪先生鑒 逕復者頃奉大函敬悉一切袁督師

灝氣英光照耀奕世吾輩正宜表彰擬請配祀關岳甚

爲贊同他日吾部聯呈當隨諸公之後復頌

日祉

海軍部謹啟 十月三十日

參政院來書

篁溪先生鑒 敬覆者接奉來函具悉一是袁督師

配祀關岳一案本院咨覆之文雖經具稿尙未經大會

報告故未咨出茲先將已印咨稿送上請 督閱此頌
時祺

參政院秘書廳啟 十月三十日

教育總長張一麐來書

篁溪先生執事 辱承簡翰循誦再四袁督師崇祀一案 執事宏識導以先驅揚臂高呼不遺餘力其爲佩仰如何可言督師忠義百折不撓允宜闡揚昭示來許一磨 不敏亦表同意來書謂陸軍總長有聯合各部呈請之舉到時自當會銜謹先奉復敬頌
著祺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三

五

滄海叢書

愚弟 張一麐再拜 十一月初四日

教育總長張一麐來書

篁溪先生執事 省覽惠翰并尊擬懇請崇祀前明袁督師疏稿浣誦再四覺文采壯瞻立言得體使千古芳烈懍然遇之謹當附驥會銜入告迺承囑爲點竄愧弗敢當即將原件奉還并希檢入敬頌
台祺

張一麐拜復 二月二十二日

農商總長周自齊來書

篁溪先生執事 接誦台函暨奏稿均誦悉一切督

師精忠偉烈昭如日星配祀關岳洵堪表式千秋馨香百世尊擬奏稿義周辭協 鄙意甚爲贊成卽請轉知王總長煩挈銜入告可也專此奉覆順頌
時祺

周自齊敬啟 二月二十四日

海軍總長劉冠雄來書

篁溪仁兄大人閣下 展誦惠書并奏稿一件敬悉袁督師武功忠烈亟應表彰 鄙人極表贊同會奏時請爲列銜可也此頌
台綏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三

六

滄海叢書

愚弟 劉冠雄頓首 二月二十六日

審計院院長孫寶琦來書

篁溪先生大鑒 迭接台函祇悉種切 執事表彰先烈見義勇爲盛德熱忱曷勝欽佩承示袁督師崇祀奏稿苦心孤詣業經奉讀一過惟王總長倡議主持 敝處尙未接洽容晤王總長時再行詢明商酌辦理此復
並頌
台綏

孫寶琦啟 二月二十六日

參政院院長溥 倫來書

篁溪僉事閣下 逕復者奉到二月二十四日惠書并印布王總長議請袁督師廟祀一摺屬稿已定業經各部長畫諾徵求意見雜誦再三良深欽佩惟前項函件到時鄙人適因卧病致延擱數日裁答稽遲抱歉之至此摺如尙未入告鄙人甚願加入聯名耑復敬頌撰安

溥 倫啟 三月初一日

稅務處督辦參政院參政梁士詒來書

篁溪仁兄惠鑒 逕復者承示袁督師崇祀案擬聯合京師各機關特任長官入告一節本處可以會銜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三

七

滄海叢書

足下爲此事兩年來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可佩可佩專此奉復並候

台祉

梁士詒 三月初四日

交通部秘書廳來書

子幹先生足下 連日已疊請 梁總長示頃始得覆音謂因事繁忘卻如各總長署名則署名可也奏稿在紙堆中容覓得送還想 尊處亦必有底稿云云用特奉覆餘不一一敬請

台安

交通部秘書廳覆 三月初六日

海軍總長劉冠雄來書

篁溪先生大鑒 來函敬悉請將袁督師配祀關岳一摺日前王總長囑由本部領銜自應照辦惟既由本部主稿須由本部另行草擬業經派員迅辦大約須俟本星期五方能脫稿也專此順頌公綏

劉冠雄啟 三月十五日

海軍總長劉冠雄來書

篁溪先生大鑒 誦示領悉袁督師奏請列祀已由本部領銜擬稿現正送往各部簽名俟呈遞後奉有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三

八

滄海叢書

批令當將摺稿一并錄送以憑彙刊可也專復即頌

台綏

劉冠雄啟 三月二十四日

平政院院長錢能訓來書

篁溪仁兄閣下 承示袁督師崇祀關岳奏稿讀悉宏議極佩惟弟職居副館長有審議之責未便列銜專此奉復敬頌

台祺

弟 錢能訓手啟 二十五日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

卷四 各省將軍書

東莞張伯慎篁溪編輯

漢壽易順鼎哭龔校訂

浙江興武將軍朱瑞來書

滄海仁兄閣下 久仰盛名未獲良覲比奉惠贈袁

督師遺集四冊讀之悽感督師以文臣籌邊事雄武忠烈古今罕遇其傳不幸而處閭朝亂世受敵間而被主猜遂至自壞長城終墟明社其一身之生死乃爲中國全局存亡之所繫又不獨一姓之興衰已也今獲讀其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四

一

滄海叢書

遺文雖寥落數篇而發揚蹈厲足以規當年之經緯執事彙而存之捐廉刊印崇仰先賢風示來哲大君子之用心曷勝欽感大箸從祀意見書尤爲犀利明快今日圖所以振作士氣挽回頹風者端賴於此仁言利溥蓋不獨爲督師之知己已也端此鳴謝卽頌

箸祺

朱瑞拜啟 五月二十八日

吉林鎮安左將軍孟恩遠來書

篁溪先生鑒 逕覆者前讀大箸對於袁公崇煥應

配祀關岳理由發揮詳實欽佩實深嗣又接奉通函公

論熱忱嘖弗贊成此議容卽擬稿呈請用表同心先此佈覆順頌

公綏

孟恩遠敬覆 六月十二日

湖南靖武將軍湯薌銘來書

篁溪先生史席 前誦 大箸闡發袁督師配享理

由至爲詳盡督師丹忱愛國合壯繆之心期碧血埋冤抗精忠之志節讀史論世先後同符茲復承寄示爭議錄披覽一過益徵公論僉同謹佈數言用伸崇拜肅泐敬頌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四

二

滄海叢書

箸祺

湯薌銘啟 八月四日

吉林鎮安左將軍孟恩遠來書

篁溪先生惠鑒 前接瑤函并爭議錄執事於袁督

師配祀一節所以闡幽光揚盛烈者詞詳意摯足使古賢忠義之氣炳於千秋而起懦振頹有功於世風更非淺鮮鄙人已會同巡按使孟君秉初聯銜上請用副雅意錄寄呈稿並希鑒答專此奉復順頌

箸安

孟恩遠謹啟 八月十二日

陝西咸武將軍陸建章來書

子幹先生閣下

久仰盛名未親鴻度頃瞻大箸彌

切馳思就維道範崇閣雄才磊落爲無量頌袁督師英
風浩氣冠絕古今實足以頡頏關岳得先生椽筆發
揮昭昭然如揭日月而行乃知公道自在人心顯微闡
幽曷勝欽佩祇以軍務紛若裁答稍遲諸希原宥是幸
此復敬請

台安維 照不宣

陸建章拜啟 八月十五日

安徽安武將軍倪嗣冲來書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四

三

滄海叢書

篁溪先生閣下

頃奉 大箸并尊刻袁督師遺集

各冊拜讀之餘欽佩良深竊維袁督師奉命出關慷慨
誓師之時實有壯繆飲馬長江武穆直搗黃龍之慨惜
遭讒慝頓壞長城然其氣壯山河光爭日月配祀關岳
固無間然 閣下隻眼獨具名論不刊顯微闡幽慰先
哲沈寃之痛廉頑立懦爲有功世道之文冥漠有靈當
亦引爲知己 雖不敏知人論世心理畧同崇德報功
馨香欲祝敬服卓見極表贊成專復順頌
箸祺諸惟 心照不宣

倪嗣冲謹啟 八月十八日

陝西咸武將軍陸建章來書

子幹仁兄大人閣下

八月二十八日接展賜書祇

聆一是日前蒙惠寄以袁督師配祀關岳意見書 弟極
表同情已於八月十五日修函由郵馳發矣茲將原稿
抄送一份希即查閱爲盼此復敬請

台安

愚弟 陸建章鞠躬 八月二十八日

黑龍江鎮安右將軍兼巡按使朱慶瀾來書

子幹先生閣下

接奉 手函敬悉種切袁督師英

風亮節 尊箸意見書表白十項闡發盡致文臣之說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四

四

滄海叢書

以矛攻盾又何辭可駁竊窺禮制館議駁之意謂之文
臣特其一端蓋謂武功不大耳古人流傳後世功名之
顯晦半以史筆之抑揚爲準當與朝作勝朝之史兩國
關係之間事蹟至明而曲筆則每見於言外試就明史
列傳言之論督師曰智雖疏差有膽畧所謂智疏對清
朝言謂所敵爲列祖列宗之智大而密也傳云大清舉
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
有膽無智者能之乎大清以經畧高第易與舉大兵渡
遼抵寧遠戴楮穴城矢不能退崇煥清野以待燃西洋
礮擊之再攻再却而東華錄謂以兵三十萬攻城崇煥

嬰城固守力拒不退我軍失利上諭諸貝勒曰朕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何獨寧遠不能下不憚累日以清太祖之雄畧敗於屢經殘破之寧遠有膽無智者能之乎清兵圍錦州分兵趨寧遠崇煥列營壕內用礮拒擊清兵旋引去以海暑不能克士卒多損傷時稱寧遠大捷太宗新卽位率諸貝勒盛氣而來卒以此受一頓挫終崇煥世不敢再犯錦寧有膽無智者能之乎錦寧既固乃誅跋扈之毛文龍重定兵制節餉百二十餘萬無缺餉譁變之虞有膽無智者能之乎在史臣之意未嘗不欲大偉畧以光簡冊而清初史禍

橫肆誅戮蔡邕不使執筆崔浩寧不懼於滅族有對待之興朝在揚之之意少抑之之意多或又於言外求之至馬遷書李陵之英雄陳壽書武侯之將畧恩怨之辭忌諱之朝前史可憑而不可憑者類如此禮制館所謂史傳有徵微之清臣所修之本傳耳使易世之後如三國演義之推助於金聖歎承家有人如金陀粹編之痛陳於岳珂不知天下後世俯首崇拜又當何如閣下以鄉人表章鄉賢固賢者所有事然景仰之殷出於自然又不徒粵東諸先生也有清末造蜀人趙侍御熙以督師葬廣渠門內聯合同志効德公之展拜慰若敖之

餒而發爲詩歌繪刻遺像都中人士播爲美談惜當時無配祀關岳事發生耳仁人志士如元氣渾然彌綸天壤非疆域所得而限也抑更有不能已於言者祠祭者萬世不易之典章古今人心之至理也督師武功氣節炳然千古又非一人一家之私誼也配祀之議自當從諸公之後極表贊同督師遺集彙刻成書願惠寄一部先覩爲快此覆敬頌

台綏

朱慶瀾鞠躬 九月十三日

黑龍江鎮安右將軍兼巡按使朱慶瀾來書

篁溪先生大鑒 前奉惠函過承獎飾愧何敢當袁督師請祀一節鄙意極爲贊成容回江時與奉吉兩省商同辦理可也張文烈集袁督師集均收到謝謝此覆順頌

台祉

朱慶瀾再拜 九月十六日

雲南開武將軍唐繼堯來書

篁溪先生史席 兩奉惠翰并議從祀督師各書錄關揚忠義無任欽遲袁公資兼文武衛國矢忠浩氣英光彌綸宇宙報功崇德觀感攸資 先生偉議配享極

表贊同想政府行將發表正不必處再行入告也北
望燕雲拳拳不盡藉頌
道履百福

弟唐繼堯頓首 九月二十一日

陝西咸武將軍陸建章來書

滄海先生大鑒 惠書具悉督師忠義上凌河嶽而
世每遺之殊為憾事三百載下得知己如執事者為
之表彰鴻烈督師有知允當含笑尊意極贊同前已
言之綦詳承囑特別呈請配祀一節擬俟國體定後再
行上達 高明諒以為然也率佈順頌

撰安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四

七

滄海叢書

陸建章拜覆 十月十四日

四川咸武將軍陳宦來書

滄海先生史席 頃奉惠書並前賜大著爭議袁督
師配祀關岳卓識雄論慷慨激昂足徵崇仰先賢溢於
言表督師豐功偉烈彪炳千秋允宜配享明禋闡揚潛
德惟前准禮制館咨行到川交由政務廳擬辦詎承辦
人以來咨認督師原係文臣毋庸置議遂未詳加討論
遽行咨覆於未奉到大函之先業經出發茲承尊囑彌
愧有方雅命無以副大君子景仰古人之盛心區區苦

衷當蒙見宥專覆敬頌
時祉諸維 朗照不備

弟陳宦敬啟 十月初八日

黑龍江鎮安右將軍朱慶瀾來書

篁溪先生台鑒 展誦來函并議案樣本謹悉一切
日前匆匆過奉適段上將軍辦理選舉諸事殊少暇晷
是以未及將袁督師從祀一節從容商榷回江後積牘
紛冗清理需時容稍閒再函致段公徵求同意俟得當
當有以報命也此覆祇頌
著安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四

八

滄海叢書

弟朱慶瀾再拜 十月二十日

浙江興武將軍朱瑞來書

篁溪仁兄大鑒 接奉台函囑將關於袁督師配祀
關岳文件鈔寄一份以應附刻等因 執事以宏編鉅
製闡發幽光曷勝欽佩 敝處前因袁督師勇畧忠義足
為將士師表故呈請一體附祀現袁督師既蒙特准入
祀並承函囑因即飭鈔原呈及禮制館議覆文各一件
批令一件附寄 台端即希查照專此泐復並頌
著祺

愚弟 朱瑞拜啟 十一月初四日

陝西咸武將軍陸建章來書

滄海仁兄先生大鑒 頃承手示如同面譚即維動

定增綏起居佳勝為頌督師精忠大節克饒關岳各省

既一致贊成 鄙人尤不勝欽佩足見公道在人此心同

此理同也屆時自當入告以副雅命陝省國會成立對

於君主立憲各表同情知注併聞此復敬請

台安惟 照不宣

愚弟 陸建章鞠躬 十一月四日

山東泰武將軍靳雲鵬來書

篁溪先生惠鑒 查袁督師配祀一節業經照囑函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四

九

滄海叢書

請禮制館議定辦理茲奉大示知陸朗齋將軍又有公

同入告之議倘有是舉即請 台端轉致陸將軍挈同

敬 銜以定祀典而副雅命是幸泐復敬頌

著祺惟 答不具

弟 靳雲鵬拜啟 十一月十一日

陝西咸武將軍陸建章來書

篁溪仁兄大人閣下 頃承手示不啻面譚就維動

定清佳起居安善為頌 弟對於袁督師配祀關岳一事

極表同情惟北省似應由直隸奉天兩處酌定一處主

稿 敝行署 列名則可至於領銜恐非所宜因陝省僻處

一隅故也呂公處已代致意渠亦無不贊成此復敬請

台安諸維 融照不備 愚弟 陸建章鞠躬 十一月十四日

浙江興武將軍朱瑞來書

滄海仁兄大人閣下 日前接誦惠書敬悉督師配

祀議現經 執事采輯各省文件彙成一編付梓印行

以光簡冊具徵有志竟成用能首倡偉議呼應羣峯無

任傾佩屈巡按使咨覆禮制館文稿業由按署錄副逕

寄 台端諒荷答入專此奉復並頌

政祺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四

十

滄海叢書

朱瑞拜啟 十一月二十五日

陝西咸武將軍陸建章來書

滄海仁兄大人閣下 頃接華函祇聆種切承過情

之藻飾益滋愧於達衷即維履祉時增吉祥止止為頌

袁督師配祀一節既經靳將軍贊成可見公道在人異

口同聲即請我 兄轉達靳公似以直省將軍領銜為

宜 弟得附驥尾足矣若欲以 弟為首實不敢當因僻處

一隅故也區區愚忱尚希亮答專復敬請

台安惟 照不盡

愚弟 陸建章頓首 十二月九日

江西昌武將軍李 純來書

滄海先生大鑒 前接來章當即遵囑逕達咸武將軍請將敝銜列入以爲連合呈請之舉茲接咸武復函以陝省僻處一隅領銜似非所宜囑仍商之尊處可否以直隸朱將軍領銜入告云云茲特將 處原函錄出並擇錄咸武復函一併寄呈 台覽至應如何與朱將軍商酌之處即乞就近接洽以免周折爲荷肅復順頌台祺不一

弟李 純啟 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昌武李將軍致咸武陸將軍書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四

十一

滄海叢書

朗齋仁哥惠鑒 久疏音問時切馳思即維勛社

盡祺皆大吉羊爲頌頃接張君伯楨自京來函云及明臣袁崇煥配享關岳廟一案尊處擬聯合各省將軍代爲呈請屬將 銜加入查袁公一生事蹟含冤賁志史冊久經論定前由朱興武呈請配享經禮制館議駁謂係文臣毋庸置議 弟意配享大典當以事功節烈爲重如斤斤於文武畛域執其進身之始階即據爲配享之定論則古今來以文臣而建武功者必多湮沒前於議復交議配享案內大抵根據此意立論即暗爲袁公出力張君對於鄉先正身後祀典

極爲熱心良可欽佩刻下尊處如果有連合呈請之舉請將 弟名一併列入並望示復爲荷專泐順頌 勛綬

如弟李 純啟 十一月十八日

附咸武陸將軍覆昌武李將軍書

翼卿如弟惠鑒 承示袁督師配祀一節 兄已極力贊成惟陝省僻處一隅若率爾領銜似非所宜仍請 老弟商之司法張君可否以直省將軍領銜入告 兄忝附驥尾實爲幸甚專覆順頌 勛綬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四

十三

滄海叢書

如兄 陸建章啟 十二月二十五日

振武上將軍督理廣東軍務龍濟光來書

篁溪先生執事 承教謹悉袁督師崇祀一節 弟爲表揚先烈鼓勵後人起見得貴省同鄉諸君子贊同凡所應盡義務敢不惟命世卿 家兄在京諸叨教益 敝處事件又復多所藉重銘感實深但時以未酬賢勞爲歉耳風便尙望箴言時錫藉匡不逮是所切禱專泐奉復 順頌

日祉

龍濟光謹啟 一月十二日

陝西咸武將軍陸建章來書

滄海仁兄大人閣下 魚書迭貢麟度罕親承推許

之過情撫中懷而滋愧即維履祺安燕止止吉祥爲頌

袁督師配祀一事弟贊成之至惟僻處一隅不便領銜

仍請吾兄函懇山東靳將軍主稿入告弟附驥尾與有

榮施斯爲幸甚此復敬請

台安惟 照不宣

愚弟 陸建章頓首 一月七日

安徽安武將軍倪嗣冲來書

篁溪仁兄大人閣下 接奉瑤函愧承瑤飾敬維勛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四

三

滄海叢書

隆弼教績著明刑翹首喬雲傾心視露承示袁督師從

祀關岳一案弟早已贊同寄來奏稿亦極立言得體不

蔓不支上陳之後必有效力至各省將軍繼續上奏自

係爲易於邀允起見如有發起之人領銜入告 賤名不

妨附驥來示以領銜相屬恐非弟所敢任循省再三敬

謝不敏惟鑒諒之是幸尊勛奉復敬頌

勛安諸祈 齊照不備

愚弟 倪嗣冲啟 三月初十日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

卷五 各省巡按使書

東莞張伯楨子幹編輯

漢壽易順鼎一齋校訂

督理甘肅軍務兼巡按使張廣建來書

篁溪先生箸席 逕復者頃奉惠書議以袁督師配

享關岳高瞻遠瞻尙論千古孤懷卓識獨邁衆流實獲

我心至爲欽佩考督師丁陽九之時勵不二之節風雲

叱咤雷雨奮興偉畧超羣眞誠爲國智勇足以斷事謀

畫足以綏邊雄劍倚天神珠耀海使當日長城不毀又

何至九鼎播遷而乃反問工讒沈寃誤構霜飛六月血

化三年萬衆號呼千秋嗚咽擬以漢家壯繆同爲蓋代

之英方諸宋室精忠各有出師之痛允宜崇祀以闡幽

光庶幾風馬雲車英靈如在從此黃蕉丹荔觀感有資

敬表贊同質之公論專復卽請

撰安惟希 昭察不備

張廣建拜啟 六月十三日

貴州巡按使龍建章來書

子幹鄉兄足下 手書並意見書敬悉袁督師附祀

關岳廟本無間然如同鄉上書請將弟名附驥至託此

請

台安

弟龍建章啟 六月十九日

貴州巡按使龍建章來書

子幹鄉兄足下 先後接奉手書并從祀大箸及袁

督師遺像遺墨等幅慷慨激昂落落如玉莊誦再三欽

遲無已竊念袁公爲有明一代偉人其生平事蹟浩氣

精忠固足彪炳千秋頡頏關岳而足下俛仰今昔推闡

備至平日愛護古人之勤溢流言表起懦振衰功豈禹

下從祀之議極表贊同重以鄉誼所關何敢推卽承示

各節鄙人已單銜建議入告用副雅志質之高明以爲

何如專泐奉復卽頌

著安惟希 亮譽不備

龍建章拜啟 六月二十八日

江西巡按使戚揚來書

滄海先生大鑒 日前奉賜袁督師遺集二卷軼事

記一卷並大箸從祀意見書一卷均已拜領未幾復接

到大函徵求同意熱心苦口感佩莫名在袁公當日精

忠亮節照耀千古禮制館亦不過以身爲文臣駁之並

未加以貶辭今朱將軍既提議於先參謀部復贊成於

後彼身膺閫寄者尙不區分文武之畛域可謂一秉大公況禮制館原定從祀四例但曰身為將帥而已苟爲將帥亦何礙其爲文臣耶案合祀典禮凡地方兼有軍警職各文武一體與祭卽是此微署已本此意備文咨復並將大畧函述藉表同情伏惟亮察卽候

公安不盡縷縷

戚揚謹啟 七月十八日

奉天巡按使張元奇來書

子幹仁兄閣下 去年辱寄大箸頃復承示各種在遠不遺甚佩雅意以俗冗未及具答想見原也明末袁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五

三

滄海叢書

督師崇煥從祀關岳案禮制館以其爲文臣駁之實則經畧督師係以文臣將兵如唐之劉仁軌裴行檢皆所謂儒將之雄者故不能以其起家文職遂置不議頃因議復朱將軍瑞增祀關岳一件已咨請禮制館以袁當從祀矣 閣下功深汲古尤具闡揚忠烈之熱腸專此奉復卽請

近祺幸察不盡

弟 張元奇拜啟 七月二十八日

吉林巡按使孟憲彝來書

子幹仁兄先生台鑒 迭奉惠書並寄袁督師遺集

軼事記暨配祀意見書等件分別展誦祇承一是古人往矣賢者起而表彰之以一朝勛業之隆爲百世馨香之請熱心盛事佩仰良深 弟昔年敷治錦城於督師豐功偉烈早已崇拜不遑配祀之請極表同情業已會同左將軍聯銜具呈茲將呈稿錄送 台覽仍希隨時惠教無任翹冀專復順頌

台綏

愚弟 孟憲彝拜啟 八月初二日

福建巡按使許世英來書

子幹我兄惠鑒 華箋下遞實慰我心翹首燕雲無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五

四

滄海叢書

任勞止袁督師之忠烈照耀千古求之今世久無其人我兄發起配祀關岳洵可謂發潛德之幽光挽狂瀾於既倒者矣表章文獻以詔後人下風聞之竊自增氣世英學疏敢不從諸君子之後乎薰風扇暑鑠石流金尙期節勞爲國珍重此覆并詢

政綏

許世英謹啟 八月四日

廣東巡按使張鳴岐來書

子幹仁兄足下 接讀 來函藉悉 尊意明袁督師豐功偉烈昭昭在人心目際此海疆多事軍氣不揚

尤宜崇祀以鼓忠義所議呈請配祀關岳極表同情惟
鄙人下車伊始適值三江洪水暴發之後西關祝融爲
崇民生困苦非常籌賑善後與振興實業百事待舉支
絀異常俟布署稍定元氣粗復後當與振武上將軍籌
商會同辦理袁督師忠烈爲國似不必拘定粵產隨地
皆得呈請崇祀卽由地方紳民聯名並將事蹟列摺呈
請中央亦未爲不可也 尊意以爲何如專此復頌
近祉

張鳴岐啟 八月十三日

陝西巡按使呂調元來書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五

五

滄海叢書

子幹先生偉鑒 前接惠函並書四本祇以鞅掌馳
驅未卽裁箋答謝抱歉奚如頃間復奉教言盥誦之餘
莫名欽佩袁督師精忠貫日勁節凌雲時勢英雄一時
無兩若論崇德報功之典似乎兩廡從祀尙不足表厥
勲勞 先生發潛德之幽光秉董孤之直筆鱗鱗卓識
極表同情惟是 敝署 咨覆禮制館之文業經於 尊處
函件未到以前先期交郵送達邊郵稽阻致未獲趨步
後塵所幸督師生平忠節得 先生之著作益覺闡發
無遺而抗議之書雖與該館意見不同理由甚爲充足
馨香明德自古爲昭將來定議之時當必能爲督師特

隆令典也專此候覆順頌

台綏

呂調元鞠躬 八月二十八日

督理甘肅軍務兼巡按使張廣建來書

篁溪仁兄左右 頃奉惠書并承另寄關於袁督師
從祀往來函牘印本均已備悉 執事推挹前賢不遺
餘力用心肫摯紉佩良深辱索咨文將付彙刊尤爲盛
舉 敝處咨文尙未出發一俟削牘後當卽錄副奉塵可
耳囑寄祁進士一函隨已交郵轉寄矣專復順請
著安惟 照不備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五

六

滄海叢書

愚弟 張廣建奉狀 九月初六日

安徽巡按使李兆珍來書

子幹仁兄先生史席 聞聲相思積有歲年走俗抗
塵迄未一親光霽方用歉仄昨辱 惠書具審抗心希
古仰慕前賢袁督師附祀之議實乃發自 台端著潛
德而闡幽光仁人君子之用心固異流俗 弟既不能分
勞編輯又何敢不力贊閔謀正擬開辦俟脫稿卽照錄
一通郵塵記室先肅奉聞祇頌

台安並頌 勛祺惟 照不具

愚弟 李兆珍謹啟 九月十九日

山東巡按使蔡儒楷來書

滄海先生大鑒 久欽駿望遠辱魚書三復浣薇如親偉論承寄所輯袁督師遺集等件拜讀之餘益深佩仰袁督師勲名忠節震耀人寰議請配祀關岳俎豆馨香洵足以矜式國人增長義氣楷心儀前烈極表同情衆論咸符願早成斯盛舉我公望同山斗志切表揚彙刊書成卽望惠寄一分俾先覩爲快肅此奉復祇頌台安

蔡儒楷啟 十月初六日

山東巡按使蔡儒楷來書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五

七

滄海叢書

滄海先生大鑒

頃奉手書知前覆寸函已登簽掌

承寄到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樣本並遺像一紙拜登感謝竊維武廟之祀所以重忠節資觀感也袁督師力捍薊遼不避艱阻寧錦之役屹然爲明之長城今讀遺集至守關外以捍關內用遼人以守遼土以及以和爲守以守爲戰各計畫猶想見籌邊偉略報國血誠浩氣長存直可接蹤壯穆至因忠獲罪莫須有之獄又與忠武相同忠武歿而宋之中原不能復督師死而明之邊事不可爲以一身之安危繫國家之興替後先同揆允宜從祀一庭俾國人有所矜式況時代最近其感人爲

尤深我公闢揚忠義提倡盛舉楷願從其後早觀厥成惟微處刻下尙未接到此項咨文將來文到時擬卽本斯意咨覆再當抄寄 台端如彙集待刊或請先將前此兩次覆書增入卷末以表贊同所裁酌是荷此覆敬頌著祺惟 照不備

蔡儒楷啟 十月十九日

吉林巡按使王揖唐來書

滄海先生侍史

承示袁督師配祀議案並遺像遺

墨浣薇莊誦無任欽遲督師緯武經文忠肝古誼山河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五

八

滄海叢書

正氣至今懍懍如生方遘事敗壞之餘督師力支危局撫瘡痍遏強敵誅悍將肅軍紀屹然一代長城督師不死明不亡也一身繫全國之存亡豈僅僅戎馬沙場之將畧可同日語哉配祀關岳允無疑議 先生椽筆闡幽傾服無量卷查此案孟前巡按使會同孟左將軍咨復飭抄附鑒順頌箸綬

愚弟 王揖唐拜復 十月十九日

安徽巡按使李兆珍來書

篁溪先生閣下

昨接華函敬悉一是袁督師精忠

浩氣照耀寰區推其功德之隆允宜馨香百世承示從祀關岳一節微處極表贊同惟此案前准禮制館來咨徵求意見內開宗熊袁三人原係文臣毋庸置議經前巡按使根據此意咨覆在案現應如何另行建議之處尙祈尊處主持辦理不勝盼禱之至專此奉覆卽頌公安

弟李兆珍啟 十一月初一日

河南巡按使田文烈來書

子幹仁兄先生閣下 迭奉大函備聆偉論藉諒聲

華卓越著述闡通引致商暉無任馳仰袁督師雄才大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奏卷五

九

滄海叢書

畧忠義凜然厄於僉壬致有未央鐘室之慘跡其盡心軍國捍圉邊陲直與岳鄂同其節概人之云亡長城遂失公論未雪千古傷之執事表揚先哲欽佩至深承詢配祀關岳一案微處固極表贊成也專泐佈復祇頌著祺諸惟 亮照不具

愚弟田文烈復啟 十一月十一日

山東巡按使蔡儒楷來書

滄海先生大鑒 前肅寸緘並抄寄致禮制館函稿諒承收閱頃接手書議再聯銜入 告查此案既各省均有函咨一致贊同禮制館當可議請照准 執事熱

心提倡擬積極繼續進行應請由 尊處函商聯合如湘皖等省無論何處主稿屆時微處當列名附驥以副雅懷此復順頌

台綏

蔡儒楷謹啟 十一月十一日

湖南巡按使沈金鑑來書

篁溪仁兄大人閣下 手書具悉袁督師從祀事各

巡按使如欲聯銜入告 弟准附驥請轉達復頌

台安

弟沈金鑑拜啟 十一月十二日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奏卷五

十

滄海叢書

督理新疆軍務兼巡按使楊增新來書

滄海先生閣下 接誦華函并讀 閣下所著意見書敬悉一切伏維明代袁元素先生當啟禩之際以身捍蔽東陲洵不愧擎天一柱乃引兵入衛方解漢帝之衣強敵方張竟成鄂王之獄丹心可掬青史含冤論者謂妄誅毛文龍爲自斷右臂不知文龍跋扈而怯敵如病瘡之臂不可屈伸留之則不能運掉去之亦無害大局若明帝之於先生則真可謂自斷右臂矣跡其所值頗與岳武穆相似無論其爲何朝何代亦無論其爲文爲武凡身繫安危而沈寃地下者皆後人所宜崇奉

而觀感者也 閣下表揚忠烈闢發幽光不但氣壯山河亦且輝增閭里以之配享關岳允恰人心 弟粗識詩書久欽山斗遇疾風而知勁草共推末造一人奠尊酒而迓靈旗計在明年二月爲此敬覆卽請 著安

楊增新再拜 十月二十九日

山西巡按使金永來書

篁溪先生大鑒 逕復者接誦來函以晉省對於袁督師附祀關岳廟問題尙無公文表示同意催促辦理足見熱心毅力欽佩莫名惟此事前承惠書諄囑正值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五

七

上海叢書

禮制館來咨徵求關岳廟附祀問題之意見雖其中包括多人袁督師卽其一也當以關係重大平情建議不敢稍存偏執早經備文咨復而尊囑請將袁督師附祀一節亦已併案聲叙爲從衆之主張自無庸另案辦理但管見尤有進者督師平生事蹟載籍綦詳同時諸家著述美惡既不同詞攻訐毫無忌憚非僅皮島一獄聚訟紛如然私人之言尙可置之不理至於明史一書後世必據爲典要所稱天啟七年四月薊遼總督閻鳴泰與巡撫袁崇煥建魏忠賢生祠於寧前等語未免詆毀太甚雖明知督師之賢當日必無其事而正史公然記

此實足爲我輩推崇之障礙且本傳文義亦非美滿尤爲缺憾考前清推崇關侯曾以諡法未美及陳壽三國志不爲侯立佳傳爲歉高宗明降諭旨改正并令將上諭刊刻蜀志本傳後以爲定論今督師事同一律似應連同附祀問題援照乾隆故事一併主張因仰 執事敬恭桑梓力圖表章先達特議及之以備輿論之采擇耳專此復請

台安

金永謹復 十二月初九日

湖南巡按使沈金鑑來書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五

七

上海叢書

篁溪仁兄先生閣下 惠函並袁張遺集暨大集均收到謝謝督師從祀咨文 弟因向所崇拜奉書後卷查歷前任迄未咨復遂由幕僚趕辦謬荷諸君子獎許惶媿奚似各省聯銜入告似可函請蔡使主稿如彼此謙讓 弟亦不妨承諾但仍由 公分函各省逕電 署以表贊同將來於決定國體時卽拜發惟會銜封摺印花過多如何手續或寄京託人代遞希詳示辦法鐵畊函亦已轉交矣復謝敬頌

公綏

弟沈金鑑拜 十二月七日

兼代廣東巡按使龍觀光來書

子幹先生左右 前後接奉惠函具仰表敬先哲盛意無任佩誦 袁督師請附祀案已由 處具稿會列軍銜入告茲錄副呈政此案將來交議仍望大力周旋俾成盛舉幸甚尚肅奉復餘未一一即請台安

弟 龍觀光拜啟 十二月四日

湖南巡按使沈金鑑來書

篁溪仁兄先生閣下 兩辱翰貺當分電魯汴皖晉各使由 處主稿現惟晉使尙無復電餘均贊同一面具稿先繕俟晉省電到即拜發金使意見亦一并加入摺內於褒忠之案較有聲光也原摺稿附督復頌公綏

愚弟 沈金鑑拜 十二月二十五日

湖北巡按使段書雲來書

篁溪仁兄世大人史席 接奉台函敬承著福日蕃興祺茂集式如肫祝袁督師孤忠亮節照耀今古崇祀之請極願附署賤名奉示後遵即電致沈肅翁旋得復電已於年前會魯皖汴各省合奏等語未克附驥殊爲缺然肅復敬頌

台安惟 照不一

愚弟 段書雲拜啟 正月二十日

湖南巡按使沈金鑑來書

篁溪仁兄先生史席 奉書祇聆一一袁督師應請崇祀廼人心之大公 弟得附銜摺尾亦盡表忠彰善之天職何敢當謝晉使前曾來函因前曾呈有意見此次未便列入原摺於本月初早到京矣承索摺稿茲再寄奉五分以便分贈同志即乞查收爲幸此復即頌道安

愚弟 沈金鑑拜 一月十七日

江西巡按使戚揚來書

滄海先生大鑒 承惠書誦悉當即就近函請李將軍將湖南沈巡按使奏稿見示始知此稿業經沈使與河南田使山東蔡使安徽李使會銜拜發我 公書來時想未之知也袁督師精忠偉烈照灼千古 敝處對於從祀一案前此咨復禮制館已極表同情區區之忱早邀亮督厥後各省將軍巡按使繼續籲請亦不乏其傳公論昭彰若合符節今又辱承大教勗以進行提倡有人敢不附驥惟念此案既經各省議覆復經沈田諸公奏自應俟禮制館彙案核辦如禮制館仍執前議

再行補牘亦未爲晚頃函商李將軍意見相同用特專函奉復藉紓遙注並候

年祉惟 照不莊

戚 揚頓首 一月二十一日

廣東巡按使張鳴岐來書

篁溪仁兄大人左右 昨拜惠書事冗未卽裁答殊深歉仄歲發春惟起居晏福爲祝 弟待罪珂里無可稱述遭逢盛世獲預崇封非分之榮適增愧慙大典籌備處徵求意見書并經覽閱 弟擬仿照陝西等省辦法由諮議員提出 執事博學多聞賅洽中外屆時應請發抒偉論襄茲盛軌 鄙人亦與有榮焉袁督師入祀開慶祝大會此舉極所贊同容俟奉 諭特准後再與龍上將軍商議辦理知念先此奉聞卽請

台綏 弟禮 張鳴岐啟 二月十七日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五

五

滄海叢書

附各公署來書

察哈爾都統張懷芝來書

滄海先生史席 頃奉瑤函并袁督師遺像及從祀

關岳議案均收訖袁督師精忠浩氣本可與關岳相衡

從祀之議 懷芝 極表贊成惟查原咨及袁公遺集并大

著意見書均未檢出想爲何前任擄去擬請費神各惠

賜一份以便參考照辦專肅奉懇敬頌

著祺

恩弟 張懷芝謹啟 十月十八日

星架坡檳榔嶼領事戴培元來書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五

五

滄海叢書

篁溪先生大鑒 前承惠寄滄海叢書六冊具悉蒐

輯遺稿表彰先賢至意無任欽佩袁張兩公忠節炳然

附祀關岳允無愧色 先生所擬意見書旁求曲引信

而有微囑轉達華僑致電力爭 弟極表同情已於七月

間電政事堂表示華僑贊成以袁督師附祀關岳之意

知關蓋注專此奉聞敬頌

升祺

弟 戴培元鞠躬 九月十日

上海鎮守使鄭汝成來書

滄海先生史席 頃奉瑤章開緘雅誦具悉執事表

彭忠義闡揚發微遙冀芝輝莫名欽佩袁督師功在社稷力禦強鄰浩氣精忠焜耀百世本不能以文臣限之況其身總師干實膺重寄轉不能與張趙偏裨同食馨香之報揆諸事理豈可謂平崇祀之議極表贊同專此奉佈敬頌

著祺

愚弟 鄭汝成拜啟 十月十八日

甘肅提督馬安良來書

滄海老先生史席 頃奉鯉書如親塵教臨風展誦積日感懷遙維道體安和起居康適爲頌無量承示袁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五

七

滄海叢書

督師遺像暨配祀關岳議案詳加玩味具徵諸公崇拜前賢之雅意袁督師生平大節久與日月爭光以之配祀關岳洵足以闡幽光而勵忠貞弟景仰高風極端贊成肅覆敬請

籌安諸維 愛照百吉

愚弟 馬安良頓首 十一月十五日

東莞縣知事沈贊清來書

篁溪仁兄大人史席 昨奉手書并宏著樣本盥薇三復欽佩莫名袁督師孤忠偉烈薄海同欽不幸讒口高張未懋飾巾之典長城坐壤空銜投幘之悲明社之

屋實自貽伊戚也今得 執事起爲表彰倬躋廡祀緬維督師經文緯武比關壯繆志在春秋列戍實邊如岳忠武氣吞胡羯從此肅名都之廟貌薦井里之冠裳士夫旣驩悅無量邑宰自趨踰恐後事豫則立不厭周爰諮諏神實式憑唯有必恭敬止餘俟奉到京華函電自當遵辦暨茨丹雘聿比合樂之觀瞻羽葆騶車更譜迎神之詞曲至督師遺書及附祀議案刊布後希早賜瀏覽以便廣爲傳播是所至盼手此奉覆敬頌

撰安

愚弟 沈贊清啟 十一月二十二日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五

六

滄海叢書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

東莞張伯楨子幹編輯

漢壽易順鼎一盦校訂

卷六 雜錄

袁督師配祀關岳建議

袁督師之浩氣精忠國史傳之稗官紀之文人詞士之發乎性情而形諸歌詠者章章已建章其何敢贅獨區區所欲言者以爲浩然之氣卽載惻隱是非辭讓羞惡之心以行者也其彌綸磅礴而塞乎兩間也鍾於人爲最多其鍾於人而充乎四肢百骸也實藏乎至中至正之心而隱然不可見否則飲食之具陰陽之交與禽獸等耳嗟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並乎天地而稱三才者其此心也歟其此心也歟脫無此心則浩然之氣散而不凝虛而無薄乾坤或幾乎息矣是心也上智有之中材有之下愚亦有之如鏡然上智無欲故無蔽中材多欲故多蔽下愚則本來塵垢故常蔽中材苟時勤拂拭則明矣下愚苟毅然剔刮旦旦而爲之則亦明矣關壯繆岳忠武至今千百年間夷夏代更滄桑幾易而浩然之氣猶燦乎揭日月而行沛乎挾江海而流巍乎峯然若泰山喬嶽之深人景仰於無窮者豈有他哉此心不

死耳其爲上智無疑也若袁督師之忠之烈吾不知於

上智何如要其氣則關岳之氣其心則關岳之心可知

已諸君子於國恥紀念日建議以公配祀關岳其人心

不死之徵也哉曩頗深念百端交集謂今國恥極矣天

際風雲且日變而不可測設並世有賈生其人其痛哭

流涕當何許也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謝皋羽嘗

慨然矣今日之議亦賈阮之所發憤而太息者歟喚不

死之人心而蘇之使漸淬漸厲漸返乎惻隱是非辭讓

羞惡之良而充乎天地畀我之正氣而浩然焉則是舉

其嚆矢也語有之哀莫大於心死身死次之建章尤冀

吾國人抱心死之哀切剝膚之痛忍遷岐之辱鼓沼吳

之氣師督師之忠烈以達乎關岳報國之心庶禹甸神

州不致陸沈也楚雖三戶猶足亡秦孫策一旅實抗曹

魏願共祛其所蔽以心印心厲之而已

龍建章謹識 六月二十日

政事堂禮制館咨各部院暨各省文武長官徵求

關岳從祀文

政事堂禮制館爲咨行事案准政事堂交與武將軍督

理浙江軍務朱瑞擬請加隆關岳祀典並酌增從祀一

呈奉 大總統批令交政事堂禮制館核議具復等

因鈔交到館遵經逐條核議其酌增從祀一項擬由館咨行各部院暨各省文武長官廣徵意見各舉所知俟復到再行彙議呈核奉 大總統批令呈悉准如所擬辦理即由該館轉行該將軍查照並通行遵照此批等因奉此查本館原擬關岳廟兩序從祀自蜀漢張飛至明周遇吉共二十四人具載關岳合祀典禮業於呈准後刊登公報公布在案今朱將軍請酌增從祀自晉祖逖至明鄭成功又十四人內除宗澤熊延弼袁崇煥三人原係文臣毋庸置議之外其餘十一人合之本館原擬從祀諸位若者克配明禋若者尚有遺議此外更有何人可備論列均須博攷事實詳加討論況以關岳之忠義凜凜昭若日星從祀之人要以氣節爲重始可均享無愧是尤不得不守史家謹嚴之例以爲後人觀感之資尊古信今期於百世間風而起知人論世願如三代直道而行除分行外相應摘錄原呈咨行 貴署查照希即詳審見復以憑彙核可也此咨

附粘鈔

中華民國四年五月十一日

摘錄核議朱將軍擬請酌增關岳廟從祀呈稿原呈謂唐初武成廟以田穰苴孫武吳起樂毅白起韓信張良

諸葛亮李靖李勣十人配享繼復增列范蠡等六十四人今從祀二十四人似鷹揚之選尙多遺漏夫隆祀典以啟後來之忠烈尊先賢以示作人之模範歆報之典寧嚴勿濫然亦不可有所缺漏致失彰功旌賢之本意也晉宋六朝以來名將如晉之祖逖陶侃北周之韋孝寬唐之劉仁軌裴行儉李晟五代之周德威宋之宗澤吳玠吳玠孟珙明之熊廷弼袁崇煥鄭成功或戰勝外夷宣威絕域或綏靖中原以安華夏其勇略忠義均足爲將士師表至祖逖鄭成功等處中原板蕩之際慷慨誓師以支危局其忠勇俠烈尤宇宙所罕覩似宜一體附祀以昭盛典等語查歷代名將史冊相望豈勝枚舉從祀關岳之人要以氣節爲重然知人論世自昔爲難史傳鋪張或存曲筆閭閻傳播亦有浮譽故本館擬議之初愼益加愼寧闕勿濫今該將軍既以酌增從祀爲請凡所列舉除宗澤熊延弼袁崇煥三人原係文臣毋庸置議外自蜀漢迄明末英烈忠義之可取者恐尙不能限於該將軍所舉之數況論古之識言人人殊若不集衆說以求異同之歸恐難傳百世而爲徵信之實擬由館咨行各部院暨各省文武長官廣徵意見各舉所知俟復到再彙議呈請核定庶足昭布大公永崇令典

袁督師遺事補錄

古夔李長祥研齋所著天問閣集下卷載崇禎遺事七條中有一條關於督師殺毛文龍事爲史冊所未載者特錄之

袁崇煥殺毛文龍有授意之人其詳海內人知之久矣獨其戮文龍時則有故也崇煥往泣毛營已將至文龍無一使來崇煥駭異及至文龍諸將各堅壁無一人望軍門見崇煥問之謂本主帥聞經略來兼程從間道往逆之矣今諸將無主帥令不敢擅出營見也文龍本以間道圖捷速不意經畧已大道來相左文龍未歸崇煥

袁督師配祀關帝廟議案卷六

五

滄海叢書

無事同參軍王亶游海濱三日文龍歸見經略引罪謝恭謹異常崇煥喜每日兩問候崇煥屬其日一問候崇煥憶人言不可信也吾幾誤此上將軍矣遂極交歡已整旅將歸謂王亶吾見毛帥果可爲朝廷大用汝曷往拜觀之亶往踰時乃出亶已不悅及坐文龍北向坐亶西向坐設飲文龍之席皆金玉器亶惟瓦又襲於主席亶大不悅辭返崇煥謂何如亶曰誠如公言但其眼孔大耳崇煥問之不言固問之乃言曰彼謂公猶作兒時戲玩事事指向海濱顛翻亂石等也文龍未歸時崇煥與亶游海濱果然崇煥遂大怒曰彼目中無經略安得

有朝廷次日乃以五騎入文龍營坐定漸數文龍過文龍只鞠躬俯首不敢一言崇煥大聲其過文龍則跪伏崇煥遂曰取尙方劍來文龍只痛哭流涕求釋不敢一言遂竟受誅矣當取尙方劍時文龍養畜健丁之素在左右者五百人竟震恐散去崇煥只五騎入數萬兵營中誅大帥而軍士迄無一言崇煥分布文龍諸軍士訖歸焉其後崇煥亦誅死王亶還紹興國變爲僧服山陰畫者作十僧圖亶圖一僧乘一大斧砍兩木卧地下蓋以亶既殺文龍而崇煥亦以誅死兩雄俱毒其手中也亶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舉人

上錄天問閣集

袁督師配祀關帝廟議案卷六

六

滄海叢書

烈皇小識中載袁督師事數則轉錄于左

崇禎元年廷推袁崇煥爲寧錦督師崇煥赴任陛見上召問曰建部跳梁十載于茲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遼方畧可具實奏來崇煥奏所有方畧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達之知願假以便宜計五年而建部可平全遼可復矣上曰五年復遼便是方畧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謝恩歸班上暫退少憩給事中許譽卿面叩五年之畧崇煥言聊慰聖心耳譽卿言上英甚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慨然自失

頃之上出崇煥即奏東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難此五年之中須事事應手首先錢糧上即諭戶部署部事右侍郎王家禎着力措辦毋致不充于用崇煥又請器械謂東建蓄謀已久器械犀利馬匹調習今後解邊弓甲等項亦須精利上即諭工部署部事左侍郎張維樞今後所解各項須鑄定監造司官及匠作姓名若有脆薄不堪者俟查究治崇煥又奏五年之中事變不一必須更兵二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即與選授所不當用者勿致濫推上即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諭以

崇煥意煥又奏以臣之力制全遼而有餘調眾口而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功如能夫豈無人即凜凜于皇上法度不以權力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見亂臣之謀上起立佇聽者久之尋諭條對方畧井井不必謙遜朕自有主持閣臣劉鴻訓等俱奏請假崇煥便宜賜之上方至如王之臣滿桂之上方應行撤回以一事權上深然之命擬諭來看

廷推王象乾以原官總督宣大上召同閣臣皆入檻內去御案咫尺蓋異數也上曰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見卿變錄知袁崇煥薦舉不差有何方畧可面陳來象乾

曰臣年八旬齒疏不能詳奏所有方畧具在疏中上固問之象乾叙插漢卜哈諸酋離合始末因奏朵顏等夷三十六家今日應與哈慎一同連絡可得數萬安插薊鎮沿邊駐牧爲我藩籬似亦可敵插酋上曰觀酋意似不肯受撫者象乾奏從容籠絡撫亦可成上曰禦夷當恩威並濟不可專恃羈縻閣臣劉鴻訓奏聞虎酋知王象乾至退六百里上即問退去至何地方鴻訓不能對象乾代奏退去直北沙磧中又問倘款事不成如何象乾密奏夷情約數百言上始色喜隨諭象乾曰卿年雖踰八旬精力尙壯朕心喜悅卿撫插酋于西袁崇煥禦于東恢復功成皆卿等之力也象乾與閣臣皆叩首而退

袁崇煥至錦州連疏請餉上御文華殿諭曰崇煥前云安撫錦州兵變可弭今疏又云軍欲鼓譟求發內帑與前疏何相矛盾卿等奏來時百官有請允發者有請發內帑者上詰問戶部口尙時畢自嚴甫履任極言戶部缺乏容當陸續措給上曰據崇煥揭云初三日發即變今已初二即此時發去已遲何救于鼓譟上又云將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懷其德如何有鼓譟之事

袁崇煥屢疏請餉上召對論諸臣曰袁崇煥在朕前以五年復遼及清慎爲已任這關餉事須講求長策又曰關兵動輒鼓譟各邊效尤何以底止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曰軍士要挾不止爲少餉畢竟別有隱情古人羅雀掘鼠軍心不變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嘗少他月餉如何輒動鼓譟此其中必有原故上曰正如此說古人尙有羅雀掘鼠的今雖缺餉豈遂至此

毛文龍向爲遼東參將遼陽陷沒文龍逃至海濱適有難民數千人文龍以術籠絡之遂同航海至皮島蓋皮島居遼東朝鮮登萊之中稱孔道文龍斬荆棘具器用

袁督師記祀關岳議案卷六

九

滄海叢書

招集流民通行商賈南貨繒幣北貨參貂咸于文龍處輸稅掛號然後敢發不數年遂稱雄鎮又掠沿海陵丁或指建州奸細或稱臨陣斬獲以是積功官都督掛平遼總兵印逆賢時各邊出內奄鎮守文龍亦疏請內奄監其軍上卽位嚴核軍餉勅下山東撫按檄登萊兵備王廷試往廷試多欲人也旣飽其欲遂盛誦文龍忠勇可用士飽馬騰絕無破冒文龍亦憚上英明思有以自立乃通情于清願捐金三百萬易金復二衛地奏恢復功邀上賞已成約矣袁崇煥督師出關上召問方畧以五年爲期可以平遼及履任規知文龍有成約急遣喇

嘛僧入清談以厚利欲解文龍議以就已而清最重盟誓堅持不可強之再四不聽喇嘛僧曰今惟有斬毛文龍耳在清不爲負約在我可以收功崇煥遂以聞武爲名直造毛島大閱軍士文龍置酒高會次日文龍進謁崇煥亦置酒留宴酒半稱有密旨卽座中擒毛文龍斬于轅門外時崇煥立營嚴整衆亦不敢犯文龍部下千餘人散往他處餘衆悉就撫事定然後入告朝廷亦姑容之時七月間事也先是崇煥出都閣臣錢龍錫叩以遼事答以當先從東江做起龍錫謂舍實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毛帥亦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用則用之不可

袁督師記祀關岳議案卷六

十

滄海叢書

用則殺之至是疏中卽入錢語上以問龍錫龍錫謝實有之而文龍旣殺之後清來索賂崇煥無以應特疏請增三百萬謂五年之後全遼皆復并從前所加各項皆可蠲除此一勞永逸之計也上集羣臣廷議皆執奏不可崇煥無所出遂聽清入犯由喜峯口馬蘭谷松棚路闌入直抵遵化時新令嚴汰冗兵被汰者陰謀爲亂清兵臨遵化城下薊撫王元雅尙汰兵四百人兵卽開門延師元雅死于亂軍清兵遂破三屯營薊鎮總兵朱國棟自縊山海總兵趙率教統兵赴援營于七家鎮嶺猝與清兵遇衆潰率教死之報至舉朝震恐上命薊遼總

督劉策戴罪立功控扼石門以防西轍又命保定巡按解經傳同倉總督南居益駐守通州專護倉儲又命太監李鳳翔提督京營與總協二臣料理城守又命兵部急徵宣大山西兵入衛

袁崇煥入援抵都城下上召對問行間方畧賜御膳解上所御貂裘被之與祖大壽皆賜盛甲一副

天啟二年十二月初一日上復召崇煥祖大壽入上溫諭大壽因而歷數崇煥之罪遂擒崇煥下詔獄閣臣力諫謂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上曰勢已至此不得不然大壽出朝悍然竟率衆東行中朝無可如何勅閣部孫承

袁督師紀聞卷六

七

滄海叢書

宗撫諭之

上既下袁崇煥于獄拔滿桂爲總理宣府總兵侯世祿昌平總兵黑雲龍等皆屬焉又起舊帥王威尤岱楊御蕃孫祖壽出罪帥馬世龍于獄俱以原官立功桂以十六日誓師而南十八日遇虜師于良鄉時虜騎皆倣官兵服飾桂以爲援兵不設備虜騎乘不意掩之全軍殲焉桂與尤岱孫祖壽皆死之虜騎亦飽掠得意

袁崇煥既逮御史高捷疏參錢龍錫卽指疏中與輔臣相商之話以爲同謀先是文肅勸錢辨疏當痛言一番明主可爲忠臣而錢不能從也引罪疏甫奉旨不復再

辭隨卽入閣二十三日高捷再疏語更加厲得旨着致仕去至是而始悔不用前言則已晚矣

袁崇煥在詔獄尙未定罪至是獄具八月十七日上下袁崇煥着卽會審處決錢龍錫着革了職法司議罪隨卽逮問其甫逮也人皆以高忠獻期之迨其至則辱國甚矣且牽扯同事兩輔嗷嗷不置又有導之傾陷滿州以快其睚眦之忿者然聖意已定蓋其奏對語入于天聰不可援人以自解也然不如此株連起大獄則又共仰聖主離明之照已陸澄源疏參御史毛羽健爲崇煥黨亦革職下獄

袁督師紀聞卷六

七

滄海叢書

崇煥既決羣小合計欲借此以起大獄翻逆案御史田唯嘉疏薦楊維垣賈繼春通政使章光岳疏薦呂純如霍維華徐楊光傳摠虞廷陸葉天陸六人有旨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薦用成何政體而後羣小阻喪不敢妄冀

皇上錄烈
袁督師遺像向藏京師爛熳胡同東莞會館每歲清明攜像至墓前展拜粵人之官京師者咸集焉辛亥陳伯潛鄭太夷趙堯生謁墓攝影以誌景慕趙堯生侍御照

吊袁督師墓題詩云誰云世亂識忠臣山海長城寄一身不殺文龍寧卽福空嗟銀鹿亦成神遺聞玉貌如佳

女亡國天心勝醉人萬古大明一坏土春風下馬獨霑

中案墓在京師廣渠門內廣東舊義園吊袁大將軍僕

詩云天留忠骨伴將軍一撮田橫島上墳守祀不刊千

古節裏尸曾藉九邊雲窮途似子思交道大石何年刻

墓文野草荒荒春不綠自將清淚一澆君案督師既被

竊負尸葬焉終身守墓卒葬墓旁至今迄今每屆清明

外國外省人亦有來墓瞻仰者可見崇拜英雄人同此

心也

乙卯六月杭州馬叙倫貽書云張詩船粵東論詩中有

袁督師一首囑搜入補錄內詩云指顧江山百感生吟

袁督師配祀閩省議案卷六

三

滄海叢書

邊聲鼓夢猶驚平生一哭熊經畧太息弓藏狗又烹自

即月公句上

錄筆溪雜誌

邑人欽賜翰林院檢討梁朝錫等公呈懇將前明

葡遊督師袁崇煥從祀鄉賢文

具呈欽賜翰林院檢討梁朝錫等呈為德昭純白業係

安危公論已彰明禮允合乞具文詳請題准鄉賢從祀

俎豆有光輿情共愜事竊惟盛德可傳用申爰侑殊勲

莫匹應薦明馨伏念本邑前明萬厯己未科進士厯官

兵部尚書太子太保賜蟒服督師袁崇煥星躔異稟嶽

降殊鍾學富春華少裕壯圖於泮壁氣橫秋鶚長抒素

蘊於穹壤折桂廣寒早向鹿鳴列宴看花上苑旋觀雁

塔題名劇縣剖符邵武羣歌來暮琴堂製錦任餘同切

袁督師配祀閩省議案卷六

古

滄海叢書

去思雖暫試於牛刀風行萬戶絃歌處處歎陽春有脚

原未展乎驥足聲動九重綸綍人人知大德不官乃遵

大計以入朝即受主知而特拔初授職方主事補牘紫

垣之內正氣回天旋擢寧遠監軍游刃青瑣之班忠聲

動地爾時遼陽孔亟仕宦皆視為畏途兵備深嚴澄清

獨伸其素志於是由僉都御史驟而遷部院中丞不惟

嚴疆遼薊聽其便宜即至諸路援軍憑其統轄歷觀運

籌帷幄之內彷彿孫吳折衝疑難之間依稀韓范固棄

一身於度外不避烽烟亦委百口於軍中與同生死時

而一聲霹靂巍然壯萬里金湯時而三鼓崑崙屹矣樹

全遼保障時而聲色不動關內外若坐磐石之安時而變化無方朝君臣共倚泰山之重是以宣威各鎮俾寧前一帶三百里之城墮已復舊觀功冠諸軍卽塞外長城億萬家之子遺獲存餘息是則狂瀾將倒賴砥柱於中流大厦方搖寄棟樑於巨木夫惟功勳第一九重爰託以腹心膽畧無雙諸將獨尊於方面洵所謂在公之事知無不爲報國之心死而後已豈特昭一時之偉望實足爲百世之儀型者也况建大功而不有故堅辭蟒玉益徵謙德之光亦受大怨而自甘故陰受謗疑更昭臣節之烈我聖朝纂修明史褒揚節烈旣成千秋實錄

見此志之無他追溯前勲復沛曠代殊恩使斯人之有後允矣立德立功生旣標芳於朝野洵乎矢忠矢孝殁應隆祀於膠庠錫等同出懿好之誠上遵表揚之典合詞籲請聯造公庭伏惟仁憲主持風教冠冕人倫懇恩具文詳請撫憲俾照勸善之條准配鄉賢之祀庶忠良雖往獲陪禋祀於泮宮鼓勵無涯長樹芳型於奕禩矣
嘉慶元年十月 日呈

節錄錫山計六奇所輯明季北畧論袁督師事四則

袁崇煥守寧遠

袁崇煥號自如廣西梧州府藤縣人萬厯己未進士天啟六年丙寅巡撫遼東鎮守寧遠正月初四日忽報大兵入邊初十外卽至寧遠以星夜倍道疾馳士馬疲罷恐袁兵出戰皆坐馬佛寺崇煥與總兵滿桂趙率教左輔等俱閉城不出須臾圍城騎可二萬將鐵裹車撞城聲轟然久之城爲之撼且碎矣又用狀如雲梯而高過于城者擊撞上以板遮蔽兵藏于下掘城垣墻將墮以長堦沿石撞下兵多死及攻旣久城基俱成凹窟兵匿

深處挖掘城上以石擲之又不能及城將破合城大懼俱怨曰袁爺爲己一人累我一城百姓時有通判某浙江人也有智略急造火藥不置炮中勻篩于蘆花褥于及被單上捲之號萬人敵藥甫成通判點火欲試忽火星飛于鬚上立刻焚死萬人敵着一火星卽不得生其利害如此守者用此擲于城下大兵方攻城忽見被褥徧地大喜趨出爭奪城上望見卽以火箭硝黃等物擲于被褥上火大發撲之愈熾火星所及無不糜爛延燒數千人大兵不利解圍詰李永芳曰汝言此城易破如何若此難攻遂去凡入內地二十日合城百姓大哭拜

謝崇煥滿桂等救命之恩二月經略高第報捷崇煥陞
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左輔等各陞賞有差順治十五
年戊戌八月十二日先君子曰予昔在滁州遇椒客自
云居寧遠城開肆鼓樓前曾被圍中故熟知其事如此
誠他書所未悉也大兵既歸練兵瀋陽以圖再舉明年
六月復攻寧遠滿桂等大戰却之頌天臚筆云丙寅正
月大兵數萬渡河其最勁無敵者人被鐵鎧二重號號
頭子三至寧遠四百餘里列城六七士馬盡斂入寧
遠廿三日大兵列營城下次日攻東門推堅車薄城車
用數寸厚板冒以生牛革藏健士于下鎗鑿壞城十餘

袁督師祀祀關岳議案卷六

七

滄海叢書

里矢石不能制後擁鎗騎李永芳督陣嚴酷城內架西
洋大砲十一門從城上擊迴而不停每砲所中糜爛可
數里獨城下無以施乃束藁粘灌脂糝以鏡藥燃之投
下車鱗疊不得開焚死甚衆斃錦服者十餘人所謂固
山牛鹿也大兵遂退使死士五十人縋城而下拾矢十
餘萬枝見城上大小穴至七十餘而查硝黃庫亦已盡
危矣哉

袁崇煥陞見

先是崇煥在寧遠專主欵六年十月遣喇嘛僧鐺南木
座等往大清軍中唁問意欲議和僧回上詔曰喇嘛請

勸之書詐也宜整以備之無爲遜言所愚七年二月崇
煥奏敵使恭順求欵上亦謂誠僞未可信七月崇煥以
主偵敵之說物議紛紛遂以病乞歸故和議未就及思
宗元年七月癸酉召崇煥于平臺慰勞甚至問邊關何
日可定崇煥應曰臣請五年爲陛下肅清邊陲上曰五
年滅敵朕不吝封侯之賞時四輔臣錢龍錫等侍立俱
奏曰崇煥肝膽意氣識見方畧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
上悅賜茶果瓜餅而退煥出朝臣問五年之期當有定
筭否煥曰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聖心識者曰主上
英明後且按期責效崇煥不旋踵矣時朝議憂毛文龍
難馭大學士錢龍錫過崇煥語及之遂定計出矣未賜
崇煥尙方劍

袁督師祀祀關岳議案卷六

六

滄海叢書

袁崇煥謀殺毛文龍

先是毛文龍駐皮島以牽敵二年三月袁崇煥奏設東
江餉司于寧遠令東江自覺華島轉餉禁登萊商船入
市自是島中京餉俱着關寧經畧驗過始解朝鮮貢道
往寧遠不許過皮島商賈不通島中大饑取野菜爲糧
初文龍稱麾下兵一十餘萬朝廷爲治餉兵科給事中
王夢尹翰林編修姜日廣詣島問視稱十萬及登萊道
王廷試復裁之定額二萬八千人文龍大不平上章請

餉又累奏寧遠轉餉不便崇煥不聽又請自往旅順議之六月崇煥致書龍曰知島中軍餉發餉銀十萬至雙島約公會議減敵文龍語子承祿曰昔日被奏減糧今又發糧其跡可疑承祿曰渠爲撫臣時已有和議疏茲復云減敵必有他意不如勿往文龍思久之曰古來戰守和得機卽行原非可執况我與彼總爲朝廷出力不必猜疑遂與部將二十人家丁百人引兵三千至雙島進謁崇煥慰勞甚至且日遼東海外止藉貴鎮與本部院兩人同心共濟方能了局文龍曰職在海外數年日以東事爲慮第餉匱軍饑耳若大人展回天之力使諸軍安飽指授方畧則功可成矣次日崇煥犒師每人銀一兩米一石布三疋已而文龍設宴甫坐忽報大清兵萬餘將渡河東崇煥遣兵馳救止留數百人與文龍款語而罷三日崇煥登島又大犒師謂文龍曰今後貴鎮與本部院以旅順爲界東行貴鎮印西行本部院印文龍從之復報河西有警崇煥思久之謂文龍曰願借貴鎮兵一往文龍卽令疾救四日崇煥命軍士擺圍文龍不悟從之入麾下欲進袁兵阻之止從官入圍崇煥謂衆軍士曰念爾等海外勞苦每人僅得糧五斗一家分食言之痛酸爾等當受本部院一拜今後勿憂無糧只

須爲朝廷出力語畢卽拜將士答謝淚下崇煥遂語文龍曰本部院節制四鎮清嚴海禁恐登津受腹心之患東江糧餉由寧遠過亦便汝何必要解銀登津自糴且虛耗國家多少錢糧並無實效要東江何用文龍曰公言差矣職以義旅九十人取鎮江不費朝廷斗米寸鐵撫集遼瀋逃民九十餘萬羅致各島以爲犄角以義取朝鮮糧餉以信括商賈鎔銖種屯鼓鑄斬將復城六七年來止受國家銀一百五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猶謂無功虛冒乎崇煥曰與汝談三日誰知狼子野心一片欺誑若不殺汝此一塊土異日豈朝廷所有文龍曰督師惟恃節制何得殺我崇煥曰今日非本部院意乃是上旨左右色變文龍自若乃曰旣出上旨亦勿辯遂西望拜曰臣負朝廷久矣崇煥命旗牌官張國柄執劍殺之諸將伏屍慟崇煥曰止斬文龍一人餘悉供職如故命殮之因奏文龍十二罪并自劾上以文龍驕悖命崇煥安心任事且嘉諭之時敵警寂然師旋聞文龍死皆哭崇煥因佯祭曰昨殺汝是朝廷法今祭奠是本院情遂流淚將士俱泣崇煥恐變呼文龍部下曰若等被主帥侵糧甚苦今有十萬金犒賞各領三兩衆始定崇煥分其軍爲四毛承祿及旗鼓徐敷奏東江將劉興祚與陳

繼盛分將之遂回甯遠

逮袁崇煥

十二月辛亥上召崇煥議餉密勅滿桂黑雲龍祖大壽同人崇煥進關不數武一內監趨出曰萬歲爺在平臺速入崇煥趨進見桂等在上所驚沮上問殺毛文龍致敵兵犯關及射滿桂三事崇煥不能對上命桂解衣驗示着錦衣拏擲殿下校尉十人視其朝服桎押西長安門外錦衣大堂發南鎮撫司監候上遣太監車天祥諭慰遼東將士命滿桂總理援兵節制諸將馬世龍祖大壽分理遼東兵都人大喜袁兵聞之半走固安良鄉殺掠桂招餘衆隸麾下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六

三

滄海叢書

謹案袁崇煥實廣東廣州府東莞縣人計六奇明季北畧載之爲廣西梧州府藤縣人實屬錯誤又計六奇謂江陰中書夏復蘇嘗語予云昔在都中見磔崇煥時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崇煥肉悉賣盡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所謂活剛者云云江陰夏氏謂曾在京師目覩想非誤傳莊烈誤信權奸屠戮功臣爲千秋唾罵讀史者所以特爲崇煥呼冤也明史謂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蓋有慨乎其言之耳編者附識

新建鄉賢袁督師祠碑記

袁督師諱崇煥字元素莞之水南人也萬歷己未進士授邵武知縣天啟二年入覲都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之擢兵部職方司主事廣寧師潰督師具言關內形勢廷臣稱其才超擢僉事監關外軍題寧前兵備僉事以守寧遠功擢右僉都御史崇禎元年命以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哈刺慎三十六家有叛志督師親爲撫慰皆聽命加太子太保賜蟒衣銀幣迨殺毛文龍帝驟聞意駭及龍并兵入趙率教戰歿督師引兵護京師宦官以密有成約告帝溫體仁交陷之遂下獄三年八月磔于市督師無子復流其七旬之母八齡之女及兄弟妻孥于閩豫之地天下莫不冤之大清乾隆四十八年奉上諭朕披閱明史袁崇煥督師薊遼忠于所事而其時主闇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其現在有無子孫曾否出仕該撫查明具奏時查有胞弟崇煜之後由豫遷居粵西廬縣丞嘉慶元年廣東巡撫陳大文以翰林院檢討梁朝錫等之請題請予以卹廕入祀鄉賢奉旨依議欽此顧以近支久居粵豫雖邀從祀而未建專祠二十一年二月履承乏東莞適其族人以墳山訟者既斷其獄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六

三

滄海叢書

乃進而問曰袁督師至爾幾世矣對曰叔高祖也履曰爾所爭者祖墳耳如爾族之督師者余十二三歲時讀其列傳卽爲之嘆息流涕謂其爲忠武後之一人爾等皆其後裔乃斬一祠而不使之崇祀耶其人頓首謝歸聚邑之四大房議得資約萬金卜縣署西南之隙地舉孝廉大任等董其事創始子丁丑八月間十有四月而歲事時履已調任南海孝廉與其族人來告落成請記于履履召而慰之曰督師忠子所事捐頂踵以報其君諸紳士勇於爲義不惜重貲美輪奐以享其祖一門忠義允可爲粵東人士風矣斯舉也履實玉成之惜繫于一官不克親執杯酒拜奠于兩楹之間殊悵悵耳謹記時大清嘉慶二十三年歲次戊寅冬十有一月穀旦賜進士出身庚午科鄉試同考官調署南海縣事東莞縣知縣後學仲振履頓首拜撰

節錄篁溪雜誌一則

余少年講學東莞縣考棚講舍側卽袁督師生祠每於授課餘暇率門弟子登堂憑弔爲之嗚咽流涕不忍去督師祠各楹聯尙能記憶一二茲摘錄於下以實筆記亦一段藝林掌故也頭門聯云海天正氣聖世明禮二柱聯云對策平臺一代奇猷標柱石宣威遼海千秋偉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六

三

南海縣書

烈樹屏藩其上懸一匾額題曰蘄遼柱石末書嘉慶辛未兩粵使者百齡題三柱聯云奇男子定策平臺恨壯志之未伸自古英雄天多厄運鄉先生宣威遼海篤孤忠於不朽至今桑梓地有傳人末書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孟冬同里後學水南唐棣頓首拜撰廖太平拜書中間正柱聯云成三字獄冤比岳司空更何忍白頭親黃口女成死閩江兩地山川埋怨骨挽六軍心先史閣部終博得紫泥封丹荔酒榮施梓里千秋俎豆奠羈魂末書嘉慶戊寅三月知東莞縣事江左仲振履拜題寢室二柱聯云天命有歸萬里長城宜自壞人心不死千秋直道任公評末書楚北孝昌後學余聯沅題正柱聯云遺像肅清高有隕自天電戟霜戈沈浩氣新祠嚴壯烈持忠入地疾風勁草識純臣末書嘉慶二十三年仲春廣東巡撫陳若霖敬題迄今追懷往事細想英風更令我生無限感喟也壬寅夏日篁溪釣徒識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六

三

南海縣書

請段國務卿代進呈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呈文
司法部僉事清史館名譽協修張伯楨謹 呈爲恭進

鄉先賢袁崇煥配祀關岳議案伏乞 鑒核懇請代呈

大總統睿鑒以闡幽光而定祀典事竊維表彰前

賢歷朝均有先例搜求雖在草野而闡揚則在國家是以學者尙論古人讀其書者未嘗不悲其遇論其世者又未嘗不想見其爲人則前哲之英靈足繫後人之觀感而其最足繫人懷思者則莫如前明薊遼督師袁崇煥也查崇煥配祀關岳一案始於去年四月由浙江興武將軍朱瑞呈請加入祀典厥後貴州吉林河南安徽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六

五

滄海叢書

山東湖南廣東廣西諸將軍巡按使先後呈請崇祀各在案本年三月海軍總長劉冠雄擬聯合京師各部院請以崇煥配祀參政院陸軍部參謀部教育部交通部農商部稅務處均許會銜呈文業辦本擬呈遞後劉總長匆匆南下未及舉行又查各省巡按使爲崇煥配祀事業由湖南巡按使沈金鑑河南巡按使田文烈山東巡按使蔡儒楷安徽巡按使李兆珍等聯合呈請在先各省將軍亦擬會銜呈請以繼之查山東泰武將軍靳雲鵬安徽安武將軍倪嗣冲江西昌武將軍李純陝西咸武將軍陸建章黑龍江鎮安右將軍朱慶瀾等均允

列名嗣以滇事發生戎馬倉皇未遑舉辦自崇煥配祀

關岳倡議以來舉國將軍巡按使與夫各部院長主張

已歸一致輿論之公莫公於此再查京外各機關均有

文咨覆政事堂禮制館主持公論請以崇煥配祀足見

公論自在人心茲經伯楨搜羅關於此案之文件彙成

七卷都爲四冊以歷年薪俸所入刻成一書分贈同志

以供論古者參考謹將原書呈進恭候 批示伏思

彙纂成書不過闡往哲不磨之浩氣果能列諸祀事誠

足勵軍人尙武之精神恭查世祖皇帝讀前明直臣楊

繼盛遺書特製表忠錄有朕讀其文傷其語慨然想見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六

五

滄海叢書

其爲人故特表而出之以旌忠鯁垂法將來等語後之

讀史者咸頌其大德史冊播爲美談至今傳爲盛事崇

煥忠烈不減繼盛 大總統盛德不讓世祖況值此

國家多難之秋正宜表揚英烈借以激發軍心以收同

仇之效倘荷廣采公言 明降申令則忠憤可伸一

字榮於華袞輿情亦洽千載仰其聲靈似於目前軍事

前途不無裨益所有進呈配祀關岳議案緣由是否有

當理合具陳敬乞代呈 大總統鈞鑒訓示施行謹

呈

此書原名袁崇煥配祀關岳爭議錄後與醴泉宋伯魯
君商議改訂今名督師應配祀關岳此議始由伯楨倡
之厥後浙江朱將軍採其議入告政府 大總統發

交政事堂禮制館核議禮制館以督師爲文臣無庸置
議具覆有識者多爲督師鳴不平伯楨遂草袁督師應
配祀關岳意見書貢獻於世各省將軍巡按使暨京師
各部院與夫京外各機關貽書與伯楨表同情者正不
乏人茲將關於此案之文件分類編輯捐俸付刻分贈
同志以供論古者參考使後世讀是書者得知此案之
真相知我罪我其無辭焉乙卯十月東莞張伯楨附識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六

圭

海叢書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終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

東莞張伯楨篁溪編輯

漢壽易順鼎哭盒校訂

卷七 附錄

大總統申令

據陸軍海軍部呈稱時方多難宜右武以崇忠烈古者以死勤事以勞定國皆在祀典近則歐西各國範金鑄像日本亦有靖國神社之名表彰先烈中外所同現武成之奠尙在闕如崇德報功必符名實關壯繆翊贊昭烈岳武穆獨炳精忠英風亮節同炳靈區實足代表吾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七

一 海軍叢書

民族英武壯烈之精神謹擬以關岳合祀作爲武廟等情查關岳兩祠近代久崇祀我國民景仰盛極殫蠶之報幾遍里閭誠以忠武者國基所以立民氣所以強當此民國肇興要在尙武經傳本有禡祭唐宋亦祀武成允宜特薦馨香列諸典禮爲師干之主表示民族之楷模著禮制館妥議關岳合祀典禮並稽考唐宋武成廟祀遺規將歷代武功彪炳之名臣名將及民國開國忠烈將士酌予從祀庶振袍澤之氣用臻強盛之庥凡我國人民皆當知崇厥武祀實以壯軍志而固國維既殊叔季豐昵之非更異釋老迷信之旨其咸懷明德

作我干城本大總統所深望也此令

大總統印

中華民國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國務卿徐世昌

興武將軍督理浙江軍務朱瑞呈關岳祀典擬請加隆並酌增從祀以彰武德文並批令

爲關岳祀典擬請加隆並酌增從祀以彰武德仰祈採擇事竊維關岳合祀久奉明令并於本年三月二十六日准內務部電開關岳廟祭禮業由禮制館議決查原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七

二

海軍叢書

案內載兩序從祀東奉張飛王濬韓擒虎李靖蘇定方郭子儀曹彬韓世忠旭烈兀徐達馮勝戚繼光西奉趙雲謝玄賀若弼尉遲敬德李光弼王彥章狄青劉錡郭侃常遇春藍玉周遇吉共二十四位正位兩案每案各用簋豆十登一釶二簋二簋二統用太牢一俎兩序東西各三案每案各用簋豆四釶一簋一簋一統用少牢各一俎迎神再拜初獻讀祝亞終獻卽由司爵奠爵不親獻受脰送神均再拜送座禮成主祭官省以巡按使將軍駐在地則以將軍道以道尹縣以縣知事特別行政區域則以道尹或辦事長官所有在該地方各軍官

警官及兼有軍警職各文官一體與祭其與將軍同城之巡按使及與巡按使同城之道尹道尹同城之縣知事不另致祭又祭期定於春分後第一戊日各等因本屆祀期係三月二十八日爲時已迫相應恭行電達卽希查照並轉飭所屬一體遵照辦理等因 瑞當於三月二十八日黎明遵照定章率屬敬謹致祭此後關岳合祀典禮通國舉行我 大元帥崇德報功勸忠尙義之至意早足以昭示中外而風勵於無窮矣顧首次致祀爲期過促所議典禮或有闕疑因舉管見六端謹爲我 大元帥陳之考孔子在元魏始立專廟於京師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七

三

滄海叢書

至各地方立廟奉祀則唐制也顧唐制爲姜尙立廟追封武成王以孫武等十人配享祀典隆重同於文宣誠以文武並宗古今同軌降及宋元猶存斯制明洪武謂文武二學毋須分途遂廢武成祀於是重文輕武之習深入人心國風委靡積弱難振故有明一代自洪永而後軍備衰弱文官或有知兵之選武臣迄少大用之材則教士之方嚮異也至於關廟之祀重於有清雖位列羣祀然犧牲簞豆之數跪拜之節與祀孔同方今列強並峙競尙武德以養成軍國民之精神我國處此潮流正賴師干以戡多難顧俠武之風邈焉衰歇故十年以

來雖多方提倡尙武迄無少效今既崇武祀風示軍民則祭器之數跪拜之節獻爵之儀似宜與文廟祀禮相等現電傳奉祀關岳禮節較之祀孔相去懸殊夫以孔子之道固屬至崇然合祀關岳所以教忠尙武厲民成俗其影響國家亦至爲遠大今既修祀典以爲斯世勸酌者一也唐祀武成春秋二祭取仲月上戊日爲致祀之期諸州賓貢武舉人准明經進士行鄉飲酒禮每出師命將并令就廟引辭清之祀關以春秋仲月詠吉及五月十三日致祭今祀孔各典均沿春秋二祭之例關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七

四

滄海叢書

岳合祀允宜從同而部電舉祀之期祇言春祭未知是否遺漏此宜酌者二也古者上丁之祀重在釋奠釋奠之禮成於太學蓋尊其道者師其人使士夫讀書論世稽其人思其道庶於百世而下猶敦頤廉懦立之風用知化俗之端首在正士習既崇武祀以勵軍心謂宜仿古代釋奠之意每逢致祭關岳之期令各校學生赴廟觀禮或令隨班行禮以資觀感此宜酌者三也周禮以樂舞教國子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今祀孔祀天樂舞均備而關岳合祀部電未及樂舞此宜酌者四也職分文武並無軒輊今祀關岳既以將軍主

祭且令軍警官及兼有軍警職務之文官一體與祭是猶唐祀武成之微意也然特別行政區域以道尹主祭外縣以知事主祭每屆行禮之期使都統鎮守使不獲主祭似於尙武之義猶有未盡準之古制文武并隆則特殊行政區域駐有都統者縣治駐有鎮守使者似宜以都統鎮守使主祭此宜酌者五也唐初武成廟以田穰苴孫武吳起樂毅白起韓信張良諸葛亮李靖李勣十人配享繼復增引范蠡等六十四人今從祀二十四人似應揚之選尙多遺漏夫隆祀典以啟後來之忠烈尊先賢以示作人之模範歆報之典寧嚴毋濫然亦不可有所缺漏致失彰功旌賢之本意也晉宋六朝以來名將如晉之祖逖陶侃北周之韋孝寬唐之劉仁軌裴行儉李晟五代之周德威宋之宗澤吳玠吳玠孟珙明之熊廷弼袁崇煥鄭成功或戰勝外夷宣威絕域或綏靖中原以安華夏其勇略忠義均足爲將士師表至祖逖鄭成功等處中原板蕩之際慷慨誓師力支危局其忠勇俠烈尤宇宙所罕觀似宜一體附祀以昭盛典此宜酌者六也以上六端於崇祀之典勵俗之方關係甚巨現在致祭關岳之詳細禮節尙未頒布可否將所陳各節俯賜採擇以重祭法而明祀典理合呈請 大

元帥鈞鑒謹 呈

批令交政事堂禮制館核議具覆此批

大總統印

中華民國四年四月七日

國務卿徐世昌

政事堂禮制館呈遵令核議與武將軍朱瑞呈請加隆關岳祀典暨酌增從祀情形請核示文並批令

爲遵令核議呈請鑒核事本年四月八日准政事堂鈔

交與武將軍督理浙江軍務朱瑞擬請加隆關岳祀典並酌增從祀一呈奉 大總統批令交政事堂禮制館核議具復此批等因奉此竊維典秩所在例貴謹嚴觀感所資義取明允此成見必祛不厭反復求詳定論爲公要須折衷至當也如原呈所謂唐爲姜尚立廟追封武成王祀典隆重同於文宣明廢武成祀右文輕武積弱難振關廟之祀重於有清犧牲籩豆之數跪拜之節與祀孔同今既崇武祀似宜與文廟祀禮相等若過示隆殺恐重文輕武之俗變本加厲等語查唐上元元年追封姜尚爲武成王立廟以祀比於孔子文宣王廟

當時譏爲不倫今關岳合祀所以師表忠義並非專尙武功國人崇效之心雖與尊孔無少差異而究未可驟擬於孔子之聖孔子於清光緒三十三年由中祀升爲大祀關壯繆於清咸豐三年由羣祀升列中祀一切禮儀均不相同本館所擬關岳合祀典禮悉仍前清祀關舊制惟改文武舞八佾爲武舞六佾則比照前清孔子中祀之例其禮數較之祀孔亦僅祭器少二簋豆亞終獻由司爵奠獻二者而已原本清禮實非臆爲增損至跪拜之節祀天祀孔皆四拜關岳廟再拜以古昔事神雖郊祀大典無不再拜而止明洪武間始定祀天祀孔爲四拜餘仍再拜故關岳廟不敢有加示有所稽然前清祀關皇帝並不親臨今關岳合祀典禮遇有特行崇典定有大元帥親詣行禮之文已與祀孔相伴所以表章崇異以矜式於國民者爲何如誠以孔子之聖關岳之忠義自元首以逮庶人皆應崇敬師法率履不忘孔子道大非文之一端所可賅括廟既不題爲文關岳並好左氏春秋同爲聖門之徒亦非武之一端所能盡其爲人故廟亦不題爲武祀之者似不宜仍有文武畛域之見更不宜因上祀中祀之判遂謂啟右文輕武之漸也原呈謂唐祀武成春秋二祭清之祀關亦於春

秋二仲詠吉致祭關岳合祀允宜從同部電舉祀之期祇言春祭未知是否遺漏等語查本館所擬關岳合祀典禮載明每歲以春秋二分後第一戊日行祭禮內務部當時以春祭期近本館擬定之文刷印頒布尙需時日故將春祭之期先行通電各省俾得如期舉行就春言春非有遺漏也原呈謂關岳祭期宜仿古代釋奠之意令各校學生赴廟觀禮或令隨班行禮以資觀感等語查祭儀首重嚴格而藉明禮體濟之文收吾道化成之效作人輔世寓有微權故本館前定祀孔典禮各地方行政長官祀孔子儀內載明執事之人除政務廳人員及地方士紳外凡學校教員與學生之能嫻禮儀者皆得入選亦卽此意關岳廟祭自可一律遴選近今京師舉行各項祭祀演禮之日由內務部頒發入場券無論中外商民與學校學生皆准觀禮亦足以昭示儀文儘可由各該地方仿照辦理惟大祭之時秩序倍應整肅除選充執事人員之外似未便概列班行或滋譁雜原呈謂祀天祀孔樂舞具備關岳合祀部電未及樂舞等語查關岳廟樂章舞佾均經載明典禮特以印發需時故於呈奉批令照准通行之日卽先行送登公報公布內務部通電各省又以樂譜舞圖均非電報所能畢

達且祭期已近各該省亦不及招工教演電文因未叙及樂舞該將軍據電爲言故有疑問也原呈謂特殊行政區域駐有都統者縣治駐有鎮守使者該地方關岳祭期似宜以都統鎮守使主祭等語查都統鎮守使之在特殊行政區域與縣治者其職在道尹縣知事之上以之主祭尙屬允洽惟文武同城有職分相等者如將軍與巡按使之類似應以將軍爲主祭巡按使爲陪祭此外若海陸軍特派員及海軍各艦隊陸軍各師旅團分駐各地方者勢難一一臚列總就其地武職之最高者爲主祭文職之與相等者爲陪祭文武職之較次者

爲分獻擬將原定各地方關岳廟祭禮內祭儀一條照此修正俾資遵率原呈又謂關岳廟從祀二十四人似於薦揚之選尙多遺漏如祖述陶侃章孝寬劉仁軌裴行儉李晟周德威宗澤吳玠吳玠孟珙熊延弼袁崇煥鄭成功等似宜一體附祀等語查歷代名將史冊相望豈勝枚舉從祀關岳之人要以氣節爲重然知人論世自昔爲難史傳鋪張或存曲筆閭閻傳播亦有浮譽故本館擬議之初慎益加慎寧關丹濫今該將軍既以酌增從祀爲請凡所列舉除宗澤熊延弼袁崇煥三人原係文臣毋庸置議外白蜀漢迄明末英烈忠毅之可取

者恐尙不能限於該將軍所舉之數况論古之識言人殊若不集衆說以求異同之歸恐難傳百世而爲徵信之實擬由館咨行各部院暨各省文武長官廣徵意見各舉所知俟復到後再行彙議呈請核定庶足以昭布大公永崇令典所有遵議加隆關岳廟祀典暨酌增從祀各緣由是否有當理合呈請 大總統鑒核訓示施行謹 呈

批令呈悉准如所擬辦理卽由該館轉行該將軍查照並通行遵照此批

大總統印

中華民國四年五月一日

國務卿徐世昌

政事堂禮制館咨覆浙江興武將軍核議酌增從

祀關岳諸賢文

政事堂禮制館爲咨行事案查 貴將軍呈請加隆關

岳祀典並擬酌增從祀一案於本年四月八日奉

大總統批令交政事堂禮制館核議具覆等因由政事

堂鈔交到館遵經逐條詳核呈復於四月三十日奉

大總統批令呈悉准如所擬辦理卽由該館轉行該將軍查照并通行遵照此批等因奉此除通行外相應鈔錄原呈咨請 貴將軍查照可也此咨

興武將軍督理浙江軍務朱

禮制館長徐世昌

中華民國四年五月十一日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七

士

滄海叢書

政事堂禮制館呈遵擬關岳合祀典禮樂譜呈請核

示文並 批令附祭禮說明書暨樂譜

爲遵令擬訂關岳合祀典禮呈請鑒核事上年十一月

二十日奉 大總統申令據陸海軍部呈稱時方多

難宜右武以崇忠古者以死勤事以勞定國皆在祀典

近則歐西各國范金鑄像日本亦有靖國神社之名表

彰先烈中外所同現武成之莫尙在闕如崇德報功必

符名實關壯繆贊昭烈岳武穆獨炳精忠英風亮節

同炳寰區實足代表吾民族英武壯烈之精神謹擬以

關岳合祀作爲武廟等情查關岳兩祠近代久崇禋祀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七

三

滄海叢書

我國人民景仰盛徽胖蟹之報幾遍里閭誠以忠武者國基所以立民氣所以强當此民國肇興要在尙武經傳本有禡祭唐宋亦祀武成允宜特薦馨香列諸典禮爲師干之主表示民族之楷模著禮制館妥議關岳合祀典禮并稽考唐宋武成廟祀遺規將歷代武功彪炳之名臣名將及民國開國忠烈將士酌予從祀庶振袍澤之氣用臻强盛之庥凡我國人民皆當知崇厥武祀實以壯軍志而固國維既殊叔季豐昵之非更異釋老迷信之指其咸懷明德作我干城本大總統所深望也此令等因奉此謹案京師漢壽亭侯廟建於隋代其前

雖無可考而自隋迄今一千三百餘年祀事修明至明清而益盛自京師以逮各行省廟貌巍巍典禮之隆擬之闕里岳廟始建於鄂在宋孝宗乾道五年距其歿也未及三十載歷致哀崇從祀歷代帝王廟其廟之在於河南浙江江蘇湖北等處者并由地方官吏春秋致祭論勲業則河山并壽同期恢復中原論行誼則忠孝兼全不僅頡頏國士後先一揆足立懦而廉頑稱道至今直家尸而戶祝今遵明令考薦祭之經修合祀之典英靈昭饗馨香通以神明將士趨踴報餐道其忠義所有壇墠之闕序彝之陳登降何以肅其文笙鏞何以錫其

奏出師旋師之特告春戊秋戊之常儀典秩所在武義之宗自應博考旁稽審慎擬議而廟宜標姓并躋孔氏之尊稱位宜題諡不襲道家之謬號則又因時之制不可不折衷至當者也至於從祀之人氣節爲上武略次之義貴謹嚴寧遺毋濫前清將帥民國先烈有待論定暫就闕如謹擬自蜀漢張飛至明周遇吉都凡二十四人列位兩序以配肸鬯經世昌等督飭館員悉心考訂成京師及各地地方關岳廟祭禮一卷附具說明書并飭擬訂樂譜均經評議員議決復由世昌等詳細覆核凡所纂擬尙臻周妥從此丹青毛髮御雲車風馬以偕來

袍澤誼誼激古誼忠肝而興起信於今而爲烈實異世而同昭也所有擬訂關岳合祀典禮緣由理合繕具清摺呈請大總統鑒核訓示施行謹呈

大總統印

中華民國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國務卿徐世昌

京師關岳廟祭禮

殿內正位左奉關壯穆侯右奉岳忠武王均南嚮兩序奉歷代忠武將士張飛王濬韓擒虎李靖蘇定方郭子儀曹彬韓世忠旭烈兀徐達馮勝戚繼光東位西嚮趙雲謝玄賀若弼尉遲敬德李光弼王彥章狄青劉錡郭侃常遇春藍玉周遇吉西位東嚮均北上歲以春秋分節氣後第一戊日遣副總統或參謀總長陸海軍總長一人將事特行崇典則大元帥親詣行禮前祭一日齋戒是日味爽執事官凡執事官均酌潔蠲殿內外藉以櫻薦拂拭神座張幄次於廟門內階下之左南嚮殿上正位籩豆案二其前

香案二又前統設俎一皆南嚮東序一龕西嚮西序一
 龕東嚮籩豆案各四統設俎香案東西各一殿中少東
 祝案一北嚮東尊桌一接桌一西尊桌一接桌一祔桌
 一均北嚮 正位神龕旁饌桌東西各一南嚮東序
 從祀位十二籩豆案三每案四位統設俎香案各一均西
 嚮西序 從祀位十二籩豆案三每案四位統設俎香案各
 一均東嚮兩旁各設饌桌一東西嚮凡桌案均施紅緞
 桌衣立瘞坎於 神位西北

右供張

供張既備執事官大禮服敬書祝版用白紙潔室安奉

袁督師祀祀關岳議案卷七

五

滄海叢書

遂詣宰牲所省牲祗宰宰人以鸞刀割牲遂戒具視滌
 漑辨籩豆簠簋之實以次展於饌所

右書祝版祗割戒具

將事之夕夜半執事官率屬入具器陳 正位籩豆

案上各爵墊一其前各登一實以羹釧二實以簠二實以簋二實以

簋二實以稷籩十實以形鹽稟魚棗栗榛豆十實以韭菹

鹿醢芹菹兔醢統設俎實牛一羊一豕一香案上設

籩一燭臺二兩序 從祀位每案爵墊一爵三實以釧

一實以羹簠一實以簋一實以籩四實以形鹽豆四實以菁菹

鹿醢芹菹籩二東西統設俎各實羊一豕一香案上各設

爵墊一籩一燭臺二帛二尊二皆正位東爵六皆正位東
 序位各三設東尊桌接桌上帛二尊二皆正位西爵三皆正位西
 位設西尊桌接桌上帛勺具蜃器一實祔設祔桌上凡
 帛皆白色設洗於幄次之外司樂設樂懸於殿外階上
 罇鐘一特磬一編鐘十有六編磬十有六琴六瑟四簫
 四篴四篥四排簫二塤二笙四建鼓一搏拊二祝一敔
 一千戚三十有六麾一旌二東西分別如儀

右陳設

陳設畢執事官引內務部次長一人入廟周省盥盛及

籩豆登釧之實如儀

袁督師祀祀關岳議案卷七

六

滄海叢書

右省盥

辨行禮位殿門外正中為 大元帥拜位北嚮階下

左右為分獻官拜位其南為陪祭官拜位簡任文官陸

海軍上等官佐在前薦任文官陸海軍中等官佐在後

皆北嚮重行異等東位西上西位東上凡分獻官及陪

任文官陸海軍上等官佐均先期由政事堂統率辦事

處開單呈請 大元帥選派薦任文官陸海軍中等

官佐均由政事堂統率辦事處及各府 辦執事位殿上

部院軍營師處旗長官選派各二人 司祝一人立祝案東西嚮鳴贊一人司帛二人司爵二

人皆正位從 接祔一人立東案之東西嚮司帛二人

司爵二人亦正位從 司祔一人立西案之西東嚮侍

儀內務總長陸軍總長海軍總長禮官平政院院長肅政廳都肅政史統率辦事處總務廳廳長內史長分立東西案之南東西嚮對引侍從武官各二人分立

大元帥拜位左右對引在前侍從武官在後均北嚮進則不設侍儀及典儀一人立殿左門外西嚮鳴贊一人侍從武官位

立殿右門外東嚮其南司樂一人及樂工歌工舞佾分立樂懸之次階下分贊二人分立於分獻官左右糾儀肅政史二人傳贊二人分立於陪祭各官拜位之北皆東西嚮司瘞一人率瘞人立瘞坎之隅

右辨位

袁督師配祀閣議案卷七

七

滄海叢書

是日昧爽陪祭各官豫集恭俟

大元帥戎衣至由

廟中門入下騎或降輿

對引二人導進幄次禮官一人侍

從武官二人從

大元帥具祭服侍從官奉盥奉帨

巾盥畢司祝以祝版進

大元帥恭閱署名司祝進

奉於祝案

右就次盥洗閱祝版

鼙鼓初嚴典儀贊執事官就位執事官各就位再嚴然

燭焚香三嚴禮官請

大元帥行禮

大元帥出

幄次侍從武官隨侍

凡升階進殿均隨侍其餘衛侍從至階下止立對引導

大元帥入中門升中階就位北嚮立禮官進立殿左

西嚮分贊引分獻官傳贊引陪祭各官均於階下就位北嚮序立典儀贊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陪祭官各就位

右就位

典儀贊迎

神贊者承傳以下凡典儀贊者皆承傳

司樂舉麾贊舉

迎

神樂奏建和之章辭曰尙武兮新邦景前徽兮

烈光緬翊漢兮神威厥精忠兮靖康明祀事兮惟誠庶

居歆兮苾芳樂作鳴贊贊再拜

大元帥再拜傳贊

贊衆官皆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樂止

右迎 神

袁督師配祀閣議案卷二

八

滄海叢書

典儀贊奠帛爵行初獻禮司帛爵奉帛篚揭尊罍勺挹

酒實爵以進司樂贊舉初獻樂奏安和之章辭曰颯爽

兮英姿肅靈風兮兩旗椒馨兮始升薦嘉幣兮明粲來

格兮洋洋神憑依兮在茲樂作樂工舉節舞千戚之舞

鳴贊贊詣奠帛獻爵位對引導

大元帥進殿中門

凡

大元帥進出均由殿先詣

關壯穆侯位前

正立鳴贊贊獻帛司帛進篚

大元帥受篚拱舉司

帛奠於案正中贊獻爵司爵進爵

大元帥受爵拱

舉司爵奠於墊中退次詣

岳忠武王位前正立獻

帛奠爵儀同贊復位對引導

大元帥仍由殿中門

出復拜位立兩序司帛爵各奉篚實爵進至東西序位
前立分獻官各就案前受帛爵拱舉司帛爵奠於案上
退司祝就祝案前立鳴贊贊詣讀祝位對引導 大

元帥進殿詣讀祝位正立樂暫止典儀贊讀祝司祝捧
祝立 大元帥右讀祝辭曰惟某年月日 陸海

軍大元帥某 遣官則云敬祭於 關壯穆侯 岳

忠武王曰惟 神河嶽英靈乾坤正氣忠誠激於金

石武烈炳於旂常高義薄雲動寰區之景慕精忠報國
垂後進之楷模信大節之相符宜有功而必祀奠千秋
之俎豆廟貌長留靖八表之戈鋌民生受福震今鑠古

袁督師祀祀關岳議案卷七

九

滄海叢書

元精爭日月之光異代同時壯采肅風雲之氣永虔肸
蠁勿替明禋尙 饗讀畢 大元帥拱舉司祝奉祝
版安於篚退樂復作鳴贊贊復位對引導 大元帥
復拜位立樂止

右初獻讀祝

典儀贊行亞獻禮司樂贊舉亞獻樂奏靖和之章辭曰
振萬舞兮宮縣申式觴兮告虔赫濯兮聲靈仰神功兮
億年樂作 舞同司爵奉爵分詣 關侯 岳王位
前拱舉各奠於左退兩序隨分獻如初樂止

右亞獻

典儀贊行終獻禮司樂贊舉終獻樂奏康和之章辭曰
河嶽兮降神佑啟我兮後人清酒兮三申通精誠兮明
禋樂作 舞同司爵奉爵分詣 關侯 岳王位前
拱舉各奠於右退兩序隨分獻如亞獻儀樂止舞退

右終獻

典儀進至殿東西嚮立贊受祊退鳴贊贊詣受祊位對
引導 大元帥進殿詣受祊位正立司祊官就西案
執祊祊立 大元帥之左接祊官祊立於右鳴贊贊
受祊 大元帥受祊拱舉授右官賜於軍吏 祭畢由內務部
送祭肉於統率辦事處分頒在事諸軍吏贊復位對引導 大元帥復拜

袁督師祀祀關岳議案卷七

三

滄海叢書

位立鳴贊贊再拜 大元帥再拜傳贊贊衆官皆拜
衆官皆再拜典儀贊徹饌司樂贊舉徹饌樂奏蹈和之
章辭曰備物兮吉蠲將告徹兮瓊筵神享兮克誠垂英
靈兮後先樂作司爵進徹籩豆各一少移故處退樂止
右受祊徹饌

典儀贊送 神司樂贊舉送 神樂奏揚和之章

辭曰瞻祠廟兮神歸翩雲駕兮驂騑靈盼兮昭回承嘉
休兮德威樂作鳴贊贊再拜 大元帥再拜傳贊贊
衆官皆拜衆官皆再拜樂止典儀贊奉祝帛送座司祝
司帛司爵進捧祝帛酒饌以次恭送座所 大元帥

轉立拜位旁西嚮立西旁 俟祝帛過復位兩序帛饌

均隨送瘞分贊引分獻官退傳贊引陪祭各官退立拜

位東西旁樂作樂章與上 典儀贊禮成禮官導 大

元帥入幄次樂止更戎衣歸府衆官皆歸

右送 神禮成

各地方關岳廟祭禮

各地方 關岳廟皆以歲春秋分節氣後第一戊日

由該地方行政長官省以巡按使將軍駐在地則以將

政區域則以道親詣敬祭有故則以屬代兩序分獻亦

各以其屬在該地方各軍官警官及兼有軍警職者各

文官一體與祭其與將軍同城之巡按使及與巡按使

同城之道尹道尹同城之縣知事不另致祭祭之日陳

設祭品行禮儀節均與京師遣祭 關岳廟禮同

右祭儀

祝辭曰惟某年月日某地方某官某敬祭於 關壯

穆侯 岳忠武王曰惟 神武功彪炳偉烈昭垂建

大節於千秋振英風於六合忠誠正直麗河嶽而長留

智仁勇功與日星而並耀潔馨香而合祀德量同符肅

俎豆以明禋心源如接惟祈 欽享克鑒精誠尙 饗

右祝辭

迎 神樂奏建和之章辭曰懿鑠兮神功震華夏兮

英風義勇兮河東惟湯陰兮與同修祀典兮方州佇降

歆兮閼宮奠帛初獻樂奏安和之章辭曰神來兮格思

風馬下兮靈旗量幣兮初陳薦芳馨兮玉卮瞻仰兮明

威儼如在今軒墀舞干戚之舞亞獻樂奏靖和之章辭

曰萬舞兮洋洋禮再舉兮陳觴靈昭昭兮既留庶鑒誠

兮降康舞同初獻終獻樂奏康和之章辭曰名世兮鍾

靈炳河嶽兮日星祀事兮三成肅駿奔兮廟庭舞同亞

獻徹饌樂奏蹈和之章辭曰告徹兮禮成神其受兮苾

芬明德兮惟馨播聲威兮八紘送 神樂奏揚和之

章辭曰雲駕兮高翔神將歸兮九閭受福兮烝民導我

武兮惟揚

右樂章樂舞

京師關岳廟大閱告祭禮

歲以國慶日大閱先大閱一日 大元帥遣副總統

或參謀總長陸海軍總長一人詣廟告祭於 關壯

穆侯 岳忠武王將事之夕夜半執事官凡執事官

部酌建 國旗 大元帥旗於 正位神座之

南兩序分建所閱軍隊旗東於神座之西西於神座之

東置所閱軍器於庭立瘞坎於 神位西北東牲於

殿上正中南北首少東盟書案一少西祔案一階下正中受祔案一祭品止用酒脯祭器每案籩豆各一設國樂於東階上軍樂於西階上

右陳設

辨行禮位殿門外正中爲告祭官位北嚮其南爲所閱軍隊陸海軍上等各官佐位階下左右爲中等初等各官佐位中等在前初等在後皆北嚮重行異等東位西上西位東上所閱軍隊陳於廟之左右亦各北嚮執事官典儀贊引司盟司祔司瘞各一人傳贊若干人各以其職爲位凡各官佐各執事官咸服陸海軍大禮服各如其等軍隊軍服亦各如其隊

右辨位

屆時所閱陸海軍各官佐暨各軍隊豫集告祭官軍服恭捧大元帥特頒盟書至廟門外下騎司盟接盟書進奉於案鼙鼓三嚴贊引引告祭官升中階就位北嚮立典儀贊行三肅禮贊者承傳以下凡典儀有詞贊者皆承傳國樂作奏國歌告祭官以下咸三肅樂止

右獻祭

典儀贊讀盟書贊引贊詣讀盟書位引告祭官進殿左門詣讀盟書位正立司盟捧盟書立告祭官左讀畢告

祭官拱舉司盟進載於案軍樂作贊引引告祭官復位立典儀贊行一肅禮告祭官以下咸一肅樂止

右讀盟書

典儀進至殿東西嚮立贊受祔退贊引贊詣受祔位引告祭官進殿左門詣受祔位正立司祔就祔案執祔祇立告祭官之左贊引贊受祔告祭官受祔拱舉捧祔出殿立於階右南嚮授上級官佐上級官佐一人趨進北嚮受祔退置於案俟祭畢分領所閱諸軍隊軍樂復作贊引贊復位引告祭官復位立典儀贊行一肅禮告祭官以下咸一肅

右受祔

典儀贊徹饌送瘞司盟進捧盟書司祔進徹酒饌恭送瘞所乃瘞於坎典儀贊禮成贊引引告祭官退各官佐各率所陳軍隊愷歌而歸

右徹饌送瘞

凡出師告祭旋師告祭一切儀文器數均與大閱告祭禮同隆禮有加則大元帥親詣行禮

右出師告祭旋師告祭

附說明書

一祭地

謹案中華民國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大總統申

令有云關岳兩祠近代久崇祀我國民景仰盛
徽肅饗之報幾遍里閭誠以忠武者國基所以立民
氣所以強當此民國肇興要在尙武經傳本有禡祭
唐宋亦祀武成允宜特薦馨香列諸典禮爲師干之
主表示民族之楷模等因是以此次擬訂關岳合祀
典禮所有行禮儀節悉本於古禡祭武成廟祭而損
益之考禡祭之禮在漢已亡禮王制註禡祭也爲兵禡其禮亡證以
經傳則有師祭兵祭田祭馬祭四說禮記王制天子
將出征禡於所征之地爾雅釋天是類是禡師祭也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七

三

滄海叢書

說文禡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禡此師
祭之說也周禮春官肆師職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
貉同則爲位註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
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禡氣勢之增培也其神蓋
蚩尤或曰黃帝疏引公羊說師出曰祠兵祠者祠五
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此兵祭之說
也又春官甸祝職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註杜子
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貉兵祭也甸
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玄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
祭禡氣勢之十百而多獲又夏官大司馬職中春秋

振旅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註表貉立
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
無自後射此田祭之說也漢書叙傳注引應劭說禡
者馬也馬者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此馬祭之說也
據爾雅釋天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旣禡馬祭也則
師祭馬祭顯然有別應說不確禡本師祭祭造軍法
者因而祭造兵者及五兵田本習兵之禮因亦禡祭
則師祭兵祭田祭之說皆可相通特師祭必於所征
之地兵祭田祭不必定在征地此其別耳明初親征
遣將皆於國南神社行禡祭禮並告武成王廟明史
唐時出師命將發日引辭於太公廟唐書禮志今關岳
合祀既仿古禡祭武成廟祭遺意則無論京師及各
地方均宜就現有壇廟擇其基地較廣屋宇較闊廠
或鄰近郊野足以陳兵習戰遣將誓衆者酌改爲廟
俾得於春秋二祭之外兼在其中行大閱及出師旋
師一切祭告典禮

二定名

謹案唐上元元年追封太公爲武成王廟以比於孔
子爲文宣王廟當時已譏爲不倫唐貞元四年左司
名微號不容虛美太公兵家者流比於聖人非倫也
謂宜去武成王號復爲太公廟刑部員外郎陸淳等

議武成之名與文宣偶非不刊之典罷上元宋元以

追封立廟復礪溪祠有司以時享斯得矣

來相沿未改明太祖毅然罷之謂三代以前文武兼

備用無不宜如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

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止

論韜略不事經書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拘於一藝

偏長哉春明夢餘錄其言至為精確陸海軍部原呈擬以

關岳合祀作為武廟竊謂關岳本非全是武人關壯

穆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見吳志呂蒙傳岳忠武家貧

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見宋史本傳二公當時並

有國士之目皆見本傳今第名之曰武廟殊未足以盡其

為人况孔子廟已不名為文廟則關岳合祀自應直

稱關岳廟乃為得當

三從祀

謹案關岳合祀典禮自應謹遵大總統申令稽

考唐宋武成廟祀遺規將歷代武功彪炳之名臣名

將及民國開國忠烈將士酌予從祀惟是關壯穆生

於漢末與太公時代先後不同故武成廟從祀可自

周始而關岳廟從祀則當斷自蜀漢以後且未以七

十二將從祀武成以比文宣七十二賢擬議多未得

當政和二年武學諭張滋言南仲吉甫之徒均為周將餘如鄧殷之說禮樂敦詩書射緯以言為學者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七

三

滄海叢書

師法請並配食博士孫宗鑑又亞聖十哲之目出於

唐相盧杞等懷私崇飾冊府元龜宰相盧杞京兆尹

裔孫若盧崔丁呂之族合錢以崇飾之請擇自古名將如孔門十哲皆配享尤不可為訓

今擬關岳廟從祀不設定額必取其人與關岳相伯

仲者寧失諸嚴毋失諸濫謹設四例以為進退一忠

武可風二史傳有徵三通於流俗四身為將帥故功

德顯著別有廟祀者如諸葛亮王守仁之類不錄文

臣死事守土就義者如嵇紹顏杲卿之類不錄人所

詬病史有惡聲者如楊素李勣之類不錄蹟備稗野

事軼村坊者如薛仁貴楊業之類不錄事費數典人

待論定者如檀道濟王猛之類不錄位秉鈞衡名居

裨貳者如裴度南霽雲之類不錄錄自蜀漢下逮元

明先列二十有四人曰張飛趙雲王濬謝玄韓擒虎

賀若弼李靖尉遲敬德蘇定方李光弼郭子儀王彥

章曹彬狄青韓世忠劉錡旭烈兀郭侃徐達常遇春

馮勝藍玉戚繼光周遇吉至前清暨民國忠武諸將

士以非一時所易論定擬暫從闕如隨後加入其由

大總統特准予祀者不在此限

四祭日

謹案唐貞觀中以太公兵家者流始令礪溪立廟開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二

三

滄海叢書

元十九年定上戊釋奠禮上元元年追封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宋金元沿之遂莫不以春秋二時仲月上戊祭武成王廟至明初而罷是武成之以春秋二時仲月上戊祭也蓋擬於文宣之以春秋二時仲月上丁祭也孔叢子問軍禮凡類禱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然則禱祭但以剛日爲主不必定爲戊卽用戊亦不必定爲上戊况關岳廟既不與孔子廟相配則祭日正可不拘是以清於關廟春秋二仲並諏吉以祭不用上戊考陰歷以驚蟄爲二月節春分爲二月中白露爲八月節秋分爲八月月中必在其月節不必在其月月令章句今擬每歲以春秋分節氣後第一戊日爲關岳廟祭日仍不失春秋二仲戊日之例不定爲上戊者嫌與上丁接近深恐將士之人禮煩人倦而跛倚以臨轉失敬意故也公羊莊八年傳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何休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此卽兵祭田祭之禱也以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中春教振旅中秋教治兵證之則祀關岳於春秋二仲正與古禱祭合

五木主

謹案宋以前祀關侯但用本稱稱漢前將軍而已至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七

元

滄海叢書

宋眞宗祥符中始追封義勇武安王元文宗天歷元年加封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明太祖洪武三年定諸神封號盡革後世溢美之稱於是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其初止稱壽亭侯嘉靖十年黃芳言漢壽者漢前將軍封邑亭侯者爵也止稱壽亭侯誤矣乃改稱漢壽亭侯萬曆中特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則旨從中出據劉若愚燕史謂由掌道經廠太監林朝所奏請清太祖在關外沿明之習震於伏魔之威名尊爲關瑪法瑪法者滿語祖之謂也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入關以後遂極崇奉順治元年卽封關聖大帝咸豐七年又改稱關聖帝君遞加封號至光緒五年乃有二十六字之多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帝君君本道號始見於漢武帝求神君舍之上林中史記封禪書前人以爲淫祠稱神君者起此留青至元始稱道號尤尊者曰帝君元封呂純陽爲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文昌爲梓潼帝君可證明世宗好道因亦自稱象一帝君關之得道號實作俑於宋徽宗封以崇靈至道眞君三教搜神大全以徽宗好道故也不知與關生平不類殊失諸誣明禮部尙書周洪謨等謂大帝天尊眞君帝君諸神稽諸祀典並無所據俱當罷免崇祀關岳所以立人紀也而以不典之稱加之嫌與淫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七

辛

滄海叢書

祀無別今孔子廟木主但稱至聖先師孔子者豈不以後世尊崇孔子在道不在爵位名稱必以爵位名稱限之則適形其隘耶關岳並祀所以右武而崇忠烈故擬倣孔子之例皆仍當時初封但題關壯穆侯三國蜀志本傳追諡曰壯穆侯案趙雲傳建興七年卒追諡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諡後主時諸葛亮等亦見諡於是關羽等及雲乃追諡之假字禮樂是關侯追諡在後主建興七年穆公漢書韓安國傳秦繆公並可取證周書諡法解布德執義曰穆注純也其諡本不惡故時論以為榮清高宗謂史書所諡並非嘉名應改為忠義且命將本傳改刊似未審岳忠武王封鄂王案寧宗本紀嘉泰四年追封為鄂王傳作嘉定四年蓋誤又理宗本紀凡後世追加封號紀寶慶元年詔諡忠武今從本紀

概從省略名正言順庶合以禮事神之制且不為世俗誤會謂感其靈應而祀轉失尚武之精意也宋元豐三年詔前代百辟卿士載於祀典者皆不名况諡本易名之典今關岳既稱諡故並不名其從祀諸將士仍直書姓名如孔子廟兩廡之例從其質也

六獻官

謹案清祭關廟遣親郡王一人將事特行崇典則皇帝親祭唐貞元中祭武成王廟以上將軍大將軍將軍為三獻周顯德年間亦以上將軍將軍充三獻官故今擬京師關岳廟由大總統遣副總統或參

謀總長陸海軍總長為承祭官親詣行禮則稱大元帥用示尚武之意各地方關岳廟凡在該地方行政官兼有軍警職者如會辦軍務司令等類亦應一體與祭以起忠烈而壯軍志

七鼙鼓三嚴用鼙鼓

謹案周禮春官鍾師職凡軍之夜三鼙皆鼓之守鼙亦如之注守鼙備守鼓也鼓之以鼙鼓杜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鼙也疏引鼓人職云鼙鼓鼓軍事此並軍事故知用鼙鼓也又引鼓人注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為大鼙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曉是

一夜三擊備守鼙也今祀孔典禮既鼙鼓三嚴於臨祭之前關岳廟擬亦用之所不同者孔子廟取大所鼓徵之義而關岳廟則取備守三鼙之義考詩大雅靈臺鼙鼓逢逢矇瞍奏公漢司馬相如上林賦建靈鼙之鼓馬端臨文獻通考謂詩人託之其鳴逢逢為靈德之應非實鼓也其制不得而詳知又云鼙鼓建鼙畫鼙頭然則宋時鼙鼓已失其制但於建鼓之鼙畫有鼙頭以應鼙鼓之名而已月令季夏命漁人取鼈注鼈皮可以冒鼓夏小正二月剝鰾以為鼓說文鰾魚名皮可為鼓逸周書王會篇會稽以鼈注其

皮可以冠鼓可見鼉皮冒鼓爲古昔所通用靈臺詩
疏引陸機疏云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
如鵝卵甲如鎧甲其皮堅可以冒鼓殆謂今鱷魚之
屬鱗鱗並卽鼉後世得鱷魚不易因以牛馬皮冒鼓
畫鼉頭其上以代鼉皮古惟祀天地以牛馬皮冒鼓
易緯通卦驗冬至擊黃鐘之
鼓以馬革乾爲馬故也靈鼓以牛革坤爲牛故也今
擬仍之惟鼉鼓之制當視所用而異宜不必定爲建
鼓故孔子廟之鼉鼓擬用晉鼓而關岳廟之鼉鼓則
擬用鼗鼓周禮鼓人職晉鼓鼓金秦鼗鼓鼓軍事以
祭關岳廟爲近於師祭故也周禮考工記鞀人職爲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七

三

論海叢書

皋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
者三之一上三正注以爲晉鼓又長八尺鼓四尺中
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鼗鼓異於晉鼓者在鼗鼓之
長倍於其面晉鼓則較短而已
八改答福胙爲受祿
謹案明禡祭及告武成王廟皆飲福受胙清祭關廟
亦答福胙左閔二年傳帥師者受命於廟受祿於社
疏太宗伯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今言受賑於社
明是祭祀之肉盛於賑器賜元帥也周禮地官掌蜃
職祭祀共蜃器之蜃注飾祭器之屬也蜃之器以蜃

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又孔叢子
問軍禮天子命將出征告大社冢宰執賑立於社之
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
賜於軍吏孔叢子書雖後出然說必有本是古代師
祭皆受祿也今擬改答福胙爲受祿示與他祭有別
祿爲賑之正字說文祿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祿是也
凡祿宜生穀梁定十四年傳賑者何俎實也祭肉也
生日賑熟曰膳是也

九器數之增損

謹案唐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尙父廟牲樂之制如

袁督師配祀關岳議案卷七

三

論海叢書

文宣祝文書皇帝遣某敢昭告上元元年追封武成
王置廟祝版親署建中三年定武成王廟樂奏軒懸
貞元四年改祝辭昭告爲敬祭不親署後唐長興三
年定武成四壁從祀諸英賢各設籩二豆二簋簋各
一爵一宋以酒脯享昭烈武成王紹興十一年復用
牲牢金泰和六年建昭烈武成王廟其制一遵唐舊
禮儀用中祀金祭武成王宗翰子房各羊一豕一餘
共用羊八無豕元以羊一豕一犧尊象尊籩豆俎曾
行三獻禮明洪武初罷武成王廟此歷代武成廟之
沿革也京師關廟隋已有之春明夢餘錄漢壽亭侯
廟在宛平縣東成化十

三年建俗呼白馬廟隋之舊基也唐建中三年配享武成明洪武二

十八年建廟於南京永樂中北京始建廟歲五月十

三日祭以太牢果品五帛一清順治元年建廟於地

安門外歲以五月十三遣祭雍正三年增春秋二祭

五年定用牛一羊一豕一白色帛一果品五尊一爵

三春秋用帛一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簋各二

簠豆各十尊一簋三用慶神歡樂設鼓一笙一管一

雲璈一篴二板一乾隆三十三年添設雲鑼二方響

二排簫二簫二笛四篴二管二笙二壎二鼓二拍板

二視慶神歡加隆咸豐三年升入中祀樂章照帝王

廟用六成佾舞照帝王廟八佾又舞武舞並用而山

西河南湖北之關廟並列入祀典此歷代關廟之沿

革也岳於宋乾道五年即建廟於鄂號忠烈明洪武

二十一年從祀歷代帝王廟並建廟於杭州墓側湯

陰故里清亦以岳從祀歷代帝王而河南江蘇湖北

之岳廟並列入祀典此歷代岳廟之沿革也今既以

關岳合祀所有器數擬本前代武成關岳廟祭禮而

變通之殿內正位仍用牛一羊一豕一白色帛一登

一鉶二簠簋各二簠豆各十尊一簋三從祀位器數

悉與孔子廟十二哲位同前清孔子未升大祀以前

樂用文舞六佾今祭關岳擬改用武舞六佾以表示

右武之精神唐制禡祭設瘞壇陳氏明制禡祭亦設

坎瘞位於神位西北明史禮志故今亦送瘞而不送燎

十告祭

謹案古者行師出則告廟謂宗廟歸則獻社今國體更

變既無廟社之可言凡出師旋師應有一切祭告典

禮擬即於關岳廟行之唐立太公廟每出師命將辭

訖發日便就廟引辭冊府元龜明初遣將亦有告武成廟

儀明史禮志則出師本可告祭於武成也漢孔鮒謂將士

戰全已克敵使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孔叢子則

禡亦可為戰勝之祭也況明永樂中建關廟於北京

國有大事則告續通考清同治間以江寧光復捻逆蕩

平先後親詣關廟拈香清會典事例則出師旋師告祭於

關廟曩例固有行之者矣周制四時田獵皆祭表貉

周禮肆師職公羊莊八年傳出日祠兵入日振旅其禮一

也皆習戰也何休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

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今田獵之制雖廢而國

慶日大閱猶有習戰之遺意則大閱前一日似亦宜

告祭於關岳廟國慶日大閱有定期者也出師旋師

無定期者也因別擬大閱告祭禮而出師旋師告祭

禮可類推矣

十一告祭禮之儀文器數

謹案唐制禡祭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

座之後陳氏宋太平興國五年北征前一日祭蚩尤

及禡牙於北郊考通明制禡祭建軍牙六纛於神位後

故今擬告祭亦建國旗大元帥旗及所閱

軍隊旗於殿並置所閱軍器於庭周制禡祭有表貉

誓民之舉司馬禮大後齊親征亦有坎盟之說其制則

督將列牲於坎南北首有司坎前讀盟文割牲耳承

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奠於坎又歃血歃徧又

以奠坎禮畢埋牲及盟書通則盟誓自爲師祭所不

廢故今擬採用并倣齊桓葵丘之盛但束牲載書而

廢其執牛耳歃血之末節明制親征禡祭若行速止

用酒脯祭器籩豆各一前清於闕廟五月十三日之

祭亦但用果品五故今擬告祭亦止用酒脯一籩一

豆與明同明制親征祭告天地宗社皇帝服武弁祭

旗纛則遣武官戎服行禮故今擬告祭概用軍服不

用祭服曲禮介者不拜爲其拜而夔拜鄭注夔則失

容節慮其笄甲折祭告既用軍服則再拜自當改爲

三肅三肅者古軍服所行敬禮也左成十六年傳卻

至見客免胄承命曰閒蒙介胄不敢拜命爲事之故

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可證杜注肅手至地若今

撓周禮大祝辨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俯下

手今時撓是也說文撓拜舉首下手也其狀蓋與今

鞠躬禮爲近古祈勝之禮既誓衆將帥勒士卒陳於

廟之右孔叢子故今告祭亦陳軍隊於廟之左右禮

成愷歌而歸則取軍人得意示喜之意周禮大司馬

左執律右秉鉦以先愷樂獻於社注兵樂受祿之說

已別詳於前他若鼙鼓左定四年傳君以軍行祿社

祠黃帝祭蚩尤莫矢後齊制禡祭醑雞血酒明制禡

於沛庭而鼓莫矢大司馬莫矢醑雞血酒祭殺五

酒碗中酌神之屬雖亦師祭所不廢今俱不用期省

繁瑣

京師闕岳廟樂譜夾鐘清均夾鐘起調

迎神建和

尙武宮宮新角邦商景角前徵徽角兮商烈角

光商緬宮翊商漢角兮商神宮威商啟角精徵忠

角兮角靖徵康角明下羽祀宮事商兮宮惟下羽誠

下羽庶下羽居宮歆徵兮角苾商芳宮

奠帛初獻安和

颯宮爽宮兮商英角姿角肅宮盛商風角兮商雨下

徵旂下羽	椒徵馨徵兮角始角升徵	薦下徵嘉下
羽幣宮兮下羽	明角榮商	來角格角兮徵洋角洋角
神宮憑商依徵兮角在商茲宮		
亞獻	靖和	
振宮萬角舞宮兮商宮徵縣徵	申徵式角觴角兮商	
告角虔商	赫下羽濯下羽兮宮聲角靈角	仰角神
徵功角兮角德商年宮		
終獻	康和	
河宮嶽角兮商降宮神商	佑下羽啟角我角兮商後	
角人商	清徵酒角兮徵三徵甲徵	通徵精徵誠下
羽兮宮明商禋宮		
徵饌	蹈和	
備宮物宮兮商吉徵鑑角	將徵告角徵宮兮商瓊角	
筵商	神宮享下徵兮下羽克宮誠宮	垂徵英角靈
角兮商後商先宮		
送神	揚和	
瞻宮祠商廟角兮商神徵歸徵	翩角雲角駕宮兮商	
驂角駢商	靈下羽盼商兮宮昭宮回下羽	承角嘉
商休角兮商德商威宮		
各地方關岳廟樂譜	夾鐘清均	仲呂起調

迎神	建和	
懿商鑠下羽兮商神角功徵	震宮華角夏宮兮商英	
角風角	義徵勇下羽兮宮河商東角	惟商湯角陰
商兮商與下羽同宮	修角祀徵典下羽兮下羽方宮	
州宮	佇商降徵歆角兮商闕宮上宮商	
奠帛初獻	安和	
神商來宮兮商格商思角	風徵馬宮下角兮商靈商	
旂角	量下羽幣宮兮商初角陳角	薦徵芳商馨角
兮商玉徵卮角	瞻宮仰商兮下羽明商威角	儼下
羽如商在角兮商軒宮墀商		
亞獻	靖和	
萬商舞下羽兮商洋角洋角	禮宮再角舉下羽兮宮	
陳角觴徵	靈角昭商昭商兮宮既角留商	庶徵鑒
徵誠角兮商降下羽康商		
終獻	康和	
名商世徵兮角鍾商靈角	炳下羽河角嶽商兮宮日	
下羽星宮	祀徵事徵兮商三商成角	肅下羽駿角
奔商兮宮廟角庭商		
徵饌	蹈和	
告商徹下羽兮商禮商成角	神角其角受徵兮角茲	

商	芬	角	明	商	德	下	羽	兮	商	惟	徵	馨	角	播	下	羽	聲	宮
威	宮	兮	商	八	宮	紘	商											
送	神	揚	和															
雲	商	駕	徵	兮	角	高	商	翔	角	神	角	將	徵	歸	徵	兮	角	九
聞	角	受	徵	福	角	兮	商	烝	商	民	角	導	徵	我	下	羽	武	宮
兮	商	惟	角	揚	商													

滄海叢書第七種

滄海叢書第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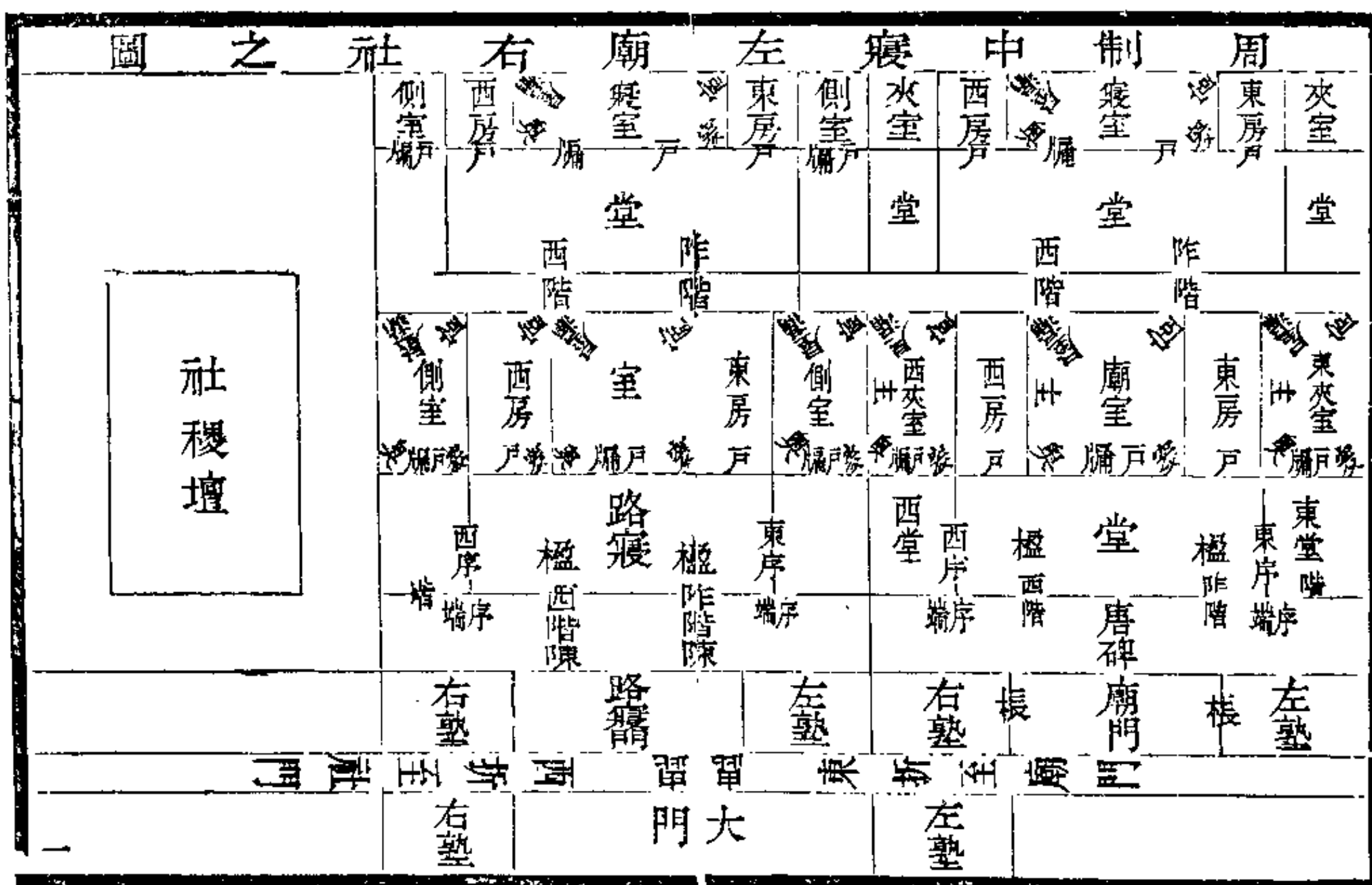
星

滄海叢書

附	內	務	部	批														
據	廣	智	書	局	稟	送	袁	督	師	配	祀	關	岳	議	案	請	予	備
冊	給	照	所	送	袁	督	師	配	祀	關	岳	議	案	既	屬	叢	書	之
應	准	予	備	案	惟	查	該	副	稟	內	稱	去	年	稟	請	註	冊	之
師	遺	集	暨	張	文	烈	遺	集	茲	復	重	加	釐	訂	連	袁	督	師
關	岳	議	案	彙	爲	滄	海	叢	書	第	一	輯	嗣	後	續	出	各	集
入	叢	書	第	二	輯	俟	陸	續	出	版	隨	時	彙	報	備	案	等	語
書	局	稟	請	釐	訂	叢	書	輯	目	自	可	照	准	所	送	第	一	輯
應	予	備	案	惟	於	前	送	本	部	備	案	之	篋	溪	歸	鈞	圖	題
溪	存	稿	家	族	紀	念	錄	三	種	應	歸	何	輯	漏	未	聲	叙	應
明	稟	復	至	本	部	註	冊	備	案	各	書	須	彙	案	登	布	該	書
送	篋	溪	歸	鈞	圖	題	辭	等	書	應	俟	彙	案	辦	理	仰	並	遵
批																		
中	華	民	國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內	務	部	印															
高	道	銘	監	印														
趙	之	驗	核	對														

廟制圖考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廟制圖考序

萬季野先生著述余刻之屢矣顧未覩廟制圖考也始者見四庫所錄爲一卷乃浙江巡撫所進本也攷諸浙江書錄實四卷故鄞志依之而王漁洋香祖筆記敘季野書亦曰四卷四庫總目疑爲傳鈔者所合併然余見江南圖書館藏目則有辨志堂刻四卷本而劉氏坊墓志所謂傳是樓刻者四卷已無可攷辨志堂之名嘗著於萬氏之書如儒林宗派之鈔本亦題辨志堂者同一源也今方多難江南圖書館之書不知播遷何所恨早

廟制圖考 序

日不往錄副耳適有宜興吳君鐵峯溫文爾雅好搜羅故籍田儲君元西爲之介一日訪余出其所藏廟制圖考一卷眎余且將爲贈余覽其書洵爲舊鈔且與余所獲宋季忠義錄字跡略相類鐵峯以爲其羣從子姓或門弟子輩所書者是也余爰錄副而反其原鈔蓋未敢奪人所好也余於是取讀禮通考中附刻廟制考二卷羣書疑辨中所錄廟制考一卷一一勘比疑辨所錄二十篇皆取之於圖考而圖考所有多爲疑辨所未錄即亭書目註圖考一卷爲疑辨本者乃知其非矣至四庫

疑爲傳鈔者所合併者亦非也余證諸讀禮通考季野考證廟制詳矣通考所列卽以圖言凡二十多爲一卷本所未錄而一卷本所錄者凡圖七十又皆爲通考本所未載必合通考之二卷圖考之一卷然後廟制乃備蓋通考雖出季野之手然旣代徐氏而作就徐樹穀跋文攷之所謂三易稿乃成將復與朱太史竹垞及萬季野顧伊人閻百詩諸君商榷短長者季野之不能專之者亦勢也廟制二卷其爲季野作則彰彰明矣不特其說一貫而卷本附充宗季野之論其取諸萬氏書益可

廟制圖考 序

二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信矣然實統天子諸侯大夫士言之特其略耳圖考一卷乃專述帝王宗廟之制斷代爲圖欲明一代昭穆及觀畫宜毀之實不得不詳列世系故廟圖之外益以系圖由夏商周秦漢以迄元明爲各緣一說統會治史折衷廟制禘祫之解且因以明觀於季野題詞宗廟之制眾說粦然帝王制禮亦因之有同異云云其意可知矣然則欲刻季野廟制一書將如何余曰宜先取辨志堂四卷本校其異同苟異於此而加詳焉則從之無疑不然宜以茲本爲主而采通考二卷爲輔並刻之庶不失

季野本旨質諸鐵峯以爲何如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
後學張壽鏞序

廟制圖考 序

二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廟制圖考題詞

宗廟之制眾說紛然帝王制禮亦因之有同異自非折衷羣言曷由歸于一是綜其大槩約有數端太廟居北昭穆分列以次而南者孫毓之說也太廟居中羣廟並列無分上下者賈公彥之說也周制七廟并數文武世室者韋元成鄭康成之說也周制七廟不數文武世室者劉歆王肅之說也彼皆引經証傳各有依據而王鄭兩家尤爲眾說之鵠自同堂異室之制與近親四廟之典定先王遺意殆無復存欲昭盛代之規模必復元公之制作採王制七廟之文參劉氏三宗之說會而通之典禮斯在作廟制圖考四明萬斯同題

廟制圖考 題詞

一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禮記祭義篇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周禮少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疏左右者據王宮居中而言朱子曰宮南向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按天子五門自外而入曰皐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此所謂大門即應門也其外尚有皐庫雉三門賈公彥釋諸侯五廟制言應門爲中門左宗廟右社稷則廟門正與路寢門並天子之制亦當然朱子所謂廟在寢東是也馬端臨文獻通考則言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陳祥道禮書則言建之

廟制圖考

一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夫觀門雉門也則又在雉門之內應門之外今以朱子寢東之言爲據若馬氏陳氏所說則在寢東南而非正東矣○按爾雅釋宮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宣東南隅謂之窆凡神主皆居于奧東面朱子註論語謂與有常尊是朱子又曰廟室之制皆如此其主皆在西壁下東向詒則太祖東向如故昭南向穆北向又朱子殿屋說謂殿屋五間前皆爲堂中間之後爲室但堂之室南北五架北兩架之間爲室則室止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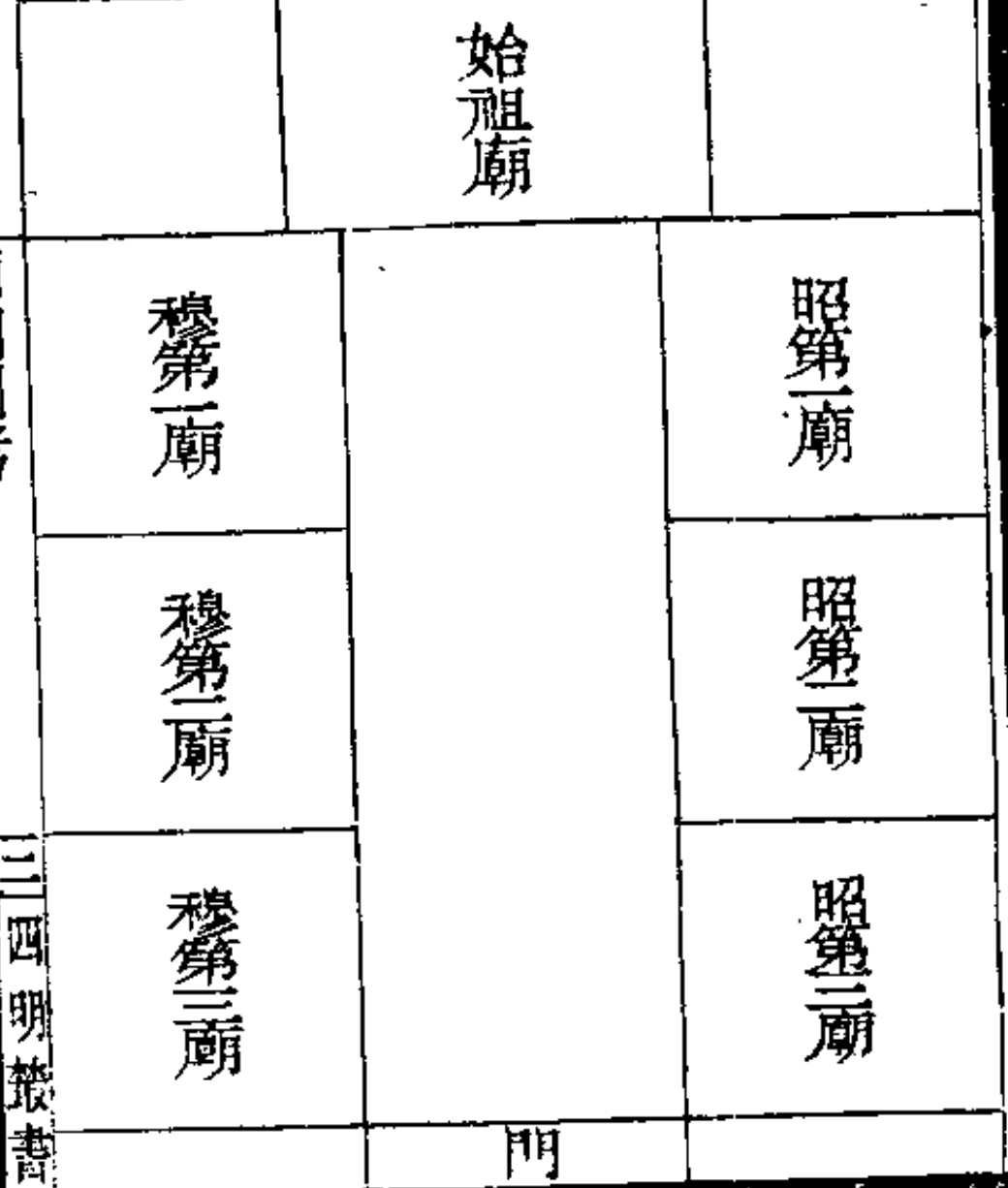
間而當兩架之中其地甚窄今按尙書大傳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雉長三丈則堂濶二十七丈也內堂東西序之內也三分得二則自東序至西序濶一十八丈也以一十八丈之廣而分爲一室二房則室不爲窄矣五分內者分一十八丈爲五則得三丈六尺爲堂之高廣如此而朱子猶病其窄何也考唐太廟每室各三間宋每室二間彼爲同堂異室之制者猶不止一間則周制可知矣○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東西牆謂之序門

廟制圖考

一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側之堂謂之塾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按東西廂即東西夾室也先儒謂先公之祧主昭藏于始祖之東夾穆藏于始祖之西夾先王之祧主昭藏于文世室之兩夾穆藏于武世室之兩夾詒祭則出其主于始祖廟而合祭之○天子有七廟今圖止一廟者舉一可知其餘且非方幅能盡也○凡廟之制前廟以藏主後寢以藏衣冠象生時前有朝後有寢也至秦乃立寢于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而廟反無寢迄于唐宋循而不改

孫毓周制七廟圖



廟制圖考

三四明叢書
納圖刊本

周制天子七廟晉孫毓云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各有門垣太廟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宋朱子之說亦然

陳祥道昭穆說父以明察下故曰昭子以敬事上故曰穆宗廟有迭毀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傳言太王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墓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此墓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附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此祔位

廟制圖考

四四明叢書
納圖刊本

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墓祔皆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其制蓋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耶則毀昭廟始死者穆耶則毀穆廟昭與昭爲列而無嫌乎子加于父穆與穆爲列而無嫌乎父屈于子猶之乎賜爵也子與祖齒而無嫌乎卑者先父與孫齒而無嫌乎尊者後猶之立戶也

子無嫌乎南面而坐父無嫌乎北面而事之則昭穆之不互易不足怪也先儒謂周藏先公木主于后稷之廟先王木主穆在文王廟昭在武王廟於理或然

按昭穆之義本由羣主合享太廟時昭主南向取其向明而謂之昭穆主北向取其向幽而謂之穆也陳氏謂父以明察下子以敬事上故稱昭穆其說甚謬且昭爲穆之父穆獨不爲昭之父乎知其說之不可通矣

圖	廟	五	制	周	彥	公	賈
寢	寢	寢	寢	寢	寢	寢	寢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路	二穆第	一穆第	太	一昭第	二昭第		
庭	庭	庭	祖	庭	庭		
路	門	門	廟	門	門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應			五				
			四				
皇			明				
五			叢				
			書				
			本				

儀禮聘禮篇賓入門左公揖入每門每曲揖賈公彥疏諸侯三門卑應路則應門爲中門左宗廟右社稷入門東行卽至太廟其間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太祖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隔牆隔牆中央通門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則閤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太廟也

按先儒之說率謂太祖廟居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獨賈氏說爲異然彼本之儀禮非爲無據取以參考可也明季本廟制考義用其諸廟並列之說而以太祖居西

廟制圖考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四親廟以次而東與北又異○聘禮乃諸侯之禮故止五廟推此則天子七廟亦並列可知

或問孫氏之說與賈氏之說二者孰優曰賈氏爲優彼蓋據儀禮而孫氏無所據也夫廟與寢並若從孫氏七廟之制則自廟門抵太廟更歷三昭三穆之廟而後至地之遼遠不知幾百丈太廟當在路寢西北不得與路寢並矣豈先王左廟右寢之制乎且如孫氏之說當武王時七廟已備其後欲增文武世室當于何地惟依賈氏之說則世室之建可在太廟後之兩旁于規制正無

礙也故愚斷以賈氏言爲正

廟制圖考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祭法王立七廟圖

祖考廟

祧廟

顯考廟

王考廟

祧廟

皇考廟

考廟

禮記祭法篇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
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
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
禱乃止去墀曰鬼鄭康成注祧之爲言超也超上去意
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墀既事則反其主于祧孔穎達疏
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祖考始祖也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康成注
此周制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
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孔穎達疏鄭知天子七廟惟謂

廟制圖考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者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
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鈞命洪云唐虞五廟
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
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
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
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謂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
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
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
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

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礪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註周

廟制圖考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謂天子七廟惟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族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當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

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降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

廟制圖考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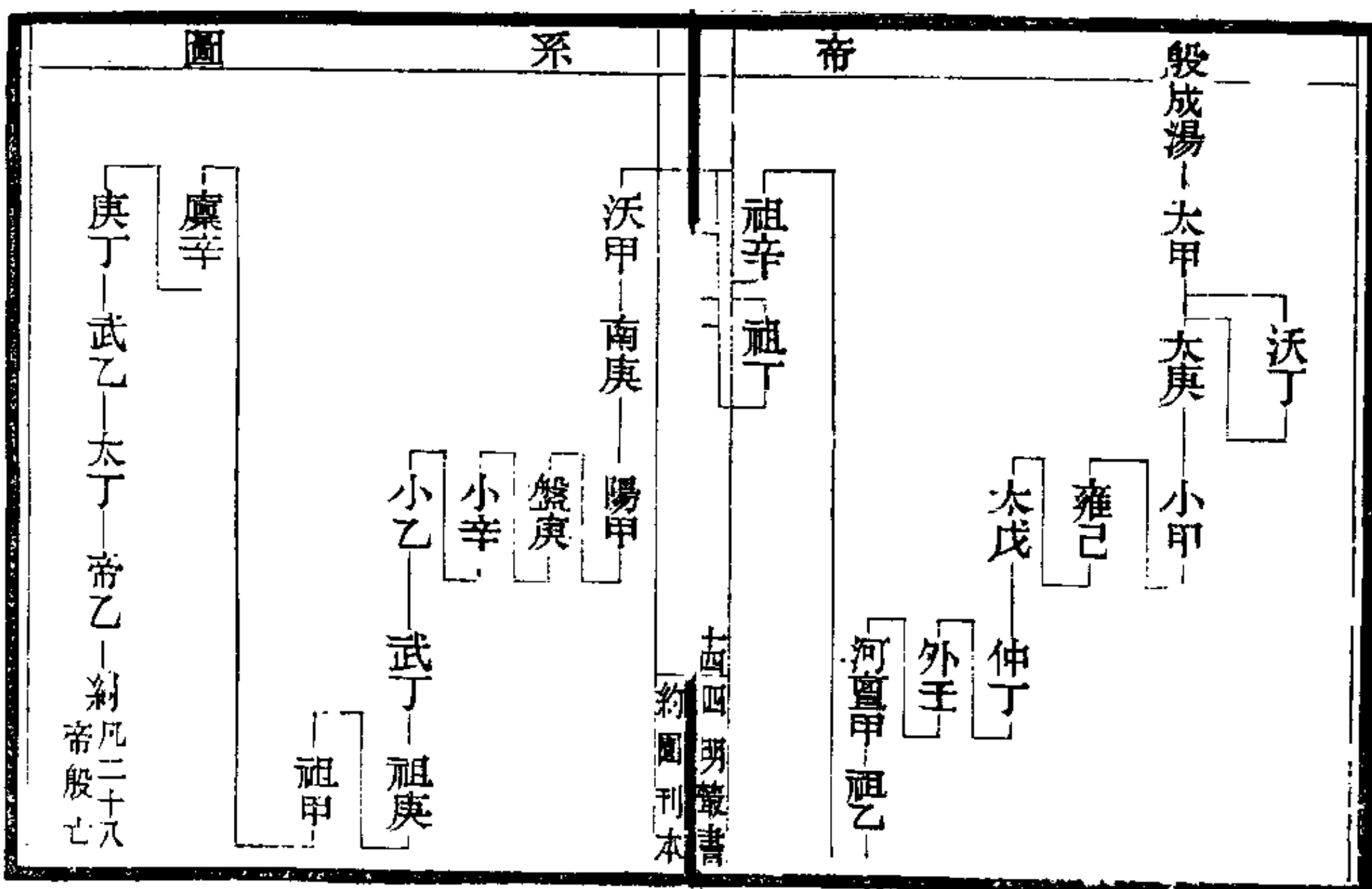
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說爲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証驗七廟斥言玄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再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礪五者非是別立礪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註云周人

家語載孔子之言天子七廟目虞至周不變羅泌路史陳一中通鑑冠編因之鄭康成謂夏五廟商六廟此緯書之文不可信○祭法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則顓頊爲始祖可知此圖據帝杼時言不列夏初七廟者緣以上世次難稽也○夏后氏宗禹則在帝槐時帝杼升祔滿七廟之數當建廟于三昭之上奉禹爲不遷之廟在帝芒時帝槐升祔帝啓將祧當建廟于三穆之上奉啓爲不遷之廟在帝廬時帝扁升祔少康將祧又將建廟于三穆之上奉少康爲不遷之廟與殷三宗同此雖古

廟制圖考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無其說可以禮推者也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殷制七廟圖

始祖契		
上甲微 湯六世祖		報乙 湯高祖
報丁 湯五世祖		報丙 湯曾祖
王亥 湯父		主壬 湯祖

廟制圖考

十四明報書

約圖刊本

鄭康成據緯書之文言商五廟至子孫而六今考商書言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在太甲時已備七廟之制況商世爲諸侯湯未革命已祀五世豈革命之後仍守侯制故今定爲七廟

劉歆殷廟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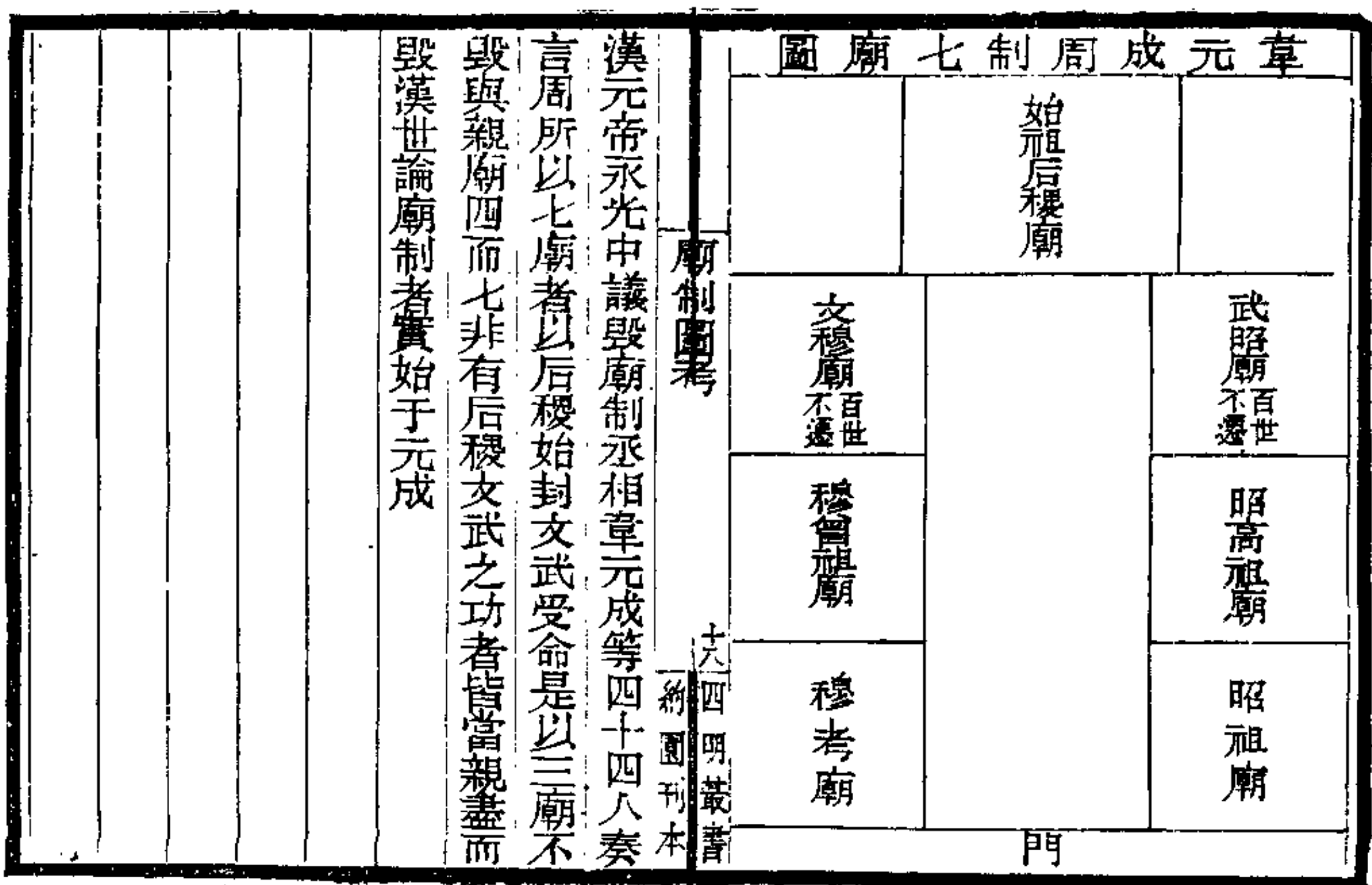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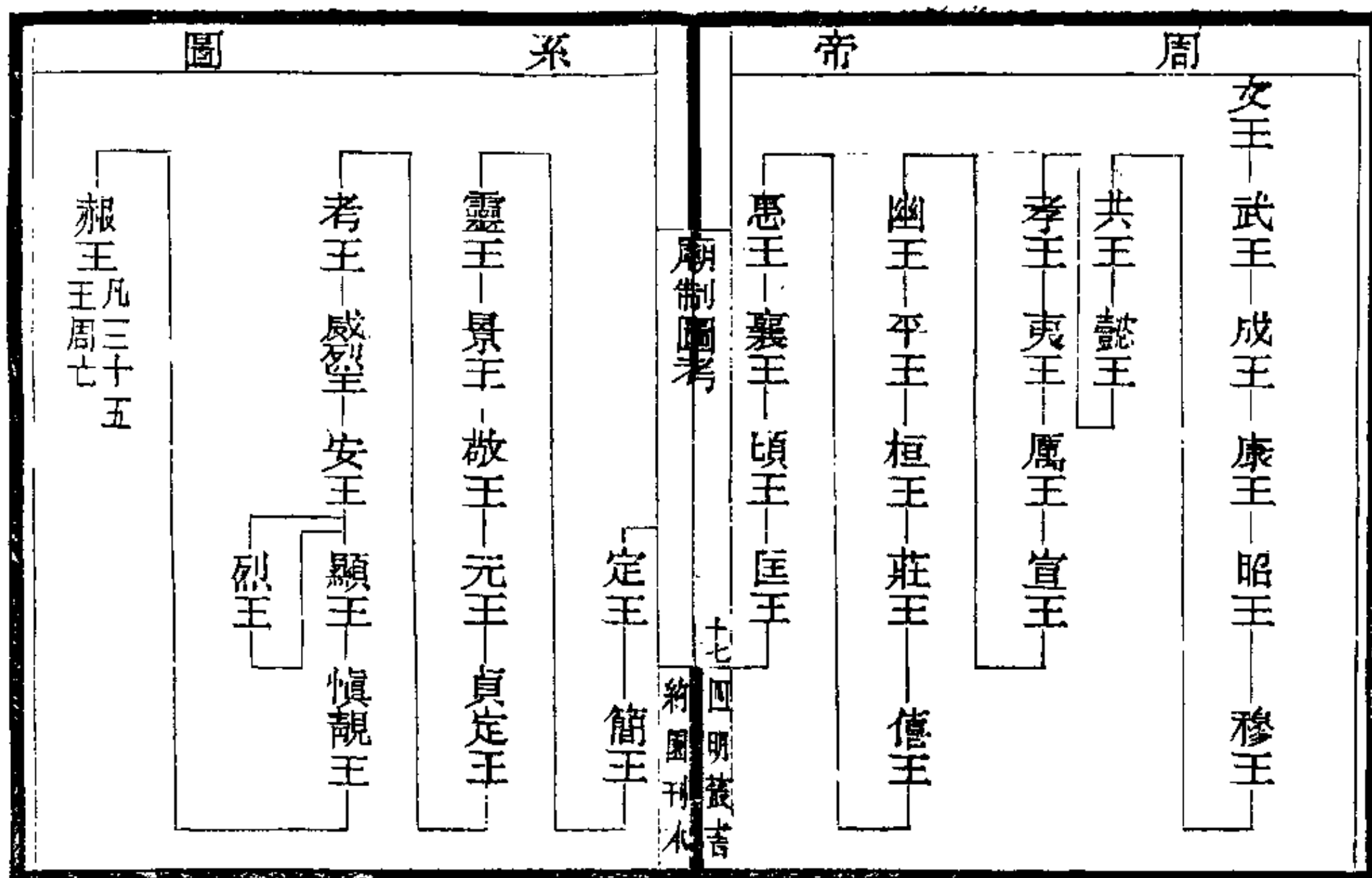
	始祖契	
太王 夏一祖		成湯 夏一祖
太王 夏二祖		中宗 夏二祖
五世祖		六世祖
曾祖		高祖
考		祖
	門	

廟制圖考

十六明報書

約圖刊本

劉歆王舜言天子七廟其正法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因引商三宗爲據夫言宗不在此數中則是七廟之外更有三宗而爲十廟然三宗既廟祀豈得不祀成湯則殷自帝乙之後當爲十一廟



鄭康成七廟圖

寢始祖廟		
無昭廟武	門	寢昭廟高
寢穆廟文		寢昭廟祖
寢穆廟曾		寢穆廟考

廟制圖考

十四明錄書
約圖刊本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康成注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孔穎達釋祭法去祧為壇者謂高祖之父去壇為壇者謂高祖之祖也不得四時與祭若有所禱則出祧主就壇壇受祭也○周禮夏官隸僕掌五寢之掃除鄭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非至尊至親寢廟不備

按祧有二義一即超去之意鄭氏所謂祧之言超是也一即宗廟之名聘禮所謂不腆先君之祧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是也鄭氏又謂遷

主所藏曰祧彼以祭法之二祧為文武則先王之穆主藏于文王廟先王之昭主藏于武王廟固可謂之祧若先公之羣主藏于后稷之廟安得謂之祧乎祭法言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未嘗指為何王也鄭氏孔氏乃以文武二廟當之夫文武既宗其功而為不遷之廟則尊之當與后稷等顧反不得與高曾諸廟同享四時之祭乎固知二祧乃高祖之祖父而非指文武二廟也鄭氏釋周禮五寢謂惟祧無寢非至尊至親寢廟不備夫鄭氏既以文武為二祧百世不毀而其廟反不設寢有是禮乎且周之王業創于文武尊親孰過焉而謂非至尊至親不備寢廟之制乎然則周禮何以言五寢蓋二祧乃五世六世之祖有漸遷毀之勢其寢或不備當周公制禮時文武在四親之內其二祧乃公叔亞圉意者不預四時之祭而寢廟亦殺其制乎若言周人祀文武殺于后稷及四親必不然矣

廟制圖考

十四明錄書
約圖刊本

劉歆周制七廟圖

始祖 稷后			
昭武王 百世不遷			穆文王 百世不遷
昭世六			穆世五
昭世四			穆世三
昭世二			穆世一
		門	

廟制圖考

二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歆言殷之三宗周之文武二廟不在世數中則周當爲九廟言九廟者實始于歆
鄭康成釋天子七廟謂太祖四親及文武二祧王肅言二祧乃高祖之父高祖之祖文武則百世不遷不在七廟中與劉歆議合後朱子定廟制亦用此說

朱子周七廟圖
此章元成之說合文武世室爲七廟

稷 高祖以 上藏主		公叔	公季	文王時
稷 亞圉以 上藏主		公叔	王季	武王時
稷 公叔以 上藏主		太王	文王	成王時
稷 太王以 上藏主		王季	武王	康王時
稷 王季以 上藏主		文王	成王	昭王時
稷 武王		康王	昭王	穆王時
稷 成王		昭王	穆王	共王時
稷 康王		穆王	共王	懿王時
稷 昭王		共王	懿王	
稷 穆王		懿王		
稷 共王				
稷 懿王				

廟制圖考

二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稷同前 武世室康王 懿王 夷王 宣王 幽王時
文世室成王 共王 孝王 厲王

朱子曰遷毀之序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假令新主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于左祧遷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廟而祔新主于祖之故廟祔于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動而昭不移故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爲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又曰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

廟制圖考

王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最尊之位羣昭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羣穆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爲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爲王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于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爲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爲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爲尊哉

按劉歆之說謂七廟乃常制宗不在世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是天子宗廟或七或九或十一無定制也推此則商太丁時高宗猶在七廟之內合成湯太甲太戊而爲十廟周懿王時武王猶在七廟之內合文王而爲八廟不必拘于奇數即偶數亦無不可矣竊疑商之三宗既以有功德而世祀則周之成康不減于太甲周之宣王不減于武丁何爲不獲世祀不寧唯是卽東遷之平王亦當在不遷之列觀左傳王子朝之亂單子盟百官于平宮註以平宮爲平王廟時去平王

廟制圖考

王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已十二世而其廟猶存則東周固尊平王爲不遷之廟矣平王既世祀安知成康及宣之不世祀哉歆徒見殷之三君並稱宗周之三君不稱宗遂據以立說不知平王亦未嘗稱宗而東周世存其廟則成康宣三君之世祀斷可知矣國語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之左傳余敢忘高圉亞圉註言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是文武世室之外周人更有不毀之廟矣惡在九廟之爲定制哉卽如魯以侯國而五廟之外別有武宮煬宮且當哀公之初尚有桓廟僖廟則諸侯且不拘于五廟而天

時祝迎羣廟之主入于太廟三昭南面三穆北面以次而東而始祖仍居東面之位所謂時祫也神主各藏西牆石炤中謂之祔左傳鄭原繁云命我先人典司宗祏衛孔悝出亡載祔以行是也漢儀祔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坐石炤下漢去古近周制可類推周祭用尸亦當坐石炤下禮言周族酬六尸蓋三昭三穆各有尸合始祖而爲七也廟各有考妣二主而尸止一人者周惟喪祭男用男尸女用女尸若宗廟吉祭則以一尸統二主無女尸也既無女尸安知六廟之妣盡迎入太廟曾

廟制圖考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問五廟七廟無虛主惟祫祭于祖爲無主是以知之也朱子糾余正父之失其言最當而圖止高曾祖考猶未合六尸之說故今特補之朱子又謂羣昭皆列北牖而南向羣穆皆列南牖下而北向則更有辨羣穆列南牖下是也攷之禮室中但有南牖無北牖且始祖主東向近南去與不遠若在北牖下則太遠于始祖而昭穆之席不正矣況屋漏尚有陽歆之禮使第一昭主逼處西北隅何以爲行禮之地哉

附錄

書舜典禋于六宗

張鼐註謂三昭三穆

書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此古文尙書鄭康成未見故云商六廟

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將祭

各以其服授尸祭僕大喪復于小廟

註始祖曰大廟高祖以下曰小廟

隸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此即廟中之寢太祖曰大寢高祖以下曰小寢

禮記禮器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

士一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

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

廟制圖考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祭進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

壇爲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曰鬼諸侯立五廟一

壇祭漸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

祖廟有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爲祭

之無禱乃止去壇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

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

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

乃止顯考無廟

鄭註顯當作皇

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

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

人無廟死曰鬼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

曾子問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會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

廟制圖考

三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于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聘曰天子崩諸侯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之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

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家語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有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

皆月祭之遠廟乃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

為墀壇墀有禱為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諸侯立五

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有一壇一墀曰考廟曰

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

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為祭之無禱乃止去壇

為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有一壇

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為始祖廟即以皇考廟為始祖廟不別立始祖廟

廟與祭享嘗乃止顯考廟有禱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適士二廟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

廟制圖考

三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廟有禱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

無廟而祭之庶人無廟死曰鬼此合王制祭法二篇成文中大夫一段與祭法

異

家語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于其家使子羔訪于

孔子孔子曰公廟設于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天子七廟

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無廟四時祭于寢自虞至周

所不變也

春秋震夷伯之廟穀梁傳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

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

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春秋世室屋壞公羊傳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世室猶世廟也世世不毀也

荀子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守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右廟制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

廟制圖考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

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

祖

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

廟庶子王亦如之○禮不王不禘

禮運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

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日

烝天子禴禴禘禘嘗禘烝諸侯禴則不禘禘則不嘗

嘗則不烝烝則不禴又曰諸侯禴禴一牲一祫嘗禘

烝祫

郊特牲饗帝有樂而食嘗無樂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

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

祭義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又曰樂以迎來哀以送

廟制圖考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禴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

曰烝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

之盛也故曰莫重于禘嘗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

義也于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昔者周公且

有勳勞于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

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

祭則大嘗禘是也○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

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

國其如視諸掌乎

仲尼燕居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乎曾子問惟祫祭于祖爲無主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

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註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祫言肆獻禘言饋食互相備也司奠彝凡四時

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雖彝皆有舟鄭司農曰追享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黃氏曰大司馬仲夏教養舍遂

祫追祭其所自出故曰追享

廟制圖考

三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苗獻禽以享禴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獻禽以享烝

儀禮喪服篇都邑之士則知尊禴矣大夫及學士則知

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

尊統上卑者尊統下

易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書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

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詩商頌那頤予烝嘗湯孫之將 小雅天保禴祠烝嘗

于公先王 楚茨以往烝嘗或肆或將 魯頌閟宮秋

而載嘗夏而福衡 詩序商頌長發大禘也 周頌維
禘文王也

春秋桓八年正月己卯烝五月丁卯烝 十四年秋八

月壬申御廩災乙亥烝 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

莊公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文二年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十三年秋七月太室

屋壞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王

午猶繹萬入去籥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昭十

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廟制圖考

三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定元年九月立煬宮 八年冬從祀先公

左傳桓五年始殺而嘗建西閉蟄而烝建亥 襄十年

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偃辭荀偃士句曰

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

君不亦可乎 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

曰以寡人之未禘祀悼公卒于十與民之未息不然豈

敢忘 昭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

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范

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于季氏
定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公羊傳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傳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

者何合祭也其禘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穀梁傳同桓公八

年烝傳曰春日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國語郊禘之事則有全烝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

牲天子親春郊禘之盛禘郊不過繭栗有虞氏

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

廟制圖考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

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

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

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

祖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此柳下惠語

爾雅禘大祭也

右祀典

秦

太祖廟

昭廟

昭廟

昭廟

制

穆廟

穆廟

穆廟

圖

極廟始皇帝

廟制圖考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史記二世元年令羣臣議尊始皇帝廟皆云古者天子

七廟萬世不軌毀今始皇為極廟天子儀當獨奉酌祠

始皇廟自襄公以下軌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

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按秦置七廟當是獻公孝公

惠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七君但當時未必以獻

公為始祖故不敢妄為之圖其言襄公以下軌毀意者

即以襄公為始祖歟不然襄公去始皇已二十九世胡

為猶在七廟中史言襄公始封為諸侯其祀為始祖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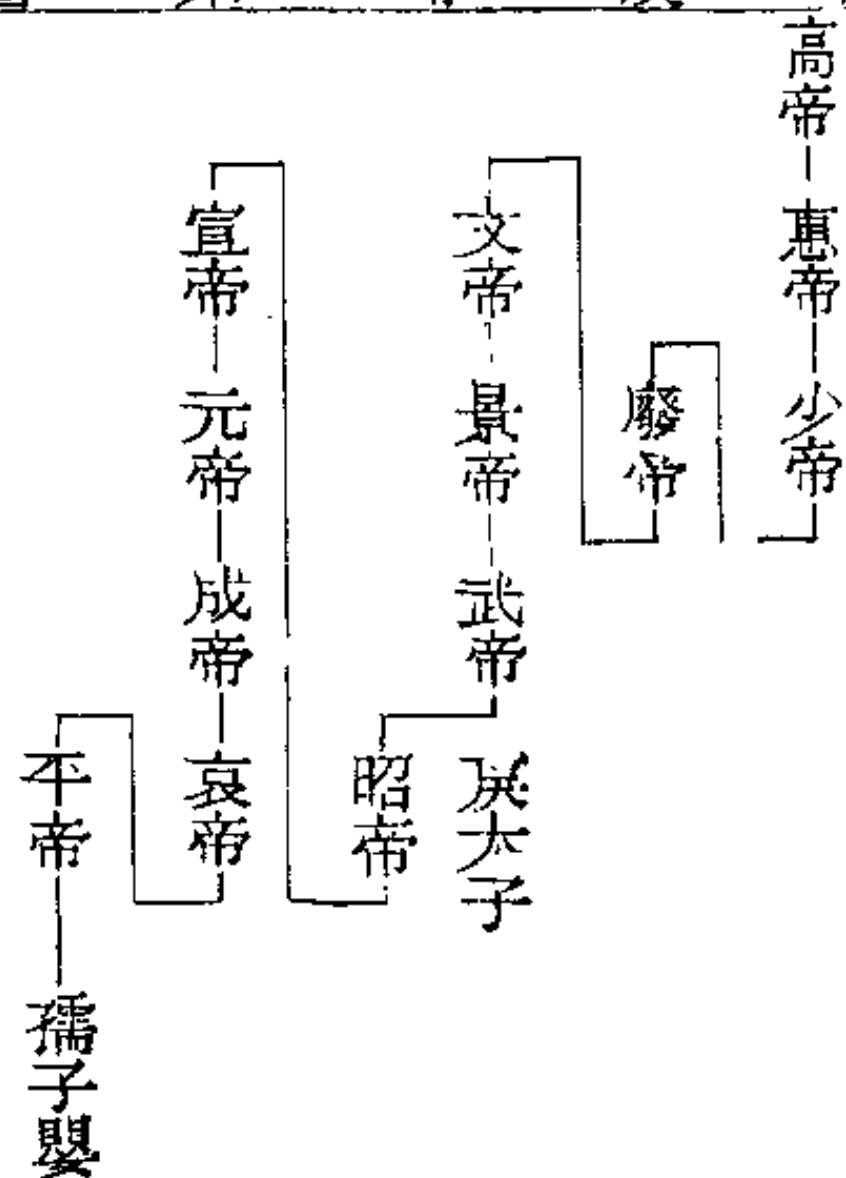
疑但始祖無遷毀之禮而曰襄公以下軌毀當是自襄

公而外其下軼毀非襄公亦在遷毀之中也特史文簡晦致後人不明耳既以襄公爲始祖則在昭穆之列者當是孝公以下六君其二世以後不附始皇廟而附于七廟行軼毀之禮耳○按廟以萃聚祖考故周易萃之象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未有欲尊其父而卑視其祖不與同廟者也且祭必躬親庶一氣相感神明來格今二世但祀始皇而令羣臣祀七廟是何禮哉二世固無足譏而羣臣務希指苟合君臣交失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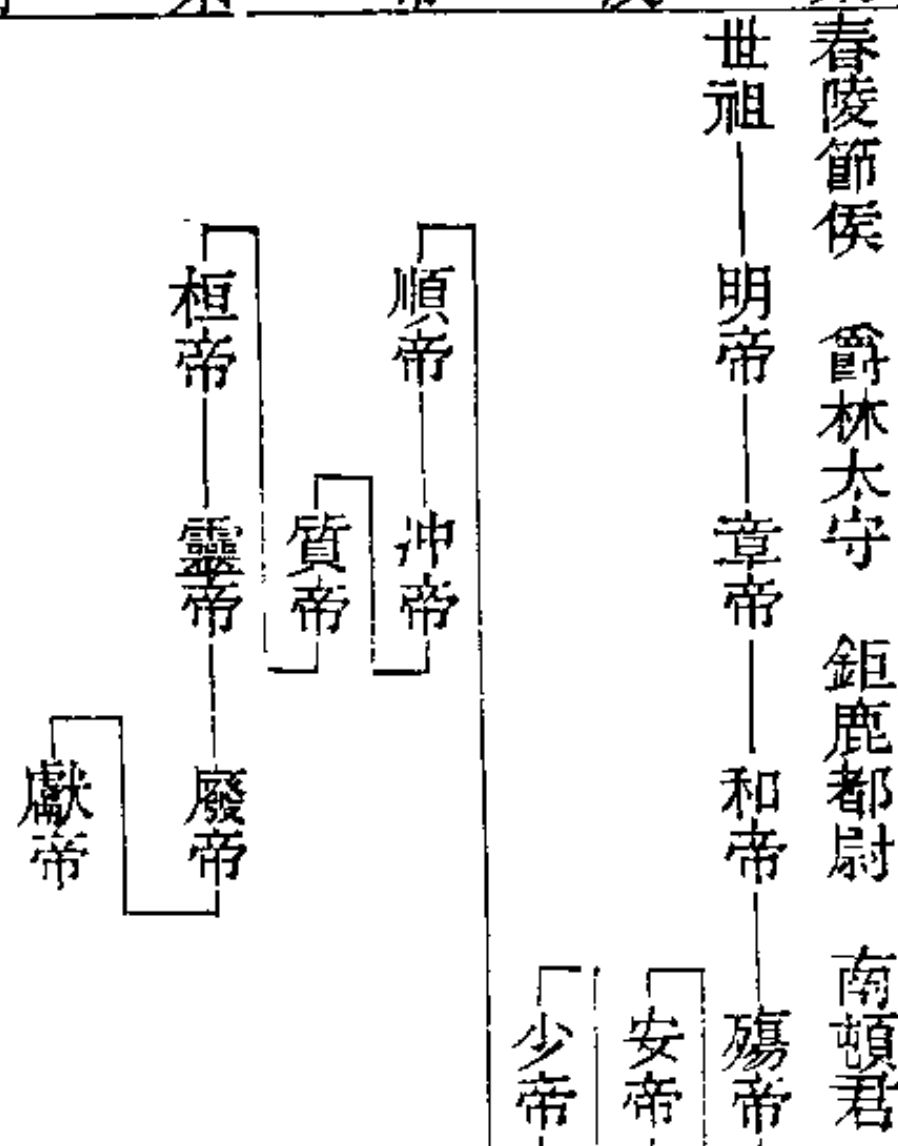
廟制圖考

三
元
四
明
叢
書
約
圖
刊
本

西漢帝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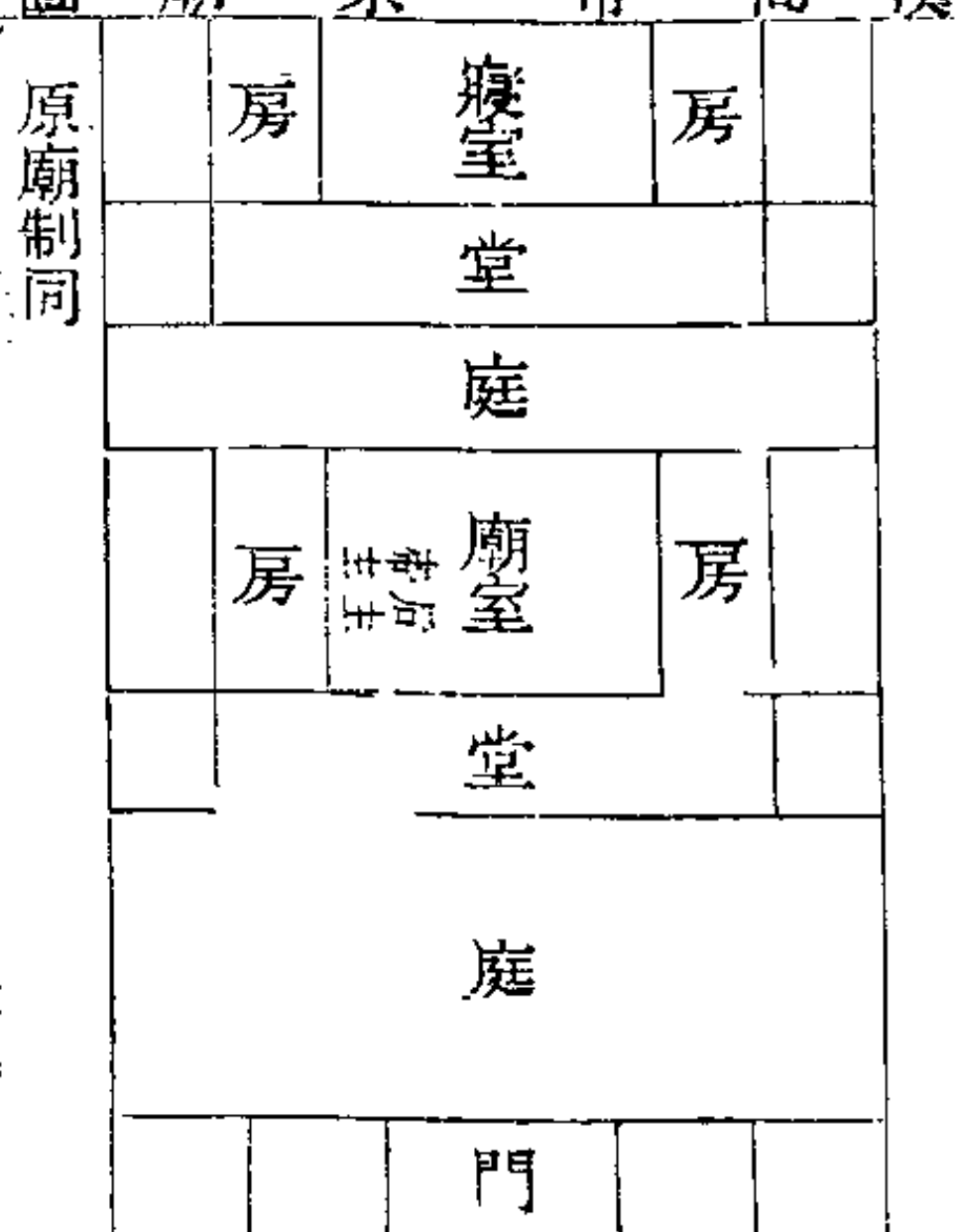
東漢帝系圖



廟制圖考

四
十
四
明
叢
書
約
圖
刊
本

西漢高帝宗廟圖



按高帝初定關中卽令蕭何作宗廟是長安有廟久矣但爾時太公尙在未知所祀何主晉灼據三輔黃圖謂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則不在宮寢之左與右制異矣厥後文帝尙節儉自作顧成廟長安城南制度卑隘景帝以後率生前立廟景帝曰德陽武帝曰龍淵昭帝曰徘徊宣帝曰樂游元帝曰長壽成帝曰陽池皆別居一處不與高祖相聯屬故不可爲圖○原廟在北城外渭水陽原再也高帝已有廟再于京師立廟故曰原○漢舊儀高廟堂上東西五十步南北三十步祠日立九旂

廟制圖考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堂下撞千石鐘十枚聲聞百里寢廟者象生有民冠曰四上食臥牀帷帳威具原宗廟者原廟宗廟分爲二故連言之曰原宗廟朝廷行大禮封拜諸侯王耐金原宗廟○按周時廟制前爲堂後爲室室兩旁爲房神主居近奧東面漢時其制猶然漢舊儀言已薨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西牆坳中后在帝主右是其徵也

漢書高祖十年太上皇帝崩令諸侯王皆立廟于國都惠帝卽位令諸侯王立高皇帝廟自是每帝宴駕嘗所行幸郡國率立廟至元帝時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

百六十七所六十八者都國之數百而京師自高祖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爲百六十

七自高至宣凡七帝并太上皇悼皇而九京師諸廟不在其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

日祭于寢月祭于廟時祭于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

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高祖武

哀王高祖兄昭哀后高祖姊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高祖母房

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元帝時貢禹

奏言古者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先已尊文

故茲議不及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

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罷郡國廟因罷昭靈后

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房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月餘

下詔議立四親廟丞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曰禮王

者始受命諸侯始封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

之主藏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

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

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而立四廟今其文在喪服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

配觀此則以神爲祭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

天不始于鄭康成

廟制圖考

廟制圖考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所以七廟以
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
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
毀成王成一聖之業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
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帝宜為
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
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
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悼皇廟親未盡如故大司
馬許嘉等二十九人謂文帝廟不當毀廷尉忠謂武帝

廟制圖考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宜為世宗之廟不毀諫議大夫尹更始等謂悼皇廟上
序昭穆非正禮宜毀于是帝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
詔高皇帝為漢太祖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宣帝為
昭帝後于義一體景帝及悼皇皆親盡其正禮儀元成
等奏言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
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景帝為昭武帝為穆昭帝與
宣帝俱為昭悼王考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太上
廟主宜瘞園惠帝為穆主遷于太廟寢園皆無復修奏
可建昭元年又罷孝文孝昭二太后寢園已而帝有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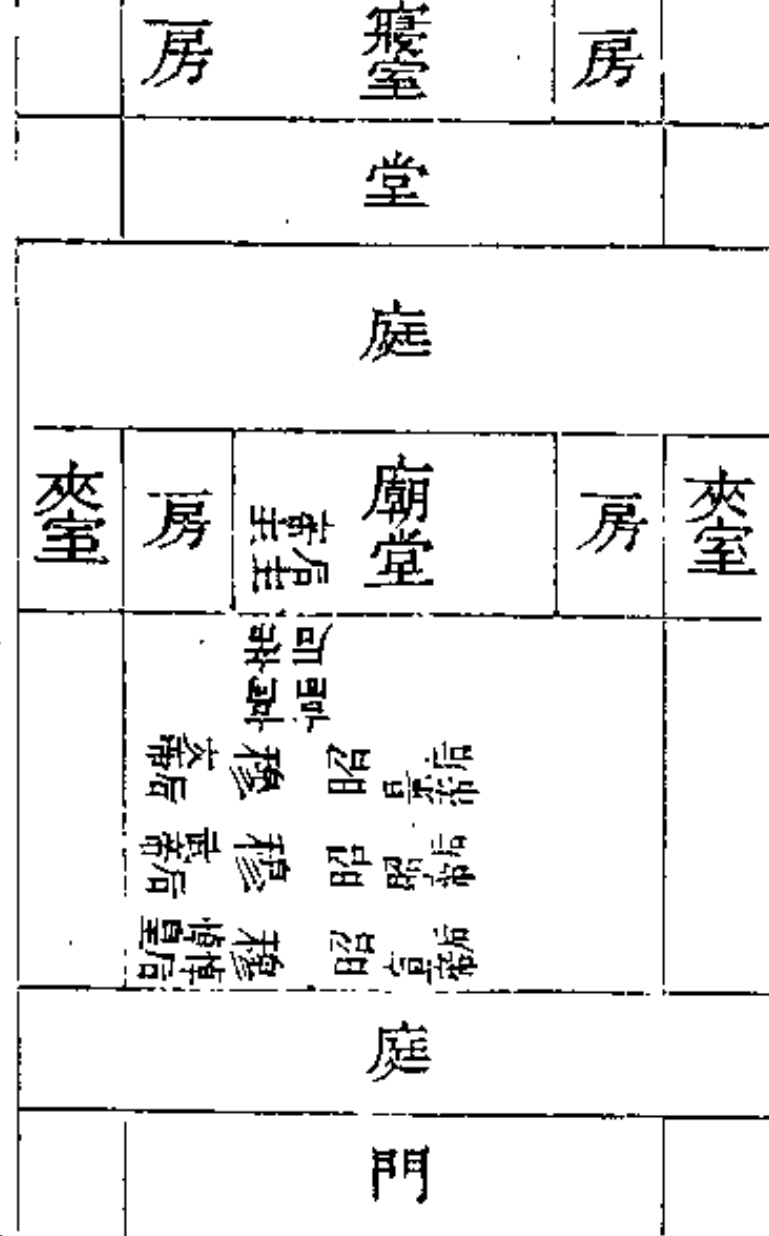
久不瘳疑宗廟譴之乃盡復先所罷寢廟園及原廟先
原廟亦毀惟郡國廟竟廢云逮帝崩成帝嗣位丞相匡
至是復之衡以衛思后戾太子戾后親未盡奏留其園復罷太上
皇以下園廟至河平元年成帝以無繼嗣復太上皇寢
廟園世世奉祀以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配祀成帝崩
將祔廟詔羣臣議迭毀禮先是宣帝已尊武帝為世宗
及元帝升祔毀景帝廟至是光祿勳彭宣等言武帝雖
有功親盡宜毀于是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極頌孝
功請遵宣帝詔世世奉祀且言禮天子七廟此正法可

廟制圖考

四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
可預為設數故殷以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
高宗由此觀之宗無數也帝從其議平帝元始四年詔
尊宣帝為中宗元帝為高宗天子世世獻祭時王莽竊
柄欲諂太皇太后元帝后王故假斬郅支功尊元帝為
宗

太 祖 序 入 序 昭 穆 圖



廟制圖考

四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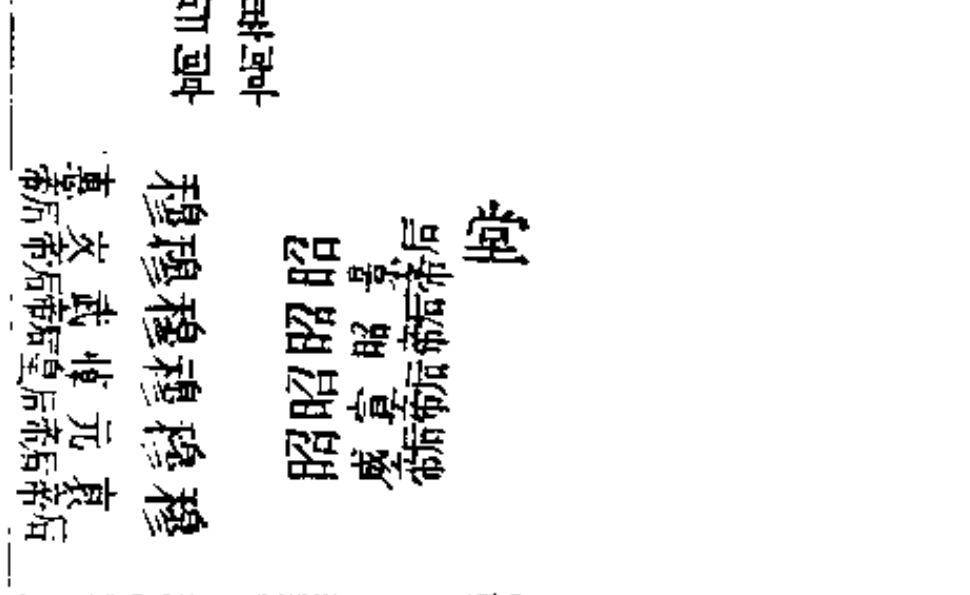
先是諸帝各居一廟不序昭穆元帝永光五年以韋元成等言始就高祖廟以昭穆序享○始帝下詔議四親廟元成等謂景帝親盡宜毀而以悼皇足四親數及帝詔議景帝及悼皇祧毀制元成等又以景帝列昭穆之內是并悼皇而為五親廟非四親矣且元成前既言立親廟四親盡而迭毀後復言五廟而迭毀何其說之善變乎且悼王未嘗正帝位不宜入而入景帝于元帝為五世祖宜祧而不祧皆非禮之正也獨其入序昭穆合于古制而又序于堂上不序于室中亦與古制異○知

其序于堂上者以漢舊儀知之○今按漢帝諸廟各處一方其去高廟遠近不一茲言入序高廟者將迎羣主合食耶抑別置諸主藏之高廟耶祀事尊嚴必無自遠迎主之理別置則在本廟者為虛設無一而可也然則漢制果何如史但言入序高廟不言高廟旁增建羣廟則必藏主高廟矣以一廟奉七主實開後世同堂異室之端則廢先王七廟之制自元帝始也厥後雒陽高廟合祀五帝而明章以還悉藏主光武廟彼固有所本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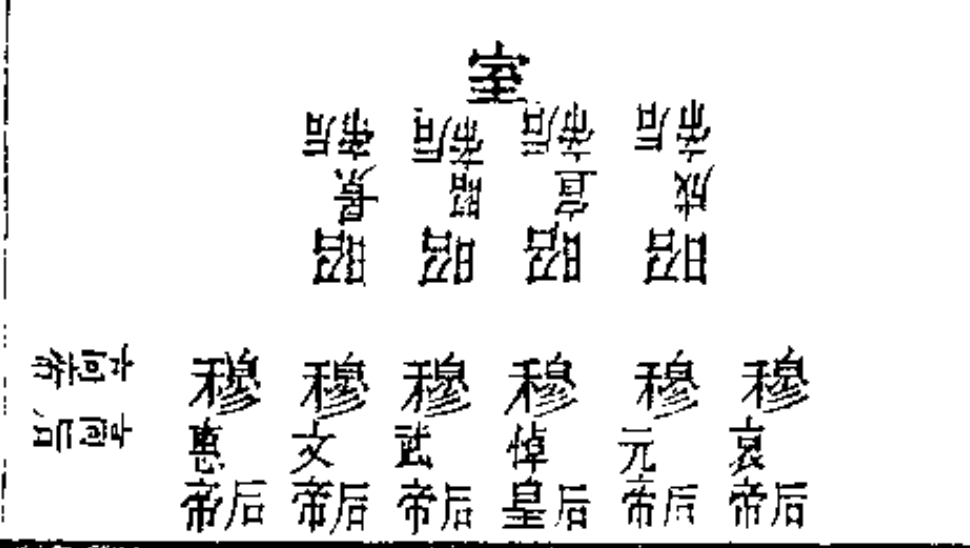
廟制圖考

四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高 廟 大 祫 圖



平 帝 時 大 祫 圖



漢舊儀宗廟三歲一大飴子孫諸帝以昭穆坐于高廟
諸毀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堂上西北隅每
太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尸俱俎餘委肉子爲
昭西面孫爲穆東面父子相對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
尸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坐

按元帝永光以前無昭穆合食之禮舊儀所載當在章
元成建議之後其祭仍用尸猶存古意元始中改祀室
中尤爲合禮

按宗廟之制西漢最爲不經秦雖蔑禮惟始皇獨廟爲

廟制圖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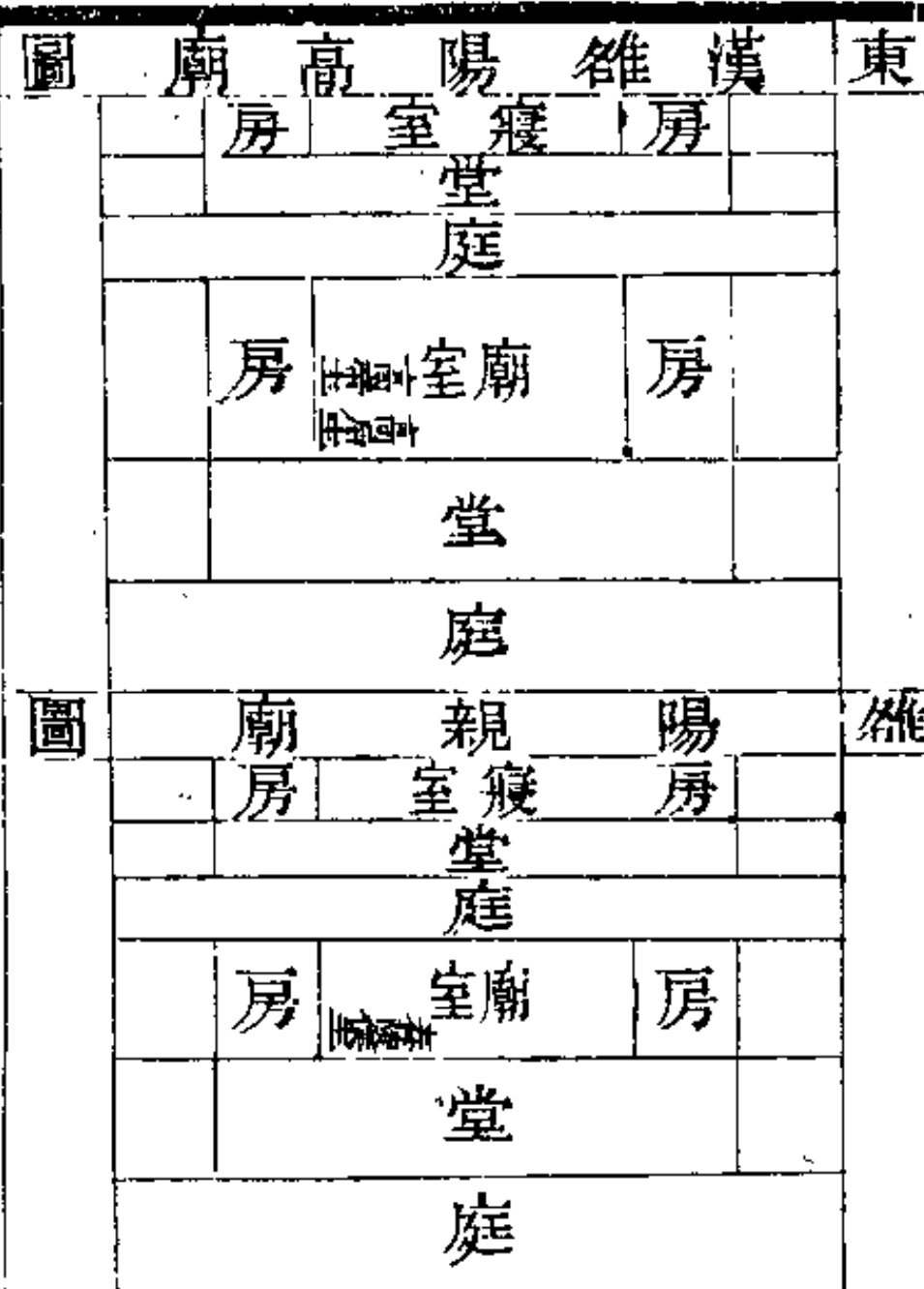
四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非其七廟之規依然先王遺意也至漢而古禮盡亡其
失有十二立廟不于宮寢左一失也羣廟不立都宮內
二失也始立宗廟不祀近親三失也別祭昭靈后不配
太上皇四失也立天子廟于郡國五失也諸帝生前自
立廟六失也既有宗廟復設原廟七失也宗廟日上食
陵寢亦如之八失也武哀昭哀置寢園與諸帝並九失
也日祭月享歲祠禮儀繁數十失也衣冠月出游十一
失也祔廟不迭毀十二失也後雖廷臣建議入享昭穆
又不復七廟之制而爲同堂合享之制夫太廟合享時

祫制也若神主必各居一廟不可雜處太廟乃元成等
欲序昭穆而不議及七廟之古制亦豈得爲知禮哉

廟制圖考

四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高廟所祀乃太祖太宗世宗三主後又益中宗元帝二主太祖主據漢舊儀藏室中西牆垣中其餘四主未詳藏何所時祫則合享堂上如前序昭穆圖大祫則親廟四主亦合享堂上如前大祫圖後親廟別建高廟則迄漢世不改云○漢廟制知室亦在堂後者據舊儀主藏太室內則室在中閒可知

後漢書光武帝建武二年立高廟于雒陽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悉如舊歲以四孟月及臘祫祀三年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十

廟制圖考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九年中郎將張純太僕朱浮言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祫高廟而春陵四世君臣并列以卑厠尊不合禮意昔高帝以身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宜除今親廟以則舊典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二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祀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四世立廟羣臣奉祀帝可之于是雒陽高廟加祀宣元二帝仍以宣帝爲中宗西京高廟祫祀成哀平三帝京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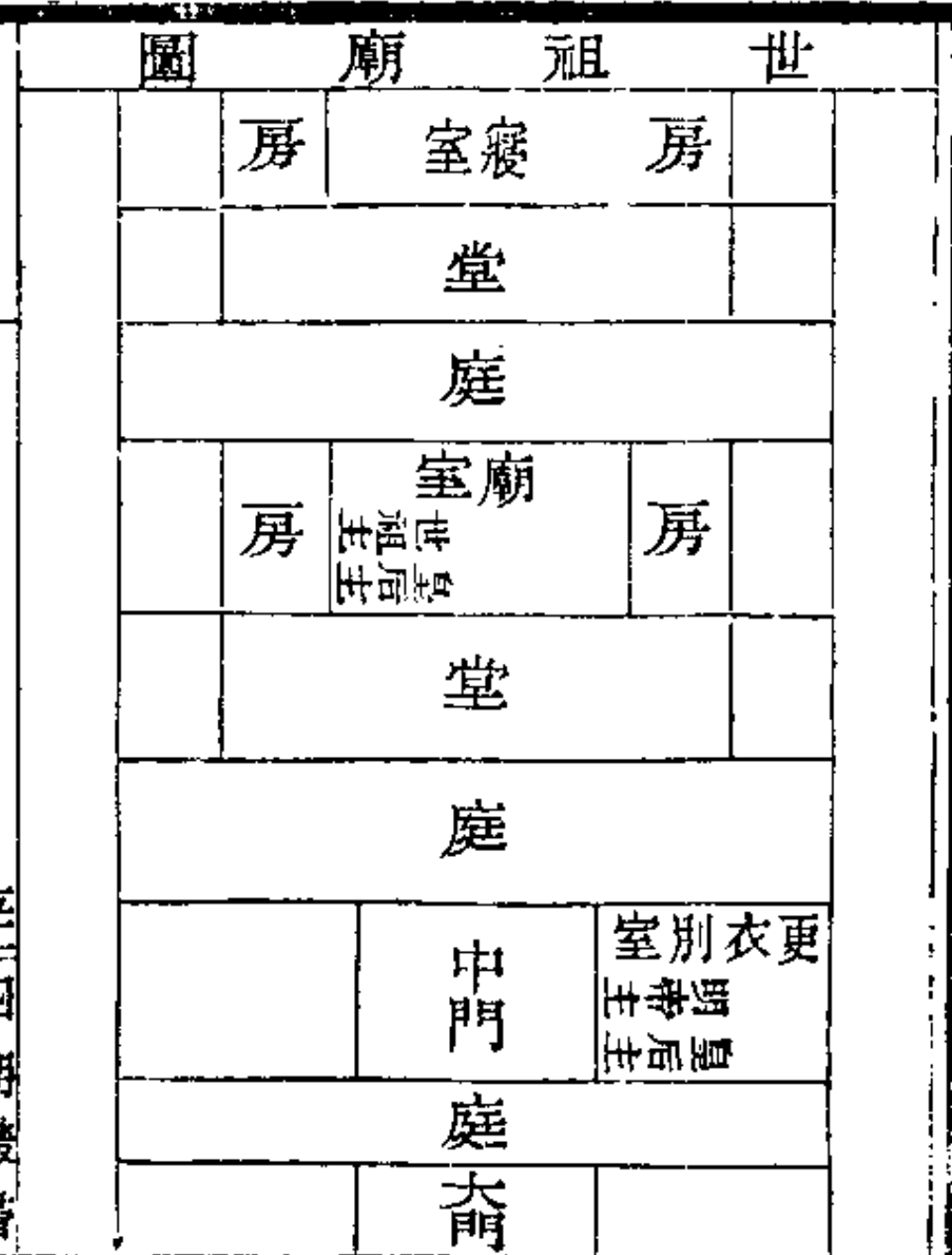
尹侍祠而南頓君以上四世各就園廟在所郡縣侍祠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春陵侯稱皇高祖考廟

按建武初親廟與高祖並建此最得禮之正無可議者乃惑廷臣之妄說而忘親親之大義并不廟祀京師而遠祀郡國此何禮哉帝名雖中興實同創業追帝四親躬奉七鬯夫誰曰不宜況既祖事中宗禰祀元帝則南頓以上亦不得加祖考之稱稱之曰祖考而可遠置郡國哉甚矣其不知禮也愚謂四親之廟仍宜建于雒陽

廟制圖考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天子親祠但不當合食高廟耳至于祖中宗禰元帝尤不合禮世祖非受命于宣元何以祖禰爲哉



廟制圖考

至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前漢諸廟雖不並列于都宮諸帝猶各居一廟自明帝藏主光武廟中子孫因之晉宋以後遵而不易七廟之制遂廢

明帝即位尊皇考為世祖別立廟及帝將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世祖后陰氏明帝母也孝章嗣位羣臣奏言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禘祫于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制可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如先帝和帝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之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

宗肅宗但為陵寢之號

按西漢稱宗者其廟皆世世不毀餘無功德者不得稱宗東漢則諸帝盡稱宗和帝曰穆宗安帝曰恭宗順帝曰敬宗桓帝曰威宗雖無功德亦加宗稱惟殤沖質三帝以年幼不稱宗與前漢制大異又不行迭毀之禮廟無定制此所以蔡邕之議也後世天子盡稱宗昉于東漢

朱子曰自明帝不起寢廟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

廟制圖考

至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于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設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于此宜亦有所不安矣又曰胡五峯論漢文帝之短喪咎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于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為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顓之孝其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于此必有處矣況以一時之亂命而

壞千古之彝制不深可惜哉又曰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則羣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廟之故室矣曷若獻議于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為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謬之為快乎

廟制圖考

至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靈威宗桓帝	帝敬宗順帝	時恭宗安帝	穆宗和帝	廟肅宗章帝	制顯宗明帝	圖世祖武帝
古之廟寢前為獻堂後為室室東	西為房自同堂異室之制與東	西房悉改為室亦變				
靈帝	桓帝	順帝	安帝	肅宗	顯宗	世祖
前此諸廟皆稱宗自獻帝立安帝以下悉去宗號以顯肅二宗為不祧之廟						

靈帝時京師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廟七主世祖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順帝少主三陵謂殤沖質三帝少帝桓帝凡七未成君不在其內追尊后三陵長安高廟三主即成哀但殷祭之歲奉祠東漢三年一皆殷祭也

獻帝初平中相國董卓中郎將蔡邕等謂和帝以下功德無殊不應稱宗及諸非宗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時有司奏宗廟迭毀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于七不列昭穆迭毀孝元帝時丞

廟制圖考

至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廟稱世舜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大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虛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恭孝仁恩薄大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禮之宜此以下政事多疊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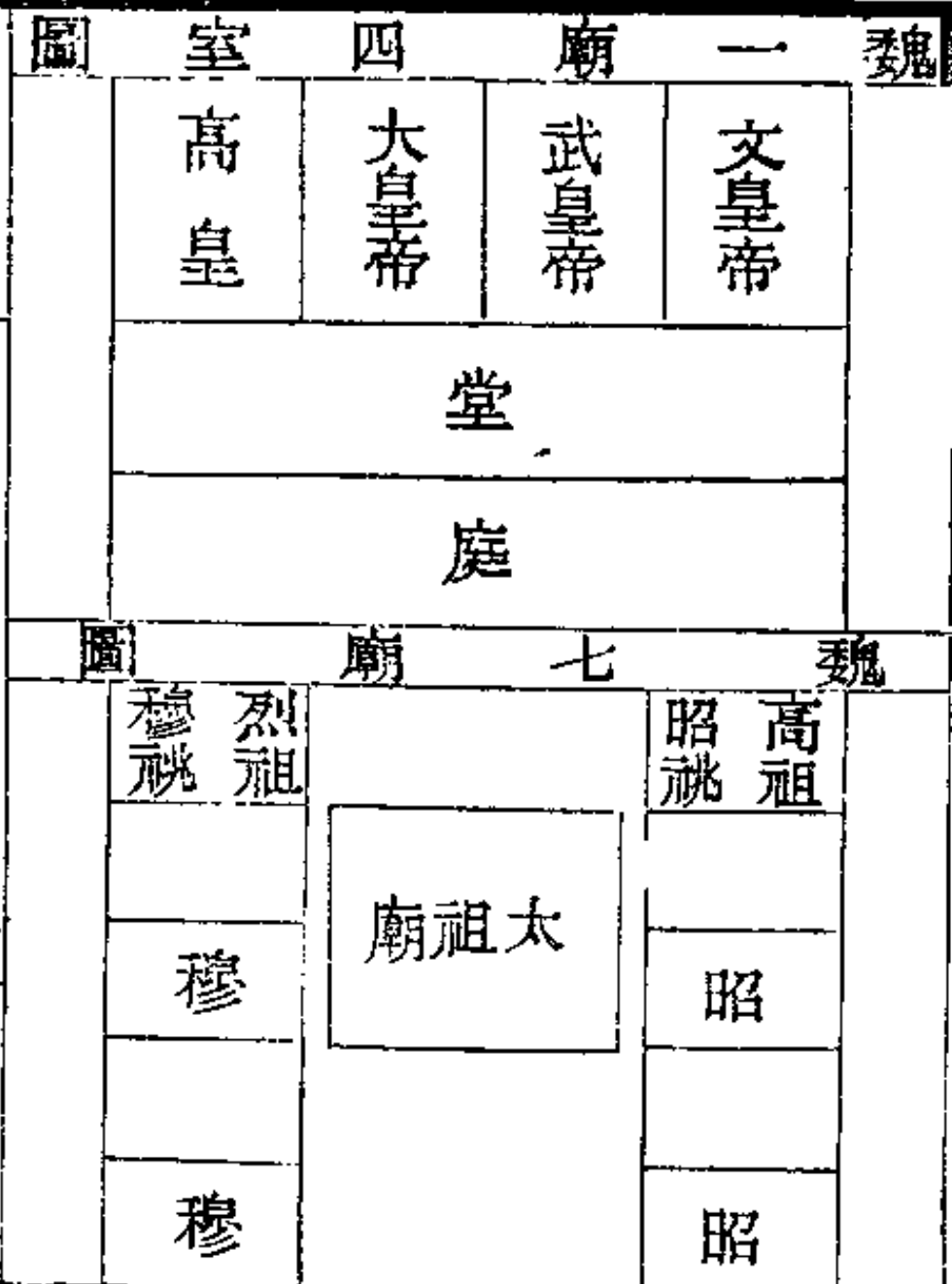
夏侯之直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遵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祭祫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按東漢不定遷毀之制諸帝悉皆稱宗甚違古誼蔡邕釐正之是也乃馬端臨氏譏其廢和安順桓之祀獨祀靈帝以上接世祖及二宗則非矣史明言祀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則安順桓三帝固在近帝中矣曷常

廟制圖考

五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毀而不祀哉獨和帝親盡而毀正合古制馬氏不審文義極口肆詆過矣然則史言邕以和帝而下功德無殊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皆奏毀之何也曰邕之意止以稱宗爲非故奏革其宗號非毀其廟而不祭也不然史文凡七廟句馬氏將何以釋之然則何由知近帝爲安順桓三帝曰前言世祖廟七主下卽繼以少帝三陵是三幼君並不在七主內可知而和帝親盡宜毀故知爲安順桓三帝也



廟制圖考

五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魏文帝卽位追尊王父太尉嵩曰大皇帝考魏王操曰武皇帝以宗廟未成止祠武帝于建始殿明年太和二年追尊高祖大長秋騰爲高皇大長秋官侍官名以五世祖處士萌及高皇大皇帝共一廟武皇帝特一廟其年冬洛京廟成以親盡遷處士主于園邑迎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廟○景初元年郡公奏定七廟之制請以武皇帝爲太祖文皇帝爲高祖上預擬廟號爲烈祖于太祖廟北爲二祧左爲高祖昭祧右爲烈祖穆祧皆世世不毀其餘曰廟親盡迭遷

按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廟止一祖而已無三祖也況生前自稱哉魏之君臣不學無術甚矣

廟制圖考

至十四明錄書
約圖刊本

征西府君 豫章府君 潁川府君 京兆府君

晉高祖宣帝 景帝

文帝 武帝 惠帝

懷帝 愍帝

元帝 明帝 成帝 哀帝

帝奕

康帝 穆帝

簡帝 孝帝 安帝

恭帝

圖 系 帝

晉文皇帝 穆
初景皇帝 穆
一宣皇帝 昭
府京兆府君 穆
七潁川府君 昭
室豫章府君 穆
圖征西府君 昭

堂

按晉書尚書符問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七帝后神主應共處七室坎中否太常賀循對言后配尊于帝主宜同居按此尚書所問在西晉時則晉初廟室南向可知○晉時廟制但以世次為昭穆不以位次為昭穆故景文以兄弟同為穆而分居兩室其後兄弟相繼者盡然故此六世有七室也○古者廟必有寢漢時猶然至晉始無寢乃別有陰室祀七后不與帝同祀尤為悖禮而武帝時楊元后權立一室于文帝下增為八室蓋瀆禮不經

廟制圖考

至十四明錄書
約圖刊本

晉武帝受禪追尊祖宣王為宣皇帝伯考景王為景皇帝考文王為文皇帝太始二年有司請建七廟帝重其役詔權立一廟旋用廷臣議即用魏氏故廟于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及宣景文三帝為三昭三穆景文以兄弟同為穆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雖祠七帝實止六世用王肅議也其年七月立新廟于中門外之左中分七室祀七主六年廟陷廷臣又請建七廟帝以一廟七室于禮無廢于情得敘不必遵古乃改築于宣陽門外武帝崩遷征西惠帝崩遷豫章

元愍帝									
懷帝									
惠帝									
武帝									
文帝									
景帝									
宣帝									
京兆府君									
穆									
堂									
元帝即位世次當繼武帝乃以武帝為廟用光武繼元帝故事也時京都陷沒立新廟于建康尋以懷帝升祔遷潁川位雖七室實止五世用乃協議惠懷以兄弟分兩世也太常賀循力言至尊上繼世祖不繼惠懷當復祀豫章潁川備三昭穆數衡恆溫禰等亦以為然乃復還二遷主于廟蓋晉制必欲在位之君身事六世始繼惠懷而不數升祠之帝故惠懷愍在昭穆之外而以豫章至武帝為六世									

廟制圖考

至四明叢書

穆康帝									
成帝									
明帝									
元帝									
愍帝									
懷帝									
惠帝									
武帝									
文帝									
景帝									
宣帝									
京兆府君									
穆									
堂									
康帝崩穆帝立祧京兆宣帝居第一室但猶在三昭之列雖處始祖之位未列三昭三穆之上而稱尊也穆帝崩哀帝廢帝相繼立以兄弟同一世無所祧但增廟室而已○穆帝時元帝與惠懷同為穆明帝與愍帝同為昭康帝與成帝又同為穆亦止三昭三穆									

廟制圖考

至四明叢書

圖	室	六	十	廟	一	時	帝	恭
宣帝	景帝	武帝	惠帝	懷帝	元帝	明帝	成帝	哀帝
昭穆	穆	昭穆	穆	穆	昭穆	昭穆	穆	穆

堂

孝武崩安帝立祧京兆宣帝復居第一室但宣帝至孝武止六世其次猶在昭穆中始祖仍虛位安帝崩恭帝以弟繼之孝武以上仍六世終恭帝世晉書言帝猶不獲正始祖位○晉書言孝武十二年改作太廟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今按自京兆至簡文凡十五帝當爲十五室而言正室十四間誤也帝奕已廢爲海西公不在廟祀中

廟制圖考

全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按王肅釋天子七廟力主王制三昭三穆之文而晉武帝乃肅外孫故晉世議禮悉遵其說太祖時初建宗廟祀征以下七人爲三昭三穆而特虛太祖位蓋欲俟四世盡祧以宣帝爲太祖也其後多兄弟相繼合爲一世以故廟室雖盈世數未滿又過泥王氏之說太祖之下必欲備三昭三穆而其世數乃不數已祔之帝必欲在位之帝上奉六世故元帝在位祀武帝以上六世而不列惠懷愍于昭穆康帝在位祀明帝以上六世而不列成帝于昭穆簡文在位祀元帝以上六世而不列明成

廟制圖考

全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康穆哀于昭穆孝武在位祀簡文以上六世而不列成康穆哀于昭穆至安恭二帝時宣帝宜正太祖之位然自孝武至宣世數止六則雖進居第一室猶在三昭之列而不得正太祖之位蓋終晉之世未嘗祀及七代雖一廟至十六室而太祖之位仍虛宣帝有太祖之稱終不獲踐太祖之位亦古今所僅見也按遷毀之禮當論已祔之主如康帝時成帝升祔上數至宣帝正及七世宣帝宜太祖之位矣乃康帝以弟繼兄不列成帝于三昭三穆之內而太祖之位仍虛此何禮也蓋自元帝復祀豫章不列惠懷愍于昭穆後世遂守爲定制以致迄晉之亡太祖猶虛位失禮甚矣元帝既祀顯川則是顯川至愍帝已四昭四穆而就元帝言之止三昭三穆也晉世論昭穆皆然夫兄弟同昭穆合爲一世此施于士大夫之家則可也若天下大統爲之後者爲之子非三代達禮乎奈何以兄弟論也乃不行刁協之正論而徇賀猶之妄說其弊至一堂之上爲室十五六新鬼踰故羣主雜揉豈得謂之知禮哉○初元帝欲躬祀惠懷廷臣沮之後遂沿爲故事夫簡文于成康爲從父于穆哀爲從祖其不躬祀已爲非禮若元帝于惠懷弟

也乃不肯躬祀何哉生嘗執珪其廷死不執鬯其廟君驕臣諂兩者胥譏此端臨馬氏所以極詆其失也

陳祥道藏主說開元禮義鑑曰藏主合在何處按許慎五經異義云藏主于廟西壁中備水火災且地道尙右鬼神幽陰也又曰藏主何故于室中江都集禮云太祖室北壁中堂上無藏主處故于室中也

按神主之制不見于經何休言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衛次仲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漢舊儀后主長

廟制圖考

卷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七寸圍九寸帝主長九寸其說多異然正廟之主各藏其室西壁中遷廟之主悉藏太室北壁中去地六尺一寸大戴禮五經異義江都集禮傳述皆然自東漢迄隋唐制與古異而遷主或藏西儲或藏西夾其正廟之主雖各藏西壁而帝后別爲石炤非禮意也○據此則隋唐以前神主皆藏廟室西壁中

後平文帝

鬱律

昭成帝

什翼健

獻明太子

魏

太祖道武帝—太宗明元帝—世祖太武帝

恭宗景穆帝

未立

鬼神幽陰也又曰藏主何故于室中江都集禮云太祖

高宗文成帝

顯祖獻文帝

高祖孝文帝

世宗宣武帝—肅宗孝明帝—孝莊帝

圖

系

室北壁中堂上無藏主處故于室中也

廟制圖考

卷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魏孝文帝

顯祖

高宗

恭宗

世祖

太宗

太祖

堂

魏明元帝時立道武廟于白登山歲一獻享又立昭成獻明道武廟于白登之西其後代都立宗廟尊平文爲太祖至孝文初廟室盈七平文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獻文凡七主太和十五年帝以道武創業之功高于平文乃祧平文主而尊道武爲太祖廟室虛一帝留以自待焉

按魏之諸帝功無高于道武者尊爲太祖宜也但平文稱太祖已閱數世一旦奪彼以與此則非矣且恭穆未登尊位而列之七廟之中獻文本無殊功而加以顯祖之號皆非禮也若夫廟本七室因易始祖而虛一以待已前典未聞孝文號爲賢君而失猶如此甚哉守禮者之鮮也

宋武帝卽位追尊父晉陵郡功曹翹爲孝皇帝立七廟祀其祖考及武帝升祔循昭穆序虛始祖位如魏晉齊高帝興尊其父右軍將軍承之爲宣皇帝亦立七廟

廟制圖考

宋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梁武帝受禪廟數如宋齊同堂別室追尊父丹陽尹順之爲文皇帝廟號太祖百世不毀其上三昭三穆以次迭遷

陳依梁制亦七廟 按四代皆言七廟不過廟分七室以祀七世非真有七廟也

北齊文宣帝卽位立六廟尊父齊王歡爲獻武皇帝兄澄爲文襄皇帝二廟世世不毀以上從迭毀之例

後周閔帝受禪立五廟追尊祖肱爲德皇帝父周國公泰爲文皇帝廟號太祖二廟世祀曾祖以上三廟遞遷

後明帝殂號代宗武帝殂號高祖亦世世祠祀

隋文帝革命立四親廟同殿異室祀高祖太原府君祖康王祖獻王考太祖武元皇帝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遷煬帝立建七廟太祖高祖卽文帝各一殿准文武二祧與始祖俱世世不毀餘並分室而祭

廟制圖考

宋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弘農府君獻祖宣帝懿祖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世祖元皇帝
唐高祖 太宗 高宗 中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昭宣帝

唐 初 四 廟 圖

世祖

太祖

懿祖

獻祖

殿

唐高祖武德元年立四親廟追尊高祖曰宣簡王源武昭曾祖曰懿王源王祖曰景皇帝唐公考曰元皇帝唐公廟分四室祀之後尊宣簡曰宣皇帝懿王曰光皇帝

廟制圖考

李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按經傳皆言天子七廟其言四廟者惟小記爲然夫諸侯猶立五廟而謂天子止四廟有是禮哉然惟三代之興其祖宗世爲諸侯故革命之後即得備七廟之制若前無所承崛起草澤其祖宗世系且有茫然不知者可拘于七廟之制乎則立四親之廟以祀其高曾祖考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後世立四親廟者自東漢光武始彼自南頓以上固當追加尊號乃廟祀旋廢而號諡亦竟無所加君子非之魏晉以後亦知追祀四親但于官高者則加尊稱其在布衣末秩率無襲崇彼固輕視其

先以爲不足當王者之稱也不知道王上祀古典昭然

安有子孫爲帝王而祖宗猶仍故號者哉唐之獻祖其

初固嘗稱王西涼而太祖世祖則膺受周命爵以上公

者也業雖創于文皇基實開于唐國則加之諡號極其

尊稱孰得而議之竊怪當日立廟之始曷不直以景皇

爲始景皇爲始祖擬后稷之始封以高文爲祖宗此祖文王

宗武王之意非擬文武之受命以獻祖爲自出之帝擬

享禘之高辛乃必虛始祖之位俟之數世之久而後正

其名乎蓋創業之君固當崇祀四親然亦當論其先世

廟制圖考

李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可以一法拘也若唐之先人素有爵秩何妨以周室

之禮推之世豈有既立宗廟而無太祖者太祖謂始祖又豈

有既稱太祖而猶居第三室者此則泥于四親之過也

若其後世妄擬咎繇李耳爲遠祖隆以尊稱則尤誕妄

之甚君子所不道也

太 宗 時 太 廟 七 室 圖							太 宗 時 太 廟 六 室 圖						
睿宗	高宗	太宗	高祖	世祖	太祖	懿祖	弘農府君	獻祖	懿祖	太祖	世祖	高祖	
殿							殿						
先是中宗時尊孝敬皇帝爲義宗祔于太廟故自光皇至孝敬爲七室及中宗升祔別立孝敬廟于洛州而光皇不遷仍爲七室至睿宗崩玄宗用博士陳貞節蘇獻儀遷中宗別廟以睿宗直繼高宗仍爲七室							太宗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請依王肅三昭三穆之說增祀弘農府君及高祖備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位如晉世故事從之乃增回室爲六室及太宗升祔祀弘農高宗升祔宣帝廟仍六室						

廟制圖考

宋四明叢書
附圖刊本

廟制圖考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唐初立四親廟祀高曾祖考禮也後因高祖升祔追祀弘農府君備三昭三穆不已贊乎夫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者蓋因商周先為諸侯已祀二昭二穆後為天子增祀二代故據以立文耳非謂創業之君必當備祀六世也唐自周迄隋受公爵者三世正與殷周類不知其為唐公時已祀二昭二穆否如已祀及四世則當革命之初即宜增祀二世如殷周禮若先無其制但追崇四親足以何必更益以弘農者文本諸人之議所謂泥古而不達于義者也

廟制圖考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按孝敬皇帝者即太子弘也生時未履宸極沒乃稱宗祔廟此何禮乎後魏景穆太子雖已行之于前然彼太武之子文成之父世適相承緣情立制人猶譏之中宗非孝敬之子孝敬非承祧之君竟儼然列于七廟何禮禮亂常之甚哉或曰史皇孫不常入序高廟乎曰彼乃孝宣之考孝宣無上稱從祖之禮故稱皇考以接世系觀其不祖戾太子可知雖與魏景穆相似而較之義宗則大有間也夫義宗不當祔而祔中宗不當黜而黜唐世制禮之謬一至此哉

按中宗世適相承豈得不祔太廟陳蘇之輩但知諂媚時君竟移別廟而以睿皇繼高宗何悖禮至此蓋緣晉建元時賀循以元帝禰世祖議為惠懷愍別立廟且援殷之盤庚不序陽甲為比後凡兄弟相繼者莫不祖循之妄說夫生嘗君臨萬邦沒不享祀宗廟有是禮哉且安知陽甲之別廟也明嘉靖時議廟制邪人郭希顏請遷孝武二宗于別廟以媚世宗遂獲罪名教而季本為廟制考義其說正同乃知賀循之妄說流禍未艾也

廟制圖考

主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玄	宗	時	太	廟	九	室	圖
睿宗	中宗	高宗	太宗	高祖	世祖	太祖	獻祖
殿							
開元九年玄宗議增太廟為九室復祀宣皇及中宗詔尊宣皇帝為獻祖光皇帝為懿祖先是已尊景皇為太祖元皇為世祖至是乃立九室祀四祖及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九主							

順	宗	時	太	廟	九	室	圖
德宗	代宗	肅宗	玄宗	睿宗	中宗	太宗	高祖
殿							
先是中宗時定議以景皇肇基唐祚定為太祖與高祖太宗皆百世不遷及玄宗崩祔獻祖肅宗崩祔懿祖景皇始正太祖位及代宗崩祔世祖德宗崩祔高宗而中宗睿宗以兄弟分昭穆為兩世矣							

廟制圖考

主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宣	宗	時	太	廟	十	一	室	圖
武宗	文宗	敬宗	穆宗	憲宗	順宗	德宗	代宗	太宗
殿								
先是順宗崩祔中宗憲宗崩祔睿宗穆宗崩祔玄宗敬宗崩祔肅宗文宗崩祔代宗至武宗崩當祔德宗而于世次為高祖禮官覺其非言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分昭穆乃復祔代宗而以敬文武三帝為一世								

武宗	文宗	敬宗	宣宗	穆宗	憲宗	順宗	德宗	代宗	太宗	高祖	太祖
----	----	----	----	----	----	----	----	----	----	----	----

殿

宣宗崩以世次當廟憲宗故不
祧代宗但增為十二室其後
宗崩祧代宗傳宗崩祧德宗皆
為十二室○唐由高祖迄敬宗
多父子相承獨睿宗以弟繼兄
而當時定為昭穆故自太祖高
文三廟不祧外其下三昭三穆
世次秩然自敬文武以兄弟三
人相繼而廟室始增自宣宗以
從父繼從子而位次始紊蓋中
睿以兄弟為兩世敬文武以兄
弟為一世故懿宗以還室雖廣
至十二祀反減止五世不能備
三昭三穆之數矣

廟制圖考

主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按魯僖公以閔公之兄躋于其上而春秋譏為逆祀三
傳皆言先禰後祖何也蓋為人後者為之子天子諸侯
皆然就魯文公而言閔公祖也僖公父也躋僖于閔是
先禰後祖也厥後孔子相魯卒正其禮而春秋書從祀
先公則閔仍為父僖仍為子矣春秋大義昭如日星自
此義不明後之以兄繼弟以從父繼從子者率以生前
世次超而上之皆春秋所譏也如晉之元帝愍帝父行
也其祠廟在愍帝下是已後乃躋之于上而簡文孝武
悉躋成康穆哀上逆禮甚矣至唐宣宗亦躋敬文武二

帝而上之而大臣莫之敢爭君驕臣諂遺譏簡冊及明
世宗用豐坊等邪說竟以睿宗躋武宗上尤逆禮亂常
之至乃知夏父弗忌何代無之不獨躋僖逆祀見譏于
春秋也

廟制圖考

主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唐				肅宗				以				前				禘				祫				圖			
唐代宗				德宗				宗				高宗				高祖				太祖				獻祖			
元宗				中宗				宗				宗				宗				宗				宗			
時世祖				時世祖				時世祖				時世祖				時世祖				時世祖				時世祖			
堂				堂				堂				堂				堂				堂				堂			

唐制三年一祫五帝一禘皆合羣廟之主祭于堂上肅宗以前虛始祖位獻祖以下皆列昭穆故無東向之主代宗初獻懿二祖皆祧太祖始正東向之位後從廷臣言藏祧主于興聖廟

梁太祖革命立四親廟

後唐莊宗即位追尊三代爲皇帝曾祖曰懿祖祖曰獻祖父曰太祖立宗廟分七室追祀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及懿祖獻祖太祖合爲七世及莊宗升祔祧懿宗明宗升祔祧獻祖而昭宗以上反不在祧毀之列

廟制圖考

主五
約圖刊本
明
四
明
叢
書

晉高帝即位立四親廟

漢高祖初追祀高帝光武及四親凡六廟

周立四廟如梁晉

按後唐本非唐裔而上祖神堯且列懿昭二宗于昭穆不當祖而祖朱邪自有世系而上禰懿宗反祧懿獻二主于別室不當祧而祧劉氏又遠附高光自居華胄皆不足稱述者也

宋 帝 系 圖

僖祖 順祖 翼祖 宣祖

宋太祖

太宗 眞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高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恭帝

端宗

帝昀

廟制圖考

主五
約圖刊本
明
四
明
叢
書

宋 初 太 廟 四 室 圖

宣祖

翼祖

順祖

僖祖

殿

宋太祖建隆元年立四親廟追尊高祖文安府君爲僖祖文獻皇帝曾祖中丞府君爲順祖惠元皇帝祖驍衛府君爲翼祖簡恭皇帝考太尉府君爲宣祖昭武皇帝廟爲四室祀之

英宗初太廟八室圖										徽宗時太廟十室圖									
仁宗	真宗	太宗	太祖	宣祖	翼祖	順祖	僖祖			哲宗	神宗	英宗	仁宗	真宗	太宗	太祖	宣祖	翼祖	僖祖
殿										殿									
先是太祖崩增廟為五室太宗崩增為六室真宗崩增為七室及仁宗崩將祔廟孫抃等請增為八室備天子事七世之禮										初英宗崩太廟祔廟請祔僖祖亦以為然神宗從之乃祔主于西夾室及王安石柄政力言僖祖不可祔詔還僖祖主于廟室而祔順祖仍為八室神宗崩祔翼祖廟無所增哲宗崩祔宗以弟繼統詔增廟室為九不祔宣祖議者以徽宗與哲宗同昭穆當上事七世故也廟與哲宗尋詔仁宗神宗廟世世不祔至崇寧二年詔哲宗以子繼父當自為一世乃祔宣祖遷哲宗于第八室明年蔡京柄政用王肅九廟議復還翼祖宣祖于廟增室為十									

廟制圖考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廟制圖考

主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按宋之有僖祖猶漢之春陵晉之征西唐之獻祖特以其為高祖而尊之耳非真有殊功茂德賢于順翼諸祖也七廟既盈自應以次遞毀司馬光張方平諸人之論不誠當哉獨王安石違眾立異必欲取已祔之主而復之見韓維等爭之強則益肆暴戾并欲廢太祖配天之祀而歸之僖祖其猖狂無忌一至於此夫僖祖與順祖孰遠孰近僖祖不可毀順祖獨可毀乎不循次以祔高祖而反越次以祔曾祖無是理也且安石果欲以僖祖擬稷契乎稷契有賢聖之德而又為始封之君故殷周奉為始祖苟非其儔則親盡而毀禮之宜也既非王業所基又無燕翼之澤而強擬諸殷周之祖不亦謬哉唐之獻祖固嘗稱號西涼而子孫猶不推為始祖可類觀已太凡後嗣之子前人情已遠而漸殺奈何不忍于僖祖而獨忍于順祖乎乃若趙抃之言謂雖非始封之君要為立廟之祖彼順翼諸后反因世近而可抑耶其謂世未踰七禮難遽祔于情為順顧此為英宗時言之耳若當神宗之世何不可祔哉況有其廢之莫敢舉也奈何已廢者而復舉之耶

廟制圖考

主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按祖有功宗有德固先王令典然必其君賢聖果若少
 康周宣之中興周成漢文之致治然後可致堂胡氏猶
 謂子孫不當甄別其祖考若無不祧之功德徒以私意
 推崇之則被祧之宗祖能無怨恫故不如循次遞遷猶
 可不獲罪于前人也宋之眞宗惑于天書遺譏萬世神
 宗則日事紛更遂開亡國之釁功德安在哉即如唐之
 三宗世稱令辟然惟太宗獲世祀玄憲二宗未嘗在不
 祧之列彼固猶有公議也宋自開國至哲宗廟止七主
 而不祧者乃至五主豈盡出公議哉

廟制圖考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按先王設祧毀之制雖情以義斷然孝子慈孫于將祧
 之時必愴然有所不忍非可輕爲進退也徽宗以哲宗
 升祔既祧宣祖矣未幾又並翼祖而復之視祖宗之祧
 毀若置棋然何褻慢不恭若是哉蓋自安石紛更于前
 蔡京復效尤于後祖宗之進退悉聽權相之指揮寧不
 獲罪宗廟耶

按宋有景靈宮祀司天保生天尊大帝謂之聖祖史言
 眞宗夢之帝所有一神自言姓趙名玄朗乃汝始祖明
 日言于廷臣遂建此宮自僞祖以下悉立廟于其側供

神御爲殿宇之高廣十倍太廟日役四萬人七年而後
 成每郊祀天地先朝獻景靈後告太廟其誕妄不經至
 此視唐之德明興聖更有甚焉而宋臣曾無一人議及
 者吁可歎哉

唐追尊皇陶爲德明皇帝老聃爲興聖
 皇帝立太清宮祀興聖神諭行禮于此

廟制圖考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孝	宗	時	太	廟	十	二	室	圖
高宗	欽宗	徽宗	哲宗	神宗	英宗	仁宗	眞宗	太宗
宣祖	僞祖							
殿								
高宗南渡建太廟于臨安如舊								
制徽宗升祔以與哲宗同昭穆								
無所祧但增室爲十一欽宗升								
祔祧翼祖高宗升祔以與欽宗								
同昭穆亦無所祧增室爲十二								
凡九世								

寧宗初太廟十一室圖

孝宗 高宗 欽宗 徽宗 哲宗 神宗 英宗 仁宗 眞宗 太宗 太祖

殿

孝宗崩寧宗以嫡孫受禪宗人趙汝愚爲相以太祖當正東向之位乃祔僖宣二祖與翼順二祖別廟奉祀而孝宗居第十一室凡八世及光宗升祔無所祔但增室爲十二仍祀九世後寧宗崩當祔眞宗理宗崩當祔仁宗度宗崩當祔英宗先有詔眞仁神三廟世世不遷則寧宗升祔當祔英宗理宗升祔當祔哲宗度宗升祔當祔徽宗但史文殘缺其制莫詳

廟制圖考

全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按禮所謂太祖卽始祖也既尊爲太祖卽當居始祖之位後世特壓于四親故皆虛其位以有待若世數既遐祔毀適及則遷無功之遠祖而奉創業之先皇誰曰不可宋自徽宗以前已祔順翼宣三祖後雖復祀翼宣在世數固所當毀若僖祖之不祔則熙寧諸臣特迫于王安石之威而不敢異耳非謂僖祖必不可祔也況祖宗以遠近爲親疏近者既祔而謂遠者不可祔乎以太祖之情言之其親宣祖必更甚于僖祖前祔宣祖時爭者蓋鮮後祔僖祖反羣然爭之何厚于僖而薄于宣乎均

之無功德自當循序迭遷乃世遠者反留世近者反毀致藝祖有太祖之名不踐太祖之位何其謬也汝愚別祀四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正禮之宜而情之至與漢之尊高帝晉之尊宣皇元魏之尊道武何以異何必守安石之說而力詆汝愚哉厥後明世宗毀德祖而奉高皇正與此類不可謂非禮也惟唐之景帝始封唐公後高祖實由唐公踐帝位則尊爲始祖也固宜

廟制圖考

全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宋英宗以前

仁宗 太宗 眞宗 神宗 英宗 宋

堂

眞宗 神宗 英宗 宋
宣祖 順祖 眞宗 神宗 英宗 宋

堂

宣祖 順祖 眞宗 神宗 英宗 宋
宣祖 順祖 眞宗 神宗 英宗 宋

圖僖祖

圖僖祖

圖僖祖

宋制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皆祭于堂上英宗以前僖祖在昭穆之列虛始祖位故無東向之主神宗時從王安石言以僖祖爲始祖乃正東向位後寧宗祧僖祖奉太祖東向

自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創于緯書東漢初張純舉以告世祖遂據之以定禮合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于高廟蓋自東周之亡二百餘年而禘禮復舉誠盛事也顧其爲制以高帝爲始祖而不追始祖所自出實與大禘無以異所異者特禘以四月禘以十月耳夫禘以報本

廟制圖考

卷四 明 續書 約圖刊本

追遠故不特上祀始祖而并及始祖所自出如虞夏之禘黃帝殷周之禘帝嚳即其人也自西漢章元成輩誤以所自出爲祀天又舉公羊五年再殷祭之文以爲一禘一禘以故張純因之而東漢之禘上及高帝而止自時厥後禘之名雖存禘之實久亡矣其後鄭康成出堅持祭天之說牢不可破別解春秋之書禘者以爲三年喪畢之祭而晉魏之世遵用之迄于趙宋歷千餘年十有四代而終莫能破其說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隋唐後唐周宋凡十四代所紛爭而莫決者不過歲月之疏數耳乃主鄭氏之說

者謂前三後二禘四十二月而禘一十八月而禘主徐邈之說者謂前二後三禘三十月而禘三十月而禘紛紛藉藉各持一說以求合乎五年再殷祭之文而昧追遠報本之大義此與兒童之見何殊蓋自鄭氏解經凡大傳小記祭法中庸儀禮詩序國語論語所言禘者盡指爲祀天其王制祭義祭統所言者則指爲夏商時祭獨春秋所書二禘不可解爲祀天乃別爲三年喪畢之說以疑誤後人而其書盡頒于學官學者董而習之皓首而莫悟其非乃至廟堂制禮亦遵之而不敢變

廟制圖考

卷四 明 續書 約圖刊本

豈不深可歎息哉鄭氏旣以禮之言禘爲祭天至明堂位明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下備陳天子之盛儀而祭統亦言賜魯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鄭知此不可言祭天乃不敢措一語而止以禘爲祭嗚呼先王報本追遠之大典爲傳註所汨沒而不得伸明于後世如鄭氏者豈非先王之罪人哉

太祖
烈祖
太祖父
尤赤

察合帶

太宗
定宗

睿宗
憲宗

世祖

裕宗
顯宗
泰定帝

順宗
武宗
明帝
文宗
寧宗

仁宗
英宗

成宗

按尤赤察合帶及睿宗裕宗顯宗順宗皆未為天子亦列于帝系者以嘗入耐太廟不可略也

廟制圖考

全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元世祖
憲宗
定宗
睿宗
皇伯考
太宗
太祖
烈祖

察合帶
尤赤

世祖至元三年燕京太廟成中為八室祀烈祖以下八人實止四世八年秋太廟柱朽遷諸主于饌幕殿二十一年太廟正殿成奉安神主其制前為正殿後為寢殿分七室尋耐明孝太子于廟鄉裕○按史先建太廟八室實祀八人後改建新廟止七室不知所祀何主○宋以前神主率用栗木元始易以黃金故仁宗武宗及慈聖后主皆被竊

武宗
成宗
順宗
太祖
睿宗
世祖
裕宗

殿

武宗即位追尊其父為順宗廟主太廟遷太祖室居中餘左右並列皆南向自元以前廟室皆西上以次而東至是始以中為上明世因之○宋以前廟皆無寢世祖改建新廟復前廟後寢制正殿東西七間南北五間中分七室寢殿東西五間南北三間環以宮城四隅重屋正南及正東正西各有五門

廟制圖考

全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英宗
仁宗
武宗
成宗
順宗
太祖
睿宗
世祖
裕宗
夾室

殿

英宗至治三年增廣廟制別建大殿一十五間于廟前以舊廟為寢殿中三間通為一室餘十間各為一室以東西兩旁為夾室室東西橫闊二丈南北入深六間每間二丈○先是廟止七室武宗崩耐東第三室仁宗崩無室可耐乃結綵殿于東壁祭之故英宗特廣其制

按世祖初建太廟崇祀者八人及武宗更室次八人之中止存太廟睿宗二主將世祖改建時去之耶抑即武宗去之耶夫太廟之中祀及尤赤二人于禮固濫若太宗及定憲二帝固統緒相傳者也寧可廢而不祀哉進其私親謂睿宗退其常履帝位之主失禮甚矣○廟室以中爲尊得禮之正無可議者但既奉太祖居中餘當左昭右穆乃列其高曾祖三世于右而以父若叔父列于左此何禮乎此泰定時更定廟室所以有劉致之議也

廟制圖考

八十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圖	室	十	廟	太	時	帝	定	泰
英宗穆	顯宗	順宗穆	成宗	世祖穆	太祖	睿宗昭	裕宗昭	武宗昭

殿

泰定帝卽位尊父晉王爲顯宗將祔廟博士劉致以廟中世次失序獻議于朝詔如其言更正後泰定帝崩文宗以其篡弑不祔廟并黜其父顯宗主順帝時以文宗弑其父明帝黜其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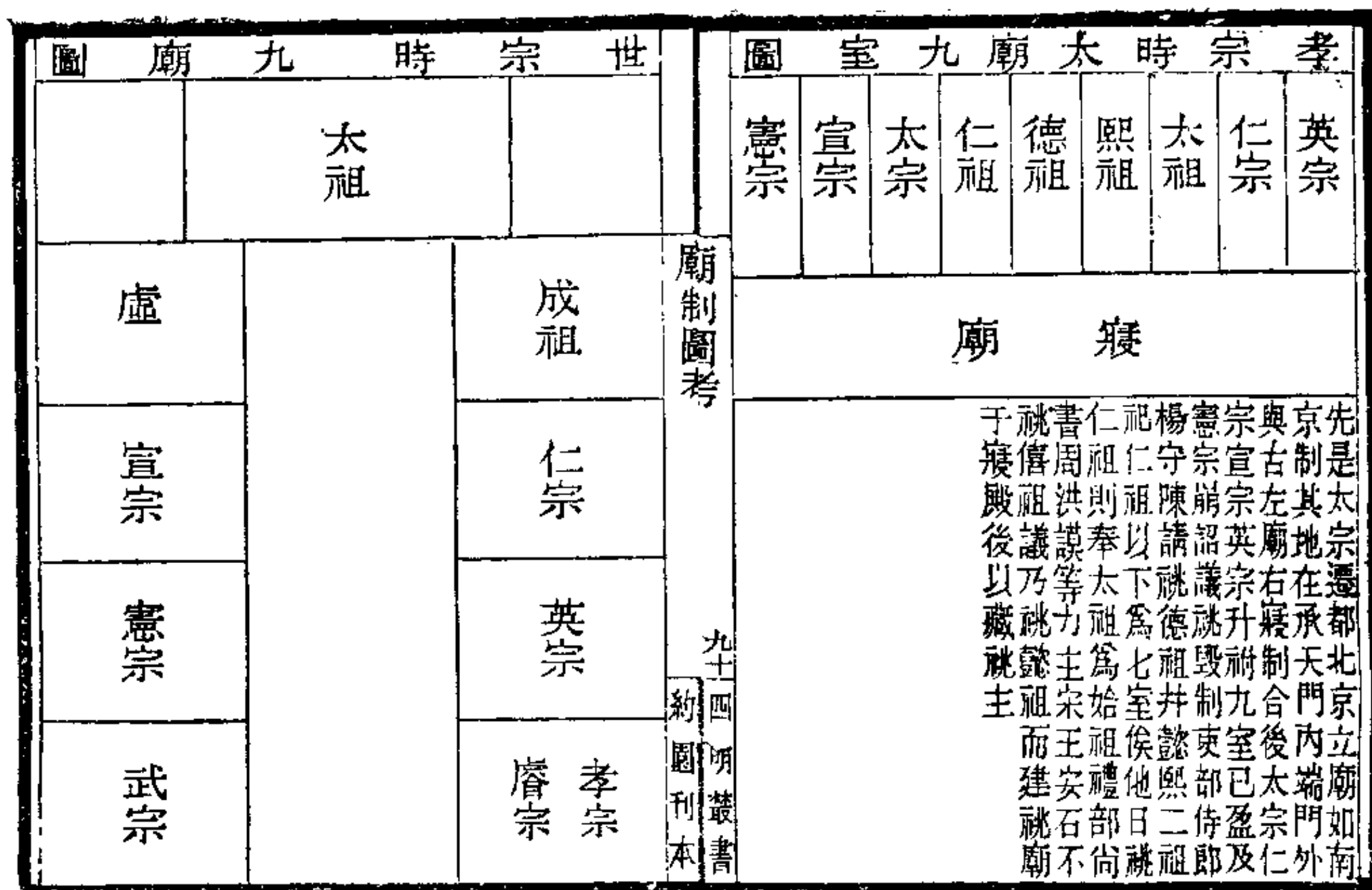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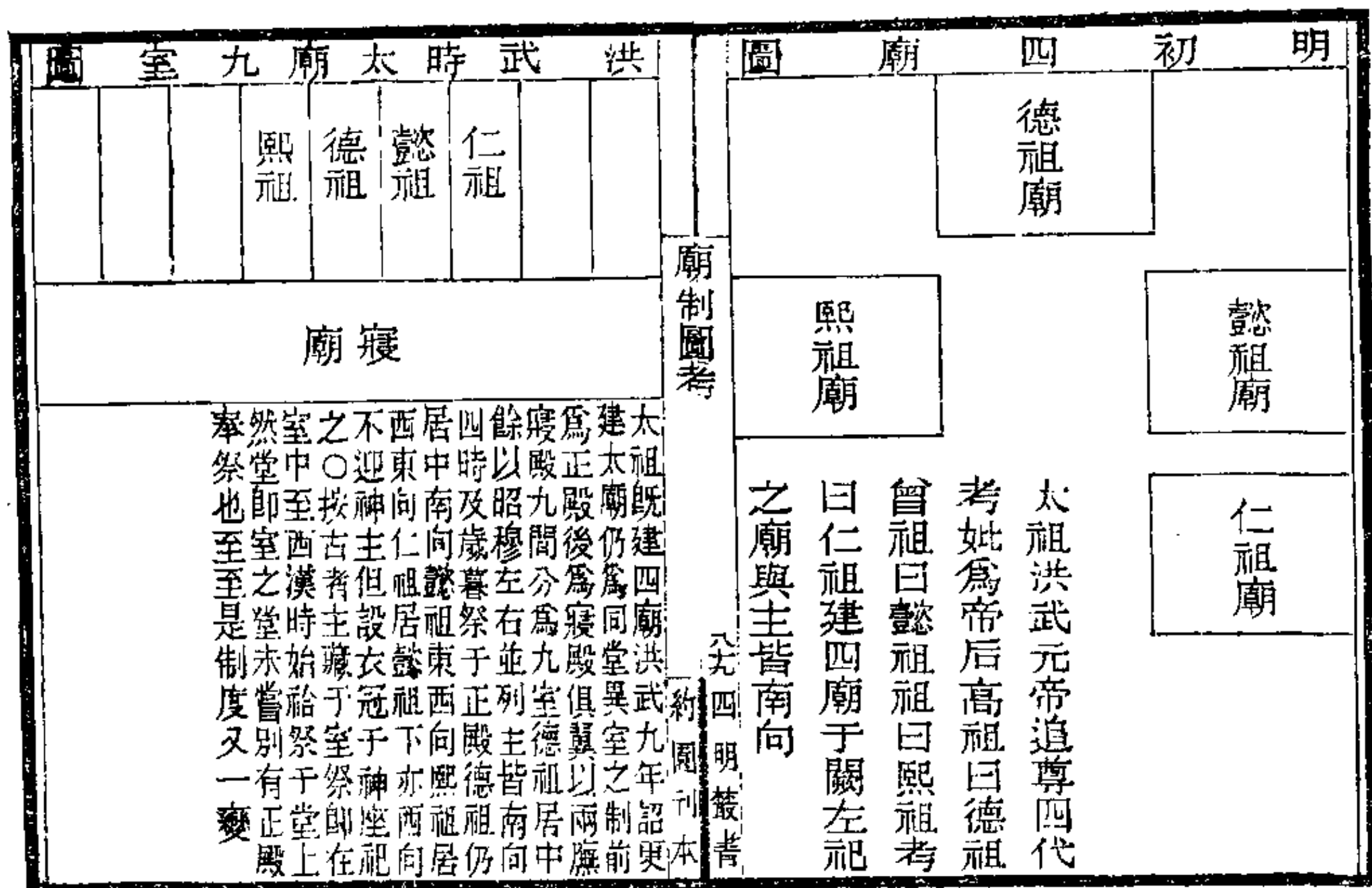
按睿裕顯順四宗皆未履宸極不當入廟者也以子爲天子遂皆祔廟而太宗定宗憲宗反不獲與焉違禮甚矣顯順二宗雖成宗之兄但未登尊位不當居其上竟儼然超而上之昔魯僖繼閔爲君後躋其上春秋猶譏之況生未爲君者乎當時劉致亦有此議而廟堂不從厥後文宗繼統以泰定弑君黜顯宗不祀而順宗乃其祖居廟如故

廟制圖考

八十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圖	系	帝
德祖	懿祖	熙祖
仁祖	明太祖	成祖
仁宗	宣宗	英宗
憲宗	孝宗	武宗
睿宗	世宗	穆宗
神宗	光宗	熹宗
莊烈帝		

惠宗代宗嘗登帝位惠宗不祀代宗祀于陵故不入圖睿宗雖藩王已祔太廟故列于圖



先是孝宗崩祧熙祖武宗崩祧仁祖獨德祖以宋僖祖例不祧至嘉靖十年世宗欲太祖正始祖位乃祧德祖而太祖始居寢殿中室十四年春詔建九廟如周制明年冬工成太祖廟居中太宗居東第一廟世世不祧虛其西第一廟俟他日奉有功德者仁宗而下分昭穆以次而南十七年夏尊太宗爲成祖尊父獻帝爲睿宗祔太廟以與孝宗同昭穆合爲一廟

自東漢創爲同堂異室之制先王七廟九廟之規模遂不獲觀閱千五百餘年至世宗而一旦復之豈非卓然

廟制圖考

全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傑識哉乃未幾而遭災既災而不復重建仍爲同堂異室之制則無識甚矣然世宗之建九廟是也建九廟而祔睿宗則非也此其事有一失焉夫睿宗固藩王也生未君臨天下沒而享祀廟中可乎哉獻帝固不當稱宗一旦入廟稱宗而與孝宗同廟尤非也夫獻帝雖孝宗弟武宗從父實兩朝藩臣也乃與孝宗並尊而且躋武宗之上庸非春秋所謂逆祀乎故即天不降災而大典終不光也蓋所貴乎九廟者以諸帝各居一廟既得以序昭穆且得以別男女無雜處堂上之嫌也若二帝可

以共廟則諸帝亦可以同堂與前代之制何異哉然則如何而可曰惟移獻帝別廟去睿宗之稱則九廟之制正而九廟之位次亦正矣其如帝之剛愎何哉

廟制圖考

全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世宗	睿宗	宗憲	重宣	建成	太祖	廟仁	九英	室孝	圖武
----	----	----	----	----	----	----	----	----	----

寢 廟

嘉靖二十年四月九廟災詔重建遂復同殿異室之制二十九
年孝烈皇后崩祧仁宗附后于
廟後穆宗崩祧宣宗附于
英宗光宗崩祧憲宗附于
孝宗廟嘗九室先是隆慶萬曆
初言官多請移睿宗別廟皆不
聽○按自同堂異室之制興惟
東漢止七室晉及唐宋皆無限
數至明定以九室視晉唐宋爲
優

按自古天子祔廟乃有祧禮未有皇后祔廟而祧祖宗者有之自明世宗始逆禮甚矣論者謂睿宗入廟眾議不允帝廬萬歲後必祧睿宗故先及身祧仁宗俾後人不得變易云

約圖刊本

太祖

太祖

皇初祖帝神

祭



世宗時禘祭圖

明初無大禋之祭惟四時孟月及歲暮禋祭于正殿以南向爲尊世宗後四祖盡遷奉太祖居德祖位尋詔每歲季冬中旬行大禋禮仍奉德祖居尊懿祖以下如前時禋禮世宗嘉靖十年四月始行禘禮于太廟十五年亦如之二十年四月九廟災詔暫停後遂不復舉

禘之爲祀本以追始祖所自出其典最隆必若商周之
帝嚳始足以當之苟無其人寧缺而不舉宋神宗曰禘
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其
所本則禘禮固可廢也遂詔停禘祀至哉言乎豈非干

四明叢書

古之傑識乎明之宗廟本無始祖始祖且不知何論始
祖所自出洪武時侍臣答祿與權請舉禘禮爲禮官所
格正以不知其人也使此禮當行太祖已行之矣何待
嘉靖之世哉旣無其人而虛設皇初祖帝之位此何禮
也夫祭之爲義以子孫之精神感格祖考之精神故易
有取乎萃今我且不知爲何人而謂其人必來格有是
理乎夏言輩固不學無術而議者猶或稱之斯誠無識
之至者也

按後代之制禮悉取法于周不知周之祖宗實與後代

異如周以后稷爲始祖則推之配天宜也後代之始祖有若后稷者乎周以帝嚳爲自出之帝則推之享禘宜也後代自出之帝有若帝嚳者乎周以文王爲始受命之君則推之配上帝宜也後代開創之君其祖考有若文王者乎數者無一焉而事事欲取則之多見其無識也蓋周非特世爲諸侯抑且代有聖哲故禘郊祖宗諸大典行之而悉宜自封建之法廢天下無有國之君其初登大寶者非權臣篡位則布衣崛起當其微時原不知有始祖故一旦在位故尊崇之而不可得不得已爲

廟制圖考

九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立四親廟祀其高曾祖考而特虛始祖位待數傳後四祖盡祧以開創者爲始祖其所推爲高祖居第一室者不過以世次居尊故特崇之非卽以爲始祖也故嘗在迭毀中若旣推爲始祖則當世世不祧安得與諸祖迭毀哉後代若魏若晉若宋齊梁陳若北齊後周若隋若宋若明莫不虛始祖位以待創業之君不幸國祚淺短多未及正位而天命已移其享國久者率在百年之外方獲正始祖位而其前數世廟中實無始祖始祖且無安得有自出之帝一切禘郊諸禮不行則缺典行之則

無其人其時之儒者猶且執古義而曰某帝可配天某帝可享禘某帝可祀明堂多援前世姓同而貴顯者以爲卽其遠祖其時之君非不知說之無稽又非不知嘗所崇祀之祖不足當此禘郊大典而惑于儒臣之浮議往往姑就其說應之嗚呼宗廟之內且不知世祖爲何人而欲肇舉大典以合周制不亦愚哉後代旣建宗廟不立始祖者自西漢始彼于祖豐公父太公尙不知其名何論高曾以上其不立也無可立也獨唐以景皇爲太祖以其始封唐公代有爵命可方古之諸侯耳其他率無始祖可考則四親之廟不得不遞遷然天下有旣立宗廟而無始祖者哉有始祖而正位于數世之後者哉然則當何如曰創業之君其家必有常祀之祖卽推其最尊者以爲始祖其下祖考各立廟祀之而復古七廟制他日創業者升祔尊居一廟與始祖之廟俱百世不遷其他以次遞遷一如周制郊天則創業者配大禘則始祖居東而禘卽奉始祖之父庶乎其可也

廟制圖考

九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右廟制圖考一冊雖不分卷數但自夏殷迄明歷代廟制皆備其爲足本可知案四明張氏新刊石園文集首載劉坊鼈石所誤萬季野先生行狀謂季野遺著多爲輕薄所竊其廟制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讀禮通考九十卷刻於徐氏傳是樓云云今傳是樓刻本搜覓經年訖無所獲則此手鈔本得不珍若球圖邪

此冊凡八十九葉每葉廿行行廿四字雖出兩人手跡楷法均極古拙檢查昭代名人尺牘景印季野先生手札一通核其筆法與此冊卻多似處此冊縱非先生親

廟制圖考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自書寫亦其羣從子姓或門弟子輩之效法先生者所書又細審紙質的是順康間物而每紙皆印邊關合口處又畫有魚尾尤足想見先生當年著述之勤已壬午九月吳峙

婚

啟

婚啟

劉源陳 著子微著

答長女滋許氏啟

及婚姻之時。況當今日。悅親戚之話。猶記初春。欲牽聯于世。盟以繼繼。計母黨。伏承某人家兒。其稱信竹心之有傳。而某女。姆師雖嚴。曾蕙性之無取。惟相知而有素。遂不問其。他六禮之常。固尚往來。一書以蔽。亦從敬簡。庶于近吉。得以速成。夫婦貴和。幸釵裙之無訝。婿翁交飭。尚冰玉之相輝。

答次女沈許黃氏啟

嫁女必勝吾家。請事斯語。居今而行古道。實獲吾心。契盟既積。于夙逢。姻譜愈綿。于新締。伏承某入年十五。六已。培吳下英博之聲。而某女。雖二。八方初雅。擅秦中幽貞之譽。且彼此各自生子。而邂逅乃為同庚。況艷緒無邊。兩門之詩禮。猶在。使玉霞不倚。衆人之議論。謂何。無言可辭。拜命之辱。式相好矣。甚于草木之味。同姑小選之。當以修之。贊見。不腆同。飽度。載。副。藤。

卷二 婚啟

二十九 一 十

深納幣黃氏啟

取妻如之何。重乎著代。離子命之迎。貴乎及時。亦惟因親而親。所以可速則速。伏承令女。聽從婉婉。況姆教之素嫻。而某長男。某問答從容。向師言之目。律雖吾心之實獲。謂吾耦以則。非然。平日相知。致有今日。方贊風交扇。獨引清風。言賴僕綏。式開甥館。由力行于古道。宜曲體于真情。使人其門牆。將愛孔氏之私淑。迨歸于家。室庶幾宗事之善承。敬修洗儀。具載藤副。

淪納幣竺氏啟

問竹君之譜。我愛清風。畫杏林之圖。今猶昔日。蓋因親戚之情話。遂締婚姻之。世盟。伏承令女。姆訓有閑。輯事紅樓之習。而某男。某父書自業。粗培綠幕之功。以類而求。我心則獲。然納采之後。彼月。箭其如流。而東。對以期。忽星隅之在望。茲仲冬之應候。當初月之牛明。龜。既從。驪。斯迎。司姑既老。喜看二婦之同歸。姊妹如春。尤繁一家之相好。

答黃氏請婚次女沈啟

儒門嫁女。本來往之無拘。甥館為賓。恐淒涼之非。便況。慰其為約。雖草草以難承。然霞玉倚榮。幸相知於心腹。謂刺釵成禮。當不索于形骸。言其訂金。誰能轉石。勉拜從之吉。敬延車迎之親。詩書味長。應不羨食魚之美。瑟琴好合。庶幾諧鳴鳳之昌。

洵納采黃氏啟

男生有室。合求夙好之門。世變如輪。又在早為之所。茲從容于情話。因繼繼于姻盟。形迹則無。肺腑如見。伏承令女。字筆垂及。善自淑于蘭閨。而某男。某禮冠既行。蟲不荒于藝圃。其為伉儷。是有姻緣。況于姊與姪之間。易成敵耦。此以姪從姑之後。必無間言。不占而學。式副所望。山林安隱。雅能同味。于一家。菽水歡承。樂得知心之介。婦。非甚聘幣。列于副藤。

季女清許胡氏啟

婚者合。慨古道之難逢。娶而論財。顧時流之方競。茲龍存于月譜。更驚歎于年盟。君而問名。我則拜。況令姪孫袖手寶。而之丹桂。芳聞已騰。而某女。汗顏既敷。宜。

卷二 婚啟

二十九 一 十

張氏之紅絲。素心自分。蘭金以回。而相命。霞玉雖異。而不知。立冰者無。鮮如水。而有餘味。詩書契義。屬兩地之清風。姻。絲。百年于今日。其惟欣。門既敷。宜。

代潘制參為子請期出贅啟

月下多。喜修盟之有日。星隅在望。貴成禮之及時。爰擇吉于命龜。欲請期而真雁。仰徵季。俛效秦風。日承吾宗。敢觀英蓉之隱。相尚以道。尚觀桃實之成家。不腆非儀。度。藤副。

代人請啟

取妻如何。具存禮節。事親為大。盡審事權。況同里之素。于繁文而略。伏承令女。蘭儀婉婉。不端脈于天孫。某男。桂籍芳馨。尚率。于雪柏。若而伉儷。久矣。負絲。卜親迎之三。周。前小至之二。日。義者宜也。既無欲速之嫌。緣其遂平。當協相成之願。幣交維敬。藤副以將。

代族父衡之之子觀請期啟

夫婦所以苦代如鳳和鳴。男女欲其及時宜龜近古。有出于初意之外。遂遲之十年之餘。豈偶然哉。斯今可也。令女靜閑閨則自矜翠袖之倚寒。某男浪襲世科。誰料青衫之坐冷。惟芝蘭臭味。與之俱化。雖薪楚綢繆。久而益親。于六禮之嚴。亦以多事而略。後閱望之三。日將婚合于雙星。月桂近娥。虛辱浪仙之贈。句山林擇婦。庶諧德耀之齊眉。醮承宗事。因迎之子之歸。日從舅言。此在面翁之訓。

代竺之實為孫納采許氏

門清石井。依然瓢水之風。地接金庭。邈矣薇山之裔。既敬恭于桑梓。且繼繼于松蘿。伏承令女生于說易之家。素閑巽順。而某孫某忝在學詩之列。尚式過趙。綢繆大面難齊。鳴乃和于既卜。婚姻以簡為禮。庸訂初盟。親戚之話皆情。庶諧永好。非甚交幣。載諸副藤。

代同甫兄為子浦請期王氏

和鳴協吉。雖無陳敬仲之賢。交飲盡歡。已知王微之意。遂定盟于尺素。何

卷二 婚啟

三十一 香 鮑 莊 集

用子鏡台古道相孚。時粧須洗。伏承令姪女嫁許。信于女之有齊。而某姪孫戲綵方娛。已雙親之垂老。倡而隨之為急。離以迎之敢遲。時已異而事亦殊。幸無責備。禮本六而令則。何礙檀賓。嗣歲活春。四日乙丑。爰趨驪駢之駕。式符龜筮之從。琴瑟成聲。豈徒諸于夫婦。履綰加敬。要善事于舅姑。

代童親答親期

女子有家。幸遂因親之好。主人於廟。致嚴迎婦之儀。況篋日之汝從。既先期而我告。是庸結綵。以候御輪。夫倡而隨。勿訝荆釵之嬌俗。母命之日。當知紫履之事。姑草回函。冀獲副橫。

代單祥卿天麟請期王氏

天合百年之好。既定夙盟。星當二月之期。是為晉候。爰龜以吉。式燕其歸。令女閨則溫柔。純是大家之女。誠而某門風凄冷。媿非太真之墮身。能無非耦之嫌。乃辱因親之誼。如此特達。安可綢繆。後燈夕之三宵。肅將雁幣。過花朝之七日。趣駕驪駢。適我願兮。會言近止。進佩紛綵。當如事父母之時。退鼓瑟琴。是又知

兄弟之本自今而後未占已孕

代趙景文府教董氏聘女

源山清河。溢我研溪之秀。輝分愛日。晦于寶麗之陰。夙為兩姓之婚姻。本是一家之甥舅。何妨新好。不替舊盟。伏承令姪許書。有得於見聞。三餘是力。某女祭祀。親親於教訓。四德則難。適男當壯有室之年。女合笄而嫁之禮。不先不後。有姻有緣。須勝吾家。所仰望終身之託。此正佳婿。應不辭半子之勳。不腆回儀。載登副刻。

代族姪孫奐為子應龍納幣劉氏

尺素以盟。幸締親親之好。寸丹如炳。樂從簡簡之宜。居今之時。行古之道。伏承令女教山。姆習。手姑袖于裁雲。而某曾姪孫某幹為父勳。心未忘於映雪。是月窟之翁。巧於作合。庶冰門之婦。副我好述。敬飭箋辭。薄將幣意。生而為之有室。豈願束薪。當其可之謂時。小選醴醢。其諸欣忭。罔既敷宣。

代族孫枬與納采屠氏

卷二 婚啟

三十一 香 鮑 莊 集

男家擇耦。娶尊霞舊之盟。女子有歸。難泥笄年之及。茲復繼於世好。所深信者。真言。伏承令女幼已能勤。曾不遠乎姆訓。而某姪孫某長雖自愛。恐未免於鄉人。詎謂黃緣。肯成伉儷。相示真情。而行簡敢將薄禮。以問名。內取得賢。固欲副承宗之事。偏慈垂老。當早為佐饒之圖。欣忭維多。敷宣罔既。

代為答董氏聘亡姪演女

女許嫁纓。孰若因親之舊。男交聘幣。莫嚴納采之初。相通以情。從簡亦禮。伏承令姪純備同裔。帷中之誼良勤。而某姪孫女某美增隨緣。絲邊之語奚有。蓋先見之定。其如月老。以裏言所主。屬之冰人。謂于外實以何求。惟知內助之為急。勉承嘉命。就白頭。枕室家皆願于早諧。非敢後也。母子方為之相倚。姑少俟之。非甚回函。修諸副緒。

代黃甥正孫羅氏聘季妹

千里一亭長。幸有粉榆之契。兩家各生子。可無葭玉之盟。或者友琴。假之媒斧。伏承令姪箕裘業舊。不為流俗所移。而姪女織組功勤。蠡守清門之素。尚從古

道欲締新盟。况鷄犬相聞。本自通於肝胆。而鳳皇協卜。誰能問於黃緣。龍來聞名之儀。散下對使之拜。永爲好也。適我願兮。荆釵布裙。亦曰稱吾家而嫁女。香縷焚。惟知其夫之事。親非其同。而於副幅。

代竺少博瀉爲子願請期吳氏

一舍而近。久矣同風。兩家之姻。防於今日。庸中嚴於積散。庶致重於嘉盟。伏承令女姆訓。素媚雅是。竹修之女。而某男某父。書蟲讀。泰爲標壽之甥。鳳卜既諧。雁儀敢後。月乙丑而在望。日癸卯以惟良。當迎以車。而侯乎者。男子有室。正欲盡事親之心。介婦入門。要知不敵耦之禮。由中所望。此外何求。

代族孫文相答唐氏請期

山聯樾蔭。是爲明越之相鄰。村人杏花。安問鄭齊之非耦。昨既嚴於納采。茲又侈於中盟。伏承令姪孫某。藕谷吟香。應熱愛蓮之說。而某女林下風韻。頗吟倚竹之詩。此日好迷。這天作合。雖女已許嫁。足以行矣。然母盡往送。止成尼之豈固爲之綢繆。蓋有難于勉強。幸遇嗣歲。習卜令辰。事重婚姻。要與松蘿而百世。

卷二 婚嫁

三十三 香 說 讀 出

情通緩急。尚希桃李之一家。非其同。度於副幅。

代族孫爲子灼出贅請期盧氏

二姓之合。夙已定盟。六禮之常。節而行簡。是爲古道。實獲我心。伏承令女蘋藻家風。素習承宗之事。而某男菊侯門徑。蠡知讀父之書。乃有黃緣。欲諧伉儷。律應季冬之吉。筮從辛卯之辰。出贅爲貧。豈徒隨於流俗。因親受教。正有望於清翁。

代王得淦爲長子請期董氏

八閨爲聯。同飲龍溪之澤。二姓合好。夙有月窟之緣。舊譜猶香。新盟愈侈。伏承令女紅樓春好。閑姆訓以自嚴。而某男綠幕夜長。如師資之尚淺。心固慚於非耦。而相與者甚真。念男婚女嫁。皆欲及時。而室邇人遐。何如早結。敬謁筮吉。親御輪周。宜其家人。要爲長子孫之地。承我宗。庶副老舅姑之心。

代前人爲次子請期林氏

星舍飛騰。曾借梅窗之光景。月蟾繁足。實開霞譜之黃緣。況有真言。相成家好。

伏承令女蘭春猶淺。已自有林下之風。而某男某繁夜蠡動。不足稱桂坊之裔。心固慙於非耦。而相與者甚真。亦知男女本及其時。若曰婚姻。可權以早。言歸於我。敬以請期。茲未冠未期。且各受舅姑之訓。這有家有室。庶能盡夫婦之倫。爾將非僕。虔載聯副。

代董孫仲答孫氏請期

閨閣相求。自是春風之桃李。門闌多喜。愧無貴氣之芙蓉。惟皎皎其古心。因源源其夙好。伏承某鏗鏘蓬海之賦。綽有芳聲。而某女寂寞杏山之家。蠡因柔則得諧伉儷。實自黃緣。鼎來遺經之書。過辱委禽之禮。朱陳二姓之語。當從今日以綢繆。台明百里之間。何礙片雲之來往。

代吳竹溪爲子定職氏

問雪溪之津。近在咫尺。披月窗之簾。夙有黃緣。嘗請託於青鸞。已言盟於紫鯉。伏承令女蘭應仙侶。得有雲英之風。而某男藝圃晚生。難與季方者伍。妄倚兼葭之舊。復圖瓜葛之新。幸齊眉之際。篤于因親。荷同氣之間。贊其可妻。遂諧嘉

卷二 婚嫁

三十四 香 說 讀 出

好實獲我心。投老於家。惟欲生男而有室。爲翁之增。尙期小子之成人。非幣將成。副聯有白。

代吳景年爲子納幣求氏

父兄契好。豈于一朝一夕之間。男女婚姻。定於載笑載言之頃。所合者道。何假於人。伏承令女四德俱全。得親戚之情話。而某男某八吟無取。乃門闌之素知。惟相孚之甚深。不自揆其非偶。然納采雖逾於九載。而御輪姑緩於三周。亦知願有室。願有家。其如未及笄。未及冠。今然後可。冬以爲期。娶妻如何。以承我事。有義而已。豈在其他。

代回請期兄弟同日娶

男女以正。當其可之謂時。婚姻孔云。與其奢也。寧儉。雖虛拘以非禮。尙敬儉之爲宜。茲承館篋之將。乃有迎期之約。欲速成也。能無從乎。強令試以妝梅。所愧蕭然行李。兄弟式相好。情有若於一人。姊妹喜同歸。永諧盟於百世。

代吳崑入贅戴請期

生男有室。雖以壯而爲期。制禮緣情。早成婚而亦可。自念夫妻之既老。娶觀子婦之相宜。幸已聯盟。敬庸親迎。及時以進。後蘭亭修楔之辰。不日于歸。播桃實有賁之詠。將仲莫雁。先趨臨鑒。

代董回陳定目

生而有室。固宜。穀旦之祥。以爲期。有感心星之在。欲速成也。能無從乎。第竹筍之清風。所持金蘭之雅好。寵來嘉饋。撞破門羅。卻則恐貽不恭。受則罔知所報。燕橋有日。仁看藍綬之榮。梅信先春。敢後梅粧之試。數陳則淺。欣忭維深。

代董回迎物

男女以正。當其可之謂時。婚姻孔云。與其奢也寧儉。雖虛拘之非禮。尙敬儻以爲宜。來下婦儀。俗不能免。分有客饌。人所駭觀。以將饒之所施。何盈門之可詫。俟之於若。因宜親迎之有嚴。往之汝家。毋訝于歸之欲速。私忱既布。宿諾毋踰。

卷二

將收

三十五

香齋叢書

花燭閒談

世俗小聘盛行。用小元寶。一如意名曰一定如意。此可嗤也。我不知其儀帖如何寫。如竟取一定如意四字作語。則寫曰謹具一定如意可乎。若分作兩項寫。則仍壞卻一定如意之佳語矣。今春次兒定施氏。媒人謂宜用一定如意。予以銀盆易之曰。和合如意。庶幾加謹具二字。不錯意乎。昔年長兒定張氏。張女七月七日生。又以正月一日立春行聘。以歲朝春三字七巧圖一副。帖曰歲朝春字七夕巧圖。此聘物之最雅者矣。主人薊齡茂才亦不俗。若遇俗親家。則此種斷斷用不著也。

香艸叢書
十五集

士昏記曰辭無不腆。鄭注。腆善也。賓不稱幣。不嘗賈疏云。辭無不腆。郊特牲云。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注云。此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二著謂直信。直信。是實納徵之時。不得謙虛爲辭也。然則今人禮書稱不腆之儀。殆失其義。然注疏皆就賓言之。今之禮書。主人出名。或不妨自謂不腆乎。敖君善集說。解辭無不腆。爲當善其辭。與郊特牲義違背。謹案。欽定義疏以賈疏之義爲得。又謂劉向說苑親迎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之辭。後世若東晉王湛六禮儀。宋政和納吉儀。以不腆之幣爲辭。並昧斯旨。

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周官媒氏職。凡嫁子娶妻。入幣純白。無過五兩。朱子家禮云。幣用色綸。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踰十。今人以奢侈相尚者。宜知之。又朱子語類云。問古人納幣五兩。恐太簡。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納徵者。即今之行盤也。而今人行盤之前。又有所謂蒲菊兩節。於古無徵。

昏嫁所以爲親戚也。而當其事者。幾成敵國。財之於人。甚矣哉。女家必以男家爲吝。惜男家必以女家爲多索。其實易地則皆然。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君子

香 施 義 興
十 五 集

項門包。如果盡散諸僕人。則尙屬問心無愧。若不免稍沾餘潤。則方以貪聘財爲恥。而借僕人以文其貪。其貪殆有尤焉。顧反不以爲恥。自待誠居何等耶。昔有男家報昏期。女家不遵。男家如期迎娶。女家閉門不納。以至於成訟。而後已。子謂此不行請期之禮故也。士昏禮云。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記云。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古人行禮如此。則豈有報期而女家不遵者乎。故曰。禮不可不講也。朱子家禮略去請期。楊億謂請期不可得而略。今鄉間最重違日。猶有請期之意。

昏姻之時。或謂當仲春之月。或謂季秋逆女。冰泮殺止。惟通典引東晉曰。春秋二百四十年。天王娶后。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褒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今人用術家以女命定月。亦不限月。當援廣微之言爲證。白虎通曰。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

生。陰陽交接之時也。則畢竟春令爲宜。

古人筮日不筮時。士冠禮吉月令辰。鄭注。辰子丑也。賈疏云。上云令月吉日。此云吉月令辰。互見其言。辰子丑也者。以十幹配十二辰。直云辰子丑。明有幹可知。即甲子乙丑之類。畧言之也。然則令辰即是吉日。鄭訓辰爲子丑。仍是日之幹支。蓋古本無一日十二時之說。詳顧亭林日知錄。趙耘菴餘叢考諸書。今人遇凶嘉事。輒選日又選時。大屬不必。況昏禮自有定候。又安得亂指一時曰午時。曰未時。而漫可以昏姻乎。且有男女。路遠。或女家多排時候。雖選好時。仍復錯失。如此則反不如不選爲愈矣。夫既曰好日。則豈有時反不好之理。昔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值幹支。推人禍福生死。百不失一。並不用時。然則不用時。亦可算命。則選日之不必用時。初無害於吉凶可見矣。士昏禮親迎期。初昏。記云。凡行事必用昏時。注。所使者。用昏時也。又賈疏引鄭日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賈云。日入三商者。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又據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

卷二 花燭開談

二十一

香 飽 齋 集

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此昏禮有定候而不可妄擇一時之說也。苟不於昏。何以爲昏。方望溪曰。親迎昏時。以爲期。必已成夫婦。而後可見。於此。好

白虎通曰。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而左傳楚公子圍娶于鄭。曰。圍布几筵。告于莊姜之廟而來。又隱八年傳。杜解云。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毛大可曰。昏義。婿至主人几筵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婦家亦告廟。且迎婿入廟行事。則婦至可知矣。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禮。婦家俱告廟行事。歷戰士禮而婿未嘗一告廟。則婿家行事。皆不戰矣。而白虎通曰。娶妻不先告廟。何處莽耶。賈氏以爲士大夫諸侯天子。禮各不同。恐亦周旋之說耳。

公羊隱二年傳云。九月紀履緌來逆女。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寧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何解詰云。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然則昏禮有父。則父出名。主昏。無

父。則母爲主昏。母不可以出名也。故彼下文又云。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母不可以出名。則命諸父兄出名。師亦可以出名。友亦可。以出名。但須得母命耳。無母則已出名。而未聞必如今之以族長出名。主昏也。又昏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所謂支子。稱其宗者。宗不定是族長也。今人族長亦不定是宗也。舊式名東下書者。禮也。近有改書莊敬。尊首拜者。說者謂有所諱。是直於此字之義。不待解得世人之不學可笑如此。沈果堂儀禮小疏曰。士冠禮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執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降。注云。父兄諸父諸兄。冠主者。親父若宗兄也。是諸父諸兄。但可以戒宿。而不可以爲冠主。推之昏禮。亦但可稱諸父諸兄。以命使。而不可以諸父諸兄主昏。蓋旁尊不得加諸正適也。即以旁尊而加諸支子。猶嫌僭統。未極敬宗之義。

郊特牲云。昏禮不質。然曲禮云。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問子有客使某。則明著賀字。然其賀辭。仍不曰使某賀。而曰使某羞。且不曰聞子娶妻。而曰聞子有

卷二 花燭開談

二十四

香 飽 齋 集

客。則不賀之義。仍在。今人儀東。標賀儀。蓋改標羞儀爲合。

今主人謝東。凡父與子者。稱某事某。兄與弟者。稱某全某。全字見說文入部。即全字也。上从人。見廣韻。東韻。即同字也。上从人。云山道書。全字用之。於此無義。此必同字。道書中字。不足爲典要。何不直用同字。邪。然詩七月篇曰。同我婦子。則父與子亦未始不可以稱同。孟子曰。事其子弟。則兄與弟亦未始不可以稱串也。

迎娶之人。見於士昏禮者。從車二乘。執燭前馬而已。所謂執燭前馬者。謂執燭馬與國語。句踐與吳王。前馬義與近來上。然又云。從者畢立端。玩一畢字。當不備此六人也。二人而使者。則不復與焉。使者媒人也。媒人者。所以通兩家之好。以兩家未即往來也。至於親迎。婿已親往。婦已親來。此時猶欲著媒人於其間。原屬贅設。而媒人遂因此作難。若將媒人領轎領新客兩項裁撤。豈不成大好事。周禮有媒氏之官。天子之官也。或謂諸侯亦有之。士昏禮之使者。即媒氏也。然

鄭注云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初不以爲媒氏。然則皆不用媒乎。要知此使者。雖夫家之人。實即是媒。但非媒氏之官耳。所謂行媒是也。鄭子尹儀禮私箋曰。媒氏者。媒妁之稱。凡會合兩姓男女者。士大夫則親戚僚友爲之。是之謂媒。周禮媒氏。自是官名。以掌民判號媒氏。非以一官而與衆姓作媒也。然則古之媒與今之媒。初不異。惟今人媒有二人。曰男家媒。女家媒。古止一人。而古又有所謂約。不知用于何時。於禮經無徵。備有媒無約。有約無媒乎。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則古人之重媒可知矣。而酬媒之禮無聞。今人以財酬媒。謂之柯儀。先娶期而餽媒。或不如意。則托故不至。主人會其意也。益之。又不至。又益之。或申令女家故意作難。從中得價厭欲。甚或至於不歡者。不但鄉民有然。即士人亦至不免。此敝俗也。昔某娶於某氏。某君爲媒。某君某表兄。行誼高雅。及其爲媒。則不無白璧微瑕之憾。去年有召樓奚氏娶上海王氏女爲媒者。上海名孝廉也。索媒錢中百金之多。迨既娶後。男家不禮之中道而返。使其子入門。被諸少年誚言挑撥。大難爲情。乘間逸去。此事在男家屬無

卷一 花燭開談

二十五 香齋叢書

禮然亦自取其辱。予謂當媒之始事也。必爲酒食以速媒。及其終事也。又爲酒食以勞媒。中間諸節目。無不運之勞之。是即酬媒矣。安得更有所謂柯儀者。必不得已。則事畢後。或仿古冠禮酬賓之意。諒與儀物。聞近來上海頗有然者。然以某孝廉事觀之。猶未能一例如是。此風盛行。則柯儀一項。必當革絕。既爲主人省非禮之財。亦爲士君子保全品節不少也。

喪禮用樂。誠禮傷化。昏禮非喪比也。而郊特牲亦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古人樂用於祭。然曲禮云。齋戒以告鬼神。則昏禮何嘗不祭。蓋古人於成昏時。不用樂耳。今風俗相沿。似不必泥。故袁簡齋隨筆曰。關雎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也。左氏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樂也。古樂府有房中樂。則昏禮用樂。亦隨其所宜。

昏禮六而用鴈者五。惟納徵不用鴈。或謂納采問名止是一鴈。於禮文無徵。或當然耳。然則凡用四鴈。今人止於迎娶用一鴈。此其不合於古處。若謂用鴈以代鴈。則非也。古人之鴈。原是鴈。方筆溪白鴈指舒鴈是也。王文簡公儀禮述聞

言之甚詳。其言曰。士昏禮記。擊不用死。鄭注曰。擊鴈也。是鴈乃生者。鴻鴈野鳥。不可生服。得之則死。若以鴻鴈爲擊。則是死物也。而記曰。擊不用死。則非鴻鴈可知。士相見禮曰。擊冬用雉。夏用鴈。是四時皆有執擊之禮。鴻鴈孟春北去。仲秋始來。夏月無鴈之時。大夫將何以爲擊乎。鴈非鴈也。鴈乃常畜之禽。故四時用之。又周官述聞曰。爾雅舒鴈鴈。李巡注曰。野曰鴈。家曰鵠。對文則鴈與鵠異。散文則鴈亦謂之鵠。方言鴈自關而東謂之鵠。南楚之外謂之鴈。說文鴈鵠也。鴈鵠也。莊子山木篇命堅子殺鴈而亨之。謂殺鴈也。齊策士三食不得羹而君鵠。鵠有餘食。韓詩外傳及說苑尊賢篇。並作鴈。鴈有餘粟。晏子春秋外篇亦曰。君之鵠。鴈食以菽粟。墨子雜守篇曰。寇至先殺牛羊雞狗鵠。說苑臣術篇秦穆公悅百里奚之言。公孫支贈取鴈以賀。鴈是常畜之物。故漢書翟方進傳有狗從外入。留其中庭。羣鴈數十。皆謂鴈爲鴈也。江氏讀儀禮私記。引望溪說而駁之云。夫鴈不再偶。是以取之。蓋郊特牲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也。舒鴈則無所取矣。案鄭君亦以爲鴻鴈。士昏禮注云。用鴈爲擊者。取其順陰

卷一 花燭開談

二十六 香齋叢書

陽往來而未嘗取不再偶之義。果取不再偶之義。則當以爲女擊矣。今大夫用鴈。昏使者用鴈。婿用鴈。皆男擊。還當從方氏王氏說爲是。又今人既用鴈。又用羊。案晉書禮儀志。漢人皆禮用羊。則此爲漢人之風矣。然漢人用羊。必不復用鴈。昏禮雖有攝盛之說。故擊用鴈而車乘。皆士用大夫禮也。用羊。僭卿禮矣。既用大夫禮。又僭卿禮。恐無此攝盛之法也。近來用羊者漸少。而必以貨代之曰羊酒。知禮者當革去。

禮無不答。古今之通禮也。於其拜而拜之。今人之禮而古人不然。士昏禮云。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此猶今人之送位也。又云。主人受鴈。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鴈。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此猶今人之送酒也。然主人授校拜送。賓此時執几。不便即答拜。則主人獨拜。賓設几。然後至西階上答拜。此時主人已先拜。則賓亦獨拜矣。賓拜受鴈時。主人尚奉鴈。亦不便即拜。則賓獨拜。主人既受鴈。然後至阼階上拜送。此時賓已先拜。則主人亦獨拜矣。古人凡禮如此。不但昏禮。殆古禮之難通於今者。惟今人新增

入門。有行八拜禮者。壻四拜。客者亦卽四拜。是旣明明答拜矣。而又贅主人答拜。乃又各四拜。則未免多禮。此在鄉間有之。知禮家固不爲也。

花燭閒談

成婚禮。六禮悉捨。合巹復乘。是蒙首之法。亦相傳已久。但古或以失時急娶用之。今則爲通行之禮耳。聖訓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戰之禮經。則不但嫁女爲然。且亦非始於東漢魏晉矣。惟以紅紗蒙首。疑古人未必如是。至左傳蒙衣而乘。孟子云西子蒙不潔。蒙當讀幪。亦當卽後世蒙首之法所由昉也。

卷二 花間別談

夫降盟。御道歸北堂盟也。案諸說不同。竊謂今人交杯之禮。乃沃盥交之遺意。今婿從者以酒注婦杯。婦從者以酒注婿杯。謂之交杯。疑古人沃盥交。亦如是而已。江氏盟不必就洗之說可取。蓋御膳執匱。先以水交相挹注。然後婿婦盥之。其時婿仍當御膳之。婦仍當膳之。猶今人交杯之後。婿杯仍從者奉。上呼之。婦杯仍從者奉。上呼之也。

俞陰甫湖樓筆談曰。或疑婿之從者。不知以何人爲之。愚謂此亦婦人也。蓋以隸子弟之妻妾爲之。觀下文主人說服于房。又觀下文婦徹于房中。膳御餞姑。使御非婦人。何得入室而受婦所說之服乎。又觀下文婦徹于房中。膳御餞姑。酌之雖無婦人。使御非婦人。何得與膳同餞。豈男女襍坐。履舄交錯。如清于髡所云乎。其下云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注曰。女家有司也。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可見婦之從者。亦有丈夫。則婿之從者。何必無婦人乎。古人制禮。原本人情。必無不近人情之禮也。聖謹案。欽定儀禮疏曰。膳與御皆婦人也。則儀禮之御爲婦人。實不可易之說。今人

卷二 花燭開談

二十九

香齋叢書

婦從者用女。婿從者用男。亦似乎兩可。乃不特交杯合盞。如注曰合盞。破也。之。仍爲一。故曰合盞。今此。制久廢。但存合盞之名而已。至於入房徹帳。亦用男子。則未免傷於雅道矣。知新錄云。漢京房之女。適翼奉之子。房以其日三煞在門。犯之損算。長奉以爲不然。以麻豆穀米禳之。則三煞可避。自是以來。凡新人進房。以麻米撒之。後世撒帳之俗起於此。趙耘菴叢考曰。此說非也。撒帳實始於漢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帳中。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子多也。事見戊辰雜抄。唐中宗嫁睿宗公主。鑄撒帳錢。重六銖。文曰長命富貴。每十文繫一采。今俗婚姻。簾具內多鋪長命富貴等字。亦本於此。

今世粧妝之盛。踵事增華。可謂極矣。愚者目動。智者心非。然嫁女不能無贈物也。第謂所重在此。不已陋乎。袁簡齋隨筆有嫁粧一條。述粧簪之緣起。今不具錄。錄其嫁女詞一首。可爲世誦。詞曰。東家嫁女兒。珠翠盈千箱。道路多側目。門閭生輝光。一朝失婦德。所贈都如忘。西家嫁女兒。荆布與布裙。奴婢嗤其陋。戚里嫌其貧。未幾聞賢淑。黃金鑄婦身。姑恩不在富。夫憐不在容。但聞蘭麝馨。常

在春風中。澤髮荷不順。何以施鬢篋。數粉荷不和。何以光容儀。即小可悟大。柔情須自持。毋違夫子訓。毋貽父母懼。

賀明而婦見舅姑。禮也不聞于亦與之共見。禮不參之義也。今人子婦同見。此何爲乎。且因此舅遂不能答拜。以父無拜子之道也。特性禮上人拜者。是父之。士昏禮云。婦執紼。乘車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與答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筭。服。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則舅姑皆答拜。所謂坐撫之。坐舉以興者。其義亦不得誤解。敖君善集說解上文舅姑即席。曰立於席也。吳中林儀禮章句解坐撫之曰。此云坐。則即席時未坐也。然則婦拜之時。舅姑皆立而不坐。古人答拜之禮。原不於其拜而拜之。今人既不能行此禮。則尤宜於其拜而拜之。於其拜而不拜之。猶之可也。乃有自大翁姑。竟至儼然端坐。以受新婦之拜者。而自謂知禮。不知此禮從何處得來。舅姑禮婦。即今之雙待也。雙婦。即今之待新也。今待新則子不與。而雙待則子亦與焉。蓋古人醮子在親迎之前。昏義所謂父親醮子而命之迎。今人既廢此

卷二 花燭開談

三十

香齋叢書

禮。故於此并醮之。雖非古制。宜若可爲者。近來行此禮者。其法更好。婿醮婦送。婦醮婿送。舅姑不必與。亦不必使人與。則於禮不參之義。亦殊無害。惟待新一節。在屏宇迫狹之家。往往即一堂中。婦席左右。兼設他席。內賓羣坐而飲焉。亦有戚長族長。反居婦位之下。此必不可行者。

婦饋舅姑。今世無聞。而女家送與男家者。有金沙玉屑等物。謂之懷敬。則不得謂饋舅姑之禮也。饋舅姑以特豚。亦不以金沙玉屑。晉義曰。婦以特豚饋舅姑。順也。則此禮在適婦。似不可廢。庶婦不饋。鄭云共養。統於適也。共。供。至婦饋舅姑。見舅用棗栗。見姑用彫修。今暇修亦無聞。而反多冠履衣料繡采等物。名曰和意。乃趨於繁華之漸矣。氏今禮亦廢。

古人每食必祭。祭先火先炊。不忘本也。今晉家宴客。主人先灌酒於地。揖之。尙其遺意。顧稱之曰郊天。則名不稱實矣。可發一嘆。朱子曰。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今有於饌臺之間。置冷碟。亦其遺意。然此法用者少矣。曲禮曰。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今人出大

榮則主人親饋。是其遺意。案注疏此條。以長者主人爲二人失解。主人即長者也。玩此則長者之於少者。或親饋。或不親饋。若同等則無不親饋也。

有今人以爲不敬。而古人爲之者。揮餘酒是也。曲禮云。飲玉爵者。弗揮。孔正義曰。揮。振去餘也。陸晉義引何云。振去餘酒曰揮。然則惟玉爵弗揮。鄭注所謂爲其贊而跪。若非玉爵。則餘酒皆揮矣。或謂揮未必揮至地。猶今微酒。有器盛之。然如此解。雖若近情。而玉爵弗揮之義何在。又士昏禮。齊肝皆實于菹豆。齊者所謂至。菹當之也。既當之而實於豆。在今人亦爲不敬之事。

楊升庵升爵雜錄曰。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汝。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實以慢對。其爲鄙陋。不可忍論。或燈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醉。雖不知限制。至使有傷於流血。膝折支體者。可嘆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士人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流波。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婿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裏裏

卷二 花燭閒談

三十一

香齋

而鍼其膚。或脫履而窺其足。以廟見之婦。同於倚市門之娼。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案漢書地理志云。太子升寶鬚。男十。不受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此戲婦之權輿也。蓋始於北俗。其漸行以及南。則當在漢魏之間矣。

新婚重禮也。亦謂事也。苟不傷大雅。原何妨化矩爲規。昔有某翁者。治家嚴正。兄姊妹弟。皆不得親相授受。女子雖僕婦等。不得出中堂。男子雖至戚。亦不得入中堂。一日爲子娶婦。明日婦見舅姑。禮也。翁巍然坐。婦拜膝前。少年有欲看新婦者。於簾下偷伺之。翁怒。少年不服。遂命杖。於時衆客皆前勸。翁怒不息。卒杖之。謂衆曰。男女之別。汝輩讀書人。皆不顧乎。衆大慙。退。予案梁書徐摘傳曰。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太宗問摘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嫻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據此則

新婦不惟不禁人觀。正欲使人觀。所以備禮也。何當時一輩讀書人中。竟莫能援此以告翁乎。又案唐李涪刊誤曰。婚禮來日。婦於庭拜舅姑。次謂夫之長屬及中外故舊。通謂之拜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故。皆列坐而觀。婦容豈其宜哉。此當爲翁代作答語。不允後亡乃婦於是。王右軍往謝安家。看新婦。穿是右軍亦看新婦。

有友人於席間述某家笑話。新婿婦入房。婿讓婦先寢。婦讓婿先寢。蓋以牀之內爲尊也。婿婦相讓至天明。遂各終夕不寢。或以此婿婦爲有禮。予曰。非禮也。禮應得婦寢在內。夫寢在外。士昏禮曰。御衽于奧。腰衽良席在東。鄭注。婦人稱夫曰良。是良席婿席也。婦席在奧。而婿席在婦席之東。豈非婦寢在內。夫寢在外乎。友曰。然則禮應得兩頭寢。一頭寢乎。曰。昏禮不云乎。皆有枕北止。止作豈有兩頭寢之理。

卷二 花燭閒談

三十一

香齋

然如常禮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來婦之稱。亦見士昏禮。鄭注云。用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鄭云。謂舅姑歿者。由據此則舅姑在時。必無廟見之禮。故儀禮言昏之正禮。無廟見。朱子家禮始云。三日主人以婦見於祠堂。主人則舅也。此則舅姑在者。亦有廟見矣。蓋新婦初來。自祖以上。苟其生存。禮必當見。今既歿而行廟見之禮。亦準情酌理之至者。但古義不可不知。須知廟見二字。實不祥之語。禮而三月。其義爲禮之變。附於祭行之後。歸甯之禮。今世通行。說者謂爲非禮。然亦人情所不容已者。安得遽謂之非禮乎。近見黃元同禮說略。有婦人歸甯一條。考之頗詳。其言曰。舊說女子之適人者。不歸甯其兄弟。故父母在則歸甯。歿則否。是說依據詩序。以周竊疑其不近情。嘗舉此以問諸當世碩儒。則曰。記言女子子既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坐食。是古人嚴男女之辨也。以周謂女子子之歸甯。不必與兄弟同坐食。且歸甯於父母在時。豈可同坐食於兄弟乎。是不與兄弟同坐食。初無分父母之在不在。而父母歿之不歸甯。正不關於不同坐食之故矣。因反復思之。而得一解焉。爲之

父母歿之不歸甯。正不關於不同坐食之故矣。因反復思之。而得一解焉。爲之

說曰。詩序三言歸。不得並以嫁諸侯適異國爲文。此固據諸侯言之耳。諸侯娶于異國。其往反之爲塗遠。爲時久。爲禮繁。故父母歿不歸。甯也。若大夫以下不外娶。則歸甯其兄弟者有之矣。鄭箋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歿則使大夫將于兄弟。鄭據國君夫人禮立說。甚得序意。儀禮喪服不杖期章曰。女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母後者。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鄭注曰。父雖卒。猶自歸宗。賈疏曰。知義然者。父母在嫁女歸甯父母。無須歸宗。子傳言婦人雖在外必歸宗。明是據父母卒者。又考之喪服經傳通例。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此云女子適人者。是據大夫以下言。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今據適人爲大夫以下之妻。則大夫以下之妻。雖父母歿而有歸甯者。審矣。特非國君夫人之禮也。鄭箋詩序言國君夫人於父母歿。則使大夫甯于兄弟。其注儀禮又言父雖卒。猶自歸宗。合讀二文。夙疑頓釋。或謂古人增父與女父無相見之禮。故儀禮無增父女父相見之文。予謂士相見禮。次於昏禮之後。安知非即指男女兩親家相見邪。且小戴士相見。獨無義。

亦可會。

卷二 花燭閒談

三十三

香艸齋集

並非閒談。均是正語。由其胸羅異書。借題發揮。不禁如萬斛泉源。隨地湧出。是名著作。是好文字。弗以游戲目之。已丑小春下澣。七十八叟梅老人跋於漣溪潘氏之夢雲仙館。

此所謂解人頤者。乃知經生須讀人爲之。辛卯荷花生後二日。吳淞眉韻齋主拜讀一過。

讀先生大著。難以閒談名而酌古證今。攷斷精納。至論門包酬媒。答拜讀條尤爲有功於世。君子立言足挽敝俗。吾於此書益信。壬辰如月胡咸章拜讀。此書爲潘甥味言婚時作。一夕而告成。當日筆墨亦不錯意。至今思之。豈可復得哉。獨念味言以年少聰明。學問冠絕一時。而竟斬以專今。去年矣。前三日爲幼兒娶婦。於胡而吾兄之子。乃同日歸於程。一門喜氣。可謂盛極。客有問及是書者。檢原稿已佚。不可得。奚生曩所移書本。一念味言使我投歡喜杯。墮傷心淚也。光緒丁未十二月十九日香艸記。

卷二 花燭閒談

三十四

香艸齋集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067

作者=

页数=696

S S 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 t t p : / / w w w . z g x q s . c n / b b s /

子居 打包上传